

天遠樓集二十七卷

〔明〕徐顯卿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遠樓集二十七卷》提要

天遠樓集總目錄

第一帙

卷之一

賦

頌

卷之二

五言古詩

第二帙

卷之三

七言歌行

雜言

卷之四

五言律詩

卷之五

七言律詩

第三帙

卷之六

七言律詩

卷之七

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



卷之八

五言絕句

七言絕句

第四帙

卷之九

序

卷之十

序

第五帙

卷之十一

序

卷之十二

序

卷之十三

碑

第六帙

卷之十四

墓誌銘

卷之十五

墓誌銘

第七帙

卷之十六

墓誌銘

卷之十七

墓表

第八帙

卷之十八

傳

卷之十九

行狀

第九帙

卷之二十

程論

程表

卷之二十一

館課

卷之二十二

贊

箴

題辭

書事

第十帙

卷之二十三

祭文

卷之二十四

祭文

第十一帙

卷之二十五

尺牘

第十二帙

卷之二十六

尺牘

卷之二十七

族譜

天遠樓集總目錄

里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一

賦

大閱賦

皇極殿賦

并序

登岱賦

卜居賦

頌

嶽頌

天遠樓集

目錄

天遠樓集卷之一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賦

大閱賦

惟明十世歲紀屠維魏乎紹萬億禩之大統煒兮  
膺五百載之昌期化婉玄黃仁浹黔黎寰宇寧而  
金甌鞏太階平而玉燭熙風移俗易文恬武嬉于  
時 聖皇方拱玄象運無爲翻然振作惕爾興思  
乃召大司馬而申勅有司揀吉日協靈時備國容

整軍儀親臨萬乘躬統六師以行大閱之禮而講  
事焉寔綏通讐遠之長策居安防危之彝規也  
上乃登雲霞六龍之輦挈日月九旂之旗擁虹霓  
翠華之蓋秉翬翟表纈之麾駕赤虬駟紫螭千騎  
逸萬馬嘶陳三千之兕鎧羅百萬之雄貔灼灼爍  
爍旒與旂旒而逶迤隱隱約約兵車駢轡以陸離  
爾其闐闐維沓郊曠奔隨冠蓋混跡耆稚兼窺外  
若文身繡面辨髮雕題沮顏焦齒之國貫胸黔首  
之夷靡不婆娑嘔吟讚嘖嘖而歎嘻嘻閱禮甫竣

時有觀兵遠裔者匍匐而前致辭于觀德近臣曰  
裔乃荒外之鄙夷也三皇不能臣五帝不能羈裔  
聞命吾國老耆曰二曜流禧五緯炳祺海不揚波  
醇風遠吹蓋三年于茲矣意者中國有聖人出而  
繼治歟盍往觀乎是以不憚梯航而涉遠來斯今  
者幸獲俯伏道左仰見威儀然心驚膽悸目眩神  
移誠不能竊覩萬一也天朝大夫履金門陟玉墀  
覲德輝而食道腴有年矣盍鋪張盛績黼黻華詞  
俾傳布海域磅礴島夷威稜振于有截光耀流于

無涯于時近臣聞而暢然曰吾聞王臣封疆之外  
法不交私殿陛之側禮不踰辭然爾旣職貢則固  
聖天子之裔臣也况普海內外咸得而觀光矣余  
何忤于爾爲第妙算之淵微聖武之神奇誠有不  
得而颺言者姑舉衆所共覩者略而陳之粵若  
皇明之握乾符而總坤維也我 太祖高皇帝創  
始之轟雷電震風霆淨沙漠掃膻腥霍揮八極昭  
曠九溟氛霾闢而日月光犬羊斥而華夏寧欽若  
成祖載震皇靈肆伐獫狁三犁虜庭築河湟而受

降登燕然而勒銘天錫吾皇乃武乃文乃聖乃  
神茲將振二祖在天之遺烈立百王御世之常  
經爾獨不見昊穹之佑斯行乎是日也日吉時良  
天朗氣清綺雲郁麗碧落流晶雨師灑道蜚廉啓  
程屏翳歛靈靈潛聲太乙翼轅蚩尤捧旌應龍  
警蹕夸父旋衡山靈護野方岳守營榮八神而鎮  
攝九壘役六甲而奔走五丁左蒼老右皓嫫前赤  
融後玄精屬堪輿以壁壘伏勾陳使當兵詔招搖  
而倚蓋召太陰俾先征稍魑魅而斯猶狂扶夔魍

而辟神耕殄女魃而殲畢方隱旄頭而匿鏡搶爽  
頽爲之開豁巖岳爲之崢嶸上乃乘景運應休  
明順天道協輿情寔于是日而電發霆征焉爾縱  
無識寧不見昊眷之赫赫明明乎裔乃顚然翹首  
而歎曰猗歟麻哉裔聞得天者昌中國聖人真膺  
天命而挺生者歟何是日百神擁衛而諸瑞駢臻  
也裔願悉心而謹聆焉近臣曰吾皇之宅天地也  
穹窿作居瀛海爲寰北極紫漠南控百蠻扶桑啓  
其東戶崦嵫障其西開表以萬疊之河山阻以百

二之重關然後規方千里而定鼎幽燕其時臨而  
大閱也都城之背則有演武之場在焉盤盤桓桓  
翩翩蹀躞由大內經安定而北涉也通衢輦轂坂  
坻蟬聯兼馳並駟駢轂交駟瀚渤左繞鍾其淵太  
行右峙聳其巔金城前亘千雉萬堞崔巍而壁列  
居庸後枕層峰疊嶽環拱而刁纏其名山則楠木  
崆峒龍爬婉孌博麓礪礪康居壇墠峯峯崑崙  
崑崙單脊刺刺其矗雲鞠嵬嵬其薄天崆峒截薛  
而成獻岐蛇交道以迤邐其巨川則洪濤瀾汗萬

頃洄旋長波潏洏百折迤涎濟流溯湃沈瀣恢漫  
玉泉渴瀑漬其隈金水伏流漾其連環營合壁而  
盤盪周匝衿畿帶甸而淪漚迂旋其中則涵浩浩  
之平沙滄汨汨之泫泫翔鳶飛而怯彈逸騎驟而  
驚鞭于是繚以周垣堠以重堦連墩接塹深溝峻  
峯迫霄漢以象祁連彼區區校藝於長楊講武于  
驪山者曾何足以擬今日之萬一焉裔乃躊躇四  
顧曰猗歟險哉裔聞得地者強險也若此真天造

地設以俟聖世者歟所謂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者歟形勝則裔聞命矣敢問軍旅之衆可得而言歟近臣曰烈烈吾皇神武莫當車軾怒蛙輪迴鉤狼熊羆之士雲集鵬鶚之旅颺颺桓桓糾糾矯矯昂昂內焉五軍督閫之統攝外焉九邊各塞之隄防散而爲七十二衛之拱列練而爲一十二營之精良其侍衛則錦衣發旗手彪翎金吾森嚴羽林徇徇飛熊兮虎賁豹韜兮鷹揚天策神策之簡拔武功武成之剔敗勇猛則英神廣武超躍則龍

騰武驤其團營則神機神鎗應宿而分方立威振威列隊而成章其聽操而候調者則鎮南橫海富峪廣洋連城有蔚會濟州跨郡有和濟潘陽趙代之忼慨雄剛秦隴之勇悍勁強宣大之習練邊疆遼薊之捍禦強梁誠版籍之不能紀載營屯之不能盡藏噓氣蒸雲流汗成漿指顧風生回眺星芒聖天子以此衆戰何虞乎奸宄之竊發何慮乎夷虜之猖狂裔乃疑睥睨望撫然而自失曰倚歟庶哉裔聞得人者王中國之衆濟濟蹒蹒宜乎臣妾

九有而包舉八荒也然士卒賴馬以戰其物色可得聞歟近臣曰天子之馬爲駉爲龍列八百牧於外廐立十二閑於內宮齊毫空汧渭之良逸足進地窟之雄汗血來大宛之域神驥產渥水之中果下貢穢夷之國元駟獻華陽之封廼若驊騮駉駉白儀青葱踰輪轡膝山子小戎浮雲赤電絕影嘶風纖驪接趾秀驥連驥綠蛇駉衡紫燕飛空八駿九逸之驃十絕千里之駃爾其驤首蹀足獨突羣神霜蹄躡躡毛氄蒙茸時螭屈以奔鯨倏聳躍而驚鴻有駉有駉有駉有駉若瀑練燦若騰虹黑若黔漆煙鎖雲濛赤若臙脂霞蒸日烘彌山漫墅塞谷填隘駒不服鞍牝不給庸于是飾以金羈絡以珂籠寶絞星纏鏤章霧滃鳴珂瑯瑯和鑾雖雖樊纓耀首錦韉鈎胸孫陽相其後先韓哀控其西東纖阿造父縱騁而執其靶秦缺樓季錯奕而道其踪服御調良驟驚從容聞鼓聲而獵漢騰霄聆金號而喋血獻功聖天子之大閱實以此騎何強敵之不可衝而堅城之不可攻也裔乃上視

中塵下視蹄跡茫洋而歎曰猗歟良哉裔聞國君之富數馬兕巍巍萬乘之主耶則其馳騁無獨步天衢也不亦宜耶天駟之夥且良已知之矣兵革之堅利又何如近臣曰武庫之藏吾不得而窺矣吾於演武之地諸將士之所執負者略得而彷彿焉爾其鈇鍛利鋌攫斧鈎鋌瑠戈畫戟短槊長鏢其刀劒則干將鏌鋌純鈎豪曹白虹紫電流星明霄龜文龍藻雕蚌飾鯁越之巨闕魯之孟勞楚之湛盧周之赤刀精光射斗殺氣凌霄陸搏獅

虎水斷虵蛟其弓矢則六射孔良七合和調屈以海犀之角交以山麋之膠青檀黑幹越棘楚桃玉珪金銑象弭蜃珧加以替附飾以雲簫幹以汾胡之笥括以鵠駕之翮砥以肅慎之鏃礪以關西之鉸橫洞挺鹿仰貫飛鵬其甲冑則犀革七屬環鎧重彫釭鍛宛轉兜鍪天蟠凌層寶欽錯落金銷組鈕捍頸索縶蒙腰其烽炮則狼機鳥嘴鐵甕銅標轉石成雷發焰飛颺礪激以增響磅砰磕而訇歆雖山嶺之高高谿谷之逶迤中之者靡不粉碎

爛之者無不形焦此皆中國之長技所以控禦乎天驕于是乎聖皇左秉黃鉞右麾白旄鎧垂金鎖弓挽烏號佩太阿步光之劒帶昆吾削玉之刀親總旗鼓而招搖六師焉彼角弓木矢安足以逞其驍而擅裘狼麋徒東闕之梟而已裔矚視曰中國之兵革可謂集四方之精兼百代之良矣然米粟貨財寔兵所資裔聞行兵十萬日給千金況天王親率百萬之師以耀武乎其積畜之富竊願聞焉近臣曰聖皇以四海爲家而藏富于民爾不覩吳會之區荆湘之濱秦嶺之岐曲巴蜀之峨岷周鄭之溱洧齊魯之濟汶三江五湖之浦八閩九桂之溇町曠畝阡陌畦畝經略有則浩漫無垠岨如羊角比若魚鱗耒耨耕耘往來紛績手胼足胝鋤齒磷磷築圍登場輪輪困困舳舻相銜輜輳相漚河漕相接輓輸相臻輻輳畿甸累歲連旬巨厥克拓太倉堆屯升新續舊相因陳陳杳不知其爲幾百年之儲蓄而一倉一廩之積亦足以食千百萬人也乃若鄱陽之湯金涪水之紋銀錦貝象

齒拱壁奇珍照車走盤駭雞辟塵珥璿天球璿玲  
璿瑱珽璋特達赤瑛紫璘貢彼千闐產自崑崙與  
夫青蚨鵝眼周廓厚輪九府五銖朽貫絕縉爾其  
吳綾蜀錦越縉魯純冰蠶素絲獨繭單綸積如丘  
山委若蒿薪克盈內帑燦爛輝形以此而賚將士  
賞三軍孰有不效歟而捐軀命者乎裔曰猗歟富  
哉天王富有四海兵革堅矣馬匹良矣食貨康矣  
兼此以演習大旅其龍韜豹略布置于戰陣者又  
將何如耶近臣曰韜略之秘吾固不得而知亦不

得爲爾言矣爾獨不見 聖天子戰陳行伍之奇  
偉乎吾 皇應時日之庥禎乘地勢之編平擁軍  
旅之盛強耀兵甲之精明控驃騎之駿逸出積聚  
之美羸于是闔戰轆轤星陳天行肅肅習習幹幹  
鱗鱗遂集乎演武之場駢部曲結徒營列校隊張  
轅門陳師鞠旅誓衆分屯次和樹表扎寨駐輦中  
軍傳令司鐸授鉦鼓靈鼉之嘈嘯擊巨金之鏗錡  
三令五申示戮斬牲五步六步止以齊盟結天地  
風雲之體勢按木火金水之殺生運蛇盤鳥翼之

變化應鵝鷄魚麗之焚更幹乾轉坤旋之機軸法  
箕張翼舒之縱橫排六花以列勢依八陣而行兵  
布四門以營守并五路而進征千弦夾控萬弩連  
榜旌旗交映劒戟齊鳴虛實相變奇正相生步武  
相接擊刺相并什伍相連步騎相衝勇怯相和膂  
力相勑不疾不徐不震不驚踈容轉馬密僅通行  
圓若走盤方若連城曲若水繞直若繩縈急若雨  
驟標若風輕屯若蜂集聯若鴈行倏忽若常山之  
蛇奮躍若縱壑之鯨耳熟金鼓目便麾纓蒼旌起  
而震隊畢舉皓旂揚而坎伍交爭揮赤幟而午營  
焚應懸阜燾而子部齊洵坐作進退節以軍聲暗  
啞叱咤指顧頽傾天地于焉震蕩宇宙于焉揮轟  
山岳爲之撼動海波爲之沸沑吮吮乎氣吞漠北  
恢恢乎力舉島瀛然後鳴金肅令以收三軍大宛  
乃拗怒而少停焉然餘威之所憤猱積勢之所崩  
灑尚曼曼乎其攘臂而未已也 聖皇特養其力  
而今止之姑將有所待耳裔乃戰戰兢兢憇息少  
甦而方言曰猗兮有如此之盛哉中國聖人真天

威也古稱王師無敵此之謂乎遠裔自此不復言  
兵矣近臣曰猶未也 聖皇覽六師之畢命于是  
升玉帳攢高牙奏凱樂宣鳴笳畫角唼唼鼙鼓揮  
撾然後軍正捧籍而至 上乃賞功錄勞寧邇來  
遐賑恤邊圉撫綏邦家羣后讓德百辟承嘉孤卿  
舉賢庶士無譁雖睦睦德沛中華及四夷稽  
手拳拳殊區別域海窟天涯各執方物口歎心誇  
朝鮮交趾真臘沙華暨夫政朔之所不及德澤之  
所未加秦漢之未通譯奉使之未乘槎莫不歡呼

天選集

卷之二

七

踴躍拜舞婆娑區區若爾國者曾不若太倉之一  
粒恒河之微砂茫茫海宇何足較耶裔乃折頤垂  
舌而讚歎曰猗歟美哉誠所謂內順外威者矣古  
稱神武不殺其殆是歟近臣曰猶未也 聖皇乃  
旋大駕回鑾輿按轡從容弭節旋徐遵乎便道返  
乎天衢疑神通於秘宮思玄默於宸居觀萬方之  
歡娛謂兵端之不可嘉期以輯之而保泰無虞也  
乃下明詔頒天書藏弓矢於豹囊歛旌纛於鮫帟  
鑄劍戟爲田器銷兵甲爲耕鋤放馬於上林之野

歸牛於醫巫之墟易營壘爲市廛變板屋爲室廬  
驥賤駉畷野收蹇驢布盛德於明堂訪至道於石  
渠興農桑之本業減服御之珎琚賤工商之淫技  
節後宮之珍璵使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復初  
化行里巷歌動閭閻于是天地訢合陰陽煦娛淳  
風宣兜和炁屠蘇天現卿雲甘雨地產靈芝嘉稔  
山不童而水不涸洛出書而河出圖阜瀉器車澤  
出運蒲石冽醴泉濺灑神酥南山翔比翼之鶴北  
溟獻比目之鰕麒麟遊苑鳳凰棲梧角端飛祿神

天選集

卷之二

七

羊騶虞條支神雀天寶鸞雛八寶玉魏九尾瑯狐  
屈軼莢英珠寶瑤胡乃至蒞萌蔭藟蚺螭蠶蠕罔  
不涵濡沃澤欣欣愉愉雖聖王不重祥瑞而感召  
之理自不可誣登義輶之沕穆洽祈禱之都俞遊  
無懷大騶之庭入鉅靈辰放之區混六合爲一體  
而萬類皆爲之徒宜乎御慶曆握隆符化混一元  
妙契三無信乎民無能名焉但見其巍巍蕩蕩矣  
乎裔乃頌首頓地曰猗歟神哉皇哉唐哉至矣盡  
矣后有作者瞠乎其不可及矣真如天之無不覆

如地之無不載矣如元氣之運行亭毒而萬物  
各得其所矣裔不敢復請再觀矣近臣曰吾與爾  
風氣不通語言各殊今特授爾以九章之詩使爾  
歸譯而歌之如古之九招九英以播遠夷其一曰  
時日昌二曰形勝強三曰軍威揚四曰馬匹良五  
曰兵革鋼六曰食貨康七曰陣略藏八曰四夷來  
王九曰天地降祥裔復再拜稽首曰請傳誦而不  
敢忘其頌曰於爍我 皇受命昊蒼爰舉大閱吉  
日時良濛濛湛露皓皓秋陽萬靈翼衛百執奔遑

導襄有赫呵禁不祥言備法駕陟彼疆場連延交  
圻疊嶽重崗美哉山河赫矣保障演茲鐵騎護我  
金湯爰整我旅我旅蹒蹒糾糾虎賁林林龍驤如  
熊如羆如垣如墻維國藩屏維王千將我車旣攻  
我馬旣良服茲駟鐵控彼驕驍乘駢駢八鸞鏘  
鏘薄言御者有文綵繡修我甲兵勵乃鋒鉞龍盾  
虎戟干戈威揚決拾旣同弓矢斯張于以用之思  
患預防茫茫甫田秩秩糗糧旣堅旣實乃染乃金  
南金大貝拱璧琳瑯載馳載驅于橐于囊整我部

此修我戎行鬱鬱蛇盤翻翻鳥翔儵焉八陣忽爾  
六廟王于興師以靖獫狁文教敷兮聖治張武備  
揚兮威要荒開王會兮朝萬方執玉帛兮承筐篚  
通重譯兮貢越裳單于稽顙兮服戎荒海宇一家  
兮咸來王仰玄穹兮俯屋皇協上下兮膺休光四  
序調兮若雨暘百穀登兮多稔梁鳳儀舞獸兮和  
鳴洋洋諸物畢萃兮降福穰穰千秋萬禩兮詠歌  
陶唐

皇極殿賦

并序

粵若 太祖高皇受命作京營金陵而定鼎殿  
曰奉天迨 成祖文皇北建行宮仍揭前額厥  
後因以定都歷七聖而未之或改稽古唐虞繼  
治總章合宮各殊名號漢世東西兩都宮殿不  
相沿襲迄我 世宗肅皇之季始承天意而鼎  
新之榜正殿曰皇極標建極中極以更謹身華  
益而左右二順則以會極歸極題焉蓋取洪範  
五居中宮曰皇極惟皇建極惟臣會歸之義也  
大哉皇言于斯爲至矣然時方恭默西寓未遑

暇臨欽惟我 皇踐祚始于斯殿朝萬國而蒞  
四海焉惟 皇天錫我 皇以皇極之統惟

皇考貽我 皇以皇極之基天人景從後先光  
裕猗歟郁哉昔在帝王創制殿宇臣工必有詩  
頌以聲歌其盛周之靈臺尚矣魯之閼宮續焉  
乃若何宴之賦景福徒紀魏闕之壯麗適以昭  
侈靡示亡度耳魯恭位居東藩乃靈光見於王  
逸所贊述者顧僭擬天子又奚法焉惟我 明  
皇極之建物彩以別威朴素以崇禮赫赫鬼鬼

平平蕩蕩直軼百皇而獨盛參三極以婉隆者  
哉廼作賦曰

惟皇御曆辨方體國重闢明堂創號皇極詎云規  
屨之壯麗僉曰名義之周敕磅礴黃壤以北垓塘  
峽青霄而矗嶺瑤岑碧巘匝乎其周遭象緯龍躔  
森乎其旁逼復天衢之寥廓坦王道之平直其爲  
狀也浩浩汧汧鏘鏘弈弈雲龍日耀竊不知簷牙  
楣額之幾千萬億其稱名也協箕箒準禹策包雒  
緯之奇文體洪範之奧則萬象周羅而環繞天樞

五位居中而密運乾德儼今亘今四皇六帝而並  
域恍兮惚兮參天兩地而作式吁其盛哉余亦烏  
能管窺而蠡測第規模之弘遠博碩詞人之敷演  
極矣茲將循名討義而商確陳之以俟咨訪于多  
識蓋嘗仰而觀法于天碧落虛浮葱翠空騫斯殿  
也薇垣端拱而法象中懸旋轉玉衡宰幹璣璿攝  
二曜以升沉齊七政而推遷三十二星屯方而列  
署二十八宿按度而分躔闢閭闔以啓扉絡勾陳  
而張經茲寔昊皇之垂象于是乎天極立焉俯而

察理于地岳嵩隴崩瀚渤淪澌斯殿也輿圖輻輳  
而效法承乾元晶耿耿而中貫坤粹勃勃而濟漣  
莫四維而鎮九壘控六合而扼八埏渾太塊以宅  
中表崑崙而居巔上接玉樓層臺之十二下該赤  
縣寶界之三千茲寔厘皇之奠宅于是乎地極立  
焉中而考度于人洪荒抱朴渾沌含玄泰驪大庭  
之世有巢無懷之先林居穴處鵠宿鷗眠惟聖作  
極民用始全屋廬星周闌闌鱗軒然後宅中圖大  
矩方規圓輦河山百二以定鼎環畿甸九一以卜

年總章闢而青陽啓明堂敞而重室宣三十六戶  
豁乎崑呀七十二牖軒乎攣蜺燁兮嚮南離以重  
明巍然象北極而中天茲寔皇王之撫圖于是乎  
人極立焉茲三極者寔皇極之所以取則也爾獨  
不觀梓人之引繩而糾室也五財並蓄百役兼并  
榱題棍栢楹桷栢栢條梁短稅脩戟飛甍璧礎玉  
碣文璫金楹樂拱天矯而斗拱櫺檻錯落以星明  
惟屋極居棟隆而獨重凜然昭君象而崢嶸是故  
易有太極兩儀判而八卦生範有皇極九疇叙而  
五福凝人有心極太宇定而安宅寧居有屋極羣  
材附而大厦成極之名義大矣哉匪皇皇我后  
曷以顯錫斯名方斯殿之鼎新也定星炳耀日昃  
流明天帝下觀太乙垂晶勅公輸督墨而削繩詔  
離朱馳巧以騁晴工共總其矩度匠石察其軌程  
黃道開而紫微朗豹尾潛而鶴禁清天時極其良  
矣太行西來而列堵滄海東滙以環瀛黃河百折  
承其前雷天壽萬仞障其後屏白虎蹲序而躩踞  
青龍繞棟以拳擎地勢極其雄矣庶民子來百工

趨爭輸財應倏協力霆轟巨石騰巖而迅舉神木  
走陸以遐征曾歲月之幾何允不日而落成人謀  
極其臧矣憲甬甬以結構摹太階而縱橫雙闕凌  
雲幌蓬萊射日之銀榜八柱擎天儼芙蓉接露之  
金莖規制極其弘矣左達文華右通武英東壁則  
揭璇題于文昭西奎則標璘扁於武成弘政顯其  
世棧宣治名其旁閑顧瞻皇極萃業業以獨聳鞠  
鞠巍其高瞻望丹青而灼爍燦文石以光瑩覆壓  
黃混括摩葱菁中極圍團而上規圓蓋建極深奧  
而內接乾清體統極其尊矣于是吾皇乘累運  
握昌符膺寶曆撫瑤圖展皇猷而儼然臨御斯殿  
也琉璜旁注晃旒前垂法乾坤以懸象章日月以  
陳儀被龍袞之綵繪障雉翟之菱蕤凜顯若於黼  
宸時沉潛乎杲思運紫樞而不宰拱玄默而無爲  
象天極也行中采齊節應琳瑯秉介圭以步武鳴  
佩玉而鏗鏘廊厚德以載物持鎮靜以居方法地  
極也正身示範端軌率物肅閭闔以風化基重邦  
畿而樹表式首肇修乎人紀覃敷叙乎天秩立人

極也無思無爲惟默惟玄運動靜以闡開舒樞紐  
而轉旋凝精于冲漠之庭遊神於象帝之先涵太  
極也靈臺炯炯丹府融融闢四門而洞達開八牕  
以玲瓏聳空中之樓閣恍象外之玄宮凝心極也  
審工師之求木採大匠之斲輪濶棟梁以負鼎任  
柱石而秉鈞獨總攬乎洪綱爰出平綵綸隆棟  
極也承上天之陰陽恢皇謨而作經故用五事義  
用三德宣八政以勤民察庶徵而省惕致審于雨  
暘寒燠尤重于師祀貨食所以法洪範而敷皇極

天運樓集

卷之十一

十九

也至若玉漏聲達庭燎輝煌皎月光而入戶聽雞  
鳴而未央聆車馬之璘璘勤宵旰而遑遑時未朝  
而居中極也羣工方退萬機暫逸覽封章以延納  
進嘉猷而採擇佇透蛇之餘閑受啓沃之茂益時  
退朝而居建極也仰瞻朱扉俯視彤楹省三樞之  
昭戒顧虛器而持盈苟一木之內蠱將大廈而頽  
傾凜若繫卵兢若履冰觀丹銘而思保極也時臨  
青陽日拱紫宸因天時以出治順月令而敷仁惠  
澤流于鰥寡懷保普于齊民用欽時而錫極也遵

道遵路是訓是式蕩蕩而無偏無黨平平而無反  
無側民無淫朋人無比德庶民化而協極也五侯  
九伯六服羣辟罔不會同咸來述職履玉墀以趨  
蹕仰耿光而覲覲歡呼嵩嶽奠獻玉帛萬邦朝而  
會極也南漸丹崖北垓紫漠東濱扶桑西底大磧  
雕題窮髮之邦貫胸穿耳之國航海梯山累象重  
譯稽首闕下各執方物四夷來王而歸極也鳳凰  
巢于阿閣麒麟遊于苑囿萑茨產于階除蓮蒲生  
于庭堦卿雲爛熳以繞殿甘露霏微而綴雷珍禾

天運樓集

卷之十一

二十

佳穀列室而停貯野蠶八繭尚軒而疊奏和氣協  
于上下而治道底于極也嗟乎古昔臨御之君物  
極則反勢極則傾滿極則洩畜極則盈泰極者否  
形治極者亂萌歡樂極者悲來侈靡極者盈生惟  
我 皇之純德歷歷始不渝而蕩乎難名不續  
二祖之光祚克享累世之盈成其諸追天皇地皇  
恭皇而相與遊行參乾極坤極人極而獨持權衡  
者歟許曰惟皇建極作京營室效彼蒼兮截薛嶠  
屹嶸嶸萃聿嶠以昌兮霽霽寂霽霽對歎歎鬱而

揚兮龍翔螭鵬掀鯤喻翼其張兮宸居沕密穆  
清蒸默儼垂裳兮軒祁風力夔龍尚稷明且良兮  
都俞吁咈贊襄啓弼謨則臧兮鼎固盤石浩劫罔  
斁祚乃光兮惟辟玉食歛福錫極壽彌康兮會其  
有極歸其有極永無疆兮

登岱賦

歲亦奮若首夏上辰太史卿得請於 天子扶侍  
我太叔人休沐陽羨舟次任城高樓劉景酒星曜  
儀囂千百變荒惚恍兮有馬駢駢有鯨鬚鬚其風

未遠樓集

卷之十

七

颯然若有告台將登岱山趣駕而偕爾肯碧落朱  
明遶壘蔓綠驛樹嵐光風舉蒼蠹鼯飲馬于南池  
兮夕按轡于曲阜攬少陽之扶光兮弔魯邦而舒  
懷周僖漢恭故蹟殆朽路寢靈光繼統所公與天  
地竝纍纍一叟殿閣于霄松柏揭日靈颺泐滂鐘  
鼓琴瑟百川東遶洙泗西瀆匪溟島庭匪岱曷宅  
手炳旃檀裴回顧瞻其來其還有巖巖千穉一  
儀兮鳳鳥君不來兮吾將老歛續紛兮青帝之旌  
戲俄旖旎兮玉女之旗纛虬龍堯霧以先驅兮薦

集搏風而清道白鹿鳴而子霓公羣靈作而瞋眇  
瑤玉聲兮佩環踏金光兮瑤草願隨超而卽之乞  
仙藥以補剗齋泰安之精廬出翠華之宮門朱扉  
敞其赫燁欽坂沓而璘珣循谿壑兮各屆肱馬  
回峻磴龍獻重峽筍輿繇墜身世 一視垂墮  
周覽無窮凹凸莓苔而石滑兮偃仰辟易而煙汎  
十八盤天雲盪曾翠屏礪危垂斷得通倏出有  
而入無遂登天以御風轂渾沌破鴻濛太清了了  
三十六宮境寥泬而心閒寂兮忽其萬石激而礧  
礧見秦皇漢武所埋玉牒厥土倅崇峴而白雲光  
景亙天若飄騫松栢龍矯而出封中閼三千歲而  
始出元氣叙其若濕精華輪囷怪異戢香紛乎其  
不可拾也醺酒潤澤鏗鏘作嘯崑崙紫窳紅日旣  
頽日觀峰高明星就摘清夜旣半洞黑無涯極東  
芥子欬其若閭疑吾神以宴坐忽顧影而自情攬  
渥赭于衣裳俄石室之盡赤西北浸昏天地曖曖  
一線東來鉅而如帶獸受其光俾我歌歎思惟禪  
定于巖窟兮白毫宛轉而內照爾時天雞三喔日

靈浴于咸池兮金光歟薄而洶湧俄復晦于扶桑  
之蔽虧兮俄登其杪而直竦似疾而復徐兮若湛  
而顧騰風伯挾濤以汴溷兮雲君施雪而雪飴一  
瞬萬里山移谷動晶森滲瀉巨鼇鬬閼倏闔而仰  
高天之蒼蒼兮下矚坐而同觀碎絮塢然其爛朗  
兮絕石尺許而龍蟠其羣峰龐鳴兮日月可爬拍  
丈人使回鴈兮餐獸秀兮禪蓮華步東西之神霄  
兮獅子吼而飛鴉其諸巖截薛挾蛻仙兮弄水葦  
古雲兮看月其諸嵯岈嵯岈五花在天兮僊影若雪

天遊集

卷之二

七

石勢陲陲而試心兮聞經峪之梵唄臨不測而輕  
身兮夫惟無住而不壞水簾澶湑而勾磕兮倚高  
松而聽之巢由洗耳于箕穎兮焉知台樂之如斯  
抱曠世之慷慨兮窮茲日之娛嬉其他岳巒摩谿  
帶霓崎嶇臨硯窅窅巖巖睽睽苦探討之不悉兮  
大都神僊之奧區何突而峙吁其瑰怪左與陽谷  
爲鄰右以層城爲界彼剡祀之羣嶽聊于中而紹  
介其究邈之無始窮之無外七十二家之登封兮  
曾亡當其蒂芥其古篆磨嵯龍蛇攫拏秦碑無字

屹立光華松鱗柏甲離奇交加喬條蔭蔭槎枿  
辨既妙捫而栖神兮僊人酌我以流霞雖婚嫁之  
未畢兮願長住而弃厥家炳魁璽與畢方兮假巫  
陽而招剡聖幄裕蘿而茵紫芝兮指蒼穹以爲正  
忽余馬之欲東兮逐吳門之匹練悵盤桓而不忍  
去兮松風馳而出餞追向禽之高躅兮嗤娛調于  
封禪願齋居以臥遊兮豈阿閼而不再見亂曰岱  
嶽當天間兮孔登小天下兮我登大千麼兮歸乎  
神爲馬兮金光晨夕把兮

天遊集

卷之二

七

### 卜居賦

徐子既買田陽羨占籍本其初旨賦此

登高岡以四顧兮何域中而非吾土嘔濁世之塵  
勞兮曾不可與偕處願長往而默立兮身飄飄其  
輕舉念婚嫁之未畢兮返余步而延佇雖浮湛金  
馬之門兮寔厭承明之廬京塵堀堞而襲人兮素  
絲在苒而涅如嬰沈痼而弗瘳兮抱慰賢而弗舒  
陟吳山巔臨長洲兮芳草摧而菹茹干旌絡繹而  
在郊兮日莫憧憧而不虛黃鵠離哉其不可追兮

絕四海而遵渚畫一瞬而夢無涯今放志意以自  
娛神悄恍而上升兮捫青天以摘白榆帝高尻而  
視聽下兮雲氣皓曠而曳婁閭罡風烈烈吹我寒  
兮肉身惟怯而不可尻涉流沙以濟白水兮營崑  
崙縣圃之有無三老贈我以一丸兮再拜欲餐而  
躊躇焉其東而峨眉兮歷棧道之崎嶇五嶽芝菌  
其萎兮有癯者過而不取投長竿于東海之外兮  
珊瑚叢蔓而不可敵六鼇戴三山而下上兮颶母  
騰震盪而不可廬秉禮樂以行化九夷兮又不

未遠樓集

卷之二

五

宗傑休堯離互作而烏烏雖達人無適而不可兮  
吾不能遽忘桑梓之墟去去不忍遠兮遂買田於  
陽羨去故土三百里而近兮歲時違返而游衍挹  
長公之高芬兮種橘千顆剌棘爲柵青黃雜糅而  
文章兮犯嚴霜朔吹而逾爛初穹亭于樹杪兮標  
楚頌而得所願耽宋謬而私自憐兮誰與共此燕  
燕造物之與游兮漁樵之與伴探洞壑之窅冥窅  
篠兮出而憇磐石之矸矸澗瀨雨歇而淙淙兮山  
寺鐘鳴而投一飯野人勞余以紅友兮浮大白而

無算叅太毓而習靜兮采芙蓉于天半恭承孔聖  
之祐貺兮旣霍然而病已又申錫之以麒麟兮徼  
福施於孫子炳名香以滌慮兮漱寒泉而叩齒采  
茶及其旗鎗兮白瓷淪之漚漚遂初衣而薜荔兮  
維蘭蕙與蓀芷願隨毛萇以探張公兮及林屋而  
餐石髓登縹緲而御長風兮七十二峰白雪莽莽  
而不止于是返而宴坐日月曠朗酒至自斟詩成  
自賞間有幽人兮如清風颯然而至歎曰先生五  
湖長也

未遠樓集

卷之二

六

頌

嶽頌

少師柱國申公登六表在詩崧高維嶽降神生  
申顯卿作頌敢希吉甫孔碩肆好公寔有之而  
效厥辭曰嶽頌

帝造重昭而煜燿經萬國而緯億載聲教烜乎日  
中定寅紘而罔弗駭兮若鬼鬼威龐崢嶸若岱若  
華若霍若恒攬崑崙而纒聯比峨眉而巖嶙于重  
霄以掣羣象冒星露之清泠排埃壒而出隣虛真

氣吐曜而電驚彼嶽崧高而駿極 九天昕聞而  
降神肯則南紀 聖作星紀生申乾符景燦有其  
名臣歷 三朝而身未老被四裔其望彌震歸乎  
偉哉其獨鍾而間出也其槩可得而云蓋劑嘿化  
之瑰琦騰光燭于至文軌兩漢而凌厲轍六籍之  
渾淪雍朝榮其若蔓蕪菁英幡繭而日新 肅皇  
帝臨軒以策士敕三千而得一臚傳耿耿其雷日  
五色而赫肸爾其攷捷倜儻澡雪精白金玉其相  
大璞不鈇絛嘉隆之道帛縵今日而如一日遡從

典籍之府儲與著作之庭乙夜覃精歛其景彰黎  
火焜耀而青瑩絢巖窅之秘密綜因革之鬼瑣博  
稽我 列聖之所營金華肅穆香煙鬱壺鏘其珮  
兮晉而勇敵虞廷敕于萬幾夏后斬其寸陰抵重  
壁于艱谷葆芒芴之至精斷斷枚舉而申儆 帝  
嚴慈伏乎厥心泰階玉衡首揆端笏丹闕觚稜興  
雲瑞靄龜夕論思日月獻納匪吁咈而有耶或都  
俞而抗頌體天地之亨毒順陰陽以開闔歷神仙  
清涼之鈞砌周中溫宣室之綴閣徹縣默而賜密

敞飛闥以三接猗與 明良一惠而相荅於是兩  
儀位三光雪萬姓虞百靈洽禮樂備教化通秉中  
含齎羣德故機焱鋒颶與誠合胸次江湖萬川迨  
利澤滂溥橫隘陞普天營耜率土重景星膏露卿  
雲夾咸若翺螭蕃之蕙堯淖湯嘆粒不乏周王儼  
伉卒遁踰天樞地軸轉旋捷東震日域西盪月嶠  
南躡朱垠北躡幽矼凡戴履含生聞名而矚矚  
者銜德而耽蛾猾者嚮風而讐梟威靈宅而不黷  
元氣返其庖沕曷不狹三五翕變而登閱從然與

億兆恬愉而寧壹雖夔龍咎商之烈其蔑不懷而  
自失矣羗上公而藐之成功而不居黃閣各截游  
乎其虛亦既逐黃帝之清夢當晝澹蕩乎華胥理  
逾超而舞外心猶儻而未攄恆忠信以格 至尊  
願返江湖而狎樵漁九疏未允而彌懇至一朝得  
請而沾沾自念四牡蹻蹻而信邁鉤膺濯濯其誠  
歸天子肝宵重瞳屢回悵師保之慙違膺異數而  
起家重利乎社稷其奚辭匪姑息從夷而私勸駕  
寔朝野華夷之所殷思若迺介圭是寶衮衣爲龍

有子續事世執其功紫紱倚靡則太夫人至喜掄  
狄揚施粉袂而有煇悅游少廣莫知其終爾肯賓  
客致頌僉曰都哉蕃四國而成寢廟宣四方而徹  
土疆標北斗以俶城指東海而峙棖文武介壽而  
嘽嘽若名嶽之悠長前無中興之良翰庸詎夫人  
而測量徐生進曰是奚當于盛德之形容哉嶽則  
有神豈其毓孕旁礴而私一申公申公嶽嶽豈其  
徒富貴佚樂祗厚自封更曰嶽之神兮聰明正直  
神哉沛兮霖雨膏澤疇以下爲基而竝嶽穹宙疇

天遠樓集

卷之二

宋

天遠樓集

目錄

送潘使君

補 98 - 18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二

五言古詩

卜居宜興八首

逢原堂讀真詮

詠古二首

感興二首

之矩之饒州李贈別三首

盤石篇壽吳母潘氏

湯節母詩

登太和十章章十六句

徐烈婦詩

送潘使君

雪夜講莊義

聞試

贈姪孫本仁號曰春野兼示之義

金吾許岐山令嗣懋光卜吉將授室而未

有字余命之曰汝冲因系以詩

送長洲張明府遷比部入朝

世母八十

送姪孫本仁赴南雍

贈王孝子和

玉女潭二首

題五老弄丸圖

山中書懷二首

天遠樓集卷之一 畢

南嶽三詠

送史給事赴召

題蟠桃園壽母姨伉儷七十

賦得謁帝承明廬

閣試

千秋節

閣試

觀蘭亭修禊圖

閣試

憫農詩

閣試

送朱司理遷考功郎北上

贈劉原一

紀遇三十首

天遠樓集卷之二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五言古詩

卜居宜興八首

悵焉念同生戚戚摧心肝共國有遺讎鵲鴿空在  
原昔我陽羨遊樂其丘壑寬地僻民風淳今人古  
衣冠歌舞不入境貧富俱力田漢晉人家存歷亂  
能自完我欲往居之野夫與盤桓築室承宗祧置  
諸磐石安

二

天地不驕恠桃花秘其源所以陶彭澤辟地卜南  
村南村亦何有榆柳羅田園日與素心人斗酒足  
晤言余亦從茲役幡然出吳門溯彼太湖流陟彼  
銅官山山色何嶙峋湖流何潺湲

三

杜曲連青天峨眉甲震旦卒歲豈不得萬里卜陽  
羨緬懷兩公達故鄉安足戀男兒屬四方貴在適  
所願買田唯種秫卜築谿山半仕宦有時止聊得

耽荒宴

四

買地方百武山樓薄青天金鷲直其北銅官在其  
南朝夕有餘暉片心常自閒覃精六籍餘浮湛二  
氏言神理無殊塗所詣各自便萬卷大白此中  
得宴然

五

庭除何所有修竹千琅玕天風時一吹環珮聲珊  
珊其間雙白鶴矯矯摩空翰動植各有靈和鳴若

天遠樓集

卷五

十

交驩鏗然中宮商振響青雲端此時吾亦得獨倚  
樓牕寒

六

青天落白虹帶我西北樓長橋一何長千秋附周  
侯斬蛟入其窟血濺神龍愁威聲震六合名與天  
壤侔我來登此橋清夜風颼颼上有千古月下有  
千古流千古尚爲鄰一世安足儔俛仰百歲間努  
力追前修

七

杜門澹無營乘興當何之天高風日佳可以樂渴  
餒何况谿山間陶然持一卮水深多郭索壤沃多  
蹲鴟春華涉嚴秋橘柚重纍纍吾事亦既足課僮  
力耕耔

八

步出小東門流水何瀾瀾古人水中央水榭有遺  
址入門登高樓青山暮成紫四顧山光中草木何  
韡韡云是杏花村當春爛如綺謝公有別墅肯爲  
蒼生起

未遠樓集

卷五

十

逢原堂讀真詮

名教緯六合玄音隘八區總之靜者心神與無外  
俱鳴珮下紫霄委慮吾澹如庭樹何脩脩黃鳥鳴  
前除披帙臨堂皇冥覽極太虛熖香散清飈碧落  
浮雲趨何當名嶽巔坐餐青芙蓉

詠古

晏嬰相齊國其邑不足欲一裘三十年衣食其九  
族范公貧賤時不厭葷與粥既貴復能貧德施何  
涖澠末世遺六親誰嗣二賢躅

其二

山公有勝度于世澹無營左挾稽中散右拍阮步兵  
嘯歌竹林下長醉不暫醒雙手慣持杯偶持天  
下衡安知方寸間履盛匪所榮回首黃公鑪千載  
有餘情

感興二首

昔我登泰山四海不足觀黃河盪落日遙見崑崙  
山山頭一老公白髮童子顏舉手摘星辰贈我藥  
一丸萬里成咫尺紫氣忽蔽天從此吾悟我猶然

天遠樓集

卷之五

四

戀塵緣

其二

萬古若一瞬彭聃何其疾仙人不長生天地忽漸  
老廿載京洛塵拂衣苦不早富貴長苦飢貧賤亦  
得飽投竿東海上釣彼六鰲好儻其變桑田種秫  
以爲寶

之矩之饒州李贈別三首

朱明麗脩途長鞭策驪駒功名及盛年不得且踟  
躕天風吹衣袍慷慨壯士圖豈無楊柳色折贈立

須臾冉冉春華暮何以明不渝不及谷中蘭芳馨  
故自殊願言紉爲佩蕭艾不復羣

其二

彭蠡萬古流廬山千秋色山川豈不顯不爲時人  
得吳生秉奇尚仕宦得所適昔探白帝宮今入匡  
君宅有何五老公卒來逼雙屐醺酒臨瀑布灑落  
三千尺平生青山意讀書故讀律聲折非所便吾  
自諳吾職

其三

赫赫王文成筮仕刑曹郎歷詆諸大臣上書何激  
昂大任需增益一朝投夷荒虎豹與朝夕危坐獵  
混茫玄夜恍惚中白日歛輝光頗悔少年時大寶  
不深藏泊乎逡巡出風霆殺伐張始知中和軌緒  
餘不可當勉旃慕前修匡時媿虞唐

盤石篇壽吳母潘氏

盤石山巔石喬松石上松烈風摧白日四序俱嚴  
冬少小入門來暫爲君子容徵蘭一瞬事歡娛從  
此終十八違所天紅妝改飛蓬呱呱襁中兒惻惻

慈母衷寸心五十秋耿耿千蒼穹母心一何苦  
才一何雄昂昂名家駒矯矯青雲中上堂啓阿母  
有酒琥珀濃諸孫隨後拜一一蘭桂叢阿母一破  
顏兒孫樂融融天書西北來蜿蜿五色龍康榮難  
具陳芳名政無窮

湯節母詩

出自城北門喬木摩青蒼上有黃鵠聲隨風成清  
商淒其有餘哀無乃衛其姜芳規良在茲茲意悲  
且長一從良人逝盛年洗紅妝北風吹冰檠茹苦  
天遠樓集 卷之十一  
六十霜空房成黍谷燠爾生春陽吹律難爲功厥  
維天道常旌書下 九重宅里樹穹坊磐石鑿爲  
柱孤松截作梁其高凌星辰岩岩復煌煌子也能  
偕隱有孫謁明光錦衣將大母觀者填路傍一時  
何足豔千秋有芬芳

登太和十章章十六句

我從蓬萊山西度崑崙山中道涉南紀太和山巔  
屹々躡星辰諸天具可攀宛轉失大地恍惚存  
其端渾淪一氣表身寄罡風寒律逢晉謝允方瞳

顏色丹自云後天老沈瀝不足餐指點亡其指有  
無瑰奇觀

其二

黃鵠摩青天千秋一顧返昔我使楚國登樓意何  
遠極目謝羅山勝情苦不展廿載羸糧至頗恨相  
知晚昔來瀟湘闊今來清且淺天地有與立礪礪  
不可轉朱邱重授餐豈不精且腆願從五龍宮一  
乞齋時飯

其三

天遠樓集 卷之十一  
大造毓名嶽顯晦殊有時七十二家封岱宗何崔  
嵬茲山歷千古絕頂莽不治詎知博山鑪其高竝  
峨眉 文皇表太嶽當天構宏祠香火走萬國威  
靈歟如斯崑崙竟杳茫太嶽埃其時後先何足言  
無始日月垂

其四

扶桑日一輪夜半香鑪紅崇構何所似一一摩蒼  
穹上帝自玉京人王建章宮金碧麗巉巖香煙覆  
杉松杖屨磴偈仄參差青芙蓉太險天所設人巧

合化工長往豈不得天路不可窮顧瞻若旌旗與  
蛇雲霧中

其五

山深大寶潛文貴被草木我來值仲春萬象如新  
沐撐滑掇天花臨深倚雲竹芳騫多益善柳梅一  
而足上宮鐘磬鳴天風激飛瀑奇禽矯其翼一鳴  
振空谷坐久清心魂瞥至豁耳目應接豈不疲脉  
脉得所欲

其六

蒼蒼古松樹都作虬龍鱗嚴冬斷不彫風雲晝杳  
冥往往避世翁到此栖息寧老者或千歲稚者亦  
百齡終歲不火食掬水餐茯苓葛蘿紉作裳寬窄  
度其形歷指諸奧窟古僊留其名豈若吾所覲與  
訂歲寒盟

其七

塵世不名嶽浮生竟何施所以萬仞巔屐齒躋其  
危陘徑探芥子高巘敵須彌白雲本無住靈鷲時  
一吹倏忽千億變一現不可追冥思存阿閼至理

誠有之矧乃玄帝宅龜蛇繞委蛇而我出世心千  
秋竝如斯

其八

舉趾數跼踣籃輿亦不勝傳聞虎兒嵯中有厖眉  
僧法門故不二真入有其稱去去息探討一叩最  
上乘遲我若故約攜我共憑陵趺坐最陡絕于法  
不減增一燈無積暗利刃無蔓藤無爲若有爲自  
茲有所憑

其九

平生不在多丘壑乃吾事及茲愜壯遊無乃昔曾  
至馬遷萬里圖向平五嶽意婚嫁苟未畢寸心得  
所寄宗炳航臥遊車轍太宏肆可知達者觀大千  
供一睨炳香黃金巔其數不思議顧影吾尊我茲  
遊復誰繼

其十

昔我從薊門朝登日觀峰今我從大江莫登天柱  
峰兩峰何所有雲霞盪吾胸沈吟遂上天歷三十  
六宮下視太華山呼吸與天通武夷九仙人廬山

五老公聊復戀塵緣永懷塵外踪遠遊從此始載  
酒千斛從

徐烈婦詩

南嶽塚纍纍白楊風颼颼其間有同穴血淚成一  
坏云是王家女嫁作徐郎逋十八失所天明誓捐  
栢舟酸楚歷七年撫棺棺爲柔靈室值大侵宵爲  
飢寒謀舅姑不諒人蒼天竟悠悠從歿及此時焉  
能待白頭十指爲束紉忽及黃泉一死吾事畢  
得正復何尤指血化爲碧寸心天壤侔寄言偷生  
者百年等蜉蝣

送潘使君

茗谿桃花浪拍天成膏澤鏗然尚書履颺爾仙人  
舄接武際清朝藉甚筮仕日一飛三載栖復振  
冲天翮惟帝簡循良老臣裕經畫茂宰忠孝心  
散作陽春色何必韋玄成周家崇世執天目何崔  
嵬重城誰其陟

雪夜講莊義

真宰神功寂大塊噫氣怒朔飈凜且寒同雲密以

布霏霏皓霞零慘慘黃昏暮講席疊青氍毹壇環  
瑤樹何方逍遙客示我齊物論獨抱南華篇首演  
北溟句鯢化縱壑鱗鵬奮冲天羽扶搖九萬程倏  
忽三千路斥鷃尺蓬棲鷦鷯一技度巨細紛不齊  
真性自各足竝育宇宙間均爲造物賦漆園散餘  
閒濠梁得真趣儵爾遊魚出遽然夢蝶悟夏蟲疑  
寒冰秋蛸吸纖露豚餌鉤巨鰲牛蹄號涸鮒得魚  
忘筌守株空待兔匠石笑糟粕庖丁悵四顧靈  
龜溷泥濁掉尾自嬉娛犧牲衣文繡僂首就鼎鑊  
野馬何紛紛羶羊堪咄吁大夫甘抱甕許由厭指  
瓠大道貴自然守拙養冲素陰陽爲爐炭化工自  
鎔鑄有形終須壞旣散還復聚達人等物我智士  
忘憂懼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怖此言非荒唐至  
理誠所寓講罷客欲歸三尺沒跬步試問夜何如  
寶鴨消殘炷

贈姪孫本仁號曰春野兼示之義

太古一片心先人有芳躅角巾身在野泠然清風  
穆明德不當世其後乃可卜勿謂吾是才致身青

雲陸高山何蒼蒼春陽播膏沐樹德益務滋萬卷  
任探讀勉旃充吾宗顧名重自昂

金吾許岐山令嗣懋光卜吉將授室而未有  
字余命之曰汝冲因系以詩

泰清懸日月紫微曜星文權輿皓皓爾法象從氣  
盈人心涵太虛全體大無垠曠今其若谷炯然絕  
氛氛展采足經緯吐辭成典墳珠玉自有暉山川  
出雲蔚變謝羊質高翔非燕羣神理既消索藻  
績徒續紛顏冉比龍翰曾史如蘭薰休光照千古

未遠樓集

卷之三

七

茂實騰聲闢儀刑詎云遠勉旃良在君

送長洲張明府遷比部入朝

元后啓昌運至德仁且明垂光燭四遐登進皆髦  
英君子秉才哲爲邦茂清塵剏裁無滯牘果斷寧  
隱情徵用蒞明罰車馬颺焉征臨河睠言別慷慨  
良難平茲余得請沐旋軫自神京鵠鶴有餘恨鴻  
鴈多悽聲我心未云展寤寐惕且驚慘戚將控誰  
時節已變更與君同所師金石且爲輕行行送遠  
客方持天下平雪冤重仁惻斯以保令名

世母八十

紫綬何必貴黃金不足寶豈若固素心澹泊遊熙  
皞所以翁與母同德以偕老處士旣韋布爲嬪樂  
綦綦坐對南山蒼長駐朱顏好十月應春陽蟠桃  
色杲杲采衣繞膝前諸孫亦在抱而我忝猶子有  
酒出蓬島南極老人斟麻姑仙子旨今日樂相樂  
期願善自保

送姪孫本仁赴南雍

仲容已矣夫所望吾逢集志業及盛年千里詎可  
失遠樓集 卷之三 七  
繁富貴等纖埃文章亦漸沒聖賢貴脩名有其忠  
信質舉世尚謹厚鄉人竟無述寧知孔氏門狂狷  
入其室鉅細神爲帥遠近志所畢雖有激烈心一  
真衆不疾勉旃遵大道步趨古人域

贈王孝子和尚

何不蚤祝髮劬勞有深恩豈必瞿曇氏吾親卽世  
尊藉甚蔡使君曾旌孝子門矯矯袁安節節母穹  
碑存節孝有輝光淨土咫尺真所以垂六十始現  
比丘身出家不遊方趺坐無一言爲語衆縑流空

勞講說繁

玉女潭二首

四周皆絕壁下臨不測淵  
藤蘿翳白日松杉蔽青天  
盛夏苦鬱蒸到此清且寒  
朗然秦鏡開霜氣徹膽肝  
乘桴窺一罅別有洞壑寬  
天風吹不到其中倅潺湲  
時見沉舟物知與湖海連  
誰其討奇絕儻入桃花源

其二

簡文有偏辭會心不在遠  
跼蹐華林園所得母乃天  
遠樓集卷之三  
淺大觀六合外達人苦不展  
吾愛澄潭空其中足游衍  
上有猛虎遊下有蛟龍蟄  
居然萬里勢四顧皆蒼巘  
遠以盪吾胸近得精神宴  
白雲墮空翠片心與舒卷微  
醉敵輕寒日暮竟忘返

題五老弄丸圖

天地未開闢太極本無端  
有何五老公相視弄一丸  
兩儀從此生五行不可搏  
何況千萬物漸沫成波瀾  
蒼蒼白髮翁翻作兒女觀  
而我詰其故五老但長歎  
去去不可追天高白雲寒

山中書懷

終南爲捷徑蘇門與世辭  
何人尚其中南陽臥龍  
安安石與深源並繫蒼生思  
成敗竟天壤虛名竟誰欺  
臥龍自天授遠志將安施  
徐邈故有常通介隨其時  
累日中聖人身世非所知  
懷哉千古人吾宗亦吾師

其二

顧公豈不賢在座人不樂  
子雲雖嗜酒而獨守寂寞  
所以嵇阮徒長醉耽丘壑  
山公亦旣達時復相樂  
蘇公愛谿山買田傾其橐  
黃封良已厚紅友故不薄  
伊余追其踪青山得所託  
種橘三百顆以釀春醪渥

南嶽三詠

禪師示寂久而有稠錫樹  
月照全無影樹杪微風度  
問此何以故稠錫本無樹

其二

僧歸二虎隨與衆決去止  
故無腸可洗洗亦不假水  
剖腹殊駭觀示衆聊復爾

其三

汲泉淪穀茶其味一何冽非茶亦非泉仁者心自  
列茶龍聽泉聲天風滾山雪

送史給事赴召

皇覽先近署絢茲金閨彥虛左一再遷側席俟清  
譙昔以直諫名請沐帝彌眷婉孌趨庭闈餐芳視  
嘉膳孝當以忠移流華蔚光昭方及壯年時茂勲  
儼焉爛憶君冲齡時操業繆問難忝以一日長持  
斤濫斷墁君登青瑣墀余直金鑾殿禁垣相接通  
天遠樓集卷之二

卷之二

其

觀摩義逾慈鄉頃徘徊流光疾如電送子涉長  
塗晴霞映飛練願言崇令名九宇藉清宴

題蟠桃圖詩世族伉儷七十

我居崑崙山三竊蟠桃王母不誰呵謂我好顏  
色自爲歲星臣調笑人間世曾于天子傍忽邀  
王母至時復八極外睥睨蟠桃熟羣仙莫見訝王  
母吾眷屬况見天南端南極有雙曜青鳥旋矯翼  
銜花凌海嶠

賦得謁帝承明廬閣試

待詔金馬門入謁承明廬闔闔開九重五色羅旂

旗貌貅扈僊蹕虬龍擁鸞輿撫劒升丹陛鳴珂振  
玉琚清光一以接趨對容紆徐爰思我先哲任時  
而卷舒富貴苟非誼衡門甘茹直純風日云返末  
路堪欬歔請謁兢奔走俯仰嗟遠條口談復捲舌  
足進還超超臣節自虧薄君恩益見踈始進不以  
禮焉能保厥初明明聖天子赫赫臨彤除下士  
虛前席徵賢躬式閤論道追羲昊橫經卑石渠寥  
廓垂天問冲懷穆以虛瑰奇丹壑才一旦起樵漁  
良賈非自售忠悃誠欲摠明光爭候曉宣室夕陳  
書願言君與臣常若水中魚明良兩相得庶事乃  
其餘千載此佳會美哉真荷歟

千秋節閣試

瑞靄啓震宿祥彩炳離暉燦燦日重耀燦燦月重  
輝斗樞紫電繞星渚丹虹飛瑤波澄海珠纏朗  
少微桂宮氣縹緲蘭殿香紛霏錦篆標銀榜綵色  
晃銅扉鶴駕何翩翩象輅馳駢駢雞戟敞以列鸞  
旌遙相揮樂奏三廂舞儀建九旂旂赤旄焚掩映

黃麾影依稀金聲彰睿德玉潤裕神威百辟觀青  
闕三華出翠闥霞刀明雜珮霓劍閃流璣令節瞻  
皇儲歡聲叶帝幾握鬯欣有托主鼎允有依寢膳  
問方勤謳歌心已歸

觀蘭亭修禊圖 閣試

蘭亭融暉輕颺蕩朱幙清香發靜焚圖史紛披  
共匪師古何人蘭亭妙心託鏘翺修禊賢水統染  
自視彷彿永和年登臨散幽樂林巖鬱以盤崇岡  
宛如削曲水繞華湖迴波注杯酌適意寫行宸疑  
未遠樓集 卷之十一  
神講玄作我覲丹青姿俯仰感今昔誰於廊廟榮  
逮負山靈諾鐘鼎素衷存超明恣遠郭區界混窮  
通出處鮮羈縛肖貌列茲圖兼能表麟閣

憫農詩 閣試

嗟彼疇隴客若爲穡事營終歲役心力朝夕靡遑  
寧蓐食驅犢出雞棲猶趁耕春風月凄冷暑日曝  
炎晴禾黍刈登場旅力躋秋成里胥夜呼門租稅  
促輸征烹雌進濁酒與稍緩官程各言長吏峻督  
責事鞭榜公輸方罄橐私券復徵名酬賠少不愜

家僕狀猙獰公私償既畢餘穀不滿甕饑餓一  
餐又聞啼餒聲明春計東作扼腕心忤忤穀種向  
人貸慮復蹈前情泫然撫耒耜太息無聊生嗟嗟  
何太息使我心慘惻不有循良吏耕歛于何給司  
民牧與芻謀國賴肉食肥瘠等越秦苞苴充膏澤  
胡不深長思無乃失厥職明明 聖天子赫赫臨  
皇極願采此風謠進置宸御側憫農如之何一夜  
覽無逸

送朱司理遷考功郎北上

未遠樓集 卷之三  
昔余佐天曹厥職愧無當人亦有恒言侍郎不如  
郎藉甚吾郡李寵除出明光朝野所共推英選超  
裴王端毅爲郎日正卿莫敢望于旌臨當發吳儂  
走倉皇具陳杼軸空率土皆豺狼城市有攫金關  
津權輕裝民心甚于口仁政無隄防小決尚可已  
大決多所傷煌煌明使君保障我一方南風吹江  
水德澤較更長請以變所繇奏對攄慨慷請以瘡  
痍故簡牧俱循良

贈劉原一

漢家推子政孰與今原一五十不負薪能詩似高  
適吾有叔寶倩汝得阿咸敵相攜修竹林白眼浮  
大白

紀遇三十首

芳蘭何不展萱花竟先露惻惻慈母懷依依孺子  
幕中夜著形響門隙靈飈度已亡而若存似近而  
忽驚極知一氣通并達幽明故

其二

秦代石將軍千秋江東祠神理良不爽昭示若著

未遠樓集

卷之三

七

龜仰天星辰爛往叩決所疑門戶方局鑰颯爾生  
微颺四扉忽洞啓恍惚不可知守者從外入憎我  
輕薄兒犯門吾豈敢廟貌有如斯致謝難自明鬼  
神誠有之

其三

吳公重賈誼天下莫敢望士也何日賤使君日昂  
藏太原專城居五馬俱騰驤平陽佐大邦雙旌共  
飛揚折節下書生揖登木蘭堂於惟我先君布衣  
聊自臧我我兩使君慟哭臨其喪子貴何不埃人

生若朝霜酌酒重致辭圭筆生輝光觀者填委巷  
太息稱循良

其四

歲行在單闕策馬臨長干宴息僦斗室神祠號翔  
鸞道士本無心夢繞黃金棺出處信前定達者當  
自安盛宴歌鹿鳴不與非所歎斯夢似有徵徘徊  
媿彈冠

其五

方丈黃金地水溢成池塘風雷忽震盪九天赤電

天遠樓集

卷之三

七

光雨急波濤奔洶湧接混茫中有大鯉魚上飛冲  
蒼蒼兩僧同一夢東西各禪房時余赴公車邂逅  
山東張禪棲各一室各各應其祥

其六

莊皇首策士中秘羅羣英御筆涉蕪詞遂忝第  
一人岩岩仙人掌蕩蕩金馬門列宿應文彊周旋  
若一身西京薄上古奇義相討論大雅或可作避  
世非其倫

其七

致身值昌期 皇建其有極十載殿東班 天威  
顏咫尺龍袞麗初陽光耀被萬國侍臣竟何補秉  
志惟五絨

其八

青天不可干人事多舛迕雷霆倏迅疾風雨亦震  
怒胥江是日惡溺者何莽互驚颶挾電號我舟駛  
如赴謂東而忽南飄蕩得所附事定轉自危吁嗟  
公無渡敢云大浪中不喜亦不懼

其九

未遠樓集 卷之三  
惟 帝有奔走使令給起居內事資贊導不妨習  
詩書太史視其成深入承明廬璫貂不敢仰千輩  
肅肅趨

其十

鳴珮入紫霄含香侍金鑾天文鬱以興具瞻崔嵬  
觀燕許擅著作疇其筆如椽大醉謁至尊千古稱  
青蓮俛仰媿濫竽嘉藻胡由宣秉直誓不渝 聖  
德無頌篇

十一

齷齪掌故言究竟無雅作亦復具體要聊示黜浮  
薄一再忝文衡玄夜勤被濯魚目不得混明珠時  
在握閱武亦校文儻其嫻韜畧薦賢故臣職上賞  
非所傳文武各歷敷中外殊不惡雖鮮赫赫稱頗  
亦著端慤

十二

承 旨金臺端綸綍生五色委蛇歷重階珮聲自  
成律從東上赤墀中道趨授敕一揖歸其班餘敬  
猶自抑謬當載筆暇敬循執圭則

未遠樓集 卷之三

生

十三

朝遊赤壁磯明月猶在靚暮登黃鶴樓白雲無停  
吐熠熠使臣星奕奕王者宇鳴玉醴酒延弭節芳  
蘭渚一氣混七澤不辨子虛語參上當青天蒼翠  
徹終古俛仰大厥觀從此輕珪組

十四

昔聞蘇長公卜築荆谿幽莪眉豈不佳草枯不足  
留矧余抱奇疾避地得所求洞天青霞篠采藥芝  
苓桐酒至邀善卷詩成張公訓忽指金芙蓉煙霞

足冥搜入山不厭深沉痼聊得瘳四海不可極于此營一丘

十五

東髮敦詩書維聖有遺則彊年瀕危殆俟命復何感臃腫三伏時赤體存視息不想忽成夢精神安所卽宮殿鬱岩弄兩楹俎豆飭等威帝者尊云是素王宅衍聖稱上公投刺具主客懸規固謝之遺我盤餐食少婦出素手食我熟茄實中有泰山鹿其肉馨香溢大咀復細嚼齒齧有餘液覺寤至味

天遠樓集

卷之五

曲

存沉疴頓若失詰朝訝身輕無乃生羽翼

附

徐太史愈疾

五言排律

劉鳳

公瑕云太史疾甚困恍惚夢入孔廟衍聖公與接既又一少年偕一媪以盞來中一瓠令食辭不能又一茄少年強令食覺甘香醒猶在口遂灑然愈聖靈若是耶將太史賢也

淹臥非耽寂文園渴倦遊告因嚴助請疾向孔林瘳孺語病今去媼靈誰得猶精誠通夢寐行義動奎婁發藥寧將禱爲儒效若酬格孚祥則

兆詎可謂悠悠

其二

偃息嶺雲偏倚梧吟夕煙恍然疑有感迺爾覺能痊忘遺應真契清齋會潔蠲不因逢樂廣還似夢鈞天精爽寧非聖照臨知祐賢事無驚曠世行嗣道千年

十六

清晨發楊子日夕渡黃河飛蓋凌高天朔風振鳴珂燕臺有黃金積雪俱嵯峨長堤發新柳依依鳳

天遠樓集

卷之五

曲

城阿令圖及盛年平生不在多

十七

聖經若日星掩翳等雲浮昧者遺之精白首空校讎詞臣抱區區期副宵衣求微言三國風法語析春秋覃精唐虞際兢業成優游

十八

金馬切銅龍詞曹備儲案聖代日重光繫有長子在諭導我元良一成不可改所以三代時蚤建康盛載

十九

九陵各萬仞紫氣摩空來經始大峪宮西山倍崔嵬  
高秋氣象肅聖主親巡來六龍御天飛萬騎鳴風雷  
莽蒼大漠色松楸鬱鬱迴謬叨載筆臣慚非執戟才  
扈從有光輝寓目何悠哉

二十

既稱太學師高座獨正色宮牆萬仞外飭工崇樹  
塞氣象參星辰辟除車馬跡青槐夾橋門冠帶繞  
經席煥然非舊觀四顧何赫奕

未遠樓集

卷之五

集

廿一

歲乙酉孟夏久旱二麥枯皇帝若曰吁茲予一人  
辜徒行出九重南郊致大雩布袍曳草屣告虔不憚  
劬行行重踟躕天顏慘不舒公卿百執事齋戒備前  
驅萬民夾道瞻上帝鑒今圖祭酒臣稽首恭述代謳歛

廿二

刮骨似無苦灼肌詎云虛備毒得病已金石亦堪鏖  
力盡生大寒盛夏重裘薄奄奄似若存忽聞大

欬作吾自識吾聲氣始有託七日似簡子了不聞  
天樂儻從帝所還既還乃甚樂

廿三

承恩日已久謁帝日已親素心素居惟願聖德新  
九重有遐恩四海被澤均一物不自逸萬世稱至仁

廿四

講帷已清秘日直更深嚴肅趨文華後委蛇聖人  
前聖經賴典謨其妙故不傳自靖撫肝膈惴惴

未遠樓集

卷之五

集

不可宣朝蒙禮數殊暮沐恩輝偏

廿五

白玉何戔戔光輝施堂皇謬以大璞姿逢時備圭  
璋文昌儼在席列星粲成行匪伊毫末故千秋見  
文章

廿六

大明當中天盛典告成功推恩逮祖先高朗賁令  
終夜臺見明月白楊生春風生無百歲期沒有三  
品崇何以罄孝思永言勵精忠

廿七

宗伯掌邦禮九月進祀冊入門中道趨上殿北面  
立 天子欽大事立受睿覽畢臣也始長跪唯唯  
承旨出疎庸叨佐禮尋攝大宗伯盛典密 天顏  
龍光何赫赫

廿八

山濤不可作啓事無真率謬承天曹之少宰佐陟  
黜羣吏朝宗來賢否若不悉自矢公無私寸心有  
如日

天遠樓集

卷之三

七

廿九

聖主親策士臨軒旭日高廷對三百人疇其稱雋  
髦兩侍殿頭班讀卷寧憚勞所希汰魚目明珠不  
混淆

三十

素衣易爲緇厭此京雒塵固請輟講直扶持太淑  
人 帝許乘傳歸仍霑 寵賜頻行行謝簪紱垂  
綸太湖濱請看高天鵠離哉不可馴  
天遠樓集卷之二 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三

七言歌行

登黃鶴樓歌

善權寺古栢歌

善權寺雷篆歌

廢箸行贈蔣孔祥

關山月

登樓歌贈陸山人

吳太學貽夏仲昭水墨竹石漫題

石麟閣初成餞陳吏部

治河功成歌

有序

懷南陸君從毘陵卜築陽羨其性孤介隱

於醫新居成予欲載酒過之病未能也

却贈

丁長孺母五十

九邊圖歌

閣試

薊門行

閣試

天方國人進玉歌

閣試

李赤肚僊九十

題東方朔圖壽伯兄六十

黃孝廉寓荆谿生日却贈

白華篇壽呂翁七十

有序

百萱圖歌壽誥封王母太夫人

周翁歌

袁漢陽過訪不值投詩七律六首而去昔

人僅僅題一鳳字視此慙沮矣余從善

權歸酒酣三復走筆報謝

題王用昭夢橋卷追和杭中丞韻

題沈石翁所贈王用昭瀾茶詩畫卷

衮衣行送劉開府有爲止庵上人題畫

古瓊樹歌 壽汪教諭父

天遠樓集

小癡道人歌

唐人畫馬圖歌

一燈篇贈張廉水有序

題許翁遺像卷翁高士也世居白茫潭萬

宗伯作歌周公瑕書之而余題其後

湯封君六十奉其節母王八十壽言

還少歌壽周翁八十

吳飲篇送朱郡侯晉臬副蒞川南

雜言

題林酒僊卷并效其體三首

天遠樓集卷之三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七言歌行

登黃鶴樓歌

一持使節瀟湘遊南風太競水北流前呵銀瓜大

如斗可以搥碎黃鶴樓崔顥題詩衆所唾李白酣

酒死不休登樓大叫兩豎子楚天茫茫不入眸醉

看參上九千仞得無英靈在上頭大觀天地間睥

睨鸚鵡洲千秋黃鶴爲我返一片白雲爲我留莫

天遠樓集

卷之三

問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百不愁

善權寺古栢歌

馬上青山古寺中怒龍怪虬莽無數疑是江湖窟

宅翻大風震蕩天地暮急拔干將叱斬之近之都

是老柏樹詰屈離奇勢飛動鬼我不受人攀弄直

幹憑陵堦率天盤根糾錯神仙洞孔明廟前不足

觀泰山頂上成何用獨有茲山數十柯千秋蒼秀

吾曹共笑殺卑哉蘇長公卜築幾成木奴頌

善權寺雷篆歌

神龍飛入梵王宮篆字倒題雷電中夜半屋梁吐  
光怪滿山松柏生正風我從九斗倚礪石醉筆淋  
漓墨花韞青天欲有赤電飛白虹亂捲翠旗墮酒  
星嘯傲人間世山靈夜泣醉題字新詩一洗天公  
目颯爾晴空雷雨至

廢箸行贈蔣孔祥

貞惠文子不必富齊國黔敖更大貧歲饑不忍民  
溝壑惻然救濟行深仁君不見歲行戊子五六月  
百姓倉皇告垂絕含悽抱子擲中道骨肉相捐不  
相保市井無煙晝不炊城烏亂下啄餓莩嗚呼民  
自飢何關飽者事彼肉食者何揚揚昊天不弔民  
無計傳聞蔣君廢箸行饘粥若翁太守清白吏

關山月

高天片月清且閑午夜流光照榆關嬋娟寒怯燕  
然山夫君別妾何時還金風落葉愁雲鬟坐看明  
鏡凋朱顏淚波青海聲潺湲星辰飛渡銀河灣廣  
寒願作鴛鴦翮

登樓歌贈陸山人

山人昔探林屋洞遂從張公洞天出途中曾遇毛  
萇翁贈爾一丸藥五色毛萇入張公洞從林屋洞出陸山人從林屋入張公  
雨前陽羨茶頗勝霜餘洞庭橘日日狂歌扶醉歸  
神王那知漸頭白有時風雨不出門一觴一咏更  
自得請看天畔有登樓兒童笑指幽人宅

吳太學貽夏仲昭水墨竹石漫題

一杯潦倒天地間卜築谿頭太清曠何可一日無  
此君還擬朝衣拜石丈夏卿名筆有奇氣故人贈  
我真曉事一卷礪硎白雲生數竿蒼蒨清風至煩  
襟頓滌生清涼滿天蕭颯搖琳琅七賢六逸久不  
作世途曲謹吾猖狂

石麟閣初成餞陳吏部

買田陽羨吾計果置酒高樓對磊砢酒如罨畫谿  
流綠人在銅官山上坐元龍豪氣醉更豪徐邈中  
聖賢亦可芳筵惜別倒千罇高天氣爽長虹墮擊  
鼓喧闐鴻鴈飛滿空白露黃花韞可奈山樓一片  
月五更催發河橋柁

治河功成歌

有序

嘉靖四十四年河決徐沛漕道中絕 上命大司空朱公治之咨詢父老指授方略鑿新渠自南陽至留城而舊渠則自留城至境山皆疏之使通爲閘爲隄爲壩爲枝河於是怒而決者紿以歛積而淤者融以散渠成而漕以無害焉余同年于太史可遠公門生也持卷索治河詩余作歌一首遂徵余并書之石嗟乎公之功與河流而俱永固不藉此片石爲也

夫遠樓集

卷之三

四

平成萬古思神禹九河無處尋遺軌龍門東下受百川南徙時驚地維圯我 明轉漕開會通四遐貢賦資河功徐方倏奏梗中道洪濤巨浸淹來同聖主宵衣憂獨軫水土何臣任維允僉曰司空良股肱鹽書特簡蠲民隱司空治水如治病分經順絡隨其性受 旨寧辭王事勞胼胝祗畏方初命時乘弗怠得禹傳百工奔走何驩闡新渠汙汙水流駛片帆千里飛雲煙底績歸來報 明主紫殿千官爲公喜砥柱中流今有人舟楫商家更誰

似覃恩晝接覲 天光沛澤遙如江漢長發人德惠及民社勲名奕世垂旂常

懷南陸君從毘陵卜築陽羨其性孤介隱於醫新居成予欲載酒過之病未能也却贈千古銅官伴幽獨悠然十畝俱松竹知君徧性合幽栖買田陽羨成小築我欲攜尊與君坐醉呼明月從天墮拍手大笑蘇長公種橘構亭竟不果

丁長孺母五十

邇來人世多壽考况乃五十殊未老未老曷稱太夫人旣以夫喪子復好有子成名已十年致身顯親亦太早世祿之家福所造噫嘻人世福祿壽何足寶君家氣節凌秋昊

九邊圖歌

閣試

廟廊勝算有神謨坐施長策鎮強胡丹青不寫古今畫几席常披圻堠圖一統河山擎掌握九邊形勝布方隅憶昔秦皇始營此驅役百萬黔首與赭徒經年累歲築未成是何神工鬼匠一旦移此於坦途遙遙自臨洮包雄郡擁名都崎嶇嶇吾不

知其萬幾千里如起如伏將斷復續被山帶谷而  
直接醫巫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可以靜守制匈奴  
嗚呼輿圖此其大略也按圖悉數吾其言乎帝王  
設險何壯哉皇畿萬雉冲天開龍盤虎踞碧玉京  
雲籠霧遠黃金臺黃河百折環城拱堞抱地勢而  
東走太行崔嵬層巒疊嶂朝天闕而西來宅中圖  
大拱南面直北一帶分營列寨而遍置堦壕第一  
邊鎮爲遼左一面阻海三面虜四圍旁遶若襟帶  
一道中通如線縷東有毛憐女直諸夷之羈縻西

天遠樓集

卷之三

六

有朶顏福餘三衛之部伍夷情頗與北虜殊守御  
之術在綏撫京師左輔曰薊州藩籬單薄深可憂  
黃花鎮外胡塵蔽白馬關前虜騎遊烽火時防喜  
峰口石墩連亘潮河流向年蹂踏三河路今日瘡  
痕淚未收北門鎖鑰在宣府秦爲上谷稱雄武  
太祖從茲肆伐胡 文皇由此三犁虜土木旣摧  
獨石城邊圍不得仍安堵浮屠挿箭守須嚴長峪  
鎮邊募當補今大同古雲中川原平行多燹烽鴟  
峪五堡最險阻鴈門三關尤要衝點虜蜂屯恣猖

獼悍卒狼跋逞頑竟安得良將如魏尚保噉萬里  
成金鄯榆林鎮漢朔方兵強糧足勢莫當河南一  
以失北虜益跳梁火節八營統俺答禿斯一部雄  
吉囊水峻嶒兮夜渡沙慘冽兮晝揚內兵有珠米  
桂薪之誼外敵有角弓鐵騎之強君不見去年石  
州厄虜沿河外入至今行道猶悲傷榆林西鎮接  
延綏勾堡連墩勢逶迤疆場自棄黃河套門戶全  
憑花馬池鐵柱泉邊狼蠡建三山堡路羽書馳烽  
煙到處無停歇環慶何由安枕時固原本居堂隩  
地勢與延綏如左臂清水營前徑旣通響石溝門  
安足恃爲須堅守花兒盆更宜分屯武興戍旌旗  
掩映刁斗聞首尾倚仗常山勢固原之外爲寧夏  
厥土肥饒宜禾稼賀蘭山峙西北頭黃河水遶東  
南下我從鎮遠廢關防虜向山前縱騎射直須恢  
拓漢舊疆壘堞千里相橫跨河西之地爲甘肅九  
邊最遠寄戎腹魯番種類肆斥充瓦刺部落焚住  
牧南夷旣坐巢窟間北狄每依水草逐哈密陷沒  
外藩徹赤斤淪喪西邊感通知征討仗威揚綏來

在德服每覽九邊圖爲之三反復嗚呼天險不可  
升地險山川丘與陵天子守險在四夷胡虜安得  
來憑凌聖王籌略有奇秘不在天不在地在乎得  
人而已矣翻思束髮負像英裏糧躍馬邊上行手  
提寶劍霜花落腰控琯弓塞月明跋涉河山百二  
關慷慨胸襟十萬兵壯擬燕然勒貞石猛思漢關  
請長纓偶閱邊圖宛如昨惕然使我夢寐驚况遇  
君王自神武運籌決策貴先聲談笑折衝在樽俎  
後先䟽附皆干城單于呼韓稽顙來胡越一家海  
宇平區區邊圖置何所閑將四壁列圖屏不求繪  
像麒麟閣但願垂勳鐘鼎銘

薊門行 閩試

星分箕尾鍾奇特地枕幽燕表靈威商郊奏凱未  
下車已續神明興滅國薊山萃律倚崆峒薊水潺  
湲瀉妙峰水色山光宛如昨薊門何處覓封朔  
風凜凜寒吹髮塞雪瀾漫愁切骨漢戍操戈古道  
旁胡兒飲馬長城窟回首長安在日邊未央宮殿  
五雲聯芙蓉掌接金莖露玳瑁筵飛玉燭煙玉田

種玉玉已沒金臺堆金金已竭金消玉毀人不在  
古基惟有當時月薊俗昔稱善悲歌慷慨激烈哀  
情多隱隱燕山別昌國蕭蕭易水辭荆軻秦據崢  
函此爲敵漢都中原作外徼秦漢而還事戰爭薊  
門自古罹鋒鏑君不見 皇朝定鼎蒞寰中龍盤  
虎踞天下雄向來兵革三關路今日車書萬國同

天方國人進玉歌 閩試

皇家曆數萬年昌 聖明天子出當陽初膺寶錄  
開黃屋遂布玄功澤四方宰相朝中調玉燭元戎  
塞外擁金湯臣工底績蒸黎樂海宇謳吟頌又康  
高懸化日輝三極遠扇仁風播八荒已占百瑞呈  
天兆更見激波息海揚何須漢使通西域重譯來  
朝擬越裳 聖主凝旒綜王會坐隨月令開明堂  
雲韶霆蹕聲咸壯霞裾星弁交趨蹕鴻卿象狄爭  
謹奏四夷稽首咸來王自古西戎王關外今之大  
國爲天方人從雪嶺踰青鳥馬涉流沙度白狼獻  
賁彤庭充旅實連城美玉襲玄黃織膏瑩礎疑鎔  
粉巨璞盈車似截肪飛虹碧水澄秋色明月青霄

吐夜光產出于闐復西去崑崙玄圃山之陽東到  
中華九萬里獻歸御府比珍藏待珎珎璋齊六瑞  
還昭五德薦穹蒼憶昔楚人徙伯國白珎不寶寶  
賢良况乃堂堂萬邦主中興謨烈方鋪張抵璧捐  
珠罷征採超英拔儁登嚴廊瑜森瑾立布庶位璆  
琳憂擊鳴宮商謀議霏璫兼膺玖共成勲業昭旂  
常聖主垂衣事端拱佇看熙皞躋虞唐寄語蠻夷  
君長道華夷原不殊封疆但入闕庭觀禮樂何須  
貢獻勞梯航

天遠樓集 卷之三

李赤肚仙九十

大道在目前迷者妄投足高談玄妙著丹經世鮮  
超然能斷慾赤肚子丹丘生去之千載相和鳴自  
言少得異人訣引入太和七歲月不眠不食惟獨  
坐真氣充滿鍊金骨迄今已閱一春鬢髮如漆  
齒若銀雙髻赤脚拍手笑他滾滾馬蹄塵茅山  
諸洞隱其迹豺虎見之皆辟易時時或有贈餉者  
輒與貧人不自惜五月之望是初度彼視百年若  
朝暮苦海無邊回轉頭余亦閉關悔前誤

題東方朔圖壽伯兄六十

吾聞東方朔蚤遇黃眉翁塵網名韁不可拘吞日  
月光遊鴻濛金馬門中避塵世歲星索米侏儒例  
飽後功名真長物醉餘爵祿都餘事怡然長笑青  
天高吾祝吾身等秋毫自應壽與天地久非關竊  
食三蟠桃吾兄盛德希長生能于時事無所營有  
金門似方朔攜得金莖露氣清丹青貌出仙人  
好何必滄洲有三島仙人駐顏由種德蓬跣庭階  
踏瑤草

黃孝廉寓荆谿生日却贈

前日我生日惠山過雨泉聲續此日君生日荆谿  
酒映南山綠知君大是梁棟材指示吾家治垣屋  
雖云廳事容旋馬還效名園多種竹美人贈我兩  
麒麟何以報之雙鸞鸞文章五色天上物總向人  
間講世睦

白華篇壽呂翁七十

有序

呂翁蓋籍甚耆惠云生而當室繁節母是賴志  
養合白華之篇孝思召馴鵲之異間隱傲吏旋

通丘壑官府旌異棹楔充門其姻家董君徵壽  
七十爲賦白華篇蓋本其德致壽云爾

母教不必三遷居子養不必二千石但令作者嗣  
中壘還有詩人頌潔白呂翁故饒經世務不戀婆  
娑漆園樹看雲早賦歸去來彩衣將母桃花路大  
江高山騰紫霞白雲繚繞孺慕遐一從鵲乳知孝  
子有司徃徃旌其家五丈夫子龍蜿蜒蚤成不似  
商家晚人生七十古來多仙人來贈青精飯

百萱圖歌壽詰封王母太夫人

內閣春深芍藥穠朱明太液簇芙蓉蓬萊更有忘  
憂草旭日花繁東海紅翻風倒瀉珊瑚窟浥露交  
加琥珀鍾光搖天女鳴瓊珮色奪瑤空散采虹學  
士宮袍留晚照夫人掄狄生春風綰選巧心曾貌  
得周郎妙手異代同筆底名花開滿百朶朶如新  
出化工高低菴互流霞爛深淺陸離香霧叢西望  
王母坐崑崙蟠桃花開幾千春豈若此花東海上  
蓬萊樓閣增嶙峋借問若爲東王母王家八座太  
夫人夫人有子宰官身純孝精忠莫與倫廟堂踪

跡半林壑潔白承歡事事真坐令南斗注生籍坐  
令滄海不揚塵海上金仙玉女夥花幢翠旌飄旖  
旎上元南嶽諸夫人君家靈照于中坐人間上壽  
何所似請視萱花一百朶

周翁歌

閭閻城東水作野笠澤森茫向天瀉百羣鷗鷺亂  
兼葭誰識其中有隱者周翁家住雲水深白首無  
營太古心甘冷高松常對酒風生磐石當鳴琴少  
年澹泊故無比白日義皇到夢裏關河月落見賢

人翁曾泊仲家

梵宇香飄識大士

翁嘗禪栖其尊人

趣之歸自云姓莊莊既覺寺僧遽呼問曰若知觀音大士姓乎翁謝不知僧曰姓莊

信通神明更從毫末窺無涖芝艸桃花不住春白

水潏潏石齒齒有兒能詩復能書兩孫據案攻三

餘安知門外有塵世牀頭酒熟鱸膾魚翁乎雖老

還堪少海上仙人歎不如

表漢陽過訪不值投詩七律六首而去昔人

僅僅題一鳳字視此慙沮矣余從善權歸

酒酣三復走筆報謝

春暮登山桃李濃善權洞天呼白龍山中六醉九  
十日歸來一路採芙蓉入門穿徑逢蒿穞片片白  
雲吐光怪初道高人題字過俄驚綠筆留詩在表  
宏詩才號倚馬肯與時流比肩者昔年翻却鸚鵡  
洲此時大嚼鱸魚鮮千里尊羹儻見分一杯罨畫  
溪頭瀉

題王用昭夢橋卷追和杭中丞韻

聞道仙人橋中住對奕千年事可疑夢中大橋定  
當剖政是仙人出世期果然老蚌雙珠出六十王

天遠樓集

卷之三

雨

翁真絕奇兒生俄頃亦六十淮水波瀾良在茲一  
日叩我橋頌亭要我追和夢橋詩徐卿何日兩麒麟  
不羨老嫗寧馨兒

題沈石翁所贈王用昭瀾茶詩畫卷

一從陽羨買薄田來往扁舟任流水開卷追和石  
翁詩身在石翁畫圖裏玉女潭心泉拍空銅官山  
頭霞散綺穀前細雨旗槍綠用昭瀾法無與比愛  
酒豈必竹林徒愛茶豈必玉川子高人舉止絕世  
塵品物借之都不死陽羨茶荆谿酒情各有鍾竟

誰是醉醒不顧身後名人生及時行樂耳

袞衣行送劉開府有序

鄱陽劉公之撫南畿也大指在惠利小民不便  
巨室頃自除陽三疏得請暫歸省覲其宇下攀  
號以百萬計斯益見公哉乃不佞爲賦袞衣行  
蓋昔東人繫戀公旦其詩曰是以有袞衣兮無  
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今日袞衣瑯邪山明日袞衣匡廬山夾道瘡痍瞻  
使君青冥法象胡由攀憶昔相偕天祿閣子政才

天遠樓集

卷之三

推

名故卓犖自提節鉞鎮東南士安心計何恢廓近  
來北虜南倭奴軍興無計寬須臾縣官科稅何從  
出巨室居然積歲逋使君高目善懷慈下不傷民  
國有需平生何限蒼赤意散入陽春萬象蘇斷無  
租吏下貧屋田間相勞驩且娛中丞自有陰晴記  
天子曾頒水利書忠靖文襄儼然在此日功名與  
並驅野夫自買陽羨田逢君駐節如逢年玉女潭  
頭拾瑤草醉翁亭邊分釀泉赤心宜作黑頭公袞  
衣欲舞春風顛八袞尊人雙壽考 帝恩暫許畫

遊還流霞亂撲香鑪紫玉杯倒酌石鏡圓大孝特  
爲羣德首精忠獨感一人偏到日春風何不緩已  
有徵書促行轍也知周夏還朝日德澤宣流無近  
遠吳儂遙望五雲端袞衣能補天龍袞

爲止庵上人題畫

青山一帶映長谿谿上雙橋暮光翠吳王曾種白  
蓮花西天故有芬陀利花裏鐘聲出古寺高僧閑  
關無一事寺在白蓮橋

古瓊樹歌

廣陵曾訪隋帝宮春風已老瓊花空玉女潭頭露  
華馥九曲清泉拍空濛玉樹離奇何代植老幹中  
坼成雙龍漢柏敢稱丈人行秦松或與同時封蒼  
藤附之竝胡考爲蛟爲虬攫長虹每逢雷雨欲飛  
去顧眄巖壑留奇踪我欲青山結九老左挾張公  
右瓊公身居其一僅三爾若爲蒼蒼六老翁

壽汪教諭父

鄞郡十姓九爲汪汪氏九翁壽者十越公英雄有  
餘地重以文章振今日翁也有子能祿養扶侍荆

南酒如雪六月初筵茵舊花南山有鹿充盤食講  
堂况有三魚集顯親何以獻 天子豈獨關西有  
伯起

小癡道人歌

世人不醉亦不癡百年鼎鼎欲何之道人天醉不  
大癡癡到片心有所施道人醉醒各有寄豈若漚  
上悠悠兒當其少年膂力雄脫勇士厄塵埃中豈  
期大貴千金報怒而卻之非不恭手提鋼刀咬霜  
雪大呼欲戮匈奴血何由衛霍出祁連空將意氣

千虹霓以茲拂袖名山遊杖頭挂却荆谿月解談  
最上無生理仍窺太始長生訣閑開危坐白雲深  
謝彼塵途太超忽避世難令世避我公卿往往甘  
折節老能飲酒三百杯醉中瞪目雄心發創見補  
生不少年瞥爾濯夫多白髮此時道人癡欲絕年  
過八十欲何爲居然太公初遇時南北烽煙政多  
事投竿仗鉞故不遲不然張公善權都亡恙洞天  
深處堪着癡

唐人畫馬圖歌

河精乾健爲神馬應德呈祥生冀野騰黃應自帝  
軒來茲圖云是唐人寫雙瞳夾鏡感蘭筋兩權協  
月身龍文疑珠汗灑千年墨類錦毛成五色雲狀  
踰青驪轡紫燕水軼驚鳧陸飛箭懸壁猶餘大宛  
血曳牕重見吳門練超騰八極雷電奔倏忽萬里  
天地昏殊相逸發渥洼水猛氣高驟闔闔門躡景  
追風本滅沒驊騮騾俱超忽八駿馳輕周穆乘  
千金價重燕昭骨齊客休言畫馬難韓幹有神飛  
筆端橫行似洑流沙地竦躍如臨苜蓿盤叱撥形

天選集

卷之三

十八

圖觀驤殿太僕園人誰不羨滾塵六馬寧王巧花  
驄玉面玄宗卷揮毫落紙風雲開畫龍自有真龍  
來天馬逢歸漢天子吉光上壽三千哉唐堯膺錄  
赤文翊景公數年求不得何如今日握圖看效質  
呈靈通萬國

一燈篇贈張廉水

有序

廉水張先生七十童顏業避事精心淨土自其  
高曾二祖爲御史爲憲副晚節皆祝髮爲僧余  
因有感于悟道秀才及無盡無垢兩居士之超

悟何張氏一燈千古不絕乎爲賦一燈篇

承相最解維摩說侍郎究竟相樹之從來住世堪  
出世世人逐逐胡爲爾 本朝兩公共一鉢並現  
宰官俱祝髮張家衣鉢一燈前廉水居士今人傑  
行年七十朱顏酡皎如月在玉樹柯不成丞相無  
佛論早著秀才悟道歌千金萬鍾輕一擲終身與  
人吾更得物外閒情太落落世上盛名徒藉藉野  
夫有子萬事足荆谿濯纓亦濯足隨順世緣終有  
癡青天一舉雙黃鵠

天選集

卷之三

九

題許翁遺像卷翁高士也世居白茫潭萬宗

伯作歌周公瑕書之而余題其後

白茫潭水接洮湖白雲萬片出其底臨流松竹許  
詢居八十二春弄雲水翛然黃髮古衣冠風流宜  
置丘壑裏何物丹青太逼真不識先生視其子學  
士舊題羅薛殘右軍新墨龍蛇起高陽世寶真三  
絕潭中光怪從此始

湯封君六十奉其節母王八十壽言

封君之子  
豐城令

何人有母衛共姜何人有子潘河陽封君置酒高

堂上蟠桃作花樂未央遙看天上青鳥來歛爾紫  
鳳俱徘徊銅官山頭駐鸞車指點東海釀流霞老  
萊伯瑜何足數月華掩映碧桃花

還少歌壽周翁八十 有序

歲辛卯長歌壽方泉周翁七十曰翁乎雖老還  
堪少今歲在辛丑翁年八十果然遂賦還少歌  
翁年七十垂欲老比年八十還復少知翁鶴髮無  
所營坐對煙波日日笑笠澤江寒大森茫翁也有  
子稱漁郎奮額垂釣得鱸鰻須臾羹熟草堂香鮮

羹佐酒真善養綠衣醉舞江田上笑一回兮少一

回桃花千樹浮新漲江中蕩漾月華明老瓦盆邊

賸有羹時復啜之解其醒仰看星斗浩從橫從此

童顏百餘歲君不見崑山周壽誼 壽誼生宋末歷  
元八國初年一

百十  
六歲

吳飲篇送朱郡侯晉臬副蒞川南

南風細雨木蘭堂江天新漲接瞿塘錦帆西指三  
千里使君倒聽吳飲長借問吳飲一何苦兒童父  
老俱攀慕心旌搖搖挂三峽似和猿聲啼不住遠

看劍閣在青天遙想峨眉起紅雲楚頭蜀尾一星  
垂疊鼓鳴笳莽雲樹使君卓犖超流俗一麾立造  
蒼生福共道韋公善治吳還推諸葛能安蜀行邊  
卉木正交加戰後瘡痍得咻噢蜀道易于履平地  
險要無虞仗節制錦江過雨澄空碧玉壘生風吐  
嵐翠使君聲烈不可當牙冠繡斧何輝煌吳儂借  
寇倖未得 聖明軫念東南方須臾開府重來日  
不問復覩周文襄

雜言

題林酒僊卷并效其體三首

癡兀兀忒了了蓮花深處頻伽鳥聽一聲醉倒何  
以故西天淨土有酒酤一錢十千壺

一九二九和尚莫喫酒菩薩慣喫酒喫酒不善薩

不見酒僊醉後吐出酒清鰕活衆和尚醉吐出酒

臭鰕不活

憶昔少年時酒過非小可我今向佛勤懺悔少時

酒過不是我

天遠樓集卷之三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四

五言律詩

新築成書懷三首 遊善權三首

孝懿莊皇后輓歌十首

追挽李處士

壬午冬至次良鄉飲楊方伯山莊

壬午冬仲臨城道中

李參軍赴選三首 挽李翁

送周太學之金陵 贈毛書記

庚寅二月六日夢中詠五言律一首詰旦

憶得渥洼明月一聯因足成之

送朱道人 送莫文學南還

紫雲館爲史尉賦

晚次安山別魏文學季朗二首

登石亭次沈太史君典韻

秘書吳漢源索詩送惠訓術南還因訊少

谿鶴洲諸君

題張明成閒雲館二首

送蔣比部之留都 思邊

奉和張叅岳阻雨湖上不克見訪之作

虎兒崖訪不二和尚三首

寧國道中 霧中曉行

叢山關 自績谿至休寧

新安道中懷汪光祿

九日齊雲巖二首 四十七瀨

新安江 登釣臺三首

赤巖

送湯令還任豐城二首

贈醫者錢君

送潘司理遷民部北上二首

贈王叟 胥井二首

榴屏 賦得日色臨僊掌

玉河新柳

劉肖雲七十

天遠樓集卷之四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五言律詩

新築成書懷三首

高樓何所有天遠夕陽多聊得焚香坐無勞載酒  
過銅官收晚翠玉露散煙蘿夜夜長橋月凭欄起  
嘯歌

其二

嘉樹飽霜霰青青滿洞庭楚臣空有頌坡老不成  
亭而我夢千古逢時耻獨醒谿流環小築猶集佐  
沉冥

其三

荆谿秋雨後來徃一扁舟不與時人侶真從造物  
遊逃名唯有醉種秫更無求乘月詠歸晚脩然天  
遠樓

遊善權三首

混沌開樓閣天然勝不磨雲騰移怪石泉噴折危  
柯伏翼晝飛慣石田秋穫多自非巨靈鑿其奈卜

居何

其二

紅樹滿天落青山洞壑長窮探羽人宅驟借燭龍  
光萬態縱橫出雙眸應接忙誰云如斗室無乃大  
茫茫

其三

雙屐谿山遍高秋入洞天風疎萬葉落雲上一花  
然初地難窮勝狂心最上禪酒酣題石滿真宰驟  
無權

孝懿莊皇后輓歌十首

有展臨朝徽音想二南從龍求故劍招鳳泣遺  
簪日月雙轡發風雲萬聖參瑤宮香散去紫霧鬱  
煙嵐

其二

倪天懷舊德配帝建新宮隧敞龍文合泉深御  
氣通即看慈蕙帳何似在椒風輓紉橋山路千官  
綈素同

其三

媧皇開世早煨石補璇霄詎意桑田變羽驚杞國  
謠輿圖歸嗣聖天壤隔前朝大造同茲數安從問  
壽夭

其四

祗云燕谷煖無奈夜漫漫一別黃金屋長封白玉  
棺山空秋月碧沙冷夕霜繁縱有鄒生律難吹萬  
古寒

其五

桂掖芳儀遠椒塗大禮成尊曾不逮養哀乃會兼

未幾樓集

卷之四

王

榮 帝寢靈衣耐仙靈保吹迎煮蒿闢 聖念風  
木不勝情

其六

仙遊何處所來去渺難期夢化雙龍合神從八駿  
馳星虹迷華渚風雨暗瑤池陟降陵原上唯應老  
鶴知

其七

紫宮推啓佑彤管著儀刑婉婉容如在沉冥夢不  
醒松楸含密恨蘋藻薦芳馨落日空山裏周廬擁

百靈

其八

寶婺輜精久今看近紫薇望雲開帳殿卜日啓泉  
扉穴有新封檢山藏舊賜衣慈靈來 帝側影翳  
見乘驪

其九

軒后遺弓日湘靈鼓瑟秋鼎成丹氣散曲罷彩雲  
收竹淚含愁迥龍髯抱慟幽古今無限恨悵望水  
東流

其十

堯門曾積慶禹穴此棲神扈蹕千官從迎鑾 萬  
乘親雲埋金翡翠霜臥石麒麟哀思渾難寫歌成  
薤露新

追挽李處士

谿流喬木在海色晝常開天外冥鴻杳雲端化鶴  
還芳名百歲後俠氣九河間誰道清芬遠都將玉  
樹攀

壬午冬至次良鄉飲楊方伯山莊

高閣枕山椒新陽景物饒人從南日至酒壓北風  
驕閭闔雲霄近蓬萊雪水消勝遊那可再明發紫  
宸朝

壬午冬仲臨城道中

之子辭蘭漿征人上畫輪歸來徒有夢別去更誰  
親心斷啼鳥夜竟驚落鴈晨空將萬行淚日日染  
風塵

李參軍赴選三首

記室今誰擅人稱何遜賢操鈴多智畧橫槊賦詩

天  
卷之四

篇城闕安居日君至偃武年儻從李廣利功可勒

燕然

其二

羽林諸拱衛天子萬年圖佐幕須才傑提兵守國  
都南陲清大海北地懾匈奴幸見承平日投戈按  
轡驅

其三

大樹稱馮異今來檜是峰雅歌占國器投筆覓侯  
封一箭三山定雙弧萬馬從古城如拓境千載慶

遭逢

挽李翁

九月霜華落千山水葉零青天流夜色應是少微  
星廢箸存雙劍傳家有一經隴西元貴冑簪履政  
充庭

送周太學之金陵

昔年叨講席易水是橋門遙憶留都勝風流異代  
論何人重顧曲眺古一開尊秋老秦淮月蒼蒼桂  
樹繁

天  
卷之四

贈毛書記

貴游憐共事萬里復同行古驛蟬聲急秋江月色  
清還將趨闕意兼慰倚閭情書記誰能似翩翩起  
令名

庚寅二月六日夢中咏五言律一首詰旦憶

得渥洼明月一聯因是成之

春色方駘蕩風雲入夢思渥洼雙種異明月二毛  
奇句豈虛心得機從大造窺誌公磨頂後還擬少  
陵詩

送朱道人

與爾片時坐如遊太古天焚香遣萬慮寒光淨諸  
緣歸棹秋來發丹囊肘後懸若言尋上乘更有藥  
珠篇

送莫文學南還

若問東南美君才似陸機來時楊柳綠去日菱荷  
稀豈薄家雞好還看江練飛臨軒儻有待徒倚遲

金微

紫雲館爲史尉賦

名山連玉洞流水是荆谿築館雲光紫凌風月色  
低冥鴻何渺渺芳草自萋萋豈必探靈策幽尋歷

會稽

晚次安山別魏文學李朗

關河延暝色逆旅復驪歌月上安山柳尊前斲水  
柯江聲添白雪鄉思落青蘿迢遞雲千里秋風一  
鴈過

其二

今夕復何夕對君良黯然片帆明欲發鄉淚若爲

滋彩筆傳金馬青萍拂錦韉君看任城月耿耿共  
誰圓

登石亭次沈太史君典韻

列席俯林丘開尊引曲流春陰衣上滿綠樹鏡中  
浮世事頗看奕鄉心一倚樓何時諧夙好常與白  
雲游

秘書吳漢源索詩送惠訓衎南還因訊少谿

鶴洲諸君

虛名非汝好聊爲奉公謀惠授陰陽訓術坐惜故人別能

添旅客愁芙蓉江上路屨盡雨中舟重憶芳樽宴

因君問舊游壬午秋少溪邀遊東汎過卷盡溪

題張明成閒雲館二首

高館凌空際雲栖盡日閒遠依鴻度冥靜引鶴飛  
還朝靄浮書幌春陰覆井闌有時霖雨作霑灑徧  
人寰

其二

別業臨江渚雲山四望遙焚香萬慮寂掃石片塵  
消疎樹懸孤月虛亭聽遠潮幽期同宿昔天路可

相邀

送蔣比部之留都

官曹仍漢署煙柳似隋隄沙鳥平蕪外山雲落照  
西秋光堪極目雅興欲忘蹄訟簡多清暇藤蘿自  
可躋

思邊

寶劍橐中鳴良人仗遠征芙蓉橫鴈塞風雨嘯龍  
城絕徼西風急高樓朔月明貞心對踈柳萬里玉  
關情

天鏡樓集

卷之四

本

奉和張參岳阻雨湖上不克見訪之作

賦擅靈光殿才高王粲樓淒風禪寺鴈寒雨竹堂  
秋悵望波花迥徘徊煙樹浮相思不相見芳草遍

汀洲

虎兒崖訪不二和尚三首

深公思遁跡結宇白雲端色界安禪久空門見性  
難上方輕綬冕半偈重旃檀始信前緣在相逢展  
舊歡

其二

茅屋懸巉石香臺隱葦門花寒猶自發鳥聚竟忘  
喧齊物知非馬觀心欲定猿直須窮寂滅尤勝武  
陵源

其三

飛錫遊何處南巖轉北阿春陰迷澗樹雨氣濕煙  
蘿絕頂行人少高松獨鶴過夜深傳梵語稽首奉  
多羅

寧國道中

木末翠微路肩輿盡裏行千山動寒色萬壑有秋  
聲紅樹臨谿墮蒼松裂石橫世途何擾擾聊此得  
浮生

天鏡樓集

卷之四

十

霧中曉行

四郊昏霧合晨發重躊躇碧澗應無恙青山故自  
如觀心同面壁隱豹或遊虛遠望不可見詩成欲  
細書

叢山關

勝境本常寂浮雲自不開青天臨壘嶂綠樹隱重  
關明鏡亂飛瀑屏風別有山應知從此去非復似

人間

自績谿至休寧

到此非塵世山川創改觀人家住丹壑溝洫瀉清  
清曳屐浮光冷更衣積翠寒晚投何處宿山閣白  
雲端

新安道中懷汪光祿

逢君廣渡渡八月聽濤聲豈若新安水淺深徹底  
汪倫送李白千載有餘情我愛嚴陵瀨乘舟將  
欲行

九日齊雲巖二首

九日登高處何人物外踪齊雲天半樹飛雨日邊  
峰洞壑探難盡煙霞踏幾重青霄雙屐齒千仞碧  
芙蓉

其二

岩堯玄帝宅峰嶸有天威倒影時驚蟄搏空忽訝  
飛燒香雲氣老張萬日光微指顧空濛裏歎巖開  
石扉

四十七瀨

九月九日發四十七瀨空清流緣偏仄白浪割鴻  
濛雲水入仙境丹青出化工布颿何不緩願借石  
尤風

新安江

翠屏夾明鏡瑩徹淺深同望去路疑斷行來勝不  
窮石苔澄水綠霜樹盪波紅屹立中流石將無古  
釣翁

登釣臺二首

四面皆絕壁桐江幾許深投竿釣秋水千尺有清  
音逐鹿暫時事冥鴻萬古心客星霄漢裏日月不  
相侵

其二

山宜客星隱水得聖人清郡古長留姓臺高不釣  
名處終爲遠志功亦被蒼生東漢崇聲教非關將  
相成

其三

振衣歷千仞秋老烈風吹長耳前朝貌高踪百代  
師題詩星象表酹酒混茫知松月桐江冷徘徊桂

席遲

赤瀨

赤瀨有倒影陸離磐石華雨深翻落日午爛朝霞騰霧虧青嶂流雲染白沙樓林咫尺是競勝不相遮

送湯令還任豐城二首

露冕及春芬由來撫字勤鳥啼半空霧花澹九江雲父老見飛鳥歡呼迎使君應知勸農暇草木倍欣欣

其二

問俗勤勞久朝天奏對遲重來公事簡但與白雲期蚕月三眠候田家二麥時滕王高閣上可以一題詩

贈醫者錢君

天半有秋水從來號上池飲茲不一掬視疾隔垣知隨俗醫名改吳儂父老慈大還能自悟柔氣似嬰兒

送潘司理遷民部北上二首

獲盜通逃甚幾今囹圄虛

時北郡多越獄

度支故作李壽

畫欲何如課稅非邦計閭閻是國儲可知李獻吉

曾上 孝宗書

其二

已丑驕陽後頻年大有年稻香交畝畝菜色自顛連尾閭大農積漏卮少府錢定談民瘼細流涕綺羅筵

贈王叟

厖眉栖隱處只在水雲中煙樹五湖綠春流百瀆

通志機對鷗鳥乘興狎漁翁有子霑微祿依然太古風

古風

胥井二首

彷彿聞雞犬山深有幾家藤蘿開一逕松檜老雙崖澗底泉聲細峰頭樹影斜幾時成小築坐對碧桃花

孤臣從間道遺跡在深山歲旱一泓水風清千古顏穿雲探洞壑掃石遠塵寰始悟若居好浮生日日閑

榴屏 開試

小院綺屏低  
朱花接玉堤  
障風香自度  
蔽暑影偏齊  
日爍采恩晃  
霞蒸錦繡迷  
琴書留夜照  
太乙恍然黎

賦得日色臨僊掌 閣試

寒霧春衢歛  
時光曉仗分  
金莖搖瑞日  
玉液泛僊雲  
縹緲蒼螭動  
參差赤羽熏  
中天黃道啓  
佳氣繞明君

玉河新柳 閣試

楊柳玉堤繁  
依依接禁城  
近分春水綠  
遙拂御煙輕  
夾岍絲陰合  
中流帶影橫  
誰移栽上苑  
遲日待啼鶯

劉肖雲七十

大隱只朝市  
依然被薜蘿  
故應稱國老  
曾不伐天和  
海上琪花發  
天南采霧多  
蟾宮君豈是  
訪我碧山阿

天遠樓集卷之四 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五

七言律詩

翰林雙白燕 閣試

翰林白燕雙翔內閣蓮花首發 上聞褒

書及輔臣恭述

內閣蓮花早發 閣試 廣寇平 閣試

廷試陪祀方丘恭述 館選第一

孟秋大享 閣試 朝天宮習儀遇雪 閣試

喜雨 閣試 春半 閣試

蓮花庵避暑 閣試 閣試暮春卽事

樓居晚霽 樓上望見天寧寺塔 春雨

初散館給假還泛舟金沙

昌平道中同諸友待楊君不至

清明日曉發昭陵至西山卽事

滕陽道中壬午仲冬七日北上

過淮陰墓二首 館課 冬至次日見朝

從 上步行天壇祈雨

山陵扈從 館課

壽宮 館課

中秋同館小集 呂園賞菊和韻

題楊太宰桃花嶺圖二首

題潘中丞讀書臺 題潘司馬芝林山舍

紀潘中丞治河得龍首之瑞

趙太史告天臺

朱司空萬司馬傳中丞宴余蓮花亭亭在

太白樓側

舟次任城魯藩惠詩及抱朴子賦此以謝

冬夜王戴二宮允招陳太史及余飲次韻

四首

和韓宗伯中秋侍二親乘月渡楊子赴留

都任次韻 送金水部樵荆

送陳玉叔守淮安二首

分得天平山送長洲張明府赴比部任

送張節推赴召 送王比部歸養

送韓太史使朝鮮 送蔣比部之南都

送喬內史南還 送沈太史君典南還

送田司訓棄官歸養乃郎侍讀又以冊封

侍

送孫修撰冊封周藩

送盛太史封蜀 送余太史使衡藩

送張侍讀明成予告

送習太史外謫

送文伯子下第南還 虎丘梅花樓故常侍處

送趙太史遷粵憲 送范太史予告

送蕭漢冲奉使秦藩

送鄒太史奉使岷藩

送季大承奉使韓藩

送薛僉憲之任建南

送張太史還南昌

送湯比部國衡之任南都

聞陳明府陪鄭民部遊張公善權諸勝余

以病不克俱悵然有作呈 君

送毘陵穆太守赴大名兵備

送魏貢士季明 送習太史謫泉州

送宜興彭司訓轉任清流

賦得蘇門山爲蔡博士壽

送朱太史還山陰 送馮明府之海陽

送周進士教授應天

送王鴻臚使淮陽

送同年唐儀部祭肅藩

送金明府還任蘭谿

送汪山人還楊州

送康山人扶朱職方櫬還金陵

送汪比部考績還留都兼呈胡侍御

送蔣比部考滿還南都兼訊錢儀部

送李總戎鎮宣府 送中都守備

送劉二守之任秋浦

送劉總戎 送郭藩幕之豫章

送吳司訓之任丘

送劉太史封藩便道壽若翁于楚

送劉太史封藩歸省若翁于任丘

送文明府之浦江

送吳明府之任會稽兼訊羅張二太史

送邵侍御按蘇 送彭司訓之揚州

送李太史謫外

送滇南黃憲幕朝正還

送楊太史封崇藩 送李太史封趙藩

送王太史封代藩 送葛太史封秦藩

雪中憶芙蓉山和沈君典二首

余有癩疾不能趨走妨生育百計治之不

愈辛巳立秋日夢謁孔陵有二姬自殿

中出傳夫子命攜熟茹食我時仰視天

上黑雲翳日忽發大風吹散轉爲祥雲

五色燦然旣覺芬馨在口光彩溢目詰

朝癩大潰更百醫所不能療者脫如振

落乃賦此志喜

司夏曹萬玉山房 簡鄭吏部

卜居陽羨訓萬宗伯和韻

邵太守以子貴封中丞

賦一枝窩贈王子齋

題史金吾紫雲館

為顧太僕題兩朝異數冊

贈劉進士作生壙 贈范太史二子

贈吳詹簿得第二子

贈陳醫士二首 寄顧錦衣

寄訊應天周學博 國學荅顧君見寄

贈南謝山人 載酒過陸山人一詠

樓 東史錦衣

贈王參軍 荅文上林

寄訊林太僕 為唐秘書贈烏程袁

天遠樓集

目錄

七

令 贈吳興翹郡丞

天尺樓為陳玉叔賦

壽盛大醫七十 壽董甘泉八十

壽崑山周年伯七十

壽沈兵部乃祖六十六歲

王太史使秦藩便道為太夫人七十壽

壽林叟七十

程戶曹之祖同堂兄弟八人皆壽

以書寄殷君賀姻家母壽

殷封君雙壽 顧太僕七十壽

鶴洲吳別駕六十 贈姚武陟

衛宣城四十 九華山人六十

曹提舉七十

題畫四首

五松圖 泉鶴圖

五湖圖 桃花洞圖

天遠樓集 目錄

七

天遠樓集卷之五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七言律詩

翰林雙白燕

禁林海燕自翩翩共帶祥雲素羽鮮色借玉堂春  
對語光含帝日影雙懸雪花舞處非梁苑釵首  
飛時勝漢年應是聖明登至理遂同儀鳳集堯  
天

翰林白燕雙翔內閣蓮花首發

上聞褒書

及輔臣恭述

綸閣蓮開先百卉玉堂燕入舞霓裳飛來靈囿難  
分色吹到宵宮始覺香宸藻雲霞皆作彩天書龍  
鳳總成章于今再覩明良會嘉華叨陪奉末光

內閣蓮花早發

僊閣岩堯俯碧漪芳蓮新吐冠羣芳芙蓉早摧金  
莖掌茵舊先分太華枝色傍宮雲紅綠香浮爐  
麝總逶迤聖恩偏向夢龍渥首遣陽和到鳳池  
廣冠平

五嶺韜戈氛沴消凱旋飛捷羽書飄鯨鯢  
濤湧鵬鶚排空皂纛遙泛海樓船平百粵舞堦  
戚格三苗從今莫草征南詔萬國雍熙頌帝壽

廷試陪祀

方丘恭述

館選第一

聖主虔齋在闕宮駕臨方澤報成功冕旒對越  
凝清穆環珮趨蹌秉肅離陰位肇開當赤序瘞埋  
符舉列黃琮應知后土居歆日海晏河清慰睿

孟秋大享

閣試

天遠樓集

卷之五

二

九天新露動淒涼大啓明堂享

列皇五服酌金

供祀典萬邦執玉助秋嘗湯孫穆穆馴劬雉舜樂  
蹒蹒儀鳳凰祖考來歆申景嘏駿恩優渥遍遐  
方

朝天宮習儀遇雪

閣試

三清寶殿習朝儀六出瑤花解應期絢逐爐煙蒼  
靄潤輕飄僊仗翠華移冠裳點點寒飛玉環珮珊  
珊光射墀天爲吾皇開慶節先頒瑞澤報隆禧  
喜雨

肅被齋宮徹樂縣忽看靈雨徧郊阡豈如東海明  
寃日殊勝桑林露禱年摧頽嘉禾連萬國汴流漕  
賦引諸泉抽毫謬忝詞臣後不數中興雲漢篇

春半

艷陽佳節屆中和九十韶華半已過柳蘸晴煙颺  
翠帶花含香霧襲輕羅黃鸝百轉遷新谷紫燕雙  
飛遶舊窩散帙焚香清晝永玉堂春色較偏多

蓮花庵避暑

招提樓閣鎖清涼二伏行車到上方松楊煙雲連

卷之五

主

主

寶座荷亭香雨瀉銀塘寒生講席波搖月紅墮僧  
塔葉滿牀頓覺煩襟超物外可能無夢到羲皇

閣試暮春卽事

上林春樹百花開二月韶光度帝臺長日漸聽薰  
奏起惠風應待舞雩回燕翻珠綴香入魚狎澄  
波躍藻來散帙焚香俗慮遠賦成何必長卿才

樓居晚霽

樓上望見  
大寧寺塔

伏枕空齋醉不醒一天風雨驟堪聽夕陽忽送西  
山紫爽氣遙連大漠青仙掌雲中開帝闕浮圖

樹杪出天寧却慚物外櫻簪冕浪說金門隱歲星

春雨

肅肅春霖遶建章天堦生意徧羣芳宮花輕灑紅  
綃透御柳斜沾金縷長霧歛西山分黛色波流太  
液散寒香九重德澤乘時溥欲報涓埃悵望洋  
初散館給假還泛舟金沙

西日橫江酒欲闌蒼茫海色盡雲山竹林亭外輕  
燒轉蘆荻洲邊古木閑曲有陽春驚下里人傳水  
怪破愁顏歲星方繫金門籍龍阜金沙未許還

卷之五

四

昌平道中同諸友待楊君不至

皇州三月雪紛紛携手茲辰喜霽氛樹有帝鶯求  
勝侶人同野鶴獨離羣半空山色浮蒼靄遠寺鐘  
聲下白雲明月已隨飛蓋至何妨馬首夕陽曛

清明日曉發昭陵至西山卽事

寢園展禮待晨雞石壁稜嶒馬首西百里松楸通  
御氣數家煙火隔清谿輕風曉度鶯聲遠寒霧晴  
開鴈影低無限鄉心轉惆悵不堪雲樹共姜迷

滕陽道中壬午仲冬七日北上

江東日暮轉蒼茫淮浦齊郊驛路長馬首看山思  
故國鑪頭有酒失他鄉寒光古堞雲千里暝色遙  
天鴈幾行報道一陽開玉燭計程此日待明光

過淮陰墓二首

仗鉞橫行漢祚開千秋遺跡有高臺雲埋寶劍成  
龍久露滴諸胥舞鶴來浪指河山爲帶礪忍看勳  
業付蒿萊請看豎子成名後若箇無雙國士才

其二

百尺荒丘接漢城淮陰昔日此談兵歸劉一片丹

心在拒蒯三分伯業輕執戟沈淪猶有恨解衣親  
信更無情可憐劉項俱塵土唯有王孫草自生

冬至次日見朝

五花磚上聽笙歌旭日瞳矓絳閣高風裊爐香開  
輦路日臨雉尾耀龍袍廬從舊道漸三入律轉新  
陽感二毛願獻甘泉慚未就虛瞻三筆在詞曹

從上步行天壇祈雨

天心仁愛屬乾封聖主徒行出九重共解玉珂  
煙列鸞誰因藻黼識飛龍宵衣對越辭仙仗肝食

勤勞撤上供雲漢自今饒雨露抽毫還擬頌時雍

山陵扈從

漢家陵寢在西山龍馭當年不可攀萬乘來祠紆  
鳳輦千官扈蹕儼鵷班晨鐘上食開丹殿夜月環  
營護紫關最是聖心遐慕地松蘿沾灑動天顏

壽宮

天護宸躬祚運逢早營玄岳近丹霄翠華再閱迎  
祥氣松檜重看起瑞飈萬馬從空千嶂合六龍停  
謁百靈朝橋山億載方韜履寧羨仙人王子喬

中秋同館小集

西風蕭瑟思泠然琴酒相攜洽綺筵秋色乍看今  
夕半月宮翻向此時圓帝城露下金河冷甲第花  
深玉署連欲賦廣寒誰健筆諸君藻思總翩翩

呂園賞菊和韻

臺端風裁比嚴霜翻有陽春和玉堂爲愛落英連  
榭覆不教亂蝶繞枝狂篇成誰擬瑤瑤報酒進應  
浮琥珀光若道歲寒猶特慘調羹寧謝麝梅香

題楊太宰桃花嶺圖二首

靈山佳氣疊晴空瀛海仙源曲徑通古洞雲封千  
嶂碧香流雨過一谿紅枝頭青鳥迎王母花外金  
鸞引上公作實于今三度熟九重春色媚東風

其二

由來蓬海是仙家又見蟠桃萬樹花霧濕曉枝紅  
作雨日含春色紫成霞人間千載垂秋實天上三  
台迥露華遙望峰頭連上苑只疑金母駐香車

題潘中丞讀書臺

毘山四望繞羣峰斗立高臺紫翠重天湧浮圖形

是筆地連蒼雪水成龍一題秋興難爲賦幾讀河  
渠可並蹤自饒兵樞留紫闕海雲長護碧芙蓉

題潘司馬芝林山舍

芳房曄曄帶春煙擢穎如林五色鮮自是商山調  
護日正逢玉樹燕詒年河陽花好寧勝此瓠子隄  
成已宴然盡道昌隆占瑞氣恩華長下九霄邊

紀潘中丞治河得龍首之瑞

淮流震蕩是龍宮蛻骨驚傳穴已空千載漢渠名  
共映萬方禹甸賦全通波平天地皆生色人覩河

梁總讓功若問轉漕軍國計頻輕蕭相在關中

趙太史告天臺

玉堂才子能思祖奏帝崇臺築自今警露雲中占  
好爵高山天上有知音芳名已見基同峻清節還  
將影共深閭闔高懸霄漢裏英靈來往盡蕭森

白樓側

習薰颺水上來荷亭宛在水中開星移台座三  
持節香達芳筵半入杯金爵自從明主賜酒樓遙

天莊樓集

卷之五

八

憶謫仙才明朝挂席河流急不盡青徐首重回  
舟次任城魯藩惠詩及抱朴子賦此以謝

河上初逢一鴈飛寄來書札帶雲歸無因折贈他  
鄉柳忽枉先投白玉微匣裏芙蓉雙劔在枕中鴻  
寶杖藜輝魯元好學今仍見臣節千秋奉紫微

冬夜王戴二宮允招陳太史及余飲次韻

夜光寧是暗中投共看今宵月似鈞北斗正當丹  
闕挂碧天無復片雲留陳蕃不下常懸榻安道翻  
登乘輿舟勝事韶華非易得相將杯酒未應休

其二

曼倩何須說陸沈  
昭臺寧暇問黃金  
露華夜半凝仙掌  
月色春前映客心  
直下蓬萊催桂酒  
調含山水奏瑤琴  
賡歌正遇昇平日  
猶有餘閒和越吟

其三

月色燈前催漏新  
歡歌未動馬蹄塵  
風光冷浥宮簷第  
錦袖香沾麴米春  
談劇故應低碣石  
醉來渾欲藉花茵  
從來白雪難爲和  
猶有吳歌子夜頻

其四

帝城寒入落繁霜  
促坐論心共此觴  
慷慨雄談非慕俠  
縱橫高詠未爲狂  
飛來明月留仙署  
到處彤雲捧未央  
意氣相期龍袞在  
翻將詞賦薄鄒陽

和韓宗伯中秋侍二親乘月渡楊子赴留都任次韻

千古澄江屬勝遊  
宮袍倒映月華浮  
禁林廿載追隨切  
宰席當年夢卜求  
帝遣台衡司大典  
人看砥柱在中流  
承歡朝夕君恩渥  
忠孝于今並可酬  
送金水部權荆

司空分署楚江頭  
使節飄然屬壯遊  
賈舶西來巴峽曉  
漁歌東落洞庭秋  
青霄梁棟多增勝  
白日閭閻一散愁  
況是登高能賦者  
江城時倚仲宣樓  
送陳玉叔守淮安二首

使君才望滿江東  
暫此分符控扼雄  
臥閣于今聞汲黯  
決曹自昔有干公  
千盤羽畎山陽合  
幾變桑田海曲通  
暫輟朝班勞外郡  
詔歸還侍未央宮

其二

余與陳玉叔同官大理寺評事

釋褐曾從棘寺遊  
相看逸韻已風流  
翱翔況集羣

鷄列出入常聞五鳳樓  
雙劍忽分天上路  
一麾倅向海邊州  
元龍豪氣誰堪竝  
不爲乘春擁七旒

分得天平山送長洲張明府赴北都任

高峰萬笏盡朝天  
似伴仙郎謁帝前  
山色曉來承雨露  
嵐光北去入雲煙  
才華已見張衡賦  
省署還同相府蓮  
三尺法爲天下共  
莫令東海獨無年

時余有在

送張節推赴召

鳳詔翩翩出未央  
漢家此日重循良  
吏才人已推

張敞詞藻君應似景陽畫省瞻依龍袞近丹霄披  
拂御爐香微臣自戀承明直相送江亭意渺茫

送王比部歸養

片玉崑山是邵詵布帆南去爲寧親恩沾此日陳  
情疏忠許他年報主身折坂回時稱孝子層冰開  
處得鮮鱗願言母壽如松茂怪爾秋官渾是春

送韓太史使朝鮮

迢迢玉節指東方海外遙瞻聖主光皇極再頒  
箕子國官儀喜見漢家章麒麟久識韓增重金橐

天  
送  
韓  
太  
史  
使  
朝  
鮮

卷之五

七

還輕陸賈裝爲語遠人休貢雉帝城白燕已踟躕

燕  
之  
端

送蔣比部之南都

留都佳氣鬱龍蔥官署依然北極同正有吏才堪  
棘下更兼雅望重江東深秋帝里花香遠向夜

天街月色空來往均勞名更著紫泥將降白雲中

送喬內史南還

蘭署鳴珂出紫微承恩休沐倍光輝命傳丹闕雙  
鸞下錦覆華亭駟馬歸麗藻遙聯三泖秀文旌高

傍九峰齊黃金臺畔重攜手回首雲間想陸機

送沈太史君典南還

鶯燕晴嬌禁苑春冥鴻何意出風塵到來天地傷  
多事歸去江湖尚有人色動彤廷起草日名成黃  
閣上書辰敬亭山色堪高枕不負蕭條報主身

送田司訓棄官歸養乃郎侍讀又以冊封侍

才高恍惚薄儒官況復思親雙鬢殘會有仙郎扶  
玉節便辭聖主下金鑾白華兼有皇華使湛露  
初分承露盤家住延平何日到雙龍離合劍光寒

天  
送  
孫  
修  
撰  
冊  
封  
周  
藩

卷之五

七

送孫修撰冊封周藩

天台賦就美興公名冠三千策士雄絳節遙臨河  
雒地朱華深蔽鄴臺宮金雕封冊宗盟重帶比黃  
河龍命隆更羨承歡多紫氣漫勞尹喜候關中

送盛太史封蜀

劍閣千盤棧道迴五丁曾鑿蜀山開分封漢使王  
程遠行出燕關驛路催玉署別時瞻博望金枝到  
日引鄒枚市中僮遇嚴夫子應識雙星萬里來  
送余太史使衡藩

封面朝捧出明光使者南行人楚湘明到折簡爲  
紉佩秋來隨鴈過衡陽雄風賦就人如宋白雪文  
成苑是梁莫以微行驚驛吏故園已識會稽章

送張侍讀明成予告

講幄同趨供奉班恩沾驛路獨南還天涯綠柳那  
堪折句裏黃花尚可攀行到九江看落月有何五  
主見廬山逢時莫戀鱸魚膾無數駝峰五鼎間

送習太史外謫

鑿坡十載共紬書海內相逢謂子虛謫去長沙誰

天遠樓集

卷之五

三

念爾朝回西掖獨愁予賜環詔有銜來鳳絨素人  
將寄得魚爲向鄴中諸子道天涯留滯有應徐

送文伯子下第南還

虎丘有梅花樓故嘗會文處

西風一夜到燕關游子思家匹馬還白壁憑誰投  
楚國黃金遲爾入天關不堪鴻鴈分前浦猶有梅  
花滿故山逢時不第何須歎爾祖居然侍從班

大父微仲太史

送趙太史遷粵憲

南海何須問夜光使君照乘出長楊臬臺亦是恩

波濤桂樹猶疑汗簡香庾嶺雲深梅信少前門秋  
早鴈行翔但留琴鶴清霜裏橐筆還來謁建章

送范太史予告

金華侍從日談經賜告翩翩驛騎迎甌裏魚生如  
漢吏匣中龍嘯是豐城代綸總是煙霞色載筆高  
懸日月名暫輟仙班勞夢卜九重方此待持衡

送蕭漢冲奉使秦藩

山河百二舊秦疆今日雲仍拜寵章詔下玉堂持  
漢節恩浮金冊到咸陽燃藜暫輟鑾坡草授簡應

未遠樓集

卷之五

四

傳免苑觴想見趨庭輝棟宇早瞻丹地捧垂裳

送鄒太史奉使岷藩

使節迢遙向楚城湘江秋水彩雲生桐圭億葉稱  
磐石朱邱千春供帝京宋玉自來能作賦鄒陽

誰復更知名看君萬里乘輶過不淺當年白雪情

送季大承奉使韓藩

名藩元是古平涼路出中華接大荒爲借金鑾周  
太史紹封玉葉漢諸王盟傳帶礪千秋事節擁風  
雲萬里光君自壯懷饒彩筆底須詞賦擬遊梁

送薛僉憲之任建南

白雲初別爲郎日飛雪長驅使者車驛路梅花千  
騎下師門絳帳廿年餘閩南海色看雄劔薊北春  
光滿素書霄漢祗今推轂在長楊何必待吹噓

送張太史還南昌

謁告南還寵命新知君不似宦遊人鶴來華表知  
千歲象渡恒河淨六塵秋水來時心不競落霞飛  
處性難馴滕王高閣留題在今日揮毫更有神

送湯比部國衡之任南都

桃花栽遍兩河陽謁帝銜恩出建章白雲署裏金  
陵月玄武湖頭盡省香諫疏尚傳當日草參藩猶  
護去時棠名家有子堪酬國直道升沉轉不妨

聞陳明府陪鄭民部遊張公善權諸勝余以

病不克俱悵然有作呈二君

子真谷口舊清暉陽羨山中問翠微猛虎遙看雙  
節避仙鳬高傍五雲飛題詩寧窺雲根薄醺酒空  
濛石燕肥獨慙多病仍中聖不作虎谿三笑歸  
送毘陵楊太守赴大名兵備

憶昨攀鱗紫闕前竭來雄郡賴旬宣移家下邑恩  
偏渥遷臬中州思更懸千里兵符安禹甸萬年王  
氣拱堯天醍醐況是家聲在日日東南望醴泉

送魏貢士季朗

悲歌激烈薊門秋易水寒雲重別愁世路看來無  
伯樂黃金散盡失驊騮阮公慟哭英雄淚劉季成  
名豎子流才大不須論一第幾人詞賦壓曹劉

送習太史謫泉州

與君一夕思徘徊話別其如曉漏催霜露九天恩

天遠樓集

卷之五

六

總渥關山萬里霧先開百年幾得論心友四海皆  
憐鑿齒才簿領不妨聊玩世紫雲隱者共銜杯  
紫雲山高士所隱紫雲覆之

送宜興彭司訓轉任清流

名儒漢氏說彭宣講授荆谿有歲年本是清流宜  
轉宦好持濁酒並稱賢豐山月落留丹竈玉洞雲  
歸捧石蓮陽羨浪云茶筍富閩中更有荔枝鮮

賦得蘇門山爲蔡博士壽

蘇門山色暮煙凝吏隱看山興可乘雲起清談思

阮籍月明長嘯憶孫登丹砂定已行時得石笋何妨醉後憑盛世風流非晉代可容蹤跡混羅藤

送朱太史還山陰

山陰勝槩勝山陽美爾青雲別鴈行詔許鄉園歸洗沐名從禁苑見文章黃庭書就鵞將換紫誥頒來鳳欲翔盡道永和修禊事蘭亭舊侶待流觴

送馮明府之海陽

千里炎風隔幾津送君折得柳條春相看杯酒難別却恐音書未可頻橘柚嶺中方錫貢明珠海

上正投人知君抗節還相許意以何妨載後輪

送周進士教授應天

大江秋色石城頭薄宦如君是壯遊六代才華荒草盡三山勝槩夕陽收絳帷還識康成在綠酒堪消阮籍愁莫道一官非得意人將鳳德識周侯

送王鴻臚使淮陽

當年汲孺薄淮陽此日王郎復結裝落月半銜旌旆色西風先度桂花香臚傳暫輟彤廷直使節爭看驛路光詩賦君家名海內歸來應羨滿奚囊

送同年唐儀部祭肅藩

唐勒由來著楚辭承家況復善毛詩金蘭契憶登庸日玉葉恩勞錫祭時恭捧綸章龍是彩遙將卹典桂爲卮聖慈不減陽和沃朔漠寧煩玉律吹

送金明府還任蘭谿

地分吳越片帆輕雲送仙鳬曉日明仁政自來稱茂宰高才今已薄專城蘭花盡是甘棠覆谿水還同惠澤傾知有芳名通聖主可煩祿命問唐生

送汪山人還揚州

兩愛秋風八月濤辭家却傍古城濠長楊猶是隋宮綠瓊華應看仙觀高張里一生能致產朱公三徙遂居陶新篇不惜還持贈白雪何人與共操

送康山人扶朱職方觀還金陵

越客移家入帝京翟公賓客爾多情殘燈視疾中宵暗廣柳扶歸千里輕死友于今誰范式殉身終古自侯嬴秋風慘淡金陵道灑淚永向絮酒傾

送汪比部考績還留都兼呈胡侍御

黃山白嶽並崔嵬南極人稱二妙才司是奕鳩成

續後路看驄馬按章來紅塵不入留都內紫氣長  
懸靈谷隈携手最宜明月夜清秋還上雨花臺

送蔣比部考滿還南都兼訊錢儀部

終山應識爾前生奏績尋還建業城司號白雲心  
自遠索如秋水夢還清忽投案牘明湖外漫採芙  
蓉磴路行借問烹茶功德水錢郎可借惠山名

送李總戎鎮宣府

寧遠伯之子

太行萬疊五雲中大將登壇節制雄寵自明光銜  
彩鳳威行沙漠控飛驄旌旗煜雪重關淨鼓角喧

聞遠徼空燕頤亂髮真將種穹碑重待勒奇功

送中都守備

赫赫才名虎士同承恩獨領節旄雄鎮京煙樹青  
天上沛邑關山紫氣中按劍明星思嘯雨銜杯落  
日想歌風千秋淮海朝宗遠鎮重長留結壘功

送劉二守之任秋浦

古城喜色動流光佐郡新行路未長數點飛花如  
送客一林鳴鳥似傳觴江南江北音塵濶秋去秋  
來草木黃秋浦還應有春色九華玉樹破蒼茫

送劉總戎

大將奇勛翊帝謨精忠持節塞雲孤烽煙遙避龍  
泉劒霄漢重分虎竹符五嶺長風喧鼓角百蠻落  
日擁師徒天南漲海澄清日名冠麒麟閣上圖

送郭藩幕之豫章

玉河春色憶池塘馬首鳴禽到豫章藩岳尚餘康  
樂草旌旄不散令公香匡廬插斗芙蓉秀彭蠡浮  
空青黛光仕路崇卑何足問他年頌德竝甘棠

大公江  
西大參

送吳司訓之任丘

尚書勲業樹先朝復始才華有鳳毛十二國風歸  
正論三千星珮屬清曹黎山過雨千重樹易水無  
風百尺濤莫道廣文官獨冷談經那得馬蹄勞

送劉太史封藩便道壽若翁于楚

帝寵賢王使節催薰風迢遞接蓬萊洛陽此日鸞  
章下夢澤清秋駟馬回花傍彩衣能戲舞鳩隨仙  
杖亦飛來君恩親壽欣遭遇千載重推鄴下才  
送劉太史封藩歸省若翁于任丘

劉楨詞賦滿河間手捧天書出漢關  
日旌旗明北海清風車馬過梁山  
遙輕結鞶當年士暫謝登瀛侍從班  
更喜趨庭還上壽千秋勝事在人寰

送文明府之浦江

新秋霽色浦江邊送別都門思黯然  
縣欲栽花成蜀地文如製錦憶當年  
吏人散後餘緇帙山鳥鳴和管絃  
盡道文翁能化蜀遂令東越似西川

送吳明府之任會稽兼訊羅張二太史

稽山勢翠龍從萬樹桃花繞縣紅  
鳬鳥關河千里遠樓集

卷之五

十一

里外燕臺春色一杯中鳴琴時喜衙齋靜  
薦草行看紫氣通爲語羅含張協道君王開閣待羣公

送邵侍御按蘇

時余抱在原之戚兼訊撫臺郭公

驄馬駸駸出鳳城當年金馬最知名  
江城花月迎麗帝里風煙攬轡清  
執灋盡傳于定國談經曾行魯諸生  
寄聲郭賀蘇臺上不盡鵲原百歲情

送彭司訓之揚州

思綿綿客帝城可堪又送故人行  
瑤琴不絕廣陵王女難窺絳帳遊  
子共三紀照觀濤八

月想枚生因君重憶瓊花月寂寞朱闌空復明

送李太史謫外

金門大隱已蹉跎此別臨岐意若何  
更頓春深梅似雪曲江夜靜月如波  
愁邊尺素逢人寄醉裏新詩好自歌  
莫道謫仙仍遠謫此方殊勝夜郎多

送滇南黃憲幕朝正還

黃豐城人

斗際迢迢紫氣來忽逢雄劍到燕臺  
豐城舊識芙蓉色南詔新傳歐冶材  
萬里朝天名馬出雙旌入幕吏人催  
碧雞山上花無數總向王褒賦裏開

卷之五

十一

送楊太史封崇藩

鄴中諸子說楊修奉使崇藩此壯遊  
漢室諸王盟白馬唐家詞館重瀛洲  
山靈所過皆清道河伯經行總避騶  
返旆趨朝須振策書藏石室待君紬

送李太史封趙藩

薰風持節到邯鄲立馬高峰斗際看  
龍種綿延三晉在金枝環拱萬年安  
分封暫借鑾坡色覽勝誰同杯酒驩  
當日春榆推第一頓輕趙壁夜光寒

送王太史封代藩

斗立常山入紫煙高皇自昔建親賢金鑾輟侍持  
丹節玉葉沾華拜九天僊樂風飄朱邸外鶯花春  
滿綠楊邊逢時不數登樓賦今日王郎勝仲宣

送葛太史封秦藩

御明光遣使臣詞垣憑軾入三秦  
歷覽河山藻愈新行處凌雲還作賦到時函  
自生春 聖朝磐石宗盟固億載長瞻九族親  
雪中憶芙蓉山和沈君典二首

初危峰一徑通淨因曾結禮真空天花忽應飛  
灰裏法雨逢看積素中冥鵠去時雲共杳毒龍潛  
處雪偏融遠公佳句還相憶清賞應知興不窮  
其二

南望龍池路亦通萬山雪霽眺晴空芙蓉半削青  
天外琴瑟長鳴碧澗中野鶴橫霄翻夕照雲芝帶  
雨解春融應知躡屐星辰表莫道巖境已窮

余有癩疾不能趨走妨生計治之不愈

辛巳立秋日夢謁孔陵有二姬自殿中出  
傳夫子命攜熟茄食我時仰視天上黑雲

翳日忽發大風吹散轉爲祥雲五色燦然  
既覺芬馨在口光采溢目詰朝癩大潰更  
百醫所不能療者脫如振落乃賦此志喜  
天風入夢露華清文殿傳餐感 聖情醫士試醫  
令患重病人拋病忽身輕 國恩未報堪奔走家  
慶方延免獨竿痛罷自今還似痛餘生寧許定長  
生

司夏曹萬玉山房

別墅離城路不遙萬竿脩竹映青霄詩成時有王  
猷到酒熟偏宜七子招三徑風來鳴玉磬一宵雨  
過洗瓊瑤谿山况是爭雄勝誰識紅塵處處飄

簡鄭吏部

漢皇下詔網賢才總入山公品藻來豈有連城遺  
楚國盡將奇駿上燕臺人間無地容頑石天上何  
星應郭隗悵望青雲千萬里魚龍波浪使人哀

卜居陽羨訓萬宗伯和韻

獨向青山結草廬何如西蜀子雲居芙蓉天半人  
稀到芳草春深徑不除竹裏茶煙驚老鶴橋邊花

影度輕車詩來有約如相對潦倒金樽酒不虛

### 邵太守以子貴封中丞

專城聲譽滿朝端五馬歸田雨露寬鳳詔近承天上寵虹光遙向斗間看稽山春色搖蒼珮鏡水寒光耀鐵冠應是召公餘慶在中丞節鉞正登壇

### 賦一枝窩贈王孚齋

愛爾高風似穎陽巖栖一室自徜徉人間豈羨金成谷天上從教玉是堂已信鳩鵬無小大堪憐蠻觸總蒼茫投林最是鷦能足看盡王孫春草芳

### 題史金吾紫雲館

層嶺蒼蒼倚碧天何人結屋紫雲邊龍歸洞口青蘿濕石襯苔衣白鹿眠五色遙瞻雙闕外數椽長對萬峰前多君忘却金吾貴一卷黃庭日晏然

### 爲顧太僕題兩朝異數冊

先朝恩渥諫垣中馳錫煌煌鳳詔封祗以批鱗辭帝闕又看攀翼輔宸躬綸章再下親加秩禮數偏承位轉崇自古直臣關社稷江湖起色眷方隆  
贈劉進士作生墳

荷鍾劉伶死亦安生前松柏一杯乾人間此日司空冢天上何年白玉棺祗恐形隨青竹蛻更將身作夢蕉看殤彭壽夭皆空幻何必雍門曲再彈

### 贈范太史二子

鳳皇飛到鳳皇山千里將雛出漢關花發連枝霄漢裏光聯雙劍斗牛間玉堂更有藍田種蘭樹偏依紫殿班爲想帝城春又至上林仙杏任爭攀

### 贈吳詹簿得第二子

家住荆谿早挂冠五湖深處湧垂竿謝庭嘉樹方

開玉鄭國名姬又夢蘭代起文章爭繼武客傳湯

餅數追歡銅官山上雙明月好向宮僚掌上看

### 贈陳醫士二首

自昔奇方出上真搗成靈液徧投人香生玉杵疑從月火煖金爐自有春氣王似常餐沆瀣病瘳兼許送麒麟由來名大能驚座到處知君姓是陳

### 其二

舊業相仍自豫章年來車轍滿他鄉銀刀巧斫肌中結金匱高懸肘後方七日已能知簡子五車應

獨受秦王若非仙技從瑤島安得神功奏玉堂

寄顧錦衣

昔年同在馬融門此日相思勞夢魂不是朝參持  
笏懶祗緣出入畏塵繁兵樞選將書三略勝地尋  
花酒一尊聞道錦衣泉石在可能還比辟疆園

寄訊應天周學博

傳經仍與著儒官曾是崑山片玉看桃李春深江  
郭曉粉榆秋老帝城寒逢人好換櫻桃帖自歎  
休憐苜蓿盤爲訊邇來周博士定應詞賦動江干

國學荅顧君見寄

江左才名重一時論交海內幾相知醉餘徐邈仍  
中聖歌罷長康可更癡挂笏西山思結侶橫經東  
序愧稱師梁間一片燕臺月流影疑君到壁池

贈南謝山人

翩翩挾策帝城遊南謝山人北謝流七貴總邀  
鸚鵡筆五侯爭解鸛鵲裘長髯風急垂詩草華髮  
霜殘傍酒樓同學何由能薦達燕臺歲月老驂駟  
載酒過陸山人一詠樓

高人無事卜居幽朝夕看山漸白頭不是千觴成  
落魄誰能一詠在高樓驚風鴻鴈寒聲落過雨茱  
萸香氣流膈盡梅花應更好可容斗酒重相求

東史錦衣

移家陽羨萬年人杜曲風流水榭新明月尋山何  
浩蕩白雲贈我太嶙峋張公芝草洞天紫玉女桃  
花潭水春憶昔同朝敦世講千秋松栢重爲隣

贈王參軍

雅宜山人之子

右軍當日讀書臺大令重登酒一杯換字尚餘鵝  
作陣吹笙常有鶴飛來上方宮殿鏡中落千頃芙  
蓉月裏開借問山陰多勝事何如秋老石湖隈

荅文上林

荆南八月鴈飛時秋水蒹葭露氣滋到處青山如  
舊約幾人白首寄新詩浮雲意盡漁樵穩名獄心  
長婚嫁遲借問歸來琪樹鶴高栖應勝上林枝

寄訊林太僕

華亭秋色近何如坐對蒹葭感索居玉露一天聞  
唳鶴尊羹千里膾鱸魚寧論盛世公卿業好著名

山太史書只恐謝安方捉鼻蒼生踪跡嘯歌餘

爲唐秘書贈烏程表令

漢東歌頌神明宰更向苕谿風土嘉百里終難容  
驥足滿城聊復種桃花峴山置酒襄陽似碧浪移  
舟震澤斜聞道表宏開美度每尋高士叩山家

贈吳興翹郡丞

滇南驅馬問江城萬里重來不爲名天日常飛行  
部雨苕谿真似使君清驕陽畎畝秋如掃落木潢  
池夜不驚不是漢廷多德意也應發粟便宜行

天章集

卷之六

七

天尺樓爲陳玉叔賦

迢遞層樓霄漢開振衣千仞氣雄哉天河宛向珠  
簾落斗緯疑從畫棟來月出幾淹庾亮興賦成誰  
似仲宣才章華漫自稱高峻豈有詩篇聚馬枚

壽盛太醫七十

江山花鳥任逍遙藥肆藏名不可招方朔市中攜  
好女秦娥樓上倚瓊簫種成桂萼盈天闕探得仙  
方出海潮儻遇偓佺偕爾去好將松實貽神堯

壽章甘泉八十

天將仙醴作甘泉洗耳臨流意渺然轅固方趨霄

漢日齊侯忽起渭濱年青山載酒常隨月芳逕看  
花幾泛舩奕葉雲達皆欲奮遂今遐壽比彭錢

壽崑山周年伯七十

玉產崑山獻楚王無人能識倚蒼茫種來難伯成  
雙壁價重連城是夜光七十仙籌添海屋上元華  
燭綴珠凰無論紫誥驚閭里會有蒲輪下渭陽

壽沈兵部乃祖六十六歲

御苑曾爲司草臣林泉初度歲華新三秋未候裁

一日六載前時已六旬吳地種今饒竹箭漢家早

晚自蒲輪蘭橈況是休文比更握戎樞奉紫宸

王太史使秦藩便道爲太夫人七十壽

西郊百二是金湯疏爵還沾同姓王漢室本爲疆  
幹計秦藩猶借從臣光九泥幸賴封函谷壽母仍  
看到洛陽更喜親同萊子歲宮袍況浥彩衣香

壽林叟七十

繫舟谿邊夜則以漁爲樂余諸  
生時放飲于其家不大醉不止

紅塵不到白雲谿七十風光對水西鏡裏菱荷初  
製服門前松菊舊成畦月明子夜漁歌起秋老空

江蓴菜齊苦向天涯耽薄宦幾時重與醉如泥

程戶曹之祖同堂兄弟八人皆壽

荀氏當年稱八龍君家此日又相逢種來荆樹春  
常好臥處姜衾夢亦從花發同斟惟竹葉雲開共  
眺有芙蓉由來和氣生嘉瑞宜爾孫枝 寵誥封

以書寄殷君賀姻家母壽

六十秋光頃刻過蘭闥清夜伴嫦娥猶存侍者黃  
金縷更憶夫君白玉珂花發湘妃貽翠羽月明織  
女渡銀河洪喬暫作書郵去持向芳筵和壽歌

殷封君雙壽

兩世恩綸荷兩朝雙飛鸞鳳和雙簫杜鵑七七花  
能舞茱菊三三秋更饒命服不妨玄鶴望翟冠應  
稱翠雲翹還聞弱水今清淺會看揚塵復湧潮

顧太僕七十壽公嘗使蜀

孤忠萬里度居庸再起東山九棘崇一日歸吳張  
翰似千秋喻蜀馬卿同青山常帶天書紫白露初  
浮壽酒紅光嶽降靈明月滿蓬萊元近廣寒宮

鶴洲吳別駕六十

知君到處總稱廉別駕三秦才更兼尚食大官躬

視鼎招商離市爾惟鹽情深將母還輕綬意在逃  
名每下簾爲喜陽生還歲甲十洲玄鶴正窺檐

贈姚武陟

早歲曾棲蘿薜間漢儒經術擅鄉閭講堂曾見三  
魚躍斗米歸來五柳閒物外煙雲容白髮案頭詩  
酒對青山誰云聖代難招隱叢桂花開待客攀

衛宣城四十

盛世登壇雙鬢玄貂冠鳴珥壯朝天轅門電斧

君王授幕府霓旌大將軍層閣麒麟青漢上初筵

玳瑁彩雲邊請看充國屯田日還似班生躍馬年

九華山人六十鬱林二守

問道僊人住九華沿谿隱隱泛胡麻鬱林載石年  
來事三徑攜觴雨後花鳳沼佳兒趨紫閣惠山清  
水試新茶循環甲子知無盡駸駸駕楊義白鹿車

曹提舉七十曾官漢蜀父百歲子九人

拂衣東去隱深山遙望煙霞杳霄間玉桂月如南  
詔好茅壇花似錦城殷鳳將九子桐陰合楓落三

江鴈影還百歲君家仍世有豈煩仙藥駐紅顏

沈少宰題畫四首

景色長如三月新  
僊家別是一重春  
枝成翠羽亭  
亭蓋露漚蒼龍片  
片鱗渥寵青宮稱  
是客崇銜銓  
宰錫爲綸人間值  
此真希邁封岱何  
勞數帝秦

右五松圖

靈泉百道落丹梯  
玄鶴飛來此地棲  
聲濺九臯流  
翠玉鳴和萬壑引  
天雞恩波到處思  
霖雨宮錦裁  
成對紫泥遙想承  
顏歡不極金莖沆  
瀣正堪攜

右泉鶴圖

三

右泉鶴圖

風帆一片挂丹霄  
飛閣俄看路不遙  
自是仙臺臨  
弱水况逢冰鑑出  
高標綵衣暫解經  
帷直枚卜方  
煩鼎鉉調  
聖主恩私深侍從  
五湖三島漫相招

右五湖圖

玉洞雙扉倚岫開  
石牀丹竈敞樓臺  
此中不減商  
山樂今日還宜謝  
客才饌入青芝輕  
百歲鳳銜紫  
詔下三台桃花萬  
樹均承寵知是天  
邊雨露栽

右桃花洞圖

送孟吳縣入覲

楚江澈澈有蘭苕  
飛向吳天雨露饒  
隨處關津皆  
權稅一方恩澤起  
歌謠馬頭雪色心  
俱淨天外鴻  
聲意更超露冕重  
來春水綠應知借  
寇徧漁樵

顧銀臺七十

明時勝會有耆英  
最少能持月旦衡  
耆英社皆八十最少  
九列銀臺春月皎  
十年青瑣曙霜橫  
歸來  
宴坐琴尊適別有  
名園松竹清世路  
浮雲何足問  
一從真訣得長生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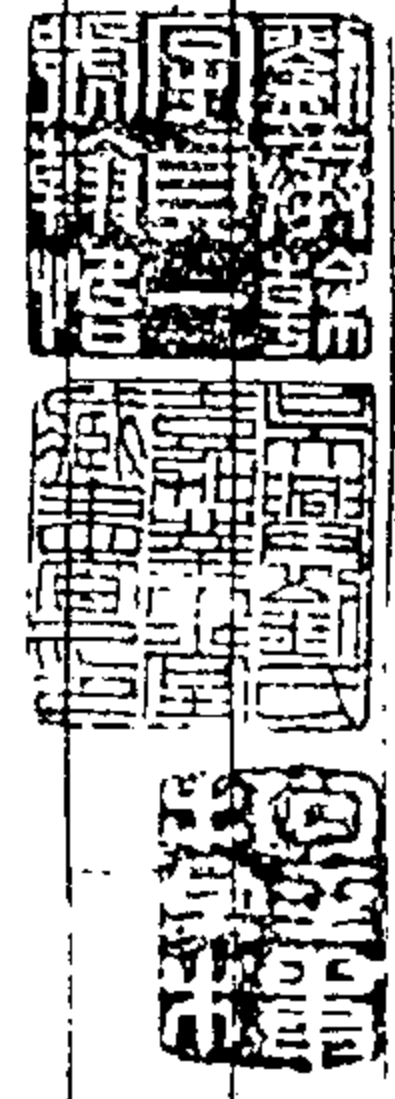
天遠樓集卷之五

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六

七言律詩



長洲吳文定公自 孝廟戊午手植朱藤  
于右銓有詩今踰九十餘載而余始以  
同里末學承乏焉花蔓駢空攀玩之餘  
勉爲嗣響得二首

東萊趙公構小軒于右廂之側時竹數竿  
環以花砌無何公轉左而余承右乏竹

已向榮有碧鮮玉潤之態爾雅云竹萌  
曰筍余日望之因題其軒曰萌玉云二  
首

出都門別知己四首

河間道中得同年三學士書時余有泰山  
之興云 登岱四首

山半憇石經峪觀珠簾

孔林

太白樓

濟上值潘尚書壽日

壽舅氏八十

送桑職方

卜墓

張生爲余卜地周山山如鳳翥有夢協之

志喜

史錦衣五十

曹舉人母戴宜人七十

送項華亭赴召

送無錫柴尹遷職方

張母九十暨長君伯起七十

又

壽魏季朗

送俞憲副備兵漳州

吳詹簿七十

吳中翰六十却贈二首

江明府過荆谿屬余山栖不成晤却贈

祠山廟

廣德道中訪管侍御

新安道中不得候許相公却寄

西湖

輓沈母題小像

爲吳節母題貞裕卷

題采真浪跡圖

朱狀元尊人太醫七十

題蔣戶部開勝閣 人日遊石亭觀梅

贈楊士實七十 題韓太賢存德小像

荆南十景

陽羨茶泉 畫谿花浪

銅峰疊翠 玉潭凝碧

蛟橋夜月 龍池夏雲

孝侯古祠 張公福地

泝練雪蓑 國山煙寺

詠徐烈婦墓上早梅

無錫趙尹考績 送李明府

贈徐少叅 葉給事六十

泊吳興欲候潘宮保時良不果却寄

謝劉侍御子威貽全集

楚頌亭 玉女潭避暑二首

川埠莊栽玉蘭卜子嗣消息着花甚盛

寄顧開府

寄韓長公兼爲徐聲遠致感

贈諸邑博尊人邑博

除夕 得子志喜

七十吳翁出故相徐文貞公八十時所貽  
綈袍衣我佛兒并出文貞所贈詩要予

嗣響

寄酬劉侍御子威二首

謝城中友入山二首

入乾元峴登仙人臺二首

秋山勝似春山好 吳太史七十四首

丙申書送吳秘書北上仍用辛卯韻

杭母輓詩

荅江長洲以詩題扇見贈余時在山中失

迂車騎 吳州倅五十

楊醫士六十 送路永州之郡

送曹憲使之貴州 徐州同七十

徐吏目七十

六十一誕日病中書懷

得吳中翰書却寄 蔣參議七十

徐州倅六十 題一真六子圖

韓母陸淑人八十 贈張賢

賀張相公晉少保誕次郎

贈邊太守最績

題陸運使兩朝八命冊

山中被論作 送趙開府

附秦令荅謝王開府

羅大理七十 送羅清浦赴召

送徐吉水赴召 送慈谿何令

礪山 趙少宰六十

天遊樓集 目錄

五

張君六十 送吳三舍人還朝

同年韓宗伯被召北上枉道過訪陽羨山

中贈別二首 送鄭民部還朝

清明日送路民部兼訊諸故人

送陳襄陵應召 送李參政

送張生歸建德兼訂來期

送俞僉事督學之楚

送陳侍御 送陸別駕攝守入覲

送秦明府 送李憲副入朝

送徐侍御還朝

天遊樓集 目錄

六

天遠樓集卷之六

吳郡徐顯卿公簡著

七言律詩

長洲吳文定公自 孝廟戊午手植朱藤于

右銓有詩今踰九十餘載而余始以同里  
末學承乏焉花蔓翳空攀玩之餘勉爲嗣  
響得二首

少宰含香侍 孝宗當年退食倍從容五朝遺跡

朱藤老千載高風紫蔓重春到讓榮官道柳歲寒

朱遠樓集

卷六

十

同秀禁庭松自憐才薄心如木寤寐明良似可從

其二

百花爭繁暗燕臺怎似名卿手自栽仲甫攀來思

補衣山公對此樂銜杯寧愁臘月風霜厲久荷

清朝雨露培忽憶東山春更好薔薇花滿白雲隈

東萊趙公構小軒于右廂之側時竹數竿環

以花砌無何公轉左而余承右乏竹已向

榮有碧鮮玉潤之態爾雅云竹萌曰筍余

日望之因題其軒曰萌玉云

銓居多暇對蒼苔鮮碧始始出省牆根自蓬萊仍  
得地榮分禁禦獨凌霜覆花清影窺麋鹿結實丹  
霄引鳳凰他日虞廷調律呂東南有美願成行

其二

天樞庭院綠陰團澹蕩春光玉幾竿幽抱白雲澄  
水鏡香含清露長琅玕和風飛響疑搖珮明珰侵  
帷恍夢蘭退食獨憐君子近夜深猶自凭闌干

出都門別知己

蕭草清漏夜如何鳴珮趨朝廿載過溫室春陰天

朱遠樓集

卷六

七

蕭蕭前門寒霧雨聲多直園自合陶元亮薏苡無

如馬伏波去國 君恩吾更得千秋萬卷碧山阿

其二

龍袞天成五色華侍臣無補忝恩加行辭霄漢空

懷主不爲秋風謾憶家草綠荆南堪載酒雨收陽

羨試烹茶舊時高枕青山色天半芙蓉幾度花

其三

風塵吾計遂抽簪黃鵠青天五嶽心孤影定知身  
世幻倦遊重怯歲華侵中途誤認元非馬同舍償

亡可是金稅駕春明猶恨晚白雲丘壑臥堪深

其四

故園一徑有高松宦業元希邴曼容廿載青霄依  
日月萬峰秋色老芙蓉山公長醉官仍達方朔全  
貧祿已濃聞說蓬萊滄海上側身東望擬相從

河間道中得同年三學士書時余有泰山之

興云

揮手都門各一天尺書傳自五雲邊亦知名嶽尋  
真日不似長安索米年乘興欲觀滄海外留題直

未遠樓集

卷之六

七

上泰山巔此行拾得金光艸羞說相如封禪篇

登岱四首

岱嶽紫迴輦路重高從帝座疊芙蓉振衣隔絕人  
間世采藥徘徊日觀峰練影千秋騰白馬濤聲萬  
壑嘯蒼龍欣逢聖主垂衣日不數云亭異代封

其二

飛傳青天禮碧霞金支縹緲翠旂斜琳宮深處忽  
啼鳥玉女來時自散花三觀罡風吹倒影二儀元  
氣濕匏瓜銀河在袖崑崙逼漢使何勞萬里槎

其三

夜半雞聲天外來六龍捧日上蓬萊赤光萬道衝  
波沸丹彩孤輪湧地迴巖壑倒翻金色界形神真  
在碧霞臺直排閭闔呼奇絕摩蕩心曾塵劫開

其四

高竚曾霄生羽翰遙聞天語落雲端丹梯壁立四  
千仞碧嶂旋迴十八盤出定山僧閒卓錫步虛仙  
客笑彈冠洞門幽閒靈機寂萬壑泠泠空翠寒

山半憩石經峪觀珍珠簾

未遠樓集

卷之六

四

憑虛直上巉巖尖衣裳縹緲雲霞沾海岳不磨石  
經峪罡風自捲珍珠簾芙蓉半天落寒翠樓桃滿  
地垂紅纖劃然長嘯振林谷身世朗亢超浮閭

孔林

麟猶束帛兆文昌馬鬣標封識素王喬木曾霑周  
雨露殘碑久泐漢風霜不生萬古真長夜旣沒終  
天有耿光昭代追崇墳典在九泉可作述虞唐

太白樓

醉倚高天太白樓凭欄塵世幾沉浮簾開岱色千

峰曉檻入河湟九曲秋星聚垣中狂客到風流濟  
上謫僊留長庚一自騎鯨去落月空梁弔舊遊

濟上值潘尚書壽日

履聲元傍翠雲裘裘繡登壇尚黑頭幕府晝閒東  
岱色皇圖春靜大河流日邊初結三千實濟上  
來朝十二侯太白高樓待明月一尊聊奉萬年酬

壽舅氏八十

四朝全盛泰階平坐想羲皇夢亦清斗酒共酣天  
上月百年何限渭陽情大椿樹杪秋星粲折桂橋

邊宅相成獻壽從今更八十年年撫弄白頭甥

送桑職方

荆谿春水贈朝天太白高樓岱日懸紹介一時誠

有合

雍野李君

風期千載遂無前籌邊自是公卿事專

閩從來將帥權不是僊郎能贊畫誰將勲烈繼忠

宣

滿四之役華容即兵部抗言置用六籍所活人省財無累大司馬項襄毅曰吾位是將坐之功

勝吾

卜墓

浮生已自解彭殤近卜青山故隴傍數世君蒿看

尺百年佳麗足徜徉嵐煙幾變風雲色石柱雙  
懸日月光引客僊逢仙子至詎教此外訪牛岡

張生爲余卜地周山山如鳳翥有夢協之志

喜

麒麟端合鳳皇山佳氣徘徊清夢間百戰祈連元  
是幻一杯天地有餘閒著書白髮甘微尚採藥紅  
顏悟大還莫道歲星霄漢裏可無僊洞在塵寰

史錦衣五十

接葉金緋侍紫宸如君文采照芳鄰景宗落筆驚

時彥李牧籌邊靜虜塵世閱百年今是半生從十

月境如春玉潭况有神仙地何必桃花源去問津

曹舉人母戴宜人七十

霞裳暉映繡羅襦州牧人傳夫壻姝文伯有親稱

戴已東征作賦似曹姑童顏豈藉金光草甲第還

誇合浦珠况是玉潭真跡近可煩海上訪仙姝

送項華亭赴召

劇邑真煩撫字心猶餘清暇日鳴琴雲間舊澤棠  
花茂天上新波禁掖深疏入東南疲盡起書從西

北鴈初吟故人已爲通家喜况是蒼生倚作霖

送無錫柴尹遷職方

幾年惠政及鄰封喜見除書下九重司馬于今爲  
要地邊疆自此息狼峰披圖王略山河廣攬勢胡  
奴部落從人對天顏陳上策萬方消甲事春農

張母九十暨長君伯起七十

中壘征南筆似椽母儀此日竟無前四朝熙洽人  
爲瑞九表康強髮尚玄玉樹盈堦秋更老黃花入  
句衆爭傳張翰句黃趨庭七十還堪少况有文章  
花如散金

是大人

又

世路升沈總一經紅顏避世有青萍承歡頓似老  
萊子舞勺曾題劔閣銘張孟陽十三歲題劔閣銘其兄弟凡三人自昔  
文章重三雋于今霄漢有雙星顯親誰得修名早  
封誥流光幾歲齡

壽魏季明

買田卜築蜀山阿君亦歸來共薜蘿坐策千秋凌  
渾噩臥遊五嶽歷嗟峨杜門誰道看山出謝客寧

容問字過莫謂故人希靚面相親意氣更如何

送俞憲副備兵漳州

早魁春榜似嚴君忝貳宗卿職藉分楚國當年衡  
衆上海邦今日領三軍橫金父子同時出持節功  
名異域聞爲語倭奴須竄伏中興儒將有希文

吳詹簿七十

居爲有素心人况復相親作比鄰別業栽花春  
浩蕩高樓邀月意清真非關文肅風流遠自是林  
泉景物新老欲避名那可得庭前玉樹已嶙峋

吳中翰六十却贈二律

鳳凰池上有陽春還挹

恩波釀酒新天半星華

隨劔珮漢中霞氣老松筠端陽又近人初度賜扇  
重開月一輪絕調雖云難屬和久因山色作比隣  
谿山過雨漢中幽五月泉聲石上流酒至渾疑蓬  
海外詩成不記鳳池頭綠陰魚鳥皆親狎白首家  
庭有勸酬宴罷登臨聞社鼓看花有客重相求

江明府過荆谿屬余山栖不成晤却贈

莫道栖遲嬾送迎曾占紫氣到孤城花從罨畫溪

頭發春自江海筆底生天上飛鳥翼更矯山中老  
鶴骨逾輕唯應磨石留題處明日賡歌蘿薜清

祠山廟

高帝留題天語雄祠山秋色敞玄宮降靈猶及洪  
荒世導水能成神禹功幾處埋藏登祀典千林松  
栢撼天風土人藉甚談威武首贊戎衣定域中

廣德道中訪管侍御

將從名嶽訪奇踪弭節逢君酒不空九月天高一  
鴈下孤城秋老萬山中逍遙逾覺天風穩行步難

天遠樓集

卷之六

九

爲世路工好共尋山騎款段鮑家何必五花驄

新安道中不得候許相公却寄

抗節東山此志伸幾年朝野憶經綸可知四序成  
功早曾是三朝啓沃頻聯騎請文紅雀避舍人爭  
席海鷗親獨慙乘興仍中返勝具從來讓許詢

西湖

午夜明湖秋色長蕩舟搖落水中央水從天目開  
秦鏡山帶錢塘競越妝和靖祠空雲晶晶蘇公堤  
遠月蒼蒼更憐岳墓隣千廟揮淚西風莫桂漿

輓沈母題小像

早歸華服謝雲軒七十荆簪髮尚玄誰信奩從游  
宦減却憐人比少君賢音徽恍在丹青外色笑還  
同戲彩前彤管豐碑恩寵在圖形詎數漢甘泉  
爲吳節母題貞裕卷

其子侍御孫比部

千載誰當嗣衛姜夫人堂上栢蒼蒼情懸宿草秋  
逾勁氣逼寒空夜獨長御史清霜留正色仙郎白  
雪有餘芳不因黃鵠歌聲苦怎得雲端下鳳凰

題米真浪跡圖

天遠樓集

卷之六

十

嶽嶺藤蘿舊是家米真浪跡徧天涯樓前起舞因  
黃鶴江上行吟爲碧霞駐世幾人逢秘訣觀空此  
日悟南華最憐大隱來朝市笑倚春風玉樹花

朱狀元尊人太醫七十

聖主宵衣圖治勞參苓保御最功高千秋承露仙  
人掌十月先春玉母桃絳節暫遊鳩鵲觀石渠忽  
有鳳凰毛杏花栽徧青門里輝映庭前宮錦袍

題蔣戶部開勝閣

有序

梁太守任昉釣臺在罨畫谿上東望震澤煙波

餘萬頃歲久臺廢風流翳如蔣君夙有奇尚早  
得稅駕尋其舊趾初高閣顏曰開勝千古再闢  
谿山若新何必減方干之卜宅富春哉桐廬陽  
羨並足不朽題詩其上屬余嗣響

畫谿頭震澤迴青天飛閣敞崔嵬不因蔣詡初  
開徑誰識任公舊釣臺勝槩白雲常自護新詩明  
月解相催門前山色驚麋鹿時有高人剝琢來

其二

太守風流跡已陳僊郎逸調復垂綸羣坐對藤

天遠樓集

卷之六

十一

花發絕癡時看鷗鳥馴日落遠山渾勝畫歲寒高  
閣獨藏春棹歌聲緩滄浪闊莫與秦人重問津

人日遊石亭觀梅

西石亭空曲水長千林殘雪映高岡酒邊都是青  
山路花底渾如白玉堂夜月迢迢關塞曲春風冉  
冉壽陽粧廣平何必誇能賦奈爾嚴寒獨有芳

其二

競寫宜春臘已除梅花爭發雪花餘山人驟折催  
行酒驛使雖逢不寄書流水出村香更遠白雲垂

地影全疎羽觴重與芳蘭約上巳山陰恐不如

贈楊士實七十

與君白首號相知太古羲皇共一時吾愛興酣逾  
縱酒君因癡絕漫題詩雲端孤嶼堪爲侶海上羣  
鷗更不疑好似錢鏐方七十可容胡耆狎嬰兒

題韓太醫存德小像

垂老僊人有少顏丹砂堪貯白雲間紅塵到處應  
難染青鬢閒來且未斑月出華陽思故苑花深碣  
石夢江關生憎女子知名姓避世長安詎可攀

天遠樓集

卷之六

三

荆南十景

陽羨茶泉

南山瀑布挂飛梁似爲春芽泛玉漿蟹眼烹來堪  
自醒羊腸繞徧正須嘗氣含林樾珠仍滴色射銀  
河斗共蒼莫訝陶家風味薄天花六出勝滄浪

畫谿花浪

山落泉聲接渺茫僊源堪置武陵旁谿緣嘉木清  
陰合花雜春濤水氣香映月只疑丹桂入點魚渾  
似錦鱗翔急流萬里元無住蜂蝶狂飛祗是忙

銅峰疊翠

當年鼓鑄有銅官萬古山名更不刊竹筍高標承  
露冷芙蓉斗立插空寒積來蒼翠雲分色幻出青  
藍鳳作翰應有至人棲遁在欲乘清夜禮仙壇

玉潭凝碧

仙人窈窕采雲裳遺跡空留潭水長沐罷晞陽春  
正曉濯來散髮水猶香盈盈色染蒲陶綠渺渺波  
澄荷芰芳豈必藍橋尋玉液人間元自有瓊漿

蛟橋夜月

谿上何年墮玉虹忽看明月湧蒼空接天波浪蛟  
餘窟映水光華桂是宮懷古恍如英烈在遊仙疑  
與廣寒通良宵不淺南樓興千載令人憶庾公

龍池夏雲

千年靈物此爲家不涸寧愁謫熱沙用汝作霖膚  
寸合乘時潤礎氣成霞騰空色奪天孫錦散彩光  
搖上苑花幸自長安元白日莫將浮翳漫興嗟

孝侯古祠

古廟蒼蒼百尺臺令人長憶不羣才投波一劍蛟

仍裂射石南山虎竟摧蕩寇不辭身殉國完名室

恨骨堆埃英雄有淚沾余袂移建千秋白日開

爲余樹緯模余  
移以樹侯祠前

張公福地

十年學道訪仙真此日仙壇幸卜鄰洞口猶疑丹  
有竈水邊仍許棹爲津垂垂石乳寒漿潤燁燁靈  
芝瑞靄新今古遊人題詠徧不知誰解出風塵

泝練雪簑

泝練谿頭凍半消夾谿蘆荻兩蕭蕭釣船誰處魚

還躍蓑笠衝寒雪正饒宛轉先春爲絮舞翩跹帶  
濕逐風飄羊裘共話當年事總入冥濛未可招

國山煙寺

祇林縹緲入雲煙葱蒨高峰落木前洞壑蒼苔封  
石戶野橋流水受山泉鐘聲出霧驚棲鳥雨色連  
空繞梵天欲問遠公禪講意不知何日得玄詮

詠徐烈婦墓上早梅

春寒花事怯繁霜到處探梅總未芳獨有泉臺藏  
口日能令黍谷占青陽銅官雪後香風冷玉笛聲

中春夜長寂寞如聞環珮響何人一爲奠椒漿

婦烈

爲徐文秀妻王氏事見邑志  
拙集五言古有徐烈婦詩

無錫趙尹考績

花深江邑有專城清獻家風藉甚名天半雙鳥堪  
自遠琴邊一鶴與同行山從露裏寒生色泉落松  
間夜有聲三載餘波到陽羨烹茶時挹使君清

送李明府

杜門曾接李侯談澤國春深草木酣猛虎羣然渡  
河北青山依舊滿荆南賜金恩澤千秋潤納壘功

未集

卷之六

七

名百姓謫願得神君重治鄴攀依無計緩征驂

贈徐少叅

曾樹甘棠兩浙陰歸來甲第敞雲林城東一水紫  
明鏡屋裏三山帶遠岑勝地每招仙鶴下名園未  
有世人尋幸共有常中聖譜寧論大藥是黃金

業給事六十

美髯如戟婉清揚諫草焚餘字字霜正氣尚橫青

瑣闥

先朝曾有葉文莊洞庭雲樹畫縹緲震澤

煙濤春淼茫休沐暫時還補衮應知壽域正垂裳

泊吳興欲候潘宮保時良不果却寄

濟上相逢挂席還重過茗雲聽潺湲也知李白樓  
頭月仍在謝公屐底山紫氣猶懸明主夢白雲  
能護老臣閒何當載酒隨麋鹿試與樵人一叩關  
謝劉侍御子威貽全集

著書隻字盡風霜生及先朝侍肅皇窮探二酉

青藜短檠擊千秋白筆強名下英雄故有幾身前

事業竟無當自今陽羨山深處紫氣夜干牛斗長

楚頌亭

未集

卷之六

七

手栽橘樹何青青樹杪初成楚頌亭避俗常中徐  
邈聖逢時不效屈原醒看山身是五湖長疊石秋  
高兩洞庭時剖橘中仙對奕局邊樵子爛柯停

玉女潭避暑二首

倦游無柰歲華侵稅駕歸山始稱心脩竹萬竿無  
暑氣高樓六月有清音笙簧隔水張公宴環珮鳴  
風玉女臨坐臥北牕塵不到羲皇白晝解相尋

其二

玉女祠邊石徑斜雨過新綠長桑麻會心到處都

非境有酒携來卽是家虎窟草深窺落日仙岷花  
發亂殘霞山僧不解無生語汲得清泉瀹穀茶

川埠莊栽玉蘭卜子嗣消息着花甚盛

手種庭階玉樹嘉春來爛熳着繁花已知琴酒足  
三徑爲卜兒孫受五車露裏輕紅垂結實雨中嫩  
綠倍舒芽銀魚金馬總閑事酒熟荆南似紫霞

寄顧開府

陽羨山中洞壑深秋風遙憶廣陵琴青雲意盡聊  
存我白首神交有斷金按劍星文沙漠淨揚旌霜

氣鴈鴻流長城萬里漁樵隱除目看來長道心

寄韓長公兼爲徐聲遠致感

巖居垂老漢宮顏怎遇仙人悟九還饒君懶度人  
間世採藥還過陽羨山徐勣燦綠髮病韓康無  
計得身閒吳門萬樹杏花爛我欲乘春載酒攀

贈諸邑博尊人邑博

同年論德合蒲輪籍甚儒林老更真千古垂湮還  
嗣續五經如綫重紛綸亢宗寧復青檀舊謁帝將  
微黃紙新借問西京諸掌故誰家接武得麒麟

除夕

今年除夕歲華新病起何妨中聖頻買得名山無  
長物著成中論有閒身孤城爆竹寧催臘半月看  
梅已是春一醉一醒何所冀人間天上石麒麟

得子志喜

買田陽羨更何之名嶽秋高有紫芝此外尋常詎  
關我年垂六十始生兒向平婚嫁幾時畢陶令登  
臨已是遲天意當存子文後客來談笑共銜卮

七十吳翁出故相徐文貞公八十時所貽綈

袍表我佛兒并出文貞所贈詩要予嗣響

世宗皇帝有元臣八十東山社稷才天下尚霑霖  
雨澤田間賸得太平人綈袍臘月生春煖詩句華  
亭喚鶴新轉用相貽何以報將呼穉子酌清醇

寄酬劉侍御子威二首

借問烏臺歸杜門如何霜色滿乾坤文章非自人  
間得神化難從天下論五嶽有無藏素業千秋待  
失畏微言却慚學士焚魚後潦倒荆園酒一尊

其二

五載懷人命駕難荆谿空自採幽蘭篇章時採商  
周物顏色遙瞻象緯寒秋老名山開洞壑霜橫震  
澤淨波瀾願隨雙屐探林屋勝有深藏玉葉完

謝城中友入山二首

城居無事數相從命駕仍探野外踪共愛青山對  
紅友况兼白雪映黃封總于玉女泉聲釀醉倒銅  
官樹色重雪淨春生有蘭蕙還期紉佩日從容

其二

雪中乘興不回舟不似山陰王子猷正值朔風春

尚懶欣聞空谷鳥相求千秋仲蔚無多友十日平  
原可自由共探梅花幾枝發霜畦蘿徑勝揚州

入乾元峽登仙人臺二首

幾回滄海與桑田千仞雙崖斷不遷仙人何年煮  
白石高臺自古摩青天微雲縹緲數峰外明月蒼  
茫萬樹巔安得尚平婚嫁畢結廬于此學參禪

其二

曲徑縈迴蘿薛幽仙臺絕壁古丹丘鄰翁扶杖穿  
雲磴猛虎忘機學海鷗經歲草深人跡斷清宵天

迴月華流超然別有乾坤在豈必乘楂問十洲

秋山勝似春山好

春山無處不繁華豈若秋深隔世譁忽聽鍾鳴投  
白社每逢木落見黃花浮雲飛盡數峰出樵客歸  
來一徑斜比屋雞豚散紅樹日高中酒是陶家

吳太史七十四首

黑髮歸來三十年玉堂誰不羨神僊非關倦鳥投  
歸翼自是冥鴻愛遠天黃閣尚曾趨講席紫宸無  
夢繞爐煙文章已足垂千載卻笑楊雄浪草玄

丹山雛鳳仰朝暉霄漢紛紛接翼飛玉署入班天  
上有金昆踵武世間稀東牀更喜乘龍起華表今  
看駕鶴歸七十紅顏占道氣蓬萊從此振蘿衣

早學龐公不入城萬峰高處一筇輕龍池霖雨藏  
經濟石屑波濤待和羹嶺上草廬時抱膝池邊花  
竹每攜梓白雲到處山中有何用塵埃滓太清

甌峰秀出洞潭間別業相望日閉關忽聽高岡鷺  
鳳嘯時將豐草鹿麋還冲然卻味如蓮社每爾尋  
真入遠山不獨吾師稱弟子寒余何幸亦追攀

余座主余文  
敏公座主

丙申再送吳秘書北上仍用辛卯韻

往事蒼茫難具陳  
河橋相送可重論  
雙龍詔下

驚揮翰五鳳朝回識  
從臣滿路桂香浮  
酒綠映階

蘭樹擢枝新同秘書子太學將入試  
應知薇省彤雲近  
還憶

荆南萬里人

杭母挽詩

良人空憶涉淮年  
歸櫬蕭條泣杜鵑  
半世殘燈鴛被冷  
暮齡環堵鳳幃捐  
長徂不待春花落  
所幸猶

看玉樹庭蘭有蓼莪  
哀詠在何人  
開卷不潸然

荅江長洲以詩題扇見贈  
余時在山中失迓

車騎

涼秋九月落花餘  
洞口尋真得草廬  
欲與善權談道訣  
不知僊令到城居  
新詩可並江淹賦  
統扇還疑子敬書  
正喜吳門多雨露  
又看徵命到公車

吳州倅五十

河陽花似洛陽花  
三楚曾爲帝子家  
兩地宦游今半刺  
百年日景未西斜  
芝蘭初發湘中色  
山水

時乘博望植共覓仙人棲勝地  
不知君已善登霞

楊醫士六十

九月菊花開滿籬  
花前稱壽酒盈卮  
報從黃雀環初得  
玄許童烏質更奇  
家世舊傳多宦跡  
衣冠今見有風儀  
無言甲子須臾更徧還  
借僊人白鹿騎

送路永州之郡

洞庭浩蕩接穹蒼  
雄勝由來擅楚鄉  
自是朱轡五馬貴  
應知黑質異蛇藏  
才稱卓冠名逾起  
地借量移化益昌  
報政曾看書上考  
漢家鼎足待賢良

送曹憲使之貴州

西南萬里入黔中  
臬府乘軒氣勢雄  
貴竹月明千嶺合  
石門春到百花紅  
清時遠徵咸投欸  
憲節殊方總嚮風  
蘭桂于今看更發  
家聲應不愧司空

徐州同七十

一谿喬木綠陰繁  
谿外青山政遶門  
自是公侯當復始  
可知文靖有曾孫  
三年佐理名猶藉  
七袞初筵望甚尊  
獻歲青陽搖綠酒  
年年長醉杏花村

徐吏目七十

陽羨青山看太湖羨君行樂采芙蓉漁歌初起放  
船遠仙佩欲鳴入境殊盤裏盛珍多鹿腊床頭遺  
笏是魚鱗還容同姓風流長闌入詩壇酒百壺

六十一誕日中書懷

去年六十朱顏脫今歲生辰只臥病畢娶幾時如  
向子說經未敢忘雅摩薛羅無暑山中好荷芰新  
秋江上多定擬霍然誇勝具振衣千仞一高歌

得吳中翰書却寄

抱病青春涉早秋一書來自鳳池頭山花猶想羣

天遊樓集

卷之六

七

公醉水榭重看片月流帝所驟回簡子夢畫圖誰  
效少文遊廟廊丘壑無須論已悟人生身世浮

蔣參議七十

藉甚清朝社稷才廿年踪跡白雲隈時追李杜千  
秋得祗爲羊求三徑開池館驟擎山氣爽芙蓉欲  
送雨聲來初筵六月涼風裏似有鳳皇拂酒杯

徐州倅六十

除書親捧出明光六月城東煙樹蒼花裏開樽無  
暑氣臺端遺笏有清霜顧瞻紫氣翔雙鳳黃鸝青

山到五羊借問曷稱名父子鬱林片石是行裝

題一真六逸圖

坐聞歌嘯有清音高士奇踪物外心長夏詎須河  
朔飲涼風寔有廣陵琴杖頭明月開蓮社杯底青  
天遠竹林闌入會應成九老翛然共隱白雲深

韓母陸淑人八十

耆英真率事猶新歸隱青山垂十春絕勝古來同  
社老並承大耋太夫人千年桃實花仍發六月芙  
蓉藕更珍獨羨含飴弄孫早曾玄森立應星辰

天遊樓集

卷之六

七

贈張醫

經年伏枕讀玄詮一日逢君芝艸翩可是仙人來  
度世從來張姓本連天華陽洞裏曾餐石陽羨山  
中欲買田俟我乘春載名酒坐看萬樹杏花然

賀張相公晉少保誕次郎

天語親除晉上公朝回弧矢又生雄雙星初動天  
雲表三秀還叢雨露中海內于今歌相業江西自  
昔有宗風宰官重現張天覺聖代方崇世執功  
贈邊太守最績

太守名高佐郡時  
土人方擬樹穹碑  
重提千騎何來暮  
新政三年慰去思  
馮翊可無京兆轍  
木蘭空想白公帷

余佐銓曾薦公補蘇郡守

買田陽羨元非偶  
種橘山中雨露滋

### 題陸運使兩朝八命冊

入洛才名壓太康  
兩朝敕歷兩惟良  
王言自古聞三錫  
雲錦于今勝七襄  
已作鹽齏和鼎實  
還期霖雨佐巖廊  
聞說高樓連海氣  
芙蓉九朶夜輝煌

### 山中被論作

幽栖十載在深山  
帝島浮雲心共閒  
詩酒長應游物外  
姓名無復到人間  
已知今我神仙氣  
不記前身侍從班  
何事青蠅窺白壁  
冥鴻寧與世相關

### 送趙開府

口碑藉甚到田間  
五載清塵尚未攀  
廣廈會須梁棟用  
除書特召衮衣還  
萬方憔悴思霖雨  
二事委蛇想聖顏  
碩德定承魚水契  
觚稜明月復聲閒

### 附秦令荅寄王開府

霜空一鴈伴雙鳬  
曾寄相思到五湖  
借問講亭名

楚頌何如著論擬  
潛夫天清嵩嶽三  
花落春暮黃河九  
曲迂豈若中丞新  
別墅絕勝海上有  
方壺

### 羅大理七十

漢代元推廷尉平  
聖朝大理是名卿  
敕歷四方無長物  
歸來一橐有餘清  
白石在山蘿  
薛老黃金橫  
帶荔枝輕鳳凰  
已便煙霞性  
還有鷄雛滿帝城

### 送羅清浦赴召

鳳皇飛集大江濤  
試宰孤城德化深  
鶴唳華亭隨

舉烏龍吟澤國亂  
鳴琴九重側席間  
閭計六月驕陽稼  
穡心到日朝端多  
慷慨所期吾不媿  
知音

### 送徐吉水赴召

先任浮梁調繁

河陽花樹試移栽  
驥足終非百里才  
散牘青山五老逼  
挂帆秋水九江來  
浮雲不盡庾公賦  
白日空懸郭隗臺  
此去羣寮驚避道  
朝天封事漏聲催

### 送慈谿何令

彈琴聲滿淞江潮  
茂宰功成飛舄遙  
慷慨一官能自許  
撫循五載更誰超  
已知國計隨時拙  
莫謂民

愁聽雨消今夕拜官朝上疏定將直節抗中朝

### 礪山

爲訪幽棲叩石門萬山深處白雲村地偏逾覺松  
篁靜日出微聞雞犬喧物外唯應傾竹葉人間那  
更有桃源何當卜築乾元峴太古衣冠與晤言

### 趙少宰六十

成季重生翊聖朝叩閣直氣薄青霄風波閱盡  
神逾王琴鶴歸來理自超六月大鵬聊偃息一枝  
戶鷁並逍遙相期載酒滄江上幾度桑田湧大潮

### 張君六十

笑擲千金豈爲名一朝藉甚有餘情衣冠高視人  
間世風俗都從月且評驟守庚申除白髮每逢甲  
子茹黃精詎論南斗長生籍坐煢名香道自成

### 送吳三舍人還朝

國風十二具堪陳誰竝延陵季子論吳下風流似  
爾祖朝端供奉冠諸臣兔毫曾染天香渥鳳沼重  
霑露氣新日近君王真大隱金莖月落見僊人

同年韓宗伯被召北上枉道過訪陽羨山中

### 贈別二首

揚旌疊鼓肅宵征暫緩王程問友生花落寒潭留  
解珮風生空谷和啼鶯不因多病尋山遠那見相  
思命駕情京洛故人如見問洞天秋老薜蘿清

### 其二

含香廿載共鑾坡雙闕天高一鴈過司馬從來倦  
遊早劉君勝我自知多仙人掌上攀星斗太液池  
頭折芡荷此去日承清雨露滄浪吾愛濯纓歌

### 送鄭民部還朝

君之尊人  
大司馬

持節東南萬井荒臨岐山色滿行裝僊郎接武尚  
書履列宿朝元北斗傍關塞三秋烽火接江湖六  
月桔槔忙帝圖長輦資兵食總賴君家獻廟堂

### 清明日送路民部兼訊諸故人

此日河橋春露溥垂楊折贈指長干仙郎起草關  
民瘼菜色扶藜夾道看鍾阜一天落日紫高臺千  
古雨花寒故人若問歸來客陽羨山深卜築安

### 送陳襄陵應召

茂宰行春雨露中太行山色大河東忽驚天上飛

鳬遠預識朝端步馬工西北烽煙何日靖東南  
軸萬家空到日紆籌天下計不妨宵叩建章宮

送李參政

君分校禮闈狀元探花皆出其門

藩岳中州擁傳過名高青瑣憶鳴珂薦賢仍補周  
王袞統衆初興召伯歌二室風雲開翠壁九龍煙  
樹抱黃河行承天上金泥詔朝署諸生視草多

送張生歸建德兼訂來期

青鳥先生側注冠扁舟隨處採琅玕到來恰有張  
公洞歸去重尋巖子灘釣石常懸青漢土客星莫

天遠樓集

卷之六

五

戀白雲端遲君指點煙霞路無賴劉伶荷鍾看

送俞僉事督學之楚

僊人騎鶴楚雲端且避僊郎耀豸冠麥上瑤花天  
半落漢陽煙樹雨中寒更誰才子誇鸚鵡賸有芳  
洲長蕙蘭絳帳風清多暇日庾樓明月好憑欄

送陳侍御

白筆分光到薜蘿山居疎嬾去思多霜橫按部銷  
金甲氣壓趨朝振玉珂霄漢幾回傳疏草東南何  
限冀恩波蒼蒼一片鬱林石明日鐫碑定不磨

送陸別駕攝守入覲

僊郎才大宦情疎別駕功名題柱餘曾攝五湖陽  
羨長更誰千騎上頭居還朝薊北霜逾勁籌國江  
南柳欲舒何限攀轅爭借寇其如天語有親除

送秦明府

彈琴春雨到孤城驟見荆谿秋水清曾未期年民  
大悅詎須三載政初成蕭榮獨軫芳蘭念莠盛深  
惟禾稼情一片銅官山色好朝天攜去橐逾輕

送李憲副入朝

爐香縹緲殿中間誰似曩時供奉班一疏風霜餘  
白筆十年踪跡戀青山生當盛世身難隱閱盡浮  
雲意自閒別後天高流紫氣知君擁傳出燕關

送徐侍御還朝

九載我我解豸冠重攜霜筆入臺端徘徊列柏明  
星爛驚起羣鳥清夜聞赤羽縱橫屯戍老蒼生顚  
顚餉師難圖維社稷須公等我亦江湖穩釣竿

天遠樓集卷之六

甲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七

五言排律

題贈鄭封君手卷

郭光祿八十四壽章四十韻

李侍御請告還任城贈別四十韻

登金焦憶黃美中

壽國博少湖王先生八十

挽馬少保相公

天遠樓集

目錄

十

送蘆奉泉任宿州庾臺

送邵侍御歸

壽周公瑕八十二韻

壽顧寅齋夫婦

壽吳君

送蔣使君之建昌

憶舊寄丁侍御

周博士八十

皇上禱雨南郊步行往還恭述

康節四不出

閣試

海水知天寒

閣試

陪祀 帝社稷有述

賜扇

閣試

七言排律

慈寧宮成恭述

送朱師司訓華亭

張洪陽母壽詩

乙未中秋 誥封宜人俞母壽八十前此

夏之季月其子憲副公六十并祝

天遠樓集

目錄

二

天遠樓集卷之七

五言排律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題贈鄭封君手卷

昭代旌遺逸名邦藉楷模幽棲從夙好雅道屬前  
驅白雪歌誰和黃琮韞不沽龐公裏野樂陳寔穎  
川娛岳峙名家秀星懸處士弘冲融軒玉醴澄澈  
陰氷壺樹德無遺行貽謀有令圖撫孤誠慰叔恤  
寡恪承姑讓畔仁風變還金義範孚捐囊人復子

天遠樓集

卷之七

援溺婦全夫後已人無對先公賦不逋人倫標大  
雅月旦首鴻儒有種皆蘭蕙無翔不鳳雛餘光流  
俎豆遺澤照荆湖跡自生前晦名誰死後誣精靈  
山斗在血食聖賢俱軒冕同時者應慚永夜徂

郭光祿八十四壽章四十韻

宿修居士業偶現宰官身嘉靖垂衣季精忠佐  
主辰神羊元善觸驄馬莫能馴西北防秋急東南  
竭賦貧矢心當白日抗疏薄高旻著論非非有摘  
詞過過秦幻踪甘放逐直道豈沉淪意氣批鱗舊

天遠樓集

卷之七

聲華題柱新九重憂戰伐入事展經綸觸日烽煙  
接輕身鋒鏑隣請纓思報國仗劍不辭屯越甸旌  
旗布吳天壁壘岫指揮增氣象顧盼倍精神將令  
風雷迅軍容虎豹蹲萬金酬奮勇三尺斬逡巡艸  
檄才偏捷臨戎膽益噴鯨鯢都遁迹島嶼不揚塵  
名播扶桑外威宣海若倫凱歌由梓里捷奏動楓  
宸從此倭夷殄行當胡虜跋還朝卿月色拜賜  
必上麒麟社稷收長策林泉屬老臣酒杯逃世態  
詩州見天真芳珮芙蓉集初衣羅薛紉瑤林堪獨  
樂鷗鳥解相親公有孫林甘春水催浮棹桃花重闕津  
縈廻西磧嶺浩蕩大湖濱樹密探樵徑煙深理釣  
緡蕭疎濠濮想沕穆葛天民靜理閒中得禪機定  
後論齋居聊有訣瑞感不無因仙露凝如蜜庭柯  
燦若銀一餐漿味得三咽道心公有孫林甘  
降于庭梅竹榻歌眠午蒲團宴坐辰已超最上覺不數  
大年椿游戲三千歲逍遙八十春界休風俗古有  
道子孫振卽論人間世功名未易陳

李侍御請告還任城贈別四十韻

當宁勤宵旰孤臣效慨慷  
賑饑須汲黯解盜賴張綱  
可歎東南困頻遭稼穡荒  
閭閻都寂寞畎畝半逃亡  
昔日神明宰基年化理康  
君昔令長洲重來巡澤國  
不復辨河陽春老緋桃樹  
秋高熒惑芒兒童迎瘦馬  
父老愛神羊觸目觀風慘  
驚心問俗忙幾時富庶何處  
不荒涼野芋上農骨城烏少  
婦腸斷悲風停涕淚落日澹  
衣裳傳食蔬仍減郊行益不  
張阜囊常帶雨白筆獨飛霜  
君疏請早覩重

天遠樓集

卷之二

七

為虐驕陽不可當三時成赤地百穀殄青秧不火  
堪燒難深淵好暴冠大雩祈杳邈痛哭叩蒼茫  
年異常大旱懇惻憐無告精誠託露章盡撫民瘼苦敢  
乞聖恩長優恤從天下瘡痍夾道望寇君爭欲  
借召伯詎能忘盛德非鷹隼靈文是鳳凰抗言流  
俗諱直道世途妨憂國心逾赤哀時易蒼中懷  
徒自許四顧傍誰將頓浹三旬臥非關二豎殃蒼  
生為痼疾赤子入膏肓博施真良劑全蠲勝藥王  
紆籌無激烈至計獨傍徨廿伏韓韶舉生憎賈誼

狂肯為無事戚祗笑溺人強歸夢任城裏高樓岱  
嶽傍誓心依日月極目見扶桑驥足誠難展豹姿  
故善藏浮雲迷漢節哀草鞠吳疆舊德存祠廟先  
朝兩侍郎夏周公願言崇志業開府嗣輝煌似爾蘭  
臺選真吾玉筍行君為余甲戌所取士荆谿通濟水濯足問  
滄浪

登金焦憶黃美中

水國重遊夕嗟非共賞時徘徊兩峰勝益起九原  
悲草沒談經石松餘挂劍枝青山新隕涕白雪舊

天遠樓集

卷之七

四

題詩壯志風雲在才名蘿薜垂汪汪千頃意江上  
獨淒其

壽國博少湖王先生八十

孔氏當年學如君此日傳人堪伯淳匹道在仲淹  
王仲淹正氣寧瀛小和風草木妍望塵物自化聆  
語各皆捐太保當時孝翟陽隱志堅文章追古式  
忠信契穹玄特詔厪天顧雍幃借日邊辭徵非傲  
世繕性豈逃禪族子俱聞講荆谿每佇延音儀瞻  
若對操行世稱賢渭水甘漁釣初辰敬壽筵仲冬

海候陽轉更三千

挽馬少保相公

上瑞鍾西土元公翊北辰世方遲至理天遽奪斯  
人下里欽先達登朝仰後塵文章遷史重學術孔  
門醇壁水師模迴旃帷善道陳庶常欣有範三禮  
典惟寅吾道風雲合 皇情魚水親宣麻參紫閣  
鼎近丹宸紆畫三陟宴持衡八表春虛襟勞握  
爰正色儼垂紳見說和衷美俄聞臥疾頻何言集  
江鳥忽此泣郊麟化鶴歸三島乘箕上九旻都人

卷之五

五

投相杵 天子降哀綸勅饌迴中使生芻引弔賓  
公槐霜候早宰樹安臺新渭水流悲咽秦雲慘欲  
屯悵懷思廣厦顧盼想平津幸復沾芳桂空餘咏  
大椿哀榮良已畢勞息本來均天地能銷骨勲名  
豈傍身長山忠孝在千古照貞珉

送章奉泉任宿州庾臺

薄宦憐遲暮猶當色養年六書窺鳥跡善書萬卷付  
麟編有子治春秋人似羲皇上官石淮海邊波臣輕白  
浪心事有青天酒至還相憶詩成莫易傳上司標

鑒在知爾共推賢

送邵侍御歸

秘省追從日風稜已夙成惠文時望肅執法夜星  
明臺切啼鳥感秋增寸草情奏書凌北極賜沐下  
西清海驛乘驄遠庭闈舞繡榮莫須耽燕喜春色  
望歸旌

壽周公瑕八十二韻

樂浪蕭夫子維林白侍郎文章關造物聲價播夷  
荒昭代論名士徵明侍 肅皇先生辭薦達轉見抱

天龍集

卷之五

六

圭璋肉似山縣邈酒如海森茫代興唯一矢命中  
恰相當少小二餘積縱橫二酉藏覃精追屈宋餘  
力擅鍾王宣示傳神活蘭亭奪骨蒼明星寒隻字  
強弩避微芒鋒正龍難掣神來雨驟狂公卿爭識  
面羔鴈日充坊火浣裁衣被駝峰佐酒漿朱提竟  
何物穠醴轉窺牆海客珊瑚購胡人韎韐償赫蹏  
通絕域側理到殊方姓字雲霞識清揚歲月將生  
前千載事春正百年觴新卜桃花里重開鑒止堂  
渭濱何足羨海骨湧琳琅

壽顧寅齋夫婦

拙宦稱循吏名家有後人處脂能不潤供劇善停  
勻越險舟安渡生祠民總馴教兒俱擢第有壻復  
通津更喜雙飛侶偕躋七袞春芳筵見是舄仙橘  
玉爲塵曾忝通家舊遙將壽藻陳

壽吳君

季札觀風後君才獨亢宗廟堂登雋逸林壑有遭  
逢柳暗山塘路花連海湧峰煙霞隨地有雨露自  
天濃六十紫髯美三千綠醕醲登山同謝傳聚德  
擬荀龍我爲溪山好已稱陽羨農何當九老會詩  
酒日相從

送蔣使君之建昌

雨過河橋綠楊帆到建昌山連五嶺秀水帶九江  
長頰載麻姑酒重尋華子岡行春稗菜熟臥閣鳳  
凰翔杉老七星曙壇高片碣荒懸知政成日端坐  
燐名香

憶舊寄丁侍御

才子推正禮僊人有令威峰頭一鶴返天半五雲

飛昔日名園集清秋芳樹暉羣公俱久約相對共  
忘機廣樂聞瑤瑟名山挹翠微兼葭一水綠安得  
共漁磯

周博士八十

侯當此歲猶未罷垂竿曩日攀龍關多時戴鵝  
冠日長花影靜山近月光寒入吟雪香茗尋芳香  
沁蘭煙霞人傲世霄漢胤飛翰杯共天河轉長留  
一歡

皇上禱雨南郊步行往還恭述

早曉勤 皇慮吁嗟向帝祈晨瞻丹陛出午曠翠  
華歸天步辭鸞輅風行卷鳳旂周王歌漢切商后  
禱林稀貶食忘珍饌昭誠襲素衣小心方翼翼大  
德本巍巍滂沛期三日焦勞念九國修禱神有貺  
感格理無違屏翳興雲氣羲和驅日暉慈隆隨電  
掃膏澍逐煙霏黑蜨欣逢潤肥遯遊避威商羊迎  
闕舞石鵲繞梁飛酒麥疇愈綠滋花色轉緋從茲  
書威稔聖澤有光輝

康節四不出

閻詩

豪傑真天挺逍遙安樂窩卷舒隨造化調攝探元  
和樓閣空中覆雲霞象外羅乘虛凌宇宙躡景洞  
星河溽暑懸繩榻祈寒罷釣艖杜門因雨雪高枕  
避風波眼見四朝盛身經兩世過洛陽聞杜宇荆  
棘想銅駝斂跡非忘世藏身豈患痾外王謨禹稷  
內聖蘊丘軻否泰相旋幹乾坤自盪磨天根憑手  
探月窟比肩庠豹霧翰文蔚龍淵秘太阿容與超  
法象懋息盼庭柯杯酌微醺酒詩成自在歌胸襟  
常灑落首尾獨吟哦楊柳春風蒲梧桐秋月多天

機彌活發斗望日嵯峨萬物皆原我三才豈在它

弄凡欣自得天地欲如何

海水知天寒

閣試

滄溟浮象外凜烈異寰中浩浩濤聲洶稜稜霜氣  
濃晴天噴雪浪白日簸陰風威發驚孤嶼蕭條觸  
轉蓬不因經渤澥何以識寒空海水雖云濶此情  
安底窮

陪祀

帝社稷有述

閣試

青陽敷盛德帝祀重春祈淑氣開黃道明禋徹紫

微傳宣來玉陛侍從扈瑤闈曉發蒼虬駕雲團翠  
羽旂一人承奏醴百辟供嚴威周禮儀文備簫韶  
音節稀粉榆森鬱茂黍稷薦馨醑庭燎明神凡爐  
煙達御衣五方陳玉帛百穀釀珠璣碩頰登千畝  
豐隆徧九圍

賜扇

閣試

珍筵來西蜀恩頒出尚方彩分僊掌外香襲素襟  
傍柄玉龍鬚剖統金鳳翼粧卷舒懷帝力披拂荷  
榮光明月初歸握雄風已奉揚矢圖鏤骨報行不

變炎涼

七言排律

慈寧宮成恭述

蓬萊殿閣倚蒼穹

帝母重開長樂宮堂構自天光聖孝經營不日告  
成功璇題插漢星辰繞雕拱凌霄雨露通貝闕名  
花扶棟宇瑤池仙草映簾櫳窓臨禁柳參差綠戶  
引宸楓遠近紅大壯更新金碧麗重坤不老象維  
崇軒龍縹緲祥煙裏寶婺昭回明月中共識

明皇徵孝感臣工燕賀萬方同

送朱師司訓華亭

夫子談經翊聖謨名因射策振

皇都春明桃李猶思雨曉發驪駒已在途宦跡豈  
長隨燕雀閑情且得問菰蒲龍吟大海濤聲壯鶴  
唳華亭月色孤絳帳校讎周禮樂鱣堂環聽漢師  
儒翻思誦法諸生日廿載于今儼步趨

張洪陽母壽詩

崑崙元接建章宮王母旌旗紫氣中三鳥初翔天  
漢上雙星重際日華東瑤池鸞管鳴清籟璧水芙  
蓉駐彩虹庭樹迥搖春酒綠宸楓高映舞衣紅光  
懸婺女綵綸賁聲啓文章鼎鑄隆玉洞雲霞千度  
永金門詞賦二京雄姓名將母收丹籍台署長扶  
帝極崇

乙未中秋 誥封宜人俞母壽八十前此夏  
之季月其子憲副公六十并祝

重慶熙朝上壽遐荆南名酒爛如霞延開盛夏荷  
花發歌達中秋明月華彩鳳霞綺 仙詔至神羊

交入舞衣嘉精忠自是能將母純孝還應重起家  
隔座同朝寧足羨校文閱武政須誇三湘最與七  
閩近坐見星河漢使槎

時憲副公于自  
楚泉遷閩藩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八

五言絕句

陽羨十景

龍池夏雲

張公福地

銅峰疊翠

陽羨茶泉

國山煙寺

題燕臺八景

太液晴波

蘆溝曉月

居庸疊翠

玉泉垂虹

詠瀟湘八景

瀟湘夜雨

煙寺晚鐘

山市晴嵐

蛟橋夜月

周侯古祠

玉潭凝碧

畫谿花浪

泝練雪簑

瓊島春雲

金臺夕照

薊門春樹

西山霽雪

遠浦歸帆

漁村夕照

平沙落鴈

洞庭秋月

江天暮雪

子夜四時歌十六首

春四首

夏四首

秋四首

冬四首

章臺行二首

寄遠曲二首

贈悟中上人

和郭光祿三絕

宿吳宣之山莊望南嶽二絕

過清音堂訪無着僧不遇四絕

七言絕句

送沈司訓之永康二絕

吳儂謠十首

天窟洞爲史錦衣別業玉蘭盛開

芭蕉花

燕京四時歌四首

爲史錦衣悼亡四首

上太和十絕

詠紫霄宮玉蘭

經僊桃觀

山半

上天門

登金頂

又

又

謁玄帝

又

宿南巖宮

贈日者戴生北遊二首

謁定光佛

飛來峰

贈梵林僧

夏太學待次未仕試爲醫有奇效却贈

贈吳山人二首

送楊山人還豐城二首

輓閔道士二絕

贈相者金生

天遠樓集

目錄

三

天遠樓集卷之八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五言絕句

陽羨十景

龍池夏雲

朝看池上雲暮從峰頭還所以六月涼龍涎吐潺

湲

蛟橋夜月

祖龍空渡海漢武空射蛟我懷周孝侯乘月登長

橋

天遠樓集

十一

張公福地

福地本自多域中七十二安得從張公瞥見昂凡

字

千古英烈祠建坊一何新我欲附周侯清路揚微

塵

銅峰起疊障遙望空翠微杜鵑花發處還有亂紅

飛

玉潭凝碧

晴空映寒潭上下共一碧微風吹倒景玉女不可  
卽

陽羨茶泉

陽羨一泓水堪名第一泉請看花開處百草不敢  
先

畫谿花浪

雨過綠陰新桃花拍錦浪無乃顧虎頭掉筆幽谿

上

國山煙寺

山中有化城時或不可辨不見旛影動但聞鐘磬  
遠

泚練雪囊

寒流帶同雲積素不辨人翻然驚坐動知有獨垂  
綸

題燕臺八景

太液晴波

大液落雪漢不雨騰蛟龍青天十二樓倒景金芙  
蓉

瓊島春雲

天上羣玉山不與人間似春來萬木中常有片雲  
紫

蘆溝曉月

長安一片月蘆溝橋上多秋風天半急吹墮小黃  
河

金臺夕照

黃金高臺上苜蓿高臺下揚鞭問落日可識千里  
馬

居庸疊翠

星辰亂絕壁鴈飛不得路夜半銕光寒惟有將軍  
度

薊門春樹

自爲薊門客頗愛薊門樹白鷗天際來指點滄江  
路

玉泉垂虹

金山生玉泉孤亭大漠中秋風連易水白日垂長虹

西山霽雪

薊門三月寒西山隔歲雪地氣有不同天時本無別

詠瀟湘八景

瀟湘夜雨

雨從巫山來一夜滿瀟湘何人春夢中拾得蘭蕙芳

未遠樓集

卷之六

四

遠浦歸帆

南浦知近遠一帆有光輝眼明不錯認識是夫君歸

煙寺晚鐘

散步松竹間煙橫暮山紫徘徊意難盡鍾聲出古寺

漁村夕照

漁郎知魚樂挂網夕陽村紅霞與紫霧絕勝桃花源

山市晴嵐

山市非海市人煙如蜃氣變幻恍惚中樓臺吐靈異

平沙落鴈

羣鴈下長空沙上不可數曷不到衡陽蘆花滿前浦

洞庭秋月

清秋三五月皎晃漾洞庭請登岳陽樓向天掃畫屏

天遠樓集

卷之六

五

江天暮雪

萬里皆同雲江天俄積雪君山一點翠日暮瑤光裂

子夜四時歌十六首

春一

臨洮似吳會明日是清明遙憐楊柳花不及闔閭城

二

春陽萬樹綠采彼陌上桑朱顏與落日東西恰相

當

三

東風無停吹  
靡蕪遍原野  
萬馬縱橫馳  
夫婿騎白馬

四

佇立桃花下  
桃樹與肩齊  
黃鶯解人意  
慣繞青枝啼

夏一

五月羗人笛  
空吹落梅曲  
昔爲雪中花  
今爲雨中

天遠樓集

卷之六

六

實

二

種樹高樓下  
輕盈曳絳紗  
南風裙帶緩  
羞殺石榴花

三

歡若荷花香  
隨風任飄引  
妾如荷花帶  
吐絲終不盡

四

赤日何團團  
四郊野火燒  
遙知陰山積  
雪詎全

消

秋一

夜色上紗窓  
機杼猶未罷  
因折金鳳花  
盈盈步階下

二

歷歷天上星  
噉噉雲中鴻  
妾心如長劍  
日夜倚空同

三

高樓一片月  
照君千里顏  
須封酒泉郡  
莫向玉門

天遠樓集

卷之六

七

關

四

白露下梧楸  
涼氣忽已總  
良人歸不歸  
明月充雕拱

冬一

隆冬裁白紵  
皎皎雪爲衣  
雪花寒不落  
中夜有光輝

二

江南把剪刀  
北風裂窓牖  
那堪塞上寒  
夜半催刀

斗

三

十月桃花畔梅花發有因小春看曆日或恐是新  
春

四

舉頭望所歡低頭淚如霰不見天山雪遙聞天山  
鴈

章臺行

東風吹楊柳章臺日夜綠妾亦住章臺高樓倚修

未遂樓集

卷之六

八

竹

其二

西風吹章臺楊柳何變衰松筠雖不改歲暮多所  
悲

寄遠曲

良人持一劍誓掃百萬虜不知塞外寒肯念閨中  
苦

其二

秋風萬里清秋月萬山明君心與妾意懷誰何時

平

贈悟中上人

白蓮花底路月落水中央從此悟空寂天風吹雨  
香

和郭光祿三絕

忘機忘外感無生無內照偶然一片月後天落光  
耀

其二

玄夜凋顏色白日耀性靈流行竟不沒般若常自

未遂樓集

卷之六

九

生

其三

青天吾如如萬法從此剖白雲都長物明月亡何  
有

宿吳宣之山庄望南嶽

擲錫騰空去滌腸水尚流箇中間消息瞥地可回  
頭

其二

樹在人何在池空水不空佛言一切法如在有無

中

過清音堂訪無著僧不遇

載酒曾三到今來學坐禪無緣聽說法延首世尊前

其二

卓錫空中住白雲澹遠天舉頭望無著無著是真詮

其三

庭前栢樹子澗畔芙蓉花何必靈山會當情總法

華

其四

禪關寂無人物外清音至坐來出三界忘却深山寺

七言絕句

送沈司訓之永康二絕

莫將經術倦風塵 聖主恩深振鐸人聞道花谿清抱郭詠歌猶得舞雩春

片帆高挂海雲長水碧山青是越鄉種得庭階桃

李樹移將春色就河陽

吳儂謠十首

萬曆己丑大旱異常枯槁廢不用又承戊子饑疫之後慘不可言此十首皆紀實事苦不悉

野渡生煙不用船橋梁都廢枯槁懸一半太湖成赤地始知滄海變桑田

幾年餓莩徧街衢今歲仍遭旱魃屠頻告凶荒空有淚縱行蠲恤已無租

莫道人身不易逢流離骨肉各西東不及桃源有

雞犬雨過鳴吹水聲中

往歲逢災勘水鄉官府未到老農忙但見吏胥強逼索唯應上戶作全荒

勘災連歲是虛文今歲無煩賢使君請看百日炎威酷四望青天無片雲

莫向高天空舞雩過時有雨亦焦枯誰念民窮生計盡猶聞嚴令禁屠沽

皂隸蒼頭遠近村田家各各盡雞豚縱使今年無旱魃三時稱貸已無門

沿塘尺寸有青苗日日車耨日日焦西風一起成  
糠粃天意全荒不貫饒

天上恩波未可憑每從蠲恤更催徵今年有米無  
錢糴明歲何妨米價騰

吞淚無聲叫九天民情不達綺羅筵司農稼穡何  
曾慣猶道東南大有年

天窟洞爲史錦衣別業玉蘭盛開

瑤臺月下種名花陽羨山中積素華共道洞天多  
玉樹不知元是謝公家

天遠樓集

卷之八

七

芭蕉花

火炬光搖白露薄輕陰入戶自生寒詩句定從天  
外得畫圖宜向雪中看

燕京四時歌

千條御柳屬春風天上長河紫禁東西山雪霽生  
春水玉兔光寒浸彩虹

其二

太液池中倒影浮芙蓉花底鳳凰樓滄波元在青  
天上鏡裏宮鶯狎白鷗

其三

團扇風高閣漏沉萬家落木奏清砧征夫歲歲防  
秋急關塞年年朔氣侵

其四

北風臘月轉繁華內酒斟來映薄霞七貴貂裘驕  
白雪五侯獸炭傲黃花

爲史錦衣悼亡四首

高樓明月玉人蕭吹向瑤臺怨寂寥天上人間都  
有淚秋風搖落廣陵潮

天遠樓集

卷之八

七

其二

洞房昨夜問春風多少蛾眉畫未工明月似窺羅  
帳冷凡花羞傍錦衣紅

其三

憶昔春深歌舞寒中天月色滿闌干多情莫恨蟾  
蜍缺留得明珠掌上看

其四

粉黛香從雪鬢浮菱花鏡裏別高樓嚴更雖有金  
吾禁奔月嫦娥不可留

上太和十絕

詠紫霄宮玉蘭

百尺奇葩俯翠微  
玉蘭開處白雲歸  
行人不似看花侶  
一任凌空帶雪飛

經僊桃觀

瑤天有路紅雲隔  
貝闕無塵紫氣籠  
應是世緣猶未解  
桃源舊徑更相逢

山半

寤寐天宮未可攀  
春來扶策扣玄關  
人行柳色籠

天遠樓集

卷之八

十

煙裏鶴舞蕭聲杳  
靄間

上天門

澗水桃花滿路香  
春風吹我渡仙鄉  
一瞻寶相開千劫  
三上天門隘八荒

登金頂

雲開天柱散鴻濛  
萬里遙看下界空  
七十二峰紛列峙  
居然扑舞總相同

又

盤礴西南插楚封  
青天削出金芙蓉  
晴嵐萬疊波

濤湧琪樹千秋紫翠重

又

振衣萬仞俯天台  
極目山川盡九垓  
漸覺紅塵離境遠  
浮生今日在蓬萊

謁玄帝

千里緘香禱碧空  
萬緣都盡玉真通  
爐煙直上青冥去  
五色雲飛日正中

又

淨宇丹臺接上清  
朝來瞻禮不勝情  
五龍忽捧明珠出  
似伴祥麟下玉京

未遠樓集

卷之八

十五

珠出似伴祥麟下玉京

宿南巖宮

何處雲璈來竹房  
南巖宮畔月蒼蒼  
玄關不鎖希夷夢  
卧看金輪轉佛光

贈日者戴生北遊

江南山水倦遊人  
去踏鶯花薊北塵  
過魯爲吾問孔子  
幾時抱送兩麒麟

其二

山居吾自識行藏  
况聽玄談暑氣涼  
無數芙蓉與

蘿薜贈君前路授衣裳

謁定光佛

佛燈然處靜無譁長耳當年滿月華不是留形長  
住世焉知端坐九蓮花

飛來峰

秋聲搖撼洞天開雲氣縈迴破石苔我亦從無往  
來想世人浪指是飛來

贈梵林僧

酒仙醉裏是西方甕底常飄薝蔔香莫道祇林仍

天遠樓集

卷之八

末

有酒應知解脫味爲漿

夏太學待次未仕試爲醫有奇效却贈

喬木橫谿數畝陰從來賑施幾千金而今採藥青  
山路濟世陰功較更深

贈吳山人

洞天福地滿人間驅使青囊不暫閒不是高人聊  
玩世何由踪跡遍青山

其二

青谿白嶽是君家天半風微落異花我欲憑君一

指點避人于此學餐霞

送楊山人還豐城

延平劍合化爲龍仍在人間未易逢試到豐城占  
氣色夜深牛斗挂芙蓉

其二

青囊九卷自河東指點名山福地空無論袁楊與  
王謝誰家四世不三公

挽閔道士二絕

玄都觀裏擁黃冠遙指游僊彩霧端可憐人世青

天遠樓集

卷之八

上

春老千樹桃花雨後殘

白鵝無數漾清波只爲黃庭自寫多此夕泉臺王

逸少還應推汝中書科

中書科

贈相者金生

徒傳抱送兩麒麟此日聞言一愴神明歲錢刀君  
索取始知唐舉不欺人

天遠樓集卷之八 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九

序

武舉錄後序

萬曆癸未

重刻四書蒙引序

崑山王氏譜序

祈嗣真詮序

重修宜興志序

陳海沙文集序

吳君經略宣鎮序

南征實略序

周震川復姓序

石湖集序

叙張應光講義

劉子威禪悅三草序

天遠樓集目錄

四書說林序

江長洲鵲巢詩序

幼科輯粹大成序

天遠樓集卷之九

序

武舉錄後序

萬曆癸未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臣顯卿考覽故記竊有感於文王渭濱之事云驗史編之占而不得龍鰲虎熊得呂望後車載之以歸周與王業聖也遂爲萬世武臣師事何卓詭也  
天縱間者躬御韎韐講春蒐之禮于郊都  
期門材官蹶張技擊之上下而臨觀之儻亦  
有非龍非鰲非虎非熊之思乎一時橐筆侍從臣  
引鷹揚以頌會朝之清明美哉洋洋乎一大明之  
雅馬渭陽之事方斯茂矣顧不知諸期門材官亦  
有足當後車之遇者否乃 上之注意滋不忘今  
年秋又命臣耦臣家屏校天下武舉士臣則相與  
效史編而心占之曰是安得其人如聖也者而進  
之已乃伏而深惟文王卽思士及方國二分之域  
耳非若國家功令布九圍九圍程歲而賦武材以  
天下爲之籠也大勲未集昆夷密須猶繹騷又非

若國家函夏安清量琛賚之四至以海而休糧車  
駟驢無所用也望也雖抱龍彫虎罷之材乎鼓刀  
朝歌賣漿棘津冉冉七十餘年猶不遇齷然而齒  
隋矣玉璜兆符渭陽之語乃始合竟尚父于周而  
佐燮伐樹勲名外薦揚斯其事卓詭故足震耀睹  
聽也今望生今時寧待渭陽而遇哉度卽遇內之  
爪牙環衛外之建旄守方隅稱良將帥止耳安所  
樹卓詭之勲震耀若斯哉繇此言之時平制定而  
校武以望幾之過然當 明主承平不忘武備遐

思龍彫虎罷之材而不以望幾之亦過臣固有所  
質而知之矣曩歲 上思文王棧櫟作人之風而  
臨辟雍觀天下衣冠衣執經者幾得所謂濟濟之  
譽髦姬周楨也臣不佞嘗一再分校禮闈則見士  
瞿然顧化薪樞不可勝收焉夫 上之思文王之  
士文武重等耳聖人神化所埏埴獨奈何於武士  
疑之乎蓋臣旣被命則探望書龍彫虎罷之攷略  
而衡槩古今于詞端以測士士左右應之大都出  
入六發金板開儼乎揖望千齡之上而角談之豈

顧讓哉繼自今進而在事毋第曰時異事異而項  
項然鴈行避影不敢望望也人亦有言精神折衝  
夫望之折衝在六發而精神乃在丹書丹書曰敬  
勝怠義勝欲今介冑所不足但材勇籌策駭寢羽  
藏嬉而惕日月拾藩之弗戒而啓戎心戎馬一躡  
遷則益劔張功貌支吾其上邀官賞彼敬義之坊  
裂而怠欲眊其精神折衝焉資矣微獨丹書兵家  
言將術崇五敬于三至而尊四義于十守斯非士  
之所素習乎 上修和有夏何論周王徃風占小

不諛輒申論邊臣明斥埃擊才斗惟謹匈奴代更  
諸言中國鈞音而御之者乃萬故詔予之嗣封而  
立長一切茅狙之說絕勿施 上意所嚮方且用  
丹書敬義之指恢戎索而下不務象指非夫也臣  
聞之大兵無創建鼓不出庫兵之號爲全勝者非  
鼓之日也推轂而得五敬四義之人以其先勝勝  
之爾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法無壙敬衆無壙敬  
愾無壙五敬完而精神之折衝也止義使國不負  
兵義急君不顧身義海難不愛生義割疑不辟旱

四義具而精神之折衝也專勝矣俟交綏而決乎  
故丹書稱敬義期之曰勝勝非勝敵國之謂也心  
亦有敵國于此則怠欲是將惟勝已之敵國以勝  
國之敵國而全勝之形成鏃若莫邪之刃嬰之者  
斷疾若鷲鳥之擊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止若磐石  
然觸之者隴種而退耳斯誠天下將已雖檀車不  
解懸駟駟不被鞍猶足以鷹揚名之而况緩急亦  
代事也有如異日備內外出入之用孰非士樹功  
地乎士行勉之矣脫臣之占舉不下史編之占田  
則臣大喜副望慎毋滋怠欲淪敬義盍於丹書終  
不能以萬一幾望俾後世謂明主思龍彪虎罷  
之材視思械櫟之材之效異而遂簡重文王渭陽  
之事哉

### 重刻四書蒙引序

國制監于前代罷博學宏詞詩賦諸科而純用經  
術又黜百家異說俾治經者一以宋儒傳註爲宗  
上之所取士與士之所以取于上師之教弟子與  
弟子所以得于師其說皆出于是士惟沉浸潛

爲文渾厚爾雅迄于成弘之際彬彬盛哉于時晉  
江蔡虛齋先生力行好古其於宋儒傳註往往洞  
晰闢毅而日引其所自得于心者注記之名曰四  
書蒙引其書凡若干卷累千萬言章分而句釋之  
前乎未言者至于此而無所隱後乎有作者考之  
此而不能易誠聖學之樞鑰古經之羽翼也余童  
時習于孰既長業于庠與師弟子講論據守不得  
一日廢卽未敢稱引理學高目標幟亦謂決賢科  
取世資非是無繇耳比年以來業文者鄙夷宋人

上睨秦漢稍馳驚浸淫于老莊申韓攻奇炫異率  
能唾手取科名又各梓其所爲文若講義篇帙雜  
還塊然塞乎域中學者以其術之易售也相率奉  
誦之不啻傳註然舉其聰明才智并力於揣摩步  
趨之間其於制科日益便而去宋儒之學日益遠  
甚且薦有司躡青紫而猶未識虛齋蒙引爲何書  
奚怪其學術寡陋無裨國家之實用也頃皇上  
修舉初制申布功令廣厲博士諸生而重其責於  
晉學使者侍御靳水李公以卓行宿德冠中臺膺

簡命視學南畿公志操懷懷正已肅下其品騰文  
義惟據理摘詞不說于宋儒傳註者則取之諸騁  
逐于浮豔淄綴于苛詭者雖工弗錄課藝之暇輒  
集諸生令各以書義相問難公爲闡發理奧其說  
大抵宗蒙引于是屬吳郡守莆田朱侯重校而鋟  
之梓用頒示學宮人授一編使皆知敦本尚實研  
窮書義不敢復事剽竊趨簡便以求伸其僥倖之  
心語有之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  
如得一歐冶今公力還大雅作士模楷士由是翕  
然向風丕變聿追成弘之盛以仰副 皇上作新  
至意其所關於治道豈淺鮮哉梓成朱侯抵書徵  
余序頃侯奉公約束嚴考校杜請托其所以洗刷  
陋習敦崇教化與公指悉合余豈敢以不佞辭

### 崑山王氏譜序

王氏代遠矣蓋自元氏末則其世可考已至九世  
世俊者始譜其族云以示余曰不敢忘先世也存  
之以示後云爾願有言弁首以爲不朽計余覽之  
則見其事核其圖質歎曰孝哉夫世之譜其先者

鮮不耀示貴顯卽其世不貴顯乃多略取他乘而  
冒之不孝孰大焉夫以已祖而祖他人之祖是以  
已祖爲他人子矣被之以不孝之名其何辭若此  
者非以譜世也欲以耀示人而侈觀也故立嗣尚  
取同姓而況以祖祖人乎昔鄒子無嗣以其甥莒  
國之子爲嗣春秋書曰莒人滅鄒夫鄒固國在也  
莒人嗣其後焉耳猶以滅書謂其以莒爲鄒也矧  
以他祖爲已祖乎王氏不以眩觀而以紀實王氏  
之後其昌阜乎

### 祈嗣真詮序

表寶坻祈嗣真詮周舍人重付剞劂嗟乎是書出  
天下之無子者亦寡矣則無奈下士大笑何也或  
曰泰伯至德夷齊大賢揚雄之文羊岵之澤皆不  
子人亦何必于有子哉是不然至人入水不濡入  
火不熱今也執塗之人而投諸渥水烈焰之中未  
有不甚苦者泰伯夷齊諸君子卽其無子豈其餒  
而是所謂至人切而爲星辰河嶽者也不然者鬼  
猶求食其飢寒之患不異生人自古迄今情狀具

著且夫有虞氏何以不告而娶哉此編有大造于世人不貲

### 重修宜興志序

宜興去吾蘇三百里而近相傳毛萇由張公洞入東行從包山林屋洞天出其事不可跡亦足明地脉云余自諸生赴都士入其邑樂其山川土風逮入仕病告在里會當避地遂占籍于斯探諸名勝得芙蓉嶺構亭栖息久之病良已還朝又十年扶侍太淑人歸始築室長橋之南奉先大夫祠而

天遠樓集

卷之九

小

遷焉時邑令陳侯修志書成謂余邑人也屬之序余謝幸甚明府遽邑人我夫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志猶史也宜興爲江表名區故無紀述自晉周孝侯有風土記宋單錫續之我明正統間鄒令旦以屬訓導危山因舊編而飾之成縣志更七十年正德之季韓令儒以屬教諭林文聰重修又七十年爲萬曆初韓令容延楊別駕阜李學諭延謚暨諸文學分任參考垂成而韓以制去事遂已今陳侯蒞政三載重本力端士習化行訟簡文教聿

興一日抱韓侯遺稿造王別駕升周學諭閱屬之重訂王君篤行好古相與博採羣史蒐遺闡隱芟繁去譌輯成新志十卷首輿地而次營建重民社也先食貨而後學校循養教也官師而後人物究化原也忠義而後文藝權本末也他如引金陵志以證銅官由漢鑄山得名而力辨袁珙降柙之謬據晉史以表孝侯臨難慷慨殉義而不襲其家傳之諱稽蔣氏世譜以續雲陽亭侯默于封統收單鶚水利之策以裨于時務而悉補舊藉之所缺遺改正蘇文忠于僑寓叙其遷逐不偶匪獨沾沾于焚券一小節大都會要而折其衷實爲一邑之信史矣而余則謂志以徵文獻亦所以昭治理志以紀見聞尤所以垂勸戒昔王澄問陳留人士吏舉蔡子尼江應元其他官位弗及也澄歎曰舊名此邦有風俗小吏亦爾蓋古人所謂土風以道德爲重者如此宜之風俗志所稱古直淳遜至于今不無小異然視他邑鮮情竅淫侈奇表黠僞之習齊民盡力農桑巨室無歌聲豔又以僻故不

天遠樓集

卷之九

九

甚被兵革舊家大族能根據數十世以上所從來相保不艾要在長吏率先而訓植之而邦之士大夫益務砥礪其名行爲庶民倡俾前有模範而後有矜式斯志所爲重也不然山川勝槩與天地俱封場所屆帝王經畫其餘沿革損益各因其時既紀述弗遺亦文具焉耳矣何當于師帥指乎茲非不佞樂居之意云爾余職史氏蓋嘗修國史矣請以史例志可哉陳侯曰是吾志也夫是吾志也夫侯名璘瑋別號劍華四川富順人丙戌進士纂修

大遠樓集

卷之九

十一

諸君子自王別駕而下俱邑之名士備列左方

### 陳海沙文集序

廣陵東瀕大海古所稱繁雄清淑之地爲江淮一都會自大司寇陳公是邦文獻其弟海沙先生益振起之里中士無不推海沙先生之文若海沙然者夫天地精英之氣液而爲海當其湧激肅怒勢若摧山而拍空者乃其激決委蛇連延洄洑萬形變幻不可以狀名而沙汭之際日月浮光粲如星緯爛如雲錦鳥縱息逸若古籀篆隸分而品列

不平之志慷慨擊踊乘會溢發如洪流之遇沙磧相薄相激而爲之聲故曰騏驎長鳴不遇伯樂是以於悒而竊自痛者也然則先生之文亦良可諷矣納言公者卽所稱從子者也徵余序先生集余未見先生文不敢妄爲評騭顧所以爲文可想已今夫陸居者未嘗睹海遽令稱海何狀必不能道辭然其所發源其所委輸渾淪漫衍之勢寧俟涉涯而後知乎司寇其發源也納言昆弟其委輸也納言自諫垣超拜有直聲志節侃侃余嘗得其文

大遠樓集

卷之九

十一

一望千里浩渺不可涖卽先生可知矣先生敦孝弟於歌樂一事見之昔馬季長後堂列絲竹篴弦不聞其爲親而范蔚宗妻妾不勝珠翠母僅一厨盛薪二子者稱當世名儒良史而所爲若此彼其文采鉅麗非不流耀人間視先生之質行何如哉潢潦之水不如溪澗又安可以語于海

### 吳君經略宜鎮叙

余觀中丞吳君者則古所稱才大夫哉始余識中丞登第時君因數過余恒爲余言士幸遭際任使

果戮力尚往何所弗濟故好從游內大夫士游於  
鉅儒長者尤莫不約躬款度趨重之恐後要在學  
采謠俗考撫故實究觀物情惟孜孜爲他日建壑  
是圖匪直勤徵逐飾體貌若世俗獵名炫知之爲  
於是縉紳之倫稱負材瑰瑋蘊志匡懷者咸首推  
君矣迨隆慶辛未 先皇帝德化遠被威靈輝  
赫北虜歸我叛人款關稱貢且乞封通市焉一時  
謀臣武吏謂虜故叛順不常中國物力且耗何以  
資敵當勿許或又以外逆旣歸內降不聽亡以服

未遠樓集

卷之九

十三

逮許之便 天子震惕於上當饋拊髀若曰邊鎮  
大臣誠得博大通方之才聽其隨時審變計出萬  
全又安所事眾論也無何宣府巡撫都御史以缺  
聞 上益難其人復咨在廷疇克往者亟拔之母  
限常資則以吳君往君時由武選歷藩臬甫三四  
載耳羣臣誦 上明聖覩昭曠之道越拘攣之見  
擢于不次以牧輯疆圉顧所報塞斯遇者則亦莫  
不懽然爲君惴惴而余固知君之能厥官無難也  
君往相度形變設奇制宜破盈庭之議建必然之

畫禮賓厚接以外示盟好而和集人民嚴飭將吏  
以內修守戰之具諸虜分市方鎮獨宣府永邵上  
大成青把都雜市其間而膳房新開新河之地又  
築虜黃台吉所駐牧蓋撫處經費視他鎮不啻倍  
之君操縱有餘能令台吉益嚮義懷誠青永輩故  
長事台吉遂各效順無他志而東虜土蠻亦聞風  
皆屈首臣伏卞有騷動自是九邊待恃君無恐矣  
頃三貢報成 帝用嘉其休績晉副都秩錫之金  
幣榮矣士紳愈嘖嘖嗟慕謂君以異數寵進乃報

未遠樓集

卷之九

十四

塞若是易者然不知君自居常厲志蓄猷諮諏鴻  
碩集思廣益其爲畫豫定而收功易也蓋膝善馳  
登途始見莫邪利割斷犀乃徵此可以論君矣余  
嘗從史局觀 祖宗時傳徵草莽之才至屠沽刀  
筆崛起卿輔往往表旂常之伐而稱勲臣彼猶草  
昧時也嗣是則有以御史遷都御史或從郡守擢  
六卿長者豈盡以年勞課爵級而拔置顧皆得人  
者誠謂其才足稱耳君勞著封疆業稱其官以上  
副 先皇帝簡拔至意茲績用日悠今 上方益

需用君不奪於三至之口余知君將朝夕競懾殫  
智畢力及其時益務懷遠策勳萬里之外卽一而  
就也哉世有就榮待次望都撫之任擁節開府苦  
不旦夕至者謂其煩然尊顯得意也卒遇緩急輒  
逡巡引避甘貽宵寤之譏彼其位誠非躡取矣以  
況吳君何如耶嗟乎階秩軒組一也能當其任位  
則其有何論緩速咸稱光國其或浮沉濡滯於資  
格間卽計階遷秩一無所越於繩尺之外君子謂  
之辱位矣矧可泥常格以論異才而訕言其超致  
哉夫夸父一走千里而侏儒重趄不越數舍是宜  
其智之不相及也已山西叅政朱君震督糧郎中  
陳君九仞暨總戎雷君某副將麻君某皆習君方  
略謂當有言以紀其槩乃微言于余余辱君之知  
其知君宜深今所觀於君者尤大故不敢以不佞  
辭

### 南征實畧序

往者倭奴盜入中國民受害者不訾彼倭賊者竊  
處島嶼間髡跣踉蹌不知中國何道可入乃中國

人如中行說者鄉道之使入夫倭賊者日本之餘  
島也如中國之丐乞徒也彼無冑甲鞍屨也中國  
賊民引之彼倭奴者以一二輩鼓刀跳舞民久不  
識兵革輒竄草莽間俄而伏發亦不過二三十人  
中國者將不知兵兵不知戰且無冑甲饒鼓進退  
紀律也輒驟而北矣嗟乎倭之爲中國患也古未  
聞也 高皇帝神明獨斷設備倭將臣慮至遠也  
迺今則驗矣遂至震動天下召邊兵以捕擊之寇  
退而加賦于田以爲練卒費者歲且不訾垂二十  
年嗚呼禍亦烈哉余讀郭公南征事而悲之當公  
與督兵諸大臣設機略出沒于戈波浪間歷諸艱  
苦而公之功尤在出信票以禁劫掠騎而叱止過  
河者率之力戰今無譁譁者戮公時以兵曹郎參  
軍事 天子嘉其功拜光祿少卿然謗毀叢焉昔  
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謗書盈篋甘茂爲將而與  
秦王盟於息壤茂將而人譏其後茂曰息壤在彼  
秦王乃起兵助茂嗚呼將易言哉今邊防廢弛虜  
情叵測以公之才折衝萬里外則甘茂樂羊之功

將不足侔而區區海寇何有哉雖然功不崇其名而叢其謗才不發于身而發于其後屈伸相因之機有固然者乃公二子振振繼公起矣矧上方安不忘危匈奴稽首款塞而日夜籌兵食選將率九卿中嘗身親行陣有汗馬功者莫如公假令有薦魏尚如馮唐者公能終老巖下哉然則身與後俱昌謗弭而名顯是書也寔肇之矣昔趙充國爲國家萬世慮不惜自序其功公得無類是耶

周震川傳姓叙

蓋余讀柳子厚鐵爐步志未嘗不悚然長太息也曰嗟乎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夫亢宗之謂何而獨負若姓者皆是永州步也雖然猶姓也毋若負厥同姓如沈翰文所謂過孔氏于門隨而目之曰孔子則三尺童子掩口焉雖然猶同姓也甚至有冒他人之姓以庇吾門者如智遠劉敬塘石世勣李金陵唐鄭青衛張孟灌日彈金元老登庸諸胡帶今魚鄭當路水族恣嘲猶然號于人曰某吾父某吾父之父某吾祖某吾祖之祖世亦遂從而

號之曰某某之子某某之孫蜚集蠅附丘首之念安存癭綴蘿纏木水之原罔問甚矣其害義傷教而俗不長厚也周震川氏之風余故多其長者也夫震川氏其先世支派浩衍莫可考已第聞厥先大父阿中少爲王孟一乞養嗣遂姓王阿中玉玉生玼玼生國賓國賓生啓玄系次相承凡四易世厥先祖父戀于孟一舊恩不忍離異遷延以及國賓之身一朝蹇然曰夫男子有七尺軀不能自立而托於弗類之祖非夫也且也王氏食指漸繁周宗零零日就凋矣我周先世之鬼不其餒乎于是請于邑若郡若部遂令周華四百年如綫之脉一舉而張之可賀也哉或者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未報施而蚤自貳焉其爲死先人乎解者曰在宗法四世而總五世祖免六世而親屬絕同姓尚可絕况四世養子乎且夫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昔者李叔明之歸嚴也文正公之歸范也有識往往趨之夫寧不念其少撫育之恩而甘就薄德之行哉義在割榮故不能以私惠弱吾宗也嗟

乎是惡足以少周君或又以王隸戎籍也難之以  
避重就輕之說震川曰今之請於部府縣者祈以  
復姓非復籍也復姓則不至于忘吾祖下得以伸  
私情不復籍則不嫌于弃爾軍上得以奉國法于  
是族里比黨咸服之謂震川于是乎君子不恤羣  
非一秉于訓光復舊祚百世賴之君子哉余故習  
震川君聞其義頗許君諱國賓登戊午鄉貢進士  
官文學以克世其家可謂曰章早乞骸骨專于內  
養一經教子燕翼則良可謂曰德余觀其子之文  
駸駸振厥家聲可期也可謂曰慶余無能發君之  
潛以表君之間敬爲叙復姓始末如此

### 石湖集序

昔在正嘉間王子履吉名籍甚海內知有王履吉  
者履吉詩篇清綺書法道逸其伯氏履約默然藏  
名人若不知履吉有兄者余從履約仲子玄成得  
履約所作石湖集讀之質重莊腴其五言律效唐  
初體得伯玉之肉七言律或效子美五言古丹陽  
學官省中藤花西園看花之作則效三謝語獨讓

履吉哉或曰履約通顯位御史大夫而履吉槁死  
牕下今稱履約詩豈以貴賤低昂哉噫嘻二子之  
優劣余不敢知今其詩在也

### 叙張應光講義

夫近世以來士何其好立言也聖賢之言備載經  
傳士習經則用經修之庠序施之民社是可以爲  
士矣士不務求實用而侈立言且於經傳亡所發  
明也而又奚以言爲我國家以經術取士士之  
業經者一遵宋儒考亭朱氏之學文以講義爲主  
講義以朱氏傳註爲宗始未嘗不斌斌雅馴後稍  
支離失真也文章繁簡華實不任理而任時矣講  
義與文變化殊塗異詁掇綴焚如矣故士無俟窮  
經博古而窺言曲論幸得一當率能唾手取科名  
歲一大比文若講義無慮數十百家篇章雜遝塊然  
塞乎域中矣學者以其言之易售也相率奉誦之  
不啻傳註然舉其聰明才智并力于揣摩步趨之  
間其于制科日益便而去朱氏之學日益遠甚且  
轉相嗤笑以窮經博古爲舉業大蠹故立言之士

莫盛于今日而經術寡陋無俾實用亦莫甚于今日說者欲得祖龍之火一燎而滅之豈過哉蓋余所親固安尹張應光氏所爲講義得于經術深矣君之文發揮道真協于玄素嘉靖辛酉士方馳騁綺靡而君獨以雅馴冠南畿學易士士于是翕然稱君甲戌余分校禮闈君名在選拜固安今固安去都六十里而近諸所注畫聲聞若馳大抵務古教化亦謹文法廉正守高無所阿避蓋其行誼風采絕類其文章咸矯矯不與時俯仰暇則復理其所哀講義若干卷點定批謬將付之梓乃走使抵余書求叙且頗自翊其說曰夢瞻少攻此藝由朱氏傳註蕪採大全及近代蔡虛齋諸名家沉思冥索日無怠畧者垂二十年所往往洞朗闡發多前人所未及窺者學者誠得吾說求之可以發古義于時編悟性天于舉業嘉惠非淺鮮也余涉獵是書間取曩時一二所未解者就訂之輒灑然有啓于余心蓋其發明經傳即吾未能深究厥旨其去世儒焉任時而不任理也遠矣矧若治狀業已上

聞方駿駿嚮往功用日起庶幾哉所謂習經而用經者乎世儒習經以進進則芻狗之矣余故序其書并以詒夫世之業是書者

劉子威禪悅三草序

古人稱曰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其然乎若劉大夫子威者年垂八十耄矣而力學不衰彼其得於少壯者既多而采閱摭奇湛淹綜貫玄詮內典亦罔不繹非至老而始學不可

其書滿家即未及惠子之五車亦不啻如曼倩所奏者余方構草堂於罨畫之傍聊謝紛蓋以自適而大夫以近草曰禪悅曰雜稿曰別稿者寄示且索一言評騭之夫神以御形而神超乎形外故曰齒髮無關於神明大夫晚而喜佛佛氏之言曰汝面雖皺而見恒河沙性不皺其衰其皺者大夫形耳故曰薄虞淵而猛志常在今觀其草猶若裴旻之舞劍縱筆所至無可汰也大氏以淵淵邃奧雄勁奮踔爲主寧浚澗而人不能尋無淺坦而句易

以乙正如蛟龍之吹簫潰裂橫逆震蕩狂決不肯作嶢谷之簫平和澹泊者也當今作者雲涌詩文之道中興矣鸞者鵠者鵬者吐綬雞者孔雀者鸚鵡者皆上厲乎天而獨角鷹側爪橫睨搏擊飄逝傲然欲俯衆羽而不爲之羣嗟乎斯其爲大哉故有擬大夫爲樊宗師李長吉者而不知大夫好求之古自國語管子三劉三謝中來其任意而自爲之格自爲之語則其所獨創也庸俚鄙夫見于虛上林曰詞賦必爾而不知自我作古奚以馬揚爲以故讀大夫賦不能闇解輒謂僻澀夫孰知離而合合而離之故哉余卒業三草而書此以復大夫其有當于心否乎

#### 四書說林序

焦氏易林郭璞洞林裴氏語林法苑珠林林者林也詩曰其會如林史曰府中文武如林蓋言多者必曰林經不說不明說不林不詳姚氏說林所錄作也詳哉其言之矣其林乎本朱而衍其意宗大全而擷其英取蔡林而約其詞博考名家而采其

要參綜已見而暢其指如入鄧林其材無不具也又如九里松千霄漢蔽天日而踈朗離立無荆棘之蒿目也士能繹斯可以射覆而中雋矣或曰說林何以不文其若易洞語珠四林者何曰文尚矣文王姬公孔子之說易文也箕子之說範文也緯書之說經文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也今四書者宋儒所表出而宋儒之語錄皆以方言今則說宋儒之說而又奚以文爲抑亦爲夢幼者易曉也姚君好脩勸學已薦名賢書乃困公車也久嗟乎樹木者求用於十年後培灌不已然後可以中樞案桂棟用其鴻茂何如哉姚君今有聲秋林由是進而一當詞林崇宣德藻裒然著作之魔光 黼宸耀震區則又不徒誦說已也

#### 江長洲鵲巢詩序

江使君蒞吾長洲三載政成有鵲來巢其堂敦焉或曰將使君躬太上所繇俾民無訟將使君達而斷事無淹咎並能令訟庭空無人禽鳥斯至乎太史氏曰唯唯否否斯諛辭哉民之不可馴久矣使

君雖甚盛德不能俾一旦無訟長洲最繁劇簿領殷湊使君隨手輒盡輒復填委雖使君才奈長洲何必不能令訟庭頓空吾謂鵲之來巢其難政在吏人攢立隸卒呵雍民以事至者襍踞聽命榜笞譴何喧囂之日多而鵲怡然巢其堂宇飛伏飲哺自得則使君豈弟之德神明之政繁而能整喧而能寂與萬物無迕其所感格者深乎漢代循良之瑞非不曰神雀鳳凰然未聞有傍令朝夕束帶視事而巢者使君自此樹名世之然彼忠孝侯何

天遠樓集

卷之九

五

足道哉吳中學士大夫以逮山澤之癯莫不侈諸歌詠不佞雖避地陽羨未及接使君顏色而我梓里父老子弟沐使君之澤不佞悉使君鉅細故因余壻劉銑感使君教植以是編請序頌美無飾云

### 幼科輯粹大成序

今天下有幼幼無老老老老者非必及人之老老吾老足矣吾母見人得一甘餌必曰以飼幼子以飼孫而不口大羞弄嬰孩膝上伺其軒渠笑說而不聞嬉戲以娛其親故曰有幼幼無老老吾友馮

君躬甫至孝顧不錫類為老老書而幼科是輯何居蓋有深意焉人之壽考在元氣輔以美食老老者夫亦在人子養志為先溫清定省令其起居甚適而竭力以備其旨若平日不此之務逮父母有疾第迎醫問藥欲以湯熨鍼石奏功不知老人之不可藥猶弱國之不可戰也然其要又在老者自老其老其心澹然無事如此則安用方書為乃嬰兒則不然苟非天札其血氣向盛可投劑安全此躬甫所為專輯幼科意也雖然昔扁鵲為帶下醫為老人醫為小兒醫隨俗為變靡所不治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今躬甫不云乎余志在道行隨南北察冬春不執一隅之見嗚呼安知他日不有悉取禁方書盡予躬甫輯大成者

天遠樓集

卷之九

五

天遠樓集卷之九

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十

序

進士于子步歸養序

進士李莘聘歸養序

潘君彥恒令洛陽序

贈宜興陳令考績序

贈崑山呂令考績序

送常州錢使君入覲序

贈錢仁君考績序

贈儲封君序

送曹憲使備兵蘇常四郡序

送秦令入計序

送別駕陸公入覲序

又

送田太守遷臬憲序

江尹考績序

贈秦令考績序

贈桑武進考績序

送邊太守擢臬副備兵霸州序

贈醫嶺泉陳君序

送秦令遷戶部郎序

賀朱總戎晉秩留鎮吳淞序

贈陳醫士授太醫吏目序

送游邑博偕計北上序

天遠樓集卷之十

吳郡徐顯卿公壻著

序

進士于子步歸養序

歲萬曆癸未余分校春闈得二十有二人濟寧于生瀛子步與馬子步藩伯東石公子故籍聲諸博士中去年魁東土今年斐然取高第旦暮且授職矣衆目喜于生生顧詣余逡巡請曰先生不以瀛不類辱收瀛瀛有母春秋七十餘所矣又病痿曩母以先大夫貴恩封安人今誠不亟祿養願乞狗馬力以終母餘年余曰恣太安人之所使之旣生得請太安人疏聞上可之卽日戒行李諸同選士羅生馮生輩徵余言祖余曰行矣太安人愉哉往代官家法士推轂孝廉不者不得起家今

皇帝孝理天下夔夔奉兩宮惟謹且制京朝官父母年老亡他子者得歸養假令諸在事晏然其親老之不恤而寵利是營卽藉口顯揚天下孰能說之夫子氏子名且在仕版矣一朝脩然若蛻

解其宦鞅而就膝下色養伊母將志益寧身益康此夫望父母腹不用膏粱華父母躬不用綺繡者也其所爲風邦俗稱一人德意豈少哉行哉所裨于風教弘矣好事者或求多于生曰盍迎養余曰夫旣已迎之已先是于生爲余言曰孤不天先大夫早世惟茲吾母及子女若而人瀛母非瀛及瀛女兄食不甘寢不安始孤與計偕母安人日念孤不置因感疾迨孤迎之邸則更念女不置疾逾甚孤旦夕將黽勉四方獨以安車致母安人謂女兄何將燕而迎之勢又弗可故一行爲兩全計嗟乎于生處此亦良獨苦哉是惡足以少于生或又曰白其初應舉心曰旣來之又復迎之又復歸胡僕僕也余故曰恣太安人之所使之于生不知也夫孝先志祿次之毛義之奉檄與尹焞以善養趣操不同各從親志而已今于氏子始之出應舉也何心母之命也其迎之也何心母欲之也旣迎之而復歸之也又何心母泣而強之也是能無從乎夫君父母均爾君父有命苟無大拂於義東西南

北將無所不可夫子生又焉能屑屑焉令求免於毀譽之口而自奪其愛日也是惡足以少于生今行矣余觀生神閑而才敏齒不及壯效忠之日頗長儻以承親餘暇兼綜經略異日者庶幾得其當以報 天子夫孝塞天地橫四海始于事親終于事君茲行也詎獨爲親計也于生勉哉余嘉生之志且諸士誼不釋然于生之別故申其說

進士李莘聘歸養序

古之士舉於鄉仕於父母之邦服役君所日依其親驅馳國事如在其家故上不必奪人之私而重拂其情下不必自割其私而殉公所急當其時孝與忠常合而無遺親後君之患後世則不然一行爲吏東西南北惟所命之遠而千里又遠而數千里捐家以往不遑顧恤其私於是仕者常抱遺親之戚而處者或貽後君之愆欲以兩全而兼至不亦難乎夫君親一道也忠孝一機也而終始先後之間宜辨之審已世之學士大夫被服詩書身自致于青雲之上親顯而名揚固無可言者至于資

弗逢世潛迹韜光卓然獨行君子奉其親以無所虧辱之義若是者雖服蔬茹糲糲徜徉田間甚適也予獨慨士之藉口祿養者篤進取而褻榮寵或奔走一命之微辭其親萬里去或出入岩廊身陟穹階終其親不聞有定省之節者豈誠國事爲急哉蓋急君者必始于篤親親可忘年世何有焉故古人移孝爲忠求忠於孝良有以也萬曆癸未予分校禮闈得士二十有二人成邵李生莘聘與馬生文柳村翁登八十春秋高始生與計偕行且止者數四翁慰之曰兒毋吾念兒幸際昌時誠得乘會歛起以亢李氏吾老將益強比獲第生念翁欲歸又以旦暮謁銓司除有日矣而竟歸謂父命何以此疑不決益不自懌翁聞之乃抵生書曰曩念兒急一第第卽吾願畢已奈何以釜廩而加吾菽水乎生于是欣然請歸養嗟乎余觀李氏于君臣父子之間可謂兩全而兼至者也夫士業屈首受書不能取青紫爲親榮將事君且無階旣已釋褐天子之庭固宜奔走四方乃忍違大耋膝下色養

此所謂養榮驚進者翁既成其子策名于國又重違承歡之願許之歸生且歸矣余觀生才敏而氣沉能以鞠毳餘暇殫心經術使養益宏識益邃異日者庶幾得當以報是又能爲翁大年者故今日以孝養則忠固在他日以忠著則孝愈宏故曰君親之間可謂兩全而兼至者也生之行也余所選士羅生董生董高其誼徵余言

潘君彥恒令洛陽序

嘉靖庚子山東解元曰雲岡潘翁余童時則習其

名云翁凡十四上春官不第今歲癸未余分校禮闈夏津潘生伯陽名在選翁之子也拜河南洛陽令將之任則問余請曰敦復以家大人教幸事先生得膺一命隨外吏以效馳驅唯是服官之始閔然不知所處則願受計先生而後就列庶幾無作父若師羞余深惟吏道傷缺而大有意乎潘生也曰居生亦知 國家置守若 意平在切令率三歲一大比士士既藉簡其什伍官郡州縣非夫薄之也遠使之而觀其忠劇使之而觀其能故有司

行亡害往往三歲得美遷不然者論如法嗟乎德意蒸蒸厚已夫士也初一蓬車之子耳一朝脫衿裾儼然居吏民上有地數百里戶口數十萬惟所安危休戚之可謂曰權往者大墨當路多予海內所不便縣官動見掣肘今 皇帝在宥需然嘉與更始繩諸一切不執法士振袂而起安所病約結也可謂曰時夫權君之命耶時天之會耶非士所得與也遭時握權建監何若則上不與焉乃士所自爲也潘生勉旃且今銓部所持課天下吏者疇不在奔走簿書期會間而吏所自陳見者亦舍是亡繇矣故其視監司守令殿最所自出率一意煩仰之其自降過人臣禮而其先旨嚮而逆導之也求媚百方卽心喻監司御史所非是亡不磬折稱善有所下輒奉行之唯恐後而又旁結其厚信爲游揚其聲又甚也矯節僞讓于蒞事之始以驟獵其聲稱而大壞于薦牘旣揚之後比秩滿輒得以最聞嗟乎吏道至此傷缺甚矣余固願潘生之慎處之也余觀漢書所稱京兆扶風二三君若神明

焉自謂吏治亡雙而弗克令終至如龔黃輩循循然類于無能悶然不見其可喜迺班氏亟稱之置循吏傳夫論徵輸之勞則保障之負課或殿于繭絲之辨誇剔垢之奇則鸞鳳之鳴嘔似拙于鷹鷂之烈而寧取此不取彼何也嗟乎生可以知所處矣且夫洛陽古所稱天府國也左成臯右龜池生等入斯疆能無今之慨哉生言論恂恂其狀貌類惴惴亡華彷彿有古循吏風今行矣余翹首以俟三年後而有國書下洛陽令者予將稱賀翁雖不獲脫公車籍以老而豈終不遇哉

贈宜興陳令考績序

令近民在澤易寃然自當道上官以至邦之薦紳大夫所共稱賢者未必賢驟而執田野之父老閭巷之兒童問狀而曰此吾父母此吾神君此真賢者也何者令爲民而設非爲夫當道上官與邦之薦紳大夫設故自古未有不便于民而曰善政不得民心而稱循良吏者蜀陳侯之令宜興也其心惻然爲民其政便民大都有教養之實頃歲游

督水利者檄所司生役時嚴寒凍餒各屬邑奉檄唯謹侯獨曰民不堪命而強驅諸溝壑爲用之緩之尋報罷民視他邑無流亡馬跡山嘯聚侯以實聞上官而潛用計解散之上官不謂功侯曰民不被災盜復爲民他非所計也曩者充運民苦羨費不支侯正色抑衛官懲漕卒令悍者不得肆歲大旱吏白勘災侯曰我勘災久矣夫百日驕陽滴雨不降卽盲者不出戶而知千里也復侯循行田畝而後知乎則不憐饑者就食賴以全活甚衆迫寒沍尋罷之以故秋不登冬無警云侯旣遭時勢艱難日夜拊循行饘粥施藥劑掩骼皆不暇尤汲務教化力行古道修葺學宮程課諸士士莫不奮矣嘉靖間樵婦徐以烈稱墓在南嶽年久嗣孫不能守爲捐俸置田修其祀以勵俗民知嚮矣當其下車首格黠胥之父老子爲奸者民大快其父子百計營復進不得遂橫肆詆誣思中傷之侯引咎卽日趣裝行部使者旣發重使慰留而邦之大夫士以至民間父老子弟爭奔走遮道泣曰侯去嚙

其嗣之則又曰侯去時其養我教我嗟乎昔子產  
爲政以始之謗後終之頌今侯以一謗而驗百千  
萬頌也君子謂侯之得民心者深矣是歲己丑侯  
三載政成考最上 天子且召侯乃邑之縉紳先  
生微言不佞自長洲來占籍樂諸洞天名勝復得  
當賢令乎微縉紳先生請固當有辭雖然余驗諸  
田野閭巷間而知侯果循良吏也

贈崑山呂令考績序

兩漢傳述循良大都以勸課農桑爲首務教化次

天遠樓集 卷之十

九

焉夫亦不易之序乎比者三吳民力旣竭歲復大  
侵雖使卓魯龔黃日循行田陌躬操耒耜而督之  
耕猶亡當也一旦風雨調適田畯女紅各奏其績  
然閭閻之弊壞已不可救藥乃何暇論教化哉然  
則爲民牧者如之何夫亦如漢書載循吏所居無  
赫赫名第誠心愛民問所疾苦卽惠澤未究而民  
固翕然頌之矣蓋余得鹿城諸縉紳進其邑大  
夫呂侯而深歎其爲古循良吏也侯丙戌進士自  
丁亥拜官茲邑迄己丑霖雨驕陽相繼爲虐民告

垂絕而侯所以俯循噢休之備至勸災傷治水利  
儲倉穀日夜勤勞行其田之以精敏而持之以鎮  
定謂當菜色白骨之餘議賦役是趣予遺之溝壑  
而一切廢格則牽制于廟堂之計凡所謂停其間  
者一一求中肯綮使蠲貸之恩催科之令兩不肯  
馳以故公無廢事民無疲力居平洞情法之隱酌  
寬猛之宜摘吏除奸宿蠹爲別民有神明之稱不  
敢玩法亦不畏吏毆公庭若歸隱瘼具達則又愛  
之如慈母其操行卓然以風采自肅不事趨承結

天遠樓集

卷之十

十

納見以爲孤峭至與士大夫交誨育青衿莫不霑  
接人人有悅色焉蓋侯之善政不勝書大要以誠  
心爲民耳矣夫父母愛其子不以久暫替者其心  
誠也今于民有父母之道焉藉令矜詡烜耀求以  
見奇標異以徼一時之名得矣豈稱爲民牧哉侯  
以誠心發爲善政以善政臻爲實效當使風俗神  
爵紛然下集于蜎蟲蟻蟻之間嘉禾瑞草必于  
滔天赤地之後百姓之凍餒者感其至矣  
鼓腹太息愁恨之聲減而驩詠愛戴之音多矣雖

以勸農桑而興教化可也于是侯滿三載監司最其勞 天子旌勉不次擢用夫奚啻余言而邑之縉紳先生德侯謂余嘗識侯于成均介吾甥朱應甫徵言朱之父嘗允沾沾以一人一家之故頌侯不置乃侯之實心善政余固樂爲合邑誦之異時位通顯注措益廣勲績亦益懋余又安得以一邑之政沾沾誦侯也

送常州錢使君入覲序

漢宣帝曰民相安于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章帝曰二千石賢則貢舉得人由此言之二千石者養之本厥任不易哉然而未有如今日之難又未有如今日之易者也嘗試譚東南之利害當年豐穀賤而民苦凍餒久矣比藩羅大侵其趨危亡可知已詔蠲卹則貧無立錫之地者何所賴獨遺賑貸則窮鄉之顛仆者不能需一縷 聖之惠德公則姦宄百出詰盜則賊武仲曰不可謂也統又不能敦教則飢寒不暇禮義作士則士風日就萎靡

而不可復振吾欲有所行其意而動輒拘閔吾幸有垂成之緒而謗牘已騰當此之時而欲布其惠利行其化誨譬若衣冠適越舟楫遊燕斯不甚難哉然今爲民牧者三年而薦剡交馳五年而民未見德監司以聞諸 朝廷朝廷以下諸吏部大都不能名一善政而駢四儷六之語若曰其賢其能其也卓茂其也魯恭其也黃霸其也龔遂漢史循良僅僅可數而今歲不下數百人此無異故嚴于催科巧于伺候則宦成而名立則又何易也雖然夫所謂卓魯龔黃者蓋實有其人焉河南錢侯以題柱大名出刺常州凡世之所難侯孜孜不怠凡世之所易侯傲然不屑也甫下車而吏胥憚之若神明焉暮月而民歌頌之曰是我召父是我杜母即不佞蘇人也故買田陽羨得稱子民辱在宇下焉于是侯且入計其屬宜興諸掌故微不佞贈言述侯政績甚悉尤德其接引師儒側注青衿彬彬嚮風曰吾師乎吾師乎既而曰其等匪私德侯而沾沾頌侯爲也不佞曰昔文翁治蜀首務教化而

擇司馬長卿等爲之師侯幾是乎廼請掌故先生之頌侯也不私斯見侯之爲神君爲父母哉廼不佞何以贈侯侯行矣請悉東南之利害告諸當寧請以已之政告諸天下之爲二千石者則豈惟一郡將天下蒙侯之德澤矣

贈錢使君考績序

自古稱循良吏大指曰廉與能廉吏公人不敢謁以私豪右不得逞而孱悴者有所控冤抑具理又以不取故嘿然籍吏胥緩征布利俾閭閻有儲脂

膏日腴顧往往峻爲峭厲谿刻自處之藹然拊循勸課農桑之實鋤莠已甚苗亦竟穢此其潔已得耳何與人事乎能吏見事風生折盈庭剔宿蠹有若神明其或任機數虧雅道甚者突梯脂韋以絜楹苟集事其究或以自潤斯能不足稱也已其爲人也廉以自律不以厲物能以奉公不以巧宦斯所繇成豈第君子哉河南錢侯之蒞晉常也屬歲大侵之後萬室彫敝侯甫至停苛征出輕繫存者老卹孤獨懲姦宄息澤宣流民間諸疾苦若家至

戶覲靡不爲之區處深仁噢咻不置民訥訥若更生則又躬行教化都郡邑之士講明正學益暮月而吏胥憚不敢欺曰是神明自通衢達荒郊僻壤民歌頌之曰是父母側注逢掖彬彬嚮風曰是吾師比三季政成口碑載道鄉縉紳矢頌上官與臺諫薦剡當寧業璽書旌勉銓部紀錄且不次擢僉以侯治平爲江南第一聲藉甚乃較田峻紅女之口無間也斯何以得此于朝野間哉常最劇郡天衍具海陸之饒侯清操皦然不滓楊震之畏四知具有跡可睹而不佞茲未敢述則以胡威之清唯恐人知故然侯不以此凌厲絕物懇惻長者俾老農稚子挹而覲戴常財賦役訟百務填委侯束帶臨之若運斤然恢乎有餘然侯不以自爲地其實意似迂其獲上似拙其明察方嚴本之真誠交孚無間云余故蘇人自諸生時以文字辱太原平陽兩使君折節而賓禮之朝夕悉兩公通達果斷訟庭晝空退而楊推千古其視案牘亡如也其動止尺寸有度自將甚嚴吾蘇大治垂釋褐受知于

廣平蔡公悉其清介有威見憚于臺使者事非公  
平正大不敢檄吾蘇大治之三者皆所謂廉能豈  
弟君子非邪乃今買田陽羨且老在侯宇下恍然  
復見三賢芳躅抑何厚幸頃省中建言醴政大壞  
顧不擇有心計者如劉晏願得清白者流焉所舉  
天下重望不數人而蘇郡石侯常郡錢侯袞然稱  
首兩侯清操震天下如此于是侯當奏最其屬五  
邑大夫請贈言微五大夫請不佞固願有言

贈儲封君序

蓋楊君純甫請余請曰陽羨著姓曰諸世積其善  
逮景仁翁古心饒長者行滋培而景翁少也明經  
例入太學竟不仕曰不第而仕其庸何施邑之人  
曰儲之當昌久矣是宜翁翁固發之胡再之族其  
過以子其當翁之世乎翁二子開敏能文章邑之  
人則又曰儲之昌必于是焉在已而長君登已丑  
進士筮仕鄱陽令其為政鋤強植弱顧不為嚴切  
躡擊若斷行其意大旨在煦噢保綏遷而靖之弗  
擾邑故高阻負山濱湖號難治治替月累培而歸

如流水臺使者交薦今季冬十月滿考及格得封  
翁如其官母太孺人同惠偕榮云迺翁自子貴身  
以子貴故不知家有鄱陽令身令父衣故衣行山  
澤間與漁樵狎益為德于鄉屬歲大侵亡問赤地  
僅有秕悉罷租弗征或曰奈大司農不盡蠲何曰  
臣以豐贏代凶輸耳比蚤霜薄收輒罷租半曰幸  
國課不虧吾益益而嬉是撫養者可念也而鄱陽  
君益為德于所治邑會 當寧神聖惠吏治徵上  
具得為不亦得言之且為德天下自此其家慶詎  
有涯乎雖然群邑之人所若操左券必諸父子間  
亦既不棄用敢乞太史氏華袞之太史氏曰 皇  
制所登庸士試諸中外大小成績例有貤封豈曰  
作忠夫亦錫類以孝治天下宜爾士貴匪公利則  
為首百計朱提致潤以次斥廣志意不多罪莫甚  
焉而獨微 恩為兩尊人榮雖私公也傳不稱行  
道揚名顯親曰孝乎純孝者必精于忠者也國家  
公賴其用厚卹其私又詎非勸忠乎荀悅曰微  
天子之寵靈綸音在人世之有是多矣何必榮故

以身貴親者必忠與孝合以子貴身者必德以基  
福曰不忝 主恩是必鄱陽君必鄱陽君父當之  
則幾哉

送曹憲使備兵

東南天下重地昔曰之府今在賦今日之所重在  
兵今軍國之需至矣無省揆其勢不得復重  
賦者何東南賦之重者皆務其末珍之其餘幾  
墊臨迫危張而思作不可猝轉群不送淮劉召島  
固險大洋粘天節皇游鵠偵首曰麓摩祀後長門

天遠樓集

卷之十

七

三州之夷騷而佐以大隅博多日向紀伊種島此  
殆不然其患在導以中國之人往與浪之役屯戍  
轉饟幾竭天下之力經略之重群帥之肅淹以歲  
時竟不克剪其鯨鯢崇京觀則武備之弛詎復堪  
事與故其勢不得不緩賦而重兵顧吾所席以爲  
備舉吾所患斯甚難哉吾蘇若雲間瀕海諸要害  
未易控扼毘陵大江而京口則江淮之衝所浸  
薄也又財賦藪 國家之命脉繫焉治兵使者關  
當事者難其人則以水道攝其事且昔年寸草鹿

曹公以大參治兵徐淮聲烈藉甚廷議推晉臬長  
移鎮四郡故事推臬副公清直重望定簡在 聖  
明念天下重地隆其委如此初公之蒞徐淮屬河  
決頃圯亘數百里民卽不爲魚鱉喘不寧處公所  
捍禦若悉淇園之竹就宣防之宮公所捐循若家  
賜之麥麴而戶予之山韞窮公職在飭兵而綏齊  
民靖卒伍予汜濫之餘公之功甚鉅徐淮間無論  
上民卽所屬諸大夫咸重去公公督總其百歲故  
淮安馬使君故守毘陵有異政而交于余最驩則  
走使陽羨山中徵文贈公行余且爲公宇下人當  
不腆齒漿以摘從者前驅廼因馬使君請則先之  
以辭爲馬使君致國士之感可哉夫公習彭城洪  
沟湧滅激遭回怒瀨所大決不可知則四郡飢寒  
群不逞之民幾是乎閭者益賦額以重困之嚴保  
甲以滋擾之毫無當于簡練備禦之實徒憚閭閻  
不得相安營生理藉衣食益陰聚爲非兵民之用  
久矣則治兵慎毋擾民爲當民瘁則蠲額外不經  
之征毫不可復益益賦以練兵雖其人一身然兵

天遠樓集

卷之十

七

者手足也民者胸腹也剗其胸腹以益手足之堅  
彊未有能彊者也四民之窮父不得飼其孩提兄  
不得饌其幼弟朝夕汲汲有所營以免于溝壑保  
甲以餌盜盜不必弭而徒擾民夫孰非赤子與其  
軒渠笑悅者爲民啼者爲盜止啼而并障笑者之  
口笑者亦啼故方今之務在保釐安集惠利平定  
之而已公之才恢乎有餘地公于政無所不統第  
職名備兵余故不敢譚兵而譚民瘼如此雖然自  
古未有不精于兵而能弭兵者余固言之曰今日

之所重在兵第不敢譚方略則以公奚俟余譚哉

### 送秦令入計序

太康秦侯之令宜興越數月當入計 天子卽問  
何以治宜興對曰臣以治蕭山者治宜興初侯拜  
官蕭山未履任會稽一郡薦紳憚侯嚴明逆說以  
盡法必至無法侯直視應曰容姦必至長姦大指  
謂十室九空者九姦者一誅其一而九者得以相保  
一良而九姦鉅者誅已發覺者誅卽姦不怙終莠  
盛而鋤不若鋤其萌良農治苗旋芸旋芋詎及穢

乎蕭山之民是以大和一廉直丞會御史考察且  
被扶侯奮然以身捍曰寧其扶令竟坐是調簡顧  
得繁蓋銓曹姑以存憲體而寔右賢令也侯治宜  
興一如治蕭山誠心撫字直道不回何蕭山何宜  
興何簡何繁哉宜興故淳樸比黠悍所爭田土責  
直輒名殺劫投巡江巡倉兩臺下諸縣得理于是  
刁姦殘良善以還侯曰是誣詞越訴者何可縱不  
治率反坐律兩臺訟庭爲空悉訟于縣初以千計  
旣而減半今不滿三百初有所旁出別控而縣庭  
之事日繁今雖重情乃至纖悉具投縣而縣庭之  
事日簡斯見侯才諳偉哉自來詞狀歸吏胥之手  
市威徼賄顛倒埋沒侯盡收入臥內熟閱得其情  
以次聽原告抑審出片言拆之具服無敢譁噫郡  
縣無繁簡官與吏胥雜爲政獨宜興今爲政吏胥  
無敢姦前此蕭山哉有潁川渤海之德讓而威無  
所不折明無所不矚有京兆扶風之烈而說安子  
愛惠利無所不洽初下邳賊曹戕于盜侯入境未  
三月而上司索盜甚亟侯陽言盜去遠不可猝得

而密從近偵獲之請自今如北方獲真盜趣誅無  
後時勿復事姑息反坐捕獲者于是邑東西溪曰  
二九者寒夜無警卽太湖中稍稍屏跡矣無必蘊  
崇芟夷而盜息無必煦煦而民安昔鄭僑政嚴甚  
者鑄刑書而仲尼曰惠人有以也侯又嘗與不佞  
譚及時事輒太息曰 穆宗皇帝之初徐文貞公  
悉矯分宜弊政于時苞苴不行貪婪陰險之輩一  
無所容此其感興于山榛隰草而有西方之思乎  
李獻吉嘗致嘔尚書機軸之屢變矧乃今天下多  
事烽煙弗靖杆軸具空在位錄錄者固無論卽矯  
矯名高亦出于浮慕而無當侯鄉舉十年而成進  
士諸所閱歷其有概于中而歎乎則侯之志念深  
矣侯之行也邑諸鄉先生授簡不佞謂當有言贈  
行侯行且入踐清要而邑人以蒞任淺日遲侯再  
來卽廟堂之上將無爲東南重地計哉 天子曰  
第還治宜興行召君矣

送別駕陸公入覲序

秋官大夫姚江陸公暫出倅毘陵甫下車則群然

曰驥足之展庸詎須治中別駕哉則又曰王祥不  
三公哉已視篆宜興邑之人曰惜矣曩者陽羨之  
不許州也蓋公筮仕守許州藉甚云當道謂公重  
而才以攝郡郡之人交口矢頌曰是平原清河之  
文而廬江之能鬱林之操胡不真守而攝也會當  
上計遂且留用爲 天子近臣其敢以一郡邑故  
借寇君而其屬宜興諸博士先生詣不佞告曰吾  
儕名諸生師則吾儕豈敢自公以視篆至諸生無  
師有師雖然昔鄭人頌公孫僑曰我有子弟子產  
誨之君子猶曰衆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也甚矣  
教道之難明也故未有能教而不能食也自公至  
諸生之才而淹者勤而匱者冤抑者悉有控豈徒  
明師寔慈父也昔文翁化蜀以經術授相如爲師  
南郡絳帳深居遠方負笈至或三年不得見第使  
高足轉相授受蓋不能一一身自爲師也甚矣教  
道之難也公獨延接汲引靡遺靡倦所覃精湛思  
與旨微言若家喻戶說當文體奇詭指示覲縷如  
是爲濟之如是爲與謙爲應德爲師道時出已所

撰構示爲式諸生若披雲霧擴然曠朗以故最爾  
邑而今秋薦者七人賞者三人其蒸蒸然興者不  
知幾千百人抑豈徒諸生師吾儕從此窺大雅之  
藩探作者之闕吾儕師乎師乎用是敢微言太史  
氏曰今世所稱治平第一亦惟是苞苴竿牘催科  
論教化有如公之大有造于士乎昔戴恭簡公都  
就文辭知其心術器識年命脩短位秩崇卑督  
南畿關中學凡九年而陟上卿臨海陳公初視南  
畿學既佐臬治軍河南尋改督學今任人朝藩臺  
臬俄而治水俄而備兵無所不任用違其長卽所  
長以驟遷弗究其用有如公之精于掌故家言留  
意教化如哉陳二公故事久任視學豈不可也余  
故因諸師生之請而及任人之說如此雖然公亦  
何所不任哉

又

攝毘陵守陸公入計其屬五邑大夫餞焉當有辭  
而致宜與秦侯手授簡不佞微辭五大夫皆賢卽

豈弟亢爽異操顧皆上獲公公于五大夫有日接  
或阻逃僅一再覲似不悉而所嚮喻五大夫甚決  
不啻九竅五慮相喻然斯見上下之交哉則唯是  
元元故其所戒令措置朝布夕究閭閻淑淑歌頌  
之如一口或者謂累積廼崇暫無大功堂階交蓋  
遽不成信則公之來蒞茲僅數月耳胡若是烈甚  
卽元康神爵間久任何以加焉公諳暢當世要務  
其臨事若運斤游刃恢乎有餘地顧不以負重望  
故薄郡國孜孜懇惻爲民而大指在身自爲範陶  
甄士類則四民具穀任教不任政故所至旬日間  
輒籍甚自古曰政教相似而殊方不佞援管氏所  
譚以歷稽陸公異績當公甫下車標然若秋雲之  
遠鵬然若謫之靜其視篆宜興幾何日藹然若夏  
之靜雲廼及人體其還攝郡操縱自公郡之人視  
宜興之人視公焉而吾邑之人歎孔邇何遠稍遠  
其望公也蕩蕩若流水使人思甚矣公之神于教  
也俄佐郡俄攝邑俄攝郡或繁或簡有專有不專  
而公精神智慮隨所至轉移唯教是務身必備之

若此其神且夫教者意所之也故能神公且還侍  
從 天子左右卽出且貳藩臬儼然大憲其敢以  
一郡私久借大賢公其慨然有意于東南士風之  
日靡民生之彫敝乎其政與教無所不之公行有  
日不佞入山方深請以意與五邑侯錢公京口大  
江之上歌曰別駕爲政民人和公目五邑侯賡曰  
五大夫賢吾則邇于是武進侯進曰前無王祥帝  
所嘉何居攝江陰事郡侯曰大江澄清魚孔多靖江  
侯曰美哉清而惠乎然猶未也曰從其多魚網不

施詩無錫侯謝曰主臣不腆惠山一掬敢方大江  
乎曰使君清較惠泉多宜興侯曰南山白額北渡  
河則又謝曰公視篆俄頃之烈如此不佞終奏曰  
清路揚塵者公邪余

### 送田太守遷臬憲序

祥符田侯由故東昌守補任毘陵不數月遷臬備  
兵江西而郡丞某公別駕王公司理閔公合徵言  
不佞以贈昔人有言吾嘗同寮敢不盡心則先隨  
之誼然矧當 聖主究晰吏治諸使君賢亦唯是

若五氣相節宣五官相攝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  
其于侯之行寧無深情哉顧不佞郡民也吾獨有  
感于侯之得民深也夫侯之蒞毘陵不數月而得  
民驟深斯何以故有其操切擊搏爲名高則不能  
得民寔不能有爲而一切因循託于不擾則不能  
得民均吾民也而以意有所左右植不必苗鋤不  
必莠第新其視聽而耳目人無已則不能得民唯  
是以誠心出之而或局于運量或踈于防檢則又  
不能得民深唯侯不自用其情而其治悉本諸民  
情不獨行一意而民悉得行其意是卽古龔黃卓  
魯輩也古龔黃卓魯輩宜民之政皆久而見思不  
驟有赫赫之名而侯之得民驟深斯又何以故古  
者不甚有苛政厲民故循良之吏自勸課農桑外  
不復有所措置其猶王民相忘于作息耕鑿已耳  
今之政大都厲民議及除害朝除而夕滋甚議及  
興利利之興也一而害之滋也百第無所擾之則  
善而其勢又不能恬然無爲故今之龔黃卓魯必  
用民之情稍一整頓之未暇勸課農桑而其聲稱

已赫然矣則侯毘陵之政是也漢制良二千石有異績輒璽書旌勉增秩賜金甚至三公五等爵賞不愆此制不行士大夫益爭自表見而民益弗被其澤有如侯豈弟德讓不欲自見而益章章民驟歌頌之者乎侯行矣卽以治江左者治江右卽以治民者治兵夫豈有異軌昔郭汾陽治兵寬李臨淮一至號令而旌旗壁壘皆爲變色是固曰然然以臨淮之嚴而汾陽一代之寧侯布德拊循三軍有不驟驪呼如雷者哉不佞執是占侯江右之烈

當俄頃彪炳尚有聖子開府重來之日江左之民靡不拭目以俟

江尹考績序

我使君江侯射策甲第來綰長洲篆至今年四月始滿秩例當奏績于朝乃兩臺以近例免赴關則已書侯上考達之天曹惟是侯之德政冠絕一時旦夕且徵命下矣吳士民鼓舞膏澤惟冀侯之久任加秩也嘗讀雅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記曰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

之親我江侯有焉父母其孔邇矣侯政之仁民且置其細毋論論其大者侯爲政首先教化招延博士弟子員考德問業士于是翕然知所嚮往營置學田以贍貧乏經始文星閣以發長祥孜孜作人久而靡倦蘇賦甲天下長洲復甲于蘇曩者時和年豐長賦之役一承北漕而破家者什且八九矧數年來曠勞狎至向以閭右稱者今已晨夕不謀而徭役滋繁田畝加賦無已時民安得不徙且殍也侯慨然念民之不堪命爲創役田期以數年後官爲雇役累不及民徃者陽山宋中丞之尹吳也特創役田厥後民稍甦息民到于今受其賜中丞竟以御史一再遷而來撫吾畿侯之軫念民瘼寬恤徭役實先後一揆也巨猾構訟陰結黨與互相證佐聽者或爲所眩甚至睚眦微卻輒中以人命重辟官府視爲故習于是豪右實當反坐者徃徃以居間倖脫其於生死兩無當也侯發摘如神秉公不撓狡者計窮每闌入他境侯輒檄捕正法無少貸至如革舖行卹里甲歲時各上曹薪炬之類

悉捐俸給焉不畏疆禦不侮鰥寡視民猶子真豈弟之道哉和氣所感率以類應頃者鵲巢公庭來瑞甫里魯恭張堪並再見之 主上振飭吏道超登卓異任四載餘則拜諫議柱史之職侯今最績郡邑之三庠逢掖諸俊率余壻劉說猶子本仁造而請曰昔東人之愛姬公而以成王之召命不可稽也故其詩曰是以有衮衣今無以我公歸今無使我心悲今今諸生幸公之子吾民雖以績最爲公賀而又以公之將入 朝爲我心悲竊願其久

天遠樓集

卷之十

三

任加秩而恐不能得之也先生其謂之何余曰東人之見近矣姬公在東澤及東人姬公在朝澤及天下東土固天下一隅耳而澤猶遺之哉今惠澤雖洽猶以疆域限也自茲而陟臺省凡民之利害國之要政皆得抗章言之朝奏上而夕流暨于海隅矣挽瘡痍而躋之仁壽之域者至弘鉅也吳士民之受賜也又何如矣余亦吳民也曩叨貳銓部且以禁近日侍講幄無能效尺寸茲得藉休沐詠歌太平於田間卽無以佐樞宰爲明使君越歲月

之格而卽置之津要然度柄衡者已夙虛諫席待矣仁將及天下凡百君子逮我父老亦何慮焉諸君咸躍然喜曰幸哉公之在 朝尤賢于在茲邑也且朝夕望公撫吳民如陽山宋公矣請遂書之以爲公賀

### 贈秦令考績序

曩贈秦侯入計有辭不佞以方鄭子產云今三載考績通邑訢訢曰吾儕小人何幸沐浴德澤者三載得覩厥成乎則又懼曰侯治平當爲天下最簡在 帝表旦晚召入臺諫銓曹侯去疇其嗣之侯固今之豈弟爲民父母而古之遺愛也夫侯政嚴嚴何豈弟何遺愛也不也夫子產非至嚴者與莊氏游方之外者也其論治曰治天下者亦奚異于牧羊者哉亦去其害羊者而已苗莠不並盛良姦不俱殖故未有不嚴而成其惠愛者也今爲令大抵務獲上夫獲上以治民也民之不治焉用獲上爲或徒好長厚之名一意煦沫其究養姦非養民也宜興之俗無論古昔卽較蘇長公買田卜築時

天遠樓集

卷之十

三

不若也卽較不佞初買田卜築時不若也其勢不能不嚴而治侯至首禁誣辭越訴其爲政自丞簿尉暨吏胥莫敢奸語在不佞贈入計序中其初政章章矣嗣是卓異不勝書編寄莊大戶于里甲以甦小民之困刻期輸納民無敢後宿逋爲之頓改賦役平矣榜賭博之門而人皆耻縱博太湖盜所出沒港隘皆柵斷之而潢池無警盜賊弭矣作新士類繕治庠宮朔望會諸生于倫堂詢風化利弊教道勤矣邑與長興溧陽地相錯如繡姦豪緣以

詭竄不輸賦侯令巡尉募人耕而供徭賦陽若田無主而給之佃者姦豪計窮始出辦徭賦罔敢逃是侯一旦刷數十年之蠹也頃主曹以 大內之役効秦料價逋負下撫按令有司停俸立徵罔敢出一語者侯抗言兩臺曰民方困窮正供且不贍矧此積久自來緩征而驟迫之恐涸轍之衆不死則竄徙耳寧亡以 封章寵吾父母而爲百姓請命兩臺難之及辨諍不已卒從其議寢之是侯以一言寬數百萬之命江南之民陰受其賜而不知

也此二端尤偉侯之才其敏顧又戴星出入無間寒暑精勤不怠其所措置事事可著爲令侯固天下才最爾邑安得私侯唯是嗣侯者能如曹參之代子產則茲邑之民將終拜侯之賜雖然自古善爲政者大指福良而禁姦良與姦孰多則德之也多而怨之也亦不少前人任怨以造福其用心良苦其爲後計最深遠而後人輒因怨口而更張之則何以保侯之善政不終變乎太史卿曰私怨固不勝清議之口也吾保嗣侯者之猶秦侯民必終拜侯之賜是故因諸鄉縉紳請不能爲久留侯計而爲嗣侯者計

贈桑武進考績序

今天下最劇郡莫若蘇常最劇邑莫若蘇之長洲常之武進皆賦額極重而黽民貧滋冗案牘日不暇給又千旌往來孔道也語曰仕宦莫難于令能爲此兩劇邑由此崇庫繁簡何所不恢恢乎以故兩邑令神明卓異者殆無幾人萬曆初任城李侯令長洲其初政甚嚴旋尚寬大旣吏胥束手遂一

意噢咻惠利民以大和比李侯以御史按吳屬歲大侵小民無告長洲之民見李侯至輒手加額曰不圖復見父母竟不知其爲御史嚴重也李侯歎今之長洲非昔之長洲竟不自知今御史非昔邑令也乃至四郡之民舉訴訢竟不自知身非長洲人也乃李侯視四郡何民非吾長洲舊民也蓋李侯自爲令其政聲旁洽其爲御史其仁心無不之也是故四郡頌御史之德今任城桑侯之令武進也有豈弟之實謂脂韋非豈弟也其卓有風裁矣

天遠樓集

卷之十一

書

謂矯詭非風裁也其鉅細體貼人情務在愛養保綏元元霑被其澤矣謂巨室不必妨民有其庇民者也且富一人以濟衆人之貧天之道也絕不持成心與有勢力者抗矧其曰矯焉以迂上官乎然而計事利害不同人喜怒苟不便于民不少徇上官侯蓋謂獲上以自爲謂斯民何獲上以爲民是民之獲上也吾何與焉不獲上以爲名高猶之乎獲上自爲也爲民而不獲上猶之乎獲上以爲民也是故侯所執持不回者上官往往察其懇惻爲

民之實俾得行其志侯于是乎大有造于民諸臺使者薦剡同辭推武進侯褒然爲四郡首上吏部當爲天下最其善政其異績卽未敢曰四方則之藉甚四郡頌之矣豈惟頌之譬若盛夏澍霖灌溉于此浸漬于彼蓋四郡罔不被矣何魯有兩君子我江南劇邑幸甚侯與李侯同鄉薦而李爲余甲戌分校禮闈所舉余辱侯神交之誼寔李侯紹介其間今歲在丁酉春侯滿考貤恩父母侯之忠孝于是馬在宜興吳詹簿之德侯最深屬余脩辭稱賀夫侯之聲烈章章卽徵李侯故及詹簿請不佞固願與天下誦之侯且被召入臺諫銓曹不佞敢援李侯例再造我四郡可乎

### 送邊太守擢臬副備兵霸州序

聖主綜悉吏治毘陵治行天下第一則以良二千石封丘邊公而佐郡諸大夫皆賢也于是邊公遷臬副備兵霸州若涿州十五州縣畿甸之捍重帥之任其最重或仍佐郡諸大夫屬宜興秦侯請不佞徵言贈行諸大夫與公朝聽政而夕修令其習

公也稔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先茂盡心隨會同僚之誼則然矧諸大夫之賢誦其官之長若公者乎是宜諸大夫言而徵諸其郡人者一政一令其利害關郡人也切卽諸大夫習公必詢諸其郡人可考鏡不爽郡之學士大夫衆而必徵不佞言者宜興爲郡下邑不佞自在告入山甚深固深山之野人也善政異績徵諸下邑徵諸深山之野人則公之政無不浹也而通郡之口碑無間也初公以題柱盛名丞茲郡也有豈弟之澤有介潔之操有

天遠樓集

卷之十

三

瑰瑋之才民頌之曰有如公胡不守而丞也考最余方佐鍾會吾蘇守缺擬公名上則常之仕于

朝者咎余曰典郡有如公胡不吾常而蘇也余謝主臣蘇吾父母之邦也雖然吾買田陽羨久矣常亦吾常也公之惠吾常深矣均惠吾蘇不亦天下之至公乎公旣不果來吾蘇又數年果擢守吾常也常之人歌舞于道公旣專城其措置益遠其振刷益新豈弟爲政者往往不立崖異溫而可習而公凜然壁立萬仞人莫敢干以私介潔者或高自

矯亢詭激以自表見而公之清唯恐人知雖唯恐人知矍然孚于人人矣材度瑰瑋尚通則易以集事公于事無不集也而所執持雖三公不易也財賦之區急之以便國民貧不可急緩之以便民國需終不可緩公不督而集難訟牒繁多不聽之如防川勢且必決聽之如焚絲而愈亂公日聽之而日簡難課士以文稅以掇巍科滋俗吏課士以談性命希聖賢滋僞學公躬行古教化而士嚮風難卽余在深山中家讀書人力田租吏無跡猛虎遠從草木句萌畢達夫孰非公之惠與蘇人以不佞故亦歌舞之矣始民見公之槩也今見公之全矣始民望公之爲守也今望公之開府矣或問公何以治霸州兵夫公之所出無窮如江海余則安能知雖然知公之治民則知公治兵矣古者寓兵于農農之時多而兵之時少則嚴飭之意少而拊循之意多今之兵尤不可以兵治之也當以民治之何者夷虜猖獗軍興繁矣民力竭矣士卒行伍未易以峻瀟整齊之也公必以惠昆陵者惠霸州以

天遠樓集

卷之十

非

養民者養兵而兵無不治矣愚竊窺 天子以東  
南爲慮公驟而北一旦以西北爲慮公且驟南何  
也夫西北之疆場靖則東南之民力寬是故有霸  
州之 命東南之民力寬稼穡滋倉庾閭閻充實  
則西北神京之根本固而疆場非所患矣故有能  
加意東南惠養元元緩征蠲稅者乃精于國課者  
也此雖廟堂之上主持顧非公才德具優者開府  
重來以治東南不可然則忠靖文襄忠介之烈余  
且拭目俟之矣一備兵一霸州一曩所爭吾蘇吾  
天遠樓集 卷之十 五

贈醫嶺泉陳君序

太史氏曰世所藉口金莖雲表清露以濟司馬長  
卿渴枚氏能令吳太子霍然病已此甚無當也余  
善病所識天下醫無慮數百獨江右嶺泉陳君最  
名余所識天下名醫無慮數十獨陳君古之名醫  
與何者以醫名者非名醫也軒岐輩始弗敢論假  
令諸葛武侯殷中軍狄梁公以醫名可謂名醫乎

華陽陶先生雖號稱山中宰相幾成其醫名哉其  
究必不以醫名者也渤海曰非常人臨淄曰聖儒  
譙國曰上僊其醫名藉甚迺至人所自托幾何矣  
陳君蓋其流亞與雖然卽僅以醫名故甚難古之  
醫者能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搦髓腦探荒爪幕前  
浣腸胃漱滌五臟練精易形此秦越人能生號太  
子淳于意能生郎中令循嶺泉陳君能生不佞且  
君之生我至再至三矣其用力甚勤勞其效甚奇  
余之疾皆幽隱不可示人君能察視審治余岌乎  
危哉若秦穆公趙簡子之七日者數矣第不知人  
耳未必帝所甚樂未必與百神遊于天庭廣樂九  
奏萬舞其聲動心噫危哉君終能生之余是以德  
君深扁鵲曰良工取之拙者疑殆然又曰越人非  
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君有  
其良復有其讓余病一在芙蓉山中一在北雍司  
成署中一今在長橋新居語曰痛定思痛每追憶  
之輒蘇蘇實涕余是以德君甚深君所活人無算  
所活輒忘之不復記其姓名迺至道中猝遇仆者

起之絕者蘇之其人方危急亦不知君姓名病已尸祝之終物色得之至抱持君泣下呼父母云大都君所以攻治法甚奇非湯尉鍼石酒醪之所及也雖然造物者以君生我是大德也若以我顯君之奇抑何忍也造物不可問君神于醫必神于理其有以振我益我使白首無所藉君之奇乎則君之惠益大矣雖然衆生病則維摩詰亦病君安能俾衆生不病哉天下賴君之惠者尚多余故稍述君之奇以當施藥草云爾

未遠樓集

卷十

五

送秦令遷戶部郎序

昔北郡李獻吉爲戶部郎蓋經濟才也氣節也文章也三者並冠天下云其所上孝宗皇帝書陳二病三害六漸其言無一字不酬海內傳誦到今以方賈生治安策吾以爲是不足以見獻吉是直臺諫所不能言所不敢言獻吉具萬言其名曰李生治安策云爾當漢文帝時悉行賈生言固久安長治其謙讓未遑稍有待耶未爲不可天下後世不以賈生故訾漢文以李夢陽值孝宗聖德由

是也獨其激韓尚書以大臣之義以致尚書之毅然改容不復顧身具疏入而諸閣審相對涕泣于是諸大臣入而天下之大事已八九濟矣是一時三事九列所遠巡弗敢而決于戶部之一郎戶部郎何其重也奈何以靈寶之爲吏部而首咎韓以長沙之爲相而默不言疏出自韓其所以折閣榮者言雖端而氣弗勁戶部郎其如諸大臣何然自此戶部郎之名日益重乃今之爲令者希臺諫而薄部郎爲部郎者重銓曹而薄他部曷不觀諸李獻吉也宜與秦侯以天下才試宰一邑暮月之可冠四郡其入計不佞有辭三年之成冠天下其考最不佞重有辭侯之仁聲德政洋溢汪濊無弗洽也其光休焜燿輝赫于朝野者固已甚遠不可涯矣是故不佞因諸鄉先生請重有辭頌之昔李獻吉所贈華容洪洞兩公序言具在集中以後進頌先達兩尚書華容又極天下重望也乃寥寥數言而止不佞頌秦侯縷縷不止諸鄉先生不以不佞爲諛者秦侯誠大賢尚有揄揚未盡之德顧其

未遠樓集

卷十

中

所措置可言其精神默運不可言吾儕誠不能以一邑故久私侯乃不爲臺諫銓曹僅陟戶部夫今之戶部郎猶先朝之戶部郎秦侯視李獻吉所有三者不啻過之不佞嘗聞侯之論文矣又身沐侯之德澤矣侯之氣節夙著于爲蕭山之日重聆其言論風旨凜然矣不佞野人不跡公庭侯儼然臨之錦繡委蛇具瞻大臣之度矣當十倍李獻吉其遭遇經綸康濟異日開府鎮吳爲夏忠靖爲周文襄爲海忠介侯當兼之矣今天下最重任曰戶

東遠樓集

卷之十

聖

部則以軍興日繁東南民力竭矣侯之入部卽不能請少府水衡之錢一歸諸大農其必力言于大農蠲宿逋罷浮征施希濶曠蕩之恩以挽回東南之民命又奚侯侯開府鎮吳之日而後民沾忠靖文襄忠介之惠哉侯之入也或且爲兵部華容爲兵部郎匿用兵籍所活民省費無算大司馬項襄毅公曰吾位是卿坐功名遠勝吾是時宗社民生之重寄兵部之一郎侯今之劉忠宣也以侯之鴻才鉅望必爲吏部吏部之三王尚書皆嘗爲郎其

持正匪直清通簡要而已是故三王公之重不在尚書之日而在爲郎之日侯今之王端毅也何者三王非端毅不足以擬侯也侯乎侯乎李獻吉云乎然則侯一登朝而大小臣工具見夏忠靖周文襄海忠介劉忠宣王端毅諸公矣豈不甚盛哉雖然非不佞以私譽侯誠有感于今之時大異諸公之時所需于諸公才甚亟以此望侯者殷而期侯者大也

賀朱總戎晉秩留鎮吳淞序

東遠樓集

卷之十

聖

吳淞爲江海第一關鑰故特設所城而以副總戎鎮之比年海汛當朝夕戒嚴此最重任也義烏朱君奉命鎮江南駐吳淞久之晉粵大總戎業十乘啓行矣時臬長獲鹿曹公備兵蘇松藩叅德化彭公備兵常鎮則相與計曰君去誰其代者且計利害粵孰與吳若以君新銜仍舊鎮是東南之障而社稷之衛也于是力請于兩臺兩臺以聞于天子得俞旨以大總戎筦江南副總戎事仍鎮吳淞節鉞不移而體貌加隆甚異數也于是曹彭

兩公合徵文太史氏太史氏曰盛哉此一舉也兩公能得之兩臺而兩臺能得之天子何其異也兩臺合兩公之議而當宁俞兩臺之請又何不拂也上下相信相成若一體然豈惟任一大將推此任天下賢才公卿百執事可也豈惟鎮一吳淞以治天下可也雖然兩公詎爲一吳淞私一大將軍哉以吳淞爲東南要害而東南財賦所出爲天下根本地兩公爲天下計大將軍者要必爲天下計乎吳淞故城枕綵淘港稍徙而失最險要矣若

竹箔沙若寶山若高橋鎮旌麾之所及也雖國初旱寨諸備猝未易復大將軍所枕戈而籌可知已說者謂株守吳淞而不爲分番出哨之計未免顧此失彼故海防莫善于禦海洋會哨陳錢分哨馬蹟大衢羊山爲上策吾以爲分哨之事偏裨任之會哨之事大將任之不專駐吳淞而後吳淞之形勢可固也卽如曹公駐太倉乃蘇松諸邑干旌無不之也彭公駐江陰常鎮諸邑干旌無不之也有如大將軍擁幢提卒大振旗鼓張矢弩耀武

陳錢若羊山之巔而燁赫于風濤浩渺之外俾夷望風懼伏者豈非希世之壯烈而兩公所望于大將軍者哉大將軍行且奮焉以寬聖主南顧之憂不佞更當操筆紀之

贈陳醫士授太醫吏目叙

儒者以詩書爲本業視岐黃家言或見以爲小道而不致於用此非通論也夫醫誠薄技哉古稱良相良醫功等耳以彼其術洞燭癥結而明灼膏肓之內疲癯者由之起而羸羸者賴以扶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臨江嶺泉陳君詵於醫以遊寓居錫邑多所全活戶外屢常滿余病在兩罕九醫環治莫效也而無子心私憂之君先後爲余剖析禁方潰肉出痞使二十年宿垢一旦如釋其治法以鑱石毒熨大類古所稱解肌瓜幕者爲殊足駭人觀聽亦奇矣余旣深惟而常自傷以不自愛慎之故而獲卽厥戾又復不自意以君之靈獲免於戾而無終陷於不孝是或天之所以哀不肖而不重棄其孤也其又何可忘諸余故深德君無能報君

廼爲遵例輸粟授太醫吏目遺之百金以歸一時  
詞林神異其事各有詩旌之余卽無能文又安可  
自後於贈言余益讀史而知君之術之奇殆有所  
本云昔者秦越人醫名天下視見垣一方當時號  
太子得之則生齊桓侯不得則不生技殫矣及考  
史氏著其始乃從舍客長桑君受秘術飲以上池  
之水乃爾故知技由天授豈偶然者余觀嶺泉君  
其醫所由成雖不可知第聞甫弱冠時嘗與神遇  
廣東道中技由此日加進焉其事秘且戒毋泄儻

未遠樓集

卷之十

聖

亦長桑君之遇乎先民亦有言不恒其德不可以  
作巫醫蓋一技之微進乎道矣嶺泉君卽業醫乎  
廼其操心積慮一秉於活人而不以譽利滑其中  
抑又何矚然夫且以方書爲芻狗以鍼刀爲郢斤  
以靈府爲印證故能以恒德收功丈人承調宜僚  
弄丸皆是物也醫之所以通於神與余旣深德君  
無能報君廼爲叙其始末用志鏤感之意云豈可  
不察其志猥以是岐黃家言非儒者本業而遂掩  
之弗譚哉

送游邑博偕計北上序

邑掌教游先生再上春官邑人士甚重此行也故  
事由鄉薦試教職一上春官罷輒遷補游先生文  
譽甚重其再上春官也則造物者有待也其得再  
上春官也則當事者有待也乃游先生才甚偉惡  
乎待哉無待者在我而有待者顧在人在天游先  
生其厭乎所欲至而至焉以故當事者若曰龍谿  
翁太史詎不繇教職大魁天下乎斯造物者之旨  
也于是歲庚子秋先生業偕計謁帝承明之廬

未遠樓集

卷之十

聖

其察兩司訓其生徒五百餘人徵太史氏贈言太  
史氏曰甚哉教道之難也是教備儻瑰奇之才不  
敢薄教職臣而師也邑博匪崇蒿乃竟與國子大  
司成天下督學使者其權埒其分並尊師道也夫  
安得軒輊哉國朝司成前有宋文恪胡賓客之  
儀軌後有南陳北李之剛毅督學則陳恭愍之肅  
戴恭簡之明掌教亦太子賓客胡公爲最司訓則  
尚書魏文靖公天下不以司成督學之崇而蔽掌  
教司訓之實乃胡魏兩公亦不久浮沉下寮旋自

致九列之尊蓋師嚴道尊者無論職有崇卑而烜赫流著其效如此然胡魏兩公皆起家鄉舉今以游先生之才一旦有如翁太史魁天下而希聲胡魏兩公當不啻過之請言游先生之大造士也振舉學校規條士彬彬嚮風矣先生曰儒而弗世猶弗儒也推而誨植其子弟諸貧窶跼伏艸莽者率招之文會中謦欬五經紛綸不窮解人願至博矣先生曰能教弗能達猶弗教也吾敢隱情惜已乎哉汲引推擇備至無留良焉督學御史爲改容亟

未遠樓集

卷之十一

序

稱其品藻當也彼其爽朗闊達之度發于文章大雅弘潤前輩典則足楷準諸生非沾沾徒以長者至意是故大有造于士哉師也父兄也語尊也先生有師之尊有父兄之愛後靡曰不欲強能不服智而不牧若旬虛期于月津若出于一明然則可以虛矣豈不信哉先生之爲翁爲胡爲魏較然矣則益徵昭代師道之烈盛哉余旣卜居陽羨辱先生數過從且六載于茲然而不敢以私頌先生也先生行矣是五百餘生徒且拭目俟先生得事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十一

序

申少師五十序

申相公五十壽序

友蘭韓封君八十序

大宗伯陸平泉八十序

左司寇陳雨亭七十序

楊方伯魏村偕周夫人七十壽序

大中丞潘公時良七十壽序

天遠樓集

目錄

黃鴻臚九十壽序

黃光祿六十壽序

任君七十序

壽史封君六十序

學憲陸大夫六十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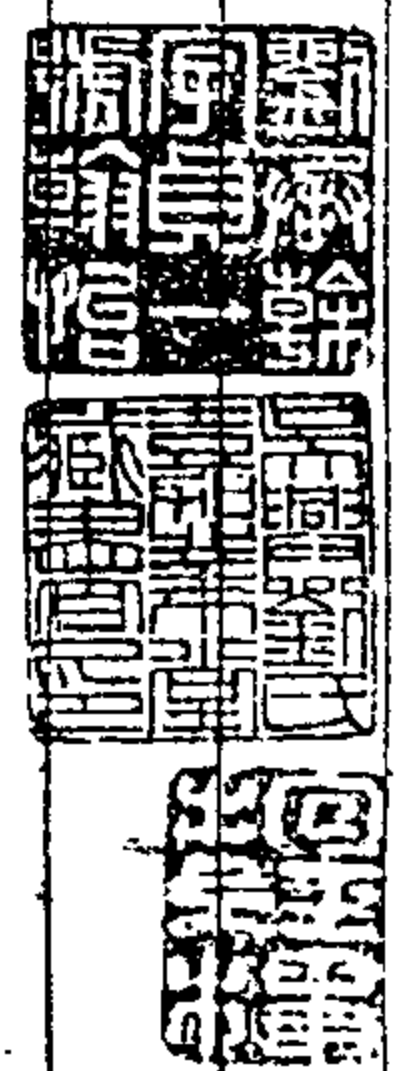
吳詹簿七十序

養怡翁八十序

壽唐太常六十序

壽韓宗伯七十序

壽蔣戶部六十序



天遠樓集卷之十一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序

申少師五十序



夫秉冲夷純懿之質開誠布公貽天下以和平之福豈不亦司衮之上軌而古所稱茂世景鑠者歟然自予所睹記炫赫者傷才苛礪者傷德綜細務修小怨者傷體厚自封以伐異怙已見以忤衆者傷度則何擾之亟也夫非爲私天下國家事專柄

天遠樓集

卷之十一

一

固寵可使永而勿斁也乎噫斯古休休難矣若吾吳今少師申公蓋其人哉禮五十曰艾服官政公甫及期而銓時論道立三公者已七年所同里士咸圖修爵于公堂從不佞卿受詞夫詞卿故不嫺廼郡有元老翼新大猷而不效綴一言非所以記成則冠來籍也卿自諸生時雅已望公雍容有大臣風度洎公魁天下列侍從周踐華塗蔚宣譽問一時承明著作石渠論議之英爭謝以爲弗及乃自視歆如也未嘗激詭自好矯厲爲名高而其聰

明之用出于平澹匡濟之略韜于欵樸多人所弗知者始公入參機務當柄臣挾寵矯虔以踞公上而肆摯攫之威百職纍息公恒以微婉消其恣睢人見以爲公有和衷之誼僅不相駁耳不知曲救其過陰庇天下使不蒙于竭澤之漁者未易更僕數也彼擬加賦公曰賦薄爲貞彼擬繁刑公曰刑省爲祥仁人之言溥哉利已則公有濟時之澤而人不知及正首揆繹思聖祖法周官之指選政九列獨注神于啓沃燮理百司庶務奏則關決治則蒙成若共已而聽者或少公機權而不知人心固不可以術數御也公以一念爲國真心鼓舞九列而又不侵其職九列之士感公推赤無不貫行裒誠展采錯事共登平明之理此夫機權曷大焉則公有率作之勛而人不知自柄臣以法鉗士士母敢一發口忠賢有披聞奏記者即廷辱裔投不留行公旣委折維護之矣已環召在列使臺瑣氣張直言日奮問者一二言事忤旨上震怒大譴且不測公則不難再四伸救旣不得則從容伺

上意平而宛解之往往得薄罰去則公有保忠之力而人不知于時圖柄臣過者輒引繩批根奸日暴于封事公謂非體也且不欲以薄道聞 上心願從寬議寧使不諒者罪已無幾微見辭色則公有感虛之量而人不知卿嘗察公微指業已重懲柄臣而改其政而復以尅核行之是尤而效也不知者因而尤我既已不明其心于尤我者矣而更求勝之是自益其尤也且物情因事權吾攬而收之力豈弗勝謂臣分何吾抱悃誠幸信于 主上信

未遠樓集

卷之七

主

于天下萬世而不敢徼一時之知卽人終不吾知而吾之知吾者固無愧矣其所存慮如此蓋公之才常善幹旋于人所不得闕而公之度常使天下自諒吾心泯然彼已較量之迹公之體常在慎微圖遠爲國家根本計而公之德常使和氣充滿羣生嘉悅無一物失所而已不居也所謂養和平之福以貽天下公允其人哉卿稽郡史名頤以及第相天下者王文恪顧文康二公未若今時之難且鉅也公躬任其難以一德上結 明主而于人所

不知者日以自崇厥修若不逮充之有睿聖武公身踰大耋而猶日求箴儆于國者矧始艾日哉卿無能爲役于箴儆姑爲詞以佐吳士大夫之修爵而已雖然公豈吾吳所得私哉詩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茲固申公嶽降辰也翼日爲 天子萬壽節蓋 上天磐石我明貽之以有道之長故純祐我 皇上先之以一德之佐薄海內外熙然共躋于仁壽莫不誦 明良申岡陵之祝者于不佞辭其有

未遠樓集

卷之七

山

### 申相公五十壽序

蓋天造昌期則南極見王者以秋分候于南郊重禮也自嘉靖之季而躔吳分占日星紀之墟文疆焯焯陟于台垣爲 帝師毗經緯扈天而麗老人胡不萬年是當有大臣之明德者履泰階而臻祺慶今少傅元輔申公以歲甲申中秋十六日登五袞適王者候郊之期也明日爲 萬壽節 天子居總章太廟執玉帛者畢至遂以時令修養老禮授几杖而少傅公以元老初度操上尊豈不奇邁

信乎詩所詠維嶽生申天以左右夫當寧哉迺吾  
吳介眉之薦紳大夫謂某幸從木天之籍俾修辭  
某猥辱公知敢以不斐頌其烈竊所睹記 肅皇  
帝迄今禮樂鳴昭車書彪煥穆然運策假傲一軌  
斯熙洽文明之極而公所參酌夫元化已 三朝  
矣顯承平久當簪筆承明擢經宸幄其黼黻天地  
之猷顯也自相而幹旋夫天之樞地之軸以默壽  
鴻祚而天下始莫能名其勛蓋今 上自冲齡御

天運樓集

卷之十一

五

幼主相業莫尚而公當秉政未專不絀其聰明泊  
巍然首揆不大其風議唯精誠密獻以弼 聖德  
而萬機明作恒主之以惇大此公之勛微 黼展  
深已天下之化理未有不濟而成者政柄一則虞  
偏重言路岐則虞驟更公所轉移俾心膂之用開  
益靖于日月之洞屈耳目之氣伸不惕于雷霆之  
奇發此公之勛庇臣鄰弘已比年以來亢潦荐臻  
民力總匱而東南故稱重要自非浩蕩之濡國脉  
何恃公會重光之慶覃優恤之恩他如賑貸宣流

供億裁省俾蒼赤謐如中國之力得以制羽裸肅  
慎之命此公之勛洋溢海宇抑又遠已百凡公故  
不自知而天下孰能名之蓋振高節中外飭响太  
和民物康岱華凝而恢其度河海運而紆其瀾章  
三光絃四維而不繼芥于心冲而徐盈混而徐澄  
而竟恬愉于物豈徒曰社稷臣邇昔熙葉天民若  
傳說之啓沃仲山甫之匪解公蓋幾焉漢氏而還  
不暇悉論其自魁大廷而陟阿衡無喻宋王文正  
公曾德器深厚正色立朝專且久并公一之千載

天運樓集

卷之十一

六

相耀而文章方馬楊之軌則文正未有也於燦盛  
哉禮五十服官政而公已柱石九重崇世執之功  
芝玉振玄成之譽葆德含光天列鼎鉉人效琬琰  
則天之壽公異猗曰黃髮兒齒公既壽昭代麗融  
之業與造物相悠久則駿極之神凝爲大年亦奚  
所事祝而不佞與天下頌之皆公于巖廊上必之  
蒼蒼者也

### 友蘭韓封君八十序

蓋顯卿自計偕登籍以泊于今與韓官諭存良氏

轍履景嚮弗貳也其尊人友蘭翁則猶吾尊人視者因是光祿謝君漢甫兵科王君勤甫謁余言以觴翁壽焉先是宮諭暨予與甲戌試事也時所掄材拔奇持以貢 天子庭者凡三百有奇而存良氏之得人最盛存良氏所進士其展節若采簪筆載橐者凡二十有奇而漢甫勤甫最著大較諸君子所表見者咸象存良氏指他未易數卽漢甫用以使琉球稱不辱何異存良氏使高麗時乎存良氏爲人溫醇恭謹而勤甫列諫垣耳目人主不抗

未遠樓集

卷之七

七

不隨卓有其風則二公之能官寔存良授之而又孰非翁式穀之詒也昔存良嘗得間歸省友蘭翁命之曰凡官者秉珪曳組以廝興自尊耳凡官所以官者則將竭日畢暮焦勞憂思之不暇噫是足徵翁所詒矣翁能詒穀存良又以其緒詒諸君子而二君能官尤著則存良之欲報翁所詒又誰不曰二君子願也于是翁年更八甲矣屬其諸昆弟上翁壽而二君子且謀所以侑祝者於余余思欲闡厲潛懿稱頌遐筭之日久矣顧憶遠在甲戌嘗

隨同年諸大夫爲翁稱觴而諸大夫亦各有言爲祝大指謂今 上繼雍熙之運康阜海嶠萬類由庚百昌嘉咎含醇葆和賡歌帝力則翁與康衢老父寔相先後蓋所遇稱獨隆焉如是者宜壽其說在京山李本寧也存良氏持衡秉鑑所拔士率魁梧髦舉施澤于時甚厚飲流而窮源沐蔭而思所歸又孰不歸福於翁如是者宜壽其說在四明沈君也吾蘇流峙隩區風物佳麗巖壁峭削陂塘迴翁仰登俯瞰其間充如也語曰適已者無貧

未遠樓集

卷之七

八

賤拂已者無富貴韓翁有焉逍遙汗漫與造物遊於情爲甚適如是者宜壽其說在山陰王忠伯也夫甲戌之季 上御錄二祀耳海內饒淳厯而齎宣朗今玄覽至清永葑夫莫道隆奎宰慶洽黎苗此其彪炳輝赫寧獨訪落之軌存良氏主文京兆再校禮闈能進瑰偉豪雋如天球弘璧而褒然對天人爲賢良第一者寔在穀中此其觀材奚啻天府鄧林之富異日施澤于天下宜益厚吳山水日醴而翁履齒日新存良氏方且延秦之壽人年百

係者與之間丹丘尋瀛海此其爲游鵬騫鯤齊將  
杯視四瀆九視五鎮視包山洞庭厥觀孰大舉諸  
大夫所以壽翁者歲有增而公之歲亦日有增余  
豈敢以卮辭更翁則取三大夫所爲七十壽者而  
申之夫遇隆者鍾祥之原也澤厚者凝命之基也  
情適者駐形之本也翁之壽固司命于其躬矣寧  
論期頤日月間哉二君聞而輟然拱立以謝曰善  
哉翁所自壽亦無易此矣

大宗伯陸平泉八十序

天遠樓集

卷之十

九

不佞幸塵侍從立交戰之下久聞諸縉紳先生僂  
指今海內耆碩之彥至目之爲卿雲喬岳可望而  
不可卽者必首大宗伯華亭陸公以爲公殆嚴子  
陵白香山之流謝太傅李鄴侯而下弗論也不佞  
公鄉人則竊私其言爲梓里之光云當主上龍  
飛之首載莘莘訪落公時居田間以少宰應明  
詔晉今官不數月乞歸歸而夷猶泉石距今復十  
五年所天子歲命臺使者出必歲上章言公行  
誼高筋力未僊東山杖履幾爲蒼生一出而上

特念公始去時志甚堅不復煩以安車蒲輪之禮  
于是公之齒日益尊名亦日益崇今年二月某日  
則公年八十懸弧辰也公之郡人等以宦京邸不  
得鞠脛爲公壽而徵不佞言以壽公夫不佞何以  
壽公哉然竊于公而有感于天人上下之際也蓋  
天祚國家則必畀以純德不二之臣天祚國家之  
老成人則必與以康強寧固之壽而其所自珍  
飭與人主之愛惜而保全又若與之交相成者方  
公初試進士以文章裒然冠南宮官文學近侍爲  
當代清華之選人謂公卿輔可立躋而公顧夷然  
不屑出入班聯中昂霄壁上之意朗若冰壺玉樹  
清暉映人人就之俗塵自遠意有所不可卽乞身  
而退一丘一壑相狎自如角巾疏食恬無忤色至  
高冠大蓋之士終歲不獲一望公履綦而緇流苾  
蒨或得託公爲方外之友田夫牧豎或得接公于  
爭席之次蓋公之所持者蕭然甚遠而其所以默  
挽人心潛翊世運者亦隱然而自裕以故自公成  
進士距于今歲幾更爲五十官數轉爲上卿而立

韓之日不及十之二然 天子不言而信公于珉  
陸之上三事大察不期而服公于揆宸之下紳珮  
蓬掖不約而慕公于千里之遠黔蒸荒裔不謀而  
懷公于萬里之外此其故何也則非聲音笑貌所  
可要而結又非若魏勛上伐所可緣而飾也今公  
已躋大耋之年而視聽不衰步履若壯論者顧或  
缺缺于公之未竟其用而庶幾于公之再起不佞  
以爲崇階無仕何人弗能竹帛鼎鍾何世無有  
若乃身處考槃名滿赤縣至使寓內之士嚮風慕  
義賢者修其實不賢者修其名以此挽叔世而太  
上之此與前所稱其豎建孰多且夫仕者徃徃疲  
思耗神于所非覲故揆撫秘枕引繩批根之用愈  
溺而天真亦愈澆公自早歲蟬蛻塵埃之外而視  
爵祿毀譽得之泠然失之泠然故其天全其天全  
故其氣亦凝而不散卽 天子日加意蓋壽考詢  
黃髮而獨不修安車蒲輪之禮于公夫亦意公所  
用者大不欲以是溷公而使公之濟其天也繇斯  
以譚公惟以不用爲用 天子亦方以不用用公

鈞陶燮理之功隱而在社稷淳龐沕穆之造默而  
在天下此亦始天之意也故曰天人上下交相成  
者也昔人言桐江一絲繫漢九鼎蘇子瞻記醉白  
堂至謂勛業如韓忠獻方且欲自托于樂天不可  
得以公視之顧誠不知何如而諸縉紳先生之侈  
譚公者要亦非無當也

### 左司寇陳雨亭七十序

今天子以上德御寓躋一世于仁壽爰諏耆耆布  
列有位於時帶鳥斌斌六官之長皆耆耆矣歲丁  
亥吾郡少司寇雨亭陳先生登七十累抗疏乞老  
上特以宿德重望慰留之冬十一月晉位左丞懸  
弧之辰且近里中士服官京朝者載盤量厄登堂  
介壽徵言於不穀顧自惟涉世輒近當 明興二  
百年以來渾淪沕穆之氣鬱者奮淳者漓庶幾一  
二先民長者如史遷所云六七十翁高山仰止心  
竊嚮徃之則幸有先生在微同里之命其何能無  
一言顯卿嘗按易圖乾位大夏以象圓坤位大冬  
以象方而聖人者自位於不圓不方之間左離而

右坎若曰治至離而極矣麗正化成禮樂文物  
經緯悉備固已炳煥赫奕不有代德波流風靡將  
何底止故命之曰坎坎者止也於坎有坎轍也  
物不獲歛則亡以合太和而正性有道德者  
收神於漠返道於素上不鑠三光下品彙用  
以長生而永年謂其調劑節宣歛有而能與  
坎合德也天祐聖明方啓萬年之運惟虹流  
三慶盛德在秋蓋默示以隆皇遐邇之存歷今十  
五年所矣先生以耄齡適簡司寇司寇秋官也淵

宋遠樓集

卷之十一

圭

淵聖謨寧獨假先生以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哉  
予觀商書至於三風十愆具訓蒙士而始之曰制  
官刑儆有位賈生云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禮禁  
未然之先而法禁已然之後也繇斯以譚箴勵官  
常提衡風化則司寇任矣嚮者成弘以前飲淳茹  
素舉斯世舍德之厚乃其後則稍稍變易也吏舍  
惴惴以獵聲華士去本根而繡聲悅佞曲亢厲叩  
之若暱而揣之不知其倪議論文墨軼於往時矣  
亦少蝕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顯卿

自諸生聞先生在諫垣以言事杖闕下及起而  
與執政忤尋落職徜徉泉石之間垂十六七載若  
將終老會天子弓旌耆碩復起之廢謫中踰年  
而陟中丞佐計典先生矢心勵俗刮垢磨光朝綱  
爲之一肅然以視先生狀貌顧逡巡若處子泯然  
不露鋒鏑者每退食自公屏紛謝俗僚然一室自  
署曰日應事日無事日用心日無心收視返聽泊  
如也夫人臣而至于碎首庭墀摩切萬乘出百死  
千震撼拮擊之餘而又旋起旋蹶間關委頓世態  
備嘗一旦遭遇明時而位崇膺曾無幾微溢于顏  
面神完氣定若亡若虛古所稱有道者非邪而  
天子復以風愆之儆畀之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  
朴以復弘正之軌意在斯乎自今以往先生日鎮  
雅道以輔上淳龐敦固之理海內亦陰受忠厚  
和平之福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楊方伯魏村偕周夫人七十壽序

方伯魏村楊公故大司寇康惠公子康惠公有子  
五人三舉進士伯以身殉國贈兵部尚書謚恪愍

語在國史仲官至左方伯公右方伯二季皆以康  
惠公廕一官至轉運使一官督府幕孫男十餘人  
二藉鄉書餘諸生皆以文學知名都人士稱冠蓋  
之族則首康惠而子弟循雅至比之萬石君家云  
今年魏村公春秋七十高矣六月八日寔其懸弧  
之辰諸子姪壻跪奉觴進履於前公受履而不舉  
觴曰老人不宜當暑而飲埃而母之誕日而觴我  
蓋八月九日夫人周之誕日也夫人少公二歲以  
公貴封恭人爲太原周文端公孫莊懿公之曾孫

天遠樓集

卷之十一

七

閱閱相望齊眉偕老都人士喁喁嚮慕於是諸子  
以是日置酒召客毋論婚姻卽里中老稚皆操杖  
屨而往衛尉趙君謂余與公交最久請祝詞往徵  
趙君言不佞固欲壽公也史徐子曰人言壽命之  
原似特受異氣得之自然彼山澤藟槁項黃馘  
是何修攝而壽嗟夫固哉言乎余按譜詳黃虞而  
前人壽一何遼邈也今茲衆人匹之亦悲乎豈  
異氣特鍾於前而啻於後耶上古純麗機械未萌  
奉養未具斲伐之道寡葆其真氣和以天倪惡得

不壽叔季人情日以心鬪而滋味煎其腸胃聲色  
蠱其耳目內熱外淫身非木石豈能長久魏村公  
以公卿子弟少無狹斜之遊長無妾御之奉與周  
夫人一室而居長子若孫泊如也官二千石數矣  
而篋笥蕭然至課僮僕灌園樹藝以自給嘗曰輒  
蠶清曉禾黍涼秋是予樂也當其宦歷處儉人不  
虞其詐出畏途不滑其和此真誠長者有黃虞之  
風焉夫純白著於中而澹泊養其外卽百歲而往  
尚未艾也七十何足以壽公公與夫人內行甚備  
不具論論其所以壽如此

天遠樓集

卷之十一

七

### 大中丞潘公時良七十壽序

御史大夫吳興潘公以宿德事三朝聲烈滿天下  
其大者乃在治水海內稱頌公者方之宋尚書禮  
陳平江瑄云顧二公事業亦不專治水而自明  
興二百年來譚水利者以二公爲嚮首其間勤事  
奏績代不乏人今且以次眺而躋公歲庚寅公當  
七十引年天子方嚮用公慰留之而義興詹簿  
君屬其弟中舍君稱觴謀所以侑祝者于余余

辱交公父子誼至厚自己卯奉冊楚封迨己丑扶侍太淑人往來河上習公勞余不敢設引長生家言第言治河夫黃河九折而注于海世以爲崑崙之輸也吾以爲雲漢昭回于天者輸之天下之人莫得窮崑崙之源測尾閭之涘曲拂還回抑減怒瀨爭有事于水而不知水之無事固自若耳瀕江河而汲以溉田江河弗憎決洿潦而引之于海洿潦弗樂蓋天下之至靜而至虛者莫如水火之烈也山之歸也地之厚也而不能當水之海至而突

來惟其虛以涵天下之實靜以效天下之動亘萬古如斯而已故於水得壽之理於公之治水而知公之宜壽也蓋萬以來河決不可漕徐揚淮泗之間多弗寧居廷議曰是無若潘大夫之重而才者天子曰俞公旣拜命一切以無事治之未幾而告成功縣官無白馬玉璧之費羣臣無負薪下竹之勞河壩之弃地不知其數千萬頃盡收鄭國徐伯表渠成之利轉餉不煩軍國具瞻公不言功而天下頌之矣嗟乎宜房之功最著而咏瓠子者千載

有餘恫焉太史遷東西南北人也蓋足跡幾徧而作河渠書歎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乃公之不勞底治如此是遵何術哉往嘗聞公論天下事爲之甚易而成功則難其患在人臣有所操而不能釋夫有所操而不能釋則必有所匿而不敢就其解在瓦鈞金注之喻也若是則吾心靜虛之體已不勝火馳湯沸怦怦忡忡萬緒混淆而奚以定大疑導大窾成大功于天下公生平節槩炳炳在人耳目大都齊物感外非譽爲而不執成而不居其治水忘水蓋從水之道而不爲私其再蹶再起雖却萬方陳乎前而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靈府夫古之得道者其真可以攝身而其餘可以爲天下公之治水特緒餘耳推之治身其必凝然常靜湛然常虛不事鳥浴蟻躍鵠視虎顧而元氣周流邪不能侵儻所謂外其身而身存非歟旦夕且晉秉樞衡使天下享和平寧一之福豈有他道哉余卽不爲長生家言公能與造物者游業已不制于司命雖登大臺而未爲老矣故曰觀于公治水而知

公之宜壽也

黃鴻臚九十壽序

余自使楚還則梁谿有光祿黃君余姻家也嘗微言壽其兄鴻臚君八十余第爲頌說之大要有徵其將爲榮啓期之達衛武公之勤唐睢先生之銳斯君所自有耳由此錢鏐胡耆當不可量又十年扶持太淑人歸里復過梁谿光祿君年已八十二率諸子若孫置酒高會爲其覓九十壽光祿之仲子邦裕請曰唯是太史公之有徵我伯父也我重

微福金龜亦嘗有上臨臾之

者哉太上與許由並生而避世越千八百

樵採者跡焉故不知天下之爲夏爲商爲周若此

其久也其暫出爲廣武夫人譚笑却隆準重瞳之

按劍以劉頌之英傑震栗自失其從者一知有人

世遂或不復憶山中已而寃長生言不解而太上

昭叟者故不自知歲月人亦莫得而踪跡之矣故

夫外其生者能有其生其次乃及夫養生君自守

鴻臚出佐大邑稅駕甚早是能外其官者黃故梁

谿世家君既樂金陵諸山川遂卜築焉是能外其家者其在白下多長者游君輒科跣出一切不爲城府待之是能外其形者既春秋高初不問國

黃光祿六十壽序

家養老袒割珍從之事已又能外所樂諸名勝還鄉稱九十壽儻亦習于外生長生之旨乎更十年而光祿父子重授簡太史氏可哉

自大禹所稱君子國其人多壽不知其紀極其最

幼穉者若錢鏐年八百歲日從長者索松實而食

食數升輒飽飽輒嬉笑夫以錢鏐之賢爲歸然太

老也世稱曰彭祖又曰老彭孔子曰竊比于我老

彭乃其在君子國猶然幼穉耳此世人所不能信

甚矣世人之難悟也且未遊君子國獨不見錢鏐

之叔父與其兩從子乎鏐之叔父曰叔括年一千

三百九十二歲其二從子曰桴曰簡年各七百歲

漢季有彭玄隋有彭宗彭城人並號神仙或曰彭

宗卽彭玄也豈鏐之苗裔邪何其多壽也由此觀之壽亦有種類若韋氏之經術隴西李氏之將材

王謝子弟之風流其所繇來素矣今余之姻家梁  
谿黃氏蓋有二老云曰鴻臚公年九十二曰光祿  
公年八十三皆能外形養神童顏兒齒步履視聽  
不衰而其從子龍城光祿君以今年稱六十光祿  
公之仲子子問徵言于余夫六十不足壽也雖然  
君固壽種也以二老之壽而預知君之必壽若老  
彭之從子曰樛曰簡者則君今日之稱壽爲之權  
輿夫誰曰不可乎雖然此吾論其在天者也非在  
我者也乃光祿君不恃其壽種其平日自足以致

主

壽錫邑在東南爲最劇而公家無後期則君之所  
罷力也其邑之名卿大夫有所過從而士之賢者  
緩急有所控曰有光祿君在惠山過雨飛瀑松間  
絲竹間發則君方與所善客迤邐登眺超然有物  
外之趣且其廢箸以急公私不靳年五十未有子  
不憂其度大過人今既有二子岐嶷不羣而君日  
從一門叔父問長生久視之訣則君之並二老而  
稱三壽也可必之我亦可必之天越數十年而請  
與若錢鏐者遊君子之國

任君七十序

自余卜居陽羨則聞去邑之西南百里許曰條里  
最勝里中有後軒任君者壽七十而其族紫山君  
詣余請曰條里故任氏世居高山蒼翠環以清流  
君少業博士家言弗售遂弃去治藩圃構亭其間  
名曰尋樂所昕夕吟咏自羣籍而外無他好也獨  
課子甚勤今諸子有雋聲庠序間君恂恂長者絕  
無城府却善自頤養七十童顏用敢徵福太史公  
一言余曰善哉誠若徵壽者之言君且爲鄉大賓  
君且爲封君君且爲百歲翁姑少俟徵言未晚也  
請者曰七十古稀是未足稱壽乎余曰七十者于  
今不稀如後軒君其一也矧乃古昔元氣淳龐澤  
淪人多壽考壽見多期頤吾見多胡耆顧獨稀七  
十乎哉雖然仁者壽謂古之七十而非仁者則稀  
謂古之仁者而不必七十則稀故曰古稀也謂今  
之七十而非仁者則不稀謂今之仁者而不必七  
十則不稀謂今之七十而必仁者則稀也若後軒  
君者今稀云乎豈曰古稀云乎是宜爲後軒君七

情 疏請弗許於是封君亦命之曰子之能仕又  
教之忠屢遷而不出如君命何於是載將脂荆將  
班矣而又以封君之介壽留乃鄉之薦紳謂余之  
交封君深也則徵文以先觴者祝余爲諮之衆曰  
夫有富貴者身也而身所以壽神也神在身不  
以窮嗇不以達盈亦惟朴素平直得之吾觀封君  
之身貴富集焉而若不知也其得是道矣夫仙者  
惟朴何也無視無聽無搖爾精無游眄於籠樊其  
朴如此不欺孱弱不懾威勢其直如此則其神全

入道集

卷之十一

三

而不傷故五靈人石非仙也荷車秋石非仙也御  
女運氣非仙也皆道之所不載也封君得道強健  
而與夫人偕子孫賢且多人間之樂悉是矣而壽  
之長永可知矣篋敬仲曰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  
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  
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今給諫方攄忠而又惓惓  
於清溫之孝封君及夫人之慈又能俾給諫以展  
其忠而主上方累遷以待給諫惠之至也篋氏  
所稱引高行今皆見之而知有名山之高與高行

埒而封君之壽將埒山矣仙家每言幾千百甲子  
今封君方一甲子積而數之吾不知其當更幾甲  
子也而其生也以八月二十有二日時及夜半而  
月方升於太霄是其晦而復明如貴富顯赫多壽  
之慶至晚歲而愈隆其爲長遠徵也在是矣况居  
與仙人洞壑鄰而太朴不斷大直若拙如在太古  
時壽之積而幾千百甲子也豈待端策布卦而知  
哉諸薦紳以余言非侈也乃以是起而爲封君壽

### 學憲陸大夫六十序

入道集

卷之十一

七

夫蘭英吐谷不約而有同馨鶴鳴在陰不呼而有  
同調此無他聲應氣求潛通默喻不知所以然而  
然耳余與陸大夫自弱冠迄于今爲金石之交又  
生同庚也季夏七日六十誕辰里中從大夫游者  
謀所爲壽徵余辭余惟士大夫當其遭時柄事正  
色垂紳毅然班行人莫不願其壽考康寧爲朝廷  
之重卽道不施用退而巖居川觀以其行誼風采  
整訓邦族扶翊名教俾鄉之子弟有所宗仰而誦  
法故一鄉之人以其身爲儀表亦莫不願其壽考

康寧爲閭里之光蓋士大夫出處有關於鄉邦者如此大夫自起家上第服官郎署間則已騰茂蜚英推重當世無何卽以文行推擇督學晉中得士甚衆搢紳之倫莫不以大用期之而大夫則不合于時飄然遠引竟臥家不復出其視名位若遺而其居家則孝友雍睦內外無間言其與鄉人處務飲以太和無幾微牴牾其自守則斤斤如也頃余厭苦世氛卜築陽羨山中與狎鷗馴虎爲侶大夫亦結廬城之東臯閉戶謝軌讀書談道蕭然有以

九遠相集

卷之十一

三三

自樂歲計薄田所入悉以分贍姻族自奉甘蔬糲絕無贏餘則余兩人相去殊不遠余猶憶甲戌分校禮闈也大夫卷屬在易四房披閱者視大夫文若驪珠褒然首舉矣余以大夫平日所爲文彷彿求之見次卷絕似大夫文固請易之比開卷則首卽大夫卷而反易之二余時甚慚負大夫而大夫輒笑謂天下事可以有心求耶余又大愧服以爲名言今吾兩人駁歷升沉皆出意外大都若此矣余獨羨大夫得子早翩翩文采久已著聲膠庠且

孫枝復森然起矣總皆鳳毛麟角世濟厥美余則衰暮始舉一子天果有意子文之後乎余賤辰後大夫二十日高堂有母豈敢稱壽而襁褓不克舉觴也且大夫丰骨堅凝精力強健迨少壯時則余兩人大相懸絕者在此矧大夫宏抱施而未究天將壽大夫以壽天下耶卽躋之期願未艾也余又何敢望大夫若語同里諸公相與頌禱大夫者其在南山有臺之篇乎

吳詹簿七十序

九遠相集

卷之十一

三

荆谿世族惟吳氏爲最著自文肅公以宏詞亮節有名弘正間天下仰其風采學憲公歷四省文衡爲國得人頃烏程會稽二令並登丁丑進士而會稽之子復以己丑高第筮仕刑曹卽用抗直率先在位會稽久在辟臺風裁大振有澄清四海之志故一時稱鼎盛者莫如吳而詹簿君承先啓後于其間卽位望不及而縉紳大夫及海內賢豪知名士無不願與之游者君少負雋才習博士弟子業試輒不售乃棄去以胄子起家爲青宮從事時東

野郭公中玄高公正位宮端相得璽壽二公先後  
入相方嚮用君而君倦游矣性好施不侵焉然諾  
人有負重背者貧不能償輒焚券不復責躬督二  
子學其嚴二子穎敏能文暨駿上往今歲丙申春  
秋七十高矣君之季弟秘書君介鴻臚張君乞余  
一言爲壽余聞君既解綬還里更其號曰漢鵲居  
士漢川自桐官逶迤而南衆壑交會君營別墅植  
脩竹以億萬計映帶數里每風日清嘉鳴禽上下  
欣然有會于心雅善飲客至輒共飲飲輒浮大白  
醉則倚竹而吟余覽洪都相公所爲居士傳其歌  
曰聽漢流之汨汨山寂寂其無人日月忽其不淹  
慨人生之長勤則斯竹也殆漆園之樗而非東南  
之筵乎君之壽卽期願未艾矣世常稱伶藉酒子  
猷竹皆沈迷膠結有所深戀而不能一日去余觀  
其微指率傲睨一時曠達自恣有所托而逃焉雖  
抗視人倫乎恐亦非神理之達觀也君委性命順  
造化浮大瓠而泳槁梧望之頽然就之冲然動則  
出由然處則于然不與物往不爲物來可以久

視可以長年若君乃所謂天全者歟  
許卽期願未艾也秘書君所以頌禱君者有以易  
此乎

### 養恬陳翁八十序

古之大聖人必壽若羲農而降至唐虞夏后皆踰  
百歲豈獨風氣淳厚哉乃其寡欲而靜居能以知  
養恬而已矣莊氏之言曰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  
養恬又曰平易則恬淡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軒大聖如尼父德與數聖者合而其壽乃不若何

哉蓋聖人不私其身而欲仁天下其次欲修禮以  
近人是以壽有不齊也何以明其然耶彼其輟跡  
徧天下其爲形也亦勞矣從徒三千人一一承誨  
而質請其言多而精漏矣此欲仁天下故後其身  
也飲酒無量其爲體也熏蒸而液枯矣此欲盡人  
之驩以修其禮故殫其精也其溫良而不崖異未  
嘗不平易焉申申天天未嘗不恬焉至于有疾  
必慎受藥不啻饅餉敗飯以至色氣之惡酒脯之  
沽皆不食不飲而竟不臻耄期也故曰仁者靜而

壽曰予欲無言而飲酒則不及于亂蓋亦有感于此矣虞帝雖四巡方岳而命相咨官無爲而恭已何逸也夏后雖竭力胼胝涸天下之水而疆理之然塗山不顧首酒卻絕則皆百歲或踰焉宜矣或曰齒髮無關於神明大聖人神明流行于萬世謂之至今存可也是其所同也而形骸脩短則亦有數焉存乎其間不能強之而使齊者陳翁以養恬自命有壽道焉自曾大父御史公及考京衛公以來稱爲冠族而翁不振前業勤儉好修醇謹莊飭

天遠樓集

卷之十一

七

言動遵古有至祥醇包之風恤貧睦族義烈重于鄉評早歲受博士業著聲庠校旣而謝去杜門訓諸子後先在泮彬彬濟濟咸負青雲之望而翁歲不一入城市矣部使者以善士旌而邑侯賓之鄉飲衆益僉服云夫其矩行尺步修殖生業賑施迪後若勞也然秉心平易恬淡無爲以游德園而高舉遠引超乎塵世之外其視旌而賓之若枝指駢拇然而肯數數逐逐以自疲其神哉今歲季春八十齡矣翁益能忘物我之交而齊順逆之感思慮

不內熱寒暑不外侵固知百歲不足言者其居川埠與余別墅鄰而且鄰洞山蜀山畢畫張公玉女之勝人皆視翁若神仙中人而身行兼修密邇真境當必有異人授之玄詮其壽又可涯涘哉余久陸沉埃壘中頃誦莊嚴教典而心悅之遂欲謝遣簪紛時閉關以寧吾神而又節醪醴斷宰割茹蔬素往來勝地究無生理翁長余二十余年將抱一致柔以期登翁之年而壽翁百歲也

壽唐太常六十序

天遠樓集

卷之十一

七

莊皇帝改元文體甫正還成弘間大雅今太常卿武進唐公舉南畿第二人不佞辱同年自此稱莫逆者迄今三十年如一日則匪同年故也公寔知我而我亦知公蓋公之德一見洞無城府而公之才則穆乎其恢哉當世莫能涯涘也其大者卽經世之與出世見謂甚遠公究晰經濟諸要務未弱冠精騎射戟劍應變決策確中機宜以贊其先中丞公海上之烈試舉此以較覃精大乘機鋒出之圓頓若德山臨濟之相持何矛盾也何論枯寂哉

公自年甫十二謂莊之道遙屈之遠遊不足深  
計務轉法華諸品繹楞嚴七徵八還之音從之橫  
之是公得世出世法耶在昔王右丞白香山裴公  
美若宋無盡無垢兩張公其于禪悅味過半矣顧  
未必振之爲名卿碩輔輝赫之勛有如公默贊中  
丞公戡亂身歷兩朝雖厥施未究天下想其風  
采必倣儻非常今東事孔亟獨震馬奮馬有虎視  
鷹揚之氣如公者甚尠也其才橫行無前見謂粗  
語及出世見謂荒誕公獨本吾聖人性命之奧

河津之篤行可以語下文成之圓旨可以語上悉  
綜而覈其真尤邃于易其于玩占合象直有解先  
儒所未解者是公所妙悟而不詭尤講習者所甚  
難昔人擬杜當陽爲武庫謂無所不有夫亦謂其  
用世才耳其于吾道雖有左傳癖乎恐未聞道公  
有真聞也魏陽元偉才重望未嘗與士大夫較射  
一旦左射右射無不中者王平子之傲而歎曰吾  
之不足以盡公有如此射矣然則公之才豈不佞  
三十年之知所能盡哉公之先識嘗預收中丞公

府餉籍既而兩浙移文稽查公出前籍應  
以昭中丞公之清白公之臨軍旅整以暇可知  
也公之正直嘗以片言中竅庇臺臣重辟俾江陵  
能忌公之直而不能不高公之識公之忠愛念賦  
繁役重東南民力竭矣創一條編之議授當事者  
行之著在今甲爲江南百世之利又嘗佐司空會  
計咸臨清解磚之額省浙直織造之數是公大有  
造于民也大之忠孝正家睦族小之几筵之間舉  
置適宜上之性命道德之奧下之農圃醫卜地形  
家言靡不精究此吾所不能盡公者矧海內但想  
望不覲者哉 聖主宵衣舊德有如公者豈容優  
游泉石哉自是所建明吾愈不能測識之矣今年  
公六十初度不佞業有辭會公之內兄弟諸萬往  
稱觴也遂以畀之概公才與德如此若夫期頤之  
壽孰與盛德與通才耶天旣畀其大者豈復恡其  
小者公之壽又奚俟頌爲

壽韓宗伯七十序

往皇帝首策士所選讀中秘書三十人今宗伯學

士韓公爲之長諸君豈徒鞭弭鞭索是執與周旋  
亦唯是風期芬契若一身然且獨吾長洲一邑公  
與不佞兩人與焉異數也是科吾郡第者二十二  
人今落落如參辰之相望所存僅四人公之位最  
崇不佞亦叨卿貳同爲天子講幄臣又異數也  
昔人有三同四同五同以爲美譚概吾兩人筮仕  
之今遭遇聖明履歷大同今在告容與山水間  
之同甚異雖然不佞不若公請言不佞之不若公  
公之德度大都可方漢丙少卿唐裴中立宋司

未遠樓集

卷之十一

書

馬君實之流舉一誠字足概公之大此自古名臣  
所甚難公之文得孟班之精并盧陵二公之雅公  
于書出入漢晉諸家合崔張章索靖王之神楷彝  
鼎蒼然乎大篆上古石林輪囷九節乎棼風雨  
翕忽騰乎蛟龍蜿蜒乎鄭子產張茂先之博物中郎  
率更之賞鑒余陶然醉而已不若也雖並微恩  
被三代公及奉太公甚驩登六韜不若也公之長  
公盛德耆艾公奉之若司馬公之百一詩二疏之  
在田里耆英真率之社兄弟足矣今雖然獨存不

若也公之子長矣公弄孫久矣余之子幼與公之  
孫相若耳公爲韓魏公之書錦醉白圖書滿堂甚  
樂余向平之志請俟二十年議之不若也余羨公  
子而不能同公之樂公身有其樂非若榮啓期  
樂亦必樂也若而堯夫安樂窩之樂與公之樂  
其異以尚乎今年公壽七十余與公金蘭之  
交不敢爲頌南山套語會公有微疾久未霍然余  
暇爲枚氏之七發說文殊師利之二法門也  
公舉公所甚樂以壽公公曰有是哉遂起而高歌  
矯捷甚公素不能飲是日浮大白不醒謂稱觴者  
曰客知吾甚樂乎客羣然進曰公之壽與公之樂  
其庸可量乎然則公將與不佞同樂矣

### 壽蔣戶部六十序

昔謝康樂鑿山伐木通道若千里而遙至驚駭樵  
采不必減安石之大風航海豈惟不減顧復勝之  
其奇絕窮山水之欲百倍安石乃世不躋康樂于  
安石之上者安石任真康樂好奇是故不逮安石  
豈惟不逮安石并不逮其自己嘗樹園激流植援

卽事罕人功之真豈其自忘其佳句邪陶元亮踪  
跡田舍間曾城何勝南村何奇遠公蓮社力進元  
亮而拒康樂則真與奇之相去遠也昔范希文不  
忍有裴晉公午橋綠野之勝此非愛裴晉公者也  
宋延清輞川別業自王右丞有之延清之業不荒  
輞川增勝孟氏之有鹿門子光之有竹里表聖之  
有迂野其克愛前賢者乎莊生貴自適其適薄適  
人之適故凡自適其適者易足適人之適者難繼

天遠樓集

卷之十一

七

不適也不佞所見自適者涪庵民部蔣公幾乎公  
倣儻才筮仕尚書郎然仕不必行其志是故華容  
匿調軍籍北郡抗黜閣疏尚書改容動色公在留  
曹事簡非有華容北郡甚難處之事第以坦直不  
屑阿曲時過于矯亢與要津迕遂不究其施早退  
公夷然無憾也曰吾仕業視邵曼容六百石元亮  
五斗俸矣焉用益之旣家居雖不廢營生亦不務  
厚生不屑視簿書較出入性耽泉石最樂義興東  
南之勝張公玉女之間有任太守時釣臺在馬歲

天遠樓集

卷之十一

七

久廢湮公尋故址崇之剏高閣顏曰開勝曠代風  
流相映有若一時與之觴詠任公有神其必徘徊  
歎歎于此德公甚深吾以是知王孟仲長司空之  
達而文正公之固也公既有勝情亦復夸勝具少  
壯所不逮往往偕幽人逸客仰登俯瞰矯矯鶴舉  
客倦追隨湖汶洞壑幽邃許種竹數里嘗避暑西  
施洞以爲可以忘世西北煙山篠里買田灌池周  
過萬山二沈不啻出其宇下焉今且命樵武林循  
海而南欲觀海岸孤絕處儻大士現光晃煜于月  
星宵渺之間乎公有元亮之真復得安石航海之  
奇直當下視康樂管子曰物之能勝霜雪者不受  
令于天公能自適其適其窮達不制于造物其脩  
短不制于司命公之壽其可量邪今年公甫六十  
余爲效祝如此昔蘇長公初第賜宴卽與蔣公之  
奇同席深談約買田陽羨今不佞來茲復與公周  
旋山水間故非偶然余愧非長公乃蔣之世烈公  
豈特方軌之奇殆與三逕高踪等余又甚愧羊求  
天遠樓集卷之十一 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十二

序

別駕吳玄圃偕配杭孺人七十序

王母陸太安人七十序

張母許孺人八十序

壽顧母馬太孺人七十序

吳母潘太君七十壽序

壽于儀部配張安人六十序

封宜人俞母葉太夫人八十暨子兵憲公

六十序

封安人張母都氏八十序

封一品夫人申母七十序

天遠樓集卷之十二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序

別駕吳玄圃偕配杭孺人七十序

吾蘇闡閫詩書冠蓋縉紳之倫甲於寓內故世之士大夫冀得一當其地而余幸生長洲乃去之徙義興義興僻居山谿中其文獻不足當吾邑之士而余固樂此竟忘歸以士多長者之行且俗尚簡朴悛悛鄙人性甚宜之余與存劬吳文學同鄉舉故得游玄圃先生父子間吳於義興爲著姓自文肅公以文章節義顯弘正朝先生其從子也弱冠爲諸生遂有志聖賢之學與大宗伯萬文恭同事荆川唐先生意不沾沾科舉竟老不遇而不以爲悔也然猶以明經高第上名天官除嘉魚今當是時其子安節君業已成進士宰會稽矣人或勸先生有子若此何不自尊愛而罄折諸少年前以爲快乎謂先生可止矣而先生則竟之楚曰吾行吾志而已比今嘉魚有惠政再遷東萊別駕聲益

起臺使者交薦其才人謂先生少須臾毋歸當超拜曹郎右郡長終不以格限也而先生則竟返吳曰吾行吾志而已歸而依太夫人年已九十而先生時亦六十餘日戀戀膝下爲孺子慕焉出而與宗族鄉黨處則益逡巡務退讓其行凡勝衣冠者均與之講敵而不自挾其達與長儼然師保之在前也退而燕見杭孺人正襟危坐無情容膝豎以下不敢以狎見又彬彬焉若對賓客也先生質行此自天性靡所緣飾且謂循毘陵而上之庶幾揖讓

天遊樓集

卷之七

上

杏壇徘徊洙泗乃以玄圃自命豈其浮慕吾儒而托之老氏以逃焉必不然矣夫吾儒以孔子爲宗而孔子之所嚴事者莫如老氏其所謂持滿致柔與吾儒虧盈益謙之說不殊至論禍福倚伏善惡嚮應則老氏明此以不殆而吾儒弗能易也俗學師心物我相非見謂老氏長生久視非吾儒盡性至命之學不知其所稱得一以生者何也今先生與孺人春秋並七十而有嬰兒之色卽無論有得于是乎否然以先生之學而不獲一第以貢僅僅

一小試當再遷而卽倦游以去而率孺人隱于陽羨山中有子不子令爲庶兄後旦夕且繡衣行部河東而先生孺人曾不獲一命之寵其子咨咨念不置數草疏欲以移封請卒格于令不能得是天以有餘予先生而先生以不足承之則庶幾乎老氏之旨而卽稱之曰玄圃先生亦奚不可也矧張公善卷不啻出宇下有僊人之迹在焉遲余年所得息歸而石林丹竈行且與先生共之先生其許我乎幸甚

天遊樓集

卷之七

上

### 王母陸太安人七十序

往余閱劉侍御子威吳先賢讚既又閱續吳先賢讚何吾郡多名德才彥而獨於妻道母儀寥寥寡述何也豈其樞言不出潛德弗耀將述作者之未備耶王母太安人者系出陸氏陸氏於蘇爲著姓當 毅皇帝時水村公嘗以尚書掌天官曾事公之從子曰素亭先生以至孝聞官參遠州刺史蓋安人父云安人旣結褵爲王氏婦王氏亦望姓也肅皇帝時前峰先生以文學侍上左右遷司成有

子曰景山公配安人安人舉子二皆以明經登進士第長君令歷城仲君筮令上饒以治行擢比部郎萬曆甲戌余分校禮闈得仲君今歲甲申三月二十九日太安人設悅之辰也同鄉卿大夫士同朝者相率而造不佞請曰唯吾子之習王氏也敢微惠一言不佞既謝作而曰微諸公請不佞願有言也不佞悉仲君久知太安人淑德最詳太安人自爲女時冢宰公太史公方隆貴然已雅嗜靜約服不曳綺縠食不厭蔬糲泔紉紡績不殊寒素紅

東坡集

卷之二十一

四

女也逮事舅姑方嗃嗃少當太安人婉婉聽從卽被譙讓無愠色務當其心而止姑時時爲之霽嚴景山公性倜儻不問生產客常滿坐坐必飲飲率極意去貧不能給者尤悉力周焉家以是中落乃太安人往往質簪珥應之未嘗以無爲解太安人自有子若女又爲景山公置姬媵生子若女撫之如所生也景山公少弟跣弛之士嘗負笈出遊棄其配若遺其配又懷憤不能家至破亡其業太安人振恤之甚有恩里中姑語其婦姊妹相告勉

無不稱引太安人謂太安人宜壽今年已七十矣齒不加敝而以堅髮不加素而以澤視聽精瑩步履安舒每旦必焚香諷誦釋典畢則手組紉儲轡屢歲時散齋諸臧獲以爲常或勞苦太安人稍休曰吾自樂此耳太安人孝義儉勤稟之自天其大者尤在督兩君學學成戒其長曰世情好詘體而周容獨無奈若偃仰行一意何也謂仲則曰吾爰若之縉然而虞任察耳無何長君以忤一黃門落職卒如太安人言仲君益務秉撝專以誠長者

東坡集

卷之二十一

五

處官鉤鉅靡用尹上饒太安人從之官日問所決獄聞有大辟輒愀然感額脉脉若有所念扣之則世所稱三元實呪度厄者也以故仲君識論詳上饒無冤民在比部主獄廷中稱平嗟夫此可爲太安人壽矣夫壽者受也或自天受之或自己受之或自子若孫受之以余所聞太安人淑德素茂其受于天者方有加未艾何假余言余請爲仲君言壽夫世孰不以能顯與養爲親壽哉然有冠帔都雅青紫相映而親不爲華大官供饌時進所欲隨

旨而親不爲適何者姤節之不立而令聞之弗揚  
久且席盛怡安渝厥初以祗于悔使議者舉而訾  
及其親雖日隆五鼎之奉歲上三錫之章去壽萬  
里矣余覽漢史雋不疑行縣錄囚徒還其母問所  
平反活幾何人卽多所平反母喜爲飲食語言異  
于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其後爲京兆稱  
廉平經術吏治卓然西京之冠古之爲人子壽親  
者蓋如此今觀王母事若與之券契符合比部君  
卽欲壽親乎益慕循古人之蹟增修所不逮而防

張母許孺人八十序

世之稱壽者往往引颺奮霞舉見謂有玄籙秘檢  
也廼其言謬悠不少經見薦紳先生難言之其又  
鋪張弘麥綺縠其臚之御華則兢矣而寃言無當  
蓋許孺人以歲丙戌躋八十也而康強矯健視微  
鰥堅無異少壯時好事者爭謂許孺人有德骨善  
吞氣服隨則又謂君家伯仲季翩翩文學而好修

庶幾方駕而起以張大其閭閻馳封腴養豈有艾  
也夫釣奇於冲舉是委棟於天也豔說於祿養是  
藉驩於人也人非天不因天非人不成非邪未也  
蓋許孺人固雲槎公亞室也而事嫡葉恭慎葉孺  
人無子而許孺人有才子三人顧推以與葉弗有  
也葉卽世而許孺人奉雲槎公董家政乃愈益恭  
雲槎公抗慨義俠嘗償盜橐而孺人佐之家益裕  
饒里人無不知有雲槎公則亦無不賢許孺人者  
許孺人天性婉嫺動中珩珮惟訓子尤莊甚絕弗  
此也三子者長鳳翼次獻翼次燕翼皆當世知名  
士歲甲子三君者並薦鄉書矣典衡者咄咤曰何  
渠張氏乃得三翼耶是不大隆赫乎竟翦仲氏仲  
氏不以翦故消爾更肆力修古文辭與伯叔相師  
友著書滿家鈞名山之藏殆徧一時操觚者咸謝  
三翼謂弗及得其單詞隻語人人自以爲獲珙璧  
三君子文日益有名而許孺人賢益著海內士過  
吳門必往謁張氏張氏豐羨非陶士行比而許孺  
人佐子親賢不促母妹也居無何季君早逝伯仲

亦屢躋制科輒罷去弗往孺人亦不強之往曰若固自適耳以若輩日左右吾側吾意亦適誠適也何必以祿養乎蓋伯仲得以文章托不朽母則使然天下以此多伯仲能色養而益賢許孺人能不以志貽令名也晉有絳秀者亦以室育三子皆挺俊彼其轍跡視孺人無二第伯仁輩名士竟以狼抗下急取戾試與三君子鴈行而繫軌能乎語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唯愉愉者乃能久長矣以許孺人之含淳葆和使伯仲名益大將孺人志益恬愉此其錫寵不以封章象服不以綺縞卽八十列而歷以百未竟也且孺人饒於孫矣異日吐三君子未罄之緒而引長之馳封腆養又何足道孺人且有待矣

壽顧母馬太孺人七十序

蓋余與都諫顧君少同里長同社旣仕而官同朝其於世懿蓋甚習云都諫君甫髫髻失母太孺人由名族繼室于顧爲都諫母封公文有才指都諫曰咄咄兒有食牛氣耶吾聞待若大矣目孺人善

育之孺人撫都諫象封公指煦育亡異所生封公訓子嚴太孺人相之益力卽性素婉嫺至督課絕弗曲庇以迄有成立此其說在家人之二小宛之三曰无攸遂在中饋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也都諫成進士筮令豐城以治行最徵上夕拜晉長兵垣貤封華誥貴顯矣太孺人宜于家食都諫數以安車欲致之邸而不得則咨咨念弗置卽強仕若在嬰襦焉此其說在井之三既醉之五曰王明並受其福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也於是太孺人以丁亥九月稱七十里中諸大夫列朝籍者舉手豔羨曰惟太孺人於母道也貞惟都諫於子道也順母貞子順於人道也祥於天道也恒久不已以此卜太孺人之算長也顯卿曰人不天不成天不人不因余觀太孺人有潛德爲壽徵者三而尤獨居其難蓋都諫少卽崖然有大志比試有司輒見困蹶太孺人慰勞獨甚常歎曰世固有魁梧若吾子而當坎壈者乎如是者終始垂三十年而其言始驗夫山簡尚不能得之升壽而梁彥光乃得之甚

母太孺人寧有異也難一太孺人有自舉子不安其養而獨處都諫所曰吾寧獨祿養也而色愉愉而氣怡怡吾自適耳母若恩我爲矣余觀王侍中事至其第覽不敢不先飯卽如損如延非蒲麻蘆絮不化也化亦不得鴈行而止敢望過之方之孺人遠矣難二晚年躬履休盛席有光寵其爲恭儉益甚鳳冠顰服不再御早夜課姬媵督女工勤泝綯或勸之稍休輒謝曰梱以內曷事矣旣已與之安而奈何撲滿置之時時羅子婦堂下教用節嗇亦天性也自素王素臣述敬姜勞逸之論千古倭爲美談太孺人奚媿焉難三夫藻鑑炯朗清神之軌也畛域不見含真之舍也早服知齋還醇之躅也繁微獨孺人壽徵也其在都諫亦然都諫爲天子耳目侃侃風節其所薦擢皆天下賢豪長者也所擊剝靡匪作奸犯科巽懦好爲容者也乃其持已則恂恂秉謙挹與斯世游乎天倪絕無城府時或抵掌笑邊事往往曲中戎機至于風勵有位尤以清操先之則不有是母焉有是子母子各增

修其德以迓天休若此者天能違之耶此其說在大有之上閔宮之四矣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曰俾爾熾而昌壽而臧三壽作朋如岡如陵也

### 吳母潘太君七十壽序

始余得晉李氏之爲安東之侍而僕射之母也彼誠無埃姆教哉然猶及安東未老舉三丈夫子其于惠容工言曰職婉婉聽從曰惠其具有嫺乎自古閨闈間妻道也而后母道也婦道也而后姑道也語有之扶尺白末操見松柏乃有貞靜莊壹不

天遊樓集

卷之七

七

暇諳爲人婦當笄字俄焉稱女俄焉稱母霜櫟其操逮老康壽卽劉中壘所傳列不少概見誠難哉自余家陽羨習諸吳稱潘太君云蓋正嘉間頤山先生吳公由郎署歷四省臬當事悉公才嘗領應天解文學重名不可煩以案牘至督學有聲今里中穹坊標四省文宗者是已最後閩中一日校士至亭午倅馳報至殤其子公曰已矣吾無所效方寸矣立遣散諸生倉皇趣裝歸吏跽白當移文兩臺公曰是必尼吾行吾行而聽臺使者以聞

記後哉臺使者業追留之則公已兼程道武夷及登幔亭曰驅之至銅官而止公既歸搆山居宴坐曰省愆廼子日與所善客同寢食間兩月一入內越數年貳潘甫十八而今鄉進士敦復生生襁中而公卽世吾所謂不暇諳爲人婦而遽稱母以此自公卽世五十餘年而高標遠韻若生微獨賢以子也進士君幼孤而能肆力蚤致名青雲之上微獨才以有母也今潘太君壽七十子孝有孫且

起在儒林易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是又有天

未遠樓集

卷之十二

三

也于是其族某微言爲壽吾聞諸尹喜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日維摩詰所說更從而衍縮之吾始河漢其言乃今信哉太君今年七十當學憲公以毅皇帝二年歌鹿鳴是時可以有子迄今八十七年是進士君可以長太君十七年也十七能生子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大約以此計之則今萬曆歲在昭陽大荒落太君年百有四進士君年八十七進士君之子乃年七十如太君孫年五十三曾孫年三十六

者于學憲君爲玄孫凡五世是大約以百年爲五十年也是使太君霜節末繇表見于天地間也乃學憲公老而子今太君年僅七十子若孫方彊盛是大約以五十年爲百年也是天所以旌太君成進士君而俾學憲公之澤縈廻綿邈不艾夫孰非造物者調停若此其巧與若夫太君之節是能以百年爲一日其名在彤史是能以一日爲千萬年也百年云乎哉僉曰天子大孝錫類封章旌典業與期頤之壽並臻太君是奚埃不佞言

未遠樓集

卷之十三

三

### 壽于儀部配張安人六十序

歲乙未儀部景素于君配張安人稱六十其長子孝廉曰玉全介吾友許子仁吳叔懋兩文學徵余文爲壽君立朝大節其所論劄指畫者天下讐其矯矯壯激卽其所仰屋竊歎而不發者天下信其懇惻莫能奪以是直聲震一時諸當載在青編已初余承乏貳春官君爲儀曹郎會校覈鄉闈朱卷當有所抨擊余百計尼之以君之立爲必行其意而余辱能得之君則君之信余也深顧余能得之

君君寔深信余而不能箝天下口是可奈何乃吾  
兩人之不欺有如易水給也君面質謂何且吾能  
以耳目事面給君乎大指人各有操尚而余坦然  
無町畦與君壁立萬仞者有適當哉君固當代直  
臣而其配張安人稱同惠伯鸞吳市龐公鹿門自  
昔尚之今世家蚤仕顯而能脫屣儼然並有隱操  
尤難謂非有其作之合與或曰詩詠刑于易稱正  
家君之弘也或曰晨績斷機內助其有明鏡乎安  
人之亟也然而並非長君徵言旨也蓋儀部君丈  
夫子六人而六子者之母故不知樛木之有惠小  
星之有命此在南國夫人所難何迺江沱之嫡乎  
其驪洽無間誰辨其誰嫡誰庶亦唯是其袂之良  
者曰諸母其儼然象服者曰安人繫有 天子之  
命在卽匪藉榮施其究俾天下之母無子而有子  
天下之子無母而有母則安人之嚴嫡庶亦孰大  
于是而安人之子諸子諸子之母安人其性固然  
不識不知和之至也蓋讀晉始興公傳而有感而  
後知安人母德之至乎此長君所爲徵贈言旨也

十序

然而並非吾黨所以勗諸子以承 人旨也詩曰  
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安人之子六子猶母道也其  
難在儀部君炳諫草鬼嘯安人不畏謫遠方州倅  
安人恬然安之以匡直臣成其節夫能爲儀部君  
之樂羊妻穆伯妻也者必能爲諸子之軻母滂母  
軻母者也諸子所以不忝所生而益致兩尊人壽  
考今名將于是焉在豈徒煦煦而曰母曰子哉精  
忠純孝丕承世烈吾以是塞長君請改君家物耳  
封宜人俞母葉太夫人八十暨子兵憲公六  
歲乙未中秋俞母葉太夫人壽八十前此夏之季  
月子兵憲公壽六十邑之學士大夫揆所以進觴  
曰親在子不稱老第爲太夫人壽乎君子曰兵憲  
公有子學憲君以學憲君故太夫人稱太母而兵  
憲公稱父且學憲君有子翩翩文采太夫人稱曾  
大母而兵憲公稱大父並宜壽且以昭一門四世  
之盛如此或曰太夫人之淑慎也兵憲公之清真  
也其均之乎無待者邪宜各致辭爲壽君子曰爲

兵憲公壽也者曰是母子爲太夫人也者曰是子母奚贅爲宜合壽僉曰然于是授太史氏徵辭太史氏曰吾觀人母之愛其子未嘗不欲其日煦煦在側若嬰兒之戀其懷也又未嘗不欲其仕宦通顯橫金曳紫也然而二者不可兼與其隱約而合也寧富貴而離此又人情哉今兵憲公李大郡郎天曹臬畿輔貴顯矣太夫人法有誥章稱太宜人矣而優游大耋日見兵憲公之娛侍而嬉備珍以從者且數年矣何也則以兵憲公純孝不肯以三公易一日之養也雖然詩人不有王事靡盬不皇將母之歎哉王陽畏九折坂尊也叱馭驅之甚矣忠孝之難兼也今兵憲公在告猶在朝專意孝養而不害其効忠其志其業無一日不行天下何也則以學憲君爲之子也太夫人芳範懿則故足標楷于邦族衣冠家豈其不致貴盛而壺牕間章章如是太夫人所膺受故特厚又善自願攝豈其匪祿養驩娛而逮耄能視聽精明不衰則以太夫人兵憲公之母而學憲君之大也兵憲公

既具忠孝大節而其天真不虧澹泊自得務躬行而黜空譚有成美而無攻惡能使踰域訢訢嚮風臺使者數薦上或謂兵憲公第出埃再請爲太夫人九十稱觴詎不得哉往古名哲遐壽載在典冊者無必論卽近歲丁亥之春吾聞洞庭東山有百歲翁許高林者稱壽而其子稱八十孫稱六十山爲奇邁藉藉譚之矧乃太夫人象服膺天寵未艾而兵憲公且儼然稱德碩重臣請埃廿年太夫人期頤初度而兵憲公八十學憲君亦且六十相與稱慶于一堂之上其爲清時之瑞又當何如也

### 封安人張母都氏八十序

臨安張大夫母都壽八十母稱未亡人者垂六十載就中稱太安人者垂二十載稱未亡人也者五而人也贈公不年詎非天乎則詎非在人寔遠穆貞白堅永之操濯水茹檠以成其名哉稱太安人也者人而天也大夫幼孤早成顯親詎非人乎則詎非天所以報養節哉故非未亡人不足以致太

安人非太安人不足以報未亡人人也君子曰天  
人之際也其壽亦既大耋且耄艾人乎太安人不  
謂人也當太安人甫發指錢塘曰所不願旦暮從  
君子有如潮則又循大夫首太息曰柰是呱呱者  
何俄而大夫貴手封章以進太安人太安人曰始  
望不及生何今日也今太安人八十大夫再拜致  
期頤之祝太安人曰始望不及今日何更他日也  
其壽乎固曰天也天乎大夫不謂天也大夫曰吾  
親壽敢委曰天是子責也亦唯是朝夕奉膝下驩

天遠樓集

卷之三

木

凡所豫悅娛適無不至俾精神調利延益厚固怡  
怡熙熙真氣融釋無少不臻太和也者可引之以  
至無窮是子責也吾敢以導引吐納勞其親哉吾  
敢徒厚望于天哉其壽乎固曰人也人乎天乎君  
子曰天者自天人者自人然而未始不相成也太  
夫由刑曹出守輔郡遷楚臬所至樹聲績僉曰大  
夫忠哉而不知此所藉手以報太安人孝也既與  
同寮司理有所不相能坐是幾爲所中致政歸日  
奉太安人武林山水間園亭池臺之勝松竹悠然

清賴互發形神並怡太安人固宜有遐永悠長之  
祚僉曰大夫孝哉然而大夫爲國爲官守不肯  
浮沉得遂孝養緣大夫之忠也大夫歸來其所蘊  
蓄一發于詩歌駸駸薄風雅時寓其忠悱君子曰  
甚矣忠孝之相成有似于天人之相成也大夫爲  
余分校甲戌禮闈所取士世講之誼不諛重告大  
夫曰大夫所急者孝耳必兼舉其忠所以致親壽  
者人耳終不敢曰天則天所以成大夫之忠孝者  
必錫太安人期頤上壽而可

天遠樓集

卷之三

九

### 封一品夫人申母七十序

申母黃太夫人既累封淑人矣又五被 誥封皆  
一品夫人凡八命制三公一命 緡若有加則賜也  
不過九命蓋天子之特恩有賜服而無加命所靳  
于三公者如此今太夫人被 天子八命古之三  
公也如是尊榮之至久之而始開七袞此天下之  
最盛也太夫人爲少師柱國申公繼母齒長僅三  
歲是時少師公以首揆休沐十年而太夫人甫七  
袞 緡統麒麟以爲舞衣熊蹯駝峰以入常饌承驪

伊始以少師公之碩德重望躋上壽有如文潞公起家于九十之餘而太夫人未百歲可健飯也有如郭令公二十四考推恩太夫人卽除前八命尚餘一十六 誥封在焉卽少師公優游綠野而以九十之餘奉未百歲之親詎非人事之可必者哉此又少師公之最盛也古之無憂者曰惟文王婦人而無憂亦惟太姒未有嫠而無憂者也是故以母儀顯必以節必以教若熊九若荻畫抑何勤劬勞瘁之甚也封少師古愚翁早世太夫人卽如米

槩而不必以節顯能以身教而無所庸其教自古及今有嫠而無憂者乎此又太夫人之最盛也世曰繼母則必有其子子有其母母今少師公無母而有母有母而五封一品之母而不自名曰子職其當具慶上壽曷加焉太夫人無子而有子有子而少師柱國之子而故不自知少師柱國之非已出也卽西王母之坐少廣而子視東方曼倩蔑尚已繼母卽母母卽父也是故以王休徵之至孝冠千古而其孝特徵于事繼母休徵以不得于繼母

爲憂則少師公必以得事繼母曰父母俱存也儻必曰具慶雙壽則何責備于造物者其已甚無厭也然則黃太夫人非卽贈一品王太夫人而贈少師古愚翁耶語曰雖無老成人尚有與刑故孔門諸高足以孔子事有若曰典刑亦曰老成人然故友也非師也猶事嫂爲母孰與繼母之卽母也少師公豈以太夫人曰有若哉故孔子嚴事太夫人而太夫人非若王休徵之母少師公無庸致王休徵之孝爲乃不啻十倍王休徵之孝也者是何千古天倫之最盛最盛哉蓋不佞幸從少師公通金馬玉堂之籍不佞之母亦繼母繼母李淑人之賢無懷葛天氏之閨閭間也而不佞望少師公之純孝瞠乎後矣歲辛丑相月吉日爲太夫人設悅之辰不佞匪徒以辭頌而以心頌其實際曰太夫人有子若文潞公也

天遠樓集卷之十二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十三

碑

移建英烈坊碑

新建關王廟碑

溧陽令潛侯遺愛碑

重修河間府城碑

宜興縣重修儒學碑

秦侯清賦碑

集仙樓碑

明故福建按察司副使存方蔣君墓碑

長洲縣興復附廓舊制碑記

天遠樓集目錄

天遠樓集卷之十三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碑

移建英烈坊碑

余少赴都士陽羨蓋數謁周孝侯祠登厥丘裴徊  
焉古木高森慨焉弔其故跡孤城莽莽長橋如帶  
極目南山則爲之愴然思已又惕然省曰嗟余今  
廼知吾道頓漸之旨云昔孔子告問仁屢矣獨於  
顏氏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頓教也  
孔子天縱其自叙十五逮七十聖功不驟然他日  
曰朝聞夕死可矣抑何頓也自古忠臣烈士雖曰  
難得顧亦何代蔑有獨孝侯大勇自新劃然兩截  
譬若陰霾甚霧蔽空颯爾大風震盪一瞬之頃白  
日光被譬若蒙不潔者其澣袂不于盤盂不于潢  
潦猛自濯于江漢滄海橫流迅湍之中蕩滌無餘  
此非亘古今之大勇不能也何以故語曰理由頓  
悟事屬漸修今也頓其理并頓其事黎明蹠大昕  
舜頓之時義大矣假令侯在七十子列則季路哉

余自萬曆五年買田陽羨七年館吳氏所逾三載還朝十六年請假扶持太淑人歸始于長橋南折而東定居時開府周君繼侍御李君堯民謂不佞顯卿天子講幄臣也檄有司建坊表宅余謝主臣歲大侵吾不敢以私故費財重厯我邑中父老子弟敢辭兩使君曰俾饑民就食不亦惠乎有司賑饑不費饑民以代耕也奚憚厯勞是不足辭則又辭則又請固以辭則邑大夫且出令庀材鳩工矣余乃寓書兩使君曰重拜命之辱唯是陽羨最

爾僻在一隅而長橋名滿天下則以周孝侯故嘗斬蛟處當此風俗澆靡有能慕孝侯萬一庶幾頑悛立哉今祠宇荒落過瞻興嗟合無移建孝侯廟門之外仍前代賜額曰英烈祠大厥觀焉自茲當有葺其堂廡新其廟貌者威靈如在足以砥礪人心是大有造茲邑且不佞獲竊附姓名識歲月是終拜使君之惠也兩使君報可越明年厥功告成系之銘曰

赫赫侯名奕奕侯祠天風肅揚侯之遐思巉彼南

山浥彼長橋蛟何螭陸虎何咆號斬之殪之匪力則驍烈士心競三害斯殄日不再蝕萬古爲昭侯伐西戎旌旗燁燁疊鼓闐闐聲聞于天矢身成仁其直如弦侯兮歸來靖我故土上下星辰激而風雨有培松栢有嚴伏臘歛其長虹光排閭闔伐石崔嵬伐木櫺椽天半穹坊弭節逍遙望而可卽卽而彌高

### 新建關王廟碑

漢前將軍關益塲而崇祀稱王云關王祠滿天下其在宜興者漫不可跡萬曆初道士某于北門外渡濠折而西敕地庀材构建焉雖鉅衍繪聖有埃將來而巉巉亭亭廟貌森嚴過瞻惕遯宜樹穹碑會余卜居陽羨羅山人某屬其子一鰲請文付勒嗟乎予於是徵神道邇也自古忠孝義烈生爲名臣塲有生氣何代蔑有獨王精爽充天地間所在香火伏臘其塲而燁赫殆甚於生彌久彌烈今夫匹夫匹婦幽暗秘密之中有爲善者雖其親暱不及知王嚶鑒而祐之其爲不善者雖朝廷三尺在

無自而及王嘗竒發而顯極之焄蒿悽愴有感必  
通故世有父母疾嗣息難輒禱諸王及抱至冤不  
敢控士師輒控諸王其至虔者未有不立應者也  
斯何故哉當王之生存匪知有操若權知昭烈而  
已匪私左右昭烈知漢而已匪私漢自其天性固  
然獨任綱常之重死生以之而已斯其至公亘千  
古一人可謂爭光日月者非邪故曰神微王則神  
道假邈乎曷微哉或曰茲邑蕞爾僻在湖濱不足  
以辱王之從者則奈何是不然茲邑故產周孝侯  
斬蛟射虎處也又岳武穆嘗駐兵廟貌在焉以王  
之忠勇設與二公者同時寧無相遇中原橐鞬鞭  
弭之約其功而相與陟降於風雲杳渺之間非較  
然者哉按王仕蜀終前將軍 高皇帝敕金陵十  
廟額仍壽亭侯雖然王之爲王也久矣自歷代所  
追崇夫亦秦漢以來臣子之常稱乎今自學士大  
夫逮田畯紅女之口一則曰王二則曰王而一旦  
稱侯稱將軍非所以尊在天之靈而慰匹夫匹婦  
之心也是故從衆其誰曰不宜余旣撰說復系楚

聲三闕付巫陽侑神焉其辭曰

天門宵兮覲而敷紛縈雲兮不了了震澤兮波瀾  
采采兮蘭馥銅官上兮天半若有象兮蟠蜿霞辰  
辰兮日煒煒不可度兮矧敢言敕羣靈兮清路提  
青龍兮赤兔驚橫四海兮神怒右迎神

四海兮焉窮一怒兮衆荷時餘兮穀登不忠孝兮  
無邨雷旬兮電矚羣執兮顯戮天靈兮風清肅赤  
兮袍綠神之假兮下上倏而徐兮忽而趣左髮促

鬚兮孝侯右恂倪兮武穆垂深兮不芻夕霞兮落

勇優其慨兮告予精白兮罔渝不得問兮難再值  
中心勗兮神之貽右降神

翩其來兮聯而遡排堦率兮謁帝旌旖旎兮干嗟  
峨摩蒼蒼兮藉堦神之覲兮款而舉返張帥兮從  
蜀主接陰陽 御元氣睇六合兮芥細大明作兮  
悠久中外輯兮罔譁卸神之錫兮民物阜右送神

溧陽令潘侯遺愛碑

夫仕而得行其志使惠澤朝布而夕靡不究惟令  
也能而上下異心百務填委亦惟令也難顧未有

如今日之難者賦繁而役重民姦而弊滋有司議  
征繕則憂困乏務蒐剔則畏怨譴又無如今于東  
南之難者當其所最難而能規畫撫字久而民歌  
舞之比去而謳思之可不謂循良任職者乎頃余  
賜告陽羨去溧陽數十里而近前緹騎大帥史元  
秉氏從其邑父老若而人詣余告曰潘侯之令吾  
溧陽也孳孳務民其大者在更定賦役侯洞悉民  
間賦則多飛詭那移之弊則歎曰均吾民耳廼田  
者不賦而賦者不田是惠奸而重困吾良氓也馬

未遠樓集

卷之五

下

場田地多恣景射而太僕寺租稅又不以時清解  
則又歎曰奈何太僕有租而無租姦民無田而有  
田也于是盡剔欺隱黠者計無復之尋以馬場與  
民田歸爲一則至于里甲均徭驛傳舊名條編者  
減去畸零畫爲定額遇歲計減派則扣作存留增  
派則取諸其中捐不急罷無經派有增減額無盈  
縮其田地山塘之稅糧悉酌爲定額使愚夫愚婦  
不按牘而知數而後之官吏亦亡能上下其手當  
道者善之俱著爲令凡侯所規設創置計減平米

二千石有奇節冗費五千金有奇去相沿之宿蠹  
而貽百世之利施諸一邑而可使天下則之其詳  
在大宗伯姜公所撰賦記侯旣內艱去而吾閩邑  
之父老子弟不但已也蓋侯之遺愛深矣敢請諸  
記室而以七尺之石待命余覽大宗伯之記詳且  
核矣侯之愛在更定賦役賦役不再更侯之愛不  
艾其奚以吾言父老曰更定賦役百世之利也乃  
又有一時之利比者水旱荐災生靈垂盡侯日夜  
蒿目焦心葺義舍儲社穀行饘粥施藥餌給棺槨

未遠樓集

卷之五

下

皆捐俸以風富民全活鉅萬當其本計歸小民伏  
道攀號若嬰兒之失其慈母蓋更定賦役吾邑百  
世之利也而在侯爲一事卹災賑饑吾邑一時之  
利也迺侯之心無窮矣惟事與心合而後其一時  
之利與百世合而後吾邑之父老子弟戀慕不忍  
置而願太史公之重有辭也嗟乎斯不益見令之  
最難哉余嘗按西漢長吏京兆馮翊之治大抵厲  
使少年摧擊大姓以明察武力勝舉其職自愉快  
而已溧陽諫京兆其治視漢馮翊如宗伯言奸胥

猾里與奇耻大俠所侵匿并兼其衆蠹不可勝詰以侯之才足以爲治辦樹赫赫名斯何難者乃獨先賦役恤民隱卽有蒐剔一切務從長厚本無窮之心建畫一之法使上下相安旣去而民思之則惡用明察武力爲愉快哉余謂父老知謳歌頌歎安享侯之澤而不知侯身爲之難也故論著之俾後之傳循吏者有稽焉侯吳興人名大復往嘗以舉子業質之余固謂名家子能文章耳廼稱循吏若此

未遠樓集

卷之五

八

三

### 重修河間府城碑

河間故顯項國因晉水又名晉陽東瀕滄海西麓太行益巖邑也在國家又密邇畿輔爲股肱郡厥城肇自宋歲久傾圯萬曆九年太守燕公蒞任環城垣而目攝之則慨歎曰嗟乎城所以郡也無城則無民今其毋乃生貪人心薦爲不利以重茲土之憂懼不可禁禦爵也聞之勇夫重閉余慨焉能一日而晏然居此土廼集部吏召父老延鄉士大夫議城事衆難之僉曰是役也費太守曰吾能費

未遠樓集

卷之五

九

三

僉曰民勞何太守曰佚而勞勞之可僉曰郡不太多饑人率饑人而興大役當塗者以此掣公矣太守曰嘻民惟無所得食也至於斯今舉衆食此城是藉資也菜色可活而亡命可收又不再事爵也卽以此賈罪爲之卒具請撫臺辛若陰疏聞上俞之搜府帑積餘四萬三千有奇若干兩辦磚石料若干兩授夫匠食所屬景州等州縣十八河間等衛三受功以衰而府自任一爲各屬懺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怨讟不生蹟用登登起矣且饑人賴若直獲免溝中之瘠肩相摩趾相齧也厥工造自萬曆十年二月訖以十一年八月城長二千三百六十二丈高三丈二尺門四角樓四十座河間尹徐待余甲戌分校禮闈所取士也時以治行徵拜監察御史致太守燕公之命謁余爲記余曰金湯百二所以爲險也宣慈惠和所以爲衛也豈不鉤重然余覩輓近代而澤門啓謗蟠腹興謳石言於晉宮溝於梁垂爲百祀之箴將遂諱言上功哉抑有道耶今太守之城河間也因時

於蠱因財於帑因力於隙民三因者備朝夕程督而毫毛不挫是北宮奢之縣也使之以佚而誅不勤先之以身而倡不至闔屬懷然爭呈其業是宋司城之粟也以衆成城以城活衆無役民之擾而有興利之實是召南陽之渠也令哉太守是役也其於地利人和益兩得哉余聞春秋之義城築必書城韓城朔城漕城謝詩人詠之堯太守燕事在河間者章章如是乎太守爲燕公好爵景州守某縣尹某指揮張鳴鶴劉鵬照磨王之臣河間縣主未遠樓集 卷之十一 十一

簿呂堯煥皆有事茲役者例得並書

宜興縣重修儒學碑

邑侯太康秦公尚明有聲蕭山調宜興之明年廢墜畢舉治教大行時儒學歲久不葺值積潦之後頽敝益甚汪學諭國瑞以爲言侯慨然曰吾事也吾不以煩民乃取贏於官得學租凡三百六十餘金請于督學御史豫章陳公子貞修葺之公曰可侯奉檄鳩工庀材自萬曆乙未七月至次年三月告成事汪君等率諸生請記於余余惟侯加意學

校至矣而諸生亦各加意於學以副侯之盛心乎先王制作必有所繇起有朝會斯有關廷有祭饗斯有宗廟有政令斯有廨署有教學斯有庠校第令藻飾以爲重而不求其實則茅茨土階足以朝諸侯芟蕪除壤足以奉鬼神棠陰之蔭可以聽訟綿絕之區可以議禮而奚以崇規制爲哉故學校者人材之所自出所爲學校重者人材也蘇長公蜀人也暫寓陽羨其欲買田構亭志竟不遂迄今邑人尚想其風采矧茲邑人顧弗克以天下名教未遠樓集 卷之十一 十一

斷決獄如神除姦若滌威令肅然頃者嚴港濱之  
防均里甲之役能使荏苒絕警閭閻究澤而不屑  
沾沾响沫以市恩故人但知侯以嚴見憚不知侯  
以嚴爲恩蓋寬之後弊滋而仁壅代以嚴弊去而  
仁行則嚴之後又濟以寬侯爲政其大體在是因  
併及之是役也始由郡守邊公有猷以達兵道按  
察使曹公時聘參政彭公國光暨督撫中丞趙公  
可懷按院鹿公久徵朱公鳳翔丕宣道化僉協厥  
指汪諭戴訓承玉陳訓汝暘陶訓謨經營贊襄而

未遠樓集

卷之十一

主

秦侯清賦碑

國家賦役無甚于江以南者而江以南之賦吳爲  
甚其賦之重者稱京糧焉故事縣折而爲鄉鄉折  
而爲都都折而爲畧畧折而爲甲十年計之稽戶  
口之增損饒耗以定其籍而甲統于里擇里之饒  
者轄其糧里統于區擇區之饒者轄其糧區統于  
縣擇縣之尤饒者總轄其糧五年計之審察人戶

之虛實劑量賦役之重輕以定其徭故宜興之爲  
甲者三千六百有奇十一遞更歲率三百六十八  
其爲鄉者十六鄉分二扇扇置糧長歲率三十有  
二人而南北之徭總其凡七十有四北徭居十之  
九此其大都云故糧長之行率一人而二役一役  
而再歲五年循環中無三年之間故民有朝素封  
而夕如洗此其難難在上等之民邑侯某審察其  
弊變而爲甲運甲運者以三百六十八代三十二  
人之役率五人而一役十年循環中有八年之間  
徑輕于衆力均于分時則有輸將而無廢著以故  
人人稱甲運便法久弊滋富者能拊富以爲貧貧  
者以不能拊貧而埒富富急貧不堪命矣此其  
難難在中下等之民士人以爲難下民不若難上  
民于是又稱糧長便秦侯至而維本末慮久遠擇  
便宜搜蠱弊廼作而歎曰糧長豈能善甲運哉顧  
弊有所從來矣總宜興田萬有千頃而異郡固庄  
去十之三係著縣頭率有戶而無籍世家巨室去  
十之二蒙其祖戶率有田而無人齊民以十五而

未遠樓集

卷之十一

主

勝全邑之徭奈何能均十五之中上戶詭爲中戶  
中戶詭爲下戶甚者上戶竟等下戶而下戶更過  
之以貧民而代富民之役奈何能均總縣之凡貧  
鄉鼎富不若富鄉之貧者第論區派運是以貧鄉  
而等富鄉之徭奈何能均故避運莫巧于固庄巨  
室掩富莫甚于詭計花分均徭莫善于限田于是  
今民自歸田不罪罪其不歸田而民告訐者不旬  
月而民如今寄庄者今著籍世家者今著戶其饒  
者以填運縉紳學士大夫免各有差其美者以填  
末遠樓集 卷之五 土  
運以資出身從富民之例富鄉應役卽人戶而與  
點解同科貧鄉不應役卽甲首但以催糧充役有  
成法矣廼總一邑之籍與其賦年而彙之輕重而  
等之先後而次之命曰虎頭蛇尾著爲令甲而豪  
有力者羣起而撓寄庄者曰願帖役侯曰籍不着  
將惟正之無供何役之貼爲巨室者願自運侯曰  
若自運誰當運者又歲申花詭之禁令民得訐舉  
代役于是貧富信規弊絕徭役均僥倖杜寓糧長  
于甲運之中行限田于編年之內行之三年而民

不知徭所稱百世永賴者非歟侯去而邑父老懼  
害已者思去其籍請之當路勒石以垂永久而乞  
序余余思侯他神明之政不可縷舉其首善無若  
此者故叙其巔末俾世世覽觀知侯之苦心不輕  
變云

### 集仙樓碑

太史公登泰山夜半觀日出望吳門練影若咫尺  
覩焉亟還吳道廣陵之墟慨然弔古玉樹瓊花不  
可踪跡迺遷選勝得杏花村村中杏花以百萬株  
計其可以遠眺望則有集仙樓在縉紳名流題詠  
勒石甚夥主人童氏者皤然樵朴供茶筍執訊甚  
恭余徘徊久之問曰樓曷名集仙哉童氏曰走年  
六十餘無子精虔事純陽真人間嘗乩請降筆多  
真諦語余笑曰甚矣若之好怪也世之召將者稍  
怒咤不可馴輒名關帥召仙者粗有辭輒名呂真  
人卽如大士千萬億化身且日應給不暇是夫靈  
鬼之所憑也而若何足以知之童氏前謝曰走曩  
者數病劇輒得降筆指示調治卽非呂真人乎第

感恩云爾用敢乞咳唾之餘已再拜請嗟乎神仙  
恍惚不可知而童氏之憑信不可解或曰仙人好  
樓居況杏花百萬樹爛然若紫霞紅霞繚繞其間  
安知無雲旗芝蓋彷彿可即者乎是非吾所知吾  
聞仙之求人甚于人之求仙童老第爲善人長者  
何以煇香爲虔事呂仙哉世之憑星相問休咎窮  
通者皆貪心所使其最貪者惑于風水茫無一驗  
徒敝精神以勞瘁死豈不可哀也哉其最貪又貪  
者已富貴又求不死慕神仙家太愚也童氏老矣  
未遠樓集 卷之三

第以無子求祐則可矜者遂提筆昇之集仙樓記

明故福建按察司副使存方蔣君墓碑

吾同年有篤行修才之君子曰蔣君諱以忠字伯  
孝號貞庵晚節歎曰富貴何爲人生存方寸地耳  
因更號存方云蔣之先晉武帝咸康中諱元秀者  
佐伐吳有功食采常熟世爲常熟人勝國時忠州  
判官九一始徙城南里傳八世爲汝州守岳岳生  
栻蚤世配季氏著節栻生封長樂今贈廣平守世  
卿配贈恭人朱繼封恭人湯皆以君貴也封翁有

子六人君爲長當朱恭人妊善病誤藥之恭人夜  
夢緋衣神告曰爾妊亢宗兒好自愛于是妊十二  
月而生君君見時作大人舉止自記數百言十歲  
能文章性敏甚封翁課君綱目日受二冊十日卒  
業歲乙巳大侵朱恭人摘野蔬療飢稍儲粟啖君  
君窺狀長號以粟飯跪進母十四母喪晝夜號泣  
時或收淚撫二幼弟毀瘠不堪封翁痛之封翁時  
館邑大姓乃攜之往大姓好高客日張樂歌舞輒  
召君君固謝大姓子弟歡呼去君獨閉戶讀書達

未遠樓集

卷之三

七

丙夜爲常一夕鬼嘯君叱之聲頓息歲戊午補邑  
諸生丁卯同仲弟以化舉于鄉戊辰成進士寓書  
封翁曰兒不沾沾一第奈祖母節大人隱德何耳  
會 莊皇帝改元詔有司所在以節孝聞得旌季  
表其門曰貞節云君釋褐拜長樂令下車剖決老  
宿吏畏之積蠹盡剔定里役豎干法民便之當道  
者頌式八閩又無不稱便唐天寶中里人倉曹林  
公鷄捨田創瀆閩二湖灌田八百頃爲豪猾占據  
君執訊置諸理濬治浹月湖工告成周遭田歲入

倍恒田之三民大感說置生祠與林倉曹並祀他如繕城郭剏橋梁置學田立鄉校雪冤戍省斷刑卻例金以數百計蠲積逋以數萬計士民踴躍載道歌楚江秋曲累千言學宮有古杏詰屈離奇相傳孔道輔手植槁數百年矣永樂成化間一再生華縣令某某有異政辛未七月忽作花結實時鄭少司寇久謝城市率諸縉紳入賀曰此賢侯徵乎作回生記立學宮薦章數十上會忌者稍遷南京刑部廣西司主事民攀送至擁車不得行在留曹

天運樓集

卷之三

木

聽獄最號公平有大獄必焚香對囚泣誓曰某操天子三尺法所忍爲羅織者如此獄司寇廷尉咸器重之曰此精明渾厚才也巨璫某進奉道淮揚僞稱選良家子充後宮江南騷動子女流離部使者執下于理璫饒貲挾馮璫相脅君奮不顧竟置之辟丙子進本部郎中封翁病劇戒母令長兒知君忽心動過請于大司寇扶服歸封翁已先一日瞑君一慟幾絕已卯服闋補北刑部雲南司雲南司隸京邑簿書填委君省閱輒夜分乃罷江陵悉

君才曰郎多文需之以柄文吾楚乎君聞之感然曰是今吾褻褻蹈淵哉不去將及遂堅以疾請于長歸閉關山水間當道詣者悉謝不見居三年江陵敗是年冬起復補刑部四則司太學生某者某尚書子挾妓縱酒相高與金吾尉爭手斃之大貴人居問君挺身前請于大司寇并謂諸司郎曰公等曾舉頭見邪是蒼蒼者不可欺也成獄辭一時無不目攝君者歲甲申廣平守缺當事者以畿輔難其人已而得君曰是故礫巨璫薄江陵而盡癯尚書子者君得人矣廣平地礫礫一月不再雨則苗死君虔禱輒應仍爲久計直平糴法置常平倉請蠲馬牧地僅千金留賑濟粟成千母灌輸京師以餉民又請倉粟賑濟行饘粥藥餌輒先嘗之鄰郡就食活者復不下數萬廣武地高其卑者又苦涿潞君建上下閘蓄洩之號潤民間前吾蘇守蔡公國熙廉家壁立君甫至哭其墓卹其孤雪其兩弟寃他如飯邑博九十母殯勘災尉釋曲周飢而盜者以無名指四折辨申中丞孤代戍而罹法

者贖緩俾夫婦復完善政不勝書其更定里役課  
士功多不異在閩時君既持操清介每使者法當  
校吏必曰安得將廣平而有奸吏以故終君之任  
無一人獲僭者賈開府高侍御特薦君備兵大名  
會銓司已有所屬不報已丑陞福建按察司副使  
出廣武門僅圖書數卷時已勞瘁甚還里值大旱  
赤地力疾條救荒數事于邑大夫邑中賴之疾且  
革屆萬壽節整衣冠北向再拜稽首拱立移時  
而罷居亡何卒時萬曆己丑十月廿三日也距其  
生嘉靖癸巳十二月初二日年五十七生平好山  
水所著有清樵山人集二十卷續皇明盛事述毛  
詩筆記行于世子姓婚嫁詳誌中其子國瑜等卜  
某年月日葬君虞山北麓李家橋之新阡而自爲  
狀謁余陽羨山中乞辭勒石余與君久要悉君恂  
恂長者乃大節慷慨臨事風生所至樹績嗟乎君  
子哉君可謂篤行修才者非邪銘曰  
虞山蒼蠡大海濱有功食采後葉振緋袍吉夢誕  
偉人言不出口貌更溫居然孝子作名臣意氣矯

亢薄高旻自首紆籌有赤心其骨則青坳爲神北  
麓一坏太嶙峋存方寸者垂千春

### 長洲縣申復附廓舊制碑記

今天下最劇郡莫若蘇最劇邑莫若蘇之長洲賦  
繁而役重民奸而弊滋案牘具來暇給又于旌往  
來孔道也令斯劇邑甚難何也今在誠心愛民奉  
法循理乃國家有畫一之法行之長洲輒不一閭  
閻有不容不究之澤邑令雖愛民而澤有所不能  
究故令斯邑能以神明卓異稱者尤難之難者也

長洲縣志卷之四 國初賦法 長洲在蘇二十

二里附郭一十四里合三十六里編之爲後凡有  
司一切供億取贖皆辦謂之里長鄉都七百五里  
田賦所自出里長徵解運之總謂之糧長里長不  
及鄉糧長不及城區以別矣然昔賢明邑令牒  
付城郭之民固三十六里與七百五里合辦每歲  
差徭在城一人抵在鄉二十人之役蓋已惻然憐  
念之矣而不獨鄉都糧長自洪武行之正德間有  
混派附郭者蓋嘉靖初巡撫侯公上其事城郭軍

民仍當在城里長其糧長准與分豁 明旨森然  
矣而不謂凌轢橫加猶夫故也蓋鄉都勢家望族  
奇畎大俠合七百餘里之衆侵一十四里孱弱小  
民此何異鳥獲與焦僥搏也不肖故附郭人也諸  
生時糧長三年再輪里長首編上戶傷哉先人以  
中人之產悉傾于二役流離遷徙岌岌殆矣顧何  
幸濫叨一第藉以獲免然不容不爲後人計久遠  
也會有在原之難遂棄長洲附郭買田陽羨而占  
籍焉嗚呼使得蚤遇鄧侯何必去父母之邦哉侯

天遠樓集

卷之三

注

孳孳務民其大者在更定賦役洞悉城郭鄉都賦  
役之不均則歎曰長吳一體吳縣行之至今未之  
有改而長洲獨有異同奈何能均附郭一十四里  
耳進而與在城共里役歲有抵應有總甲有經催  
有逃亡之累有勾捕之差又遠而與鄉民共糧長  
派徵催比于前僉解輸將于後一人二役東馳西  
蹶日無寧晷夜不帖席鬻妻子填溝壑惟附廓爲  
然奈何能均鄉民豪猾那移飛詭之弊不可勝詰  
率能掩富以爲貧上戶詭爲中戶中戶詭爲下戶

甚者上戶竟與下戶等而附郭貧民以不能掩貧  
而埒富往往受鄉都上戶之役奈何能均夫均之  
爲民也鄉都之役可及附郭獨不可及在城乎則  
城郭之役亦不可及鄉都乎奸民亂法此何待摘  
發而後知而一十四里數十年流離遷徙顛連無  
告爲民父母者卒坐視而莫之省憂此何以說焉  
侯于是毅然身任其責查照吳縣事例仍收附廓  
于城而坐以城差免其鄉役建屋四楹于青丘倉  
貯附郭糧稅入半十九都副扇以經催爲面長錢  
糧自行管兌與鄉都截然無交涉矣復諭鄉民曰  
昔日照區編差附郭派一分則省鄉都一分之力  
今惟論田點役矣役起于賦賦起于田鄉民田少  
何役之有若附郭之民而有田也則有役其何辭  
焉然則附郭雖去其何損于鄉民乎則此舉無論  
城郭相安卽鄉民亦無不帖然服僉然頌者蓋  
朝廷畫一之法復于一旦吾邑百世之利也而在  
侯爲一事獨念十四里之民祛除宿蠹招亡復業  
雖一方之利乎乃侯之心亡窮矣惟事與心合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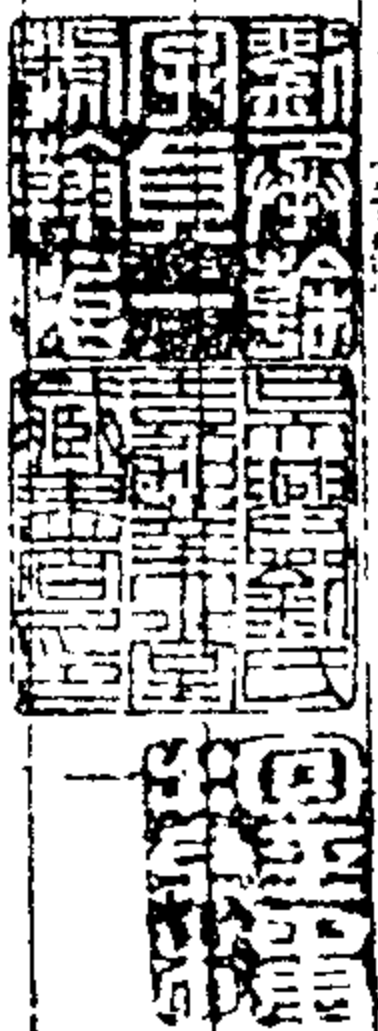
天遠樓集

卷之三

注

後一方之利與百世合而後吾邑之鄉城父老謳歌頌歎之不置嗟乎侯所稱神明卓異者非耶民但安享侯之澤而不知侯身爲之難也余故論著之俾後之嗣侯定賦役者知侯之苦心不輕變云侯廣東人名雲霄戊戌進士其間申請詳允則郡守朱公燮元兵道按察使曹公時聘暨督撫中丞陳公惟芝按院徐公元咸一時碩彥補偏救弊均賦恤民僉協厥指法皆得書

天遠樓集目錄	墓誌銘	處士褚公墓誌銘	封文林郎固安縣知縣故太學張君墓志銘	北衡金翁墓志銘	太學生智川毛君墓志銘	太學生荆瀾吳君墓志銘	西臺府同知東岡曹公墓志銘	慶陽府通判鶴洲吳君墓志銘	中書舍人懷謙徐君墓志銘	明封徵仕郎中書舍人衛公墓志銘	明故朝請太夫廣東布政使司左叅議俞君墓志銘	孝廉夏君墓志銘	鄉進士汪君元幹墓志銘	吳太學墓志銘
--------	-----	---------	-------------------	---------	------------	------------	--------------	--------------	-------------	----------------	----------------------	---------	------------	--------



鄉進士虬泉吳君墓志銘

承德郎河南汝寧府通判吳君墓志銘

文垣孫君墓志銘

天遠樓集卷之十四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墓誌銘

處士褚公墓誌銘

隆慶丁卯余與褚公季子九臯偕計北上時公年已踰七袞諸子及諸孫侍甚樂也乃季子念公老固不欲行公固強之行此不第歸又三年庚午復屆期季子愈固不欲行公愈固強之行行未至毘陵計至公竟以去之日卒壬申春余請告在里季子泣持狀請銘曰往不肖九臯同子以北亦聞先君子慰不肖諄諄語乎不肖弗獲奉親之終亦爲親也余曰嗟乎傷哉按狀公諱某字某保萱其別號也其先自宋元來世居長洲之角直里族屬蕃衍故世稱其里曰褚巷云國初有諱成者遘靖難兵起吳中多故遂遷邑治之東蓋公之曾祖也祖瑄父祥世有潛德公行誼長厚克肖其先早失怙公執喪哀毀事母謝能以色養出遇品物無問數十里外計可富母意者必懷之歸恭事其兄有

姪某不類數犯公公不較下遇藏獲亦俾訴訖咸  
適其意家業幾杼經畫綜理出自公掣然當也故  
生產轉饒公性好施賙貧卹孤惟恐後亦不言人  
之過至緇人丹士故能給破人產公獨誠勿予曰  
若輩第惰游叛俗奈何濫與之也居常念前人善  
行歷數世無間顯之其在李子乎遂以家屬其子  
長九苞次九達兩子善克家公得專精課李子學  
李子循其言學遂茂弱冠廩于庠有聲試有司輒  
首其曹無何領鄉薦公則隨所至申戒曰兄勉旃  
始吾竊異世德假令弛若志治田宅或比匪人以  
情其行其若前人何李子休焉益用修辭潔行所  
與游率吳下才蘊之士益所未有鄉人傳歎為累  
德訓子者式焉嗟乎李子方未離制屨公所慨慨  
誨飭之者不少置脫由此當官常民社則公宜何  
如約勅之世之享魏爵重階者鮮不由世德乃或  
倚官為虐蔑棄道義甚者仇視衣冠為憲紀不容  
卒以漬前人之積而貽亡窮之戚何哉公卒為隆  
慶庚午十一月二十七日距生弘治乙卯四月十

八日年七十有六配譚氏子三人長九苞娶莊次  
九達娶徐季卽九臯娶奚孫男八人允文娶沈繼  
周允武娶李允功聘沈九苞出允升允賢俱幼未  
聘九達出允元娶莊允中娶顧允明聘闕九臯出  
孫女六人九苞等以公卒之又明年壬申二月十  
有一日葬公墓在吳縣黃山胥臺鄉祖塋之次銘  
曰

諸公雖功芳名不謝季子也才必有以慰公地下  
在惺杭公墓誌銘

義興多桂山水謠俗樸醇余素有卜居之志萬曆  
丁丑其邑吳君達可以對策拜會稽今與談邑事  
甚詳曰有杭公者達可本生母之介弟也杭之世  
緒遠矣出漢東鄉侯徐之末裔宋紹興中從駕而  
南家于杭州至鄭愷徙義興東霞埠再徙百瀆里  
又數世省齋公基有五子俱以文章雄于時次第  
通朝籍以顯曰方伯澤西公濟曰都御史雙谿公  
淮方伯公最長一子曰普安倅曰惺翁封生子三  
季曰惟錦則余舅氏在惺公也公少不好美方伯

父子奇愛之至性惇孝十餘歲普安公拜命歸至淮陽卒訃聞即日匍匐就道哀號宛轉見者泣下居喪若成人及與仲兄輩共學學成試于御史督校者先後補郡若邑弟子負母楊孺人勉之曰兒業行益進繩祖武吾籍手下見而翁矣居無何楊孺人竟卒公哭踊曰吾少失吾父又不能蚤自奮立竊升斗爲母驩而遽有此則又哭踊益淚濺濺皆間目爲之矐焉身廢學亦尋廢而儉驚者欲遂廢其家也侵折之萬方公獨卻視瞑筭動中機畫

天遠樓集

卷之十四

四

羣侮者皆烏獸散公雖不用圖閭人謦欬知爲誰何自少明練有務乃後愈益善計家亦益振公于內行修備事二兄克謹至閨闈間不以情色相接而尤急于誨子長子承緒爲邑學弟子以文稱蓋公蘊積而未施者固將發于後胤云公性寬慈所稱族戚交知咸被賑惠臧獲大小有過未嘗輕呵撻卽逋亡公不爲校余聞會稽君斯語益知義興多長者云而庸詎知會稽君卽狀公而余竟志之耶余僑居義興公以會稽君之故視余蓋睠睠焉

余媿無所當公之知歲庚辰年裁四十九乃十月八日卒矣傷哉會稽君狀行畀承緒等承緒等則衰跣謁余銘也余其忍辭公字子綱不忘翁日惺故號在惺云娶尤氏京兆丞某女先公卒公生嘉靖壬辰十二月八日子男四長卽承緒娶曹氏給事中某孫女次承寵娶黃氏刑部郎中姚江某女次承露娶吳氏庠生某女次承祐娶曹氏翰林孔目某女女二長適晉陵庠生王叔乾次適溧陽戶部員外史繼志孫男一曰復新未聘孫女二長字晉陵庠生王澄源子某次未字承緒等卜公卒之明年十二月七日葬于某處銘曰

天遠樓集

卷之十四

五

猶歟良備譽聲嘉穀少孤自立蘭生中谷選置士林文采蔚郁哀考翼輓泣母喪目禦侮莫家舍光逢燭勤貽厥胤芳休載續外眎內融志長路促肆予受知愴爾心曲山原膺膺千載瘞玉摘茲玄草爰代汗竹

封文林郎固安縣知縣故太學張君墓志銘  
萬曆辛巳三月十一日張子夢蟾之父封君卒夢

蟾棄廉州府同知韓喪還蓋弗克視含歛云摧痛裂心踰年而始草封君之行丐余銘也選甲戌春余筦試易房得夢蟾卷寘之選故以此文屬封君張姓名沛字伯雨鳳陽府壽州人也自高祖而下世以仁厚相傳父璉性方介而能風人趨善以經稅廩郡學三子長曰潮少曰溪溪擢嘉靖己丑進士爲承德郎官而中則封君也君偉貌翩翩豪舉以其卓穎才自謂奏對 天子易老 年十八御史試冠經生日好古文辭博獵百家言思奮立以

未遠樓集

卷之四

六

榮其父母乃父母竝物故相去不浹月君踊哭甚捐婦飾以營葬治聖廬墓旁郡守劉君爲弔贈詩題扁且築室遺之粟帛焉哀毀累瀕于死既免喪督學使者盧君至以君文行首諸生衆謂盧君知人數試南棘弗利嘉靖甲午七義論表中格矣索策弗獲竟落第或語君曰子南不利不若改而北安知終弗利也君從之北雍春校列第一一時祭酒宮翰諸公皆才之然庚子北棘復不利君氣益奮兩試南督學御史又才之及棘試終不利因歎

未遠樓集

卷之四

七

曰六經諸史百家之辯吾皆窮之世所趨經義皆規摹之若是可第矣乃卒擯弗收則奚自困爲乃誨兩子蚤食廩而夢蟾膺辛酉秋魁薦君益薄承尉弗屑就先是弟溪旣貴有奉入君以先人所遺產若物盡予兄潮而假舍從兄淪又轉東北方蓋僻隱可習稅云不問家人業作地及遷居州東時與客覽名山之勝挹流泉浣飲射壺鼓琴敲棋或賦詩詩成輒草人目之爲四好雅善絲竹以其志甚適也或至以仙稱焉萬曆甲戌夢蟾登進士君以弟若子皆貴曰此善慶也晨起必燭香持誦心經又撰勸善語刊行風世衣食族戚之飢寒者有冤狀輒爲平停衆莫不厭服去其信義皆如此類夢蟾爲固安令君寄感應靈篇并言治民之道人稱固安令佳吏本君善誨力也以故 天子錫封多褒辭匪溢美已庚辰夢蟾遷廉州府同知便道歸省以君在益高欲留侍養君曰 上命也卽山海阻修若不聞有叱馭王尊耶吾尚善飯不足爲若憂也夢蟾乃不敢言馳而南竟越歲而捐養

距其生弘治丁巳八月十三日年八十五娶王氏  
博士臣女封太孺人先君二十四年卒子男二人  
長卽夢蟾娶徐繼孫贈封皆孺人次夢蛟嗣叔父  
溪後壬午歲薦士娶表氏女一人王適梁縉先卒  
孫男三人孫女一人夢蟾卜某年某月某日葬于  
某處始余得張子謂可當結士張子以易說視  
余其學益多積哉考其世乃有賢父及叔父焉夫  
封君者孺子時爲諸生早夜乞養至勤也髮槁齒  
廢而益自力卽伏波躍騎奚讓已乃竟不得一逞

天遠樓集

卷之五

八

蓄而盡施卒發于其身亦被服朝命天道倚伏  
可譏邪昔子奇年十三治東阿與老者同載君子  
曰必能爲政老者謀之少者斷之于奇卒以賢稱  
然則國安令之爲邑非封君孰歲之耶銘曰  
扶桑遠今日西匿飛龍之轡追欲踣矯矣張君戰  
疾力繁霜蕭蕭竭其翼操琴撫弦思無極曠哉子  
期寧詎識放歌浩蕩心自惻詰胤翔空照華色綸  
章懸矢垂萬億儵焉乘雲駕遐陟蒿里蒼蒼棲隴  
域高山不摧永茲息

北衡金翁墓志銘

嘉萬間吾蘇郡城蓋有五金氏焉皆用制科起家  
而其一則玄予也隆慶丁卯余與玄予同薦於鄉  
時玄予家金陵余之識玄予自此始壬申余告在  
里嘗一再從玄予拜嚴君北衡翁至於今余叨歷  
非望而玄予猶待臨軒之對衆無不爲搢腕者翁  
則曠然自若也以玄予才而祿弗及翁竟以萬曆  
甲申六月十三日卒傷哉玄予手綴翁行并按察  
吳君之狀請銘余無以辭適約略二文畧鐫石焉

天遠樓集

卷之五

九

翁諱季字子展別號北衡其先汴人自宋南渡徙  
金陵歲遠宗乘無考明興有善貞者再徙吳封  
門負郭而居吳之有金氏自善貞始善貞生興乙  
更五傳生鏗是爲賓溪公寔翁父娶於吳生翁翁  
生而吳夫人卒賓溪公復娶於王王字翁無異已  
出翁事王無異已所自出久之卽吳夫人母唐視  
王亦遂忘非已出也翁幼卽聰警過人稍長就學  
於塾鄉里以目曰少年誰家白晢郎洪聲隆隆是  
且高大而門矣久之翁益長會賓溪公老置閭政

一切不問事無巨細悉委翁翁奉命不懈時具其  
毳爲二人驢蓋數十年賓溪公無內顧亦無失業  
則寔以翁故嘉靖癸丑島夷擁巨艘出沒海上爲  
吳患當事者恐負郭廬舍之穴寇也悉命燎之公  
倉卒計無所出乃太息曰金陵羽林材官在焉賊  
不敢窺矣矧吾先人舊游釋此焉往遂請于賓溪  
公定議旣至益籌策權子母爲生產計得以餘財  
斥廣墾地疏園栽花鑿沼畜魚事實溪公益甚適  
焉翁性恬雅暇輒掃室焚香默坐遣慮善飲酒好

承遠樓集

卷之四

七

承遠樓集

卷之四

七

客客羣羣必醉醉不及辭居常坦夷自任絕無  
城府壁中一二黠者用機事嘗翁翁覺其狀私自  
訟曰而翁灌園者耳烏用機事且而怍怍仲吾  
爲若曹苦矣於是人人愧服翁長者莫忍欺也母  
族唐遺貲數百忽一夕母弟渴卷橐而去公竟若  
罔聞者從弟梁絕無嗣求嗣於公之孫翁弗肯第  
曰卽當嗣柰昭穆何已命其子如初嗣且戒曰孺  
子乃甫離襁褓耳挈千百緡界之脫不任奚貴爲  
後乃稍爲經紀之會羣不逞蜚語侵翁翁遂謝去

終其身弗問也雅慕當代賢豪長者深自結納命  
諸子負笈從游若王評事劉中允常延之家奉侍  
惟謹諸子用以文顯迨玄子與計偕賓溪公老思  
返故鄉翁奉而還吳則日夜召故舊飲如平生驪  
以娛老人而玄子又從旁奏酒諸故舊喜皆前爲  
壽曰翁父子良善宜其有嘉胤哉晚年益務曠達  
時曳杖復爲方外游日誦梵經赴華陽洞及太和  
諸勝齋心瞻禮再三無厭彷彿長房向里之輩庶  
且夕遇之而乃竟遘疾以歿公生正德丙子五  
月二十六日春秋六十有九配張繼史子三光初  
卽計偕君初娶王繼娶朱如初娶李出嗣叔父梁  
者見初聘 女二長適鄭履純次適陳啓宇孫男  
二光初出山立聘無錫華舉人諱 文山止聘金  
陵卜舉人鏗女光初卜丙戌七月 七日葬翁  
江寧縣石子岡祖塋之次 年也余觀翁之行大  
抵類陶朱公云朱公三徙再致千金而再散之扁  
舟五湖間若與世故泊如者翁亦再徙再殖而後  
躡躡名山蟬蛻塵囂之表其志趣符矣豈所謂沾

沾廢著務修業而息之者比耶所謂五金氏者曰  
憲副公應龍致政歸杜門不出所謂名可得聞身  
不可得見也曰應徵曰應照曰和皆起家進士歟  
歷中外並有聲玄予未第一第固囊中物也銘曰  
秣陵隆穹石子岡紫翠合沓嵐蒼蒼神功練形飛  
石藏專氣致柔百鍊剛華陽太和遙相望流芬界  
祉世永長石可爛兮銘不忘

羅山人墓志銘

黔婁死大夫弔其妻曰何以謚夫子妻曰請謚以

永遠樓集

卷之十四

七

康大夫曰夫子貧弗能養也何謂康邪妻曰昔者  
君欲用夫子而弗受是有餘貴也賜之萬鍾粟弗  
受是有餘富也乃卒以康謚嗟夫不康其身而康  
其名語云人貌榮名寧有既乎千載而下羅山人  
其康乎哉山人操行一方一員與時折旋其猶在  
黔婁之列歟蓋余自蘇徙義興也山人先徙自越  
雖徙之繇不同乃一旦神合而遊也余抱病幽憂  
以酒自廢非山人不驩山人於世嗒然無所求酒  
酣時時作白眼若睥睨一時者而獨交驩余山人

貧不能自食昔孟嘗使人微伺馮驩曰馮先生貧  
有一劍刺其綬而歌無魚孟嘗魚之已又歌無車  
孟嘗車之已又作無家歌于是孟嘗不悅也余不  
能效孟嘗羅山人亦不屑爲馮先生歌而余獨重  
山人食之且食其家也山人則受弗辭山人負俠  
氣好義專趨人之急里中士客荆谿者或餽其歸  
槎其物先人後已若古布衣俠劇孟然晚而思與  
燕趙忼慨士游則躡蹻擔簦而之北版會例得授  
冠帶山人則拜弗辭此其迹弗斷與黔婁同而心  
卒弗與黔婁異山人其康乎哉山人先余家義興  
者三十年余與交數年而僅知山人之槩今讀山  
人族孫進士應斗所爲狀而益習山人事也山人  
始祖自後梁貞明間豫章公甫徙慈谿沒而祀于  
鄉迨宋封惠順侯世有顯者遂名其村曰羅江云  
人明則有南兵部郎信佳曾大父也子五人季  
縉歷官監察御史廣東按察副使仲繪則山人大  
父繪生嵩嵩坐國柱字君容卽山人已幼聰穎里  
長者試之儷語輒奇操儒生業試有司嘗冠其曹

弱冠卽奔去遊謁毘陵張守守託以掌記稱善覘者以守重客也有事請山人居問山人謝弗爲通有士人父被逮者山人廉得其情爲言之守出之士人後亦爲守德之終其身不忘也樂義興佳山水放情觴酒與諸貴人游悲歌長嘯惟意自適意有所不合卽悄悄形于色終不肯諛諸貴人作浮沈態諸貴人益重之其北也以子一鼈從余時被命典雍事暇則嘗與持案對食談累日不休忽病絕飲久之愈不憚余爲趣裝南竟道死悲哉生

卷之十四

古

正德戊寅八月十二日卒萬曆乙酉閏九月十五日年六十八娶同邑葛氏子五人一鯉娶溧陽張氏一鴻娶京口張氏一蛟娶宜興許氏一鶴嗣從叔後一鰲娶宜興談氏孫男一人楨孫女一未字一蛟一鰲持狀泣以志銘請余不厭辭余觀山人不義非分之謁而受人粟不沾沾于貴人游而拜冠帶此其折旋于方員間也行若弗顧黔婁而心則同其窮而死又同亦庶幾可以與名乎哉銘曰胡來乎越關丁家難兮凋殘胡處乎荆瀾樂汎水

兮潺湲胡思乎燕山從所知兮盤桓櫬而還坎而安鑽石埋詞永不刊

### 太學生智川毛君墓志銘

蓋吾友徐聲遠數譚其故人毛君守元長者也而其子文榮才歲壬午聲遠館京邸聞君喪亟走哭諸野至觀者俱泣下蓋聲遠才而君父子知之深聲遠貧而君父子恤其困士固感恩重知己也君卒之八年且葬則文榮自爲狀介聲遠謁余陽羨山中乞銘余何靳一言不以慰善人地下哉君諱利仁守元其字別號智川吳邑人而家長洲之采雲里祖理成化間御史大夫父錫朋鄉進士不仕惇德高年世稱石峰先生者也君爲先生第三子生而值貴戚無游間奢麗習自奉不揀擇每晨興必盥漱整衣謁家廟再拜以爲常或曰月朔可也日如此不已勞乎君謝曰吾無能秋毫皆祖先遺也其敢偃然享諸君性惇樸年既老猶如嬰兒或非意犯之輒與謝或給之卽理所必無輒信弗疑久而黠者亦不忍給之嗟乎君豈非葛天氏之

遺民哉君生正德庚辰卒萬曆壬午由邑庠升國  
學年六十二壽不稱德惜哉君初委禽心太守餘  
福女女亡娶曹氏桐川教諭曹君女子男二人長  
文燦娶張氏繼王氏女一人適諸生王有龍文恪  
公孫也次子文燭亦有才娶雲間董氏側出孫男  
三人某某孫女二人適諸生袁某張某文燦出  
文燦等卜某年月日葬君某地之新阡銘曰  
雖汝銘今曷其徵兮視其友唯賢則厚視其子必  
復其始

太學生荆瀾吳君墓志銘

吳君諱駢字惟敏別號荆瀾曾祖玉戶部員外郎  
以孫儼貴贈禮部右侍郎祖經以子貴贈禮部右  
侍郎父儉以子馴秩贈光祿寺署丞母徐氏封太  
孺人君主四歲而孤太孺人憐愛之稍長就傅雖  
鮮所督程而從事舉子業不怠年十六益發憤下  
帷所師友皆名士遂貫綜經傳子史爲文日有聲  
例入太學大司成茅公試而異之曰此決科利器  
也輒寘高等竟以數奇凡十試不利而君且五十

矣遂閉戶稍治生產饒裕或勸之仕曰益入冀加  
級君耻之謝曰大丈夫不自致身安能謁蹕乞升  
斗之祿若輟下駒乎故終其身不苟就而視彼途  
若浼者君生平外若斯池而內行醇備自傷幼孤  
終身痛慕事太孺人耄耄朝夕依戀若孺子處昆  
弟曲有恩誼迄白首無間言與人輸心腹尤急人  
于因其洞悉人情世故揣摩勞畫具中機宜其才  
有過人者迺竟已矣瀕終誦蓼莪詩不輟蓋君天  
性至孝云嗟乎敝俗之奢靡久矣君生長貴盛乃  
能樸茂儉樸者長壽之基也試乎其親親有立  
何必滅親哉世以隱顯爲人物者謬也君生嘉  
靖丙戌五月十九日卒萬曆己丑十一月廿五日  
年六十四配武進舉人姚文誥女先乙卯年卒子  
男四人達順娶杭蚤夭達能娶齊繼徐皆姚出達  
政聘毛達意聘徐皆側室金氏出女四人壻武進  
白玉成金壇陳宗思武進王繩祖同邑錢隆禎孫  
男三長正傳聘任次正位正傑米聘孫女三字徐  
弘祖溧陽謝某幼者米字達能等卜某年月日葬

君其山之陽故姚孺人柩而合窆焉卽君生時所  
自卜藏也自余避地卜居陽羨則以諸吳參長者  
而君與仲兄慶陽別駕相繼均余悲之其葬也皆  
以其伯兄萊州別駕狀來請銘銘曰  
荆谿隸晉陵晉陵卽延陵也君于兄弟中最少是  
爲吳季子龍潭之陽是爲君墓嗚呼有吳延陵季  
子之墓

西安府同知東岡曹公墓志銘

同年鄉進士曹君司宰葬其先大夫西安公也乞  
銘于余余謝不獲旣則念古者銘人德善功烈必  
擇其國之人爲之詞自余辟地願爲陽羨人君遽  
陽羨人我誼不可辭按狀公諱景陽字子升別號  
東岡其先鉅曲人宋季諱天瑞者徙家宜興新市  
里世善良力田族齒漸夥里中輻輳居勝國時紅  
巾賊所至殘掠歛兵過新市云此善人里巷也  
留之聞者歎異因號留巷曹云七世祖顯三再徙  
琅玕顯三生大一大一生孟靈子霖生立皆有隱  
惠立生詔稱耆儒教授于鄉以孫三賜貴贈南京

工部尚書詔生珂正德己卯魁南畿仕都察院都  
事坊祀鄉賢都事公舉三子曰二賜曰二賜皆才  
而歿公爲都事公幼子穎敏而誠焉都事公嚴乎  
居以孝友惠信大節勗諸子公能不言躬行都事  
公喜可知也曰吾有子公旣歿三兄尋遭母泰太  
孺人艱哀毀幾不欲生都事公曰吾老矣若奈何  
不割哀而寬我乎公爲解顏侍左右務得都事公  
驩退則飲泣不能已公髫年游邑庠每使者都士  
輒以德藝並優再受上賞名籍甚鄉之雋彥多出  
其門其教人亦必舉本于孝友忠信不沾沾鉛槧  
爲也嘉靖己卯舉于鄉時都事公春秋高公朝夕  
以色養卽一出不敢遠離命之任唯唯比疾侍湯  
藥衣不解帶越數十旬及塋其孺慕哀毀一若秦  
太孺人喪已而念都事公命謁選天曹少宰涇陽  
魏公爲鄉梓廉循良以公守金州地當兩陝要衝  
民積困于供億公至首爲裁省一切民賴以蘇當  
道者檄取美錦里甲不能辦公爲捐餘俸市之已  
而當道悉狀乃大媿屬邑涇陽乃疲最甚徭役歲

訟不均邑令束手監司檄公臨覈廼帖然稱平陝中盜劉才父子嘯聚數萬衆據紫陽石泉平利諸險結寨剽掠官軍不敢櫻其鋒幕府專以征勦責公公惻然曰蠢茲荒裔敢稱亂至此吁吾赤子也夫使吾奮威武若朝歌武都之烈甚盛無寧爲張廣陵解散之立功等爾活萬人者有後乃布示恩信俾轉禍爲福明日賊帥所部降是役也不折一矢不費斗糧不戮一人而數萬衆悉定民歌之曰使君不掘牛山谷尺一夜飛攬搶伏金州太平兩

天遠樓集

卷之四

三

陝熟蓋其功不默在金州迄寧兩陝以爲元功云當公之甫下車也民白州治三面漢水壠谷攢阨每霖雨漲溢則城市水深丈餘民居蕩析公曰此吾恫瘝也輒循視便宜募役千餘人滌淤疏滯且爲民祈祀山川甚虔終公之任數年漢水不溢民謂善政所感比去而金州陷爲漢江矣州人思公則又歌之曰曹侯去何時還失我趙臺山趙臺山者梁時漢水橫溢民所徙辟處也越數年而同邑王君升倅成都道涇陽時魏少宰家居謂王君曰

嘗借子國曹君牧吾金州其爲政先教化緩刑罰廉明仁恕民歌思之邈乎不可再得其推重如此蓋金州治行業已第最竟稍遷貳西安都會首郡公綽有餘日當道者交章以能聞旦暮且不次擢而公乃拂衣去上下爭留之不得也公故薄名利旣歸益斤斤名檢矜然不滓尤慎交往嘗與吏部郎大宗伯兩萬公王吳兩別駕同受業唐太史應德迨白首而切劘益篤廉謹益著人無敢干以私者邑令黃君道瞻於士大夫不輕許可獨重公延致大賓公居恒恂恂若處子而大丈夫節槩臨事輒不可奪性儉約所居湫隘顧獨崇飭先祠至飯饑糲喪卽廢箸不恤內外族黨姻戚咸被其恩萬曆戊子己丑歲大侵出粟賑族以百計賑鄉以千計所全活不勝數病且革呼諸子若孫屬之以成人如平時神氣不亂云徐生曰忠信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信哉斯言也當曹氏之先積德累慶是以免于紅巾之難逮公守金州以片言平劇盜本之方寸懇惓能默喻于彊梁慄悍不可誨化之

衆何其先後一轍哉雖然當陝之亂公赫然擁旌  
纛伐鉦鼓提兵奮甲而驅之秦凱獻馘其功烈豈  
不燁赫于一時乃公卒不以此易彼煦煦以德意  
馴擾之民到今受其賜公雖伏在下寮其聲望與  
其從兄大司空埒稱難兄弟由是言之士誠豪傑  
出而康濟民物處而標準子弟夫豈以位之崇卑  
論哉公生正德戊寅十月戊午卒萬曆己丑十二  
月辛巳年七十二元配楊孺人繼戴孺人子男長  
司宰隆慶丁卯與余同舉于鄉娶李次司政太學  
生娶唐俱戴出次司典太學生娶鍾側室許出次  
司貞郡諸生娶周亦戴出女三適馮汝材萬畢黃  
耀義孫男九人長師曾邑諸生娶吳宰出次師禹  
未聘師稷聘任典出次師心未聘貞出孫女八人  
宰女二長適王道洽次未字政女四長適吳正國  
次字張明義餘未字典女二長字任某次幼曾孫  
男一重茂聘蔣曾孫女一未字俱師曾出嫁嫁皆  
世家大族不勝書已詳狀中司宰等將以公卒之  
明年庚寅九月十七奉柩葬白石山祖墓之次遵

遺令也銘曰

誰國之才獨八斗有亢其宗德更厚西安府君似  
區僕意氣峻嶒竟罕偶名宦穹碑秦人口歸來陽  
羨羣峰陡白石松楸一高阜米虹盤互昌厥後要  
速朽終不朽

慶陽府通判鶴洲吳君墓志銘

昔陶公自上京徙柴桑其時蓋有劉遺民云嗟乎  
士人投分締交直彈冠相慶于功名之會邪其縱  
情詩酒此倡彼和競爲高絕亦曷足當太上之所  
錄乎哉蕭太子有言淵明之意不在酒此深知淵  
明者也迄今千載莫不知有潯陽三隱而劉遺民  
周續之兩公其吟咏不著此陶公所謂素心人者  
也一時風期相契直遊于無懷葛天之初槩可想  
已余自吳門卜遷陽羨陽羨之望族吳氏抑何翩  
翩多惇德君子也慶陽別駕公之卒且葬也其伯  
兄萊州別駕公狀其行實率其子達善等持狀乞  
銘余泫然出涕久之夫論德何敢望陶公適中情  
則惘乎有至悲者夫劉柴桑死而陶公忍弗銘哉

公諱馴字惟順別號鶴洲曾祖王戶部員外郎以  
孫儼貴贈禮部右侍郎祖經以子貴贈禮部右侍  
郎父儉贈光祿寺署丞母徐氏封太孺人皆以公  
馳恩公生七歲而孤性開敏習舉子業不竟奉例  
入太學居家事徐太孺人至孝兄弟六人公行五  
其歡洽若一體無間也而第五之名藉甚謁選授  
光祿寺監事三年轉本寺署丞凡供御出入錢穀  
之數秋毫不染嘗使晉諭卹故大司馬喬公其家  
餽贐悉卻弗受以例固請則固謝曰喬公名臣也

天龍樓集

卷之十四

三

家故貧廉者可利寢丘之人乎還朝遷兩淮鹽運  
司判官淮鹽課甲天下而通州諸場最饒官吏無  
不乾沒取盈公獨剔蠹勤事不沾海錯商人歎異  
曰此近年司官所未有也監司考公廉幹不墜家  
聲之語轉大同都司經歷尋擢陝西慶陽府通判  
慶古朔州地別建署于寧夏花馬池去邊城數十  
里值萍災鹽課缺之商民交窘公措置多方歲復  
大穰公私具給踰年念徐太孺人老輒歎曰古人  
不以三公易一日養吾奈何戀升斗騎宦數千里

外哉卽日投劾歸上下爭留之不得時蒲坂羅公  
開府寧夏蒞屬以嚴獨溫諭留公再三亦竟不得  
也歸而侍太孺人時昆弟旣析居公無間寒暑風  
雨日造太孺人所察起居及飲食多少晝夜三五  
反有譙集必揆歸之蚤晚預白太孺人苟不至更  
深酩酊昏定不廢煦煦若嬰兒之戀其懷如是者  
十年而太孺人塲公年六十餘矣猶孺慕哀毀幾  
絕云公生長富盛絕不喜問生產其宦轍所至裹  
糧自贍宦久家日貧比歸四壁蕭然矣獨僅僅耳

天龍樓集

卷之十四

三

園亭時花竹日與兄弟豪飲間以奕繼之客至則  
又強致豐膳其貧日益甚或勸之稍稍經畫輒自  
詫曰貧富天也人生若隙駒耳安能高目而營什  
一之利哉益超然塵外絕不以俗務溷心有司屢  
召致大賓固謝不往比歲大侵至朝不謀夕而公  
獨有以自樂也公內外終始一致性慷慨不能容  
人過第率直無他腸人亦諒而親之其他細行不  
勝書乃其大節純孝潔白陶公所謂素心人非邪  
余所以與公久要廿年如一日也公生嘉靖癸未

十一月初六日卒萬曆庚寅五月廿一日年六十  
八配朱氏京兆丞崑山朱公女繼楊氏俱贈孺人  
子男七達善娶江陰徐舉人女達觀娶武進楊氏  
俱楊孺人出達士邑諸生娶萬太學女達真未聘  
達道聘徐舍人女達人達節俱幼未聘又遺腹子  
一俱側室凌氏出女三長適萬按察子民敬次適  
周別駕子季鼎一尚幼孫男二正常正蒙俱達善  
出善等卜卒之冬十月廿七日奉柩葬廣福孟灣  
山之原君生時所自卜藏也銘曰

生吾與之友是太上遺叟死吾與之銘一杯其永  
寧噫嘻吳翁其有終兮其無窮兮

中書舍人懷謙徐君墓志銘

君諱封字衛卿其先鍾離人自南唐時徙義興傳  
七世而瓊州守鑑稱循吏鑑生琳琳生太師文靖  
公溥相業具在 國史文靖公別號謙齋君因自  
號懷謙云文靖公四子岷府長史文輝則君父也  
君自幼露頭角不類凡兒長隨長史公宦遊出就  
傳日就數千言弱冠例選入禮部鑄印局屢試場

屋弗效會 肅皇帝慎簡內閣舍人遂預選焉時  
成國公某暨其弟某方貴用事以中表故昵君一  
時宰執若慈谿海虞華亭諸公俱以世講折節君  
游勲貴間絕不作聲折態以故諸士大夫益重之  
比長史公乞休還里君輒思歸尋聞母陳宜人疾  
卽給假南還凡侍兩尊人湯藥衣不解帶居喪毀  
瘠盡禮待兩妹有恩卽陳宜人之女姪亦憐其無  
依而歲卹之其天性孝友如此生平慷慨任事初  
文靖公癸立義莊公平優贍而後稍紛擾予者間  
好其利而求者輒有所挾以爭惟君操盈縮之柄  
則帖然無譁蓋能持其平而善行先人之法也又  
念文靖公之後頗不振率族人之肄業者月試于  
義莊課其稅而高下之莊之左舊有橋梁肇自君  
從父鶴山翁歲久傾圯君以石易木迄今涉者便  
之君故嚴介嘗奉 命造顏保宮墳于饋遺一無  
所取自脫組歸益脫落不問生產而好行其德  
賑饑殯喪修葺廟宇所費不貲以故累世所遺膏  
腴日就替落嗟乎君豈徒翩翩濁世佳公子殆亦

長者哉竟無子族人會議以從姪啓鈐嗣益無子而有子也已君生正德辛巳四月廿六日卒萬曆辛卯九月廿三日年七十一初配沈繼配邵並有淑德嗣子啓鈐聘蔣戶部女女五長字吳別駕子某次字吳太學子某五字沈儒士子某餘未字啓鈐奉其兩叔命卜某月日葬君龍潭祖塋之側而以余門生吳比部正志狀請銘余故與君善何可辭銘銘曰

生有稱不必無仕功有歸不必有子文靖公其慶

千禩嗣君者必復其始

明封徵仕郎中書舍人衛公墓志銘

嗚呼是古鄉先生衛公墓衛以國氏其後大千吳其推自宋文節公涇具可質自石浦遷常熟數傳至鎬族益大有四子浚淇澤浩永樂初浩以國子生與修高皇帝實錄成授御史巡勘遼獄多平反遷副臬其居官茹茹瓜繪圖見志兄弟耆德迭賓鄉飲則又爲四壽圖迄今存與文節公友順後樂二堂榜並世寶云淇生機機生端端生忒始

自常熟遷郡城試生俸爲古田丞晚乃生公名某字國華勅封中書舍人今工部君勳之父也公生哲而整方流馬玠早慧日覽記千言援筆成文章未冠督學楊公宜有人倫鑒一見奇之爲諸生已而游太學爲泰大司成器重歲戊午試應天幾中程主司以同鄉避嫌置弗錄公恬然曰命也夫又曰卽命其如我何庚午居母憂其年工部君甫十八獲雋莫不豔者君恬然如故曰吾寧以汝故廢吾哉益奮迅謂治易不讎更治禮夜誦徹旦家有

標齊說務益精覈再應試已丑工部君第進士授中書舍人滿考貤封公拜命仍用巾布衣徒步從里中父老遊時載酒選勝山水間迹不及公府工部君同年爲郡若邑或持節道吳者輒造公公僅一報謁而已或諷公稍居間爲行樂計益饒公嗤曰此言何爲至于我言者大慙他人兒成進士者故吹簫賣漿徒不足論卽絕儒雅不免驟自矜大公獨不自知有子貴其所重誠不在科第顯貴然公有子業已貴其志益奮甚至更經冀利場屋

而謂不重科第顯貴何也公第席此欲大自表見于當世其志愈遠矣曩者歲大侵頗仍臨鞏寧夏平壤之役公所焦心蒿目而籌悉當公寔有當世具此不足愧死夫世所謂封君及游閒公子九身不以志業沾沾侈家世者哉古田公攝令上計過家微疾公請從弗許俸心動遂從婦翁王太僕附載比至都古田公方病劇一見公霍然已僉謂孝感古田公在官洞獠叛上官悉古田丞才略檄往說古田公一意招撫官餉不足解橐裝又不足則貸諸富室買牛易米撫之諸獠帖服竟不用兵所活人無算未及論功卒收責者至蘇人謂公此王事也且彼富室者猶汲井自解救其燭而責水于我不仁可無償也公曰俾富室分功無乃大泯先君仁且孰徵先君廉竟鬻產悉償之公之大節如此工部君受命視權武林不欲行公曰行哉所貴美藻不在爽塏在汙泥無染耳工部公故清介聞者歎曰是父是子云工部君聞公疾將請告公移書切止之比聞疾革工部君不候代兼程歸而

公不待工部君所爲至痛者以此公嘗讀書至敬以作所訢然有當自號敬所臨終神爽不亂自謂旁無姬媵不死婦人手爲快高朗令終敬有明效哉公生嘉靖癸巳九月廿一日卒萬曆乙未三月八日年六十三配王大理卿王公女先卒贈孺人繼配夏唐府典膳公女封孺人子男三長之翰娶楊李之藩娶顧並早卒仲卽工部君舊名之教今更名勲女一嫁石枝衍孫男拱辰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楊公成孫女孫女五一適國子生潘恒一適邑諸生王企曾先卒一字禮科給事中李君周策子某亦卒一字工部虞衡司主事錢君允元子某俱勲出一適岳州府推官褚君九臯孫承慈之藩出工部君以萬曆丙申閏八月九日葬公謝宴嶺之新阡合王孺人兆工部自草行實并王君百穀狀來請銘或曰古田功不賞其發于工部君乎太史氏曰不也已發于公自古稱明德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非必貴顯也若公者可謂達人非耶公之德乃重發于工部君耳然而公所自樹立隱

而章若公者生楷于國沒可祭于社者哉銘曰  
衡有世德不席先烈而蚤有成工部雖貴于夷罔  
攫不欲以子貴必自樹其名其究以子貴必逃其  
名是故我銘衛公不以封中書舍人曰古鄉先生  
明故朝請大夫廣東布政使司左叅議俞君  
墓志銘

蓋朱先生門下士最盛往余與薛君元立同游君  
號跣弛放浪余不能從兩不迂也自君成進士官  
十年而聞粵間籍甚俞大夫之列卽薛君也君既  
歸田謝過從獨再寓書余期十日之飲時吳中稱  
鄉先生者必推重俞先生云嗟乎君歲久貌易姓  
改而與余同門之誼四十年一日也亡何君卒而  
其子琬綸持張氏伯起狀來徵銘今昔之慨余爲  
泫然久之君諱道生元立其字其先常熟之俞與  
太倉之薛先後占籍郡城兩姓遂聯婚姻君之尊  
人里子于舅氏薛遂冒其姓君仍之旣貴弗忍遽  
反姓至官僉憲當入賀始復俞姓云君生穎異垂  
髫爲邑諸生然猶未知名郡守都士置君中等君

手其卷登堂呈郡守高自稱許守爲笑閱其卷移  
置上等曰遂成豎子之名自是聲名大噪每試輒  
上等甲子鄉薦甲戌成進士出守福寧時州有負  
贖鍰者幾百人所負金幾三百逮繫經年君至則  
稽帑簿有贏金三百輒命吏輸以償之吏曰以備  
不時之需也君曰以活吾民此非不時之需而何  
任七月內艱歸戊寅補守平度時有請鑿平度山  
六十里以通海運者事下省臣督之役君力陳傷  
害民必不可成之役罷之便役果無功首事被  
重譴衆服君先見云未及考外艱歸補守深州時  
籍馮璫私家君雪其株連不辜者初璫用事日佞  
者建二棹楔宏麗璫敗郡將檄州移之郡以他佞  
移則勞費寔繁君偶以公事入郡郡守舉問君君  
應聲曰已毀之矣守默然遂不果移方詭對時故  
未毀也乙酉遷刑部江西司員外郎丙戌進湖廣  
司郎中丁亥遷福建建寧道僉事備兵辛卯遷廣  
東叅議所至有聲績在廣東不踰年以官謗免始  
君官都下鄉人過之多爲擊鮮夜飲時有官九列

者遣人語君無譁君笑曰譁靜各適殊不知其  
人銜之迨君來議其人以都御史巡撫遂撫無  
影事論劾君恬然曰不廢我嘯歌君既歸之門時  
弄竹絕跡公府風日晴佳扁舟徜徉山水間慨君  
生平大節孝友忠信事事無愧古人乃舉動不規  
規繩墨有晉人風度君蓋古之狂也肆今人非蕩  
不檢則小廉曲謹何爲者哉余又得悉君隱微鄉  
人有言二司且死以朱提二千托君居間覲遷巡  
撫君知其疾不可爲也第領之其人未幾死  
君悉舉以歸其子封識宛然善無隱而弗章不可  
觀君大節哉君生嘉靖辛丑八月初三日卒萬曆  
癸巳五月十四日年五十三配沈氏封宜人子一  
琬綸長洲諸生娶張女二長適黃舉人永慶次適  
吳太學士位孫男一某君卒又三年丙申十一月  
十日葬婁江習義鄉之新阡銘曰  
士有跡弛不在御之詎有跡弛如言畏身震之四  
知者乎然則治天下者唯是高明之士似乎  
不可羈可不御而用之安用腐儒爲

孝廉夏君墓志銘

夏君業用子貴不逮生坊有贈較然局稱孝廉夫  
獨不亢身以子貴哉亢身有其志操不在貴是故  
稱孝廉夏君誠足多易多誠難易難謂安貧難得  
獲無憍難不也素封俸約長寢卒通澹蕩恬漠不  
櫻其衷斯難哉是故君足多孝廉足矣矧厥子貴  
子曰鄉進士樹芳持狀介所主武進周秘書造請  
銘墓石是故余悉君足多乎哉君名謙吉字道貞  
其先會稽人始祖疎宋樞密使英公遷汴自萬石  
君曼從南渡徙江陰習禮里廬後有東里子女玄  
道人靜安處士世有隱德邑乘可督追順以實邊  
詔授鎮江衛指揮使順生仲仁晚詩酒仲仁生載  
載子二人君長君弱冠爲諸生心厭薄此曹言輒  
棄去朝夕手陶杜詩居恒苦市囂晚卜築涇水西  
草堂宴坐松竹繁遶盛暑及風雨絕不出以文籍  
自娛時復掩卷獨坐更得所著有帶湖吟稿帶湖  
者君別號云其家故大饒比素封君生長習腥醢  
物膻炙膾衣綺襲還燁燁甚洞房突厦之適自其

父容堂公揮霍垂聲蚤卒所遺積逋君傾橐不足償則鬻產悉償無纖毫負或尼之則歎曰吾先子生前不侵然諾乃寒盟令不瞑地下乎坐是驟貧尋不免大絀外侮內訌皆至一切無競平生好靜任拙一旦四壁立閉門蕭然枵腹僵臥終不肯匍仰干人婦賢所拮据得錢佐君輒付酒家酣歌自得如是者數十年君之子獲雋君益慎重取予噫君豈以貧富貴賤動心易操者哉其難在先富繼以長貧而卒且貴有如一曰君無他好最好古客有持灋書簪畫似米家船者君當當時購取卽破帑殘墨數行不啻連城重及一寓目賞鑒不復留意輒推與人不恡惜其所最好乃爾君可謂澹然無繫著者哉君生嘉靖丁亥八月初四日卒萬曆乙未二月初七日年六十九母靳氏華氏生母李氏娶于徐繼以趙子男四長卽進士君樹芳娶呂次樹華邑諸生先卒娶曹趙出次樹敷娶周次樹喬娶陸貳室浦出女二長適李廷標趙出次適顧祇浦出孫男三起豹起豸起蛟進士君乙未赴公

車病不克就試出都次天津聞訃幾絕其澹泊傲衣履自足有父風卜其年月日葬君絳山祖塋之左銘曰

一時孝廉後世曷知其以吾辭母若若兒其以若兒母若若自知噫夫君足多澹乎有味生而貧塲且貴其誰不知清芬不墜

### 鄉進士汪君元幹墓志銘

余門人汪君元幹卒而其子茂德謁余陽羨山居再拜稽顙哭哭弗能起起而手余同年羅中丞所撰狀乞銘夫以余知元幹之深何藉狀而中丞公狀之不朽矣何藉銘夫余于元幹卒不勝今昔之愴也何忍銘而念莫慰于地下也何忍不銘元幹名居貞歛人也憶余爲諸生歲資館穀有社友門弟子程課殊厭苦之嘉靖丙寅余年三十矣則自元旦杜門謝絕往還習靜久之覺身心俱空甚樂而後悔斷交游之不早也一日聞有書生可十七八歲候于門數日矣拒之終不去曰冀一面足矣余憐之令進見則跪不肯起曰生爲歛人汪居貞

同兄居靜奉伯父憲副一中公命曾于坊間所刊  
布見先生文謂居貞等幸甚得師焉業必大進值  
先生習靜願數日一請業自今悉以煩將命者而  
不敢入見溷函丈也余復憐而許之而元幹有別  
業在南翔最僻處強余往則不減深山中余得一  
意靜攝遂于明年丁卯領鄉薦戊辰登制科第一  
寔南翔習靜功多元幹幼警敏其伯父忠愍公課  
諸子獨器元幹江方伯負人倫鑒一見許女焉爲  
諸生試輒冠其曹受知于段守姚令諸公聲藉甚  
入北雍萬曆壬午順天舉第十三人同儕咸大期  
之竟不第卒余與元幹父子兄弟間世講最篤余  
未有子嘗言賴有知是在而元幹遽先我逝矣昔  
人云事往跡遷感慨係之矣而况卅年之誼一死  
一生乎余所謂知元幹之深而不勝今昔之愴者  
有如此元幹父曰上林公某大父曰封都水公某  
大母曰方太宜人方病郡守都士元幹第一竟不  
赴督學試歸侍大母湯藥比卒哀毀踰禮比居母  
唐孺人喪年踰彊矣而毀瘠益甚初元幹讀書山

中忽心動趣歸詰朝唐孺人卒自古稱孝感余于  
元幹微乎兄鴻臚君咯血阽危元幹視湯藥不啻  
子職卒賴以瘳鴻臚君卽居靜也元幹念上林公  
老身及茂德讀而令二少子佐上林公賈上林公  
歸廣修齋祀皆命二少子董之上林公得日攜尊  
壘徜徉泉石間以登大耋元幹念欲顯榮其親未  
已也戊戌下第歸益奮勵下帷誦不休遂病卒是  
歲八月廿五日也距其生嘉靖戊申五月十七日  
年五十一配方伯女生三子皆太學生長卽茂德  
娶羅卽中丞公女次茂光娶程惠州女茂芳娶程  
觀察孫女女一適殷大司徒孫太學生光奇孫男  
五知微知新知化知默知玄孫女四其聘字皆大  
族茂德等擇己亥冬某月日葬君篋墩谿之南銘  
曰  
越國之烈在潛川金紫大夫世衣冠忠愍勤事昭  
代賢元幹雋才穎且顧驥不千里勢亦遄谿山縈  
帶篋墩南五十非天埒大年太史銘辭永不鏽立  
而九汪歛其燁

吳太學墓志銘

面銅官高構最勝曰長青閣其主人曰鶴鄰吳君  
吳陽羨最盛族而君又諸吳之最賢也以君之賢  
微長青閣吾願與觴咏以長青閣之勝微君爲主  
人吾願數登而況人與地俱勝有如王子安所云  
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者乎余之欣焉與君  
數有以也君諱夢松字應公鶴鄰其別號云是尚  
書文肅公之諸孫光祿公之子而無錫華鴻山學  
士之婿也祖有孫父有子嚙不願其才美然而不

未遠樓集

卷之十四

四

可擇也天也惟爲女擇婿人也然而擇者不必得  
得者不必擇或精擇之而竟得之蓋天人參焉雖  
然其究天也華學士之擇婿也求備太甚舉天下  
士無當也則以屬郡守金郡守金得君文而奇之  
以復于學士學士至喜君少年白皙如玉朱唇皓  
齒補邑廩生臺試歲甲子第二名歲丁卯第三名  
凡五舉不得偶而有二子皆廩生學宮有文譽君  
於是裹所業手帙若干悉付之而自跳入太學吾  
恨不及見君之少也徒見君之今而已又聞時人

之語曰華學士擇婿難政得吳八官君行八也  
至樂今之得衛玠郗家之得逸少冰玉相映其局  
加焉此所謂人邪天邪其天人參焉者邪吾不得  
其故矣君好酒座右大書白樂天何陋能忘酒云  
云君好施予母黨之貧者予之居一室以構訟幾  
幾獄捐金出之一友負責不貲辭以怨君不校終  
與之善其重誼輕財皆此類也其在閨門中細行  
甚謹尤酣飲不羈者所難君公嘉靖辛丑三月八  
日卒萬曆乙未七月二十六日年五十五嗚呼吾  
又不得見君之老也子男二廷對邑廩生亦娶華  
氏廷獻郡廩生娶顧氏女一適萬惟卿孫男三孺  
默孺沈孺渾孫女一聘字皆名族不具述廷對等  
卜以丁酉年九月念三日葬君墓塋之新阡廷對  
自草行實并持君從子儀部君正志狀乞銘余善  
君君雖不試其二子數以業質余其才其必顯君  
銘曰

尚書有孫太卓舉洵美且才又多學學士得君玉  
在握卜歸白石何鑿鑿夜臺有酒亦甚樂玠乎義

乎與槃礴騰有面山長育閣

鄉進士虬泉吳君墓志銘

吳君諱敦復字惟厚值 今皇帝改元鄉舉越七  
年余使楚自長洲卜遷陽羨識君余既還 朝君  
當赴公車輒先計過都哀海內諸雋與轂稅相迫  
槩持藁屬余停短長余在告君過從數悉其孝友  
具大節是時君凡六戰蹶益斥治馬蘭別墅覃思  
速紉不休其志業廿載一日比兼務養生讀抱朴  
子心肆之究人元酒飯之旨余得規君世豈有社

未遠樓集

卷之四

四

煙攝心以觀神仙恂恍不可知君弗謂事一日讌  
道士宮自矜謂彊不衰酒行薄高春別去旋計至  
日漏而漬余訝且慟塵世夢幻迺爾耳邇自余習  
諸吳往往隔世如鶴慶萊州兩別駕公春秋高亡  
論迺君竟齋志已矣吳于陽羨最著姓其推自璞  
庵翁大都兩支其一昉味萊翁則自尚書文肅公  
還凡登科第者五人其一昉心遠翁則有學憲公  
里中穹坊頽四省文宗云君其仲子也初學憲公  
郡士最後閩報除參政蜀以難嗣故禱九鯉夢坐

松下讀易兩童子侍少者受帙去卜之吉繇曰歸  
來今山中有崔高松而而之蜿蜒其龍主其令  
終白雲裏之而亢厥宗其少者乎玄雞一嗥蜚不  
戾穹地則棘之其數五十丘木端崇史曰茲者主  
歸乎松下林下也其數兩是必兩丈夫子延陵之  
元恒在少者日在癸水生木少者其以甲辰歲若  
月若日誕乎松蒼龍之象也誕而主必死翳節母  
是顧焉而不熾水木逆次龍蛇不並雄大衍五十  
易數也其以癸巳終乎既而君以嘉靖甲辰生生

未遠樓集

卷之四

四

在襁而孤母潘太君年甫十八矢節撫之備艱苦  
君克樹立登鄉薦在癸酉又廿年太君屆七十格  
當旌久矣君蓋有待竟先卒是為萬曆癸巳四月  
某日年五十太史公曰世謂五十不殀夫使仲尼  
僅知命翁子不達達夫無詩吳君不第而潘太君  
節未聞詎曰非歟此余所重慊君君母迺猶視哉  
君娶楊氏子男五長彦淳邑諸生娶武進蔣憲副  
女次彦禎聘蔣民部女彦恒聘路太守女彦良聘  
金沙于憲副女彦某幼女二長適無錫鄒學憲子

諸生仁基次幼孫男一繼初彥淳出彥淳下某年  
月日葬君自著行實介其從子祠部君正志狀請  
銘噫我習君微若請固當銘銘曰

君長七尺望之似九尺餘矧突兀者顧君年五十  
促廼除提抱胡弗長其年曷微夢吉尚書有履學  
憲有編矯其人龍志業不娛矣一第軒輊願長無  
前噫嘻其然

承德郎河南汝寧府通判吳君墓志銘

歲已卯余卜統陽羨則吾友嘉善令金爲余談嘉

天遠樓集

卷之十四

四

善訓吳陽美人也其人勁直自亢惜不任臺諫哉  
乙酉余爲大司成則吳君外艱起家補任丘訓曾  
文選士彥謁余求教職中有賢者不爲上官所知  
亟拔之余曰任丘訓吳可哉越三日國子補學錄  
缺者卽君也君至余告之故君絕不一候曾余自  
歸田數共君山水間語次未嘗及轉官事疾亟語  
其子曰吾平生感德不忘報者三人則余其一也  
噫謂君不忘情邪未嘗言謂君忘情邪未嘗忘可  
謂不囿于俗者矣其子泰孫等持行實乞銘余不

得辭也按行實君初名夢周更士遇字時明別號  
勉齋吳自員外璞以清白著聲再傳爲尚書文肅  
公儼文肅三子光祿公駟最幼光祿公五子君最  
長母成孺人君十七補邑諸生六赴舉不售歲甲  
戌貢上廷試禮部試俱第一聲藉甚都邑間公  
卿多遣子弟從游留居久之丙子秋試卷出人大  
奇之奈數奇何也戊寅謁選得嘉善訓時年僅四  
十六方強盛軒舉上官知非老博士伍也輒改容  
禮焉所率作士功多其在國學更有聲銓司悉其  
才升汝寧府通判職在督捕前任者以身非進士  
不敢與進士令迂聽其出入罪君多所平反無一  
人冤亦無漏網憲司嘗途中亡金意二騶下其事  
于君屬立斃之不者卽以不職論君心冤之曰人  
命至重可以意殺二騶乎抗憲司白之竟獲真盜  
二騶獲生屬吏王廉而倨被誣賊罪且不測君爲  
直指力辨以免有豪而黠者挾顯要誣訟直指亦  
右之君雪被誣者而坐誣者如律彼豪與顯要不  
得致憾于君以君不私也錢穀例羨悉裁以予民

辭訟聽其息者十之六免供者十之三  
十之一所治兩邑可贖銀百餘金以修學宮及義倉不私一文也汝中吏稱廉明強幹者君爲首中丞袁直指王將會薦而君以母疾堅乞歸兩臺手書慰留不得也既聞訃遡歸服除治園圃構小樓面山吟咏甚適優游林壑者且十年生嘉靖癸巳十一月十六日卒萬曆戊戌十月九日年六十六子男三皆邑諸生泰孫娶徐繼陳禎孫娶楊順孫娶萬繼徐女一適太學生萬習孫男四友賢郡諸生聘曹泰孫出友德聘任禎孫出友信友直及孫女三俱幼順孫出泰孫等卜萬曆某年月日葬君其處銘曰  
是延陵最是汝寧倅才大而倅是曰薄試由貢而倅亦旣曰貴噫嘻吳君終在下位不滿其德克行其志文肅之烈厥有餘地生知其才塲爲之誌片石千秋子孫勿替

文垣孫君墓誌銘

蓋孫真人思邈嘗試以醫鳴云然史官不列諸方

技與許嗣宗等而列諸隱逸與王無功田游岩司馬子微賀季真輩相後先則思邈所蓄蘊者甚大而所托甚遠矣今委巷婦孺視疾不可爲則曰是孫真人所無奈何也或曰非孫真人不可彼以孫真人沾沾醫家乎哉然而病飢信非孫真人不可今亦有庶幾孫真人者曰孫君一奎字文垣別號東宿晚窺性命之旨則復自號生生子微之休寧人也君幼甚敏治經術且大就竟以父兄通病奪之未冠聞兄病括蒼旅中徒步千里候之兄病已

未遠樓集

卷之十四

七

經紀其居積足歎服曰吾老賈不若若之老也則復亟勸兄寬責市義括蒼人德之從此往來谿山間遇蛟虎蛟虎徒避遇異人授之秘方君念事親不可不知醫覃精樞素本艸難經及諸大家書顧多所自得其所著述甚具若醫旨緒餘載命門之說相火之辨正朱彥修之訛最所獨得其博綜見赤水玄珠其治病以意應機載歷驗醫案其善談名理見易鼓翼飛西來欸其書未梓行者有正錄家本草刊譌等尚多其名重公卿間其功效被

大江以南所活以萬億計乃至無筭已君性喜放生晚節閱內典歸心淨土忽獨處者兩月不煙火食者幾旬合掌誦彌陀不輟臨終問三子曰夜已盡今何時對曰平旦寅日時至矣大聲念彌陀三聲合掌而瞑時萬曆庚子二月廿一日距其生嘉靖戊戌八月廿二日享年六十有三噫孫真人年百餘歲君僅踰半耳然長生孰與無生君之年長矣雖然吾未敢以長生限孫真人也乃君之往生淨土何疑哉君配黃氏三子長時來娶程次泰來

天遠樓集

卷之十四

眼

娶程季朋來娶何孫男八允文允光允功允武泰來出允康時來出允昌允明允登朋來出孫女六聘嫁皆名家君游荆谿嘗已不佞疾朋來復于我乎館其名藉藉起與兄泰來俱能繼君業卜葬君也朋來稽顙哭而手羅中丞所著傳祝給事所著墓表汪明府狀再拜乞銘余既習君復徵諸三君子不誣哉銘曰

謂思邈之後有君是謂小孫真人謂朋來之前有君是謂老孫真人噫老兮小兮其無論今君之淨

士于何不真

天遠樓集卷之十四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十五

墓誌銘

勅封孺人朱母鄭氏墓志銘

明故封太宜人王母米氏墓志銘

褚母譚孺人墓志銘

汪孺人唐氏墓志銘

誥封夫人張氏墓志銘

志王室黃令人葬并銘

吳室平孺人墓志銘

吳母沈孺人墓志銘

誥封宜人路室蔣氏墓志銘

任室吳碩人墓志銘

楊母陳安人墓志銘

勅贈孺人顧母吳氏墓志銘

吳嬪楊令人墓志銘

勅封孺人徐母吳氏墓志銘

明封安人徐氏墓志銘

勅贈孺人華母馮氏墓志銘

天遠樓集卷之十五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墓誌銘

勅封孺人朱母鄭氏墓誌銘

按狀鄭孺人應天府丞二峰朱公隆禧之配也朱與鄭咸望於崑山鄭故宋顯肅皇后之後南渡時徙居崑之平橋代以儒醫並著進士介庵先生則孺人之曾祖也父瑞安訓導公諱近仁母黃氏訓導公數舉女頗不樂最後孺人生是夕夢一御史

來以爲祥乃心獨喜稍長曰授女孝經列女傳輒解悟顧又益喜曰是不可以偶凡子時府丞公方嶄然見頭角題翁應齋先生與訓導公交驩也訓導公時時過應齋先生雅已奇府丞公遂許聘焉孺人年十七歸朱以勤穎當姑舅心先是朱氏自御史公某歿家事中落府丞公毅然圖振起之刻厲績學每夜讀孺人手杲麻以從至夜分無何府丞公領正德己卯鄉薦才名雄海內學者多從之游孺人爲治供具遠近不遺諸生成名者日衆至

今念府丞公無不歸頌孺人者孺人亦數生女時府丞公與孺人年少而孺人顧爲公置側室嘉靖丙戌府丞公偕計北上母王孺人疾孺人晨夕侍湯藥及疾亟輒禱求自代不得尋爲治終具甚備府丞公奔訃歸愴悼欲絕已聞後事善稍稍追哀已丑府丞公登進士授行人奉使出入孺人獨留家侍應彌先生與繼姑嚴孺人力承色養未嘗有違志應齋先生于炎月忽一病卒襄事孔亟孺人厚治之如王孺人時府丞居喪築墳室構堂宇食指盈百孺人躬操餉之不以處貴憚苦不堪也甲午公改官黃門歷兵吏左右都給事中丁酉以恩例封孺人明年公陞應天府丞時方向盛而孺人獨約勅其家人一切不干戶外事府丞公雄略負氣及解官居常悒悒而孺人則日調饌集親朋相娛悅以移其意或事有異同輒從中調護時進溫言其所匡助爲多事嚴孺人尤盡禮叔氏甫六齡幼姑在襁褓孺人皆身自撫育成之接內外宗姻無老少親疎咸有恩然必先宗人次諸鄭以爲差

歲丙辰府丞公病不起率二子躃踊哭奠自是每  
令節忌辰輒悲思痛恒與二子相向泣訓導公及  
黃姬繼歿子幼喪具咸倚辦孺人豈其誕生之祥  
果有徵歟孺人警慧過人家事可否立辦不特兩  
端服食纖細悉有程度即寸銖尺帛不遺注記駁  
臧獲惠淳于威性尤樂儉約自中歲即屏華飾斷  
宰割日蔬素焚香誦佛餘三十年以爲常忽寢興  
疾幾半載及革猶出奩具析之了了如平時召諸  
孫諄諄勉以成業越宿沐浴整衣而逝嗟乎何其

未幾集

卷之十五

主

令終不亂如此時隆慶六年壬申七月十一日也  
距其生爲弘治辛酉七月初五日壽七十二歲于  
男二鼎基鼎忠將以卒之明年爲萬曆改元六月  
廿五日啓府丞之墓而窆焉先三月以書狀徵銘  
曰鼎忠不肖衰門多故未有寧歲無以爲母氏榮  
而且重貽之戚鼎忠其爲不孝人矣于其哀憐之  
使吾母有聞也余亡妻丘孺人生于昆知鄭孺人  
詳故余女許婚鼎忠子應電女未歸孺人已長謝  
余蓋傷之焉銘曰

於孺人徂乎吾慨吾女之失其祖姑雖然崑山之  
壁千秋不渝其生也譽其功也模

明故封太宜人王母米氏墓志銘

自不佞卿爲諸生辱郡太守王公知比遽先君喪  
傷哉貧也公臨撫泣爲延致郡齋率其子若弟師  
事焉以故王公家內外事無弗聞也而王公有母  
米太宜人配楊宜人皆稱善養姑往年楊宜人卒  
今年太宜人以悼逝不已竟中疾卒王公函其友  
人黃生所爲狀並記來曰知余母賢莫子若已幸

未幾集

卷之十五

四

志而銘之不佞卿執簡流涕記往昔館郡齋每食  
聞太宜人必親視具具微不當輒命庖進不以郡  
諸生故略之不佞卿至今大媿負茲誼亡以報烏  
敢讓銘按狀太宜人姓米氏太原米處士石之女  
處士誼甚高王大父聞其女賢請以爲奉議翁配  
入門甫閱歲舅氏卒太宜人傷已不逮久侍舅而  
躬浣濯操井臼以給事姑梁姑梁憐而嘗推食食  
之太宜人輒留以復進自哈糗茹藿泊如也始奉  
議入貲從外臺抵使謁選守 闕下太宜人從行

乃脫簪珥予鄰姬使時時市珍羞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梁病亟方伯在襁褓且痘太宜人命趣裝行日夜不休未至舍聞梁已就木太宜人匍匐責數不時得還還則執喪柴毀過禮既卒哭奉議得除義豐傳吏遷主粟吏又遷遊徽吏所至以幹局稱其設方略處紛紜太宜人多相之時方伯已就外傳矣太宜人從內日課督之不少貸方伯弱冠舉于鄉尋舉進士守鄧倅大名以最封太宜人冠帔取具而已及綰二千石綬更大郡游至

未達集

卷之五

五

岳牧數請易曰吾豈以兒貴忘脫簪珥予鄰姬時也且吾爲廉吏母其爲珠璣不旣多乎奉議任俠好客客至責醇鮮室中一切取願指辦而太宜人用節縮持之嘗築室會城手自衡量卽寸石屑瓦必任毋廢撫伯氏孤甚有恩側室子道明字之不一異已產大都太宜人孝義儉勤如鸞白鳥玄冥之自天雖目不知書至斷疑事殊不詭于經義性嚴重少當乃獨當楊宜人宜人病徂中念太宜人不去口比卒太宜人日泣思之方伯寬解百方不能

得故宜人卒未期太宜人隨之黃生狀言姑與婦相沫洵而更相依以爲命太宜人生正德丁卯三月朔卒萬曆癸未四月望得年七十有七子二道行四川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娶楊氏封宜人卽太宜人出道明太學生娶陳氏繼馬氏側室汪出女一適生員張紹祖側室蔡出孫男二育才萬曆癸酉舉人嗣才幼曾孫男二一敬一敏女三長聘監生程廷祚子學敏餘幼道明育才卽余授業郡齋者奉議翁元配郝早卒無出太宜人蓋繼室云方伯卜是年八月十一日奉太宜人柩附奉議墓啓郝母合葬焉禮也狀言太宜人懿行甚夥不悉志志其大者蓋乃在方伯公吾郡自公去已二十餘年而德公如一日公務行古教化廉正守高矯矯不與時俯仰自其長楚臬論歸旋復起名益大振太宜人不少色喜而誠之加勤曰母以升淪易故操見勉之公于是益奮勵風節抗然無所阿避踰年遷今官尋報罷太宜人無幾微見辭色顧慰勞之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其賢明識大義多類此語曰

是母是子信然哉銘曰

曷徵母業士也揭揭煜乎光烈曷令母歿婦也子  
才傷茲允哲我銘貞碣既固既覈來者疇埒

褚母譚孺人墓志銘

余年家子褚允淳來京邸也致其兩伯父書余讀  
其書曰九苞九達拜手稽首曰傷哉愚兄弟之數  
奇也唯是季弟九臯與公同丁卯鄉舉不幸遭我  
先君喪哀毀且十餘年至庚辰始獲一第司武昌  
理又不幸死第少須臾母死以秩滿徵恩封母孺

東漢書

卷之五

七

人幸甚而今已矣曩公寔銘我先君我先君不朽  
茲願再有請母孺人亦且不朽允淳則又持吏部  
陸君所爲狀請益司理卒二年而母譚孺人壽且  
九十有二竟不沾 褒典雖然足死矣按狀譚孺  
人父處士某母某氏孺人年十八歸保宣褚公公  
母謝居常嗃嗃諸婦鮮當意者孺人婉婉聽從晨  
興視具已卽躬操組紉亡寒暑間謝少不憚孺人  
所以恭事煦嫗者百方姑亦改容爲加餐焉及謝  
終孺人哭之哀佐褚公治喪如禮褚公夷曠自如

不問業作孺人督傭保綯織供繇賦不乏歲屢侵  
繇賦加劇而產且爲之訕孺人益自力振之復就  
贏益數訕數贏而孺人之勤瘁可知已司理君生  
孺人夢鶴鳴云命曰九臯曰是兒當有聲敢徵鶴  
子九臯性聰穎乃使伯仲爲家督以佐業作而九  
臯得專業孺人召諸子婦前曰若知保家之道  
乎母謂射利可久也稍贏里中兒持邑長吏尺一  
呼之矣母曰季弗事產而不下機炊哉吾方苦微  
發無已時誠令季習儒當亡厭吏爲也而母私賄  
而母異食而母情作并力一心以沒而世諸子婦  
皆受約敕惟謹九臯所與游母輒供具亡倦色歲  
庚辰當詣公車對會母癰新愈不欲往母趣裝令  
發曰兒不欲吾得見若貴耶且而所以蚤夜勤者  
不以今日乎哉九臯乃行竟登第還而奉母往武  
昌視事畢侍食問所平反所全活有幾喜見乎色  
聞笞十五以上輒損食二十以上卽罷食九臯勤  
于職又以母故益用仁卹其有所平停疑獄皆稱  
文亡害云間奉臺檄行部郵襄諸郡及攝江夏事

東漢書

卷之五

七

皆以明恕聞無何以簿書億弗支病革與母訣且  
哭曰兒不幸客死奈何憂母于間關千里外邪母  
歸吳中念司理輒哽咽子孫四十餘輩時時前為  
慰解良已萬曆乙酉十二月十四日卒其生以弘  
治乙卯正月二十日子三人九苞娶莊九達娶徐  
九臯卽司理娶奚孫男八人三爲九苞子曰允文  
安沈隨州同知某女繼娶周允武娶李兵馬指揮  
某女允恭娶沈俱先褚母卒二爲九達子俱庠生  
曰允升娶何允賢娶戈三爲九臯子曰允元娶莊  
允淳太醫院冠帶醫士娶顧允明娶闕南兵部郎  
中某女孫女五賈存禮管鎗陳其善蔣應期其壻  
也幼者字陸邦棧吏部君次子曾孫男十一人啓  
乾聘徐時泰聘趙餘幼曾孫女十字滕某顧某史  
某史某餘幼九苞九達卜某年月日葬母孺人某  
地余觀褚母在武昌其事大類雋不疑母夫雋母  
仁而能教後世稱之而褚母僅遺養贊書且在望  
不能得雖然足死矣銘曰  
是惟褚母年九十有二而多子若孫若曾孫世莫

與比必不以封太孺人空名易我多壽多男若此  
吁若褚母者死可矣

### 汪孺人唐氏墓志銘

在家人之小畜曰在中饋貞吉乃賢明卓特絕世  
者則何以稱焉王元伯妻目無今狐之富貴克儷  
清節馬倫習南郡豐豪能請從少君德曜之事此  
皆有大丈夫之識而無儀不踰乃所繇貞吉哉太  
史公曰余讀在司馬汪公伯玉所撰次汪孺人狀  
輒歎其至賢云狀稱孺人槐塘唐氏女也曾大父

相正德中直言忤中貴爲名御史大父誥守涿州  
爲循吏父世勲居鄉爲長者孺人生而淑慎服姆  
教唐旣世家而潛川之汪匹敵也上林公委禽焉  
上林公者忠愍公母弟也孺人歸事其舅水部公  
姑方太宜人至孝姑老屢遘疾瀕危孺人旦夕祈  
身代姑竟九十乃終上林公代伯仲當室日治生  
不暇給鬻財歷淮海齊魯燕趙間饒益倍昔孺人  
佐以勤儉中禮孺人初不宜子媵胡姬進上林公  
已而躬舉丈夫子三姬蚤世孺人哀之治葬甚飭

且收卹其弟之貧者其孝敬慈良婦德幾備然不足概孺人大節其大者上林公好行其德孺人日陳說馮文簡范文正之徵應歆動之程督其三子嚴數教誡而家所不足非刀布也而仲伯殉國而曹亢其宗勿墮哉而毋庸詎非軻母滂母邪所聞鄉名卿賢大夫士其才其博學其篤行君子願而曹效之不者卽至貴顯弗齒也三子敬奉教仲居貞登北畿鄉薦舉室色喜孺人叱曰德乃堪也乃當懼而喜耶孺人生長貴盛其持大指明特清尚

夫家叢書

卷之十五

七

司馬公伯玉狀徵銘司馬公當代宗匠片語足不朽余何贅焉然不獲辭也銘曰  
謂孺人丈夫中饋弗渝謂孺人女子厥識卓爾貞  
說厥躬而佐素封鬱其楸松虛左而虞是孺人宮  
既植既實粦粦無窮其芄芄兮  
誥封夫人張氏墓志銘  
夫世鮮特立獨行之士而教困貧憊權勢者相跡也無論蘇季子因約妻不下紕卽謝安石臥東山有重名當時至相謂曰安石不起其如蒼生何顧以劉夫人明哲迺憂其不富貴安石捉鼻曰政恐不免耳夫婦人安能識卿相乎塵埃中自古歎之矣孰意千載後乃得張夫人哉張張渚鉅族也張翁輯者娶于錢而生夫人其得夫人也晚又生有貴徵與日者之言符於是張翁奇愛其女而求婚者輒謝弗應時萬公未媾也而封君亦議婚于張張翁復弗應封君夢若有告之者曰須張夫人至覺而異之於是張翁亦物故則使人復往而錢媼遂以夫人歸于萬萬公時方爲儒生與伯兄皆以

才名著而實囊甚也夫人來自富室又以愛女父母不爲節量而習爲豐侈一旦約身而就薪水勞晨將一老婢趣治飲食以奉舅姑及夫且以給賓客組綴執作亡暇時間或緩急不屬弗令翁媼知故姑婦僅隔一壁而若不聞也蓋困悴者五載如一日云而萬公始鄉舉明年偕伯兄登進士萬公選翰林吉士邸饋須夫人顧念翁媼弗忍去又踰年翁媼趣之行而夫人至邸公館試高等法當留本署而爲柄臣所持然不失給諫而公獨欲得閒

主

曹則以爲儀制主事復深念父母求得使事歸省又不忍離側也爲之請告未幾而封君捐館舍得以親殯葬既免喪起補本職然念母李淑人弗置也乃以改南請而公亦計資當遷矣則以爲南車駕員外郎於是淑人旣近而迎之至邸母子相見甚驩也蓋公之求間求使請告請南皆公主之而實夫人從吏之也亡何而淑人病且劇曰我思還故鄉公念棄官不可夫人請先奉淑人以還淑人竟終于里第者夫人力也退而萬公官數遷地數

易於是客豫章抵貴州涉沅湘遊齊魯泛百粵其在朝中則南者三北者再夫人靡不從者所至嚴高錡約束蒼頭無敢以外事關說時時督其墾隙地以種蔬菽其介然不輕取予不獨絕私賄卽親族簋具亦卻焉公所宦歷地綃縠孔翠璣珊山海奇錯之類夫人一不問焉或以貴富家奢麗服玩言者夫人作色曰此可常恃乎其明達又類如此至一布衣浣綬再三幾不可針襲而藏之弗棄也至果蔬脯肉之微一一治而蓄之弗敗漬也封典

卷之五

四

愈益貴或說之曰幸賴天子恩爲夫人至貴矣何不自喜稍裕服食自安適而猶儉苦爲也則歎曰粗糲吾所安且不能佚佚則病益始終一節不變云人知夫人之儉無異貧賤時而不知時有豐溢也蓋余自蘇徙居義興萬公觴余于第饌食豐潔余自以萬公本署前輩嚴公弗敢過食公曰此老婦督五子婦親所調膳也器必躬拭焉食上輒問進食者客食則喜今客不食是膳不精器不潔也老婦亦不自得矣余重違公意而不敢虛也孰

謂夫人概以膏哉萬公端飭而每恕人所不及且  
好施予夫人面折人過雖厚親族而不喜瞻貧曰  
吾瞻之是誨其侈且情也公彊之夫人至斷斷不  
可公雖唯唯從之而竟行其意夫人亦竟弗忤也  
夫人病痔且病目至失明又至咯血而嗽蓋憂公  
病而自病亦甚焉公卒之五年是爲萬曆辛卯七  
月十八日夫人卒後公四年而生生時則正德庚  
辰十二月十日也年七十二公爲禮部侍郎時封  
淑人子男五人春以恩任南之中府經歷適長

天遊集

卷之十五

五

秋宮建以春官進封夫人春官至某府知府娶某  
氏封宜人習會智曾俱太學生而智則側室史出  
也習娶某智娶某曾娶某女二人長適太常少卿  
唐鶴徵封恭人子儉純亦爲庶吉士次適推官吳  
正志御史達可之子而御史君則余往未定居時  
居停主人也夫人舉子會之後又得一子而病暫  
乳於史而以熟寐致擁之斃夫人弗督過也而視  
史子智若已出臨歿而瓜分其所遺不私焉及卒  
中丞劉公以聞上命合葬賜祭墓在明珠山小

以萬曆癸巳二月二十二日葬先期春等來請銘  
余曩與公比棟而居交厚而太常君與余同鄉舉  
旣爲通家宗伯公違世余狀其行時余以少宗伯  
完詞林得預易名之議謚公曰文恭制曰可今夫  
人墓石之文義不得辭夫不樂津要不慕輦轂而  
篤於舅姑不以貴驕不以富侈而嚴於賓客清約  
如寒士防慎如禦敵均愛於異出宥過於寵娣而  
其秉義烈烈則超跡於賤貧貴富之外此其賢加  
劉夫人遠矣何廼庸庸者哉夫人其烈丈夫哉

天遊集

卷之十五

五

曰

春官尚書帝喉舌誰其儷者寔明哲少君釋裝  
甘折節躬操井曰靡所缺崇封茂渥來絳闕歛  
約用罔渝轍介義自守皦烈烈宛如明珠不可  
明珠之山是爲穴寵命葬之夜光結

志王室黃今人葬并銘

昨歲余扶持南還仲夏抵梁谿余姻家黃光祿止  
余暫憩其園亭光祿君老矣余日與光祿之仲子  
子問朝夕子問時見其婿王生統一甚秀而文比

余築室荆谿子問爲經度尋得與朝夕一日復以  
統一見余目之曰是若倩乎服改矣子問乃泫然  
出涕曰主臣敢有請也唯是吾妻婉婉幼從母受  
孝經女誠諸書輒了大義稍長女紅不習而能年  
十一王太學化行爲季子統一擇配廉吾女賢且  
兩家世講也遂委禽焉十九歸于王王雖顯族  
世守清約而吾女能布衣蔬食事舅姑甚謹婦秦  
嚴益自貶損務當其心王生肄業吾女相其勤篝  
燈緝紉達丙夜爲常廼今已矣疾革猶強起更衣

稽首哭舅姑辭爲婦亡狀已而執王生手勉以大  
業言訖而瞑翼視死生若了了者時萬曆己丑之  
重九日也距其生隆慶戊辰得年僅二十二嗚呼  
吾女之爲女幼爲婦僅三年而有令聲而竟已矣  
將以某月日葬統一慟不已用敢乞哀儻太史公  
賜之不成歎物乎太史公曰是雖一女子且歎物  
嗟乎世亦何必有大丈夫與夫壽考者哉遂與之  
銘銘曰

妻者孫乎不繇者芬乎噫嘻與斯銘長有

吳室于孺人墓志銘

太史氏曰禮婦人無特銘于孺人非婦人也而丈  
夫也雖欲勿特銘也得乎于孺人者荆谿吳長君  
之配也于爲金壇著族孺人之曾祖鎰以子湛貴  
贈都察院副都御史祖泗以子業貴贈監察御史  
父斐鴻臚寺署丞孺人生而賢而于與吳衣冠匹  
也萊州別駕吳公爲其子長君委禽焉長君齠齔  
禮字叔純鴻臚君亦聞長君可壻也報可孺人年  
二十而歸吳雖生長閭閻于家政無所不諳更柔

順執婦道晨昏七箸非手調不煖進能當舅姑心  
姑杭太孺人性嚴治家井井孺人才性酷似之杭  
太孺人大喜若蕭何之得曹參也長君性簡靜于  
世間一切聲華視之漠然素不問家人生產孺人  
一一綜覈自園倉几筵以至田廬穡穡出入調停  
朝暮持籌握算不休而又能屏絕奢麗食不重味  
衣不紉綺布褐雖敝必澣濯綴緝終不以易新因  
訓其子曰吾非佞也庶幾爲若輩植福耳以故家  
業益起宜興產葛出孺人手獨精絕冠一邑所易

金不輕施予一日盡發其篋以佐斥產則又曰凡吾所拮据勞瘁者子孫而不學焉用之二子稍長則延師課晝夜弗得輟數教誡曰世烈綿邈君不見一門伯叔及羣從兄弟之盛乎奈何不自力也二子皆克自奮勵有文婢有盜簪耳覺輒置不問其有度又如此萬曆戊子夏長君邁危疾幾不起孺人籲天祈代不難捐所蓄以資醫禱是年秋孺人以積憂病亟顧絕不事醫禱曰死生命也吾燭之審矣竟以明年己丑之正月十日卒距其生

嘉靖壬寅九月四日享年四十八子男二長正色邑諸生娶虞邑徐太學女次正國邑諸生娶太學女女二長適徐太學子鍾英次適湖廣按察司提學副使京口曹公子良賓孫男某正色出某正國出皆撫育于孺人餘幼長君卜某年月日葬孺人龍潭之新阡持其季侍御君達可狀乞銘于余余觀孺人理家有丈夫之才籲天代夫有丈夫之烈已疾獨不事醫禱有丈夫之識是宜特銘銘曰是產于金壇之于而歸于荆谿之吳以當舅姑以

宜夫以成二雛恢其家賢達卓殊斯所繇稱丈夫也乎

### 吳母沈孺人墓志銘

自余卜居陽羨所勒石德善功烈無論已即閨閭間抑何宜特銘其多也蓋徵風俗云按吳別駕士遇狀其母沈孺人其先吳興名族也勝國時諱源澤者以才辨自雄始遷邑之黃濱家焉入明受知高皇帝舉于鄉仕至貳守數傳爲孺人大父南京後軍都督府都事謹父南京刑部檢校敷母殷孺人不生男生二女而孺人爲長性端莊父母憐愛之而沈與吳世婚姻吳文肅公儼元配沈夫人卽孺人大姑也文肅公幼其長子太常某復與孺人父刑部公寔中表兄弟相友善聞孺人賢爲其弟季子某委禽焉季子某字某別號雪舫仕光祿署丞則文肅公繼室林夫人出也其爲人長者而孺人深居寡言笑相對如賓比久宦京師無內顧憂林夫人雖數就養仲氏而終以季爲家則以孺人至孝孺人又克孝本宗迎養殷孺人坊爲歛葬又

大出金帛脫其父于難縶縈不足多也其督諸子嚴故諸子有雋聲孺人以萬曆己丑卒年七十四孺人不長女生五男長即王遇河南汝寧府通判娶無錫成刺史憲女次夢弼鴻臚寺序班娶吾蘇陳舉人遴女次夢松娶無錫華學士察女次夢豹湖廣都司僉書娶無錫汪參議汝達女繼季氏王氏次夢翼邑諸生娶杭上休士鏞女孫男九人士遇所生曰泰孫曰禎孫曰順孫夢弼所生曰振英曰振華夢松所生曰廷對曰廷獻皆郡邑諸生夢

未遠樓集

卷之五

七

豹所生曰廷耀曰廷臣孫女四人曾孫男七人士遇等卜某年月日葬孺人窆塢之阡與光祿公兆合銘曰

是惟沈孺人而母殷孺人生二女不生男沈孺人不生女生五男豈非所謂不繫世類者乎而又不待光祿公四十以還噫商瞿其色歟

誥封宜人路室蔣氏墓志銘

誥封蔣宜人者南京戶部郎今擢守建昌路大夫雲龍之配也蔣自兗州守詔之五世孫默卜家陽

羨代有鉅人人明益盛處士仍孝田是為宜人父宜人生而寡言笑路贈翁與處士並累其有女莊故自悉有子才足相配也及宜人并而歸執婦道甚恪事贈翁與施太宜人並得其驩心當是時贈翁以好古力學不售業老明經而大夫為諸生試輒高等遭生產中替宜人能綱紀其家內外鉅細一不以煩大夫大夫得肆力于學而贈翁與施太宜人喜曰始嘗謂此女莊于婦惠處矣不謂乃能其家如能亡何贈翁與施太宜人相繼

未遠樓集

卷之五

三

物宜人相繼甚盛此大夫既貴宜人嚴伏臘每歲必具酒饌以奉之弗違適逢大夫守斬有惠政宜人更以禮和事之公暇輒問無恙者不者色憂之州郭外有墓以祀水名姓曰卜鄉要衝風濤覆溺宜人聞而問之役更大夫捐資二百金聚木石架橋中流放古浮梁制水陸賴之宜人性儉樸以大考最著有誥封恭綸猶故舊之富人嘗欲有所賞請于大夫不可何宜人歸將以綺飾百金投之舟中宜人固執家世荆布其安用此以玷官箴哉聞

者太息曰微獨其丈夫廉乃宜人者丈夫也丈夫  
宦遊不攜家累宜人能課督諸子並有文譽大夫  
抵家輒喜曰始吾兩尊人在而若代爲子吾讀書  
不暇作家而若代爲主茲復代爲父乎會病大夫  
念之得公請勘屯以歸越三月而宜人卒卒之前  
三日諸郎擬乞善丹青者貌像而不敢請則給謂  
若望氣者乃宜人已喻曰善此吾心也整櫛端坐  
以聽貌竟比屬續人囑數語神爽弗憤云宜人生  
嘉靖庚子六月廿三日卒萬曆庚寅十二月廿六

日年五十一子男三長文輓邑諸生娶湯次文輓  
邑諸生娶徐次文輓聘萬女五壻爲表尚賓陳夢  
龍吳正路吳彥其曹師節孫男二尚幼俱文輓出  
且卜葬大夫自草行略屬其門人吳比部正志爲  
狀乞余銘銘曰

是蔣宜人疇謂非婦人疇謂婦人而無特銘是有  
丈夫之識操而被天子之寵靈而系太史之特  
銘

任室吳碩人墓志銘

余既買田陽羨所識蓋有止山任君云初余僦居  
久之始卜築長橋東擬疊數石栽植而延樓以望  
劍官諸山經始草昧余習君者惠練事數從君問  
規畫君多才寔出緒餘指授悉當君庇余深矣昔  
蘇長公高誼不成買宅其擬種橘構楚頌亭亦竟  
不果吾甚恨蘇長公不遭值君以得歌哭聚族于  
谿山間也余既德君君每載酒過從酒中輒譚其  
配吳碩人賢而又能也蓋未嘗不泫然霑淚也碩  
人卒萬曆己丑三月初七日越五年且葬而君率

其子與春持從子鼎所叙次行實乞銘余德君則  
安所辭吳碩人銘按狀碩人出宜興世家大父某  
父某有隱德碩人數歲失怙卽知哀慟而收淚慰  
藉其母楊閨中習女紅甚勤不苟笑語母鍾愛之  
爲擇所歸歸于任君事舅茶丘翁姑白碩人得其  
驩已而君當後其再從父大理寺副竹谿翁君固  
迫于官府治之乃碩人尤弗欲曰謂所生恩重何  
其視大理遺貲厚亡如也比本生幼雖勉從降服  
而心喪有餘君雖席饒裕瓜分所餘仍遭構煽家

中落碩人拮据佐之自奉菲惡伏臘祭饗具其設  
能坐悉內外鉅細四十餘年庭無諍語家人色戒  
不敢少紿之顧拊循有恩阿保僮僮之屬多自黔  
而白于任氏之門者無論臧獲輩尤能從吏君多  
舉已其不時躁急其斤斤自將良苦君厚賴其  
在此君所爲慟未已也碩人故無疾歲暮治白碩  
人義事勞瘁觸寒竟不起距其生嘉靖辛卯六月  
廿九日享年五十有九子男一卽與春由太學生  
徐光祿丞婦武進徐氏繼武進毛氏女一適太學  
生徐明羽孫男四俱毛出長名世聘曹氏餘幼孫

女一徐出字武進諸生楊唯時與春以父命卜癸  
巳年某月某日治壙葬碩人某山新阡而虛其左  
銘曰

趙有任丘魯有任城銅官之麓有若白馬一杯崢  
嶸碩人所歸任氏長世松楸冥冥是宜曰任山兮  
並千秋名

### 楊母陳安人墓志銘

陽羨蓋有所敬先生楊公云公雖遠有雋聞由鄉

薦令廣濟別駕饒州稱循吏其居鄉稱古鄉先生  
清介之操皦然特著故其疾汗染最嚴即親故不  
少假容接比物而鄉人顧稱頌之不衰斯見公哉  
余卜遷來茲公已老亡何謝世遂不及一當公而  
識其子孝阮等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廼歲  
癸巳冬孝阮等持行實乞銘其母陳安人重以俞  
憲副所撰狀再拜請余執簡大息士能標準當世  
微獨德碩與才諳林厥亦有內助焉陳安人者邑  
之川埠名家女也曾大父侍御全大父貢士欽父

秀才贈經歷誠雖隱顯不同代有可紀安人自未  
笄動循古則逮歸別駕公相嚴若大宥事舅姑贈  
戶部主事毅安公封太宜人李能先意得其驩其  
遇妯娌不啻同氣無間也以故伯仲同氣無間云  
所舉兒女繁未嘗置乳媪或曰何過自劬勞廼爾  
安人曰夫孰非人子夫孰非人母奈何令渠母有  
子而不乳渠子有母而不乳于母噫其善乎能推  
心哉諸子婦化之其婦事安人一如安人之事李  
太宜人也其御臧獲嚴而有恩諸婢指汚所至愛



女爲婚姻已而各舉子女則封都諫公佐與太孺人也日者曰耦也其必昌抑太蚤其竝以子貴乎兩家竟如約封公生不凡太孺人亦幼時諳女誡不類常女年十八歸封公封公藉甚庠校間朝夕集諸名勝相劇切所取辦中饋太孺人甚給而躬自操勤儉佐之太公長者而姑施碩人嚴太孺人承之如奉大府卒得其驪輒歎賢婦云施碩人物太孺人慟幾絕治喪悉中禮封公累舉不第例貢入太學而太公亦之官嶺南太孺人獨紀綱家事

晨起操作率其下無敢惰所興殖農桑之利歲數佐而內供伏臘外給繇賦悉持籌握算之綜覈纖鉅靡遺竟勞瘁不支疾卒時納言君未成立乃暨其兩弟一妹相啼泣狀可知已太孺人既卒家中落封公不能持之而待納言君疇謂婦無攸遂哉廼今以子稱母母奚必及其子貴象服于厥躬乎榮施泉壤不朽于是焉在孺人生弘治癸亥三月初七日卒嘉靖丙申三月初八日年三十二子男三人長即納言君九思娶黃封孺人次九韶出後

其叔儀娶蔡俱太孺人出次九德郡諸生娶韓繼太孺人馬出女三人長適朱益昌太孺人出適項煥適朱國模者俱馬出孫男五人兆禎太學生娶鄒有禎中戊子應天鄉試娶孫繼徐俱九思出麟禎娶張夢禎邑諸生娶周俱九德出維禎邑諸生娶韓九韶出曾孫男三人延茂聘金兆禎出延芳聘湯延英聘沈有禎出太孺人以某年月日葬祿字圩之新阡合封公兆銘曰

烈有造叶此謂不永年而帝有寵疇則剋焉匪剋則堅其匪寵褒故克亦有聞叶無以從封公十世暉暉

吳嬪楊令人墓志銘

當學憲順山吳公塲也其長子某僅五歲耳逮長能開大前業是謂雙泉君迄今五十餘年而宗族鄉邦藉甚稱雙泉君一則曰賢豪一則曰長者蓋有其助之其元配楊令人賢也雙泉君既幼孤其生母陳青鬢然聲也已而稍安之者其家婦楊

令人孝也雙泉君諸子有其長者發藻儒林而少  
者亦嶄然露頭角矣則楊令人能母即仲非已出  
字而教之不異已出也君子謂楊孺人于是乎備  
壺德楊令人者華亭名家子也其先有隱軒先生  
勝國時讀書力田入明抉目辭辟召不就累傳至  
雲南按察司副使公道亨即令人父云令人生而  
慧母封宜入唐授以列女傳輒語曉大義見之孝  
行以故學憲公身後有爲雙泉君議婚德門以爲  
外援者令人年十七歸于吳生母陳慮其爲宦家  
女不任勤慰勞再三廼令人慈謹旦暮必問姑起  
居安否巨細必問姑可否其手調膳具必問姑當  
否姑物而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其至孝如此推而  
宜于夫儀于子固無難哉此令人所繇備壺德也  
乎令人生嘉靖乙巳卒萬曆甲午得壽五十子三  
彥璋邑諸生娶無錫施太僕卿策女彥瑜側室王  
氏出娶常熟張別駕明孺女彥琦聘溧陽史憲使  
繼辰女女一適同邑官生曹師敬太學生司直子  
大司空三陽孫孫男一某令人卒之明年十月日

葬條嶺新阡其從孫儀部正志狀其行而太史氏  
爲之銘銘曰

是不出壺壺德甚備是能備惠在壺無汰條嶺白

雲華亭鶴來

良吏而歸于室

初封孺人徐母吳氏墓志銘

納言徐君維嶽蚤喪其兩尊人也既登進士令海

陽政成父三石翁贈文林郎母贈孺人已而爲名

節史爲名卿顯親不及生納言君孝思易慰藉平

語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矧其亦曰老成人茲

有繼母吳太孺人在吳之先津人從宋南渡著姓

吳江代有仕宦太孺人父芳 孝宗朝纂修寶錄

起諸生仕至鴻臚右丞太孺人幼侍生母王疾亟

而拊牀泣也王曰我故女女男也吾何憾乃瞑太

孺人卒事嫡以孝聞性疑靜舉止甚莊鴻臚君異

之慎簡所歸歸三石翁翁長者而徐大族嚮貴盛

匹也然翁昆弟四人翁獨蚤世太孺人盛年稱未

亡人傷哉而竟以子貴也既 封孺人納言君益

務致其娛悅順適若曰曰母猶生我者也吾母曰

母敵吾父者也吾父父之尊與母之慈在言故以故稱納言君也孝故不知納言君故有母也稱太孺人也慈故不知太孺人自有子也納言君在臺中奉命所至先事事竣輒歸省多繡率諸弟朝夕太孺人許太孺人甚樂其甫視北畿學遽假休沐亦以太孺人故大都納言君所以承太孺人若嬰兒然即陳太孺人在其茂尚矣乃至推純孝爲精忠聲烈甚震不佞以同朝故甚悉太孺人有子哉子四人長申即納言君娶馮氏撫州守符女次

晉錫太學生娶殷氏工部郎建中女繼華氏馮氏

序班承學女次文錫娶葉氏文莊公孫鄉進士恭

煥女先太孺人卒次蕃錫娶吳氏兵馬指揮元誠

女女二一適章方伯士元子培芳一適太學生沈

有守孫男五弘太學生娶鄉進士吳承熙女別太

學生娶郡庠生吳安仁女瀚邑庠生娶太學生湯

一鳳女俱申出瀨文錫出沒蕃錫出俱未聘孫女

六人曾孫男二曾孫女三太孺人年六十有九嘉

靖丁亥八月十六日生萬曆乙未二月初七日卒

卒之明年正月初五日葬婁門伯字圩之新阡合贈翁兆納言君自爲狀詣陽羨山中乞銘銘曰於休哉母其匪故而委夫人有子憲烈造國所繇名卿臣臣子子豈祿是衰將積則阜藉手以報曰惟有故似於太孺人所歸得偕宗以大庀

### 明封安人徐氏墓志銘

官允劉君玉儔與余交甚驩因知其壻鄒駕部且知鄒母安人之賢也安人以萬曆乙未八月二十七日卒駕部手狀其行以墓文請與余所聞覈而

未逮樓集

卷之十五

七

加詳乃爲之志曰蘇之吳江有秋澤村者徐氏世家焉勝國時室廬園林今尚在也有泰寧令琛以孝行起家有異政禽巢于庭芝產于校事聞上特命崇祀于治所至孫豫庵公某以德稱于鄉人謂王彥方復生也壽益踰九十云豫庵生月川公貫博綜書史以歲薦任姚安牧致政歸亦以德壽稱娶某氏是生安人幼卽端慈婉慧姚安公愛之慎所歸鄒翁亦聞徐女良也聘以配子承德公事舅姑以孝聞又明年鄒翁卒安人位承公以

儉勤治家而養姑以旨甘姑甚宜之歎曰卽吾所  
生不厚于此矣久之姑遘異疾安人飭視藥餌不  
釋裳衣者數月醫云法不治安人憂傷旦夕焚香  
顙天願以身代且嘗其痰拊心泣曰味覺不佳臟  
腑病甚奈何密剖肱和湯以進及卒哀毀如不欲  
生姚安公赴任滇中萬里而逢安人之母與庶弟  
留于家俄而歲侵穀踊幾不能朝夕矣安人迎歸  
衣而食之視其姑焉姚安公旣歸橐中裝蕭然也  
已與母先後捐棄弟亦不能裹事安人每感泣曰

天運集

卷之五

五

女亦子耳二喪不舉君子何何以見二親地下耶  
凡喪葬悉捐貲以具其寡而貧請于承德公養  
之別室死而殯葬焉族有貧而貸者脫簪珥應之  
卽不償無恙色安人之產駕部也將免身夢有貴  
徵及長就外傳家值寢乏自奉其薄而獨豐其師  
業或不中程輒厲色督責而駕部亦能自奮庚辰  
第進士安人喜而憶曩者夢符也壬辰授南兵部  
車駕司主事適覃恩得勅封父爲承德郎兵部  
主事母爲安人又三年以考績便道歸省捧觴爲

天運集

卷之五

五

兩親驩安人喜甚且戒之曰毋陳績毋踰檢則長  
守此貴矣駕部奉教日兢兢不敢貽親憂也後左  
遷外郡尋再補南部郎戀戀兩尊人家居者歲餘  
慨然曰親年踰七十景迫桑榆終鮮兄弟願疏乞  
侍養安人不可曰親幸皆無恙吾不效溫太真母  
何爲作兒女子狀且以一第微君恩忍忘報耶  
駕部不得已揮泣就道復閱兩載每得家信卽云  
飲食加于往時因自慶謂百年可長保者乙未夏  
聞安人痰疾作日夜爲歸計而輒以漸愈報因沈  
吟久之乃竟以仲秋不起奔喪哭踊恨不及視瘞  
而躬含歛也夫自金陵至吳江百舍而逢兼程可  
兩晝夜達也卽駕部亦將謂可晝夜達者詎意竟  
至此耶安人素禮大士視西方爲極樂其視幻軀  
之化若解脫者人謂安人婦而女女而婦弟而子  
余謂安人蓋女而丈夫者哉生嘉靖癸未四月十  
六日壽七十三子一卽駕部君雲鵬娶劉氏封安  
人左中允玉儔城女女二一適太學生周崇義知  
縣大童子一適光祿寺署丞顧正志叅政中孚子

孫男一孔儒太學生娶顧氏中書舍人正誼孫女  
孫女二一適庠生顧舜京舉人爾志子一適庠生  
周文薦太學生應儀子曾孫男二尚幼以丁酉二  
月初六日葬安人于其處銘曰  
秋澤之徐世有令圖簪纓累葉載德弗渝清矣滇  
牧宦橐蕭如宜有賢媛孝義允孚孟產鄒園三遷  
教敷安人善誨子躍亨衢仁心濟物彼岸是趨夜  
臺永閉西方孔愉

勅贈孺人華母馮氏墓志銘

銘華母馮孺人也余方岩居養祠不辭也何居馮  
孺人老湖山學士公之貳而中書舍人仲亨之生  
母也孺人壓于嫡不得從學士貴舍人所冀顯親  
則生母爲急比法有 勅贈在其身後不及其生  
前舍人有至痛焉則可念舍人以歲丁亥艸孺人  
狀業請余銘而有待也則孺人未被命也命下越  
三年舍人其猶有待也則慎之至也舍人一旦溘  
亡則可念其孤師周奉亡父所撰狀以請則可念  
舍人甚昵余其尊人學士公吾館中先達也其弟

儀部君叔陽吾同年也三君子已矣並不可作矣  
則可念種種可念是故余弗敢辭銘按狀孺人諱  
鸞英馮之先名起英者扈駕南宮籍晉陵傳至宗  
衍家于無錫更傳至朝鳴起家南郭之塹朝鳴生  
溥溥生顯顯生賢賢娶郭氏生孺人生時有鸞鶴  
之祥以命名性貞靜而慧通孝經列女傳學士公  
年廿有八未有子封翁命遍訊名家女長且賢而  
待聘者得孺人孺人進而侍姑鄒宜人嫡錢宜人  
其驩如母子遇而與長公伯貞之母陳儀部君之  
母顯孺人知淑嫺當錢宜人處雖婢屬滿側湯  
藥非孺人奉進弗嘗也謂孺人曰我悔初之福也  
多所負汝汝不我銜而始終一心我語畢逝當學  
士公致政歸孺人事鄒宜人鄉宜人簡默每莊坐  
竟日孺人竟日侍不命之去不敢去鄒宜人中廢  
臥不起孺人事之益勤不懈鄒宜人以語封翁曰  
馮氏固吾婦也今豈獨能姑我寔能母我歲甲戌  
學士公以壽考終孺人哀慙毒車肩背間得痰疾  
明年儀部君繼塲大家百責率舍人一身甲申固

命舍人入都求仕進乙酉四月間有 旨選武英  
載筆舍人日夜念孺人痰痼且年高會 天子營  
壽宮是秋奉 命齎料銀至清源乞道歸省既使  
事竣下徐州聞訃舍人慟幾死戊子服闋再入供  
事殿中己丑患危疾終不歸自誓欲畢乞恩一念  
庶寅病已授試中書舍人癸巳授中書舍人奉使  
轉餉山海再歷三歲至丙申始得 勅授散官贈  
孺人如制遂請告歸圖襄大事日月有期而舍人  
死矣孺人生正德己巳七月廿六日卒萬曆乙酉

未遑錄

卷之五

五

八月初三日年七十有九子男一卽中書舍人  
仲亨娶通政司叅議常熱夏公女女一適太興縣  
丞宜興壻君子太學生維山孫男二孿生長師周  
邑諸生娶吏部左侍郎贈尚書無錫周文恪公女  
次師召邑諸生娶行人司行人晉吳韓君女孫女  
五壻爲宜興壟時宗長洲郭廷組同邑王國樟吳  
邑蔣一駿長洲顧寶昌皆宦族皆太學生師周等  
奉舍人遺命以己亥冬 月 日葬孺人蕭塘新  
阡合學士兆師周痛舍人之不待也于孺人狀後

復系以苦言請銘銘曰

是維孺人從學士公今共一佳城誰謂 封童不  
及其身以學士之賢豪孺人贊其令名以舍人之  
孝必欲徵 天子之命爲孺人榮千秋如生

天遠樓集卷之十五 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十六

墓誌銘

柳亭李公暨配段孺人合葬墓志銘

封濟陽衛經歷歷曹翁暨配贈孺人陳氏合

葬墓志銘

贈奉直大夫深州知州怡川薛君暨配羅

宜人合葬墓志銘

潤齋李君暨配張氏合葬墓志銘

天遠樓集

贈文林郎兵科給事中慎齋楊公暨配吳

孺人合葬墓志銘

贈文林郎陳君暨配林太孺人墓志銘

太學生玄湘顧君暨配沈孺人合葬墓志

銘

明贈文林郎江華縣知縣易齋翁先生暨

配封孺人孫氏墓志銘

湖廣參政劉君原檢暨配朱徐二恭人合

葬墓志銘

盛仲子暨配朱氏合葬墓志銘

明故中憲大夫河南按察司提學副使和

石王君暨配莊宜人合葬墓志銘

制勅房直大理寺右評事水心喬公合葬

墓志銘

大理寺評事陳君暨配潘孺人合葬墓志

銘

太醫領泉陳君墓志銘

新蔡公重庵黃公暨配張孺人合葬墓志

天遠樓集

銘

待封光祿署丞止山任公墓志銘

天遠樓集卷之十六

吳郡徐顯卿公望啓

墓誌銘

柳亭李公暨配段孺人合葬墓志銘



鄆城李君爲長洲令有聲且三年報政請于朝  
推恩其父母時嫡母段孺人歿久矣君父柳亭公  
從宦邸當受封竟未及期卒君奉喪歸葬手具狀  
來請曰傷哉家大人少須臾死得沾恩無恨而今  
已矣敢微一言不朽君爲予甲戌分校所取士予

天遠樓集

卷之十六

一

既覽其狀則柳亭公與段孺人之德皆可書也按  
李氏之先世爲濟寧人至公曾大父弘贅鄆城張  
氏遂家鄆城大父玘父顯咸有隱德然世世農賈  
至公生而穎秀廼業儒公博通經術尤善書通晉  
魏將用是起家而奪于母喪弗克竟會外父段給  
公貴與同賈段富無子且目不識書公悉爲籌算  
有奇贏卽纖毫畢籍之以歸段于是益倚重公公  
既佐段拓其產復能因時居著業用以饒常客淮  
值遺金于廁守俟之俄遺者還公悉畀之遺者固

天遠樓集

卷之十六

上

請分半公笑曰設吾欲得之詎止半乎卻弗受市  
人皆歎曰長者哉其慶必及子孫矣時公年四十  
尚未舉子段孺人爲置貳劉氏生長洲君與其弟  
某長洲君乳于段孺人少多疾孺人所以調護之  
備至忘其非已出也雖公亦忘其非段孺人出也  
長洲君甫成童就塾段孺人卽心異之謂公曰是  
兒必能亢其宗以終公志第吾弗逮耳以是公與  
段孺人銳意督長洲君學公有田隣於鄉貴人鄉  
貴人欲得之弗與鄉貴人銜之以書屬濟寧守曰  
是夫有萬金產而二子俱壯可後時長洲君方九  
齡弟六齡耳守皆籍而畀之大役柳亭公懾守威  
禁弗敢白而肩其役殊困復以鄉貴人持之峻更  
二守弗能脫其前後凡六年而公之室罄矣段孺  
人日夜益拮据爲生故雖有假貸而守其田得無  
鬻時長洲君能文州上其名督學使者段孺人籲  
天禱願其有成長洲君既爲諸生公指藍袍泣而  
顧段孺人曰兒之能以儒立盡爾力也雖孺人亦  
喜而更潛然泣也自此段漸弛而家益貧甚自段

孺人以疾卒則田產鬻幾盡柳亭公意不自得自  
陶然於酒而課長洲君學益嚴君遂以癸甲連舉  
鄉會二試筮仕長洲公勉之曰吾世無仕者然稱  
善人於閭里間三四公汝其無忝先德矣或以鉅  
邑難長洲君者公曰吾老矣閱守令多矣守令知  
自愛則事省而民安雖甚煩劇可卧而理也既就  
養宦邸諄諄囑輕徭役見有受札者必詢曰得毋  
以私恨中良民者乎吾往嘗之矣吳俗輕訟輒名  
人命公聞則戒曰世知入生者以償死者而不能

未遠樓集

卷之六

五

無罹於非辜也汝其慎諸蓋公從長洲君三年至  
覽薦牘有食水語則益喜曰兒不負吾教矣公竟  
以脾疾卒公天性孝友少悲母史不逮養念之輒  
泣事父與繼母人稱其孝父之析產也多與仲季  
而門戶事顧獨以任公公曰非吾誰爲支其外者  
父以公故享其逸二十餘年父既歿所以安諸仲  
季者率如父在時二親襄事皆倚辦公而復爲室  
其弟最幼者仲季數以匱乏請公推與至三四無  
少靳且衣食婚嫁其子女又幾四十年公所以能

成其孝友者段孺人寔佐之公恂恂自居不樂與  
人競當鄉貴人齟齬時諸爲公不平者皆曰是故  
爲權相高假子者也今相已伏法如能上書謁者  
彼可立敗公辭曰吾值貴人命也碼之何益鄰有  
家鬻公田者且占且訟之長洲君既貴客或謂公  
當并郡貴人一洗之公曰吾所以至今日徒以有  
昔日也豈復更念之哉里人貸公金以百數弗償  
公因火其券長洲壯縣公于一切珍麗無所營日  
尚鑰僮指率先儉約蕭然如布衣時公諱勤字世

未遠樓集

卷之六

四

實別號柳亭生正德丙寅三月二十三日卒萬曆  
戊寅五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三孺人生正德己  
巳十一月二十二日卒嘉靖庚申七月十六日年  
五十有二子男二長堯民卽長洲君娶刁氏次舜  
民娶賈氏女三一適武生魏國才一適樊蜜天一  
字刁健翼俱側室劉氏出孫男三元淳聘庠生梁  
宜生女元樸未聘堯民出元素聘庠生楊綬女舜  
民出孫女三一字梁如京一字梁柱國堯民出一  
未字舜民出以萬曆己卯正月十五日合葬于盤

溝祖阡之側銘曰

敵國外患國是用昌家亦爾耳厥有天道不敢知  
人事積善食報惟人自造不敢曰天道是宜李公  
與段孺人厝承吉

封濟陽衛經歷曹翁暨配贈孺人陳氏合葬

墓志銘

曹翁諱某字文甫其先長洲人後以尺籍隸三河  
興州後屯衛去京師僅百里遂家京師曾大父嶧  
澧州學正大父綸以太學生授御醫早世妻朱氏

天遠樓集

卷之六

非

有巴寡婦風郡長吏以上 天子詔旌之父鼎御  
醫娶鄭氏生子三人長曰達達之孫曰子朝子登  
竝登進士貴盛傾一時季曰廸而仲即翁也翁少  
開敏業習博士語已而歎曰儒生沾沾一經即幸  
而第可以爲國家用不則槁死曾不異朽株枯木  
安所效尺寸哉醫用于國則視 上所御劑保  
聖躬不則齊民粹有緩急投之片草愈亦何異仕  
矣遂馮其世籍爲醫諸生頃之賜冠衣待詔 宮  
殿中 毅皇帝南巡翁執藥囊鼎七從有詔侍醫

天遠樓集

卷之六

未

遠而從我賜一品緋服比還而羣臣攀龍髯泣焉  
世廟卽位有司寢扈從功弗上僅除翁秦府良醫  
正翁則騎而馳往關中謁王王數召視疾或療宮  
婦暨御時時奇驗遂得幸王王賜赤金鶴二因稱  
曰雙鶴先生而不名其所治療不問貴貧賤富一  
視之當是時翁名震關中士大夫傳相引重太宰  
三渠王公尤隆禮焉九年進陞修職郎戊戌秋入  
賀 萬壽闕下會父喪倚廬墓旁三年訓子應驄  
業儒業成爲順天博士弟子翁復補衛藩自王以  
下賓禮如在秦時乙巳春母鄭卒奔喪擗踊如禮  
服闋年尚彊壯乃謝藩醫事曰昔鄒陽枚乘輩遊  
梁梁王雅相重然猶落落弗得志思歸吾挾療術  
不能踰枚鄒何空曳裾爲應驄在諸生間不得推  
擇上公車翁曰終身儒服猶弗儒也縣官以佐用  
入雖得補郎誠以此格進不猶愈白首儒服乎應  
驄乃且如翁指除京衛經歷翁娶陳婦人樂安尉  
吳女也尉擇壻得翁喜儒人惟孝謹往從翁關中  
也日夜思其姑鄭及還攜所贏奉入 志獻鄭他若

翁之自免藩官及令應驄就詔格皆孺人從吏之  
其有識皆此類今甲從事京衛三年無過得封典  
應驄冀以是爲親榮而辛酉四月十一日孺人已  
奄逝矣辛未應驄受濟陽衛經歷壬申 今上踐  
阼錫恩封翁如子官而贈陳孺人翁旦夕炳香額  
天輒戒應驄曰某齷齪一方伎賴天之靈再世荷  
天子祿命若毋以職猥薄自貶非直報國亦庶幾  
茲稱孝矣應驄以此能官部使者數以金幣荐寵  
之萬曆丙子應驄尚補外翁蓋年八十有八矣應

大連樓集

卷之十六

廿

驄曰吾讀李令伯疏至報劉日短未嘗不淚下也  
大人年及劉矣吾忍棄親而千里哉遂以終養疏  
請報可巡城使者鄭御史聞翁高年行誼就見翁  
題其堂曰人瑞戊寅正月九日卒其生爲弘治二  
年二月二十一日年九十孺人生成化八年乙卯  
五月二十五日年六十六子三人曰應驄西安府  
學生天曰應驄卽經歷君娶黃氏贈孺人繼姚氏  
封孺人又繼娶蔣氏曰應驄孺女二人長適太學  
生楊觀光次適太醫院吏目錢昌齡孫男四人子

璪子瑀子瑋子玳應驄出是年二月十五日應驄  
合葬翁孺人於胡家村祖塋先期以余家長洲乃  
持從子臬副君來江稽顙曰不肖與公之先共  
里而居今兩從子又與公同朝敢以先人墓石請  
余不得辭嗟乎曹其世德哉往余讀學士王先生  
所爲兩君太夫人志也而徵曹之德乃今益信豈  
醫能生人積功于民者多天固祐之耶且翁不沾  
沾曳裾王門而孺人與同志孺人不私蓄藏以說  
其姑而經歷君亦棄官就養其夫婦母子之間藹

大連樓集

卷之十六

小

乎如春日哉卽他細行不悉斯其概可睹已君子  
謂曹之昌未艾銘曰

吳山遙兮燕山高兮曹氏之慶奚所鍾今其不以  
一抔而以積德十世昭兮

贈奉直大夫深州知州怡川薛君暨配羅宜

人合葬墓志銘

吾友薛深州道生以課最聞得推贈其父母如例  
守君起家甲戌進士絰州符凡三易其治則以翁  
宜人故守君旣謁鄉進士張伯起狀其行而翁猶

處士稱也至是貽不佞書曰先人之墓宿草矣道  
生不肖豈忍死吾親使其德堙滅誠旦夕冀以考  
功令微主上綸綽爲光寵需之歲餘而先人得  
傅大夫母稱宜人是可貴諸石敢藉一言自余諸  
生時與守君同師相善也按狀大夫諱里字用仁  
別號怡川本俞氏其先常熟人父士章曰南橋公  
配薛氏寔生大夫舅氏鳳川君愛而子之遂仍其  
姓幼慧讀書一過目能通大義治博士家言有能  
聲鳳川君配徐憐之不令卒業已從鳳川君游賈

天遠樓集

卷之六

傳

清濟間然折節好交驩賓客雅不尚心計視其贏  
不能佐客費貲日以益削歸而解其橐中裝愕然  
矣則復棄賈與伯氏析產而居悉讓其財脫身出  
獨以立義長者爲閭右率賓客益附之尤好施有  
急請者未嘗以無爲解大夫自以少而廢學屬意  
守君甫脫襁褓一步趨不令失度稍長督之加勤  
曰成吾志者是子也故守君十五而冠諸生爲文  
詞藻麗英發一時魁傑士爭慕與之交既貴人望  
大夫儼然讓路矣大夫衣故衣徜徉里中益煦煦

盤辟不敢先人人給之未嘗不覺覺亦不較若令  
人不知有爾我者至誘以非義則毅然弗爲奪宜  
人毓自舊族始歸薛逮事祖姑黃姑徐婉約勤慎  
動有禮法二姑性嚴重少當方急孫妯娌嫉宜人  
待于室至相構誣以怒於姑乃其當宜人卒不怒  
加驥焉居常泔泔績紡包膾醴酪若歲時饗祀賓  
燕咸不趣而辨守君既知學旦暮挾冊伊吾不絕  
吟至夜分宜人躬女紅脩之又時斥簪珥資其游  
學守君任福寧大夫與宜人偕大夫日手一編自

天遠樓集

卷之六

傳

娛宜人則詰所決獄平反活幾何人一夕監司檄  
捕郡中猾數輩守君從燕處屬詞事者行逮至宜  
人自後窺泣語守君曰若曹有父母妻子不能白  
見冤狀孺子寧詎知耶意愀然不懌大夫盱眙曰  
有法在兒能以母命生殺之也無何宜人棄養守  
君以服竟補平度大夫復就官舍一如福寧時至  
語守君察冤獄則視宜人有加焉性至孝居母徐  
喪哀禮備至終其身弗忍背外家恩反俞姓意蓋  
有待云大夫生嘉靖壬午某月日卒萬曆庚辰某

月日年五十八宜人生嘉靖甲申月日卒萬曆乙亥月日年五十二子道生卽深州守娶邑庠生沈倅女封宜人側出子一淳聘沈女一字湯孫男一琬昭聘郡庠生張敬中女孫女三一字鄉進士黃學思子永慶一字吳君之相子某一字太學生華復陽子之齊守君以萬曆癸未正月十二日奉柩合葬于某鄉之新阡又踰年爲甲申四月 上降詔嘉深州治狀所以褒崇其先德甚具守君將卜日焚草大夫之墓趣余銘史卿曰余聞之大夫始

東坡集

卷之十六

七

與衡山文太史比棟居也太史爲薛氏作四子字說曰履善昌後吾有望于用仁今莊誦制詞士之潛德高尚而後有達人斯與身自顯庸奚殊也視太史言若合差券天道恢恢豈不大哉然天下不謂大夫宜人以深州守顯而以道生顯茲於墓石亦豈謂以余言重而有王言重銘曰

何以徵士於其志儒不靳榮賈遺利人以其拙吾以智何以徵婦於其姑比德好嫺習以都家人嗃嗃假且采母儀士行交相成用仁履善傳鄉評迨

其後昌聲鏗鏗聲鏗鏗今 帝所錫文煜煜今光燕翼勅貞珉今視無極

潤齋李君暨配張氏合葬墓志銘

蓋靜海有潤齋李君長者也而富好行其德又能敦詩書穀其後故足稱也君諱珏字廷王其先山東西平人入 明諱思友者徙靜海大直沽里思友生俊俊生洪洪生檀檀生德隆德隆生珏世有隱德而俊與德隆俱鄉飲大賓君至性孝友其兄璋亦長者而怯凡事涉官府君輒身代之不辟患

東坡集

卷之十六

七

室而居常務順適其意若事父然先世故饒裕君三歲而父物朝夕益與兄若弟相勞苦筋力廿年間積素增益數倍每歲暮縣中審編大戶役君雖合免輒自抵應人問之則曰度吾力足勝耳我家免則奈諸貧者何其自奉儉約其尚義施卽廢箸不恤也邑中故乏醫君召郡人善醫者張生至與廿金曰第行藥勿索報張生從其言一縣賴之家善釀多賢豪顯者游君知讀書有慈數誠子孫曰治生在勤儉充宗在讀書爲擇師友督教之甚切

以故子若孫有文君既樸林質直而其妃張碩人

賢得舅姑妯娌驩勤儉佐厥家終身不惰稱同德

也君生正德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卒萬曆十三

年九月十六日年六十九碩人生正德十四年二

月十四日卒萬曆四年十一月初九日年五十八

合葬某地八子桂馨邑廩生先卒娶尚桂香省祭

官娶張桂芳邑廩生娶劉桂森太學生娶何桂林

娶劉皆張碩人出桂枝庠生娶高桂時娶張桂勃

娶玄女一人字劉某皆側室董出孫十三人守庠

天通樓集

卷之十六

生

生娶鄭宗娶封宸武舉娶封先春娶何憲娶張茂

春聘直舍春聘張鳳兒聘楊四兒聘戴餘尚幼曾

孫六人自余官詞曹桂芳等來從遊君坊之明年

桂芳自草狀稽首乞銘余既悉君長者爲最其大

都銘曰

九河五壘其俗樸淳疇謂閭巷而名不稱以我銘

稱今無若以而子若孫稱今曷其稱而將有達人

是而子若孫而我銘則徵

贈文林郎兵科給事中慎齋楊公暨配吳孺

人合葬墓志銘

太僕卿楊君廷相余甲戌禮闈所取士也君自初  
第時數過從京邸泣告曰不肖三歲而當室天乎  
傷哉子而不識父吾節母之兼爲吾父吾師而不  
待祿不肖乃幸當先生乎將有請也君既累官南  
太僕自滁陽械狀乞銘曰唯是逝者之始合也敢  
微不朽于先生余不得辭按狀贈公諱希程字思  
道號慎齋其先河南固始人勝國時諱英者以金  
紫光祿大夫招討使鎮粵泉郡遂家焉數傳爲贈

天通樓集

卷之十六

由

左長史唐肅子深其傳也寔生公公幼孤儼世  
父長史公遷漢長史守博士京師公從之京師隆  
寒讀書不輟博士憐之圖若過自苦獨不聞有命  
乎公謝曰譬若農夫歲豐凶命也其不糲藁而飢  
非命也然自是乃篝燈默誦不復令博士知已而  
博士遷相德王府中事宜輒以咨公人謂長史之  
能佐主以公之能佐長史也公生平不爲嬉遊媒  
嬖卽其作字以顏柳爲法謂顛旭狂草將毋曠于  
檢心乎哉其謹愨皆此類也以故籍甚稱端士竟

不年以嘉靖丙申八月十五日卒年三十四當疾革顧母黃而謂其配吳孺人曰天乎以七十母累若則又循太僕君首以屬吳孺人吳孺人者處士吳仁女也廿一而歸廿九而寡其撫太僕君于懷而朝夕姑黃所每慟垂絕曰天乎爲生者生乎則不若爲死者死姑黃曰爲生者生也卽爲死者亦生耳且遺勅不在耳乎孺人悟乃強起蓬垢拮据太僕君能言輒以所習孝經古詩口授之旣就傳每夜歸炳燭女工書帙相屬于几稍不勤輒譙訶

卷之六

五

不事姑息居常念贈公未克葬一日哭語太僕君曰未亡人所爲誓唯是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夫子地下者乃治縣封東山之麓崩贈公而虛其右以俟比太僕君補諸生孺人稍自慰竟以積慟心疾驟作不治忽若有覩而曰先夫子盛服迎我遂瞑卒之日嘉靖戊午二月二日也年五十一其後七年甲子太僕君舉鄉書又十年萬曆甲戌成進士又三年贈公丹徒令孺人爲孺人壬午覃恩贈公兵科給事中孺人如故太史公曰贈公竊造物之

佚而貽孺人艱孺人備嘗人世之艱而弗待祿一何有幸不幸其得賢子而物有寵光泉壤並施天固久而定哉若贈公與孺人足死矣子一人卽太僕卿廷相娶王氏封孺人孫四士章邑諸生娶孝廉留湛然女再娶蔣廷堪女士彥太學生娶祁州守顧應龍女士琦邑諸生娶安東令陳敦質女士龍聘戶部郎張治樞女孫女五長適兵部郎蔡應麟戶部尚書克廉子也封安人次適封川諭黃中宏子太學生懋奎次適賓州守周日甲子郡諸生

卷之六

卷之六

六

國儲次適孝廉子留維樾次字雲南參政李熙子昇祥曾孫畧五人女五人孺人功太僕君以堪與家言地宜改卜卒無以易孺人所手營者以萬曆庚寅六月二日啓贈公兆合葬焉地在晉江之東山負坤面艮銘曰丹嶠碧水凝大阜同德所歸吉且久天曷故兮爾有後移孝摠忠帝左右曰是固有名父父而節母母

贈文林郎陳君暨配林太孺人墓誌銘

歲甲戌余分校禮闈得鄞人徐君待其斐然者也  
徐初令同安得士曰陳君映陳既成進士以徐故  
嚴事余徐拜侍御史按畿輔病卒而陳事余益謹  
余謝不敢當昔人有言我則遠矣抑李翱張籍以  
昌黎故尊吳郡而李張之高弟又因師師昌黎余  
非其人也乃陳君之敦古誼至矣頃余請告陽羨  
山中而陳君不遠數千里走使乞銘其兩尊人誼  
不可辭按狀贈君諱善字汝善別號南沂閩之漳  
郡龍谿縣人既分創新邑爲海澄縣人其先居河

未遠樓集

卷之六

七

南國始縣唐開元間都統制元光徙漳亢其族勝  
國以前譜牒散逸近世自三評士公始數傳爲直  
惠公其庸齋公某直惠公負氣慷慨而庸齋公介  
然長者竝爲鄉評推重官府廉其賢予冠帶庸齋  
公五子贈君其仲也贈君穎悟能文章充郡庠增  
廣生與羣從兄弟叔姪間自相師友已而羣從皆  
掇科貢贈君四赴舉不售年四十輒奔去一意事  
二親盡驪太夫人疾篤贈君煇香露禱願以身代  
厥明瘳衆謂孝感云後執親喪哀毀骨立長兄蚤

世撫諸弟一錢帛不私其課督諸子以立身爲要  
不沾沾帖括爲也有從兄某致怨贈君不念之撫  
其孤若已子有從兄某因家事寢疾捐金濟之得  
不死有從姪某貧不能存捐金植其生有姻家某  
者賊俘諸舟捐金贖之平生好施不少靳乃自奉  
粗糲澹如也配林太孺人亦出漳之望族凡贈君  
所以能孝友能儉能賑施能致賓客能課子皆太  
孺人之賢佐之捐世之日鄉邦采其行以義庵旌  
贈君而以淑慎旌太孺人蓋物而論定如此贈君

未遠樓集

卷之六

末

以正德丁卯生嘉靖壬戌卒太孺人生後贈君一  
年卒先贈君二年遭亂淺葬萬曆己卯始克治塋  
合葬於本縣之龍潭山歲甲申予映任鉛山縣奏  
最 勅贈君文林郎母林太孺人子男四人長存  
之邑諸生娶施次暘王府典膳娶馬次映庚辰進  
士今任戶部郎娶林次旺娶楊女四人壻爲林某  
張某蔡某馬某孫男六人女六人存之出者男二  
以瓊邑諸生娶洪以琚娶謝女三壻鄭某許某施  
某暘出者男二以瑚邑諸生娶張以璉聘鍾女一

壻葉某映出者男二以珪國子生聘蔡以璋聘郭女二壻盧某蔡某旺天無出存之以祖命爲贈君之長兄後今得並書重所自出也銘曰  
胡其冠戕然兮生而側注坳而進賢仁者有天胡其服赫奕兮生而布素坳而掄狄以彰同惠龍潭之丘兮胡鬱其楸兮歸哉千秋兮

太學生玄湘顧君暨配沈孺人合葬墓志銘

往余與玄湘顧君同遊朱先生之門見君亢直以清節自操且惻欵無町畦而習業則奮力良苦余

未遠樓集

卷之十六

七

謂古稱三益君兼有焉宜拾青紫可盼刻侯者乃余旋叨一第而君竟抱玉者終其身莫之識也悲哉又二十餘年而君之伯子封丘令自植登進士三載而君遽捐館封丘令謁余於荆谿之上曰先君造家艱辛萬狀敦行力學不獲一雋以沒善訓諸子夙夜不怠植也痛摧不天所爲忍死以待者則冀幽遠之文垂諸遠焉而與先君交者莫先生若也敢跽以請余感舊悼往慘咽而不能辭及按其狀不虛也君諱曾志字養卿號玄湘顧武陵右

未遠樓集

卷之十六

七

族也有諱仁者始遷吳江縣之同里高大父盤窩翁諱景曾大父感梅翁諱寬相繼拓衍而家益振大父古村翁諱綱始通籍光祿父吳川翁諱文言以邑廩生恩選江陵訓導君其仲子也十歲善屬文十八歲爲邑庠生沈封君愛其穎達也以女字之吳川翁家故豐旣而浸薄沈公愛其女厚賞以佐君而沈孺人亦善操利權以上下之產用是益起初未有室廬寓沈氏之別業旣乃以千金創之拮据爲勞里人嚮宅于君而數構之訟人謂亡賴子易與耶君獨爲其貧而數給之人稱長者晚年家漸索公私逋負交迫或謂富厚可藉者君正色曰所稱丈夫者卽填溝壑亡恨耳况薄田一頃在何至從人覓顏色耶生平不妄費一錢然倡義調乏則亡吝歲戊子與封丘俱秋試里中豪陷之役歸謁邑令特俾半減俄報封丘慰綴薦第三人令欲盡蠲之君不可曰業已奉役徼薦而免非義也令爲之歎服年已入艾布衣單味蚤作而夕不休有勸其稍自逸者則曰我非故好勞也婚嫁紛

省家無贏資尚平之事既畢吾亦自爲計耳所稱  
造家艱辛萬狀者不虛哉年八歲時季戲而墮于  
水羣兒皆驚走君赴水而掖之出大父母暨父母  
皆所屬愛大父嚴毅子孫有過數加誚責君委宛  
諷解或長跪涕泣大父感而釋然與兄弟恭讓卽  
侵之亦無怨而沈孺人亦至孝姑陳孺人嗜松實  
沈爲月致五斗待妯娌和適慙慙焉有構伯氏于  
有司者君身爲代理時沈孺人病夜則視湯藥伯  
氏獲免于難而沈之病已篤矣親故多顯貴人君

卷之六

卷之六

主

高亢無脂韋態嚴自檢飭以不愧屋漏自許且以  
訓諸子云或有以事就質者必吐誠盡畫若戒以  
勿洩則雖妻孥弗之告以事謀諸人亦露其衷曲  
有規必改不昵狹邪不好飲酒然對客則終日談  
笑不倦封丘舉進士 詔遣勞軍便道歸省戒之  
曰人有朝登仕版暮輒驕佚者汝其勿效也及欲  
迎養于封丘則每以家累卻之且遺之書曰今當  
惠政及民毋徒獵虛譽以媒進也羔羊素絲士人  
常節勿以驕人且形人也沒之日猶作書以清慎

勤爲訓書未竟而長逝矣母年八十有四哭曰天  
胡奪我孝子之速而不俾死于其手也封丘跪扶  
以身任請乃稍爲釋而竟以哀死則君之孝可徵  
已所稱敦行者不虛哉讀書每至夜分試輒高等  
然至都試則以邑庠入者五以太學入者六皆不  
第而課諸子益勤事有不白或人有不直憤發正  
言一無所隱由是織人輩銜之訟役交至殆無寧  
日君謂諸子曰而忘某之辱而父乎若能效燕雀  
之處乎或遂泣下已而歎曰禍災蠶集安知非而

卷之六

卷之六

主

輦感奮地耶則又怡然凡有欣戚無非爲淬礪諸  
子計者歲成子封丘預薦賀客踵至君喜而謝之  
既而大慟客怪之君曰吾攻苦垂三十年卒不售  
今微福于祖宗而子以成名豈非厚幸吾已無意  
當世矣然吾未申之志終不能釋也已復大慟客  
爲之改容素織齋延師則豐厚不惜諸子文之佳  
否卽喜悲隨之蓋無間寒暑萬曆乙未二月三日  
晨起視外傳膳烹茶以供會文者猝焉疾作一蹶  
而殞茶鼎尚沸而神已飛越矣所稱力學訓子者

不虛哉其生以嘉靖戊戌六月二十四日卒于乙未二月初三日享年五十有八卜于丁酉歲三月十六日葬于吳江縣政字圩卽君卜葬沈孺人處也子男六長卽封丘知縣自植壬辰進士娶趙氏次自樹邑庠生娶吳氏次自檢邑庠生娶周氏次自植娶張氏次自彬娶周氏次自標尚幼女二長適本邑太學生周應禧次適湖州府庠生沈涓孫男七家燦家煜家燠自植出家燦娶黃氏家煜甫十三而早世家炫家燿自樹出家燠自檢出家燠

自彬出孫女六曾孫一世封家燦出夫古之君子遭時遇主則身顯而成功不則老死巖穴間世亡知可一二數哉顧君雖不遇然卒發于其子且諸子彬彬將繼起則君亦因子而顯可亡憾已至其迫于家難勞于營產劬學誨子瘁精竭神以促其天年僉僉一世而不得享一日之安膏以明自銷薰以香自燒君子不能無歎惜于斯焉銘曰心爲身根靜爲動樞至人含光哲士馳驅嗟彼顧君善不勝書惜哉焦神業著形枯胡不少憇駐景

須臾乃有封丘善承厥謨顯名天朝政在握符將有錫命泉臺賁敷身晦後昌以安以愉固爾幽宅永言弗渝題此貞石與天壤俱

明贈文林郎江華縣知縣易齋俞先生暨配

封孺人孫氏墓志銘

昔蘇端明嘗謂洛陽古帝都山川之勝奇花脩竹園囿亭觀之美甲天下然則義興卽佳山水豈足當嵩山少室伊洛瀍澗之弘麗高遠乃端明顧舍洛而居義興豈非以洛陽四面受敵當宋中葉遼

夏交侵而預爲避兵計哉卒之女直陷洛蒙古殘蜀若先事而籌者不然蘇公蜀人也何去墳墓而義興之居乃今徵俞氏而益信已蓋俞之先有諱超者世家洛陽勝國時避兵而居義興迄今忽已八世嗟乎人以地安而地以人重義興卽佳地何足以重蘇公乃蘇公重我興耳而俞之後有易齋先生者其人不侵爲然而質直好行義君子也先生五子長通山令臨吉次開封訓守順吉而府諸生升吉則其最少者也先生以萬曆丁亥某月

日卒後八年乙未某月 日其配孺人卒臨吉  
等卜以丙申歲三月某日合葬于某地以吳儀曹  
尚卿所撰行狀來乞志銘余既聞先生之行且重  
通山昆弟清介絕俗貧無異諸生時故不辭而爲  
之文按狀先生諱仕字亨甫號易齋祖祐儉勤造  
家產乃裕美未耆而卒父經母吳氏父之孤也尚  
幼家爲之中落先生感奮佐以太孺人稍稍振起  
及子孫益衆婚嫁冗沓資費廣而置頓咸給且以  
先世之廬舍讓諸弟云族人貧而瞽者收食之  
傭于人者贖而築舍以居且婚之與人交守信不  
移故里有鬪爭不就官府而輒取裁先生之一言  
率心服解散去性介亮面折不容人之過而實無  
他腸人亦自責無怨者或有不檢則自悔以改曰  
得無爲俞先生所知先生明敏自強弱冠選入郡  
校披蠹簡窮鉛槧者垂四十年而竟不獲一第則  
以課督諸子舉先器識後文藝爲戒於是諸子皆  
遵教競自修飭長君以明經薦秋試者九而愈奮  
先生止之曰士貴行志日月不我待毋自苦爲也

乃謁選授德清丞薄之不欲往則又遣之曰往哉  
恐爾負丞丞不負爾也巢林負天各極其至智效  
一官亦若是則已矣乃強之任一洗丞尉故習上  
官異而登之薦章遂擢順昌令 命下而先生卒  
服闋補通山所至有廉聲次君薦于鄉春試者八  
亦承父遺命得江華令以慈慎聞各臺交薦三載  
績最 贈先生如子官而太孺人之封預焉尋遷  
副開封守太孺人孫氏父誼母 氏無他子女僅  
生太孺人愛之甚裝送資賄頗豐於是先生家方  
匱而諸弟輩且衆太孺人則傾橐以營業百費賴  
之先生之讓產太孺人有力焉姑病疽瀕於危者  
數矣太孺人視藥恭禱起死而生之姑復痺臥又  
爲之掖療者數年先生偶出外躬執女紅至夜分  
以督諸子讀得以宦成名立者蓋交訓力也臧獲  
有過則從容婉釋以濟先生之嚴其相成如此封  
君生于正德甲戌某月日壽七十四太孺人生于  
正德乙亥某月日壽八十一子男五長卽通山令  
臨吉娶王氏次卽開封貳守願吉娶周氏 封孺

人次益吉娶蔣氏次萃吉娶吳氏次卽府學生升  
吉娶馬氏女一適周于德孫男十三人孫女八人  
曾孫男十人曾孫女七人夫世所擇者居地也所  
美者榮貴也而不若多子孫尤不若多賢子孫余  
觀俞氏其上世擇居此地百餘年而至通山昆弟  
始榮貴且子孫若是多且賢也世豈易邁哉乃由  
上世及封君孺人以茂德致之傳曰百年樹之以  
德豈虛乎哉銘曰

名都偉麗古稱洛陽豪華雄據許史金張姦克垂

涎鞠爲戎場往者名園哲人惋傷遙遙者俞遠窟

荆鄉我稼我穫晦跡韜光蓄極而發令德洋洋顯

允封君卓矣垂芳愷悌孺人媲美惟良子若孫曾

蔚蔚昂昂充庭森立領視莫詳伯仲纓冕季也頡

頤翩然五昆琬琰金相 寵命自 天綸緯輝煌

咸享遐壽怡愉康強發源者深洪流彌長儻然羽

化瘞玉埋香後千百載斯銘不忘

湖廣參政劉君原檢暨配朱徐二恭人合葬

墓志銘

推漢曰堯後者固也夫放勳不再世有虞氏作何  
遐陟哉傳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則陋儒歆  
飾也苟明惠駿烈自我始又安藉隋武重乎哉余  
同年劉參政原檢卒其子詠等持其族最尊行侍  
御公子威狀來乞銘其推自宋統領公者皆可考  
質黃州公以正息起能全數十萬人誠當有後入  
明則解元公以節行末恭公以名德重擅一時太  
常公典 四朝文翰其餘炳在中外代有人原檢  
之曾大父中丞公世應大父汀州守文翰父朝獻

以國子數選造蓋劉之盛埒王謝云廼余按侍御

公撰次多原檢不以前數十公以原檢原檢諱倬

始學易已學禮所覽誦數萬言皆時所急遂登進

士爲汝寧李蔡人故蒐隱隱賊時作攘竊不忍竟

其文爲重劾卽掾所理無不綜而專爲惠愛奉

大行皇帝諱入臨冢宰留備銓司自嫌赴哀何遽

亢寵乎謝不可尋徵上會母朱孺人喪毀幾絕旣

乃赴 命授御史竟以不謁謝私第在臺不數月

出僉嶺南憲潮在海浹固其禁罔尋進參議治其

所不移前後匿數澤不逞者咸自慄聽命賊鮑允  
狡悍行部擁衆遮道恐脅之愕不能測乃始奮然  
謂此豈足復遺種耶踵而薄之遂殲焉臺使者上  
狀進副使威化所迄若未始櫻俗以大和藩方歲  
當入奉 闕庭原檢所臨整以暇以屬之嶺外饒  
珍異他時入者多齎持爲計乃空無將人亦不敢  
望之而從詢殲渠事輒謝不敢對旣驅馳勞瘁不  
自惜而連喪其配朱徐二恭人道吳因營兆有所  
相景岡吉皆爲崇封已陟參政楚亡何疾作其生

東坡集

卷之六

志

嘉靖甲午卒萬曆乙酉年五十有二恭人者亦  
侍御公爲傳朱出自陽山太守公徐故文敏公之  
孫父州上佐並世家嫺內則甚賢而皆不年朱年  
三十五原檢義不欲有所納顧在禮未有無主婦  
者久之始繼以徐徐年二十卒歲戊子子詠等卜  
葬原檢于武丘鄉之新阡奉二恭人以從蓋合葬  
古也子七人誦諤諤先卒及詠詠皆朱出徐未有  
出獄驚庶潘出誦諤娶胡詠娶章繼季詠娶余女  
徵聘徐驚聘馮女適楊士翹而卒孫男三人二誦

出一誦出孫女五一誦出四誦出曾孫男十二人  
太史氏曰士不亢宗而以宗亢自古及今未有也  
然則士亦亢身耳陶唐御龍承韋唐杜世不獨祀  
以守宗祊于不朽亡當已則奚貴劉受氏世祿哉  
是故我銘原檢獸以原檢以告夫世祿者銘曰  
太乙有曜卯金五車大夫獸覺頰表泱泱髦倪攀  
依干旌所蹈寶劔畫歌厥丘之杯有松有蒿學恢  
其施功引其季白日落照是爲不朽是爲世祿胡  
不是效

盛仲子暨配朱氏合葬墓志銘

吾少也在鵝湖朱先生之門其門下士甚盛而一  
時同受業者曰伊君在庭黃君用中及盛氏伯仲  
皆先生所亟稱賞高足云余旣與伊君後先成進  
士盛氏伯仲皆弗試以死而黃君亦髮種種矣然  
而吾黨四五人周旋若一身也迄今四十餘年若  
一日也久要誼深豈顯晦存沒所能間哉盛仲子  
不年且無子其伯季復相繼沒于是其族定議立  
伯之次子茂輝嗣焉其內兄朱君應鯉爲之狀非

余則誰當銘者仲子諱之楨字原幹別號毅庵盛  
自宋尚書度司諫瑄以來爲吳望族代有偉人或  
以儒或以醫並名世而不相廢仲子之祖曰環以  
醫名父曰應宗世稱少和翁其醫名最著功被大  
江南余嘗爲翁作傳仲子之業儒也寔其母杜碩  
人決策督之旣從朱先生游學益進歲乙卯督學  
趙公竒仲子首選應試下第補郡諸生自是九赴  
舉弗利余媿于先之而仲子竟已矣其配朱令人  
者年十五仲子就館焉與山居者八年城居者廿

年仲子學不暇治生生計益饒而益得肆力于學  
者皆朱令人贊之且朱有賢父兄在仲子旣城居  
得朝夕省少和翁翁中寒禁聲數日召名醫畢至  
罔不知所爲仲子號泣露禱懇以身代翁卒語曰  
吾兒顚天得應神活我矣厥明病已仲子居母喪  
毀瘠骨立終其喪不見齒廬墓經年嗚呼少和翁  
良醫其所活人于瀕死甚夥終不能自醫而仲子  
能以至誠得諸天此不足槩其大節哉其第不第  
年不年無子有子皆人世須臾事耳又何足深論

乎仲子生嘉靖丙申三月卒萬曆癸未閏三月年  
四十八朱令人生嘉靖壬寅三月卒萬曆庚辰九  
月年三十九嗣子茂輝娶江氏所生女一嫁陸驥  
遠歲乙未春三月庚子合葬仲子及令人五峯山  
祖塋之次銘曰

士有百行以一舉百是唯仲子孝感可則士重一  
第以一與一孰與仲子故獲其百嗚呼昔者吾友  
今歸其宅

明故中憲大夫河南按察司提學副使和石

王君暨配蘇宜人合葬墓志銘

肅皇帝以來蓋吾郡海門有兩二王聲望赫甚大  
司寇之淩淩大風也太常之清峭也天下稱曰二  
王少傅公其泰山喬嶽乎學憲君則穆然長者天  
下稱曰二王並無間云學憲君坊且葬而少傅公  
狀其行謂不佞與學憲君同年又不妄言也屬之  
銘不佞弗忍也又弗敢辭按狀君諱鼎爵字家馭  
別號和石其先自嘉定割隸太倉有莆田丞某活  
冤獄七人識者謂後世必有興者四傳爲累封光

祿大夫宮保尚書兼大學士愛荆公某配吳氏累封一品太夫人二子長少傅公次卽學憲君九歲戲爲古文辭有奇語十四補校官弟子然試輒不利益發憤甚苦戊午長公魁鄉薦愛荆翁憐君弱爲入貲補太學生呼而慰勞若休矣若兄成立若何憂門戶哉君曰唯退而益勵志讀書不五百遍不休夜必雞鳴始就枕甲子舉于鄉戊辰舉禮部第五人少師華亭徐公手其廷試卷不置曰更千百卷無復若人竟以語太直抑置二甲第九名諸

公欲羅致館選洪侍郎尤推轂甚力強之就試君謝病固弗肯已而選刑部主事窮晝夜讀律批置塗乙如曩治舉業會當奏讞大司寇楊公專屬君訊獄平反死囚十餘人壬申轉禮部俄長公佐宗伯故事兄弟不同署當改官少宰蒲州張公終以前辭館選重君擬遷尚寶丞君固謝曰不可以某故啓倖階固請南改南驗封郎中留曹無事遂得以其間登陟近畿四十里名山勝剎探討殆遍御藍輿小吏兩人攜具從興至橫飲放歌或挈山僧

剝野菽共飽倦則藉草臥然吏人鵠立不敢跛倚以君平日無所假辭色也會江陵以奪情事銜豫章公授意南考功某君與考功善刺知力解之考功輒不對一日曰解矣幸不及黜君不顧而唾貽書長公曰時乎當有變自此有歸志矣庚辰升河南提學副使不欲行封翁強之任不數月聞長公予告歸省遂亟移病歸臺使者飛檄留之不及也歸與長公侍兩尊人行園飲酣甚樂亡何封君病作皇迫中其配莊宜人暴厲不起又十日封翁卒

君毀瘠甚乙酉春治封翁襄事君哭踊如初喪遂病痼不可爲長公被特命就家拜相是年四月行人趣行君送之江上語不及私尋手勒數千言寄相公皆天下大計是冬十月君竟卒君天性孝友重大節其偕計過新城逆旅主人女聞貴客至盛飾出肅君趨避不復入其自幼至仕宦旦夕以公私事自課有常程自奉約而急人之困賑施無算歲凶出糶車數百施人遇事不輕發發必中不可逆故海內惜其不究于用配封宜人莊出嘉定

大族白水令疇女年十四歸于王舉止端審如成人吳太夫人嚴偶譙阿卽長跪謝卒得其驪無子年未三十卽爲君納婢君四十有副室者五人而室家愈和竟無子少傅公以季孫贊虛嗣焉君生嘉靖十五年卒萬曆十三年年五十宜人生嘉靖十三年卒萬曆十年年四十九以某年月日合葬于涇新阡銘曰

廷對太直羅公以首擢而學憲君抑置館閣之選何氏有其忌之而止君有其引之而不肯就試是固有命哉孰與獨行其志一介不取三公不易人不間于其家庭之論次歸然一丘是君與宜人所同歸不年長年無子而百世何以故曰天下稱二王千秋不墜

制勅房直大理寺右評事水心喬公合葬墓

### 志銘

往余識喬中翰公京邸數過從甚驩公塲且十年歲乙酉其子元胤赴北雍會余承乏司成將興元胤哀然六館中是秋登鄉薦又十五年而元胤撰

次中翰公并嫡母朱生母吳行實詣余陽羨山中乞合葬銘夫中翰公故足銘矧有子以子故故足銘其父若母矧父曰中翰公中翰公諱承華字文甫別號水心喬爲上海望族其先清逸公居鶴沙里入明彥衡公遷于邑八傳爲九槐公禾太學生才武甚具益拓先業陸文裕公銘其墓公其仲子也公幼時占對甚敏稍長治舉業下筆泉湧悠然有遠韻不沾沾鉛槧爲也博綜子史內典尤究悉國朝掌故廼至稗官瑣尾靡不摭拾初就邑試名

第一值九槐公疾甚顧天祈代不敢就府試九槐公竟不起母湯孺人尋亦病卒公哀毀幾歟兩襄大事比歲時薦享未嘗不致慟也公席溫厚未青衿能出伯兄于險垂涎者終不能有加于公既諸生數被推擇不售入太學大司成陳少司成呂兩公並器重之會肅皇帝修永樂大典例取上舍生備校勘太學首以公應選大典成送銓部超選隆慶改元華亭興化二相疏畱公史館與修世宗實錄又與修玉牒諸老莫定體裁公以所著喬

氏族譜條例進復列四十餘款諸老稱善益重公已而授冠帶尋授誥勅房中書舍人踰年以疾乞假歸諸老遇有撰述輒思公移文吏部趣還職莊皇帝晏駕公從諸禮官叅酌喪制上廟號兩宮徽號欽賞白金文綺復與修穆宗實錄轉制勅房中書舍人江陵公纂帝鑑圖說公効勞居多穆宗實錄成公適滿三年考晉秩大理寺右評事贈九槐公如其官母湯氏孺人歲丙子充經筵官謄御前講章與諸學士同列交戟內竟以勞瘁疾

三

作卒京邸江陵公痛惜之卒之旬日進呈玉牒奉旨賞銀鈔文綺誠異數云公自爲諸生值島夷薄城倡議策畫守戰邑賴以安郡守方爲海上度城以公故繞出其先塋數武蓋守令往往折節與交比仕宦諸老日與倡酬之暇咨訪多所裨益其受知于江陵公而不黨尤難與人交洞無城府甚恭謹至盛氣揚推枕文正色規過不少借性嗜古稱賞鑑家嗜山水闢二園最勝所著有省中集樂府宮詞西園集雲間百詠之燕稿水心論表諸書行

世餘多未輯蔚然足稱名家童時同里封御史朱玉洲翁見而奇之翁故自奇其孫女當貴有封誥也比來歸內助多綜家務纖悉不以煩公孝謹慈惠顧不宜子爲公擇名家女得吳令人寔生元胤吳令人事先孺人如母性不喜佞佛乃能戒殺不忍戕愛兒女能節其服食臥病不令醫診視丈夫哉是宜生元胤喬氏其世昌阜乎公生正德下丑十月十一日卒萬曆丙子六月十四日年六十朱孺人生正德乙亥四月九日卒萬曆壬午正月廿八日年六十吳令人生嘉靖癸子七月廿八日卒萬曆丁酉歲月廿六日年七十子一卽元胤初娶膳黃通政趙方齋公女繼娶武科中式舉人瞿靖宇金女女立長適諸生唐懋義朱出次適秦夢鵬側室孫出孫男二長景運聘南京通政使艾恒所公長子太學君大有女次景展聘四川右布政潘充庵公季子太學君雲獻女銘曰能衛一邑矧乃一丘鳳將二凰其必千秋爾祖兆域爾則捍衛爾身衣冠餘慶不匱家則有譜國

則有牒是整是齊爾有史法噫中翰公今其掩爾佳城兮不掩爾清芬兮

大理寺評事陳君暨配潘孺人合葬墓誌銘

陽羨之俗最淳厚大都太上所繇崇重道德仁義至于文章則弁髦土苴之矣顧徵余文者踵至也而若督逋然其意不在文也余病憊不堪應業且例謝絕吾同年大理陳君之子旋吉祐吉以合葬志請余不能辭何以故傷哉吾同鄉薦者存幾何人也傷哉大理君之貧死幾無以歛也傷哉清白

元遠樓集

卷之六

表

吏之子幾不能自立也是故不能辭按狀君諱禹謨更灼字汝賢別號萊山世居縣治東曾祖梁祖燦父朴並有隱德母魯氏君生家徒四壁能感奮下帷弱冠有文譽補邑諸生隆慶丁卯舉于鄉萬曆癸未授寧國教諭課士嚴士彬彬嚮風當道亟旌獎乙酉轉北雍助教余時爲大司成壬辰遷大理評事君曰余久任教職今將以弼教明刑庶民冤有累乎亡何喪其妃潘君亦病亟乞歸道卒君宦數年橐中蕭然如洗而潘孺人稟性貞靜澹泊

能安貧自中饋外復致力于女紅拮据不休君之學不分志宦不易操寔潘孺人佐之也君生嘉靖戊戌九月廿四日卒萬曆壬辰十一月初五日年五十五潘孺人生嘉靖乙巳七月十二日卒萬曆辛卯十月初二日年四十八子男二長旋吉娶趙氏邑諸生煦之次女次祐吉娶萬氏大宗伯文恭公之長子鶴慶守春之季女女二長適無錫萬世遴太學生斯年之仲子次適陸羽儀邑諸生某之季子嗟乎君栖心太上貌亦甚古貧而灑然樂也每與飲酣輒各任性真忘形骸有物外之致余悉君廉而才其轉北雍推延評余是汲引之宿有谿山偕隱之約而君不可作矣旋吉等卜庚子月日合葬條嶺之東銘曰

太醫愛泉陳君墓志銘

江右嶺泉陳君三起余沈痼余一再有序文贈君

大都君之奇與余所甚德君者其說甚具比君卒其孤原泰自爲狀泣請銘墓嗟乎而先君之于我所謂生歿而肉骨也夫旣聞其生忍弗慰其死有私感而無公銘哉然而君故不死也君諱汝濱字道賢嶺泉其別號云其先魯平原人入 明曰敬者由貢仕南昌丞卒官二子貧不能還葬遂爲江西人五傳而有九子遂繁衍科第不乏譜牒可按已邑諸生朝宗生邦國邦國二子君爲長從族人受軒岐家言會季父守南雍君往依焉郡齋無事益精研其旨旋出視病投劑年甫十七遂以醫鳴嶺南由是足跡遍四方矣其至梁谿首爲王仲山僉憲公治其子繼山太僕隱疾僉憲公神其術曰無錫天下紉邑可無此國手強爲娶婦龔占籍邑中迄今三十年而君之身歷聘無所不之嘗療疾怪甚者如肉蝶鱗管血線粉魚人面崑崙毒天竺黃螻蛄串諸症究竟其中當出何物無不驗者古之神醫能解肌結筋擣髓腦探荒爪幕者吾幾身試之矣陳君乎豈不神哉君以濟人度世爲急雖

治大賈巨室當其最危急未嘗徼利而其所入輒推以周宗族親黨衣食婚喪咸待命焉所至名嶽大川徘徊眺覽浮大白無算不忍去謂同遊者曰今日吾今日明日未必吾明日舍現在甚樂吾何之哉少時于大庾飲山樓中夜分客散逢見二女步月中俄不見久之掩樓牕宴息忽一女從空中入雖容色絕世而甚莊威嚴不可仰君稽首致敬女授之秘密語曰而功圓滿在不可爲而爲之者三其人某某也君再拜謝而起已失所在覺有風蕭然騰上云自是醫有神名藉甚君起余疾一在陽羨芙蓉山中一在北雍司成署中一在今長橋新居而其起余司成署中尤著神驗雖秦越人無以加時歲在甲申余爲遵例輸粟授太醫吏目而君自是應官府辟仍山人衣庚子春君末疾強赴大司馬如岡陳君召起其沈痼瀕危其事尤甚怪歸而蹶遂不起神女所道三人姓名一驗于余再驗于陳大司馬其一不驗然亦神矣奇矣不可詰矣然則秦越人從長桑君受訣飲上池水固其

所也君種種異方不自秘曰以吾一人活人不若以衆人活人之廣也焉用秘君所存如此是宜有異遇哉即未敢目君神人君故異人也豈有異人而死者乎吾所謂君故不死者以此君生嘉靖二十三年九月廿一日卒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十八日享年五十有七初配思南楊氏繼桂陽賈氏今龔氏子二長原泰龔出娶邵氏次某遺腹子側出女一孫女一俱幻未字原泰卜今年辛丑月日葬君許山新阡銘曰

君異人哉其死不死吾銘可也世人見有駭形而不見無損精夫孰知君之不死也是故銘不可已非異人任太史氏也

新蔡令重庵黃公暨配張孺人合葬墓志銘  
蓋予往事鵝湖朱先生先生門下歲從授經者恒數十人而每才海虞黃君予既重君已習君端良醇謹匪獨才足稱也遂定交迄今予忝竊清華老遜巖壑君亦自邑宰解組卧山中屈指生平故人其最知契最舊者宜無如吾兩人傷哉庚子公且

先予逝矣公之子明佐手狀公行實就予乞銘併銘公配張孺人微明佐請予寧不任銘哉世有當銘者二曰故舊曰厚德此於銘公法皆合按狀公固顧姓裔出晉散騎榮而海虞有顧氏則始宋建炎中顧之某公生某是爲公本生而公出後黃氏某公是爲公今父黃與顧世相善也公又少爲黃公器愛遂子之然公承黃氏祧孝養盡力而其事本生溫靖左右終身惟謹視諸昆友于有加也自公以夙慧聞數歲通經史日誦可餘萬言下帷蕭

寺刻苦自課嘗憂感關神語具狀中十九補諸生邑宰王大奇之公益奮勵而會配張孺人賢操門戶公得無內顧憂則從負笈姑蘇所事朱先生與善卿時也公於時退然如不勝衣而識者已大期公癸酉舉應天鄉試人爲公慶公踴然曰士當爲詎止此而敢榮寸進乎上春官已收復落人爲公弔公怡然曰屈伸何常吾能焚舟濟河安知三年不拜君賜比三上報罷始慨然曰是區區者造物者予矣河清可俟無爲不自知止謁選得分數

由拳屬由拳新造青衿多因固陋公至所以磨厲  
作新者甚備而有法由拳士始彬彬向風大爲令  
公所知數爲推轂當道然僅改令新蔡以去新蔡  
中州瘠邑公素閑吏事直卧治之士民信愛公公  
亦安焉邑有貴人素驕數千邑政前令卑下之已  
甚公顧行意自如請謁不時聽貴人者恚適大猾  
某數無賴橫暴閭里間當事者莫敢問公獨奮具  
上其事臺省曰是蔓不除三尺其不足用矣臺報  
可下邑司緝者猶相仗傍睨猾獨懼公遂就縛徐

未遠樓集

卷之六

四十五

計資緣漏網去竟構貴人者中公以法罷官吏民  
爭泣擁輿留不可公謝曰勞苦父老爲令無狀然  
使我以有官故無法無寧以有法故無官乎既歸  
自謂得謝風塵去執掌就北山營菟裘每長嘯曰  
碧山不負吾宅饒花竹然三徑不啓惟擁一二姬  
侍興到輒飲飲輒醉意遂欲與世絕始謝一切訖  
訊已謝一切慶弔已稱倦遊跬步不出于旄及門  
堅臥不應嘗一強起赴鄉飲大賓請竟不再屈人  
謂公是無太懶卽應之曰吾懶又謂公是能作達

卽應之曰吾達竟不測公何如也公老益強性既  
無競人事復絕臥起徐于頤性養壽庶幾得稽生  
之旨惟不自克於色竟致疾卒年僅踰耆耳公娶  
于張爲張孺人卽佐公窮時俾公力學無內顧憂  
者孺人生有婦德復有婦材十八歸公公方食貧  
故孺人當戶最名勞苦薪水并日無不躬親簪珥  
行盡仰給十指因以養舅姑育兒女嘗夜燭不繼  
呼孺子就闇中聚食相顧悽然已公貴恒舉以戒  
子曰今得一頓飽飯寧忘暗中就食時乎故孺人

未遠樓集

卷之六

四十六

操作勤嗇終始一節釵荆裙布遂終其身其從宦  
由拳不從新蔡也微有綠衣之感君恒不憚疽發  
背卒先公若干年卒時中外姻婭子姓以逮臧獲  
婦豎無不悲思流涕公念孺人同患難不同安樂  
哀悼不已此可知孺人賢也予不寧習公亦稔孺  
人考佐狀語皆徵信予蚤從公遊四十年一日公  
少年天才奔放操觚滔滔決注然不數數刻意文  
也中道染指薄宦吏治恢恢遊刃然不數數刻意  
官也晚節索居塊處更以自樂藟精沈飲陶寫竹

肉然意寔不在酒與色也嘻竟誰知公哉若張孺人賢而不以寬樂終可哀也佐所爲尤悲宜也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孺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明佐等奉遺命以某年月日合葬于某阡子八人長某先卒次明佐娶陳孺人出次明俊聘徐明偉聘時明傑聘陳明倬明侃明儀俱未聘俱側室出女三長適歸德華孺人出餘未字側出孫男三潛耀聘瞿潛輝潛瑛未聘孫女二一字李一未字俱明佐出銘曰

其學若達其宦若拙其行若癖其志若哲其不能忘情者粉黛其有托而逃者麴蘖旣歸休乎偕爾喆媿其樂泄泄是宜合德是宜同穴

待封光祿署丞止山任公墓志銘

嗚呼吾忍銘吾止山哉莊生有言自吾友之沒而予之質死久矣吾忍銘吾止山哉雖然所以慰止山者匪銘無以也所以慰吾哀止山者匪銘亦無以也按狀任氏世居義興條里有諱薰者是爲君皇父薰生端端生偁是爲君父君其叔子天性至

孝最得父歡心而無何當出後其叔氏廷尉公又當徙城居廷尉饒貲人爲君喜君雅不欲也曰奈何舍生父而父死叔且倜然遠膝下乎然命實出君本生不獲已官府又因割之以給軍興以贍學以賑荒費畝計者餘五千矣存者又瓜分予群從諸昆君固受瘠產千畝爾因之無年加以繁役公私費累百端交集產行且罄君奮曰丈夫當自力耳彼不階尺土者何人哉予產卽瘠猶先人遺也捐之何以見先人地下因偕吳碩人晝夜勤操力

作其作苦時不知有寒暑饑渴如是餘十年故產盡復更有所拓矣君少負經濟略旣不得用于時徒試之家家旣日起人始才君數從問便宜利害君掀髯指陳擘劃悉鑿鑿中窾又性質直好傾瀉輸盡遇人無親疎必爲忠謀至瑱規人過諄復泰切其人或掩耳走匿而君顧自如君卽以耕稼起家乎然獨好讀書書舉稗官野乘神農太卜青烏金碧家言悉獵其概間焚香掃室雜蓄古尊彝鍾鼎左右陳圖史二三故人時過從縱譚方以内外

興到則放舟二九或杖屨之玉潭善權諸勝間意  
泊如也亦脩如也與吳碩人白首相莊已丑鼓盆  
念碩人營生共事勞苦悼亡甚哀比君歿終身不  
復蓄一媵侍教子與春甚嚴爲延明師昕夕督課  
良苦至文戰或蹶則君意更甚安曰是利鈍有命  
也至課諸孫亦如之其明達又如此君固素強其  
爲人方面美鬚眉顏渥丹人謂任翁真壽者相而  
君亦自信也故與春當之官京師戀不欲行君奮  
起促之曰視而翁矍鑠何如乃作兒女子態上

天遠樓集

卷之十六

聖元

行舉大典覃恩在邇不及而翁任衣冠時以一命  
榮乎第勤而職有而翁在不貽而內顧憂旣君爲  
與春行後持門戶總中外政勤奮精明有加少年  
時無幾疾作亟趨與春歸而君不能待瞑矣得年  
僅孔齡耳與春尤悲以此概君一生人知君底有  
二天不知君更以是歷艱難人知君晚節亨泰不  
知君蚤蹟拮据以創爲守之勞與春云爾予固知  
之而自予知君終始一節或跡君率難近而予  
更心折其直或貌君鄙樸少文而予更心服其誠

當公病而與春未歸也予爲文禱城隍神略曰卿  
有老友任某是忠信質直人也卿占籍于斯賴任  
而寧厥居賸緩急死生是賴任亡是大喪卿也惟  
爾神尚克佑之嗚呼此可知君與予所以哀君者  
矣蓋克信君諱行甫其字別號止山生嘉靖己丑  
五月日卒萬曆辛丑六月日配吳碩人丈夫子一  
卽光祿署丞與春娶徐繼娶毛女一適太學生徐  
明羽孫男五名臣簡臣熙臣純臣皞臣名臣娶曹  
簡臣聘徐餘未聘孫女二長適諸生楊惟時餘未  
字曾孫女一字徐懋昭葬以壬寅閏二月日合吳  
碩人兆君嘗以例授太醫院吏目非其志故予銘  
君不曰太醫院吏目而曰待封光祿寺署丞銘曰  
汝死返真汝生逆旅穴廣土溫偕爾語配爲汝安  
處有友太史氏幸後汝死寔其銘汝更汝千載知  
其爲太史氏所銘尚無汝敢毀

天遠樓集

卷之十六

聖元

天遠樓集卷之十六 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十七

墓表

明壽官任北峰暨配李孺人墓表

鄉進士玄津周君墓表

吳母杭孺人墓表

明錦衣衛管衛事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

贈右都督介庵楊公墓表

亞中大夫太僕寺卿繼山王公暨配鮑宜

人合葬墓表

天遠樓集卷之十七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墓表

明壽官任北峰暨配李孺人墓表

今天子甲戌歲天下士射策南宮余校易得任生  
養心卷愛之寘選中無何拜濬縣令踰年聲稱籍  
籍部使者廉其治狀聞諸朝歲丁丑九月任生從  
濬遣使持書請曰養心辱在門下今獲效一官非  
養心能乃大父母之教也不幸相繼物故葬村東  
北之高原茲以家大人之命微惠一言表厥墓余  
乃按元城令萬君之狀畧其世系子孫姻屬而獨  
表其大者任翁河東芮人也名景武字衛民任翁  
家貧日操作前而娶李孺人亦能躬井曰有孟德  
耀風翁性敏好覽虞初家言時時解說亦自撰詩  
謳歌爲晉聲卽不協宮羽毋論已翁外樸質而內  
好文其慕文士如恐不見遣子良士業儒孺人從  
中從史教良士養心父也業成補校官弟子旣而  
以蜚語落籍校中始翁與孺人遣子學也歲大侵

里人止之曰翁嫗疏食不厭何暇令子咕囁爲翁  
不顧卒令就學及落儒籍則又曰曩固謂翁毋效  
儒也今何爲者翁復不顧益督其孫養廉養心養  
氣學養廉養氣今俱有聲校中養心癸酉甲戌歲  
連薦及之濬則間道馳過家謁省翁孺人若父母  
里人于是爭持牛酒奉觴爲任翁父子壽咸謝知  
弗及任翁謙讓曰此先人餘慶某不及此初 上  
新立優詔養老而翁以年七十以上有行義受冠  
帶復其家厚給粟帛如詔旨故養心未仕而翁先

被仕者服兄景文無子先卒有兩孤女翁孺人子  
之如已子又能急人之困數捐貲振乏孺人亦佐  
翁弗悵至養心貴益不輟里人愈趨附翁高其誼  
且曰任翁嫗行善若是寧能令子若孫不業儒乎  
孺人先翁卒養心迎翁邸中翁日夜以忠孝愛民  
敦實爲訓養心用是能其官徵有日矣翁謂養心  
曰始吾之來非以就女祿蓋以視女服官也女能  
官吾念已愜吾將爲首丘計豈久恩女爲養心不  
能留比歸則病良士迎醫診之翁曰吾年八十三

矣始願不及此奈何復效兒女子咀藥冀旦暮延  
也若念我者毋徼福作沙門事足矣孺人之終亦  
却藥斷齋其明智類如此嗟乎任翁其賢哉余觀  
漢史所載宣曲任氏之先以窖粟起富力田畜能  
折節爲儉富者數世夫人棄我取白氏術也乘人  
之急獲其贏利然猶以儉約先俗故富而主上重  
之翁隱窮巷厘厘資身而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  
當饑饉時治生不贍而務治儒卒以此顯爲閭里  
罕世之解任氏者則河東與宣曲孰賢哉余又聞  
里之人有爭輒就翁所亭質翁委曲解之無不洒  
然心服者蓋庶幾太丘之烈焉漢制辟賢良有道  
諸科假令翁生其世安車纁帛不後太丘矣翁雖  
身不遇而濬縣君所以章顯翁孺人者姑立表以  
俟

鄉進士玄津周君墓表

當督參周君客死燕中也余有成言以猶子之息  
字其孤且爲志而銘之矣乃其兄玄津君亦死辛  
巳十一月二十三日云其子之軾艸狀來謁余表

其墓嗚呼周君兄弟皆不及中壽傷哉君諱京字世臣別號玄津爲恭肅公用孫尋甸守國南之子方恭肅公位冢宰尋甸公以任子起家貴盛矣時諸貴游多擁高貲爲任俠而君獨折節爲應舉業慕瞿太史制義手其編日夜誦法亡何繇縣諸生入太學會瞿太史典試事而君遂中式人以爲其用心效也於是太夫人顧歿三年矣君不受賀曰第而不逮吾母吾戚焉母賀也辛酉冬當北試尋甸公病君不欲行迫公命乃行比試竣而訃至君

未遠樓集

卷之七

四

大恨曰生不獲封拜死不及含歛安用子爲屬邁末疾力學愈奮以爲尋甸公望之深也久之疾劇遂棄去曰已矣不復能爲縣官盡力乃日覽百家言以自娛終其身君性孝友友愛諸弟諸弟尤敬愛君每飲坐無伯氏不歡然家人未嘗見其有惰容戲言尤慎交游卽貴有勢不詘而韋布耆德則嚴事之郡守令來送迎唯謹非公事未嘗上謁人以是多其介云里中貧不任徭君出田三頃佐之比卒猶戒子孫以公家賦稅爲急噫賢哉生嘉靖

丙戌五月二十日卒年五十六世系姻屬具志銘中徐子曰余觀玄津君誦法瞿太史文而卒舉玄津君者太史也此其業至專精矣豈其三上公車而不及一第命耶非耶若夫孝友狷潔在貴胄而不驕謝純縉而弗御以方古好修君子奚愧

### 吳母杭孺人墓表

侍御吳君達可之本生母卒而艸狀屬不佞表其葬曰嗚呼是惟吳母杭孺人之墓杭孺人者萊州倅玄圃翁配也達可生甫踰月而萊州翁與孺人

未遠樓集

卷之七

五

命爲伯兄後君子曰屠孺人節是宜無子而有子且貴貴不得母其母則奈何則又曰侍御君乎是寧不爲屠孺人也子杭孺人乎是寧不爲侍御君也母孰調停是則造物者哉始杭孺人蚤失恃姊姊六人咸育于繼母楊而孺人最少卽婉孌敏慧不類他女父日惺翁愛之甚比長卽能善事楊楊亦愛之忘其非已出也居恒痛念生母亡旣嫁歲時必致墓祭以爲常日惺翁由吏部選人授普安州倅歸至淮陰卒訃聞慟絕者數四久而言及輒

陳涕其爲婦也舅訥齋翁已捐館姑徐太孺人在  
孺人自以不及養舅氏第精伏臘粢盛而晨興上  
食姑非手調不以進太孺人善病必躬嘗湯藥侍  
養務探志靡倦色太孺人九十而終孺人時已六  
十八矣而一慟幾絕哀感傍人殮含致慎萊州翁  
少以文舉藉藉諸生間赴舉取不遇人輒勞之  
曰安能強乎遂終其身晚用歲薦令萊嘉魚孺人  
從至則嚴局鑄防弊實內外斬斬以警翁于治比  
倅萊州孺人悉翁已倦游從旁從吏之曰姑耄矣

天遠樓集

卷之三

七

尚能戀升斗祿以爲養乎翁乃益決自解歸奉徐  
太孺人以終諸臧獲疇力耕疇工作疇女紅一切  
量能受署又時時飭七箸給賓客不以煩萊州翁  
也迨晚節稱母愛其子而能勞之至遠可尤恐一  
弗當嗣母心所爲訓督約束益謹層層人以節獲  
旌稱貞母于其鄉翳杭孺人是賴女蚤嫠于徐爲  
課其孤撫卹之令安意相倚不異在室時萊州翁  
莫年納一侍者舉子孺人字之若已出孺人端莊  
寡言笑尤躬勤儉率先其力指以供食指雖生歸

婚嫁詳狀誌中

天遠樓集

卷之三

七

明錦衣衛管衛事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贈  
右都督介菴楊公墓表

余讀漢紀諸楊之在弘農者蓋四世三公云明興  
高皇帝徙弘農大族實蒲而楊善甫氏在徙中其  
後有舜原氏者有聞洎襄毅公博仕至少師兼太  
子太師贈太傅於三世封皆三公襄毅公五子而  
介菴公行四其母段夫人也居歷下產兒二而公  
獨生生又岐嶷則襄毅公心異之屬疹發段夫人

夢張亞子神冠黃冠來慰曰吾位在斗杓之上是爲文昌且顯佑貴子矣已果無恙則襄毅公益異之既長頤碩豐下而髯目若岩電覽所授書輒誦曰一先生言不足學學百氏遂窮百氏而最好老莊及彭澤青蓮香山兒時琅琅讀易已復讀禮聶貞襄公聞謂曰兒何讀曰讀公等書何慮不公等哉貞襄以語襄毅曰善視兒于是襄毅益又異之且使卒業居無何而公竟以潮河川之役有大功陞錦衣正千戶非其志也閱百將傳見其鄉人守

未遠樓集

卷之三

八

判定天山之績亦沾沾喜讀其家言與襄毅論兵襄毅無以難甲子武試第一貌虎士無不心折者乙丑督理玉芝宮晉署指揮僉事時襄毅與武舉避不得試而益精其所待試者一夕携友登洪慈寺閣見西垣下光昱昱若墜宿衆驚失常度公徐曰豈魁星耶向一爲我來今復爾耶是冬公舉第一魁天下武士先是襄毅守薊鎮留公母子檀州會大水漂官舍有人疾呼曰一品夫人狀元在得不沒至是始應云故事當晉二秩公辭久之晉南

鎮撫司僉書以端慎待今上東宮上立睿子特厚晉署指揮僉事尋督昭陵功晉署都指揮僉事而同官格公議坐工苟完奪職尋爲署指揮使癸酉居襄毅公喪服除詔提督街道薊沙所也游塵蕩而山起西安門密邇大內齊民以衢爲厠穢甚軌交橫道上墊人足上乃命司空司隸更置城垣河渠公執度任力九關內外廩廩奉約束惟謹權豎歸其侵地比報功樓雉翼張道若引繩車塗涸次各有方游士至相詫曰誰謂京塵緇人歌如砥厥後慈寧宮成公勞尤最以彼其能何難昭陵哉冬改提督巡捕與緹騎約法十章豪重足一跡居職九年獲官私不法事三百五十四得殊死城旦春而上七百一十人郵罰麗事無枉撓者嘗以段夫人憂去任新司隸鬻獄輒思舊司隸矣所治卽豪馮昕用武犯禁者憚公心悸不敢對所釋卽盜宜輕平者從之因盡得其屬羣狐爲空少時侍襄毅公寢見有物人立而啼手拾之赤狐殪人謂楊季公不獨拳勇令斷獄亦如此狐矣晉都指

未遠樓集

卷之三

九

揮使至都督同知所賜予甚多至一歲數沐溫旨  
當奄保市權文武與爲市 上命公藉其家家人  
裸而鼠竄衾尚溫案有餘酒肉金玉寶器狼藉門  
內門啟羣校目眩指動公察其色異出門使解衣  
知其無有乃令出法不得闌出也或謂公固矣馮  
氏裸若卒何爲公莊語曰脫彼見金而不見我金  
亡我何面目見 主上乎且不虞罪耶已而有攫  
金者坐盜抵罪株連至今衆始心服公爲人廉無  
染紛華然有寵于 上先後所賜金幣蟒衣寶鈔

未遠樓集

卷之十七

牲醪之類不可勝紀顧不以自奉絕聲伎無他妾  
媵提所貯以待人之乏者數矣嘗傾俸入事其師  
姬先生死葬之撫若孤而衣食其窮友人或祀之  
或反噬之一切置不較也本貴介起狀元奉專勅  
者一奉公勅者一黜陟羽林者二詔呼堂上者三  
聖諭褒獎者十有一而滋益恭不侮騶卒不却田  
父之餉不以子行視諸吉士中官坐法寬之曰禮  
或路馬也及符卿察其屬符則抗疏折之不少奪  
顧謂諸僚若母魚服當豫且蓋公少而讀禮以故

得禮之中如此屢扈駕祀社稷享太廟耕藉視學  
皆成禮而退所居樓名介石則取諸易其書獄取  
訟爻爲多若終養治葬諸疏疑取諸乾坤六子讀  
之有傷心者方公與同卿公掖裏毅陞辭西下士  
大夫咸傾仰之及執喪孺慕弔客無不掩涕喪段  
夫人亦如之毀至嘔血數斗見先世玉帶撫之淚  
下哽咽疾作而殘得年四十三耳夫世受國恩不  
死忠乃死孝哉金吾之後兩執逆子以獻助成孝  
治安在非死忠耶沒之日大星殞東北豈卽西垣  
之所見乎 上爲賜祭五壇贈右都督公所著介  
石樓藏稿十卷姚墟墓異十二卷紀事錄六卷其  
子太史元祥若充祺元機若孫奕芳蒸蒸起蓋不  
減漢代諸楊之盛云

未遠樓集

卷之十七

亞中大夫太僕寺卿繼山王公暨配鮑宜人  
合葬墓表

太史氏曰大矣哉塵世有終浩劫無始穆化流行  
孰窺其涖逢掖者禪袈裟者士夢乎覺乎茲寔常  
理嗚呼昔者吾讀史王右丞傳而歎其脩然于人

間世也蓋自其三十而寡塊然獨居雖侍從顯貴澹泊自得輞川勝事標映千古獨其立朝事業不少概見則何以稱宰官度世哉廼今得太僕寺卿王公其高踪髣髴右丞其仕宦所至有聲績効而多子若孫則右丞不及也公既歿與其配鮑宜人合葬而其季子舉人大益自爲狀走荆谿乞余表其墓余因悉公生平究其去來蓋天地間清淳介之士大都生有所自歿返其真此非窈眇不徵

未遠樓集

卷之七

世系不可考相傳爲宋文正公裔云入明七世祖諱宏者居錫之三登里以人材爲浙省鹽運司判官有惠政又四傳爲封南京兵部郎中澤封公二子皆進士長戶部員外郎召次廣東按察司僉事間僉事公者世所稱仲山先生者也有重名其行事別載僉事公妃李宜人而弗宜子子而產甚艱僉事公患之假寐夢邵文莊公寶介一老僧乘軒入僧面有一痣覺而報產得男是爲太僕公公生而面有白景如痣狀遠長飲酒面愈赤景愈白

蓋徵乎二十補邑諸生歲巳酉舉于鄉益讀書寶界山房乙丑成進士出守武定州初抵任卽謁城隍神矢曰所不赤心庇民自常祿外而涉錢穀若贖鍰杪忽者有如明神既蒞事一切廉平不阿上官不受私謁州中商榷數千例歲報一而利其九公以九者募人戶買牛懇荒竣成業而後稅之民樂歸之逃亡者盡還歲編戶九則貧富適均有顯名族戶下下輒改上上當道者檄公覈旁郡邑無不帖服公事赴省禁里長供億出已資令具蔬食

未遠樓集

卷之七

七

稍加輒屏去國課徵解多宿弊繁擾不便公設爲條編法總計錢穀之數酌其緩急以爲先後開府洪公善之著爲令至今稱便民間種馬不堪用更于青兗等府重價市馬解京公請革種馬之條每年派銀市馬起解由是民無牧養之累治河征調躬爲謀勤惰而勸懲之事蚤竣朱大司空衡爲首薦囚有李讓以盜巾幘入重辟公一訊出之而巨猾數輩官吏莫敢誑何公以計擒實諸瀾當道爲特獎其事曰長者風裁廼爾至其清白之操車戶

綆汲必給之直民部公之喪倍價易素縞幣戶辭不敢受叱之去嘗勅書院課諸生傾橐贍其膏薪之費蓋終任不以一掬水累民質諸初盟倍勵苦節以薦遷農部員外郎楊太宰博重爲銓司擇人悉公清介改吏部驗封歷考功文選遷稽勲正郎部中例有納班罰贖入官者一切黜不用四方縉紳無論苞苴卽憫憮不敢進公念僉事公老請告歸侍養兩被召不起曰吾縱不逮古人肯以三公易一日養哉僉事公旣物以江陵柄國又十年不

出歲甲申臺省交薦時天子親政公憺然曰可矣遂起家原官尋陞尚寶司卿持節冊封益藩回中途請告不允乞南職陞南京鴻臚寺卿亡何引年乞休太宰上言鴻臚寺卿臣鑑清廉恬退可比古人天子嘉之特晉太僕寺卿予致仕公天性孝友十三喪李宜人水漿不入口哀毀幾絕其事僉事公務養志嘗患怔忡公衣不解帶者累月藥罔奏功爲築綠蘿庵奉僉事公往來臨眺甚樂病良已又嘗病劇公夜半率諸子望北斗焚香露禱

請以身代是夜僉事公夢天神界之藥一丸寤香液滿口疾頓愈事繼母袁宜人甚謹塲而慟一如喪李宜人其他恩洽九族以逮平生故人若同年之子賙卹援植備至其居鄉于民間利害指畫剴切民陰受其賜不貲邑張令丈量田畝初瀕湖之田十歲不一稔賦重民甚苦之公白于張令以山田最高湖田最下請並得調停張從之一鄉銜德昨歲己丑大旱公力疾從鄉諸先生旦夕露禱色甚慘或惻然止之曰公春秋高且病甚何自苦如

是公歎曰吾寧不知退休當自佚耶顧民窮極矣其可徼福于天乎吾何愛垂老孱軀哉病日甚以今年庚寅二月廿三日竟卒年七十一其配鮑宜人者生于嘉靖甲申卒于辛亥享年僅二十有八爲人婦幾何且去公四十年矣而其賢聲不衰可稱合德大益卜今冬十二月吉合葬青山蓮花峰之新阡其子姓婚嫁具志中者不述太史氏曰公大者在追踪右丞云公疾革猶櫛沐端坐焚香啜茗笑而瞑忽顧曰邵公召我我去矣言訖而逝高

標遠韻方諸右丞豈非異代同日者邪是可爲表其墓云

天遠樓集

卷之十七

十六

天遠樓集卷之十七

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十八

傳

周文恪公傳

李君世昌小傳

吳母盧孺人傳

封翰林院修撰孫翁暨配劉安人傳

盛少和先生傳

太醫院使朱君傳

金玄予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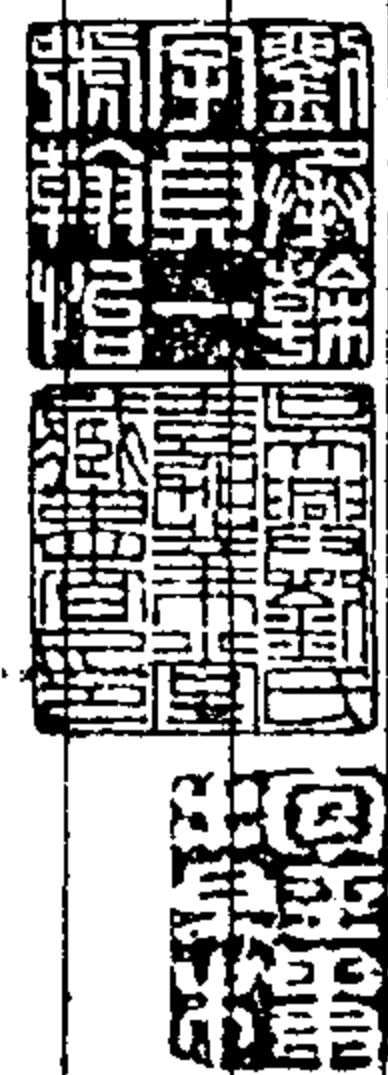
薛孝子傳

汪上林傳

天遠樓集

目錄

一



天遠樓集卷之十八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傳

周文恪公傳



周文恪公者名某字以方吳之無錫人也其大父父世有文斤斤好行其德具少傳志中公儼然以其文成進士讀書東觀與修世廟實錄裁會典直講筵三校禮闈士爲多士師復爲庶吉士師其爲兩京國子師更久若始終歷官之次孫諭德狀

未遠樓集

卷之十八

一

具焉以少宰位宮端屬且師太子而卒贈禮部尚書上爲出水衡錢治葬器遣行人視其封禮官議所以易名者曰文恪用會典成故公之脩會典也延諸掌故博問之蒐羅放失舊聞至稗官諧史之紀雜錄可若干卷大者著之典章餘藏家乘而所記載世廟初稽古禮文之事獨詳顧不得施用以卒乃公業已師天下無論相也公爲師敷教在寬嚴之間國子吉士與所舉士能進之公之師殷先生者荆川先生高第弟子也公師殷先生

未遠樓集

卷之十八

二

及荆川猶師東越河東餘干新會諸君子之說所私淑在伊洛間儻所謂先師則孔子哉於是天下翕然師尊焉語曰道統聖緒夫千秋之緒屬公不知公者第謂抱未彫之質不矜不爭而已公孺慕父母持豆箮數泣下事兄姊如父母賓其妻不以朋友之道將子日有日程夜夢如日則心開友人陸生死曰于我殯諸當路者不遺書嫌有所干請邊臣以百金交恚曰安所得是金而交我其卒饑矣嚴邵之當是時江陵爲相誅不附已者權傾一世入其戶外無公履也奪情議起臺省之疏爭出白門公獨升堂坐或謂公不當從衆乎公抗手指當彝倫字曰吾目在直見此耳不見諸公公所爲紹明先緒諸不悖彝倫者多類是然坐是竟不遷徘徊廂序與諸生遊處三年於此矣南雍故六朝地習爲華競都養而下鮮衣怒馬比于五侯宮側舊有浴沂風雪二徑士任放相倣爲狂不可禁公抗手當賢關字曰所稱賢者固狂哉一切律以繩尺占在擊蒙不爲寇歷試休沐視其等其等視文

文契于行也於是士羣起稱周周全者言無闕  
德云逡巡轉北雍猶故司業無何晉祭酒掌國子  
曰遂得徹侯爲弟子固善吾從長安門出見車如  
流水豈若耶驕宜抗胄子法燕諸生黑貂裘敝矣  
僅僅仰九關稅顧有奪糈者乃下令諸生諸生手  
持券來吾給若錢胥不得假諸生橫索錢也約僚  
屬無得妄用諸生錢一錢錢積幾十萬於是因太  
治學宮貧病者先月受饗死而無歸者卹士亦頌  
如南雍時往祭酒不三年輒遷公竟江陵歿始遷

天遠樓集

卷之六

三

乃彝倫卒賴公全所謂周全者也其教吉士視教  
國子而嚴居恒語吉士曰若等適庶常之選廩大  
官繙中秘書上恩隆厚猶思退食嘲風月牖下  
乎有求假者多不予假以爲常繇所升俊民與所  
教南北士吉士者大抵無慮千百人相君爲之歌  
薪槁焉公自以所事師不在祀典則師道終不立  
疏請祀東越新會及餘干諸儒議略曰世謂諸儒  
學離去朱子殆非也內外合一之學始朱子耳  
上第視所與呂祖謙書不曰求放心爲主耶諸儒

應祀上從其請竟祀諸儒孔子廟廷時東越新  
會學者操戈新安之門公爲諸生已冥診學脉自  
新安矣作諸書彙語二十卷目錄見聞十卷至是  
乃陳所見聞爲上分別言之令學者入彀其學  
有淵源如是公性喜書左圖右書無他嗜好所撰  
次有子彙綱目纂要史漢類纂選左國諸子韓非  
子唐詩國朝故實數百卷丙戌春宴歸當歲除  
理架上書若辭去者厥明逝矣實無少疾苦庶幾  
其師負杖逍遙之致哉公之子炳文炳謨以公命

天遠樓集

卷之六

四

師事不佞二子能讀父書斌斌世其家者也  
徐生曰文恪公有中書直閣記而不以視人相道  
其難哉少傅固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以公所養  
出潛攀鱗之才其爲河魴不已多乎且樹人相業  
也採掇條章黼藻典制煌煌乎燭于垣野絲綸之  
緒在焉非萬世相臣之師哉旣文且恪身範物先  
蛻然歸全若公乃所謂天全者歟

### 李君世昌小傳

靜海李生桂芳旣乞銘其父墓復手一編泣曰不

揣當先生世乎敢重有請也唯是祖德之泯墜大懼再拜稽首請爲作李君世昌傳李君諱德隆世昌其字年十三父塲母寡有三弟仲叔俱穉而季則遺腹生也一室窶甚君未成童鬻飴餽給五口及冠始更其業造酒蚤夜勤苦不數年居積饒益斥田宅當析產爲四仲未有子子君之子珏君謂叔季曰仲有子吾子斷不與其有也久之仲有子君竟引珏歸不利其尺寸其操志遠立言信如此君雖不讀書其治家甚嚴三幼弟旣壯稍有過輒

捷之一門之內聞其聲欬輒相戒不敢犯亦無怨言性儉固謹飭一草扉用之十年不敝年五十猶不衣帛曰吾常思困約時然能好施予急人于困每歲終粟帛周貧宗族鄉邦多賴之三子璋珏琇皆克家諸孫多秀敏在儒林

太史公曰嗟俗之敝久矣余概李君始終斯見成化弘治間所繇稱民風樸厚哉

吳母盧孺人傳

盧孺人者吳季子之母也下邳里盧公有女生而

應圖顧謂其妻朱媼曰骨相如是乃生我家然此婉婉者寧渠此僑田間哉居無何武城令吳公某聞盧公女賢大喜吾不能得邑人佐絃歌之治得此女琴瑟友之矣旣至他諸姬盛飾爭窺焉皆自以爲勿如也乃孺人輒引而侍其最少者之下曰兒猶小童何敢與諸姊並命則諸姬更人人稱之三年而季子生屏脂澤蘭佩衣故所服田間衣立武城公前諫曰公自愛公年往矣無論兒不敢當御卽諸姊膏沐將安施哉公慎自愛於是武城公

憬然起厚裝歸諸他姬之未有子者武城公捐館舍季子以爲堂構在書史耳置先世隙地不治孺人度季子終不問家人產則身代治之相地立籓與廩庫令上下宮室各有守無或勃谿棖杙墉砌任材必當僮役于工工役于室廩廩奉教戒室旣成里人指相語曰此故邑令家也其門高當有乘車者入云季子讀藏書其間出而見粟陳陳相因不知所由來乃孺人之力勸矣吳旣饒給乎季子得壹意治其家言孺人曰吾不能代若治之也負

若笈出就若傳問所以治經者毋閱牆于斯主與于斯反唇相稽于斯庶無負我綢繆之力哉季子拜受教申旦不輟咕吟顧數奇鬱鬱善病入太學更病則孺人令季子釋書治病山中時室中復有書聲蓋孺人督其孫繼周夜讀書也且曰若長與門齊門高惟若父子先後驅馳車入耳頃之季子病起應詔爲中書舍人日操管史局夜出左掖騶從甚多孺人聞而喜可知也業已病亟報至爲延數日乃歿視其婦蔣孺人曰季子歸若見其入我

卷之二十八

七

復武城公地下矣詹簿君馭季子之兄也念其弟素孝謹爲殯殮極誠信使無憾焉

太史公曰余與吳季子馳交其人昭質秀文君子也嘗與余言母氏有難能者六事具田先生志中夫嗇而務施蔬食而豐膳賓不踰閭而意周於族黨勤恇蠶織而不華其躬先人之子後其子師迦文絕其徒非至烟識何以有是其蚤自約敕亦有所授之也豈必詠螽斯服倉庚哉教誨爾子施于乃孫益恢其世業儻所謂女士非邪

封翰林院修撰孫翁暨配劉安人傳

太史氏曰人世之福若所謂富貴榮顯壽考者真宰以畀人若土苴然唯厚德不有其福者等諸飄塵逝颺然乃能有其福哉孫封翁與劉安人者今右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讀繼臯之父母也封翁諱臣字國英號雪牕家世力田居無錫之雙河至封翁之父守益始徙城居守益故長者能爲痘疹醫察吉凶生死十不失一人以爲神封翁生而凝靜寡言笑十歲從里中師受毛詩習舉子業弗竟而從其父受幼幼諸書學爲醫尋弗竟旦暮力耕自給絕不解世路機械渾然大樸有葛天無懷之風居平無他好獨好杜工部詩能倒帙誦也性慈甚不甚督太史君讀書而劉安人嚴晨必令背誦所受書未幾劉安人病憫積困未起太史君業蚤就才名藉甚每部使者都士輒第一郡守施公尤重之歲癸酉舉于鄉甲戌 天子臨軒策問擢第一人官翰林修撰滿考賜恩封父母當是時劉安人旣病不省而封翁亦固疇之故不以赤貧干人

卷之二十八

七

亦不以暴貴問家人生產絕不造請官府仍角巾布衣徒行或請其藥則謝曰吾安之而以冠蓋爲乎一僮奴不肯曰吾何以飽若屬有以通譜見曰吾不敢知病甚太史君進煖履曰新吾憶故吾不忍御也劉安人雖久病其未病時淑德懿行有絕人者不勝書獨太史君幼時飯隣姬劉安人譙訶召跪庭下痛掠之頂爲出血曰吾第令若起居毋何輒飯也嗚呼此可謂丈夫之識操矣不足概其生平哉

卷之六

九

太史氏曰梁鴻吳市龐公鹿門不聞有子顯者宋之馮翁夫婦累德而其子文簡公聲華鎮重一世嗟夫不有其福者能有其福封翁與劉安人之謂也抑不有其科名者不負科名則太史君哉吾觀馮孫之顯盛徵天道焉

### 盛少和先生傳

太史氏曰遊于物之外者其心閑而無事其所究藝術必精吳中世公卿亦世醫名與公卿埒曰盛氏御醫黃字啟生而髯侍 文皇 聖恩密叙

卷之六

十

家人語 上亟稱其髯不名啟東有五世孫更精其術功被大江南北皆知有少和先生盛翁其爲人脫踈當其作癖不可控揣斯其醫擅天下者哉盛翁諱應宗字斯因其別號少和特著其世系顯貴與翁生平起人于阨危奇驗不可殫述王大司寇元美誌其墓頗悉余不復贅大都翁診脉自世所謂名醫者皆曰寒翁獨曰熱皆曰熱翁獨曰寒以至曰虛曰實皆洞察出人意表皆曰其傷寒曰其瘧翁獨曰不或暴死投劑一服而甦或似亡恙竟不治其生死久近一一刻期不爽治老者輒決其自此壽幾何治婦人病已能令其有子治貧子輒密實金卹其窶于是吳越間所尸祝而願爲翁之子孫者有之翁白晢美鬚髯踈眉目葛巾白衿行山水間望之若神仙中人寒微有疾召之不待再而往劑必精至貴富有力人盛車馬迎之君不樂與周旋輒匿身狹斜或曠野中不復可踪跡久而強致之所得金帛輒隨手散盡性好聲伎有所善姬解琵琶音律翁晚節弗得是弗驩曉事者俱

不卽迎致翁而預置大舫鼓樂匿所善姬要之翁輒至一大貴人迎候浹旬始至已及門忽失翁所在蒼頭追遽跡之乃窺其鄰陋屋偃僂而進診窺人脉調劑已始過大貴人大貴人恚不敢言所過人嚴奉之重于卿相已而忽去不可留嘗中秋過大家伶優兩行盛供帳待月翁忽去跡之乃挾所善姬拍浮石湖中奏絲竹徹旦大樂人多謂之癡年七十餘幸內不衰瀕終屬歲除問訊相踵翁使志爲酒屬善謳者謳歌枕而聽之樂元旦示起色

已而熟寢至五鼓卒翁跣弛者跡乎其天性孝友以獨身奉母姜姜病亟刲股糝羹進之遂愈旣壽考終猶毀瘠逾禮嚴其伯氏如父其閨閭肅如也余少聞正嘉間吳中艸聖曰祝希哲其畫登神品曰唐子畏兩公當盛暑皆散髮裸飲雖以直指使者之重臨之傲然不屑也盛翁知有聲伎婦人而不知有公卿大夫故能精其術如此彼其所托寄遠矣近來自文章詞賦以至一技一能皆務遊大人成名彼其中齷齪甚事事不及前輩何論古人

哉翁五子之桓之植皆庠生余少與同師相切劘之揖世翁之業而名益藉甚之植亦庠生最幼之校今五子獨之揖在策所以不朽翁嗟乎翁不朽矣

太醫院使朱君傳

太史公曰皇人嘗儆貸季岐伯述哉邈乎保今聖天子曰臣儒蓋太醫院使朱君儒字宗魯其先吳江人自五世祖煜遷秀水君生而莊童時戲田間有道人偉衣冠睇視曰大夫哉則謂君父贈君彩若宗其以若而兒亢乎兒莊當其戲益莊且也

豐下及裴習掌故業弗竟弃去習聲律客謂曰李杜故坎壈君休矣君盍亦爲宰相燮理陰陽顧不得哉君大笑客曰吾給乎然則爲良醫度世耳君頷之醫石谿究晰樞素精舐理君從浹數旬盡其術埒名業挾策入都樞李人仗緩急尼之君夢捧日日五色訝靈甚輕旁一人曰太陽體輕清固爾占曰近君吉初尼者亦從吏君遂入都會大疫所甦起亡算名藉甚公卿間大學士表公卒腹痛不可忍諸醫皆曰旋愈耳方日次大還君曰旦明廼

間表視蔭志曰焉能待寧就木焉君投一劑果旦  
明廼間秦太宗伯召君徧邸中診視至其公子赴  
公車者曰旬當有變時公子故亡恙旬日竟卒秦  
公夫人似懷娠者十五月諸醫曰娠也君曰不也  
是積痰耳導之枵然已其奇驗皆此類也名益震  
都邑自嘉靖甲寅入太醫院爲醫士隆慶辛未禮  
部試第一授吏目供事 內殿萬曆丁丑進御醫  
乙酉進院判俄進院使累階奉政大夫而自今  
天子御極日被寵遇 上萬幾之暇覽方書得奇

藥名及左右以秘方進者輒問君君屢疏藥性燥  
悍非 至尊所宜 上嘉納丙戌正月 上御文  
華殿東煖閣召君及院判陸德元診視畢君口疏  
覩縷大指在清心靜攝 上是其言命太監陸敬  
記之一日齎諸太醫 上曰朱儒勤勞特予一席  
是歲奉 命診視潞王中使諭 旨欽哉旋奏病  
已 上說賜白金戊子三月召至乾清宮西煖閣  
診脉時 上感風寒進數劑良已六月中使孫朝  
傳賜瓜果諸品君所需被渥受知深時或 命內

侍諸醫者診脉傳示自 太后中宮而下悉和劑  
進悉効爲 上眷注匪偶然已蓋君自甲寅歷十  
七年供事勤勞于外若重城工所若會同館所活  
三千二百人有奇止名三千二百人有奇自辛未  
歷廿一年出入調護唯是 帝一人澤億兆人君  
之功長世哉辛卯九月卒于官年七十七子四人  
長國禎次國祥俱諸生次國祚萬曆癸未廷試第  
一人今翰林修撰次國禮孫五人大啓大謨大烈  
大猷大觀自國祚爲狀元天下重狀元因重狀元  
父謂君以子益貴非乎余習君長者旣精醫覃厥  
施夫陰德有陽報哉然則子以父貴耳  
太史公曰世以醫埒相其然相業在燮理陰陽將  
茫然取必于陰陽乎懇惻在民無忘保釐惠利其  
究陰陽自理醫家不其然民函陰陽隆古沕穆淳  
龐胡考散處域中幾君子國黃帝書若逆睹風食  
察晰秋豪膏肓二豎天地六氣所中庸詎幾有瘦  
乎當其起居如常顧危不治危顧旋治甘苦有無  
旋淺旋深宵渺紛不可詰以其神超越取之刻死

生修短不失聖者至幾岐伯醫家者流哉神託陰陽之朕其總無涯其燮理孰大于此古者望而洞垣一方晚近世切崔氏以難經六難顓浮沈九難顓遲數特標厥宗以統表裏總萬病然其說不越陰陽故脉一作衄肉爲陽血爲陰君心精脉所百不失一卒以充身昌其後幸哉君之不竟于詩也詩人鑿混沌破陰陽聖人刪而不作

### 金玄予傳

蓋吾友有陶彭澤云金君玄予是也雖然文中子

十五

曰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閉關矣陶公當晉宋之間得遂長往金君值盛明曰避地曰閉關甚無謂也陶公令彭澤僅八十日金君以莊皇帝元年丁卯與余同鄉薦凡八上春官不第始就選初令奉新內艱歸再補令遷安君欲仕仕且久異乎彭澤哉彭澤嬾甚讀書不求甚解君讀諸子廿一史等書輯其最精手錄累數十帙抑何勤也陶公雖暫仕畢竟稱隱逸君兩任稱循吏藉甚曰陶彭澤則何以稱焉雖然君故陶彭澤

也蓋同年中余與君最驩洽無間歲丁亥延致京邸與朝夕甚久君于世無所好獨好酒嘗曰雪蕙酒天下第一桑落佳亦復不減大都青州爲上平原爲下弱女非男故青州小從事耳君既耽酒浮之千大白不辭此其好酒與彭澤同彭澤真率欲仕則仕欲隱則隱不耻躬耕乞食君無醉醒遇人無親疏賢不肖輒輸寫心腹無隱天下詎復有詎之所慎而曾史之所忽者乎君真率詎復減彭澤乎君令奉新也邑人蔡少宰清嚴慎許可獨亟稱君不去曰其再起家蔡少宰當事則歎曰重簪吾邑大慰去思獨無奈新令無闕何爲擇善地得遷安其治遷安猶奉新也夫彭澤何所事事哉易地皆然其宦績同也君從遷安入計坊京邸其友焦修撰王尚寶出其橐中裝纖悉皆君手所籍記蓋兩歲中以俸歸者十八金行裝餘七金焦與同鄉醵金助始成歛云仕久能貧與彭澤之早賦歸去來同故曰君故陶彭澤也憶往昔燕邸君朝夕類然如玉山輒呼童掖之就寢明日復爾今不可復

作矣余舊銘君之尊人墓石而君之銘出焦修撰手甚覈是故其世系子姓不復述

太史氏曰自古以詩名以酒德著以名節標楷于仞之上何可勝道哉廼獨稱陶彭澤陶彭澤其究蔽以一言曰真甚矣真之難也風會澆譁彭澤吾不得見之矣得見髣髴似者斯可矣乃今金君亦豈可多見哉

### 薛孝子傳

本朝舉孝子由布衣起家洪武中李德成官至右

未遠樓集

卷之六

七

方伯張信尚寶卿永樂間權謹文華殿大學士張法保尚寶丞張仲賢鴻臚丞盛哉今乃得孝子薛君君雖布衣邑里聞風化之其名亦復不減公卿哉傳曰孝子薛名宰字明臣世居長洲雲和里亦曰陸墓鎮君本至孝妻尤氏有丈夫志操其孝亦復如君是故君之孝其格天也甚奇其孚于人也甚著君年十六喪母陳不克襄是時有父在君悉引爲子責號泣不已妻尤亦不曰有舅與夫在又輒悉引爲已責脫簪珥買地尋鉏地得甕金君不

取衆攘之盡已復得一鎚河濱或曰人攘之人遺之非也此物有神安知不自甕徙水中乎天叵測而甚顯又安知不固賜孝子一鎚乎卒用以葬母凡有喪親戚朋友賻之君有喪天賻之甚奇也君二十二刲臆甚深投劑療父父病痢久且死頓愈君初不知痛已而病甚妻尤籲天得以身代而君得終孝養君能爲人子不能爲之事方死得生尤能爲婦人不能爲之事方生得死天之曲成孝子孝婦甚奇也君嘗窟已地受此屋注水以便鄰不令知嘗夜決溉鄰田不令知其睦鄰不啻一家尤克相之家有耕牛食鄰蔬鄰與牧者于潮閩尤亟遺鄰粟倍蔬直謝過鄰愧之諸如此類甚多一里稱尤賢明故不獨君之仁孝甚著而尤之賢亦甚著尤死君不復娶獨居養父及後母比相繼塲孝子減衣食急人患難歲戊子己丑荐饑孝子爲粥以食里中饑尤所脫簪珥以獲金故得不廢至是以賑饑故篋在質庫大盜橫劫縱火此篋若魯靈光獨存夫人能于生前感格神明而尤能死後若

未遠樓集

卷之六

六

或謹護其篋蓋尤之助夫不貲而天之旌尤無窮  
又甚奇也君力田與十家比畦巨潭界焉所甿水  
輒涸悉注潭衆患之業且夷荒塚塞巨潭君志曰  
不仁哉力持不可趣買敗窰二座塞潭其塚經剗  
處不復生寸草此亦鬼神所以旌君陰德甚奇君  
生產甚薄好行其德自宗族逮閭里仗君如晏平  
仲其爲不善者憚君如王彥方郡邑大夫強致君  
鄉飲縉紳爭識其面君隱跡閭然名日益著

太史氏曰仕宦及富有力者能自致其孝不難顧

宋遠樓集

卷之六

九

不爲也薛君恂恂布衣先貧後稍饒備有純孝之  
實甚難吾僅見耳是宜援 二祖朝五孝子例舉  
以風勵末俗逃名名隨孝子其如嚮慕者衆何

### 汪上林傳

太史氏曰汪鴻臚居靜述厥考上林翁也蓋徵諸  
羣哭哭已各有辭云夫老聃死老者哭之如哭其  
子幼者如哭其父達者曰非道非非道也彼其致  
慨皇人之邈乎遐哉羊叔子盛德在人千載看碑  
隋淚則始死之羣哭可知哭也庸何傷皇人世都

相忘故不哭以一皇者之民而遊于今之世安能  
不自見其德乎羣哭斯見上林翁哉上林翁者諱  
一誠字明叔別號雪野歛人也父封都水公某母  
方太宜人舉二丈夫子曰忠愍公曰上林翁忠愍  
公宦遊四方仗節死翁始終事太宜人色養驩甚  
太宜人忘忠愍公之物也竟九十乃終君子謂上  
林之生孝埒忠愍之死忠也庶母張生伯兄文學  
其蚤世翁事張如嫡也君子謂翁一身身三子子  
職也其敦族族之人親喪待嬪婚媾待議資材待

宋遠樓集

卷之六

三

造患難待拯紛爭待解露處待塵歲歉待食以千  
計君子謂歛十姓九汪而八銜上林之德也迺至  
推及于親黨之至疎迺者以百計鄉人之沾滲漉  
無筭也德之不圖而負義甘心焉者置不較也君  
子謂不難上林之惠而難上林之度也僮僕訢訢  
若嬰兒依慈父母然君子謂白圭與僮僕同苦樂  
翁之僕有樂無苦也蓋無論內外親疎卑尊哭翁  
如一口矣翁由太學生授上林丞旋解綬歸徜徉  
泉石間生平無他嗜好獨法書名畫盈几晚節清

天遠樓集卷之十八  
淨獨處三十餘年郡大夫三上惇史謝絕不往鄉  
評益高之卒年八十三其子鴻臚居靜孝廉居貞  
從余未第時受業余與翁交誼甚久語具居貞墓  
志居貞先卒也季太學生居常諸孫茂德等並有  
文  
太史氏曰司馬公傳諸素封范少伯之勛而神仙  
也子貢之在聖門而聞性與天道也而與焉上林  
翁豈素封儕耶其清癯退然德讓君子也其施遠  
矣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十九

行狀

禮部尚書謚文恭履庵萬公行狀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少

保雲山曹公暨配呂夫人行狀

明故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敬堂韓公行狀

天遠樓集卷之十九

吳郡徐顯卿公墓誌

行狀

禮部尚書謚文恭履菴萬公行狀

萬曆丙戌致仕禮部尚書宜興萬公以十一月二十日卒于家訃聞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少保謚文恭吾吳自長洲劉少詹鉉歷事五朝以文章風節易名文恭距今可百八十年所而公始嗣稱云顯卿徙自長洲與公比鄰而居愛知公深而符璽

未遠樓集

卷之十九

一

唐卿則公長傳也公之諸子以唐卿所撰事徵狀公諱士和字思節其先鳳陽人六世祖勝遷宜興生壽壽生雄而萬氏始大是爲公高祖曾祖政祖與父吉爲桐廬訓導配李生公自祖以下用公貴贈禮部侍郎配淑人公幼有殊質五歲李淑人偶授白傳詩輒成誦訓導公心異之俾就外傳受小學公能踐行其語稍長訓導公命從唐太史應德游一見而語合相與發明義利之辨甚晰弱冠補諸生知名嘉靖庚子舉鄉試第九明年成進士選

未遠樓集

卷之十九

二

讀中秘書閣試兩冠其儔例拜史職將解館分宜置酒飲諸吉士次及公睨公曰是誰爲萬子者同館耳謂公曰子不留矣於是當給事中公請部得儀制司主事乙巳遣副周藩使事便道省訓導公于家以疾謁告丙午丁訓導公喪服除補祠祭主事當是時李淑人且老乞南便養遷南職方員外郎迎母至邸無何母卒旣免喪補南車駕轉南儀制郎已擢江西按察司僉事洎饒減歲供磁器以千計尋以按察副使督貴州學政貴故雜箐峒日茲乎手戟而馳卽儒生亡暇談詩書公時時召諸生前親爲論解飭厲其行俗爲之化云時登第已十有六年往同館者日益貴而公獨乞部且南恬然安之士論歸焉已未遷湖廣撫苗參政示以恩信苗人相謂曰前使者獸視我欲獵取之今萬公賢萬公吾父母久之聽撫者二十八寨就諭者六七百人時三殿工亟采木使者四出督以憲臣驛直旁午公曲爲經畫辰沅之民賴無轉徙辛酉拜江西按察使分宜當事公屢遷且宦其鄉皆非

分宜意也給事中阿旨媒公短曰是嘗踰簡書期者公趣裝歸中丞栢泉胡公撫豫章直疏白之會分宜敗即家以原官移山東踰年擢江西右轄裁賦稅多入之弊故事藩司政體兼總于左使右惟拱手受成而已公曰朝廷設官有左右非正亞也乃約分目治事乙丑轉廣東左民解京庫銀費不貲公稍徵運費令計吏領之民皆稱便丙寅遷應天府尹逆巡按御史境上一辭而行御史責公不以藩司禮待之及抵廣悉取錢穀諸籍稽公之出入欲巧詆以法亡所得則榜笞箠推吏以煮之吏有立斃杖下者一吏且死回萬公宦廣不應食廣地水耳他無所知御史怒愈盛摺撫不已新會泰泉黃公家居不一跡公府忽出謁御史御史驚且心詫已獨能致黃公也走迎之黃公入長揖曰老夫久不任筋骨爲禮茲爲萬公來萬公非可沮者御史齟舌不能出一語事遂寢公未之京兆道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南畿餉時去振武兵變未遠公謂餉所絀乏在徵不以時積猾蠹食又

不可詰乃條嚴考課議本折省遠倉處水允減則緩專委任六事給解者長單令各填所費刻石水次宿弊咸革已轉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諸所刻革一如督南餉事項之改禮部左會華亭罷相起新鄭公意有所不可遂引疾疏四上乃得歸由是天下愈嚴重公與雲間陸公通爲部使者首推薦云今天子卽位詔起陸公爲大宗伯而公以少宗伯攝大司成事時胄子有儇薄者公不譙訶第以誠厚處之士欣欣向化曰安所得萬公乎癸酉陸公致太宗伯去江陵方欲傳公論以收士譽遂以屬公公在南久未知江陵意所嚮第以陸公去卜之不欲行再請弗獲乃以甲戌六月輕裝入憇直所江陵旣接公知公不可暱然陽浮慕之公自以身任典禮見民間服用亡度喟然太息曰輦轂如此何以令四方觀乎因陳去奢崇儉數事言甚剴切爲宗藩創置格冊先以報生子女入格其請名請封選婚諸類各入一格賄蠹散落宗人便之時災稔踵報公奏杜倖門容戇直汰冗員抑干

請以回天意語多觸時忌不少顧也先是儀郎缺必代以祠郎會江陵用其所知自他部來代意祠郎必且缺望逾數月郎果稱疾不出江陵怒公爲力言無他有奸胥贗郎印牒冒官帑者事覺決曹竟作郎公復以正辨幸解江陵於是嘆公益甚方士倚大璫謀得官江陵主之而公持不可高帝約非宗室不王朱成國以江陵故欲進封朱又公戚也時俞旨且下公爲力爭不已于是中外皆心恚公矣乙亥秋南給事中余懋學上疏指切時

五

政江陵矯首禱其職顧因不自安一日乘間語公冀公一言飾其非公乃直詆之江陵拂袖而起公知時事不可爲卽杜門謀去有覘知江陵意者劾公衰懦狀宜罷公亦力請退得賜驛傳歸十年柄相幸璫相繼敗朝政一清旌帛所徵賁相望于巖中於是復起公南禮部公預引年乞骸骨疏再上天子重違其意特加資政大夫正治上卿用以表鴻逵之儀益異數云公通籍幾五十年家食者半在事未嘗忘退卽退而復起未嘗不稱疾乞

歸歸而聞一善政及一善人進輒喜聞一秕政及一不善人進當食輒爲廢箸得忠諫疏必盥手讀之公益非果于忘世者居二尊人喪三年不入肉當李淑人之就養留都也先以疾還公念之會有使事差可取道歸省公不少待曰吾忍以官置吾親哉遂棄之歸所司追以使事屬公得侍淑人終云伯兄司勳郎士亨居訓導公喪以毀歿公喪之不減于訓導公及再起山東憲長次兄士安以貢偕北上卒于邸厚爲歛送人謂天璽公孝友使得各致其情無憾也公爲卿貳歸年已踰耆事叔父莊甚不命之坐不敢坐有其旨必致之與唐羅二先生游二先生譚理學嘗疊不休而公獨務躬行曰學者馳騫玄虛解爲實際此何異捕風捉影案有所得第當反求其過若惻隱厥身去之斯已空言曷施乎議新建從祀曰文清功始學問而馴至上達文成純任德性亦不廢學公之意良有所重也故自事親交友進退辭受以至家庭語默動靜之微一切檢押不錯寸趾公性澹泊宮室輿馬圖

刻鼎彝之玩一不措意在貴廣凡丹砂名香犀翠  
珠璫世謂奇珍者室無一焉公初往饒唐先生贈  
以雙磁罌曰饒多磁乃以此蓋古有宰端谿不持  
一硯者然則宦饒者亦當乏磁矣公之行無媿師  
言哉縣故有舍焉所是公先世捐以予民者縣令  
徙而售地諸子欲購之公不許曰祖以予窮民而  
子孫廼取之邪少子曾之妻母且死貽其女田二  
頃公誠曾母納公之取予無問多寡隱顯亦不汲  
以爲名貴陽土官德公暮夜餽之千金公不受

天遠樓集

卷之九

七

至辰沅則水陸廩卽且並裁焉視江右篆積羨至  
五百餘金代者以遺公公笑而却之公嘗與人言  
吾自爲兩司始知實心任事卽是真丈夫又曰吾  
仕庶不取于人所不見始識得一廉字其兢兢隨  
處體驗如此所至以樽節撫愛爲主未嘗妄有興  
作或爲民計遠利如貴之義倉七盤嶺之開道引  
水廣庫之石樓輒捐俸爲之不足則斥公羨一不  
以煩民也福田之說公不少惑若忠節祠宇橋梁  
道路有所修葺則出貲佐其費唯恐後嘗建大宗

祠割上腴田共祀事族戚交游緩急稱貸不以乏  
爲解日食惟鮭菜單素敗繒未嘗輕弃或終歲不  
一製衣非賓祭不擊鮮也與人交和易肫至不一  
言人過然中藏耿介是非可否毫無詭隨故于分  
宜則以藩臬去于新鄭則以卿貳去于江陵則以  
秩宗去卽華亭稱志合矣其求去相位也大臣各  
疏留而公獨否此豈可波撼風靡者耶大抵公以  
廉節裊身以真誠應物居官若僅僅守職無瑰瑋  
赫赫以獵世譽而蹤後塵者則見以爲迴瀾旣倒

天遠樓集

卷之九

八

壁立千仞而不可及居鄉不隨俗冶化煦沫悅人  
而黃童白叟歌風咏德如赤子之依慈母學未嘗  
標揭門戶其行已立身不敢少越聖賢成法爲詩  
文直寫性靈敘事實大足感人維世學者方于六  
一先生語云不言而躬行我無爲而民自化豈所  
謂其人哉公旣寢疾諸子進醫藥公曰死生命也  
醫何能爲卒之有星墮屋東北城戍卒咸驚睹云  
公生于某年月日距卒年七十一歲配張氏有賢  
德與公儼然賓處者五十年能成公志累封夫人

生五子二女長春以公應爲南京後府經歷司經歷娶楊氏饒州府通判楊君阜女次習太學生娶吳氏汝寧府通判吳君士遇女次會娶潘氏邑庠生潘守愚女次智太學生娶徐氏次曾邑庠生娶楊氏福建布政司參政楊君準女四子張夫人出智側室史氏出長女適尚寶少卿唐君鶴徵荆川先主子也次適監察御史吳君達可子乙酉舉人吳秉忠孫男七孫女十四長德憲聘太學生儲君士元女次未聘俱會出次德懋會出春字之次某

九

次某俱幼春出次某智出春女四長受邑庠生曹君司政子聘次未聘次受國子監助教陳君灼子聘次受南京戶部主事蔣君瑞卿子聘習女一受宜春縣知縣蔣君應震子聘會女三長受太學生儲君士魯子聘次受邑庠生堵君定國子聘次未聘智女四長受太學生唐君魁徵子聘次受鄉進士吳君達聰子聘次二俱未聘曾女二長受南京戶部郎中路雲龍子聘次未聘經歷君兄弟將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阡相與扶服走京師乞銘而

先以狀屬不佞時直指鄧君還自吳爲不佞言公之卒也君適按部其地晨坐堂皇上見從史相向泣已視廝隸無不涕淚承睫者怪問之曰萬公逝矣今而後無萬公矣直指爲感傷顯卿聞是言不知涕之何從也自卜居得數侍公游公嘗爲少子曾營居他隙地不佞同往視工時方治垣見一巨石材可假山者公命椎以實垣工難之顯卿謂公卽不用盡徙俟他人不愈邪夫石未易擊擊石何啻百垣乃也公正色曰古亡國敗家斯一崇也不欲承吾子而顧之他人邪竟擊之顯卿沮怍謝失言至今已八年顯卿僦居湫隘田不數頃而曠乎自得公之教也公在兩司時以唐先生老咨咨念不置乞休者再今侍御吳君達可少師事公亦以未得視公含歛意殊憾之而符璽唐卿則先以行役赴公喪矣顯卿幸遊于其師弟甥舅間所觀感良不淺而自恨侍公晚不能博稽弘美聊綴所睹記一二云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雲山曹公暨配呂夫人行狀

萬曆十七年己丑八月二日前南京工部尚書雲山曹公卒越二十四日其配呂夫人又卒臺使者以聞 天子震悼並賜祭葬用全典贈公太子少保其子叅政君司勳撰次行實乞余爲狀余按其行實而書之公諱三暘字子泰別號雲山先世居句曲宋李諱天瑞者徙家宜興新市里力田敦行族齒繁衍勝國時紅巾賊起所過焚掠獨以新市有曹氏在誠曰此善人里巷也留之聞者歎異因

卷之九

七

相傳號留巷曹云七世祖顯三再徙琅玕里顯三生大一大一生孟霖孟霖生立世有隱德立生詔是爲公曾祖耆儒教授于鄉以公貴贈南京工部尚書詔三子長曰珂正德己卯魁南畿仕都察院都事季曰琨其仲爲公父栢庵公琨孝友端慤尤遂經術鄉子弟爭師事之名雋多出其門封大理寺評事物贈南京工部尚書栢庵公初娶毛繼娶史並贈太夫人而毛太夫人寔生公公生異質五歲能誦記十歲善屬文十五補邑諸生食餼公爲

卷之九

七

七

文不屬草援筆數千言立就每試占高等督學楊公宜藻鑑若神明不輕許可獨稱公爲遠大器唐太史應德設講席門下士甚衆公亦請問業太史一見歎爲異才終不敢名弟子嘉靖癸卯舉鄉試第五明年登進士第授大理寺評事 肅皇帝銳意于理詔獄屢下諸法曹比擬一不當立見譴謫公絕不窺 上指其所聽斷一意持平無不俛首稱服廷尉有疑問片言而決由是纖鉅悉付審讞獄詞出其手見者輒驚歎曰漢廷老吏也陞左寺副丁史太夫人艱服闋補右寺副陞右寺正先後滿兩考例不當守郡以忤時出守福建漳州府漳瀕海諸大猾多跳海與倭通至有陰引其入剽而規以爲利者倭因以習知中國虛實公嚴立條禁間出不測發摘其姦宄不悛者重治之諸猾股栗不敢爲非已而倭大入汀泉興化諸郡皆被燬掠惟漳安然獨完踰年入覲道聞栢庵公訃以不及躬湯藥歛舍日夜號泣奔至家辟踊無節絕而復甦者再三年不入內服除候補江西建昌府缺論次

當得分宜以建昌桑梓善郡欲索厚賄遣所善客  
譴意公正色弗應或怵以利害不動建昌竟他屬  
留邸數月始得山東濟南府公笑曰濟南何必減  
建昌哉濟南繁劇前守不能支輒病免公晨起坐  
堂皇公事刻期而辦日未晷庭中虛無人搜剔積  
蠹究極根源左右憚若神明歛手咋舌無敢私交  
關一語小民謁訴闢卒不敢呵悉得自達然不事  
苛細惟因俗爲政境內安之待僚屬有禮不求備  
獨接受賂者必盡法諸墨吏多望風解綬去隣郡

有重囚李華罪疑而家素饒推按者多引避久不  
決直指移獄聽公覆理公廉其寃當釋直指難之  
辦駁累旬日終不能易公議囚竟得釋歲庚申辛  
酉大侵公在郡久秋毫不染庾庫餘財粟盡出以  
賑貸又善爲調停餓者皆得食他郡來就食者卹  
之一如部民所全活以億萬計景王就封之楚公  
親逆于境以地方屢災厨傳不飭謝罪尋下檄屬  
州縣給之無過例左右有橫者當卽以奏聞諸護  
衛入濟南境皆歛戢所省費以數千計公兩典劇

郡幾六年當道以首薦章數十上尤以文學名藉  
甚巡撫朱公衡保留視學山東分宜銜公不報陞  
湖廣驛傳副使分宜敗改山東提學公慨然以復  
古教化爲已任與諸生約首重德行次脩古禮又  
次正文體不者有罰復時進諸生孳示立身大節  
躬自爲率士習一變都士任目不參閱往案次第  
不爽臨清州葉玠恩縣劉黃鍾前督學置劣等公  
悉首置之是秋兩生中式衆益大服閱文敏速暇  
日辟湖南崇正各書院羣諸生其中親爲改課說  
經士子聞所未聞日益振起若禹城高苑諸邑故  
稚少文一旦科第埒名邑尤善鑒人倫所稱賞不  
獨發跡科目往往以事功氣節表見爲名臣云陞  
湖廣布政司叅政會支羅賊負險叛湖廣四川貴  
州三省守臣奉 旨會勦公默自定計生獲渠魁  
黃忠分部壽其巢穴三省抵寧撫按上功賜白金  
文綺陞浙江按察使有縣令李松者疾惡過嚴偶  
註誤巨室以蜚語中之督撫劉偏主先入逮下按  
察司獄欲深文坐之公素知李廉直抗議力持卒

從末減陞江西布政使尋轉左藩司主錢穀出內  
藏吏多黠猾耳目稍不及輒生弊孔公巨細必親  
衡量畫一左右胥吏取充役而已公私本折俱懸  
常額示民出入如額凡借名增耗扣價多收減發  
諸后弊剔革殆盡諸藩宗屬數百千人歲祿不時  
給則羣聚而譁而急之則民又坐累公通融計處  
如期具給而以漸責辦有司民大稱便丁卯提調  
鄉場得人最盛程式文半出公手四方傳誦焉陞  
順天府尹將行有羨金數千盡封識于庫順天

卷之九

五

穀地中璫戚畹多行關請公絕弗與通有犯必實  
之法畿內一清通州有大猾規充官商攬市利挾  
權貴居間不行輒緣州胥偽造文牒冒役公朝捕  
而夕挾戍商民稱快先時京北轉巡撫率不踰數  
月公因言官疏留久任幾三載例當擢卿貳新鄭  
不悅公仍出爲雲南巡撫雲南雜夷難制公一切  
持重威德並施莽爲棘守棘變爲夏屹然稱長城  
云黔國沐朝弼驕恣不法官司莫敢問公奏言朝  
弼僭踰有端及今不圖勢將滋蔓 廟堂以黔國

權重虞變聽公便宜竟得罪人安置南京唐益州  
土夷言倉女夷安素儀合謀將爲孽先計嘗公知  
不可動乃寢朝弼既敗其子昌祚席故業張威聲  
謁御史臺馳入中庭公裁之以禮每謁正色需之  
入入則徐行無馳昌祚自是奪氣終公之任奉法  
甚謹滇人爲之語曰曹公在位黔國失勢滇故貢  
金歲有定額後漸增加數倍所產寔不能給而當  
事者懼以缺供得罪至搜括官藏羨金不足則搜  
括民間又不足則加算田賦編設官商求購于四

卷之九

六

川寧番越雋會州雅州之境以盈其數闔省囂然  
苦之公上疏力言公私困憊狀得減供復舊額他  
如議改折稽驛傳減象隻清軍伍築邊城等類凡  
十餘疏皆報可皆滇永久利也陞南京刑部侍郎  
未任給事中某劾巡撫時先期報滿不合新令故  
事巡撫先期報滿新令下公疏已至竟坐違令致  
仕已而言官特薦尋起家南刑部侍郎所治爰書  
明法得情一如大理時而朝熱二審代尚書事開  
釋冤獄尤多改南京戶部侍郎總督糧儲不急不

弛漕艘時集給餉軍士則時權粟直貴賤通以本折兼支之法軍士各得從便而公餉亦無損其條議豁浮額清冒糧平收放革包攬處倉敖數事所以區畫利弊甚詳儲政至今賴之陞南京工部尚書會有旨修理宮殿公規度周密費視昔省什之三而功倍昔什之四其他率作綜理亦如之官商運木貨緣輒得先納不則遲緩無時日或至折閱公立法監收以運至先後爲序諸營刺紊越者重創之繇是商無浮費木皆中直操江僉都御史

王其挾江陵私昵侵奪諸曹權漸及工部欲分權瀕江蘆課公引職掌與爭王知不可奪乃止江陵不奔父喪臺省阿承爭疏留其黨南給事中某某挾九卿而議將効尤之公獨正色曰何敢教聖世彝倫以告君乎卽具有疏誰肯署名趙太宰韙公言群議遂塞會九卿多缺公兼攝數篆勞瘁且病遂力疏乞休比歸供帳滿白門有賢哉大夫之歎居家十餘年未嘗一跡公府而監司守令常造請地方利病則爲之隨事剖析邑有西九者勢

甚洵湧邑西鄉與金壇溧陽溧水諸處舟楫往來輒苦風濤盜賊公言之水利使者旁開浚內河以殺其勢名閃谿河河成而西九爲安流日夜舟行無患邑之長賦者不支輒破產公創議置運人衆役輕迄今稱良法比連歲大侵歲捐粟賑乏又設粥通衢以食餓者道有露尸則買棺瘞之內外黨所待以舉火者數十人鄉隣有急卽所貸不取息施不責償者又數百人其爲德于鄉又如此臺使者薦董數上中外咸望大用而公絕不以赫蹏通

長安貴人長安貴人顧誦公才略風裁不容口竟未及大用已矣公生有至性事繼母史太夫人至孝撫其所出弟秉賜及庶弟叔賜有父之恩幼與從兄一賜二賜共鉛槧比就試公名前一賜乃自請于官不敢先兄二從兄相繼夭死哭之極哀與從弟西安丞景賜自同業至同致仕歸友愛如一日初柏菴公將析產衆議以嫡庶長幼爲差公嫡長竟與二弟均分而田更取其境墦者比柏菴公幼仍割橐厚撫庶弟妹婚嫁之生平耻用世俗機

巧鉤距而坐照人情人莫敢以貌欺其接遇人外  
若落落而真意盎然見一善輒稱賞不直有不當  
意卽面誚讓與其省改公正發憤靡所顧忌議論  
每屈一座人是非既定則徐歛鋒鏑恂恂不自矜  
也或以緩急來歸不輕許諾而潛爲極力有人不  
及知者君恒節儉自奉無兼襲非祭饗不特殺一  
衣常數歲浣補之跡纍然亦不厭弃子姪有豔服  
鮮履輒譙訶之其初新太宗祠及置祭田所費甚  
鉅不少愴初公入仕之二年忽遘奇疾舌腐潰不  
治遇一道人授之藥不兩日更甦新舌已而蹤跡  
此道人無有也自是體益矯健風神奕奕平日于  
聲色器玩一無嗜好尤不喜飲竟無疾而卒距其  
生正德丙子九月十九日年七十四嗚呼概公終  
始可謂名巨鄉先生也已配呂夫人寔克相之呂  
溧陽著族夫人從公貴初封孺人晉恭人後更令  
封云夫人幼有貴徵端靜不苟言笑顧聰敏女紅  
中饋不習而能年十七來歸諸姒或易其少已而  
心下之毛夫人嘗病月餘夫人不解髻侍湯藥者

亦月餘迨事繼姑史夫人亦復如事毛夫人或非  
分督過卽自引責無後言公未第時嘗授經于外  
夫人專治內總鉅細以故公經年不問家事得一  
意治經業以顯公所至以清白稱夫人亦躬布蔬  
屏去紈綺珠翠之飾公戴星出入夫人亦晝夜操  
作不解公德澤滲漉邦族夫人亦不惜脫簪珥好  
施佐之公未有子則勸之置貳舉丈夫子愛之不  
啻已出而督教之甚于嚴父公宦滇南夫人以道  
遠弗能從留總家務比歸而問成事亡弗當也夫  
人固丈夫才然有壺範雖造次絕不聞嗃嗃聲遠  
封夫人踰六袞貴且老矣猶勤約不改故操益精  
心奉佛日日蔬素炷香持誦誦則折艸爲記迨塲  
發所藏艸莖積數篋疾革教飭子若孫若諸婦神  
爽不亂亦無呻吟苦楚態蓋精虔有驗云夫人生  
正德乙亥十二月廿九日先公一歲卒後公二十  
二日年七十五嗚呼若公若夫人可謂同德麗福  
者非邪子男二人長司勲隆慶辛未進士任福建  
布政司參政娶溧陽史太僕際女次司直邑諸生

以蔭入太學娶華亭徐少司寇陟女蚤卒俱貳室  
尹氏出女二長適吳廣文守愚子布政司都事近  
光次適金壇于舉人明照子北部郎玉立俱夫人  
出孫男七長師儉邑諸生娶吳都事夢鯉女次師  
讓邑諸生聘吳宮諭中行女俱司勲出次師敬聘  
吳太學駢女司直出次師忠師節師敏師傑俱未  
聘亦俱司勲出孫女五長未字次字崑山徐檢討  
應聘子其次字余嗣子元潒次字吳與董給事道  
醇子某次字萬太學智子某俱司勲出曾孫男一  
女二俱幼師儉出司勲卜卒之明年庚寅十一月  
日合葬公夫人于南岳之新阡蓋公生時所夢卜  
吉壤云

明故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敬堂韓公行狀

莊皇帝首策士選讀中秘書三十人而長洲韓公  
爲館長余與公同邑同年而又同館仕宦履歷大  
同是故相知最深公且歿以二孤托余公卒之明  
年當事者業爲公請卹典治葬其長子逢禧乃

粗敘公行實謁余陽羨山中再拜稽顙謀不朽之  
託余謝曰是更有當世鉅公在雖然吾習若翁其  
平生非狀不能悉非余不能狀其以不斐而可徵  
之辭藉手哉公諱世能字存良別號敬堂其先世  
居鳳陽勝國時諱思聰者以避兵徙姑蘇卜居齊  
女門之北雲和里陸墓鎮遂爲蘇之長洲人思聰  
生達達生琪琪生永椿是爲公大父贈禮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永椿生宗道以公爲編修  
侍講再受封卒贈侍郎學士封翁元配邢累贈

淑人繼室陸累封淑人邢淑人娠公嘗感異夢既  
產曰符吾夢矣然終秘不言公自在襁褓有異稍  
長對客占對甚敏十三喪邢淑人哀毀如禮家貧  
廢學幾二年師曹翁勸令復就學公感奮篝燈夜  
讀無間寒暑暮年文藻蔚然十七出就試督學胡  
公錄取第四名赴舉時病瘵虐久不克入場屋憤  
而益病晝假寐恍惚關帥救之病頓已語具公所  
撰關廟碑每赴都士輒首等廩于學宮久之益奮  
勵投西山覺海寺習靜所栖斗室面北霜嚴寒氣

襲人甚其不堪如此而兀坐勤苦夜分不輟除夕  
不歸歲朝文課不廢然非博一第爲也其于經書  
務研窮聖人本旨閱大學誠意章首節忘寢食者  
三日恍然悟曰在是矣在覺海雖至苦行然每遇  
風日霽爽輒持筆研坐山頂臨眺有得始爲文間  
有吟咏隆慶改元丁卯與余同鄉薦明年戊辰成  
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推爲館長是時館師殷文  
通趙文肅二公並器重公而文肅公尤極國士之  
遇每歎曰韓存良佛地人也其堅忍乃可大受益  
館選羅天下英雋之士多少年不更事者而館長  
以一人約束之且當進館之始閣師館師處須早  
晚候教并有公宴公會之禮皆常規不可缺者而  
公一切置不聞惟務講究典故見諸實用爲急而  
感人以誠久之使氣任情者俱內慚心服無不就  
其約束竟散館四方異尚有如一家一人忘彼此  
形骸渾然于忠信篤敬之中授官之日雖詞林臺  
省部屬不同而相安相信無一人有言者癸丑館  
長馬乾庵先生冠于前後之爲館長者而公與之

齊稱由誠心能服人也嗣後相公答吉士候教必  
曰問戊辰館長云不然以文肅公之剛介重望意  
不可一世而公受知之深至此豈徒哉當散館公  
格在去留以朔望閣試每次必前列未嘗得第一  
名故也文肅毅然主留曰若不留韓存良者吾亦  
不復作官庚午三月授翰林院編修四月與修  
世宗實錄壬申七月充 冊封朝鮮正使賜一品  
服彼國嚴 天使甚謹所饋獻夥一無所受萬曆  
改元癸酉與修 穆宗實錄俄充經筵展書官甲  
戌分校禮闈得王應選等二十人多名士是年  
穆宗實錄成陞修撰賜金幣乙亥分理文官誥勅  
丙子與修 大明會典丁丑 世宗實錄成陞侍  
講 賜宴禮部賞金幣戊寅充 冊封楚府正使  
自己卯秋迄壬午春在告益究悉 國家典故章  
程手錄邊防若屯田水利之說成數帙藏于篋壬  
午起家仍故官修會典纂章奏是秋主順天試癸  
未再分校禮闈並稱得人補 經筵講官甲申陞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乙酉清理軍職貼黃

是冬陞國子監祭酒代余任公平生大節在孝每進諸生講說經義多名賢所未發人人謂得經師而諄諄勉諸生務盡孝道謂不孝不可爲人則又人人謂大司成非徒經師乃人師也是時封翁大耋健飯公日夜憂念謀請告歸養而封翁寓書力阻辭甚厲乃謀改南以便迎養丙戌夏當事者擬補宮詹缺公以親老力辭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扶侍封翁燕子磯臨大江甚樂居亡何封翁思故里遄歸不可留丁亥秋九月廿一日聞訃公以不得

未遑樓集

卷二十九

書

永訣一慟幾絕鼻孔垂垂若所謂玉筋者幾二尺許三日而瘡甚五日稍進米飲之絕無粒者十月初七日抵家拊棺而後始進薄糜蓋誓必拊棺而後舉筋食粥故也公時已年六十而過毀乃爾自是病怔忡不睡者三年尤痛邢太淑人之不待養也歲歲忌日痛哭不食竟日至年且七十猶然故博士王少湖先生且歎以爲不可及云庚寅召補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教習庶吉士仍經筵講官辛卯進日講官視院篆俄解院事佐部

轉左侍郎兼官日講如故公哀毀之後起家客至山迎太遲緩客多不堪有疾之者風聞之誤橫生議論上已洞察而公五疏乞致仕俱蒙溫旨慰留壬辰八月告遷葬假暫歸始得旨賜金幣乘傳公自抵家不跡公庭日徜徉泉石間嘗約余洞庭游余不果往公乃與郭光祿泛太湖登縹緲諸峰寓書告余曰僕使楚登太和絕頂見日華五色退之衡山之雲不足道也僕壬午還朝取道登太山日觀峰夜半見日出又使朝鮮所歷天下名山水大觀多矣又嘗從公張公玉女間今洞庭凡案間物乃若是奇瑋乎僕今且爲宗少文哉自是杜門不復出曰縱遊觀更不若宴坐習靜之遊無涯也一意內觀雖臺使者郡邑大夫過之不得一面竟以居喪時沉痾復作不治公平日持論以忠孝爲本課子務令先讀小學或曰奈妨舉業誦讀何公正色曰不讀小學不知孝弟不名爲人何乃論科第乎嗟乎此最瑣小迂腐事然可以觀公故前輩存心也其與人雖泛交必信公嘗自謂平生

未遑樓集

卷二十九

書

無一事不真無一語不實蓋實錄也尤絕口不談人過無論陰私隱慝卽人所共指摘者尚思曲爲之諱也其居官奉職務實心任事講讀纂修心力俱殫在京邸非詰旦朝講必丙夜始就寢白首勤勞如未第時未嘗見有一日之縱逸也性好法書名畫王大司寇元美太常敬美深歎服公賞鑒然重價所購雖所極愛玩輒復散失不存不復留意也公之治生亦然田土多荒穢不治性雖至儉自奉菲惡然居家不視簿書不問有無出入之數遺

纓蕭然其孤且稱貸營新阡矣至孝之實已著于居喪及邢太淑人忌辰而事陸太淑人極孝謹務說其志陸太淑人生一子有癩疾未病飢時生一子逢貴公授產誨育之皆所以悅陸太淑人也與伯兄存誠幼同學長同宦遊京師白首無間季弟世方貧而多子公抱養其第三子逢吉立以爲嗣未幾公自有子然所爲撫恤逢吉者愈至爲擇娶于華腴之族督課其業得補博士弟子員復以六白金別營居室先後割田六百畝迨公晚年奉

命歸宗承祀世方弗果爲子而三十年視之不殊已子他若教誨諸姪贍宗族其厚類如此終身德其師曹翁及北部歲時墓祭致哀歲戊子大侵贍學仍置學田又出粟贍飢民所活無筭外似醇謹言事若不出口言有操持無巽言屈節第凡事不欲矯激爲名高尚實惡浮不言而躬行以故競名逐譽之世知公者甚鮮也公生嘉靖戊子十月初七日卒萬曆戊戌七月廿七日年七十有一公不歿婦人手疾革所嚴重友徐聲遠往視公已不

能言聲遠曰一切有某在謂余也公領之則又舉西方號令持念勿散亂公復領之氣已絕弗瞑聲遠復大聲曰一切有某在乃瞑嗟乎公之托余深矣余安忍不狀其生平哉公娶沈氏累封淑人無子貳室姚氏生子二人長逢禧以蔭入國學娶國子監助教橋李李君原中女次逢祐聘承天守王君禹聲女沈淑人生一女適富陽丞郭偉又貳室鄒氏生一女適太常少卿王公世燧子州學生士駱孫男三人長阿連聘臨江守顧君起淹子邑諸

主承模之女次阿雙次幼孫女一人幼皆逢禧出  
公未病時卜地在吳縣蛟龍山西山最勝處面太  
湖七十二峰若几案間物也逢禧卜以萬曆辛丑  
正月廿二日葬公所以不朽公所以植公之二孤  
有當世鉅公在

天遠樓集卷之十九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二十

程論

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萬曆甲戌會試

聖王御世之制萬曆癸未武試

漢唐宋黨人之害論閣試

程策萬曆癸未武試

問古大將立功閭外者云云

問兵不識變難與應卒云云

程表

擬上以御製聽經筵官講大學衍義詩

示輔臣輔臣依韻恭和 命彙爲一冊

名曰翊學詩謝表嘉靖六年

擬以新建伯王守仁檢討陳獻章布衣胡

居仁從祀孔子廟庭三氏子孫謝表

萬曆十三年

天遠樓集卷之二十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程論

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

萬曆甲戌會試

聖王以一心爲保治之本其守甚約而其爲道則甚遠也守之約故日兢兢成業之遵而不敢易而其爲道也遠則不安於繼序習傳而勤思乎成業之外而治於是乎益隆夫天下之治未有無事而致者雖當守成之世太平之化旣洽而前王之所

天遠樓集

卷之二十

一

規恢海內之所思企必有曠而未盡者此非可以僅僅保業無所事事爲也故古之聖王知其爲道之遠則其所自期者常無窮而其心常不敢以自易故術甚約而易操蓋臣察相舍是無所效之君矣於是先之以防微之儆輔養之法而後及乎經畫綜理之猷用能保世滋大成業流光而天下之盛治益以至蓋程氏之言曰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本之周公輔相之功也夫成業豈易守而盛治豈易致哉天下之勢滿者易損崇

者易墜故繼體之君當謳歌諸頌之時則崇滿難持而佚樂易動其於前人之業進之不能以寸而退輒至于尋丈之遠是以聖帝明王創業而興至治者固難其守成而能致盛治者尤難夫守成而能致盛治則必其計慮長遠張設注措有出於故業之外者而顧可以塞聰去智安坐而理哉又可

以程衡石課文例屈萬乘而爲官人使吏之守哉故曰主術約而易操不可不察也且成王之時何時也諸侯執玉來朝者八百而公也負展臨之文武之德未成於上而三監之叛甫定於下所謂遺大投艱於朕身蓋成王之責而亦孰非周公之責也一念侈或以逸豫滅厥德一念隘則又無以擴前人未竟之功將成業不可保而况盛治之致乎武王之告康叔曰若稽田爾其疆畝若作室家爾其墜茨若作梓材爾其丹雘蓋聖人以成業貽之後欲其觀揚光大期之甚遠如此而繼之曰無康好逸豫則其一念寅恭祗懼以爲致治保業之本者固歷先後戒勉無異詞而萬世守成之法可謂

天遠樓集

卷之二十

二

一言以蔽之矣於乎此周公所以輔相成王之心也夫成王以前夏商稱守成之主若啓若太甲後先相望奕葉相輝非所謂繼世賢君耶夷考其時自敬承允德而外禹之典則湯之典刑不少益焉故以稱守成則有餘而語致盛治未也何者彼皆順其時率其分如是是可以安享吾治則亦已耳廼周自文武至於成王風氣日開人文不得不備矣情僞日滋事至曲防之慮不得不詳矣規畫已具節目度數之繁不得不徐議而第舉之矣使公惟

蒙安襲慶期於舊服是續而曰吾如是守成可矣則文武有未成之德而中人同未有位天下萬世其謂之何是故公於成王欲其知成業不易守也又欲其知前人所望我者不止於守也則日夜鯁鯁然以身任制禮作樂之責而舉其至難至約者致之吾君之一心使其慮常先於至遠而精神日流於天下故天下之勢方有泰山之安吾視之若累卵而不可圖君心之慾未有熒熒涓涓之發吾視之若燎原襄陵而不可制是故語之稼穡之艱

農桑之苦而使知勞語之無湛樂是從無淫于遊觀而使知檢語之天之難諶而使知畏語之民之咀怨而使知恤語之母亂先王之正刑而使知法蓋自古大臣致主披心析膽以相劇切者無若是之諄諄矣而選建賢良以自輔其不逮則又有篤仁好學者誠立敦斷者潔廉切直者博聞彊記者立于前後左右而禮度之量不曠于目王不博典傳不嫻威儀師則詔之不厚黎庶不中刑獄傳則詔之而聖詰之談不輟於耳綴衣虎賁必簡常吉之士官伯內宰必用興賢之佐而檢省之義不虛于躬噫又何其防之密養之備也則以繼太平之後君心之易動于佚樂而崇滿之難持大業之難究也蓋成王自爲世子至於踐祚豔誘之色不關陵亂之聲不理遐異之珍不奉操斷擊搏之書不習觀於閔予訪落敬之小恭諸詩則知周公所以斧藻王質而彌縫其闕者可謂至而無遺憾矣譬之決水自源測景以表惟其大本先定而末從之然後風之禮樂散之詩書齊之衡量制之微纒藩

飾之以文章拊循之以恩厚天子穆然深思於上而三公九卿百執事庶民競勸於下故周禮一書至於斯興冗猥米鹽曲折有文武之所未及措意者事有宜適物有節文周道因以大備而其效至於刑錯圖空九州清晏方外之國無不重譯獻琛贊於廷而後嗣得遵洪業不下簾席而治者且七百餘年則以其臣主一心而精神日流於天下故也視之夏曆太甲守文師故僅無墜前人之統功實百之益明保助迪之際淵蚰漢蟻之中而公所

未遠集

卷之十

五

以爲周書卷之十計者固已通四海萬世而覆孟之矣故其守之約也天下之大本也其推之遠也天下之大業也夫本端故成業守而弗替大業補故盛治垂於萬世美哉深乎公之爲周也正君心者所以寧天下也匡主德者所以厚蒼生也故曰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矣雖然公豈自驕而功之哉公之心所謂惟忠惟孝日惟無疆之恤而已故不以寵利忽危亡之戒不以流言易几几之度不以叔父多材廢吐握之勤其致治也曰篤前人成

烈已爾其守成也曰皇自敬德已爾而公不與也何者人臣分義同于罔極聖人尤性於分義焉者則雖以臣攝君以守成兼開創集千萬世所未有之勲以奉其君亦非有加於常分之外故天下萬世所爲功皆大君之功也臣子之分也大君言功臣子言分故曰事君若周公者可也

聖王御世之制萬曆庚子武試

師之爲制也聖王所以因時而矩衆也衆循其矩而和寧之理得矣今夫君人者首出而御世以御

未遠集

卷之十

六

衆也衆相忘于道相安于治教之而不誅無帥而自威豈非盛皇之軌哉顧時異事殊權力相軋姦僞萌生貴在師旅之備聖人有大方焉面勢陳矩上下畫而守之如良田之有畔封圻屏翰舩折校聯各得其衛上不積重下不畸單則制得而天下安萬世和寧可謂善御矣故能寓邦政于武備齊億兆于步師攝皇王之名於勇智無不得也要以兵民合田賦均將相同途而文武一道若是懿耳中略曰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衰又曰

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爲之制夫制者制人以道也矩也者所以定制也觀盛衰度得失因時而矩衆所以明備也其言主不可無德不可無威臣不可無德不可無威蓋臣主異分而威德相承均齊方正不容紊越則矩之象制之體也易以道陰陽豈非盛衰得失之林哉訟者兩家之難一太之是非先王以爲必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其徵爲起衆觀而度焉爰受以師故夫大君者觀盛以知衰度得以知失四荒爭道而入貢九賓馳象胥

走議禮如訟也將無徵斯師也乎我則備之百辟爭先而入朝官質宰宰質王平反如訟也將無徵斯師也乎我則備之萬民爭趨而子來車轂擊人肩摩紛綸如訟也將無徵斯師也乎我則備之彼太平之象極治之風聖王見爲殷軫膠鬲其究爲師其徵主兵而不敢不備也於是取象地水銖累井丘區畛畿服頭會生齒矩衆而垂之制分土冢君卽爲分民分民衛君卽爲分旅蓋因時設備而制定矣猶之神駿出阜藝美和柔豈其有銜縶之

變然躡景倏忽緩急不如人則必有執靶操勒之儼六轡在手乃得所御故吉行恒于斯師行恒于斯也聖王御治世若亂世存朽索之慮而勤其控制綱維中外如騶服然是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善制之效也語以其制易所謂容民畜衆是已天子六師六鄉六遂之民于是乎容能以衆正有其萬乘方伯三師三鄉三遂之民于是乎容能以衆正有其千乘諸侯二師二鄉二遂之民於是乎容能以衆正有其百乘輕重相權多寡相參而矩耳焉十起之數以中調發調發者九居而一行三單之數以中番休番休者五居而三行行者不告勞而居者不稱逸此矩以與制者也一夫持戟八家裹糧而實其橐百府豐貯小宰徵發而給其餉食者無赧容而餽者無疲色此矩以賦制者也其在大封之役悉他國之甲奔走而從其事發本國之藏量腹而授之殽主不以爲惠施而客不以爲功庸此矩以權制者也遺人委人廩人之積臣主交執其美以行德惠而斬牲戮社收孥殉衆各申其

威夫自御輪一周業有成言上至天下至淵惟是將軍之制則雖以二師之號令行六師之威命靈爽而不爲過蓋耀德惟王而宣之自下作威惟辟而克壯于臣藉令主德什九將德什一主威什九將威什一設矩之謂何軍旅之衆且仇讎其帥領矣然反是則尾大不掉又足以賈跋扈之禍故將之象曰夫人尊于君也曰長子貳于君也尊于君斯並制貳于君乃無踰制然後總其兵賦而運其權此又矩以賞罰制者也是四矩者一以爲輕一

九

以爲等二以爲義左一以義右是泰豆氏之御也御世者之善經不可不察也以御士者尚其法以御將者尚其術以御世者尚其制御世則無所不御矣是故國畿之外曰侯甸采衛曰蠻夷鎮藩內外遠近各安其所大無并吞之漸小無侵削之虞非封疆之制乎經界之立以象營壘溝洫之浚以象險阻耒耜者其行馬疾黎也保伍者其約束符信也非井田之制乎蒐苗獮狩施之四時辨以鼓鐸鐸鐃之用教以疾徐進止之節旗物號名各則其

事會同饗祀均別其等非禮樂之制乎散軍而郊射將帥之士使爲諸侯裨冕擗笏賜履胙土馭無形之兵牧不介之馬三五臚列享其榮名非爵祿之制乎觀師之制聖王所以御世之制無不舉矣王者厝注率命曰政惟大司馬獨掌邦政非以御世之制在耶故聖王非以師毒天下也經文緯武而合其樞衷道襲德而幹其本建威銷萌而保其成時之所值有不得不然者聖王惟因時以矩矱耳是故衆起而不焚衆正而足王四荒譯至無或執言于邊鄙言辟承德無或執言于外藩萬民仰流無或執言于里閭訟端猶絕師旅安興何也聖王防衰于盛故常盛鑒失于得故無失也斯其爲王者制人之道哉在昔有周師尚父釋其麾鉞而周公以御世之制夾輔王業當是時投戈執邊猶然膚敏也曰有事以汝將舍耒耜登猶然田畯也曰有發以汝軍譬若九州一土滙爲百川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制兵不外於制民天生民而立之君能制民乎斯無所不盡制矣晚世之制錯出

而岐決漢兵三變唐兵亦三變宋又裂而四之德威上附則官繇德威下附則主孤其於威衰得失之際無睹也卽御士御將漫而失紀乃無論御世已故三季卒以無制亂嗟乎圯橋之授中略在焉遂爲帝者師然漢興僅僅守番休之一法奈何聖後王之必循矩哉雖然有言有令稱制者民服無言而化玄同者民忘中略揭三皇夫非立經武之極也乎彼其三令五申繆名節制永濕而繩之力寔必絕踰坊越檢急若突圍廟堂不得聞而轉便

卷之三

卷之三

土

文以自營卽有制誰其遵之繇斯以譚三王之制離而合者也文武棣通焉後世之制離而離者也以心爲畔一師而千萬心矣善御世者酌皇王而定制揆離合以矩衆斯得之矣

漢唐宋黨人之害論

閻試

余讀漢唐宋三史上下數千年間反覆其治亂之由其禍皆原於黨錮未嘗不深痛方正之不容於世也嫉奸邪之害忠直也憤國是之不定而賢否混淆也惡利口之亂是非而因以覆邦也悼時君

聽之不聰至于垂亡而莫之覺也詩有之曰善人云亡邦國殄瘁其漢唐宋叔季之謂乎世之論者皆曰哀平短祚桓靈失御中移新莽卒隕卓操漢氏以亡中官典兵而擅政悍將據土以連衡尾大不掉唐氏以亡浮文繁冗武備不修凌夷廢弛宋氏以亡漢撓于權臣唐威於方鎮宋蹶於夷狄茲固然矣而豈深究事機之見詳考禍先之論哉諺曰木必朽而蠹生之物必腐而蝕最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夫賢才國家之元氣刑賞君人之紀綱

卷之三

卷之三

主

元氣索則支體痿痺紀綱紊則宗社顛危國家之敗恒必由之漢元帝時太傅蕭望之與周堪等四人同心輔政而中書令弘恭石顯比于史高反誣望之黨與相搆誣上不道乃詔收印綬而堪等連坐自此忠直退而奸宄用政出閹宦祚移外戚逮熹寧末中官以李膺按殺張成讒其誹謗朝政疑亂風俗廢錮終身旣而中常侍侯覽復怨張儉令人詰其私相署號共爲部黨詔捕獄并治前禁由是睚眦怨隙因相陷害濫及無辜死徙禁廢七百

餘人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天下翬然喪其樂生之心而盜賊蜂起標劫州郡卓操之徒因而乘之卒竊神器晉唐之中葉李德裕牛僧孺等互樹私仇報復傾軋垂四十年延及朝之名士比朱溫繼入悉投白馬清流既填而唐社遂屋宋元祐間章惇呂惠卿輩疾司馬光變安石法在朝正人悉指奸黨於時程蘇門人亦自分朔黨蜀黨洛黨而小人因得以囹圄孽其短遂致貶竄斥逐邦國空虛卒召靖康之禍宋室既遷復蹈覆轍宰臣柄權一時朱

卷之二十一

三

蔡君子悉稱僞學法網益密元氣盡索而宋不復振矣是漢之禍不起於莽操而兆初元建寧之黨錮唐之禍不作于巢溫而萌于會昌大中之黨人宋之禍不始于金元而根于元祐慶元之黨籍履霜堅冰其所由來漸矣且朋黨之名不嫌于治朝而朋黨之禍獨慘於亂世苟人君兼聽不偏乾剛獨斷人臣同心共濟義無私交則何虞乎朋黨何患乎小人昔在唐虞蒼舒瞽叟二八爲朋贊贊窮奇四凶樹黨然卒無損于堯舜之德者則如神之

智四目之明實照臨而旁燭之其在成周朋如閔天散宜綢繆十亂黨如殷孽頑民連結三監然武周之明至今不蔽亶天聰明公孫碩膚信如詩書所稱也漢唐宋之君何如人哉恭顯召聖之詰廷尉而元帝不省爲何事陳實不肯署李膺牒而桓帝不究爲何因牛李以維州之故報復而武宣如贅疣石王耻書元祐碑而宋君如木偶正邪不分臧否莫辨斷易牙之舌而太牢藜藿之味混矣膠方臯之目而驪黃牝牡之類汨矣塞晉曠之耳而

卷之二十一

四

咸美鄭衛之音亂矣胼叔均之足而稊稂稊莠之種雜矣反觀之明旣虧偏聽之私又惑何以別天下之是非故是以毀璫璵而秘硤硤棄周鼎而寶康瓠擯大呂而登瓦缶鋸鉛刀而鈍太阿逐鷦鷯而縱鴟鴞脫騏驎而驟寒驢小人引用君子削迹欲其不亡得乎抑論其繫黨錮之禍起于漢蔓延于唐而尤雜沓混淆于宋漢以小人而攻君子邪正不容其理則然唐以小人而擠小人利害相攻其勢則然宋則或以小人而攻君子而君子亦自

相排擊焉茲理勢之大變亦豈世運適然哉卒致薰蕕共槁玉石俱燔其既可勝言哉故漢之既以篡唐以弑而宋則舉族北轅禍亂之相因豈偶然耶雖然禍福不替在天而轉移之機在我天不能以有陽而無陰世不能盡君子而無小人易也者扶陽而抑陰之書也乘承相應遠近相取愛惡相生爲朋爲黨雜然以示人矣在泰之明夷曰包荒用馮河朋亡此以君子之朋而能處小人之黨者也在否之訟曰包承小人吉此以小人之黨而能

五

容君子之朋者在渙之訟曰渙其羣元吉此小人自散其黨而附于君子之列者也同人之彖曰同人于野亨此君子以大同爲朋而小人之黨不得以議之者也易爲君子謀亦所以爲小人謀也漢之李膺張儉能包荒以處小人而自撤其朋比之私則禁捕之禍弭矣唐之牛李能渙羣以自散其黨而求附君子則黜逐之禍寢矣宋小人能幡然從包承之吉其君子能擴然盡于野之公則剝廬剝輿之禍息矣何此義不明而紛紛交擊不亦

深可悼哉噫黨錮非小人之禍乃天下善類之禍宗社生靈之禍也漢唐宋之君不能鑒別精明乃致禍延宗社毒及生靈固莫如之何矣後之以道事君者無爲漢唐宋諸人之續可也易不云乎知幾其神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苟非斯人安足語此

程策萬曆癸未武試

自古大將立功闔外者曷嘗不仰籌策廟堂之上哉其時君臣相與認認深計若借箸而畫聚米而譚留屯渥中則璽書詰其便

天運集卷之三

其

宜用兵淮西則中丞察其形勢皆謀得於內事舉於外多算之効可睹已顧兵事稱機因敵轉化難以一議拘也舉成算而授之謀不思先傳權不疑中御遵何術歟乃匿師馬邑蹈不密之機頻甲遼陽貽無功之悔豈謀臣之計有所失歟能如李廣從之東道勇如賈復殆於中山豈將臣之材束於御歟單于請罷塞休吏卒便計也而侯應獨違其議陳湯誅郅支空康居專事

也而向永竝列其功豈廟議與將權故相左歟則何以裁當否制操縱也法曰主孰

有道將孰有能諸士誦習而通其說久矣

試列其得失準以今事詳著于篇毋徒効熟而曰議論當省事權當重也

古者君臣將相同道相求同心共濟文與武其名未分而遠謨雄斷上下兼資孝友張仲文武吉甫宣王之心寄此兩人者兩人者亦相與調護王衷恢弘帝略而交有所以慰其心當是時召虎方叔諸賢靡不各殫其才以效厥職期於佐武服奏膚

功故平淮

征荆獵狁于襄後不再籍兵不久暴萬

士

世歌天保采薇焉古大將立功未有不稟廟算者夫何以貴廟算也君相猶之心官焉五官效之靈而心含其靈以授之職是故極手抵足而後覺未有先抵挫覺者也感耳觸目而後思未有先感觸思者也集眾思兼羣策盡將士之慮而後得算多未有獨任臆度而稱算者也括羽陳之疆圉而機牙繫于廊廟纏次懸之象緯而推步本于日官審之萬里之外探之九閔之表而榮鏡靡爽者則惟

洞垣徹視之人哉故算也者求矢求弦求圭求測而匪門內之術也古之君臣相與認認焉審計謀而辨官材也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稽之于六術參之以權而歸諸至或伐其謀或伐其交或以道勝或以威勝戰不可克君曰必戰臣曰無戰守不可固君曰必守臣曰無守君方經略防禦于此臣又易置調度于彼君方拱挹指麾以圖其常臣復設危處險以慮其變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若此者凡以

定算也勝敗誅賞于是乎審大小偏裨于是乎辨

故謀之堂序之上則當食借箸而六國之印銷聚

米爲山而隴右之畫定受之如應響聽之如轉圜

身在朝廷而天下之形勢瞭然在目是謀與事一機也謀之疆場之間則願至金城圖制羗之方自詣行營決克蔡之勢策守而守應策戰而戰應身在原野而主上之心志聯若一體是材與任相稱也故兵之勝不可以先傳而謀與事一機則先傳者蚤計也將在外不可以中御而材與任相稱則

御不御皆勝也武帝失意于馬邑太宗隳功于遼左當其時安國言之玄齡言之謀豈不善彼其席累世之資而徼一切之勝自恃其算以至于悔好謀而弗聽去高光遠矣李廣之迷于東道賈復之殆于中山當其時不令前部不令別將御豈不善彼其忸怩于小利而愉快于先登自恃其勝以至千敗好勇而無謀去裴趙遠矣是故人君有全勝之謨勝而後戰非戰而求勝謀之不可以不審也偏帥非上將之材御之且敗不御則尤敗辨之不

九

可以不當也昔單于之懷漢德也請罷塞寬屯戍計莫便焉而侯應則曰虧中國之固示外夷之利非所以永持至安也應之謀能審也何者以必勝而危孰與不恃勝而安是廟議也陳湯之斬郅支也擅興師旅矯王制事莫專焉而向永則曰屈捐命之功忘受社之報非所以勵死難之臣也湯之功足錄也何者以御之而敗孰與以不御而勝是將權也蓋運籌于密勿者以萬成爲策而不爽閫外之機抗旌于戎行者以決勝爲功而無撓國

中之法其相須而不相繆固如此而執事欲準以今事則愚請誦言而無諱可乎今之言廟謨者曰議論多也言將略者曰事權輕也愚則以今之時無議論也何也亡實故也夫督府謹斥埃而調發則報書日聞近臣銜指使而偵巡則條見時上不曰繕治則曰剿撫豈不犁然具哉然吾聞之星宿孤矢非洞冒之勁庭有野馬非馳敵之良螳有樓堞非圍國之守故朽甲千襲不如完衣頽城萬里不如周垣下駟盈廐不如一駿疲卒蔽野不如一

十

虎臣之當關也今天下無銷兵建櫜之名而傳燧飛羽戰守亡資物力盡耗空言難恃大帥獻俘曰千守令獻民數曰減戶百矣左賢塞幕剽羊賞部曲之多獲者是時我亦列仗凱歌出金帛無數犒邊功貯虛谷之聲搏日中之影期廣廈之無聞幸淵蛸之未矚養癰以自贅放虎以自衛計莫下于此者間一申議而稽械器鉏耰木以自眩我矣申議而簡車乘矯駕貸馬以形眩我矣申議而練士卒更番狎進以習眩我矣申議而固疆圉率林

張慢以幻眩我矣卽有察士不爲眩而彼且內變  
惕之卽有勇士不爲惕而彼且薦賄誘之卽有廉  
士不爲誘而彼且蜚語詆媒以中之使不得核其  
實也愈督責則愈詭譎一切苟且浮眩之伎畢呈  
以求當吾法而不可勝詰是以敷奏有餘而績效  
不足談之悉是而行之無一也故今之所謂議論  
者率文墨云爾非有功實之可稽儻以功實爲議  
乎略匈奴之保塞建竟寧之遠猷綢繆牖戶充實  
崇衛如侯應之備邊亦留屯之略也雖璽書往復

三

不厭再三矣豈病其多愚又以今之時非無將權  
也無將也何也智慮不以應圉而內覘圻父之要  
領神巧不以運武而陰候溫室之秘謀間諜不以  
待寇而潛移當事之石畫嚮導不以搗穴而介紹  
要路之私人精神凋敝于旁伺計數殫竭于鈎索  
伉俠披靡于偃伏才技荏弱于干求及其周容得  
策揣摩合指則飾虛伐以倖遷耳故虜至無敢致  
闢令得氣云帥何在耶古有斬首擄虜一言不相  
應文吏以法繩之今且掩敗爲功還珉捐涇悉爲

未遠樓集

卷之三

三

廟俘宜何罰作馬古之假將權者軍市之租得自  
用饗士不則出私養錢給士卒以作其氣今羸齒  
老弱且漁食之摩剝之矣此亦從中覆歟故今之  
所謂事權者率寵利云爾非假之便宜之謂儻以  
便宜爲權乎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  
幅億奮威百蠻卽陳湯之矯制亦克蔡之師也雖  
裂土受爵功德相當矣何嫌其重故今日之計在  
議事而責其實選將而辨其材耳然非二事也責  
實者責其有實心之人也將無實心責之何益所  
謂將者能戰能守而不忍以其智伺我者也我則  
御之御之者御之以不御也晨風夾鏡而趨雕鏤  
在銜羈絡在髀策在手而申轡在面可謂御矣至  
歷塊不喻以險過都不喻以遠躍澗不喻以深何  
則無所取喻也誠知其將才將乎授之斧鉞推轂  
而遣之勝敗誅賞執大象以厲之大小偏裨隨器  
使以輔之蚤計先傳矣成功之遲速無論也微機  
懸合矣臨事之變通毋拘也涅中可田破羗強弩  
之威毋取也郾城可進師道承宗之言毋聽也不

然稱銷印之謀于強秦未亡之時則舛矣責擒吳之舉于東道中山之將則敗矣伏波之說隗囂先戒則爲馬邑之不密矣陳湯之師康居有備則爲遼左之亡功矣先機而授之當機而聽之必使將帥有成功然後廟堂有實議也蓋操縱咸適其宜而大小各勤其職當御則御之固勝也有所不當御則不御尤勝也要在辨其材耳將匪人則實者皆虛將得人則虛者皆實要在覈其功耳語有之觀君者觀將觀備者觀野野有備而廟議實矣

末遠樓集

卷之十

圭

將有能而主道得矣故曰非二事也是可爲今日之勝算乎曰未也營平之略任之者魏相也宣帝能主之晉國之策忌之者逢吉也憲宗能出之君委心于相相委心于將故得算多也漢唐之將譁而論功而卒莫敢裂眦于子房比肩于玄齡者此無論和調之迹其英風猛氣不勝內折于此兩人乃五官之從心者也蓋帷幄之臣其重如是天子念桑土之時隆樞衡之地日與明正法塞邪隧不以治安而忘佚遊之戒不以左右而移弼直

之謨猶之周宣寄心于張仲張仲同心于吉甫諸人安所不致中興耶昔者成王之任周公也楷矢文雉入于庭歌雍咏勺睦于耳古明君任相之效可睹已此又廟謨所自出也亦明問所云今日事也愚故竊附于士傳言之義爲當宁獻

問兵不識變難與應卒士所貴知兵者非因形制勝之難應卒難也夫兵有安危勝敗之形必先睹其形而爲之制此人人能明之矣今觀吳子應變六韜疾戰等篇其所

末遠樓集

卷之十

圭

發難辨博不可枚舉皆起于卒然者及覽九變九地車戰騎戰諸篇其意指亦互相發所謂勝者安者皆在敵敗者危者皆在我其來無形智不及慮如大兵倏臨士卒失伍伏甲四起險阻在前或絕糧援或掩單弱盜賊水火暴雨烈風不虞而至一何危也然古有奉法不避能止柏華之亂有奮身橫擊遙破契丹之圍棄地聽攻旋制強寇開門却麗終保孤城有先據北山有

佯敗離水有徒營避溺有除草救焚用能  
轉敗爲勝易危爲安又何奇也倉卒而應  
豈亦有法歟則於法何居焉嗚者吳越秦  
晉之間驕卒亂民往往脫巾鼓噪撼動主  
帥而滇寇薊虜又皆突入竊發當事者靡  
不駭矣揆厥所繇抑有以致之否歟豈應  
之有機無貴於先圖歟諸士居平而籌之  
審矣其具以意對

夫世謂有卒然之變殆非也智者之常愚者之變  
智者之必然愚者之卒然智者卒然而卒應之愚  
者卒然而卒不應也夫事未有不兆者也智者不  
爲事先不爲兆後故天下雖無事而不遺其變天  
下雖有事而不易其常隨至而輒應談笑而懸解  
未始深計也極危於不意出患於須臾亡假躊躇  
四顧也譬之省括已精應弦而倒耳卻窺旣得迎  
刃而解耳自吾夫子立談而却萊夷爲萬世應猝  
之型范良平之徒往往決策運籌當機立斷儼亦  
有歷階之風乎於乎此可以常智觀哉蓋天下之

事其常者可以理測而變者不可先圖其必然者  
可以智謀而卒然者不可預設察利害校險夷審  
堅瑕明進退設期而交鋒非不謂之知兵然勢形  
于已覩見人所共見耳所謂觀日月不爲明也示  
其形隱其情後之發先之至多方以誤敵非不謂  
之達變然算倚于前規勝其所易勝耳所謂舉秋  
毫不爲力也惟夫機會叵測變態橫生岐路之中  
而岐路出焉一著之後而一著更焉原野反闔內  
之圖日中失崇朝之故飄往忽來莫知端倪當斯  
之際敵無定形我無成筭無形則不可勝在敵無  
算則可勝在我其何以應時轉化勝而不敗乎今  
觀吳子應變六韜疾戰諸篇參之往蹟皆有可言  
者夫以治待亂勝也有如大兵倏遇士卒失行若  
祭遵之創於柏華是已敵進而我退其情易至于  
披靡法宜威戰故厲聲叱止士氣轉倍雖卒然而  
亂不失吾治是法令素行也以飽待饑勝也有如  
伏甲四起絕我糧援如符彥卿之圍於秦州是已  
地困而士恐其勢不可以遭回法宜過進故奮身

橫擊遂走契丹雖卒然而饑不失吾飽是精誠所  
激也寇暴且多侵掠田野趨吾所不備矣然皇甫  
嵩之於梁州先棄陳倉聽攻不下乘其怠以邀之  
坐得全勝之策法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皇甫有  
焉敵衆且勇城難堅守進而不可禦矣然孔明之  
留陽平偃仆旗鼓大開四門示以弱而疑之卒收  
却敵之功法曰不動如山難知如陰諸葛有焉山  
上之戰不仰其高法也若山高地狹卒遇敵人攻  
之不敢去之不得其証在趙奢之破秦軍也相地

未遂樓集

卷之三

非

形之勝先據北山敵兵不得上此謂谷戰如奢者  
真良將已臨水之戰半濟可擊法也若大水之澤  
傾輪沒轅卒與敵遇進退不可其證在韓信之擊  
龍且也設囊沙之計決其上流敵軍不得渡此謂  
水戰如信者真大將已暴雨時至舟梁不備非蜀  
將所以擒于禁者乎而先知如行儉亡慮矣方行  
儉之營單于界也塹濠既周復徙高岡雨至得以  
無患法不云乎歷沛歷圯堅入垓中安能卒然而  
溺之也深林蒼鬱敵燔上風非晉帥所以破桓玄

者乎而有備如馬燧無憂矣方燧之禦田悅師也  
除草爲場結陣以待火至反以制勝法不云乎五  
火之變以數守之安能卒然而焚之也之數子者  
豈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倖免哉以備遇備則  
不可擣以虛以巧謀巧則不可誘以譎以威觸威  
則不可劫以不意彼卒然而來吾卒然而應彼之  
所謂卒然吾之所謂必然也故孫子九變九地卽  
不幸值其重者曰圯曰圍曰死止矣吾圯則行圍  
則寒死則戰耳况其輕者乎六韜言車戰騎戰卽

未遂樓集

卷之三

未

不幸罹其艱者曰竭曰陷曰絕止矣吾竭則無追  
陷無止絕無戰耳况其易者乎諸如此類載於法  
之中而實不囿於法妙乎法之外而亦不離乎法  
在能者因時善應雖勝地在敵不能使之不處于  
勝而能使之不我勝雖敗地在我不能不處于危  
而能不至於危古之名將所以不可及也今天下  
蓋稱泰寧已殲鯨鯢封京觀吳越按堵矣何卒然  
而有操戈之盜乎頑民效尤尋棘矜于市已卽肆  
于市是變也數百年未有也擁貔貅稱干城秦晉

偃戈矣何卒然而有脫巾之呼乎悍兵益驕闖入于庭已卽戮于庭是變也數十年未有也謹刁斗嚴斥堠南北熄燧矣何卒然而有挾關之警乎小醜未靖張虛聲于衆已卽動衆是變也數年未有也當事者靡不愕然駭矣然浙之叛兵可謂卒然而靈武騰永之變不可謂卒然也形見于兵也黑峪關之掠可謂卒然而大寧大靜之入不可謂卒然也形見于掠也究而言之浙之叛兵屢乞歸田而帥不省拒關自防者累日果卒然也非耶關之寨伍屢議歸併而帥不省狐疑猶豫者累月果卒然也非耶夫必然而不知禦及其變亂又諉于卒然而不可禦盜鈴鐃而掩耳延膏肓而忌醫豈計也哉愚竊計此有三難焉一謂識微之難夫暴澍怒颶至驟也鸛鷁操其符激電飛電至疾也微羽奏其應鰲擲而地坼至佻契也勾房垂其象凡變之生其兆先著有如持裔而知袷因喝而知凍中智所不道而世一切見謂姦至麇沸不可隄防媿矣見之不蚤而倚辦于臨時若排樓障風探沙灌

河無所能禦徒自盡耳彼避溺救焚者豈以臆度而合乎將有所不見而眎者謂之明是故貴通微也一謂達權之難夫變之來也其神易駭其氣易奪弁股而嘶聲脅息而睖膽敵益喜得計是謂誨侮周章悽遽反走出奔履及于皇任及于途以爲左右觀是爲誨懼惟徐觀夫變所繇起默以應之變起于蓄忿無務逆折而激之變起于勢迫無務懷驚而甚之變起于效尤無務巽悞而縱之變起于亡備無務斂迹而避之敵有可以單辭止者無輕傳檄有可以傳檄止者無輕挺身有可以挺身止者無輕用餌有可以用餌止者無輕損威重無輕易法制故變消而國容頽岸無有屈色豈膠柱之見可幾哉操無窮之具而托于無常之間雖有駭形而無損心也彼背水佯北敵且笑其怯也然終以制勝大兵薄于外將士懾于內必無幸矣而意氣固自若焉非所謂得其環中莫可方物者歟是故貴達權也一謂將而專任之難變者積弊之所始積謀之所發積勇之所成如潰癰如決隄遏

而閔之豈其旬日啓隙猶緩豈其啓隙呼吸猶緩  
乃今一方有變必郵聞 朝廷下其牘司馬司馬  
條議覆可往來千萬里比得報已失利後時或隱  
忍遷就苟且支吾有不可言者豈皆識不通微事  
不達權者歟而緩急之際一從中制使厲疾之羽  
投樊而止遺風之足仰櫪悲鳴轉丸飴釜之中運  
軫方軸之內僅不稱旨與闕茸下材俱落職棄去  
亦可念矣尚假操縱之柄寄非常之人變立生則  
立止無令蔓延脫失機借事責以後効不卽就逮

天啓集

卷之三

非

將無古者置帥之意耶否則堅壁者懦被創者劓  
文法且隨其後雖有馬服征虜何濟于事是故將  
將者惟責其成功而已此所謂應變之機也蓋機  
至微也能識微則未變而備之豫故虛有所不能  
擣機至圓也能達權則變至而處之當故譎有所  
不能誘機至速也將有全力則發之如激矢注之  
如赴壑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不意有所  
不能劫也不然有預防之具而臨事則疎有速應  
之才而先幾則闇雖建高牙握虎符勢足以專制

安能因時轉化勝而不敗如古人哉雖然未易言  
也深源久負物望房瑄清德蓋世而技窮于用兵  
爲天下笑何也則識微達權之難也卽執事所稱  
諸將宜莫如孔明寧靜澹泊習于陣圖機權審矣  
而街亭違命之誅箕谷不戒之失猶兢兢引慝之  
不逞况其他乎故曰凡兵之道莫過于一一者能  
獨往獨來夫獨往獨來語將也

經表

擬 上以御製藝經筵官講大學衍義詩示

天啓集

卷之三

圭

輔臣輔臣依韻恭和 命彙爲一冊名曰

翊學詩謝表

嘉靖六年

天啓宸聰千古契簡編之要雲回睿藻九重錫台  
輔之光虫吟慙和於玉音紹續幸登於寶冊嘉名  
不朽休命曷揚竊以歌敕時幾本大舜謨聞之後  
銘申敬義實太公書受之餘惟王者能自得師非  
聖人莫之有作上能率下宣鹿野之周行臣亦媚  
君答鳧涇以令德同聲唱和協力進修自典學寢  
荒而摛詞亦戾過沛興思猛士安事詩書橫汾致

慕佳人空施仁義投戈講業書徒細於札行開館  
延儒製乃希於宮體卽句聯殿閣僅撤炎蒸至詩  
進牡丹祗賢博奕風斯下矣文在茲乎恭惟

皇帝陛下剛健粹精神明宣哲河清雲見兆載應  
於大橫日就月將志彌勤於小誌尊親饗帝本仁  
孝以綏猷稽古求聞識行言而畜德謂魯聖闡皇  
王之祕揭三綱八目於遺書而宋儒按經史之精  
備四要六條於衍義曾書 高皇之廡壁屢進  
列祖之經帷爰納臣言用恢 天聽窮百代聖賢

天運樓集

卷之三

七

天運樓集

卷之三

七

之奧恍若見諸羹牆探千古得失之林粲如陳諸  
指掌心通耳順已融吾道於青編古遠思深遂煥  
斯文於紫極義追風雅道遡噩渾聊借體夫五言  
不取材於六代若帝中間命申發危微如孔教悟  
心退明忠恕戒堯言於時謹勒湯誨以日新光踰  
河洛之文寵被絲綸之地固非游情翰墨琬琰徒  
頒實亦訪落臣鄰瓊瑤聖報顧念臣等十五雖從  
於大學三千莫得於宗傳誦經未達六情補 袞  
曾無一字何人筆老能磨慶曆之詩有賦言微尚

約魏徵之禮庶暄日無忘於田叟豈陽春可和於  
巴人天維顯思莫答保明之望公何能爾翻承挺  
直之褒廼萃成書載名翊學志交於泰竊喜如地  
如天聲應於乾敢謂從龍從虎且聖功常習雖羽  
翼以何施惟 帝度益弘乃菲葑之罔弃遂令螢  
爝依光於日月砥礪綴質於球琳竝載金函長傳  
壁府信黃扉之盛事爲丹宸之殊恩敢不祗奉  
王言懋襄天德脩予作醴勉抒啓沃之忠示我佛  
肩少助緝熙之學非誠意正心不獻近法宋臣惟  
齊家治國是期遠符周后伏願始終遜志夙夜殫  
心廣明德以新民允已治三二典觀人文而成化  
不獨言七六經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歌載賡於虞  
室泮奭游矣優游休矣音永矢於周岡臣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擬以新建伯王守仁檢討陳獻章布衣胡居

仁從祀孔子廟庭三氏子孫謝表

萬曆十三年

聖世納言理學隆表章之典 明王弘化儒臣增  
俎豆之光一時之文治聿新百年之定論斯顯祀

從先聖恩溢後昆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  
聖神立極而道統攸傳尼父肇興而大成斯集博  
約闡一中之訓禮樂酌四代之宜卓哉師表百王  
允矣明禋萬世報崇之儀特重侑饗之典尤隆如  
齊聖泰山必修配林之祀若周祭先穡必索田畯  
之功因類斯歆無勞不錄儻非潛心聖學得玄理  
於珠囊豈能厠迹宮牆薦黃流於玉璫如臣等先  
臣王守仁等良知是致偶窺進德之方主靜爲功  
麤識存心之要沉潛罔懈於居敬耿介不樂於干

天遠樓集

卷之二十一

廿五

時迹若殊途學無異術 先朝曾與乎推薦成議

未協於僉同豈意曠恩幸逢今日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睿謨神授英斷天成隆孝養於 慈闈

勤咨詢於講幄 躬臨大閱嘽嘽昭常武之威步

禱郊壇赫赫著桑林之應禮樂彌乎寰宇聲教訖

於朔南匪今斯今已治益治茲者念臨道盛衰之

際尤世道隆替之機稽彼宋朝且彬彬多傳道之

彥矧我 明盛乃寥寥一薛瑄之賢爰採臺章載

諮廷論以先臣守仁等志邁常流學多自得訓詁

無煩於著述識見庶幾於高明宜從理學之儒附  
祀賢宮之末杏壇氣益絃歌聆雅韻之和芹水香  
浮江漢挹餘波之潤遂使三臣聲價重比南金一  
代文明祥開東壁誠 熙朝之盛事而信史之休  
光也臣等才非蘭玉學愧箕裘仰荷鴻慈曷勝鰲  
戴敢不勉圖世業期紹家聲帶礪盟存誓竭涓埃  
之報江湖迹遠同傾葵藿之忱伏願與治同道以  
經法天 皇風士風合三代之醇風後先並美國  
運文運配兩儀之元運悠久無疆

天遠樓集

卷之二十一

廿六

天遠樓集卷之二十一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二十一

館課

世宗肅皇帝升祔禮成慰表

進文華大訓箴解表 閣試

太玄準易解 館課

王仲淹續經意指對 閣試

九地戰法事實述 館課

春和賑貸議 閣試

天遠樓集目錄

天遠樓集卷之二十一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館課

擬

世宗肅皇帝升祔禮成慰表

伏以 鼎湖龍逝過三年四海之音 世室翬飛

配

二祖

六宗之祫仰商楹而奠位觀虞廟以升神慰

天遠樓集卷之二十一

一人罔極之思定萬世不祧之祀恭惟

世宗肅皇帝先天毓粹泰始凝玄道妙函三藏天

地人造化之機而彌淪宇宙箴頒敬一發帝皇王

傳心之秘而炳煒日星議禘禘而禮樂興則南郊

北社東朝西夕悉皆盡倫盡制大備 昭代之憲

章奮神謨而征伐具則六狄七戎九夷八蠻罔不

來賓來王丕著中興之勲業貽四十五年之惠愛

德澤如彼其深弘百千載之雄圖模範于今為烈

方仰永依下土胡為倏爾上賓橋岫雲橫徒悼焉

號之莫挽蒼梧日暮空悲宿草之重生市展園陵  
遂升寢廟慨日月之云邁臣工時厯攀援履霜露  
之凄零

聖孝尤深思慕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仁敬天成肅將日惕體傳家之心法勤  
學問而日御講筵敦化國之彝規重農桑而躬耕  
帝籍禮嚴太學尊五更三老之賢計重邊圉慎五  
府三營之選天庥協于上下至德通于神明屬者  
道重尊親孝先祔廟慎陟方之後事善繼善述而

宋遠樓集

卷之三

七

遵守無違佩憑几之遺言祇奉祇承而周旋靡改  
式屆諒陰之釋服爰成升祔之崇儀號以德隆禮  
因義起祀我

高皇于太廟暨

成祖

世宗而烝嘗有赫如彼后稷于郊祀列文昭武穆  
而廟食不遷蓋或開基或靖難總爲創造之功惟  
繼體惟重興允作紹休之王何啻漢稱文帝詎徒  
商美高宗謚顯

前皇廟尊

世宗號題寶額奉天兩地之勲玉冊金章陋七  
制三宗之度仰仰聖之既安宜哀悼之少舒伏願  
以宗社爲心仰

先皇之訓以生民爲念俯從萬國之思儼事死如  
事生思哀爲

天降 聖祈禱之至

遣文華大訓解表

閣試

伏以 儲后端修官法

宋遠樓集

卷之三

七

祖宗之成訓儒臣啓沃宜明

神聖之心傳蓋大本有係於承祧乃永圖惟先於  
慎教若疑丞輔弼備左右前後之賢如弦誦詩書  
分春夏秋冬之學禮莫隆於周代事已廢於漢時  
臣謂考古莫若鑒今求遠不如徵近典謨所在品  
式具存追惟

世宗純皇帝文華大訓謨宏遠謨宏遠謨宏遠謨

聖製輝煌燦若日星之麗神猷浩發渾如江海之  
百川三善以兼收四德而猶廣允矣尸龜之布

著洞然鏡鑒之昭融是宜首啓龍軒常披鶴書以  
裨天聰明者也茲遇 皇上靈承景命祗紹鴻休  
修節儉以愛民儼齊明而享帝崇儒幸學聳橋門  
萬計之觀重本親農 躬秉耒三推之禮弘仁廣  
孝上可繼而下可傳飭武修文前能光而後能裕  
乃元良之早建在國本之已安覲少海以澄波瞻  
前星而耀采姿凝鳳哲貳大室以垂鴻德茂重華  
接璿源而貽燕顧惟生知之聖亦由學問之功生  
長深宮必預防其逸欲出臨講閣將有待於開陳

天運樓集

卷之三

四

是宜首拔講讀之臣闡揚謨烈之訓庶幾學成於  
睿性斯能道備於冲年伏念臣某學慚章句識限  
筌蹄秉筆詞垣荷洪恩於雨露談經禁幄思少補  
於涓埃乃取 憲廟之箴文竊附昔賢之箋註繹  
絲綸之要旨釋金玉之微言雖寸管窺天莫測玄  
旻於寥廓而繁星麗月亦增皓魄於光華未勤甲  
觀之陳先徹乙夜之覽伏聖俯垂采納暫假燕閒  
不嫌糟粕之詞特賜芻蕘之擇降諸丹宸頒在青  
闈朝夕閱觀如親承 聖祖之命左右誦說若時

進小臣之規不以刻几而銘盤卽比瞻橋而望梓  
開冲懷於岐嶷發峻德於穹窿咨四方仰觀之心  
衍萬載靈長之慶

太玄準易解

館課

或有問於余曰吾聞邃古庖羲氏之作皇也窺鴻  
象以運思摹龍圖而闡畫洩造化之精微通神明  
之至德以鈞天下之深以探萬有之蹟彰往察來  
辨德雜物故曰易與天地準後有作者莫之及矣  
至於文王卦象是釋悉本義旨少加潤色美如周  
公之才止繫爻辭博若孔子之學始作十翼雄何  
人斯乃敢準易無亦天以管窺海以蠡測彼所謂  
鳴臬與鳳凰爭鳴蠲蜒與神龍比德哉何雄之不  
自量也余解之曰唯唯否否豈其云然余聞道者  
涵于太始淪于先天恍兮無象穆兮亡言推之而  
莫測其終引之而不見其前其爲用也至變其爲  
體也至玄故太易之與太玄實殊塗而合轍本異  
派而同源玄則體圓而用方易則體方而用圓何  
玄之不可作何易之不可準也問者又難曰惟易

無體惟神無方苟有準擬鮮克用光古者神農出而作連山軒轅繼而號歸藏謙良襲于有夏坤乾仍于殷商彼雖行于一時終皆底于淪亡蓋連山用七而多滯歸藏用八而不揚惟彼周身爰世彌昌周監二代而精華昱昱孔兼三聖而神化洋洋雄不贊易而準易曷云明哲之煌煌豈其文命協于大禹敬聖躋乎成湯至德婉于軒帝大道通于炎皇也哉何其言之朗亢也顧乃雕鉛繫鼓笙簧深入黃泉高入穹蒼大苞元氣細入毫芒探之冥

冥索之茫茫於易理而孰準子盡明以詔印乎余廼按策而應之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四象配陰陽而分老少八卦應氣候而判方隅六十四卦之錯綜八十四爻之參差玄則數肇于一本無生有叁而爲三成而爲九引而伸之爲八十一首觸類而長之爲贊七百二十有九此則玄準易之大槩也易陽始于復陰始于姤互藏其根各有配偶玄則辰始困敦氣始孟冬度始牽牛律始黃鍾往來循環而不爽始終迭運而不窮則陰陽之機無不

準矣易分以六位合以全體三才疊用仁義兼舉玄則準以四畫輪轉輻比方洲部家悉皆象擬則貞悔之體無不準矣易以大衍之數滿于五十虛其一焉以象太極玄則天地全數六十六策地虛其三示不滿溢則潛虛之用無不準矣準象以首準象以測準爻以贊靡不均適則命辭之義無不準矣說卦以數序卦以衝雜卦以錯罔不通融則比類之道無不準矣至若易除震離以合周天玄益蹇巽二贊以當期歲則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

分之一無不準矣然則聖人以易準天子雲以玄準易則雖謂玄與天地準何不可哉問者避席曰夫子準易之言余旣昭然若發蒙矣然所以準之義則竊有疑焉古昔聖人無意有言隨感順應道德冲融英華輝映譬諸簫韶奏而虞廷之鳳斯鳴雷雨作而碧落之聲乃振圖書洩天然之機象數符自有之運此義文所以莫京而周孔至今無並也若雄者彼亦何所感而作哉學雖慕古城未入聖惟寂惟冥何至投閣爰清爰靜乃作符命言則

美矣至矣躋之聖賢不亦性乎余乃復解之曰  
又不然文王西囚而紂象演周公東征而破紂  
孔子厄世而春秋作屈原沉江而離騷興雄遺就  
漢養晦含真韜靈豹以自守處壑蛟而全身情有  
所寄而專好有不得其平則鳴夫豈有心而故爲  
說鈴也哉雄常有言師曠調鐘以俟知音後世有  
楊子雲者出則必知好子雲矣余亦何用急急爲  
之解焉問者佈如余亦忘言混萬物於冥觀兀同  
體於自然何思何慮恍乎接子雲而遊上玄

王仲淹續經意指對

關試

美哉洋洋乎六籍之奧乎聖人本恒憲以垂謨闡  
彝倫而植範所以紀綱物則經緯人文若二曜麗  
于中天炳焉煥焉後有作者雖乎其莫可繼也已  
然則經不可續歟曰奚爲而不可孰可續歟曰有  
聖人之蘊則可六經者貫道之蘊也聖人者斯道  
之管也道未幾聖乃盱盱然以述之居吾未見  
其可也故謂經不可續者其失也掩而泥謂經必  
可續者其失也惜而妄余嘗睹六經所爲文自義

皇至孔子上下數千餘年詩書簡牘皆千餘篇史  
則紀載無法禮樂則當年不能習其儀累歲不能  
誦其律孔子生衰周道不行取斯以刪述焉黜八  
索而贊十翼去三墳而存二典詩擇其協六義而  
被諸絃歌春秋用二百四十二年之權以寓褒貶  
禮別其僞而吉凶賓嘉之典行樂用其純而咸英  
韶濩之制備定爲六經垂示亡極其功與天地並  
故易以知來詩以正性書以辨事春秋以舉往禮  
以制行樂以和德而聖人精蘊由斯以寄孔子沒  
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  
春秋散書殘于古今詩失于齊魯大戴小戴禮之  
衰也羽毛于戚樂之末也火于秦訓詁于漢雜亂  
于晉宋齊梁隋魏之間故紀載淪湮遂與亡稽逮  
隋而極矣六經可無續乎于時文中子出生當堯  
墟系承周裔教授河汾上接洙泗之傳傷時不用  
慨然以述作自任歟書諸載錄不足徵也得政大  
論焉于是續書以存漢晉之實而四範七業之制  
興欲按詩諸集記不足徵也得時變論焉于是續

詩以辨六代之俗而四名五志之義作欲修元經  
稽諸史論不足徵也得皇極謚義焉于是元經以  
斷南北之疑而權衡輕重之準立欲讀易俾關朗  
之既沒也有取于元命苞焉于是讀易以申先師  
之旨而一卦六爻之變明欲興禮樂慨孔明之既  
死也而上追晉陽穆公之志焉于是正禮樂以旌  
後王之失而五禮六樂之章備至于授書于杜淹  
言詩于薛方士傳元經於叔恬語易于師玄議禮  
樂于竇威溫彥博宛然孔門師弟子授受遺矩也

故續經所以尊經也奚爲而不可哉或曰二帝三  
王之道純以粹兩漢七制之君駁以雜晉魏以降  
抑又衰矣且其爲文不類安可續諸經乎曰不然  
聖人于易取蒼姬而乾卦文言則春秋穆姜之語  
有取也書宗典謨而穆王之訓費秦之誓不遺也  
詩正風化而桑間濮上之辭必採也春秋秉周禮  
而齊桓晉文之事居多也樂則東夷西戎亦必備  
載禮則延陵季子亦命往觀蓋其心公而溥故所  
取兼而博孔子在春秋故六經之文止于春秋使

生隋唐之季將遺漢魏以下事耶余每反覆仲淹  
所續諸經易覽章卦終未濟也書止太康終文命  
也詩備六代採鄭衛也元經首太熙始隱公也禮  
則述冠禮婚禮之議樂則取武德昭德之舞非所  
謂隨世道之污隆哉如曰其爲文不類又非通論  
且義之象簡以邃文之象奧以精爻之辭易以貢  
則易之文固不類矣夏書渾渾商書噩噩周書灝  
灝書之文固不類矣商頌質周頌文魯頌飭詩之  
文固不類矣春秋雜取列國禮樂兼述叔季其體  
亦何嘗一乎又六經一本固亦有續之者廣八卦  
之象先儒以荀九家續焉舜典二十八字迨晉太  
康初得續焉詩之淫風說者謂毛氏取刪逸之篇  
續焉續禮傳者以不韋續樂記者以荀卿今皆與  
六籍並行舉世俛然由之而不怪苟足以羽翼六  
經固聖人之意指也何獨於仲淹而疑之或曰然  
則王氏果可以續孔子之統乎曰是則有可議者  
孔子嘗曰予欲無言又言述而不作其有言者非  
聖人之得已也不得已而有言而又未始以作者

自居故于易也韋編三絕至五十而後學於書也得古史之遺玩索終身而後纂削自衛反魯雅頌始正春秋作于垂沒之年禮樂雖未嘗須臾去身然學于老聃習于宋樹訪于萇弘問于師襄而尤不敢自居焉至其所爲述且曰竊比老彭聖人之意指見乎辭矣其旨深其意遠如天不言而時行物生可仰見而不可窺測易上首乾坤下首咸恒象乎天尊地卑之義萬世不可易也書斷自唐虞終于秦誓懼繼周者之必秦闇然有朝八州而撫

天遠樓集 卷之三 主

同列之勢也詩始二南終于商頌傷神明之後慨達者之不能興也春秋謹五始而大義數百尤嚴于內夏外夷之防惡吳楚之僭王猾夏也禮歎杞宋不徵而贊周之郁郁六代之樂獨取韶舞其意指詎不深且遠哉通自謂何如孔子乃肆然以述作自任易讚七十果象象之義乎以羣用黃牛自居非譙光之道矣制詔志策果典謨之訓乎敘魏而忘昭烈眩政治之統矣化政頌歎果風雅之音乎自謂可以諷蕩可以獨處無反見之明矣元經

始於晉惠果五始之意乎帝元魏而黜中國昧夷夏之大防矣禮論樂論果周官之遺乎區區述厥祖之志集門弟之言乎中和之本矣讀易而不得道焦氏之易林且續書而不得本楚之郢說耳續詩而不探其妙其沈潛之分聲乎續元經而不總其要其不常之春秋乎論禮樂而不要其極抑亦緯章之儀文趙代之謳歌也已嗟夫通於六經固可無續哉愚故曰謂經不可續者拘而泥謂經必不可續者僭而妄其不足與六經之意指均焉耳

天遠樓集 卷之三 主

九地戰法事實述 館課

善戰者無常形善守者無常勢形勢者迹也應變者心也審形而合據勢而圖兵之善者也不倚形而立不恃勢而存亡形而不見其所以形忘勢而敵不得用其勢此善之善者也故曰險不如德利不如和衆不如一一者能獨往獨來者和者可以蹈險可以死難形勢而不拘焉者也德者無賴于形勢而形勢無乎不在者也孫子九地戰法欲審形而度勢也兵家之常也而實用兵者之不

可拘也使主帥不德士卒不和號令不一卒然而集驟然而臨嚮道遼遠山川糾紛旌旗亂目鼙鼓奪聲則雖坦夷之地固千態萬狀之不可測矣而何九之足云使吾精神專一志慮凝定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則羊腸亦勝鳥道亦勝騰天亦勝入谷亦勝固夷險之若一也區區形勝將何爲哉試以孫子九地法言之有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散地也

天運樓集

卷之五

四

散地則無戰吾將一其志入敵境而不深者輕地也輕地則無止吾將使之屬彼我得之而均利者爭地也爭地則無攻吾將趨其後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交地也交地則無絕吾將謹其守地當四通先據而得天下之衆者衢地也衢地則合交吾將固其結深入敵境而背城邑者重地也重地則掠吾將繼其食山林險阻難行者圯地也圯地則行吾將進其塗背固前隘彼可以擊吾之衆者圍地也圍地則謀吾將塞其闕疾戰則存否則亡者

死地也死地則戰吾將示之以不活古之用兵未有不繇此者也繇之則吉悖之則凶信若卜筮夷考其實昔韓信伐齊楚將龍且將兵救之或說且曰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收散不如深壁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不從以及于難故曰散地則無戰劉曜敗石虎于高侯襄國大振不能進取而更守金墉帶甲百萬攻一城百日不下師老卒殆爲石勒帥初銳所擒故曰輕地則無止漢吳楚反或說吳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阻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勿攻直去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之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也若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不聽果敗此不知爭地而務攻之失也故曰爭地則無攻馬援擊先零諸羌遠徙唐翼谷中援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援亦陳軍向山今遣百騎襲其後虜遂大潰故曰交地則無絕曹操破荊州下江陵劉備駐軍夏口求救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

天運樓集

卷之五

五

軍三萬詣先主并力以敗操於赤壁故曰備地則合交白起爲秦伐楚楚王恃其國大漫不備守于是起得引兵深入掠于郊野以足軍食是以成功故曰宜地則掠曹操既敗于赤壁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過泥澤使羸兵負草填之乃得過操喜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晚使早放火以塞之吾屬無類矣今無患也備尋亦放火而無及故曰圯地則行李靖入江陵獲梁舟艦悉散之江中諸將疑之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

攻城未拔應援四至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焉用之今棄之江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取之必矣故曰圍地則謀項羽鉅鹿之戰悉發兵渡河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卒必死無一還心于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皆捷故曰死地則戰九地之法驗之成敗類如此繫吾聞之有常者法也有常不可以用法故法用于無常孫子所言法也有常者也兵家之法有常云何哉故舉夫成敗之不可爲常者

如河上屯而鄭師潰散地可繫一其志乎三郡失而中原解輕地可繫使之屬乎荊州棄而西蜀孤爭地可繫趨其後乎滎陽爭而楚漢困循地可繫謹其守乎五丈屯而糧餉匱宜地可繫繼其食乎間諜用而井徑脫圍地可繫其關乎睢水壅而漢兵危死地可繫示以不活乎蓋以謀而動者謀盡則困以術而勝者術窮則僨況區區形勢之末哉甚矣法之不足拘也是故趙括能讀父書霍去病號爲無術一則身係亡虜爲天下笑一則斬將奪旗爵至通侯若是者何也用法殊而成敗之形二也

春和賑貸議閣試

皇上御極以來思與海內元元休息而若其蒸遂故躬秉節儉罷虞官山澤之禁省不急之工絕左右嬖幸之賞息苛淫侈靡之費嘗下詔勸民租稅勸力作通溝洫所留意者元元甚厚乃若奉行德意隨時制法以佐聖天子養育斯民者則股肱輔弼大司農責也夫農者天下之本也時

方春和則虞書平秩之候也民方有事於東作而或不得盡其力者則河渠宣洩之不時耨鋤耒耜之具不具耕耘耨治之不精所以然者衣食貨費之不足也故有其力者未必有其餉秋登冬息而困積匱於饔餐杼軸空於禦蔽既已不勝其困矣况又委填谿壑於官征私貨取盈之後乎昔周官之法有鄉里縣都之委積以恤艱阨而待饑荒晏子舉省耕爲先王美談漢文詔曰方春時和民或飢寒而不能盡力農畝者議所以貸之此皆察民隱重農事可爲今日式者也愚謂司農之官乘此具籌畫通行郡邑長吏取諸帑羨權其緩急以施賑貸議者或謂一年殘粟民尚足支卽有匱乏十室不一二未聞旱澇凶荒之警而亟發輕散非所以厚富積操贏縮也愚謂此議在惜目前近小之利耳非深見遠識先事獨觀之謨也蓋民迫饑寒則工力不贍不贍則耕作失時失時則凶荒洊至設有流移死亡空數百里之地奸宄盜賊竊發一時方欲振恤而安弭之難矣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災

熒不滅將燎原野視今春賑且萬倍而况有凶殘之名計伐之禍策無失於此者故愚之議謂宜蚤計而豫賑之使民時仰無虞口體足贍以獲專力於農事則豐穰可致賦稅可入府庫可充卽以得失多寡計之猶所入勝所出而况家殷人足黔首安業上下和平則王道之興可不勞而自定也若夫計戶口之籍謹權量之數杜里役之欺蔽禁吏胥之侵漁或講求常平義倉之設以勤撫字或貯積三年九年之穀以備凶災則有司守令職也謹以是爲今日養民興治助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二十二

贊

伊儀制若忠贊

文信公像贊

醫孫像贊

理川黃君像贊

吳參軍行樂圖贊

王別駕八十二像贊

慎吾徐翁像贊

吳詹簿行樂圖贊

吳太學小像贊

萊濱殷翁像贊

周博士像贊

箴

四箴

題辭

題東坡橘帖

題汪翁手卷

題丁生雞肋草

題楊君雞肋草

題十八學士圖

題蔡莘野靜坐圖

題文星閣乞助工卷

書事

書張君尚義事

天遠樓集卷之二十二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贊

伊儀制若忠贊

有序

記若忠與余聯牀書室每旦卽風雨必馳歸起居太夫人比仕宦不肯一刻相違依戀猶嬰兒也其性天甚定不知人間有謔浪可喜恂恂似無能者能正色抗江陵公能厲聲斥本地開府宋抑何壯也陸太常子餘曰軒眉高視自詭豪傑者其中大抵恒怯無能而癯然寒素如不勝衣者所爲正爾落落嗚呼若忠哉爲之贊曰吾朝夕見若忠之面亦復洞見若忠之心若忠之面不逾中人而其心可方大璞可斷堅金

文信公像贊

嗚呼天以文章寄之信公而魁垣曜芒天以社稷寄之信公而時命弗臧天以節義寄之信公而國亡與亡此四字信公自言公之視國也奚啻泰山而視身也纖於鴻毛氣與秋霜爭烈而名與日月齊高嗚

呼瞻其遺像瑩片玉於秋水而挹其風神挺孤鶴  
於煙霄不覺忠憤之激發而淚落於素絹宋丁之  
歎正氣之歌宛其在耳亘宇宙而長飄繼自今吾  
願天壤之無傾而雖有忠義如公者亦全國保身  
綏億兆生靈之命而致海內於萬年之安比跡於  
上古之堯皐

醫孫像贊

然其眸飄然其頰是嘗入龍宮而探石函耶隆  
不日三秀草滄海可田思邈不老

未遠樓集

卷之三

士

理川黃君像贊

黃叔度有汪洋千頃之度而有壁立萬仞之氣惟  
君亦爾清真可貴

吳參軍行樂圖贊

松何蒼蒼石何鑿鑿有龐其眉于此槃礴曾愛微  
官婆娑數樹五老峰頭天雲萃互既賦歸來初服  
逍遙乾元峴深仙人臺高秩秩其弟翩翩其客並  
遊羲皇清譚竟日餐霞茹芝迥絕世塵宴坐熹香  
詎不千春

王別駕八十二像贊

別駕匪厚三公匪崇千秋兩王比德則同休徵純  
孝與逢時兼擅其忠正始能言盛德掩之孰與  
言庸言爲宗工豈徒穆然長者之風而積善所假  
帝昇上壽吉夢有彰之當有宋梁黝及第之年疇  
觀其儀容公壽伊始俟再八十二而始稱翁也乎

祭已除夕吉夢  
詩之成當別也

慎吾徐翁像贊

望而若癯而中則腴展厥籌官常民社于何不圖  
胡爲乎空谷松楸扶疎翳以蔦蘿入而縈紆何季  
避世將毋秦時不偕黃綺吾得吾廬視其子亢宗  
伊始而遡有初曰葛天氏之徒也乎

吳詹簿行樂圖贊

東方避世金馬門中前身陶朱不名素封傳列仙  
者一而兩公更有後身將毋吳長公公之生平履  
盛散羸物莫嬰衷其衷伊何脩竹之下白石齒齒  
可以從容所數與偕故避世之陸通我來陽羨以  
公素心穆如清風

吳太學小像贊

德本淳龐豈必素封才堪亢族豈必文肅文肅尚  
存以君爲孫君復不死以有三子然則登銅官而  
欣賞芳孰與睇君之遺像兮

萊濱殷翁像贊

獨坐高樓朝夕看山閉門不出三十餘年我欲識  
公公已不存雖及公存其如閉門鴻飛冥冥時得  
而攀

周博士像贊

先生之容冲然藹然如珪璋之特達若卿雲之輝  
爛若和飈之轉旋擢桂明月之宮采茆桐廬之川  
歸臥輶絡之上耕穫湖濱之田紹芳有子家聲允  
延呼吸元醇沈酣道詮視李母之胎老聃也尚多  
一載比呂侯之漁渭水也或可齊年乃顏存溢彩  
鬢有剩玄寄形于緇素者可挹而神游于風月者  
無邊然則斯繪斯範也蓋將垂之世世而豈徒金  
石之爲堅

箴

四箴

創基伊始其本曰勤志士日短移晷惜八下惟發  
憤羣精典墳始勤其勞終莫與羣厥躬克勤克  
家人婦女繅績之儀耕耨惟勤有獲垂裕子孫彼  
哉游佚白首無門戒之夙夜斤斤 右勤箴  
保業伊始其要曰儉我思古人家有成憲麤糲如  
飴服飾罔緣常思困約嗇其贏羨雖遇飢荒常適  
所願彼奢不知縱欲無厭變荀世祿輿隸斯賤  
仁子孫門戶之玷嗟我後昆榮華莫戀 右儉

宜家伊始其教曰慈外雖嗃嗃中則有怡下逮僕  
從恃此恩施彼亦人子恕其無知乃至租佃穠蔭  
胼胝卹其勤苦賑貲有差和氣周流莫或間之可  
以致祥天道如斯人事不迂福履來綏 右慈箴  
睦鄰伊始其交曰讓耕當遜畔居當遜巷有無相  
通守望相伏何貴何賤齒德爲上王烈居鄉賢愚  
所仰管寧避地華夷之望兩賢可師莫以力抗虧  
盈益謙大海莽蕩處以下人爲邦家倡 右讓箴

題辭

題東坡橋帖

余既占籍荆谿徐舍人出其先文靖公所摹刻種  
橋帖附乞常州居住表菩薩蠻詞恍然若逅長公  
頃面銅官山構天遠樓宴坐其中邵氏故有天遠  
堂不知此樓名也非堂名也尋欲於小東門別墅  
植橋千顙作一亭曰楚頌爲長公成一段勝事殆  
亦前緣邪吾不以此夸長公長公當軒渠笑粲神  
游其間乎舍人博雅有致屬余一言并書移居詩  
八首畀之

宋遼叢書

卷之三

七

題汪翁手卷

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其手題伊闕片碣抑何蒼  
然太古色也雲野汪翁豈徒素封仁義附焉清癯  
矯舉如鶴其書文正公岳陽樓記殊有孫過庭風  
文正公書伯夷頌是其中懷所寄翁忤族惠鄉寤  
寐文正其丞上林旋賦歸來不試將無感慨於先  
憂後樂之旨邪是時翁登大耋書奕奕有神更難  
故知不獨范少伯神仙中人也余與翁四十年相  
與之誼別見

題丁生雞肋草

丁生所造就士往往掇科第生猶然諸生中梗枿  
際章生七年而後知固也然則時義迺于棟梁有  
當邪曰是引重之邪許也巨木在山其最巨必  
邪許久之而后能致國都今以時義蔽丁生是以  
邪許爲巨木呼邪許爲大匠也而可乎邇來爲時  
義者初不解讀古書妄意爲奇爲古其庸陋滋甚  
生博洽貫綜覃精古文辭以其緒治時義試讀其  
雞肋草一循大雅之軌寔最奇最古雖文豹一斑  
其澤于大霧霽消而蔚然烏得藏諸夫良玉不剖  
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生且大售十五城何足道哉

宋遼叢書

卷之三

七

題楊君雞肋草

龍淵楊君少藉甚詞林竟數奇不售晚而托諸詩  
篇自鳴今歲中秋值驕陽爲虐君觸熱從吳門來  
坐甫定忽起手一帙曰主臣吾非龍藏子啗哈不  
休唯是雞肋草敢微惠玄晏大重于世余謝不能  
蓋君太古人其詩元和逸響也旣而嚇曰是帙固  
亡恙乎蓋憶往歲君自溧陽還吳中道被劫是何

魯宮火而靈光歸然獨存豈非有神物呵護之邪抑李博士詩能自免于綠林豪客全索無恙君僅免其一帙顧孰有寶于此者雖然大寶韎韐不能終匿于波斯胡也昔君家子雲賦似相如既而薄壯壯之技卒艸太玄以擬易夫太玄可以擬易君太玄之言亦可以擬玄後世有楊子雲必好之矣

### 題十八學士圖

本常風擅博雅業中秘時余爲同舍友知之甚深此本奉常賞玩必有所取第其儀貌非顧長康三

天遠樓集

卷之三

八

毫加頰未知竟類越石不乃唐人衣冠庶幾猶若見之而傳彩者不甚按服色薛元敬許敬宗皆以

敬爲欽陸元朗曰元明房玄齡曰元齡蓋避宋諱

也此模宋本無疑余嘗觀王元美跋李叅軍所獲

閣本謂顏相時不字師古師古乃相時兄也此本

云相時字會于元美之言信矣又謂蘇世長黃冠

禿無髮腦傍有七顰胡鬚髮被口與世南皆面皴

今殊不爾何耶又謂窄袖緊帶疑非士紳寬博之

象余意胡人騎射利窄服隋承宇文氏胡服之遺

唐初制度未定或因之不改其狀宜與如絲紫印悅李本與此各自矛盾或畫與標注引幅故裝潢者亂之耶夫此十八人者咸一時知名士文皇引之朱邸時談藝論治當其妻刺妃戲其十子不聞有出一語諫諍者甚且崇長聚靡之惡如歲萬世今觀其面目奕奕如生丹青亦可畏哉設麒麟之像得與此本共列卽房杜二公與蘇屬國相對且爲覩顏况其他乎 國家重學士之選先是有同朝至十餘人者亦盛矣安知不有好事者繪而傳之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披圖循省能不竦然

天遠樓集

卷之三

九

不竦然

### 題蔡莘野靜坐圖

余社友顧都諫汝睿雅聞靜功于方士氣微失調循其言調之輒驗自是益留心咨訪諸家如所稱存運採補服餌按摩雖旁門小道各有師承大抵無慮千百門卽弗爲眩而亦弗棄也頃與余聯邸而居朝夕過從常蹇然爲不肖後嗣憂不肖亦以都諫勤恁封事恒竟夕不就寢殊慰勞不止則以

收攝身心養壽命之元相切劘未嘗不慨然有慕  
乎清淨之旨顧安所得聞乎無何同鄉李儀部爲  
都諫言河間蔡莘野曩以坐法起其子危病于旬  
日間去可一歲所約再來待之不至都諫約余束  
幣緘書使使以騎迎蔡君君故從余同年朱少宰  
游使旣發儀部偵蔡君乃在少宰所疾馳報都諫  
聞于余余隨往叩君爭延之入邸于是蔡君往來  
余兩家余視君狀貌非恒人事以上賓禮而與都  
諫各以意叩所宜君爲量力而授屢吐其生平故

廩于邑庠有聲已棄去從采真游壑三十餘年其  
所言悉本之聖門絕不類鉛汞龍虎等語要在以  
信而入以剛而立以正而達以定而凝以默而守  
以恒而純以忘而化不涉斷滅不妄矯揉自然而  
然實有所以然而然焉鄙人黠淺不能盡解都諫  
廼遂得其肯綮印證於所嘗聞而曰抽引其所未  
得一坐念止再坐息沉越數日神氣冲和粹然在  
面余始大媿恨不如憫然欲懲劒斬魔開心自照  
勿令外移而不幸忽罹鴆原之難恒焉若割稍抑

制之愈悶瞽不自舒君爲徐徐開道漸引而入于  
兄弟未有父母未生上無覆下無基空洞沈寥之  
境灑然有當于心焉余素嗜卧相與坐七日夜無  
少昏快家人駭視余狀頓消繭而不知余固樂此  
君亦謂余清虛日來也然以視都諫不逮遠甚蔡  
君別時畫史陳蘭谷吳滄萍俱在吳貌君及余兩  
人坐談像陳點綴花卉石壁而屬余序其事始末  
爲圖二分置坐隅翼相切劘有永云萬曆丁亥中  
秋日也

題文星閣乞助工卷

閣在長洲儒學 文廟南稍折而東相望百武而  
遙寔開府周公善書烏家言首議刱建今邑侯江  
以爲已任卽日庀材非五百金不可縣給其半所  
未足者請自余始出金若干以請于邑縉紳及諸  
閭右子弟在庠者各以意多寡助厥成夫長洲爲  
天下壯縣豪傑效用必由科第比科第寥寥耻也  
宦其地者尚思所以振起之而吾黨不助亟成耻  
也雖然所謂文星者何卽吾 聖人及諸賢羣儒

是也諸躬行不文鷹揚樹武烈者亦皆上應文星  
天地至文不在詞章况乃僅僅治舉業掇科第者  
乎然非治舉業掇科第無由自見此開府周公有  
取于青鳥家言而江侯以爲已任者哉

書事

書張君尚義事

長洲有侍萱張君長者也一旦介余從子某請于  
余若曰僕老矣唯是生平湮埶不聞爲懼茲吳俗  
日就奇衰嗚呼不可繩僕且辟地南北游故多薦

未遠樓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三

紳先生游誠慮不知者猝物色我而我嘿亡以應  
也重慮不物色我猝目我而我猝漫應之不甘也  
敢微徧門下一言執此若縞節然卽關津要害亡  
復多慮已余故多君尚義爲書其事當萬曆戊子  
大侵飢餒垂繯之民而橫罹疫道上僵仆枕籍所  
在溝壑填塞君感容睨之惻然曰吁是豈繫者何  
罪而至此極也夫亟捐米六百輸諸官行饘粥賑  
乏絕輯流亡所活無筭又所不勝活輒具棧粟督  
掩骼埋胔無筭重爲經長慮籍義田百廿畝以紓

間左調集鄉縉紳多其義稱諸邑大夫邑大夫上  
其事兩臺而開府余公侍御李公爲題請賜冠帶  
加棹楔旌其門比侍御甘公按部舉鄉約故事則  
邑之人咸推君總約君持平不撓而大旨在植善  
良衆以大和商人有舉千金不償衆不平爭爲君  
直君曰渠誠負心吾侯可以佐公費者不爾且已  
會玄妙觀殿圯請于官僅征其半輒焚券以示無  
督過衆益多君恕云君名儀幼孤育于舅氏家世  
藏益晝夜力作不數年大饒平生雖族字孤飯飢  
樵喪脩橋梁陰德不勝書其尤足多者徒手悉創  
締難難乃好行其德若此且能成其二子有義聲  
是其後必昌太史公曰君誠長者也

未遠樓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三

天遠樓集卷之二十二 畢

大遠樓集目錄

卷之二十三

祭文

祭王大司寇

祭曹尚書暨配呂夫人

祭蒲州張相公

中堂嚴養齋先生祭文

祭王封君

祭郭光祿

祭吳翁

祭黃吏部

祭陸東

祭王德安文

祭顧歐寧

祭王京兆

祭曹公子暨徐令人文

祭董舉人

祭章表兄

祭黃光祿

祭俞參政

祭九十二萬懷廷

祭朱太學

祭王子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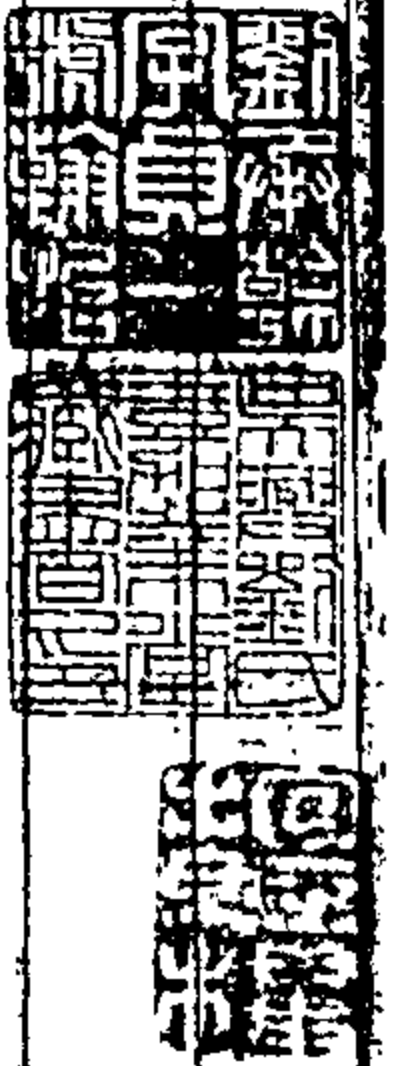
祭王員嶠

祭盛季子

祭蔣憲副

祭朱師

祭西安府同知曹公



祭吳別駕

祭周貢士

祭吳太學

祭徐舍人

祭同年吳舉人

祭學齋王別駕

祭吳貢士

祭吳萊州

祭陳大理文

祭馬封君

祭林封君

祭黃孔章

祭劉參政

衙門合祭養利州守葉君文

祭潘太

劉宮允祭文

祭宗伯王陽張年丈

祭少司馬石葵黃年丈

祭賀澹庵

祭湯覺軒

祭朱東山

祭沈年伯

祭馮按察

祭姪元瀛

祭姪元濛

祭董宗伯

祭趙少宰

祭徐太常

又

祭蔣封君

祭周博士

祭董山人

祭王少湖先生

祭周光祿

祭王家馭

祭唐叔韶

祭許閣老

祭朱太學

祭韓宗伯

祭王明輔老師

祭唐吉士

天遠樓集卷之二十三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祭文

祭王大司寇

造化英靈千載一人有如我公翊盛莫倫惟公文  
重焜耀日月終天若斯流行不沒自古大名沈鬱  
輒軻惟公祿位備福寔多人或持之奈天縱何微  
言細行海內楷模我復有辭不已贅夫士在天下  
莫難相知愧我疎拙辱公深知折行論交誼匪一  
天遠樓集

日先後歸山常坡尺一自完白壁受冤青蠅仰天  
悲嘯不難剖心公曰何傷往哲可尋市中多虎伯  
夷攫金曾參橫殺叔子醜人世路難問濁酒可親  
一時謝卻千古爲隣我佩斯言若書諸紳客歲秋  
仲公再遺書陽美谿山長公卜廬相期十日載弋  
載漁我報以書白雲是盟青州從事毛穎先生靈  
威夙戒鞭弭湖濱以遲公來揮斥風雲斯言不食  
遲公不來郊麟歲龍聖賢嗟哉大海浩蕩紅日非  
徊公平不死投些何哀淮水不絕世有象賢斯文

方逾禪日溘已乘星寓內頌公殿邦碩哲濟古晉  
賢於維比烈休休容物慥慥輸忱路公雅度溫國  
誠心屢秉試衡仍參銓政秋相藥籠裴公冰鏡陳  
謨翠幄挾藻麟臺王通經術司馬史才博練朝章  
周知邊事叔向多聞魏莊思備三孤歷閱八載贊  
壽當樞數月未竟其猷我疑玄穹私公以逸胡不  
百年千泉永石訃音倏至宸宸悼焉易名增秩  
聖家加遷振世榮哀汗青永紀奕葉繁昌大科趾  
美得全而歿公歿猶生典刑彫喪爰蠶羣情詞苑  
天遠樓集 卷之五十五 王

中堂嚴養齋先生祭文

昔在 世廟秉錄長御晚益渴賢側席思助 帝  
睿嚴公執銓提衡力屏朋比還於清明風勵素絲  
識標水鏡 上曰山公其入輔政乃晉官保參與  
萬機美調商鼎闕補周衣處中無何予告歸里綠  
野養高蒼生望起廿年康健繫世安危身騎箕尾  
國喪蒼龜初公內直荷 上特眷從中數遷極寵  
台鉉位崇德劭道卑身尊動罔不吉時然後言進

彌小心退唯耆德福謙壽仁美鄉杖國完名獨享  
卹典孔繁功局石室器給東園逢真椒觴言自楓  
關公神行天恍依日月

祭王封君

晉之鴻碩惟王最雄太原爲烈河汾爲通於惟先  
生奮于冀土兼有令名何啻接武提躬績行易奕  
屏營辯析名理折衷諸生執經擁篲屢滿外戶慷  
慨好義談笑策虜澤宮中鵠冀北羣空翩翩天馬  
矯矯人龍入薦彤庭青雲在履志敦高尚棄若脫  
屣道貞孝友儀刑于家惟三夫人蘋藻孔嘉翊贊  
義方鍾祥令子一德陳謨 兩朝宅揆誰能作求  
式穀似之惟茲彌亮孰匪公施 帝隆特恩追褒  
所出錫奠起坐光於奄冢某等幸從閣學竊聞餘  
芳因緣丈人寔惟父行追慕邈焉遺容欣睹桂醕  
遙陳庶公不吐

祭郭光祿

曷表域中崇山峻嶽生歷 四朝老臣忠愍經綸  
裕如不展一握御史清霜司農側鄺通才廣蓄恢

乎武略司馬按劍鯨波歛却賞不酬功黃金累鑠  
詎知身退上賞最渥造物忌間不恡祿爵公獨蚤  
閒容與林壑四十餘年雲端一鶴大耋畫修寸露  
再獲百齡匪永無生可學返其真芳所之甚樂瑤  
林流水白雲綿逸清芬與俱有樵有穫所嗟東南  
依然重額比復多警公不可作

祭吳翁

荆谿之吳寔延陵裔是故多耆德長者風流不墜  
穆乎若翁白晝寤寐從葛天而嬉寒芙蓉今紉薜

天遠樓集

卷之三

五

荔族旣昌熾嗒乎其恬愉引年不逐弊化奢麗歸  
然大耄而子若孫芳有亢其宗施于十世未艾少  
微黷其實芳雖無老成尚有典刑翁乎有餘地我  
卜遷茲豈徒谿山寔以多素心孰謂翁乎長逝嚴  
冬悲風兮挹寒漿兮白雲嶺

祭黃吏部

貞堅嶢然不受緇塵造物所基矧廼世人邇君試  
宰亢直著聲荆谿秋水不及君清芬盛苗穢時復  
鋤之風霆奇發雨露廼滋被微夕拜名節有維三

事九列惜其危辭炳香明亮聽鑰糾僻臣身可退  
而節無易從事雖司澹食自得彼哉不鳴澤沈坐  
陟龍除佐銓詢舉僉同直故簡要清不必通其門  
如水何廼寸衷曷指爲正白日始終昔我棘闥得  
君最嘉君壽幾何正氣無涯返其真芳吾亦何嗟  
悠悠世路尚能忌耶

祭陸吏部

嗚呼入洛才名士龍特少雋烈清芬于今有紹龍  
躍雲津獨窺理奧逮謁司空亢心多笑霄舉仙鳧  
著聲休劭星列爽鳩起艸高妙 富宁留題堂堂  
京兆召入天曹清通簡要履盛履恬林泉在告青  
山几履白雲歌嘯龍蛇匪值賢人不造邇昔同學  
蘭金協調遽隔幽明臨風悲悼遐哉黃鵠邈矣素  
纛安仁哀誄孝若是效鳴鳥嗟其我今致弔何以  
慰君世德有肖亡或不亡千秋一覺

祭王德安文

嗚呼仙郎罷艸分符治民千騎上頭使君亦尊是  
惟王君貴而能貧矢志清白以遺子孫官舍碧山

掩映清畫歸視其廬城隅潏隘是惟王君貧而能  
富松菊青蒼圖書左右靈冥五百大椿八千五十  
不歿終讓彭聃是惟王君不年長年生平適意嗣  
人象賢嗚呼文字衣鉢亦何足云自吾得子吾道  
有鄰世所欣豔等于纖塵淮水不斷斯人長存嗚  
呼

### 祭顧歐寧

富嘉靖季文靡斯極士所弁髦厥亦有式而恣于  
詞汪洋千億莫刊浮華而摘其實 莊皇御世首

天遠

卷之三

七

敦典則時則周君瑩然崑璧標映清時是宜解額  
君與陳許輩英並翼千里比肩乃萃于邑其所師  
承濟之應德每一篇出金聲玉色余忝附驥款段  
不軼獻于承明君顧晚得試宰歐寧海嶠聲藉弗  
究厥施造物可測以萬嚴君而享耆碩以畀而子  
而樹豐績虎頭不埒文康有述代著文章炳于家  
國疇似君卒而若存日

### 祭王京兆

鹿城片石厥奇有抵得之而貴九列三事得之而

文詞壇弄幟惟公卓殊清介絕世所得較多標準  
有地公貌清癯不逾中人太上所繇紀綱人倫公  
詞簡中厥味真醇不以德掩正始遺論筮任刑曹  
移佐廷尉持憲允平民以不屈彼哉黃金于我芒  
芴腰有橫帶家無長物京兆崇階簡在 聖明新  
命方來梁木其傾惟年與位不副生平朝野共推  
無實芳聲是古名卿古鄉莖生

### 祭曹公子暨徐令人文

維大司空當代名卿君象其賢韋氏玄成方伯樹

天遠

卷之三

八

績滋亢厥宗而君雙美雲間士籠五車方架三餘  
摘詞其鋒凌厲爾家陳思天下文章亦復八斗擲  
地有聲藉甚人口休徵文類弗曜而萎其生有自  
其物有歸厥儻鳴琚隨謝綺窗蔡雲不獨騎鶴有  
雙譙國世家公子翩翩中壘作傳寶釵克傳蘭摧  
璧礪孰測其故美好不祥造物所妬惟神不晦何  
短何脩文考長吉歿而千秋我有弱胤寔壻公問  
匪葭莩故而陳些言

### 祭董舉人

在昔漢武蒐獮羣儒究悉天人時維仲舒廣川雋  
烈毘陵恢之世掇巍科匡贊明時家有五車力  
殫三餘以接近武而復遐初是所望君藉甚輝奕  
將翺將翔卒戢其翼母上春官筆酣橫溢下第之  
文流傳誦式歲在叶洽識君燕階揚摧今古絕倒  
不惜一紀交深胡遭歲厄厚蓄薄發有宰玄默旋  
有興起標茲世惠

祭章表兄

嗚呼匪存而備五福之難物而適其存不忤之難

九

世爭致身名青雲之上君雖僥倖仕郡不霑朝祿  
乎而克勤于官世莫不厚自封殖君獨度形而衣  
量腹而餐世詎無多男子而且貴君三子而或儒  
或農敦菽水之驩世豈無期頤上壽孰與君亦既  
大耋大璞克完世爭遺其後多藏厚產孰與君遺  
之以安嗟乎君生偃息青林之下君物逍遙白雲  
之端余奚必以中表兄弟之戚而爲無益之悲酸  
也耶爾子若孫從我于陽羨溪山芳盤桓君既超  
越乎塵世而弗耀是必有元宗者以責報于天耶

嗚呼尚饗

祭黃光祿

箕疇五福人得其偏翁得其全福匪駢臻人定者  
全天畀者偏肆翁淳龐閱歷塵勞大璞不鐫富匪  
封殖仕不耽戀蚤賦歸山名園別樹賓至如歸善  
湛吾玄既登天耄物後清芬是爲大年多男子者  
政不在多有其象賢或遺以安或遺以積疇多福  
田既以與人愈有愈多嗣者勉旃我重老成匪私  
段季赴弔法然孝友在家惠澤在邦洵其可傳嗚  
呼哀哉

祭俞參政

在晉太康風流照映觴咏浮湛水玉輝瑩疇其和  
光而障波流獨知克慎太土所由邇昔同學君才  
不羈倣儻蹕絕大昌厥辭心文有鍾玉山嵯峨既  
貴且年較古差多出牧大州入郎仙署匪兢賜金  
匪希題柱豈乏知援立躋崇秩而獨怡悅煙霞泉  
石歷駁潘泉採荔七閩碧水激澈丹山嶙峋胡串  
騏駼卒困龍蛇厥施弗究吾黨訝嗟君所寄興藉

甚一時君有隱德世人不知胡威至清楊震深畏  
君所操持豈惟不媿我寔知君物如在得一本  
知奚埃千載

祭九十二萬懷廷

嚴嚴文恭盛世名卿其在陽羨古鄉先生孰長其  
宗爵有老成齒德竝峻閭閻實亢聲大璞謝斷淳龐  
則章與世人居而游義皇南山有鹿芝木爲懷畫  
谿浣錦薛荔爲裳天畀寔多聯享其薄以登大羣  
優游林壑衛武飭戒落期行樂主樹壘庭彩衣赭  
渥香山涉社黃髮見齒疇其舞壘獨司牛耳奚必  
百齡人瑞是寵存珍從子無幾展步却青藜情  
懸修竹爛爾行園琅玕在握返其真德慶參漉  
翁殊不坊長世奚卜

祭宋太學

藉甚京兆漢史趙張其在昭代爾祖章章克繩其  
武赤幟詞場名家駉騁雖蹶而良砥砥登薦爲圭  
爲璋崑山大璞不銜而藏爾數則奇胡年弗長隼  
漢翁子豐齋恰當生不負薪期命可亡會稽雖榮

卒亦彷彿孰與優游寧在跳踉躑迺非殊有旋吉  
祥老驥伏櫪若翁何彊若弟若子力微寵光辟  
如五色我朱孔揚十世而還殊其未央

祭王子陽

嗚呼自孝皇以來文章炳朗吾吳最盛士生儼  
儼有若履吉清真艸聖千古蘭亭風標暉映而  
爲之子也斯不亦右軍之末今哉有若伯虎解衣  
神解長康主絕賸有光怪爾君爲之倩也斯不亦  
樂令之衛玠哉厚蓄小試單騎入閩徜徉武夷荔  
爭繽紛何何記室何鮑參軍晉代烏衣岑寂不論  
山陰徵澈亦何足云石湖盪月榜仰吐雲世世遵  
橫塘以望越谿疇不指君家亭榭曰王氏之清芬  
兮嗚呼

祭王員嶠

嗚呼自君成童輒從吾遊疇不惜才竟不一酬吾  
悉君得奚其怨尤第五之名不減驃騎無論往昔  
君家近事君有名父矯矯中丞如陵如澠疇其代  
興君有癡叔詞翰從橫不第不年重于公卿君既

樹德亦復克家無實令聲秀于鄉邪庭階雙樹復稱合璧祖武是繩君功亦得憶昔周旋晤言一室俛仰之間已爲陳迹

祭盛季子和號後

嗚呼吳人善病所伏緩急自少和翁翁功數年莫知翁功謂君卽翁君有兩兄發藻儒林聲稱卓殊若以醫名而難爲弟謂醫卽儒余游其間孰父孰孰弟孰兄挹芳飲醇相繼失之揮淚從橫嗚呼孰見之名不出閭巷謂君布衣重于卿相持衡燮理膏澤何屯孰與參朮功在蒼生莫謂良醫評其不年軒輅扁鵲胡亦溢焉

祭蔣憲副

嗚呼世所能兼者人而其所不能兼者天邪夫以君穆然長者而文章則擅聲政治則最績詎君獨豐庸詎非人邪獨悲夫如是才不究施于位如是德不得志于年詎君獨嗇庸詎非天邪是無庸究其然其不然追昔竝歌鹿鳴歲在單閼君家兄弟矯厲無前今海內高第五之名而孰意夫驃騎之

溘然也邪庸詎知骨青爲神竟踐生平之自許而庭經不除長謝二仲之過存也邪聞李絳哭許季之慟所謂四海九州之人將毋孟浪云乎哉矧吾與君廿年一日辱爲後先者邪生芻一束以告吾

庚

祭朱師

嗚呼事有不可知而吾師奄忽耶邈惟小子年十九從吾師遊迄今三十有七年猶昨也客冬鳴月買棹候吾師煙樹雲水之濱願隨杖屨以嬉遊師數日之曠而千秋之隔也耶世皆惜吾師才大不第是未探造物調停之機者吾師自諸生擁大名四方負笈而至昔槐里折五鹿之角考亭集諸儒之成授受之間不盛于此今吳中冠蓋半出門牆是吾師不第之第多也昔武城襄爾仲尼聞其絃歌莞然而笑今吾師之門下皆躋大僚佐清朝以行吾師之道于天下豈不賢于仲尼也耶顯卿薄劣受恩最深成我之恩等于生我今夕何夕來

哭我師耶抑昔人有言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吾師曠達無疾而物其功有歸乘白雲而下上將無聞笑而笑祭也耶

### 祭西安府同知曹公

嗚呼服不稱德望孚其秩是維名臣不大厥施時專一州而被三奉功烈到今勒者秦石誦者秦人大郡高閣倖亦匪庫宦亦無津忽夢林泉而即凡尺卷厥經綸巍然鎮重稱鄉先生七十其春孝友廉介何以比德南嶽嶙峋厥普滲漉何以比澤荆

綸不泯我去吳門而卜陽羨素心與鄰梁木其摧佳城不夜我既有銘望塵而歛不盡者辭酌酒重陳嚴秋九月維山有萸維渚有蘋霜風素梅搖曳丘阿送者霑巾

### 祭吳別駕

維昔彭澤卜宅南村樂與素心朝夕晤言荆綸碧樹銅官白雲寔有耆碩風俗斯存並仕光祿出倖大邦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豈乏寶刀以兆三公王祥至孝天倪所鍾彩服春風板輿長日九十其春

祿養不易眉壽有涯孝思無極衰年孺慕致毀骨立渾沌不鑿獨任其天不問生產四壁蕭然洞天霹靂張公善權斗酒迤邐聊以愉年我來卜鄰視翁若蔡把臂語心風塵之外遽隔幽明潛焉興慨嗚呼哀哉

### 祭周貢士

於惟太宰嶽嶽正直疇繩其武有孫岐嶷崇痺豈其才德登崇聲言出爲式入對大廷天功色小試所願計我家食晚節清勁標準邦域

督子詩書課農稼稻月裏長橋臨眺自得喬木繁陰其鬱其律卒恢其嗣鳳毛麟額我司成均長君是識霞舉雲蒸恭肅降陟封誥可需愍彼耆碩澤國艸枯松陵露白

### 祭吳太學

嗚呼賢者亢身亦亢其宗隱居有聲奚必遭逢惟君伯祖致位禮卿文章節氣燁燁無比而君讀書克家信義不渝可謂克復其始惟君伯仲仕而益貧樂而卒歲惟知承歡于慈母以登九袞裁斑嬉

戲而君垂絕誦蓼莪之詩平居敦棠棣之誼可謂  
難兄而難弟也已足而數十載之上近不踰一  
手足之間大都有光延陵之烈而清芬播乎荆谿  
之水陽羨之山哀哉秋風之鴈行兮離哉翻兮其  
不可攀兮

祭徐舍人

嗚呼以君之穆然長者而介然獨行豈必席前人  
之清芬矧乃世烈不艾文靖之孫豈必簪紱爲榮  
矧乃遺笏可珍鳳池之上蚤擅絲綸世人所致慟

水遠集

卷之三

七

于君則以君仁人不必昌阜其後是未覩夫大造  
之惟均泰伯至德夷齊逸民叔子樹績中郎有文  
古大賢無子而有子而奚獨疑于君余自卜居荆  
谿寔厚幸盛德之可鄰孰意夫幽明之遽分也臨  
朔風而薦谿蘋

祭同年吳舉人

嗚呼洞庭漁人仲可五嶽山人勉之亦旣登薦白  
首茅茨蓋騏驎寧其伏櫪弗千里則弗馳邇昔歲  
在單閼寔 莊皇改元御寓雍熙是維夫君析濟

南之微言擢金陵之桂枝謨謀可獻于黼扆胡終  
厄于數奇而弗展厥奇也耶陽羨之巔太湖之湄  
戀豐艸而卒歲弗小試于仕路之嶮巖鴻鵠漸于  
高達其羽可用爲儀而况家有千里之駒行奮鬣  
而駉駉夫君兮返其真何生者之有餘悲余也幸  
素心之可鄰旣卜宅而來茲感今昔之如流臨朔  
風而瞰辭

祭子齋王別駕

嗚呼吾吳門文獻惟是王少湖先生我來荆谿復

水遠集

卷之三

十八

邁先生豈不稱兩王先生哉先生故荆川太史高  
足貫綜千古藻麗一時而不必文學名嘗應幕府  
辟紆籌悉中肯綮而不必韜略名別駕之功西蜀  
歌思殊不減海沂而不必循良名唯是醇德雅道  
逍遙乎青山白雲間寔爲三盟歸乎太虛遺言在  
耳我與永訣目擊道存亦不容于形聲矣嗚呼所  
謂太虛者將虛之又虛而閒乎杳冥乎抑亦人世  
賢者仍左右真宰出入十二樓五城庶幾可髣髴  
其雲旗霓旌也乎吾不敢知先生物乎如生嗚呼

尚饗

祭吳貢士

惟學憲公四按雄泉一朝歸臥東山抗節曩所薦  
賢以弼熙華是宜有子上賞不貳惟節母潘甫等  
而發五十嚴霜冰壁是持青鸞影翳黃鵠聲悲是  
宜有子表茲芳規惟君在襁如跂如頰長而七尺  
立立奇偉蚤歌鹿鳴文譽嶽起是學憲子是節母  
十七上春官匪驥不駛君卒之日譚笑疊疊俄而  
訃聞生胡足恃右軍有言卒以樂死我來哭君君  
殊不死請視庭階五丈夫子

祭吳萊州

大璞渾淪弗聞其光元氣淳龐其卒熾昌是惟吳  
翁神栖羲皇質有其文赤幟詞場伊何數奇小試  
厥長嘉魚春色豈必河陽別駕萊州不減王祥匪  
展其驥聊以翔翔御史伉爽仙郎慨慷匪食其報  
嗣者踰踰我聞素心移家荆陽謂公百歲而娛而  
康老成奄謝典刑可忘君山巉巖谿流湯湯喬木  
在門遺像蒼蒼

祭陳大理文

嗚呼惟才則長東南條蕩嚙其晉汝一第而上經  
席正顏羣英是倣教成讞刑民以不枉十載下寮  
詎辭鞅掌所至蕭然弗贍于養惟德有儷瘁躬績  
紡胡髦弗偕而遽偕往彭城荒荒長河潏潏有卹  
其喪哀此飢餓垂老而子弗待其長二女及笄于  
歸何黨夙志谿山徒勤夢想久旅櫬旋朔風裂幌  
惟我悉君清真慨慷共事南北誼切今曩若而乳  
筴曷慰泉壤其必蕃昌造物不爽嗚呼哀哉尚饗

祭馬封君

嗚呼厚積所發必有達人若于公有陰德竟取必  
于其子以高大其門今以吾郡侯之爲父母爲神  
明而推本封翁之爲仁人長者又奚待夫考論方  
侯之振聲郎署而輟艸分符也不佞願借以膏澤  
我梓里之父老子弟而竟儼然蒞我之占籍不佞  
之南歸也得以沐浴于深仁當歲饑白骨之餘騎  
陽落虐侯所以拊循煦育者益卓魯龔黃之藹然  
其陽春則又以莠盛苗穢稍彷彿乎趙京兆尹扶

風之旨凜然其風稜壁若天道然雨露之濡霜霰之肅電之燭而霆之迅互發竝用以成其歲功而大旨在保乂夫含生之倫荆南山色遠辱千旌會予在告寸心未陳謂露冕行車之始而不佞請以他日效野夫之獻芹孰謂夫封翁奄逝而寇君之不可借也窮谷荒郊失其父母莫不涕泗而沾巾唯是去思感格秉鉞重來開府東南異時被澤者獨一郡之民乎侯所以光顯其封翁者固未可量也聊託秋風以薦沼沚之蘋

祭林封君

有赫太丁撫世鴻臚徽烈修衍長林岑蔚萬生我公淳龐粹夷道廼人矩德保天倪瑤州瑞芝採之玄洲市不二儼姬聲伯休仁心渾淪義施涖鹿冬曦一邦春對九族衆口是掄福祿道歸大璞之潛克振其輝奕奕詞人揆藻旖旎貫綜石渠激揚青瑣既陟容臺復司天廡乘時建明定公啓佑帝恩荐錫以康老成天上少微山中太卿蘿薜九吸而赤其絳芙蓉三泖而朱其絳敏功清修通仙高

尚于今方軌士思几杖嗟公至性依依所恃年及老萊泣爲孺子竟以一慟奄卽泉臺爲紀悼實酌以清醅

祭黃孔章

嗚呼哀哉憶君髫年卽從吾游吾黨季同識君罕儔德曜如鸞寔爲好述歲在單閼吾幾不起帝憐長卿予告田里爰以弱息字君幼子兔絲女蘿期附終始敦牂之冬寅奉簡書星輅北指別君歛歔云胡此夕少微不攄奄從淵夏修文之廬君貌恂如不爲飾恭片琦未琢叩音而鏞君才卓爾風雅是宗醉涉清江採掇芙蓉旣擅青雲復工白雪獻賦胡由明經屢屈總幕蕭蕭孤嫠乳乳亮視若出不異吾生吾會汝才不擇汝荆胡以誨育永慰幽盟廣陵明月髣髴君存告虔朔鴈痛何可言嗚呼哀哉

祭劉參政

嗟乎傷哉原檢遽至此耶楚風不競衡鴈失羣奄棄人代呼子不聞爲之隕涕慘莫能文蓋子之過

人六余之親子者五以此思哀哀可知矣少孤自  
挺斥業益張夙宵力學天路忽翔持身密慎酬世  
謙光裁政利敏廸後傳芳斯六者過人已秋春共  
薦膠漆何深恩殷義篤譬則斷金爾嗣我情松蘿  
成林玉署霜臺接跡同心斯五者寔親已方謂俱  
享黃髮永卒歡好而何俯仰異覲惻焉悲悼嗟乎  
傷哉桂史亮節簡在 至尊徘徊粵臬游歷楚藩  
政理民洽藹如春溫累葉金章湛滅渥恩胤祚彌  
茂頌薄荀門垂蔭千載不亡者存在子者可以哀  
矣

未遠樓集

卷之三

三

衙門合祭養利州守葉君文

維公發祥粵自玉融燥髮窮經譽髦所宗既貢  
明廷爰陟州牧蔚有賢聲揚于薦牘仕爲循吏學  
則通儒佑啓哲嗣懷瑾握珠天祿然藜石渠載筆

夙志斯酬世德允述公爲慨然萬里貽書瞻茲式  
穀毋替厥初方圖掛冠子謀省侍胡不須臾濫焉  
永棄顯榮壽考得全全歸令聞不已有邈音暉所  
悲旅櫬海陬遐甸遙薦椒苾臨風悽戀

祭潘大司空

尚書毗 帝北斗不忒矧迺司空職司其北坎行  
滔天孰知其極潘公是賴導諸溝洫萬里鴻圖千  
年轉漕瓠子無決荳花有曝招之竿之以通脂膏  
軍國攸需公寔大造海岱縈廻任城高樓衮衣重

未遠樓集

卷之三

三

登功高必酬手攀雲漢黃河倒流生民稔黍非公  
不謀昔我南還茗芋南池見公顏色幸公未衰東  
山歲寒有蕨有芝公旋來歸曳屐而嬉一朝訃聞  
九原莫起朝端有聲似公曳履匪血肉身而能不  
死國有青編家有令子接武何似天目茗水我其  
致虔惟樽與醴

劉宮允祭文

緬惟詞苑號爲清曹筆札之外職罕所操亦有崇  
寄乃當末路士亟需時見謂遲暮河清難俟沒齒

無施長駕短御自古所悲以今觀公豈不信然磊  
落七尺奄至蓋棺昔對大廷氣凌霄漢翩翩流輩  
讓爲耆彥兩佐國學山斗儀刑茫茫樸樸以肅而  
成頃還經局次當柄用曾幾何時云亡軫痛近維  
求嘉遠則平津晚而驟賢彼獨何人生既不酬迺  
更客死帝窻孤櫬淒然旅邸凡我同袍盡焉傷情  
陳詞薦醴以見生平

祭宗伯王陽張年丈

悵遷化之無常嗟英哲之忽謝念氣義之甚深感  
天遠樓集 卷之五十五

涕泗之交下追惟攀龍 紫極操翰玉堂史局纂  
述宮僚翱翔經帷肅嚴於登對黼座朝夕於匡襄  
乃步武之鱗次得密邇於清芳中乃司成南壁佐  
銓留都聲隨在而益宏迹雖睽而若覩未其博學  
彊記無書不閱練達朝章一時稱傑謂柄用之有  
期必猷爲之卓絕方召貳於秩宗過慈闈以省謁  
而何遽爾罹疾遂遊九泉韜嘉謨以永淪卷茂算  
而莫宣此江淹所以作恨賦而繆襲因之歎虞淵  
者也某等路隔關山勢阻執紼寄茲遙酌寫此悲

想精爽之光昭望靈旗於彷彿

祭少司馬召葵賈年丈

當中秘之簡讀蔚羣彥之連翩嗟廿載之急景時  
一二之棄捐乃司馬之俊傑亦零謝於九淵方往  
者之同第復儲館之共業情曷異乎友于藝交資  
於摩切中更跡以睽異念靡往而不結美諫垣之  
達白名奕起於 清朝邁近代之章疏撫忠蓋而  
昭昭歷清卿與廷尉自膳棘而撫丞爵益崇而績  
茂聲籍甚而 寵殷爰陳情以孝養起兵侍而辭

天遠樓集 卷之五十五

徵治安之策未究胡一蹶而莫興思爽達之襟情  
與慷慨之任事稱大臣之風采寔有徵於奏議誦  
詩歌之纚纚振金石之芳聲餘音宛猶在耳俄大  
夢其若驚乃我二人同館兄弟薄酌遙將慘焉悲  
涕魂歸來以栖遲鑒斯忱於千里

祭賀澹菴

鄉有耆碩挺介不遷沈酣芳潤蘭膏夕然忽奮飛  
於霄漢蔚九苞之翩躚地官列職靖其折旋屬朝  
班之越序獨抗疏以糾正肆侃侃以不回竟克俞

於帝聽乃人推其伉直尋督校兮承命迨夫參  
知楚藩長憲江臬所在有聲彊毅不折寬解紱而  
歸來鳳皇將厥九子皆森然其玉立亦卓犖而特  
峙有待策於春官紛八元之將起唐之季真年踰  
八十鏡湖昔以優游荆谿茲焉創葺後先比美今  
人長憶愴黃髮之沉淪幸嘉胤之倣儻慕古人之  
高義割別墅以相讓考厥德之所貽允奕葉而彌  
亮緬思往者鄉曲交深再世益篤感浹鄙心舉一  
觴以薄薦悅蜺旆之來臨

祭湯覺軒

哀才俊之忽逝惜往日之繾綣拭涕泗以陳詞愴  
音塵之日遠嗟哉湯君少有嘉聞經藝冠捷矯焉  
不羣追念昔者共對彤雲君製錦於花封旋給諫  
於禁掖循良奕其有聲忠讜善其籌畫出參藩以  
敷政黎庶樂其膏澤何衆口之鑠金復絀階於仙  
邑乃載陟於南曹職考功以清燕著文禪之百篇  
如良金之百鍊爰粵岳之崇轉乃邁疇而遊倦車  
轂停而未脂俄委化於槿蓓展伊人之如玉寧不

淚焉如濺幸多嘉嗣一已桂擢飛騰接羽韓矣華  
萼君怡然以冥辭慨祝知之悼愕因在告而卻掃  
阻躬酌於靈幕寄芳醴於一卮冀九原之可作嗚  
呼悲哉

祭朱東山

爰有名須繕性和融震爰靈芳上葆皇躬長邦  
之典療昭洪勛於丹宮植潛德以寵厚誕昭格  
乎玄穹乃錫之以英嗣蔚天才之浩瀚方弱冠以  
奉對帝親簡以擢冠寔金玉之粹然宜詞林之

清貫遡高山之發源載演漾於河漢子以貴而當  
封守已職而弗受爰階隣於大夫累龍綸以華茂  
享茲隆邁歛跡韜華且駐玄髮毋論黃芽旣忻樂  
以長齡復服食以遐昇鄰釣璜之呂叟攀雲霧於  
天半生存華屋零落山丘感想平昔廿載交游愴  
一往而不復嗟反葬於石樓況茲太史少日修業  
愧匪李長北海是接義緣此而益深情因之以彌  
浹寄悲悰於尊醴乘回風以弭節

祭沈年伯

江表偉人秉德高亮含華渾涵體素恬暢貞樸弗  
漓淵弘其量心若坦途淨滌榮障抱一守雌孰爲  
機聞玄鶴朱霞超焉莫攀早擅藝林不屑人間爰  
啓鉅哲望重九寰賓友青宮啓沃紫殿銓曹玉署  
特蒙宸眷爰立伊邇載寧宇甸謁請清溫昏晨慕  
芳敷咸有令名翁撫華奕憺然無營經誦  
翰藻怡情詩不言功在蒼生翁宜彭羨遽  
落霜雪哀悽朝野惋愕鼎滌方來光燭冥漠  
赫益洪景燭卿幸與儲賓偕登共職契義  
殷篤感翁隆德關河阻長莫展哀臆肅馳椒芬遐  
瞻悼惻

祭馮按察

嗚呼造物者之不可詰也或抑之而揚或全之而  
傷或始豐而後嗇或前促而後長故雖有智者不  
能與天爭獨攬鑪冶奔走天下使人不可占測而  
日爲之遑遑嗚呼馮君天才敏捷英藻飛颺筮仕  
使垣省掖抗章袞職賴以靡闕綱紀藉之畢張步  
彤庭其容與躋紫闥以翱翔既而出參大藩長憲

越鄉惟民隱之軫恤海風裁之克彰方問府之伊  
邇何人命之若霜嗟嗟傷哉思昔摛文共席講藝  
同堂爰彫墀之奏對相後先而頡頏固莫逆之石  
交豈管鮑之可方以君之朗識也宜不病乎壅隔  
以君之宦達也宜不阻于膏肓奈何秋忽患噎冬  
累藥囊旅覲既不能前尚勉就乎班行迨二旬稿  
腹召子來逆似可毋南待子同適乃輿疾而卽途  
遂永謝而莫之覲嗟嗟傷哉其未往也嘗與之言  
曰朋友綱紀人倫不必死于家人父子之手有吾  
輩相知共襁厥終則高堂八十之母哲嗣終天之  
恨皆當因之而少釋且旅魂返邸依子還宅生死  
靡憾可慰窀穸不愈于待盡河濱舟次飄泊不知  
鄉村與城郭或曠野無人之地魂搖蕩而無所薄  
竟不垂聽而長往愴幽途之奚托吾輩咫尺相違  
安能離職守而超視徒令悵望於寥廓遂不覺相  
顧而失聲又何因灑淚於總幕聊遠酌乎芬椒采  
芳洲之杜若魂有知而聞斯悅九原之可作嗟嗟  
傷哉

祭姪元瀛

嗚呼吾未有子自汝物而後知吾之嘗有子也始  
吾無子而有子自汝物而後知吾之未有子也汝  
真吾子吾雖德薄不願汝曹習末俗澆偽汝至性  
孝友與朋友信恂恂篤行汝吾子也吾雖冒寵踰  
分于世味故澹然既貳禮卿汝移書規勉及時圖  
歸汝事父亦數幾諫每事務忠厚汝知足知止汝  
吾子也吾念置義田役田并爲先人拓葬地力已  
足辦莫爲經理汝卽任之曰吾責也汝吾子也汝  
幼穎敏年十五六坐家累廢學吾既叨第汝輒窮  
日夜補其曠業卽入泮一再赴舉吾卽無可稱而  
汝當繼吾科名汝吾子也嗚呼王夷甫鍾情于喪  
子汝吾子也能無慟哉昌黎之哭十二郎至情云  
爾乃吾哭汝不獨以情自今誰復規吾過誰復任  
吾事汝則已矣吾何可言

祭姪元濛

嗚呼方哭元瀛遽哭汝耶汝病堪死汝胡以最良  
而汝胡以不年耶汝爲人溫厚言訥訥不出口其

與人無間昆弟交游任其才辨而持以默耻爲爭  
競而矯以讓人不見汝之疾辭遽色而見汝之病  
且死也謂不年汝者天耶則胡以至性不啻汝謂  
最良汝者汝耶則胡以常理不勝天不可問汝  
其從元瀛而嬉兮其何戀于人間而何憾于地下  
也耶

祭趙宗伯

惟公侍從 肅皇啓沃寅亮德烈文章繫海內望  
士論所惜希文不相疇知造物界公獨全祿位尊  
榮孰與蚤聞千秋素業藏諸名山身見代興貴盛  
軼駕漢代表揚晉朝王謝次孫捷聞含笑委化昔  
貳天曹桃李何繁矧多棘闥玉符之玷吾師文敏  
寔出公門公之嗣君吾門最傑世謂誼敦感悵存  
物憶公人袞遙拜稱觴蕪詞太短報牘太長知公  
神王大耋逾彊忽其藥箕公故不亡生歷四朝  
老臣餘幾追褒游嘉在今天子豈徒青編有來黃  
紙喬木鬱蒼公下上只

祭趙少宰

嗚呼當代詞曹稚欽允寧發藻凌厲李何是程公  
寔代興居然五子海內文章復屈幾指疇謂清班  
抗心叩關身任綱常與死爲瀕東南重賦民生困  
竭公言可行予遺再活天下大本吾君有儲昌  
言羽翼磐石無虞章疏如山三者最大賈陸可作  
未能遠過爰立在即見諸行事今名廣業造物所  
忌可舍黃閣不有青山方期詩酒歲時追攀公返  
其真天亦曷故大巫可招萬聲佐些

祭徐太常

昭代賢相有兩文貞廬陵北跡鄭公孰與華亭可  
方宋代二王迺復有孫遺笏在床聲烈逾震鄭公  
有謨同日而論巍巍太常清嚴韞醇玄成豈必復  
相已藉甚曰盛世名卿迂時歸田望在朝紳薦剡  
徒上推轂乏人不究厥施露晞薤零憶昔同朝風  
期相親交貞邈而不可追今挹此老成之典刑孰  
謂嗣者之亦竟爲古人也華亭鶴唳今秋風淒清  
九峰嶙峋其不改兮三泖澈澈潏潏其有餘聲嗚  
呼哀哉

又

惟象賢之踵武炳嘉德之清徽承先皇之茂眷與  
禮樂於棘屏明允相國定策端亮屹如泰山砥柱  
波蕩培國祚之元氣勳赫奕而謙讓鑒盈仄之倚  
伏謝崇貴而閒曠當其手握國柄口代天言清卿  
席寵冲挹是敦天道與善載生英哲紹登甲第克  
繼祖烈歷熙績以奏勲爰躋華於九列况十胤之  
競興復遐年之是躋爰休沐以優游樂林園之日  
涉通人間之弘嘏固超然其鮮攀忽乘風而長謝

祭蔣封君

昔長公卜居陽羨早與之奇相約我亦買田來茲  
值偉人之再作惟翁太上所由游心玄邈厚德所  
發今子卓犖筮仕分宜民被膏澤假令嚴相之尚  
在必畏神君之嶽嶽八載留曹之佐禮某月大邦  
之以閣豈徒祿養優游寔惟承志逸樂是宜翁之

大耋今矯其鶴舉而矍鑠洵高朗而令終紆身後之寵渥所歎老成之溘亡所幸典刑之如昨嗚呼哀哉

### 祭周博士

嗚呼君少憚博物君子晚負大志而厄于小試司教桐鄉旋賦歸來東谿泱泱蜀山齒齒弔蘇長公之風流而課農賦詩有酒清且旨地方利弊區畫悉當以白當事者故不自同寒蟬而隱情惜已在世出世嗇精咽氣求長生今久視亦既大耋偃臥東扉而忽奄逝嗚呼吾生有涯神運曷已君之養生可以不死豈其乘雲氣騎日月遊乎四海之外而莫之底止耶

### 祭董山人

嗚呼仲舒下帷絕不窺園白首經術不足與言子載而下亢宗有孫能詩并畫風流翩翩廣陵觀濤邗溝翫月玉簫聲寒瓊花再發公卿倒屣留題奇絕旣而買田荆谿澈澈其西九里築室依山其山伊何蒼蒼銅官朝夕吟哦可以忘餐醉狎漁樵相

與盤桓晚而有子顧余是託念此逸老敢忘一諾而子必佳而田必獲而返其真亦何不樂嗚呼尚饗

### 祭王少湖先生

嗚呼聖有微言其末支離天縱新建提示良知河津踐履趨矩中規猗嗟先生酌爲世師聖有萬行其首曰孝休徵處變履常無曜生承名父耆年德邵而以孝名先生獨造屈指當世文不在茲就家拜官帝不臣之處士求死上應少微况關聖統哲人其萎鄉幼赴都士幸識先生是時跼地遽欲逡巡出在塵塗歸伏巖扃卜居千里不數叅承猶子及門世霜化澤私淑生前沒有餘泣嗚呼哀哉尚饗

### 祭周光祿

太宰正直樹業先朝厚培濬發乃多雋髦嗟君卓殊克繩其武祖寔有孫獨孫有祖抱蓄弗試詎非達人含真摘藻貴不于身雙珠吐曜光于前哲君復何憂徜徉巖穴震澤天風日夕揚瀾有谿有

橋喬木可攀世誼如吾與昆仲交廿年誼深如飲  
醇醪醉中聞訃使我心悼薦以行潦殊不成報嗚  
呼哀哉

祭王家馭

嗚呼自君之物忽十其春胡然山陽愴有深情往  
歲春官首列五人以次大拜領袖朝紳君獨奄  
孟聲實逾震第五之名以當元臣晉代二王忠孝  
絕倫太中大夫不愧難兄太保雋烈有弟益尊列  
傳稱首淮水澄潏憶昔周旋挹清飲醇君殊不沒

天遠樓集

卷之三

非

志業若新日月有期歸于高原我銘其幽媿不成  
言純德太丘有道林宗美必蔡氏穹碑無窮洋子  
涇長大海難奔自茲千秋酹以一尊幽明隔兮慟  
何可云

祭唐叔韶

嗚呼公真太隱避世金門石渠天祿校讎秘文正  
平睥睨不當黃祖暮年健筆無恙鸚鵡灌夫激烈  
匪私魏其學以閔中疇窺厥涯平津執友將軍揖  
客時事所觸義形于色華亭穆穆新鄭岩岩公以

清真周旋無誦其究廷時偃蹇柄國肯戀五斗歸  
臥泉石我自筮仕投分膠漆北還陽羨與公朝夕  
荆谿茗水並可濯纓歲寒過從東香酒清莊生亡  
質伯牙罷琴卅載驩踪一旦霑襟陶公五子公寔  
倍之唐睢九十公踰古希

祭許閣老

天道生殺互用成功孰與太和流行不窮歲在壬  
午大寒之後我公爰立陽春喚咻謂公不專協恭  
和衷五味相濟和而不同調燮功大不動聲色震

天遠樓集

卷之三

非

宇忻誦騰騰絕域白嶽嶄欽青嶽激激稅駕歸來  
高旻圓月陽羨谿山亦有別業方期杖屨隨公登  
涉海內蒼生望公再相騎箕鉅壁朝野俱悵惟公  
碩德簡在 天子無涯者神不朽者史顯卿等辱  
奉清塵感戴知已今茲一慟白雲莽駛

祭朱太學

悲哉朱君何運命之不辰當其祖冠惠文父踐青  
瑣而登京尹也勢可炙手而罕倫及夫劒履長埋  
冠蓋沈淪而君恒杜門歛跡謙抑恂恂才敏學博

聲華遠聞自廩人雍攻苦晨曛不屑意於統緒思奮翼於青雲淹延景迫長算莫申而且不問生產誨子諄諄亦蜚英於士林而將揚先世之休芬矣而何君也遇不配德卒與災會憤懣疾作絕筆塞允罹無望之慘禍奄忽遊於東岱悲乎哉託姻戚之縋縊傷人世之浮漚况齊志以永沒愴余淚其潛流雖匍匐而拯難恨綿力而莫籌僅還君於牖下靡雪辜於麗郵寄哀情於一酹悼冥漠之幽幽

嗚呼哀哉

祭韓宗伯

嗚呼哀哉昔公子光謂縛設諸國我爾身也自今吾之身是韓宗伯遺孤之身也古人有言死者可作生者不愧吾敢有愧于宗伯乎哉惟吾兩人自諸生登鄉會薦讀中秘書仕宦履歷大同蓋三十餘年朝夕追隨誠異姓之天倫也相視莫逆談議從容無所不同乃至還山抱痾亦同孰謂公之先我而游玄雲香霤之中也聞公易簀不死于婦人之手獨所隆待以天下士曰徐聲遠與永訣諄諄

以遺孤若而人唯不佞及申職方史都諫沈憲副是託以告聲遠以囑其長公比不能言聲遠舉吾名公再三首肯聲遠復舉西方號指引歸路公復首肯何公之神爽精明乃爾耶氣已絕猶瞑聲遠舉吾名曰且至矣乃瞑嗚呼公之聖我深矣不啻骨肉矣矧不佞與公管鮑雷陳班尹千秋之誼又奚俟囑故曰自今吾之身宗伯遺孤之身也死者可作生者不愧吾一日未死當一日誦斯言以植公遺孤以慰公地下

祭王明輔老師

嗚呼哀哉古人重知己之感何也夫以賈誼之才吳公知而薦之亦固其所則有知己不足感乎及觀夫誼既登朝絳灌諸公不能容而漢文亦竟不能大用之然後知吳公之知誼深也誼也胡能無知己之感也近者若吾蘇郡守天水胡公之下士憐才至矣顧能深知王履吉絕不知陸浚明則甚矣知人難也然一時受知于胡公者衆有如履吉千秋之名不朽者乎則胡公偶失一浚明而厚幸

得一履者所謂一夔足矣夫浚明大才不能得之胡公而履吉得之千秋之名乃身後事而胡公知履吉于生前則履吉于胡公能無知己之感也胡公之後太守憐才下士者莫如我師陽曲王公顯卿何人而辱公之知耶公才名在五子之列循良其兩漢之選乎片心其太上所由乎未易殫述顧獨有感于公之知我國士我甚也蓋顯卿幸副公夙昔之期由詞曹躋卿貳而不及一日養也追昔以諸生受知于公我先君之喪我公與貳守平陽徐公臨弔下拜以至合郡之倅兩邑之長皆至公不以諸生待我故不以編民待我先君以邦君之重臨委巷蓬華一時以爲異數卿旣仕宦恨各天一方不能一日追隨公杖履也其何以報知己聞公之喪誼當扶服千里躬致束芻之敬而卿亦老矣抱病三年重以西河之慟悽然弔影兩目昏矣所以不能千里奔弔者誠知盛德之不死嗟吾生之有涯也

祭唐吉士

惟君博學宏詞冲懷篤行方崇碩望遽謝塵氛八九年來人心悵慕有如一日往嘗移書往譬爾翁竊謂景星鳳皇世不常有造物珍秘旋見亟收蓋亦感于死生之際而云然耳由今思之君未嘗死夫以子淵之德賈生之經濟王文考李長吉之才藻皆不年而死君卽不敢上擬子淵或當少讓賈生其視文考長吉不啻方軌彼文考長吉故不死何獨謂君死耶長吉得句輒投錦囊滿其母曰是兒必嘔出心肝乃已白玉樓之召理故有之長吉不死况君應詔承明之廬摘衆玉堂之署朝夕侍天子矣今不與先太史公下土風雲倏而來兮忽其止君故玉皇香案吏耶去太清之遊而久戀人間濁世殊非所願于君孔子曰夕死可矣且豈有歷十二樓五城曰死者哉君殆不死

天遠樓集卷之二十三

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二十四

祭文

祭亡嫂

祭舅母

祭王師母

祭孫母楊太夫人

祭吳母盧孺人

潘尚書妃施夫人祭文

祭吳母杭夫人

祭朱母

祭周師母

祭陳明府夫人

天遠樓集目錄

祭吳師母

祭吳侍御配李

祭劉母

祭王母

祭姪孫女周婦

祭趙夫人

祭萬南書夫人

王母吳太夫人祭文

祭勅封徐母吳太孺人

祭于太僕配吳氏文

朱嬪祭文

祭詹夫人

祭王相公夫人朱氏

祭徐母石安人

天遠樓集卷之二十四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祭文

祭亡嫂

嗚呼中年不幸莫如鼓盆奈何茲戚萃余宗門惟兄與弟少業典墳弟幸竊祿兄久遭迍遭家不造終歲食貧賴有賢嫂克主蘋蘩惟勤與儉靡間晨昏歲時伏臘日冀飽溫齊眉舉案敬如友昆宜乎偕老嫂竟不存炭爇永歎兄抱悲辛嗟弟壯歲蚤喪其姻今幾廿載不復再婚惟圖庶幾以續後昆今兄之年已踰五旬雖捐伉儷幸有子孫春秋奉祀秩秩振振嫂應瞑目于九泉兄當徹哭于重闈董齋莫辭敢告虔忱靈今有知來格來歆

祭舅母

嗚呼卿少不辰痛母蚤亡念惟我舅惜我哀傷爰及舅姪來助勦每動心于栢棧以感情於渭陽嗟我舅姪挺身端莊勤儉治家早夜兢兢雖于日身體則康雖薄于奉壽筭則長哀我母之棄

於今忽四十霜曾不獲一日之養徒懷夢寐于  
夢猶思我母而不見乃不遠千里迎我舅于上方  
迄今已二十餘年矣日侍吾舅如侍余母之傍頃  
念舅妉之索居遂趣我舅而還故鄉方我舅捨舟  
而入室適我妉寢褥而在牀得相見而云逝人皆  
謂天道之祐善良豈余母在天之靈不昧若昔人  
醫指而今我中怏怏俾皓首暮年之夫婦得對兒  
孫永訣于一堂茲陳薄奠聊展衷腸

祭王師母

太康集

卷之五

二

神護虔乃手晉昌阜疇啓名臣繫有賢母嗟太宜  
人冰玉醞質儷鴻爲光配萊穉逸敬爾官常宜爾  
家室琴瑟靜嘉邇豆孔碩積善累仁寔成厥胤愛  
不忘勞慈而能訓顯允伯子驤起巖廊偉節卓行  
蔚有文章宣勞氓庶存長藩臬象服寵綸嘉乃丕  
烈歲在作噩五馬雙旌劇吳凋弊荷公專城惟翁  
與母並就祿養某從諸生門牆外望時某失怙天  
方降割豈云徐釋而下陳榻撫摩誨勗寔惟我師  
兩載涵濡稔聞母儀惟儉與勤終始不越宛珠傳

璣視之若琬師旣崇擢簡書是趨方歌來莫復深  
去思千里長違音塵鮮遘倏驚翁訃訊言慈壽我  
師謝政慰母晨昏分命有制道義常尊瞻彼北堂  
擬薦壽寧奚不百年溘爾長夜嗚呼哀哉念我夫  
子無母何恃豈其不壽黃髮兒齒詎云不祿旣和  
修隨母也考終子心曷已嗚呼哀哉百歲幾何孰  
爲淹速蘭蓼留芬善人貽穀太行翠峯蒼煙莽互  
淑懿永標雲行霞驚某遡恩施恒焉悲傷緇引亡  
綈絮漬几傍嗚呼哀哉

太康集

卷之五

三

祭孫母楊太夫人

世推華族必姚之孫士德旣茂女範實敦繫太夫  
人克躬善聖備燬齊福式衍厥慶節義肇家維昔  
忠烈夫人事之蒸嘗敬潔嗣興文恪典禮寅清夫  
人儷之儼戒雞鳴喆胤蕃昌鸞翔鳳翥夫人督之  
聯翩卿輔亦有麗藻擢辭染翰名流彤史工掩團  
扇彼女而儒寧獨相儀魚軒翟象服孔宜身居  
相國聲聞士族溘焉上僊疇不盡縮大隧啓途可  
碑可銘芬華暫歇芳譽長青詞林世講陳壘薦纂

匪曰告哀惟以誅僇

祭吳母盧孺人

嗚呼中壘邈哉而我作傳匪傳而傳是寔克生延陵季子吾無間然維昔汝南克佐安東秉德塞淵豈必隴西方幅齒遇而其餘年長至舉酒鳳翥三之疇其自全孰與孺人屏飾葆貞福履無前鳳池清華掌厥絲綸五色麗天雙雛歲蕤亢于而宗母儀在焉將徼皇寵令則長世明月下泉某辱世講荆南朔風薦以蓀荃

天遠樓集

四

潘尚書妃施夫人祭文

嗚呼闔儀幽靜弗踰提帷迺揚玉庭而備榮哀惟夫人伉夔履上台袞繡委蛇綸猷是偕惟夫人嗣接武清階美錦初製母訓有培北斗麗天婺彩昭回寵誥赫奕新命鼎來一品既躋百齡稍俟不盡稱掄轉聲嗟只列鼎調珍上尊分醴宗伯所司寔夫人祀法從森立松楸苑起司空所治寔夫人阜高朗存物吉祥終始旌在天朝紀在中壘某辱尚書折行深交矧從六館得鳳一毛誼忝世講

敢薦蘭椒

祭吳母杭夫人

嗚呼惟二杭聯璧詩名有聞而夫人瑩然冰玉其青蓮之孫邪惟別駕公治平褒然高第而夫人克佐于海沂其休徵之儷邪惟夫人子若孫多賢鳳毛麟首疇其先鳴柱史僊郎意氣罕偶寔有母儀克穀厥後其軻母滂母若孟陽之大母邪某自吳門買田陽羨豈惟邇延陵不絕之烈抑亦壹範可鄰瑤瑤璜璜鏗然有節孰謂婺彩之宵掩而萱華之朝歇也邪蓋吾室惟憺聞夫人之訃音莫不歛歔而於邑慨婦師之長喪何幾望之易缺臨朔風而陳些兮睇雲旗於天末雖然夫人備諸福而紆誥寵亦何間于存物也邪

祭朱母

維昔孔氏其徒三千而游夏之徒數歌頌聖母顏太夫人徵在之賢維吾師朱夫子講席紛綸始北三鱣終折五鹿海內推本而稱其母儀有嚴是維太夫人貞觀幽閭以迪吾師仁義之鄉禮義之場

天遠樓集

五

而微言則宜吾吳多士大半多出其門境內游芳  
如小子顧辱厚望焉歲月殷流往跡如在慨賢  
之彫謝留芳範于彤編而小子竊比于游夏之頌  
德能不爲之泫然也邪維我師方來朱紱豈戀青  
纓將微寵贈以慰太夫人九泉谿毛河酌門生  
告虔昔人不云乎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其髣髴格  
于几筵也邪

祭周節母

邇昔元公寔維我師時雨殷流獨荷恩私盛德有

不遠集

卷之十四

木

儷寔維母儀貞靚莊壹婉古編蒸世路無涯中曠  
纖離婺女少微不偕而婺黃金不羸遺經在笥伯  
也若存仲亨不羈諸孫嗣起翩其蘭芝母也大耋  
扶持而嬉卿幸早達赴師夙期師竟不俟薤上露  
晞何以報德及母未衰三慚稱壽不躬致辭頽人  
思歐軾也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卿愧此言誼  
寔等倫昔日成童華髮盈巾日月不淹往跡如新  
青天散帙猶似諄諄白日開樽悅沐循循師範不  
邈母儀不陳寐而得之宛如生存寤而失之痛何

可云

祭陳明府夫人

嗚呼是寔我君夫人曷稱壺德匪徒中壘所傳列  
幽閒靜壹蓋準諸葛覃之孝思千秋可則惟子于  
父母隱志相及若樹木之有根心艸莽之有華實  
故有感齧指之急猝爾心動聞乞人之歌悲見于  
色哀哉夫人之聞其母之所苦而朝不及夕蕙摧  
蘭萎落日蕭瑟雖已嫁之孝不弛胡心臂之與木  
石相感疾于呼吸是足告爲人子者可但曰溫靖  
定省之常職授些聲千秋風芳歎睢鳩之垂翼尚  
饗

祭吳節母

惟夫人貞靜卅秋苦節勁草嚴風長河皎月年旣  
六十格當旌列惟夫人有子振聲雲間挾藻日下  
公卿動色菁華獨寫將微寵誥其文渥赭胡不少  
缺掩娑婆訶夙脩淨土坐青蓮花七寶繽紛九珠  
嫵姱旌典封章其榮不加是宜謝帔而空霞也邪  
惟夫人母儀克成其子三遷來茲屬余切劘營室

無儲能九可餌惟我內入系吳之吳既獲比鄰姪  
其從姑琚瑀不鳴拮据有痛顧今子寔才余竟何  
所藉手以復夫人而夫人之還吳門也嚙其挽西  
征之法輪今悵懿範之猶在而音容之已陳嗚呼  
尚饗

### 祭吳侍御配李

嗚呼古稱女德亦唯是烹飪縫製之節琚瑀珩璜  
之飾云爾乃佛氏之末劫有十聲往生淨土之說  
此在閨閫帷幃間所最易信而難徵也乃顧不習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九

其事而厚其驗則何以故夫誠有如彤史所傳  
列貞一幽閨不踰中饋是能淨其心是能淨其土  
寧不脩然于去來之際哉惟夫人生而貴盛既歸  
于吳孝事而姑稱貞節母相而夫爲才御史教而  
子成名進士顧不自有其貴盛也閨自韜飭而其  
潛德不勝書則何以皈依釋氏爲哉夫人于卒之  
先一年夢若西方接引者覺而旃檀異香滿室逮  
再夢而脩然逝矣嗚呼斯可以觀能淨其心者之  
去來無閼乎進士君以抗疏謫歸甫三日得躬舍

殯人以爲慈孝之感雖然夫既去來無閼卽千里  
可待也吾母辱夫人之雅聞訃哀思暨吾內子及  
吾女視夫人猶吾母也敢不告饗

### 祭劉母

嗚呼在昔吳市鹿門賢妃成厥高尚然不聞其隱  
而能致于用且不聞以子若孫顯也軻母沱母當  
爲婦無聞豈德或未備將所遇殊耶惟太孺人妻  
道母儀隱不必約貴不必豐始終恢乎厥家蓋封  
翁單精樞素施于一世功埒良相則太孺人所由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九

九

克稱婦盛德之報于其嗣人由循良吏治司諫執  
憲則太孺人所由克稱母楷諸彤史並臻其盛夫  
不佞視而夫視而子而知太孺人德脩且所遭一  
何盛也 帝有顯恩冠帔赫奕是足誇荆布者于  
地下

### 祭王母

邇我王翁埒名仲光儒不必醫廼兼厥長聊塞其  
聰見垣一方用葆生成而赴仆儻寔惟同德主內  
克匡陰德不貲其必蕃昌而有令子拔藻雄剛弱

冠振羽千仞而翔獨才謂林母儀則章梁鴻吳市  
龐公鹿門偕隱儷美不聞後昆肉啖示信熊九助  
勤以成其子蚤何難辛孰與王母福履斯敦有仇  
而寧有嗣而尊矧迺遐壽珍從清溫胡不少埃物  
還被 恩豈必翟弗耀于生存子政秉筆潛懿有  
聞昔我受館鳧鴈雜陳雉踪已矣悲何可云嗚呼  
哀哉

祭姪孫女周婦

嗚呼人世迅速無幾青春汝何遽厭而溘然就塵

卷之三

卷之三

十

也邪惟汝軍至行清澤於泰肅公有其曾孫  
邇自籍在東郊邇從久而益親十日之飲兩心具  
真用是婚姻之約將世擬夫朱陳不謂參軍之遽  
物也蓋別一歲而訃音傳聞死者可作生者不媿  
我則字其遺孤曰有兄弟之孫女若而人汝年甫  
十八垂手不子遽謝青春雖世講之誼千載不論  
而自今邇近汝夫婿何堪復講人世之舅甥也邪  
汝夫婿車榮汝其俟賁于泯泯風吹素帷有酒酌  
汝汝其有知宛若生存黃鳥助哀有淚霑巾豈徒

骨肉之至慟重以汝舅故抑亦似山陽之夜聞笛  
而愴神

祭趙夫人

夫何谷風眩勃而蕭颯兮摧儷歎之危柯海氣瞋  
而塌堞兮拂水沸兮吹鳶蘿伊貞靚以自持兮鳳  
凰叶鳴兮 帝閣之阿當鼂陽之掩翳兮猓獮下  
而鸞民痛彝倫之就斃兮告吾憤于靈均塞澤蘭  
以酌椒漿兮汝則殛其楚人指白日以誓心兮肩  
九死而叩關既昇痛而出都兮采芳蓀以偕遊雖  
清閨之淑媛兮磊落兮丈夫之氣逮 聖明之獨  
攬兮躋清路而偕榮被揄狄之陸離兮瑤瑤于  
玉京忽履儀之綿邈兮即王母而宵征青雲蒸于  
茵桂兮天飈簸其芳馨擷珊瑚之叢條兮當日輪  
之晨升 明良叶而千禩兮逢寵靈于泉扃蓬下  
上而睇中庭兮不百齡而脩其名

祭萬尚書夫人

在古大臣素絲羔羊何以匹 而瑤瑤瓊瓊瓊與文  
恭經綸惻惻典禮 先朝振聲四域曷佐惟寅維

內有則劔履退食坐而待斂矢心清夜對千秋吳  
曷佐傲戒惟內克勤貴而能貧不問生產委巷庠  
垣吾道可卷曷佐不渝惟內克儉五丈夫子如五  
鳳凰孔雀雙飛各儷仙郎曷佐身教母儀有章青  
鸞雲顛寔備壺德 帝有顯恩穩稱揄狄我思文  
恭寔古大臣好速可則南國夫人乘化同歸千載  
義刊

王母吳太夫人祭文

九疇五福造物所最靳曰好德哉惟太夫人至賢  
未遠集 卷之三 卅

儷長者爾開達人長世燁奕蓋自昔精忠或不遑  
寧親純孝其能王事之恤太夫人貴不必徼大拜  
榮施故宗伯拂衣抗忤柄臣身任綱常之重而十  
載東山扶侍板輿以朝夕太夫人驩不必衮繡照  
煦承顏故少傅再相厓啓 帝衷以定大本置天  
下千秋于磐石大都相公立 朝內淺功深得奉  
太夫人以暇逸其成功而勇退也得侍太夫人又  
半載膝下在視湯藥以逮疾革噫吁孝之所感忠  
之所格俾臣子効則庸詎非太夫人之德名世大

臣恒五百年而一出江山岷峨河出崑崙若太夫  
人者亦詎非五百年而一觀淑德也邪某辱少傅  
公嘯植并次君同年之誼最殷其敢不推本曰寔  
太夫人大造之力海內學士有其操中壘之筆若  
夫膺一品躋八袞富貴吉祥其奚當于疇錫惟太  
夫人攸好德百世一日哉

祭勅封徐母吳太孺人

緝匡有珪在壺幾睢淑明修聞敬姜載作誕乃赫  
典登朝蹇諤御史清霜播于京雒戔戔銀臺 帝  
未遠集 卷之三 卅

倚名卿出納惟允大昕嘈呶揄狄方來衷以今名  
施于孫子彌尉有律備珎以從醲醢五鐙長世無  
涯如天之慶發光其質明月在案彤史千秋芬芳  
不勝有紆 皇寵五花繼燭里名采雲木何蒼蒼  
婁子江聲歆兮其藏存切孔榮無些可愴嗚呼尚  
饗

祭于太僕配史氏文

惟靈生在貴盛克嫺內則作大夫配允稱同德古  
貞義女明月在水夫人履常窈窕可比溧陽之史

金沙之干門第之盛王謝不逾兩族閭閻懿夫人稱  
首蠡斯樛木清風載阜大夫才諳經紀四方夫人  
寔勤雞鳴內匡大夫有子濟美象賢夫人寔嚴母  
儀勉旃大夫碩望其必公卿承恩偕老釵首露  
零瑯邪名山淮海之際罔署悼亡悲風動地嗚呼

朱嬪祭文

惟吾吳四姓亢昌佐彼孫吳迄今猶最盛曰陽山  
先未憲使矯矯參軍安安有嚴宗室歲時饗諸益

天連樓集

朱嬪祭文

古

有孫巍巍儼以令人于于惟令人妻道母儀準古  
不渝既相君子雋聲廼有四子並名家千里之駒  
亦既有觀上國之光矧雲蒸霞蔚其不可遇而逾  
詎謂君子方稱六十之觴而令人之奄逝已乎豈  
草離離與白雲而俱徂兮雖然其視不肖悼亡于  
三十年之前而六十始生兒者奚翅霄壤之懸殊  
獨念吾從孫軋軋方倚外大母爲命而母儀之遐  
豈徒而子若孫有淚如珠耶嗚呼哀哉

祭詹夫人

吳惟六尚詹亦省堂陽羨海關道路渺茫赤絲一  
繫子姓鵷鳳吳祖旣崇吳父領郡吳君嗣芳詹息  
是聘生自華腴來歸儉勤薄繒繡之綺麗甘澹泊  
以居身懲逸豫之罔功爰績紡之是親躬執煬以  
魚膳曾不憚乎苦辛乃蔚發於三俊咸采采兮芹  
藻若森桂之競馥將挺標兮晴昊方茂榮之欲集  
胡賢哲之永違姻戚茲焉永歎薦清醴於總幃

祭王相公夫人朱氏

嗚呼夫人以相公故生有一品之貴其必以相公

天連樓集

朱嬪祭文

古

故沒有千秋之名相公雖家食已久天下以其身  
繫安危今之裴中立司馬君實也自古賢相若裴  
若司馬者幾是故匪一品貴而千秋之名甚貴相  
公有子若召家世執之功韋氏一經之烈今不啻  
過之何其盛哉而夫人爲之母此天下顯榮吉祥  
盛事其茂以尚已其無庸頌已獨自古雖甚富貴  
必有死此聖人所必不免而天下之至哀也何也  
人死後之踪跡杳冥惆悵不可知今以人事顯著  
者推夫人所往必甚樂皇制婦從夫貴母從子

貴幽冥之中清虛之表獨不然哉夫人有女已證  
上僊卽西母得道坐乎少廣邈矣遠矣不可測矣  
其最近可證者晉司徒魏陽元碩德重望其女證  
上僊南岳魏夫人是也然則夫人匪徒人世一品  
夫人而南岳魏夫人之母也豈不上昇甚樂哉聞  
公子侍湯藥勞瘁今復哀毀踰禮誠知夫人所往  
其亦可以節哀矣是故不佞采谿毛酌醴齊有頌  
無些第微虔能達金支翠旂縹緲間否也嗚呼尚

祭徐母石安人

藐姑之仙吸風飲露今茲孺人甘淡茹素生不識  
乎羶腥日炊地之所樹矯然蛻乎淤泥惟如來之  
是慕知夙世之因果若探環之數悟厥配君子力  
學簡蠹旣佐郡而有聲矧作賦而獨步見孺人之  
默相致令名之遐布克淑厥子嗃嗃嚴諭罔矩尺  
之敢愆時兢兢以儆懼乃藝成而逢掖凌渾噩而  
馳騖古稱慈母有敗子觀於斯而知嚴母之能陶  
鑄獨處空閨形影相顧幾寂歷於花朝幾悽涼於

燈暮竟克享乎長年忽辭世而飄度嗟輪迴之昭  
然彼不信者殊悞與賢子以相善歎幽明之異路  
采蘋藻於清溪冀慈航之少駐

六遠樓集卷之二十四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二十五

尺牘

與同年諸翰林論文書

又

與李太府

與內兄丘龍源

與劉吳臺

與陳給事

荅殷禹州

訊鵝湖朱師

與王明輔老師

與上蔡劉尹

荅張代巡書

簡鵝湖朱師

與郭大叅

與邵代巡

與陳貳府

與李代巡

與大司寇陳公

與朱司空

上李老師

與王家馭

與宋陽山撫臺

訊張伯起春元

與鄭侍御

與顧儀封令

與水部陸羽行

與吳退園太守

與李侍御

與李雍野大尹

與鵝湖朱師



與郭龍渠代巡

與張起潛

與梁鳳巖

荅楚侗耿師

與張伯起春元

次鵝湖與陳太史

上閣部諸假秘書

申相公副啓

告病上衙門前輩

與李主政

與沈君典

與王醫士

上余同麓老師

荅劉給事

與李本寧

與李給事

與曾戶部

與張于中

與李給事

與趙汝邁

與王侍御

與任侍御

與任侍御

荅王元美

與許侍御

與李本寧

與徐侍御

與瓜步丘貳守

復劉中允

與大宗伯沈公

與李爾張編修

與舒中陽開府

又

荅王忠伯相公

又副啓

與張錦衣

又

與張錦衣

與林侍御

又

與韓侍郎存良

與南大宗伯袁抑之

荅胡侍御

與李中丞

又

與撫按兩臺

與俞太守

與俞太守

荅同鄉諸老奏荒書

立嗣告族長

與元潯姪

與郭學院

與陳學憲晉卿

與曹開府

荅顧開府

天遠樓集

與李兵道

與李學憲

與顧開府

又

與俞太守

與南光祿余行之

與四川徐開府

與總戎張邦奇

與錢侍御

天遠樓集卷之五十五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尺牘

與同年諸翰林論文書

碧雲蘭若坐聽泉聲淙淙西山秋色間與公等譚及千秋妹快僕與公等幸際盛世職在詞曹其慎毋牽泥于朝會應制諸什阿狗耳目爲昨苦不盡茲削牘竟其說蓋有諗于僕者曰詩必三百十九建安黃初文必先秦兩漢故北郡讀書斷自漢魏以上作而合合而傳傳而可法之難如此子慎毋作近時人語其幾乎僕曰非也凡猝然出于田畯紅女漁樵牧子擔夫之口者皆詩也商賈經年去家萬里居者備述其家事親縷并勞其風波險阻在外勞苦安否行者度羸息幾倍忖歸期久近囑家人謹視門益各題平安以相貽皆天下之至文也何者詩不必叶韻文不必成章道其性情肝膈之要而止也僕故近時人耶不作近時人語而三代兩漢爲子是客有率然進曰近時某某詩人也

某某能文某某兼能僕又曰非也僕謂那不作近時本語非謂他人謂身乃近時人耳嘗試論之自少陵而後無詩矣自昌黎而後無文矣入明弘治間李獻吉始一振之當是時信陽何子心競李力不敵也故名並李實不埒也昌穀偏師也薛鄭老師費財者也邊靡靡能其瑣瑣者也其在詞曹則王穉欽王允寧其最傑乎故僅工五律尺牘語耳又寥寥不數篇揚用脩其學與著述至富而才則推此外無論窮達顯晦凡其生存者其軒輊吾不敢論大都自古迄今代不數人又多阮公廣武之歎而子稱某某詩某某文何也客于是大駭曰子之言何矛盾也子前所言太叔之弛也子後所言商君之酷也子爲政民奚所措手足乎且李杜韓柳而後其撰述積案充棟者何物也近時之能詩文者豈盡出耕牧漁樵紅女下也子之言何矛盾也僕曰不也若亦知人巧之不敵化工乎譬諸草木地之所植雨露所濡堅勁爲松柏梗枿豫章豔爲桃李芬馥爲蘭蕙自典謨風雅以逮本朝

李獻吉是也其山茨野芳蔓草則耕牧漁樵負販委巷婦孺之粹然出口賈豎之家書寒暄語語實際若夫剪綴繒絲成花爲牡丹爲芍藥固不若蔓草之出化工則今之詩若文是也故曰盡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曾不若醜女之能娠怯夫之作力也是故僕于三代兩漢且不欲爲而況近世時流之詩若文乎古人爲古人今人爲今人人自爲人吾自爲我世人不曉事沒曰吟詩屬文嘻其陋也卽詩不吟卽吟不詩卽文不屬卽屬不文若亦知化工乎于是客無以難也僕不佞輒復就公等印可

又

醉中草論文書作字復漫漶不辦公等以爲然否昌穀譚執無關性情談何容易弇州卮言亦有白筆然揚之青雲之上抑之濁水之下大都率意信筆不無太過不佞獨喜滄浪語語上乘唐應德與洪芳洲一書更卓有見然而嚴詩故元人耳豈識見造詣殊途乃爾吳起書不如孫武子然而孫之

用兵不如吳諸兄勉之以嚴氏之識并州之大力  
庶不隴小家仲默之談遠過獻吉乃獻吉大力十  
倍仲默大智大力難到殊非易事

### 與李太府

伏惟惠化覃敷榮問休暢聞風向慕遐邇傾心矧  
躬被德澤者乎東南民力竭矣茲者海溢螟飛民  
憂饑饉當寧以蠲恤之詔改折之條恩施相繼已  
無可加竟虛兩院報災之意公祖焦勞宜何如者  
所幸開墾荒田定以六年徵稅則逃亡或有來復

之期此法第行于太倉嘉定濱海之區未知長吳  
棄地亦可倣而行之否長吳逋負獨多奸孔益衆  
其弊不在催科之拙而苦于就中胥削之多端不  
患徵解之難而阻于額外需求之過甚欠在小民  
者十無二三侵在催收者十常四五使移諸胥削  
者當正賦何賦不完使以索常例者重額徵何徵  
不速惟民財日耗于貪饕官力日嚴于拮据此逋  
負所以益多而小民爲之重困也明公捐貲之澤  
振刷之方兼舉並行其不勝大願

### 與內兄丘龍源

秋初荒啓言及小女許字崑山朱氏因內人病危  
過信俗說見喜則吉詳意專翰同朱使來死者不  
及一見轉令其益益愴然也令妹恩光可待興  
得綸綍褒揚少酬十餘載拮据內助之勤而竟抱  
抑以逝生女不及嫁至于許字之期而亦不少俟  
也痛哉吾蘇素習夷風婚娶論財士夫尤甚僕誠  
私心耻之今朱氏後然以三百金爲聘儻一濡手  
以目前之急而忘生平之耻能無貽左右笑乎且  
令死者含羞地下也是以強煩來使奉壁而南士  
夫且爭嗤之何不以此稍寬稱貸之苦悛悛鄙人  
未脫窮酸氣味何其無大體也則僕亦任之而已

### 與周吳臺

業師起里先生之子

自垂髫從游師門歷二十年所離合悲歡之緒言  
不可悉乃鄙人所眷眷于懷常形之寤寐若有神  
以聯合之而卒不可以塵冗溷者則在陸氏舊宅  
今嚴氏所居三載切劘時景象也弟愚不肖非此  
三載何以有今日哉憶先大人陪侍師翁讌飲語

及不肖輒慮他日薄產重徭身家未必能保老師  
每繆譽不肖以慰家大人此兒定非終老庠校者  
吾輩亦且賴之公何憂不肖仰體父師之意不敢  
暴棄今得如老師夙所期許謂可保有身家以安  
先大人之靈于地下然而祿不逮養師亦捐館靜  
言興念涕泗橫集所幸常得見父師于夢寐中殆  
宛然束髮侍几時也浹旬夢中見者數四甚則終  
宵亦一再見之斯豈非有神聯合于其間哉師母  
年高善怒更當承之以歡令弟玉臺天才駿發令

與陳給事

頃者祭告郊廟升號兩宮覃恩四海大賚臣下慶  
典備矣推之禁掖似亦理所不遺乃勅旨傳宣自  
皇親中貴及侍直宮人廕其子姓優以爵秩往往  
溢于事例之外祖制武職非軍功不授况錦衣雄  
職世及異數都督穹階或合并而予或越次而授  
皇上聖明心知非例也故有不爲例之旨然例所

未有者尚亦有之既已有之者能不爲例耶唐德  
宗欲賞人散官直空名耳陸贄爭之謂夫效死兵  
革者將無以爲賞賞亦不爲勸也不如厚犒錢幣  
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此義獨  
不可一聞之當宁耶

荅殷禹州

夏初拜誨三復間抑何慰喻誘勉之切至耶此真  
骨肉之愛丈宏才濟之以量不假筭格詆訶之威  
而刁頑褻氣不落卑疵纖趨之態而察察醉心一  
時瞻文藻見環穎者譬無異隋和之珍應龍之神  
吐景耀而奮靈澤靡不披光霑潤第謂函牛之鼎  
以烹雞殊未展大器之用耳卽丈事親之孝亦不  
出此澤被萌黎聲流霄漢老年伯夙所訓育者獨  
不快然幸志之得行耶下視先父母日夕異子之  
成立而竟抱抑以逝相去何啻萬里頃又遘荆妻  
之變二女呱呱湯火芒刺懣芥于中縱有熊羆之  
夢將誰托乎每念及此忽忽若亡累草疏謁歸會  
館師不允仍令俛首柔翰間兄其謂之何哉

訊驚湖朱師

歧望門牆晨夕南嚮累蒙誨示凡居官行己之方不激不隨之訓所爲曲誘矇惑者輒灑然警心自惟謏陋不足以荷大望頃者承乏史館尤愧遇非其分稱塞寔難吾師何以策之時際隆平聖天子秉寬仁之度奮精明之治雍雍師相協恭和衷調贊于下縉紳輩亡不快意遭逢欣然嚮往矧其離林樾三年耳卽得點侍從之末班聆嚴廊之餘論自非博搜遐採厚積深培何以追隨其後今瞻佇指南奚啻飢渴吾師龍臥有年行將釋蘿襲紱俾某日夕捫侍則又恍若諸生執經時矣

與王明輔老師

曩承授館獲侍太公聲欬壯盛如童顏竊謂享遐齡期願可必秋杪邸報老師以憂聞不勝驚悼頃又聞太公無疾告終殆是仙遊佛化非生死之流也憶昔先君不幸某在諸生中辱老師親臨弔奠朱幡五馬儼然貴于蓬華某茲不得一哭太公于寢門躬薦椒醕深惟報施倒置但有悲惋而已

與上蔡劉尹

志稱歐陽文忠從太原請易蔡州其略云時多事新奇臣惟守拙衆方興功利臣獨循常傳堯俞知新息清而不耀直而不激以此推門下今日所設施及士民所讚歎者蓋好古力行不隨時頽仰以博名高者也頃以輿頌聞于直指君欲其求卓異于尋常之中識雅道于流俗之外渠回東云有司聲譽始于府道不得漫然可否毋亦憤憤于新奇功利之求乃以尋常守拙目高賢也乎大都今日仕路阿私所好爭侈游揚襲孫吳之口吻則曰邊才竊朱陸之糠粃則曰道學本遲鈍也而托之于老成本躁競也而名之爲卓犖本脂韋也而目之以圓融本貪黷也而飾之以廉潔直指往往立意參商以邀風力之稱或迎合權要以枉是非之實一時之舉刺因之他日之升沉由之民生吏治竟何賴焉門下秩猶未滿有如奉公體國終始不渝安見守拙非智循常非奇是非久而自明誰能終枉其實乎最之

荅張代巡書

明公風裁係朝野望久矣茲膺簡命代狩南邦甫及下車遐邇向化第蕞爾鄙區鄰近海濱曩遭島寇殘掠無餘頃復天降雷雨勢劇懷襄小民咸魚鱉之與居殫殫之爲伍明公觀風之際當必惻然于懷預圖賑濟之策微獨四郡小民得紓淪溺之苦卽國家賦稅所自出之區仰賴培植休養之力良非淺鮮敝府蔡侯躬先儉約政治民心闔郡便之慮其不時遷去如赤子之失慈母儻爲久留俾

數十年侈靡之習疲憊之衆一旦去華而趨實易危而爲安明公之大造也役旋附致下悃如此

簡鷺湖朱師

某爲妻喪給假送幼子還鄉扁舟逆下光儀可卽行至維揚聞舍弟凶禍驚悼仆地渡江以來言者籍籍令人伏不能起父子兄弟一體而分嗟乎昊天何使我極生平不能教誨以致今日罹此荼毒死者含冤生者何心今踰兩月家屬尚飲泣未發某久客初歸昏夜之變主使脅從皆無的確旣未

違昌言以雪仇又不能默焉以忍痛展轉胸臆恚焉如擣寢食盡廢僅餘視息而已瞻望門牆幸垂憐宥

與郭大參

自辛未初夏公視我龍墩時深悼不肖兄弟冤抑至痛也但昏暮之事含忍兩越月其中隱情未悉所謂彼一時也旣賴公輩力持輿論主張名教令司寇君割所愛以寘之官始知首事則徐增助惡則徐坊正犯則增福亡弟所以致此起于沈醉誤

認徐增爲家奴坊爲增兄兩人共毆乃以極忿盡發其陰私故增福出而甘心焉宜也今案卷具在係其主僕從實供招自兩臺郡邑諸大夫及鄉里士民羣然皆以首惡得矣所不明正其法者祇以不肖不忍檢驗之故非其情之未真而罪不足以死也若當事者欲以待增坊者待之而諸大夫皆曰可則在天下猶或以貴貴之義諒有司以脩睦之義諒我鄉士大夫皆不失爲盛德之舉乃不肖則有痛有恨終其身向隅垂泣而已矣何者以一

兇僕之故復加慘于骸骨一痛未伸又添一痛則不肖所不忍也如以不忍檢驗之故竟使逞兇正犯得意而去反戈之誼不足念也則不肖所不敢也今日夜抱遺孤籲天而慟恨不能卽刺刃仇人之腹而遺孤甫九齡頗斬露頭角又恨不能一日飛且鳴也所論修兩家好設不肖誠忍爲之亦恐重爲鄉邦士大夫羞良心一喪死者未償生者亦死也竊伏自惟違諸老修睦之命其罪小滅天倫潰名教貽諸老冠裳之玷其罪大且蒼頭至微賤也無故殺一衣冠大罪也至之者猶百計生之而不得而不肖愛弟之心反出其下哉且始則縱之使逃今復惜其一死此曷故哉蓋兇人之罪愈掩而愈彰不肖之心愈言而愈痛公試察之則不肖有不容直遂之情而必不容不遂國家有不能明正之法而必不可不正者誠賴諸公致所司共成之也

### 與邵代巡

邦彥外迫公論徒唯唯于諸士大夫之前而內牽

私壁竟不能割所愛以付公論所執二僕一稚一蠢而首惡增福則百計掩匿不令之出賴吳太府陽緩其事而陰密緝之越二年始得增福唯公上爲天子持三尺而下以慰神人所共憤少刻躬叩

### 與陳貳府

某在原之痛蒙太府軫念曲爲捕訪遂獲元兇所不能明寘之法者坐不肖不忍檢驗之故乃錢司寇復以他辭誑恤刑君至有赦前不究之說若非太府執法如山則殺人者得以不死矣不肖伏念

舍弟之歿敝鄉先達四十餘人共議司寇若自出詞寘兇僕于官然後不肖始無詞及本縣據司寇詞鞫之始事則徐增助毆則徐坊正犯則增福皆出其主僕之口今原招固在也可與恩詔例論哉如云寒家無詞則司寇君代之詞矣殺人無見証則徐增徐坊者乃增福之証矣人卷具在情罪無疑上可通之兩院而下亦允愜乎輿論天下未有家奴殺人其主告之其黨証之以是斃之杖下而尤有歸咎于用刑之過者至于主使之當追良賤

之當辨又置弗論矣臨緘慟惋

與李代巡

往生南還時亡弟以非命死已兩月而未發敝鄉先達數十輩共爲言于撫公而謂生可無具詞詞當出司寇君并出兇僕寘之理乃不乖士大夫體面又得伸所共憤於計誠便生寒微筮進素無交于鄉士大夫一旦信輿情挾公誼爲愚兄弟白冤敢不唯命詎意司寇君唯唯于士大夫之前而復不免制于私壁竟將無辜二僕代其所幸兇僕焉

未遠樓集

卷之三十五

古

公論鄙之及按院忿然嚴抗法之誅下窮治之令趣所司逮捕間司寇君寢食俱廢幾不欲生撫公遂爲言于按院姑緩之及生北上時諸先達以二僕無辜監候且久命生請于邑令薄責二僕出之仍作首犯照提今招卷具在向屬吳太府多方密伺已於去冬除夕捕元兇矣第今不知作何處之耳生伏自訟平日不能教訓子弟俾免于難卽亡弟亦命宜爾生若更爲詞與廝僕爲伍而秉公法者復持兩造按故例重加慘酷于遺骸抵此一僕

則生寧飲泣含抑負反兵之議觀化外之風終其身置之莫可誰何而已豈敢昧孟氏二問之訓混律法良賤之等致甚慚于衣冠爲門下羞且亦大非同鄉數十輩先達昔所指教不肖之盛心也伏惟憫其哀慄而曲處之

與大司寇陳公

往門下開府敝地不佞適告在里時奉顏色接緒論大慙生平嚮慕之私愚兄弟負痛含冤賴仁明爲之昭雪今元兇已獲國法難伸坐不佞不忍檢

未遠樓集

卷之三十五

古

驗之故然司寇君猶百計求以出之歷數年更五六代巡而終莫之許而寒家雖具一詞自不佞入京以來無一強近之親敢出而與之辨理而人情上下終不以彼易此者則我公祖一言之力也今雖不能寘之于法近已度死獄中亡弟至恨稍稍宣洩使不佞生免反戈之誚死可以見亡弟于地下何莫非明公之賜感恩思報亦既有年嘗屬楊鍾魯徐東盤代叩門下今幸台旌在望數與儀庭丈謀致積悰越數月儀老始得以便羽聞乃不佞

一人頌德之私爾惟我公祖鴻才碩德震耀人寰  
往在敝地以剛方正直挽頽靡之風以忠厚慈祥  
恤凋敝之俗鋤強扶弱修廢舉隆雖美善不可殫  
陳士紳往往具能言之矣某不佞安敢效諛于門  
下

與朱司空

明公道濟天下功在社稷乃勞謙不伐坤抱自將  
卽吐握之節局加焉鄙言不能揄揚功德萬一承  
屬書石自愧詞翰蕪陋重爲門下累也泰山之陟  
誠爲壯遊道遠天暑遂爾中輟重煩經營祗增慚  
悚又推恩布衣如魏季朗者深荷接引下士之義  
傳之海內當爲美談第恐林野之人不識忌諱想  
廟堂之量雅能容之耳

上李老師

沈道立旅櫬至詢其家屬云督漕指揮以漕船漂  
溺數多於三月廿五日自經道立舟過漕卒投繯  
于水舟爲震蕩兵道差人作色曉諭隨散去行四  
五里千百戶某等率衆三百餘人上船執篙工二

名差人二名并索其家僮某不獲道立諭之羣兇  
卽執道立擊傷摧仆越二日身故某與道立俱辱  
在門牆今道立罹此大變義不可坐視頃亡弟不  
幸爲兇人所害而道立復如此翰林固老師所莅  
也乃爲小人凌蔑極矣某不勝哀憤欲抗疏暴之  
於朝敢以請命

與王家馭

舊歲斷酒持齋三越月來謁仙師禮畢出見吾丈  
未午而飲不勝酒力徃拜李兵公時已半酣彼方  
興至出所幸小吏百計困之遂爾潦倒晚與同見  
老丈狂態狎踪一時畢露是夜鳳荆二老命酒以  
待竟不克赴詰朝不能起謝思之悚然別後專攻  
沉痾一年乃得脫體真元耗損諸病交作中秋幾  
爲瘧鬼引去今因王程且迫不能安于衽席扶憊  
強行進止未卜是以不敢謁辭門下

與宋陽山撫臺

儀曹伊繼山與某爲同牕友廿年來頗以志行相  
切劘不少懈某故知伊君最深此君古心古貌不

解世俗交態而氣體極弱少以苦攻博記耗其心血致抱怔忡之疾遇鬱輒發居常在病與不病之間當其發也謂之非病不可未幾忿釋氣平則言動周旋即流輩且或不若近以亡姊久暴露欲控訴台階而閹人拒之過嚴且以恐嚇危辭動其心疾一時言語狂誕直欲叩首闕廷以訟其姊之冤遂不告其母不謀于師而千里長驅兼程以北此是其全病時也抵京之日其朝夕同處委曲開導幸以平日之誼言必見從故其家人爲某言途中舉動大不類居鄉時在京又去途中遠甚此其氣漸平其疑漸釋今且追悔前日放言之過閹人亦不復憾之矣然自其初入京與某接見以來未嘗有一妄言上千公祖蓋其誦德服義之念雖全病時不泯也疏稿條列四事屬之龍推府儻一索觀可以証其言非誑矣誠恐傳言者形容太過則伊君不免獲重譴于門下謹爲白之

訊張伯起春元

世無卞樂飛黃結綠亡奇矣豈其才誠亡奇耶弟

念每及汗背無已然猶追憶闈中竊意表表稱奇如高卷當披閱時不啻形影聲響之易求也然求之而不可得也事竣卽語儀司遍索本房落卷而又不得焉此真有數焉存於其間乎雖然有飛黃結綠豈終少卞樂三年如一瞬耳其必有釋育者之慙而瘳其汗背者惟兄專精切劘與數相符僕之願也

與鄭侍御

老丈握憲而南再歷炎霜矣而念無一日不至左右者以老丈之德真也真則無所飾而厚無所要而信故能入人之深而使之不忘今之締交者隆體貌勤徵逐儀文之往來不少爽而意不在也意不在故虛雖比迹而千里矣此惟左右獨令人不忘也金陵山水奧區若牛首雞鳴諸勝槩固弟所神遊而寢至者而朝夕以供吟案兄於此適人之適亦能自適其適乎

與顧儀封令

榮發後聞尊舟淹薄安山鄉人自安山來者道起

居已康勝復有自吾吳來者言人人殊生竊以安山之言爲然兄能自逸于京邸寢疾之時而不能快意于故鄉畫錦之日能從容調攝于險阻顛危之際而不能收藥餌之功于家庭父子之間兄縱不自愛獨不爲高堂念耶亦知浮雲青紫雅尚不存焉卽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可不以一日之養而重吾身耶

與水部陸羽行

別後凡二寒一暑歲序若流老大興歎今國事無

未遠樓集

卷之三

幸

先漕政者而丈經理一方諸所調度徵發以趨時輻輳爲難弟以此非門下所難也河議紛紜多遙度漫言者要之至當計在久長斯非有事地方者之責耶丈業以時藝標視寰區此不過離少時之志今當筮仕猶舉業垂髫時也他日銘鼎書帛之功光被亡極未不自今日始者則智略豈專事一方云爾哉鄧君久在告近遭大故弟從此君游頗知其志行益謹飭貞厲之士沛然自無狀耳然愚觀漢史所載博陽侯盛美其大者在保護定策

間而尤不遺汚車茵一事蓋舍垢包荒自古難之矣以丈德量如是弟以銘鼎垂帛之計進豈誕哉顧不佞縻餽數年沒沒如一日耳以此自反其誕爲甚亦知寒暄長語門下不樂聞故肆志直言惟丈亟圖之

與吳近岡太守

某沐浴膏澤歲月共深感激私衷徒有歌頌伏思敝地財賦自出役繁俗侈名德拊循化導殊才異政業已振耀明廷首膺宴賓迄今又越二朞明發勤民旻食聽訟其益知良工之心爲獨苦而闔郡士民則益惴惴焉恐一日或失所庇誰其嗣之故超秩之典所不旦夕下者朝紳中莫不共訝其晚而斯民之心猶且懼其卽至也賴川渤海積勞有年一朝而歷等階至于後世有榮施焉然則計日叙功循資加秩豈足爲門下道乎

與李侍御

門下風裁夙邁握憲東南東南財賦輿區亦姦詭百出之地也財賦重則力本者貧姦詭多則爲善

者懼故用恩宜先窮民然唯窮民則必不沾恩用法當首巨蠹然惟巨蠹則必不及法此不佞所習聞于往昔者以今睹記數年來先後名公按臨率皆秉公鎮靜督所司導利而勅罰天造敝邑茲且假干旄之重主持于上益令澤不下壅法無中撓幸甚

與李雍野大尹

侯以清英之望蒞我敝邑逋蕩悉誅奸詭必法旬月以來雖遠年宿負爲之畢輸雖巨猾雄姦罔不

天遠樓集

卷之三

三

震慄不佞竊度侯大旨以爲衝煩之地賦額甚重詐僞萌生非始之以嚴則人玩非繼之以寬則人殘故政先催科而後撫字施爲緩急之間良有深意小民無知僅見其始未覩其終故但懼侯之嚴而不知優游之政曠盪之恩方源源而來也惟不佞知侯之深嘗以語同邑士民使翹首以觀德化而二三搢紳大夫尤深以愚言爲然又屬不佞轉以致之門下當宁行綜核之令業有成效而民間流離困苦之狀咨嗟怨歎之聲亦日籍籍上聞頃

上降勅吏部明示守令又專以省刑緩征蠲除舊逋爲言不佞以此益信廟堂謨畫張弛並用先後有倫參之侯德意可謂同條而共貫矣

與驚湖朱師

儀曹伊若忠去春解官時某已度有今日卽寓書抑其忿心亦恃有生平相切磋之誼不謂經歲不答某亦經歲思之其不答者非有憾于某乃其沈鬱飲恨不能洩之筆札者夫鬱且恨而至于不能言此所以有今日之變也嗟乎痛哉某不論其他

天遠樓集

卷之三

三

論其事母與某聯牀書室時每旦馳歸問母無恙輒欣然造館喜氣滿容比其仕也母北則奉而北母南則告而南曾不肯一刻相違母今已垂白而遽背之嗚呼若忠雖歿吾知其不安于地下矣能不痛哉幼則教之學長則教之仕歿則哀恤其孤而慰其老親于堂上吾師之恩大矣若忠去矣有某在尚能爲報効一二吾師棘闥久滯交友寥寥伏惟夷神靜葆時至事起後先一揆耳

與郭龍渠代巡

三吳厚幸久駐使車執法煌煌霜臺增重不佞嘗  
稽往牒稱直指之盛美其言風裁也曰琅璫威鳳  
溫儀峻峙其咏音徽也曰九臯千里其聲不忒其  
喻刺邪也曰良農耘穢勿使能植其誦率下也曰  
肅爾庶寮各敬乃職古之人有一於此至今猶以  
爲美談矧公兼而有之不佞在原之戚積有歲月  
公一旦以群情共憤而賜之昭雪非私不佞一人  
殆公論也故不佞之感頌亦不敢徇私獻諛聊述  
士民之謳歌者以告寒光方歎景物漸華惟若時

茂對允綏福履

與張起潛

往僕私淑門下所爲舉子文思清調遠前輩名家  
所未有直是涵濡道真發抒天趣不拘常格不投  
時好卒令流輩推服一時沿聲逐流之士稍稍遣  
斥浮華以就大雅士固有不待世用而轉移化導  
之功已先及于鄉邦者公之文章是也今之善宦  
者蓐食而操牘計資以待遷莫不趨旦夕之利以  
求遂其功名其於生民休戚渺不涉念卽不然者

往往制縛於文法拘泥于故常有能隨事考求越  
拘攣之見與斯民權其利害而爲之變通如公今  
日所條示者乎夫善歌者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此  
可以喻公之文章乃今籌畫者無一言不切民命  
無一事不通國脉設公昌言而莫有和之者其弊  
豈止舉業之陋哉僕惴惴焉懼政圖與一二有志  
者出公之言白之當道必欲見諸行事及其成功  
則我不與焉無亦明公所以教不佞之盛心乎於  
民苟有所濟不必恩自己出蓋仁人長者之用情

類如此竦服

與梁鳳巖

頃台從入覲第於朝著間一望顏色會禁例不敢  
以讌飲接餘歡追用耿耿貴治鄉先生龍池王公  
往守蘇州時弟方困諸生中承王公督誨之勤館  
穀之厚恩義備至今聞厲操東山脩然物外三徑  
逶迤花竹交蔭彈琴燕坐神境俱閒雖塵滓淨消  
而謨略固在老丈盛德契合於用世出世之學所  
得于諮訪者裨益弘多弟雖顛顛注仰安能假翼

自致乎見間爲道此衷不一

### 荅楚侗耿師

士習好勝雖號爲賢知者非不卓犖自命其於世用無當也甚者輕詆前修尊已凌物又甚則狙詐颺起伎害百出色借雄張若賢豪不能踰其造而內實不測卽谿谷無所比其險斯所謂庸中佼佼者今老師二刻並傳此輩良心未泯或亦有易惡至中之漸直是關係世道匪特爲先達高賢表白心事而已某叨錄門牆頗知自重能不惕然三復于斯肅勒私衷仰副教雅不一

### 與張伯起春元

時以癩疾就醫

嘉翰言及賤體沈痼憐念良深自秋徂冬斷飲絕慾延醫理藥將以祛除濕熱慮數十百劑轉覺形消神鑠乃信手教戒我勿藥真良藥也敝同年趙太史潑陽行誼風采前輩罕倫顧以此遠遷南粵就第訪吳中高賢將因便道通謁弟首稱門下語未旣太史曰是故吾所願從遊也請介一言往又云先大夫暨太夫人已得名家文志其墓更欲

借重名家書法並垂不朽弟度此或非門下所易許然以平日高誼推之視人孝友不啻已出此亦太史顯揚之大者且弟與太史俱出同麓老師之門真心直道相切劘十年如一日忽爾睽違區區戀慕之懷誠欲藉手以報兼此二者妄意吾丈惠然揮灑某之大幸介石鐫工并煩遴選惟吾丈之視太史不殊視弟無任惓惓

### 次潞河與陳太史

麟鳳之章已登手卷淹滯何所竟不擲還七年不食湖鱗舟次一日三食飽飫自適兩岍綠楊暗垂漁歌亂發田畯野老焚枯浮白屢欲攘臂歡呼奪其上席輒復以禮自止我之不彼若猶丈之不我若也

### 上閣師請假揭帖

伏念某性資闇習學識粗疎出自單微無所根援特荷師翁謬誤之知收之史局曲賜甄陶數年以來再叨晉秩某雖至愚敢不思奮勵勉修職業第緣少有內疾常爲藥石所誤元氣積耗雜症交

攻以是仰披哀悃欲遂生還迺面諭驛禁方嚴  
脩途易阻冊封屆期許充下使得假傳牒以利所  
往竊思被病之軀上厯軫恤慈盼如子永懼不報  
茲役事已竣程限已迫而留患糾纏無有痊理輒  
敢冒死具疏差家人齎捧上聞懇乞師翁終垂庇  
護准假調治以延殘喘自此未盡之年莫非銜恩  
之日雖林居荒僻而師範如臨雖見聞寡陋而明  
訓猶在不敢恣宴逸而忘儆戒甘暴棄以絕生成  
也

朱遠樓集

卷之三

三

申相公副啓

荆谿田陌緣山瀕湖五六月間淫雨傾注蛟川並  
發山田則崩洪暴湧湖田則濁漲橫流極目渺茫  
遂成巨壑備有城郭縣治二沈環夾水勢浸溢雉  
堞頽圯坊廬沈竈小民漂溺流徙不可勝計而有  
司憚于申請徒事徵求敲朴日繁生意愈促始以  
爲樂土而居之不謂適遭其窮慘目傷心中夜彷徨  
安能閉戶自寧也

告病上衙門前輩

聖眷日新福祉駢集休光所暨鼓舞攸同某趨賀  
未前實深戀慕伏念某以謏劣追隨館末辱降體  
推誠接引特至某感分傾心不敢不薦其悃悞于  
左右遂至苛禮易弛狂悖橫出惟長者寬之不加  
譴責耳去夏本以沈痾請假乃藉門下之力奉使  
而還腴儀寵逮情欸綢繆殘喘餘生永懼不報今  
王程且屆痊可未期輒敢循例于中途具疏敬修  
短牘附懇曲垂庇護今遂所請則未死之年皆銜  
恩頌誼之日也

朱遠樓集

卷之三

三

與李主政

聖明在御侍從需賢宏詞亮節如足下謂宜首承  
徵命獻替闕庭何乃名實參差蒼黃翻覆茲雖借  
重陪京優游養望然揆之公論不佞不耿耿也僕  
抱痾山局垂二年所青松落蔭白雲爲侶俯仰吟  
嘯自謂得志顧道里僻左聞問無繇願言之懷彼  
此同之耳奉誦嘉劄詢所應讀之書曠若發蒙知  
足下以此振我也凡當代典章名賢奏議總撮旨  
要體會機宜皆用世所必資者僕惟幽憂之疾萬

念俱灰深以望之知已如以翰墨爲勲績詞賦爲君子乃足下素所自有毋煩置對矣貴堂翁清德表俗諒已久悉高雅俟便訊更爲三致意焉

與沈君典

寢疾山局親朋斷絕老大不難數百里親舉玉趾臨之此誼此情足媿末俗追憶別時在沉痛中主人之禮多所闕失承手教諄諄大慮方術誤人至今讀與之共死不若與之俱生數語未嘗不感骨肉之愛痾瘵關念今賤體沈痼已減十之六七似

未遠樓集

卷之三

三

不復礙生育但非端本澄源之策不能保其不再發耳知盛意懸懸特以爲慰后奇峰先生弟所朝夕願見者以老丈之命許于獻歲移駕更借重一言如冬杪得間早顧一日卽一日之賜也荆谿吳氏一族莫不延首望幸惟老丈趣之吳安節頃從京師來述張代輿言欲吾丈過發以副廟堂推轂至意智者不失時何不努力前往乃效病夫自弃甘與麋鹿爲群草木同腐而已乎

與王醫士

僕所聞于執事者不獨秘方神授可以立起沈痾而真心實行處仁抱義尤足爲一方之範僕夙負內疾名曰癰疽在左者已將毒藥攻潰較昔消滅然非清本澄源安保其不復發在右者其堅如石攻之不動說者謂僕好飲所致來翰獨以飽後爲大怒所乘抑遏肝脾而得此神哉敬如方製服儻得潛消沈痾今生育可期真如再造所苦馬蘭金鈴諸劑藥肆混而莫辨卽擬理檄泊錢塘佇公診視親賜指教尤感感

未遠樓集

卷之三

三

上余同麓老師

某身負內疾垂二十年自己卯奉差庚辰得請合二三醫人之技攻治沈痾危厲熏心瀕于亡者數四卒之鼎否盡傾願貞從吉庶幾可望生育以延先祀此皆叨荷福澤遠庇以某薄德何能有此今春始離牀褥輯理舊業因中氣久耗邁往不前伏念遭際明時寢疾自逸誠所未安卽欲扶曳趨朝勉力就列又恐疲憊之軀不能恪共乃職祗以曠瘵爲門牆玷某不敢也私衷有所獻于函丈者竊

見近來政尚操切省成考憲遲限之條督責備至似非渾厚之治體風林無寧翼湍水鮮縱鱗矧以病夫入班敢希止勢之藏難免淵魚之察速戾厥躬悔之何及惟老師再賜寬假不勝幸慰

荅劉給事

來諭以各邊春防下問惓惓以久安生玩長勝生驕爲慮愚以爲西北俺荅納款稱臣賓免輸誠通貢西海乞市于甘肅番族殄殲于階洮東方薊門城臺屹屹遼左將士桓桓王台叩關梟酋就縛土

未遠樓集

卷之三

三

蠻被挫而寒心長昂聞風而喪膽謂之久安謂之長勝可矣第所聞俺荅景迫桑榆黃酋性如狼虎套虜觀釁番族懷疑且貢市之期參差不一而敗盟生變倉卒難支又聞王台增貢之念不已土蠻忿敗之意方深黑石炭屢肆睥睨速把亥時謀糾聚且水旱荐至軍士甚疲而血戰之餘瘡痍未起可徧目前而不爲萬全地耶頃與一二留心邊事者商之在西北似當假羈縻爲權宜務戰守爲實事互市定于三月番族毋生他釁在東方似當慮

其報復嚴爲預備以撫綏感軍士之心以開謀密偵探之計亦庶乎防範之周矣至于舊時刊布條議并近日部省所申飭者更有鑿鑿不可易之畫惟執事留念

與李本寧

弟無似年來益就駸蠢身世浮沈拒而不受于懷久矣惟是門下離合悲歡之緒朝夕靡間辱教劄備見情曲曠然開慰曩以幽憂之疾越在草莽逃伏荆楚者垂四年所路窮徑絕親友零落顧沾沾

未遠樓集

卷之三

三

御李之願時亦有之一爲王程所迫北上無何卽聞老丈命駕及此良晤無緣益用歎息爰思二沈引觴南嶽長嘯當使寒泉借色空谷生暄徘徊瞻望撫景行吟豈無懷思之什及我鄙人河清難俟人壽幾何大業千秋應自不朽然以老大夙志肯但已哉搜千古之奇秘咀六經之至理豈在鬪靡要以致用此非其時乎在朝諸兄若此區區聞汪伯玉曰文章不在山林上不在臺閣徒以老大業在臺閣矣況文章云乎哉

與李給事

湖心亭榭落成有年縱目寥廓之野沈洋自適日  
與混沌者游海上三山可望而亦可卽矣頃敝郡  
臺陽僊師嘗至瑤池謁王母言空中樓閣煙霞杳  
靄一望皆白又攜瑤池水飲乃翁荆石先生大是  
奇事公清風高節翛然塵埃之外已是仙錄中人  
某卜築荆谿偃臥而觀漁釣粗有幽致與貴州守  
路君坦怡比棟而居其文行夙爲鄉里推服賴有  
天幸入高賢父母之邦朝夕提撕俾知嚮往凡裨  
益于民生皆明公之澤也望之望之

與曾戶部

所諭條上方略奉讀一過備見留心國計綜理周  
密誠能行之上下有常軍民得所至欲裁抑漕師  
尤爲救時急務蓋小民脂膏竭矣而取以填此輩  
之谿壑小不稱鼓譟圍奪莫敢誰何當事者苟且  
曲從以爲調停之術而不知國之紀綱廢弛極矣  
大疏無不允行之理當此漕輓倥傯之際尤復垂  
念不肖遠煩使命甚厚甚厚某靜中嘗思官府文

務太繁日不暇給下之有司日疲力于簿書遲速  
之間而不及爲民之實事上之監司日勞神于批  
答依違之際而不務夫督察之失端莫若明其職  
掌省其煩文司刑名者不必兼錢穀司錢穀者不  
必兼刑名撫按覈之司道司道各以其職覈之府  
府覈之州縣文約則簡而易行力專則詳而不漏  
省一冊籍則除一弊竇如足下職在監運只言運  
務抑何得大體也

與張于中

同心離居自古歎之矧相離已久欲見無由此猶  
同館諸丈之所同也弟德薄天譴身負內疾在告  
三載治以百方瀕于死者數矣有如一且溘先朝  
露則與丈異世雖欲托筆札以明意申素款以當  
面真可得耶來翰感今思昔數數于升沉之異致  
不知弟從死生之交省悟物理人生大夢耳苟自  
反常直志氣伸于天地之間順時自適葆合天倪  
何必三台八座爲貴何必瑤池閬苑爲仙方朔金  
門馮唐郎署萬世而下猶仰其風采豈以陸沉爲

淹滯也老丈今爲遷客前輩名碩往往出此故有  
十餘年不調而一歲九遷者何汲汲焉年過四十  
不及經世則思出世乃猶取入館詩文以自娛此  
何異白首伉儷追思合卺時事唯有啞啞而已

### 與李給事

棘闈日聆謦咳大慰生平伯樂一顧遂空冀北之  
羣謂有神識耳屬者臚傳玉陛名冠璇魁三人之  
中出門牆者二昔陳公以王曾爲舉首自幸不愧  
知人假令陳公得人如門下其爲自慶又當何如  
朱生國祚某自其髫年授業者故嘗大器之今不  
佞又竊自幸不愧陳公則所感于門下者視朱氏  
之子亡殊矣適有羽便特申此意于典謁

### 與趙汝邁

時爲南太僕丞

去冬十月廿五日次滁陽弘齋丈初聞家訃弟往  
唁之見所拓邸舍煥然一新張震峰楊小林二公  
各治具同登豐樂醉翁二亭山高水清形勢深秀  
舟車商賈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于田里乃  
知前輩觴咏于此不在酒亦不在山水之間蓋廓

然有樂以天下之意老丈志在當世頃出山來已  
悉民間疾苦今復憇茲佳境他日事業文章當遠  
軼二文忠今乃過自貶抑猶以同心講藝爲事夫  
俛首柔翰壯士爲羞矧年已逾壯向衰者惟是碌  
碌糜餼耶譚古人憶昨所游處有六一泉庶子泉  
有三隱臺弟將倣而名之荆谿石湖之上矣人各  
言其志敢爲知己欺耶握手有期不出歲杪當攜  
釀泉作京師人事視來况什伯矣王賓在康洲所  
童文在敝寓每言及左右淚數行下况不佞耶

### 與王侍御

敝鄉士習溺於浮靡久矣其文愈工其學愈疎則  
以專精詞句不暇考傳註究本真也要之他日實  
用惟以今日考訂精詳記誦浩博而後應用不窮  
耳不佞虛忝清局無裨職業尚殊自失於此竊不  
量敬爲敝鄉士子請教文先本義論策先記誦文  
能徹本旨論策能悉舉始末者必苦攻之士卽詞  
華稍不逮仍當優錄以示風厲行之一年士皆弃  
剽竊之習求本原之學卽不敢望博綜今古而經

史性理必反覆沈潛人人能晰其義舉其辭自是各隨其力之所至旁通涉獵必有古調綺譚根核淵源至深且遠非若今日之浮靡無當者昔胡安定掌成均歐陽公司貢舉痛排險怪之習使學者曉然知吾儒體用之全功非老公祖之所優爲哉某所慮者崇遷伊邇巡歷難周士以考第之上下爲激勸今遐陬僻壤經數年不待一試反令謏劣之徒冒衣冠而延歲月而邃養鴻裁之士末繇以自見故愚切謂御史巡按必一年督學必三年差

未遠樓集

卷之三

表

與任侍御

手教至封送申相公并轉示士紳間皆謂人心之無常而人言之不足信也嗣是惟加意調停苛則有株連之禍無辜可憫寬則有不盡之法公憤難紓京邸面語凡事必求其實耳今日之事似有而曰無不失爲厚實無而曰有其謂之何凡得于風聞者必推之以心斷之以理卽不能迎合上意久

之公論必白則所以感格人心者固在也

與任侍御

遼府金寶閣諸郎諸僕報有三萬之數陸續完納僅此外更有深求將何以應各家受寄追者十之五六似已無可措手訛言四出遠近傳播欽差諸公已回凡此皆臺下未了事也臺下公平正大士紳心服今日之事主攻擊者欲昭鑒戒以儆官邪主調停者欲崇教大以存國體道雖相成意頗有別凡株連蔓引影響疑似之間盡置之不言而氓于無跡直是天理人情當如此尚非調停之謂而可槩從攻擊乎哉慎之或者尚不知調停之說曰無若宋人然夫宋人直是獨坐窮山放虎自衛非所謂調停也鄭子產知子皙之罪而姑罪子南雖諸游有子太叔在不恤也此之謂調停今株連蔓引影響疑似之間無用調停而況于攻擊乎哉

荅王元美

方今時清主聖搜羅耆俊徵書相望于巖中旌表英忠卹典追崇于泉下一時盛事咸萃高門士紳

未遠樓集

卷之三

三九

爭後言之不獨遲奉台光均有渴饑之願實以世道攸繫想見德化之成也來教以國是紛紜爲慮今天下之病在于見一事卽欲爲一番更置用人卽欲生一番議論不知議論雖多而謀猷未定更置旣煩而成規愈紊未見調琴之功徒爲烹鮮之擾李沆作相中外所陳一切報罷但日取四水旱盜賊奏聞至今以爲名相其先生之謂乎

與許侍御

公剛毅精敏誠與才合不佞心識之匪始今日所

未遠樓集

卷之三

四

幸列在辟臺入叅簪筆之班出領封疆之寄且操牘而暮澤已遍于下民先是士論不常國是靡賴而老成持重如公者坐而鎮之不移時而波流風靡之習倏爾底定不佞竊謂此廟堂得人之慶所收效于公者未艾也今宇內不苦潦卽苦旱徧地被災巡察者一意拊摩節約尚恐弗給而可責以他奇哉前輩持正者不受私謁不作書郵比見巡察未出都門而密囑之姓名已銘心予記牘纔到地方而賄通之禮物常接踵于公庭堂堂易冠繡

斧俛首聽人顧指不得自由其何以厲風霜而動山嶽也不佞委心臺下良以此耳錢糧雖係撫臺事然交章協力以爲水旱之民請命者非臺下清正其誰望乎

與李本寧

歲月云邁霜露屢零緬惟老丈思結風廬憮然松楸之下每念徐孺扶服萬里大愧斯誼日屈指解經之期恨不旦夕至耳往從者有具區之遊未及追隨杖屨今讀大篇七十二峰之致重一寓目所

未遠樓集

卷之三

四

稱石湖采春橋上方吳山之間若斥堠若覆敦中有先人塋地形家倭爲梅花龍弟所未聞得此品題欣然若拜老丈之賜弟不能當此占且無子天其設以待有德耶令弟邁茲大誣幸屬梅墩丈不難申雪當事者始欲竟寢其事全泯其迹以迹之不可終泯須求永逸于一勞故有此也毋過慮焉

與徐侍御

往元臣虞集有京東瀕海水田之議而未及行我朝丘文莊嘗以爲言今廷議且毅然行之甚幸我

國家定鼎燕京轉漕東南今西北水利一興羣畿輔莫非外府東南之民可以息肩而轉餉不貲之費可以減省且近邊之地有阡陌溝洫虜騎不得長驅小民相生相養昔也曠莽今也蕃育實邊之策無逾此者顧爲之須在得人必有專官領專勅若委之撫按徐徐而圖無濟于事西北軍習干戈而安享常食民習偷惰而輕去家業驅之耕種如赴湯火亦有利其棄地而私種之者今墾而爲田度必起科其肯欣然就否且高原則慮沙壓低處則患漂流能盡強之使墾耶是在隨地相宜虛心行事不必處處開墾不必人人耕種錢糧於何取給人夫於何取辦民間舊業有無妨礙水利初興果否經久必能千慮無失然後次第請行誠久安長治之策深爲明公望之

與瓜步丘貳守

憶自抱痾選金焦名勝及于文臺別業靜理芝朮辱門下朝夕見存意蒸蒸過厚俾妾頓漸蘇若挹仙露獲鴻寶所沐佩甚弘歲月殷流往踪在念忽

拜華牘高情縑繆祗以增感門下文事武備卓然命世素所蘊蓄被之琬琰尚足折衝萬里竟爾沈抑孰當顯融所幸名家接武千里之駿騰霄伊邇惟願珍攝以膺善慶

復劉中允

尊諭以陽明從祀廷議與之者固多不與者亦有愚觀與之者謂按孔子之傳揚之太高不與者輒引道聽之說詆之甚醜均非也陽明以前士大夫學問專以朱子爲理爲務其行檢斤斤矩矱是守陽明出而創爲一心簡易之論以破其藩籬故當時與陽明相反者皆卓然自立之君子也陽明坐此蒙訕至今不已然亦何害其可祀哉孔門之學原有中人上下性道文章二等薛瑄始從中人以上行檢着力而馴至于上達陽明直是中人以上性命起手而下學卽寓其中今瑄已俎豆于廟無而陽明安可遺之但我朝制科純用經術罷黜百家衆說一以朱子傳註爲宗陽明獨持致良知三字謂大學致知非多聞多見之知乃致吾心之良

知格物非窮天下事物之理乃存天理去人欲而正其事物之不正以歸于正于是以朱子窮理爲逐外而遺內朱子之學豈專求之外哉頃沈少詹謂陽明務內而遺外守本而棄末特其告人機同語捷善于啓發爲人又直截明爽所向無前能致所學于事物之間一無底闕使儒者破拘攣之見而又釋迂闊之疑可謂士林之僞豪吾黨之賢達律之聖門知曾點之狂而不知所裁如漆雕開之見大意而于斯未信終當讓朱子之集大成庶

未遠樓集

卷之三

四

與大宗伯沈公

選文之役辱諭命諄切豈敢推諉但蒐羅之始慮在遺漏故欲派衙門諸太史每人選擇一科取數甚多乃去什之七八而錄其二三以呈于左右已復奉命轉求裁定于三相公忽再踰月矣廼屢請

而未見示也若再請似嫌于瀆如仍以臆見妄欲裒益其間歸之精當必非愚生所可及茲欲將前所錄底籍總送李九我太史屬之刪定蓋此公近日差回尚未効力于斯舉其於時藝淹貫既深離去亦未久前輩三場文字可爲法于今者必有成數不佞將藉手以畢此役更得賜一東示以關係頗重尤至願也

與李爾張編修

溽暑不敢謁謝選文刊布所關于海內士觀法非小初擬一帙三相公皆以爲多瞿唐之後云無取焉卽遡而上之太朴近陋者亦宜去約之五六十篇可矣五經不必刻今亦不勞再閱惟論表策俱草草採擇更得精覈至當乃可以垂範學者策取其實不必備也前承面允謹以奉煩數日之內與藉手以復相公暨大宗伯之命雖曰正文體然而鋒鏑氣飲亦文章大家所決不可無若涉于庸腐則又不若奇詭之爲愈亮高明卓見亦不俟鄙言與舒中陽開府

未遠樓集

卷之三

五

當今譚重務者外則邊陲內則漕輓咸軍國大計  
非海內碩德夙望不足以重鎮而重臨之頃當寧  
以黔中孤懸萬里特授明公節鉞而鎮寧其土宇  
固已惠流六詔威攝百夷矣惟是兩淮寔南北咽  
喉之要衝保障畿輔節宣河漕八省舳艫轉輸千  
里兩都輻輳控扼一方得非至艱鉅之任乎昔明  
公鞠旅滇池固已邁跡伏波今督餉淮淝當不讓  
鄧侯明矣大江以南馮夷肆虐天子憫其墊溺而  
濟之以折稅輕輸長淮以北河伯爲災修築之議  
紛紜未定固知臺下籌之熟矣杞人之見更具別  
幅統乞留心

又

國家借黃河爲運道上自茶城下至淮安方五百  
餘里治之豈不易易乃茶城有倒淤之患徐州有  
淹城之危邳州有淤塞決口之虞地方父老俱言  
往歲未有此患自嘉靖末年河水大發淮口海沙  
壅塞成阜今則屹然如山矣自淮而上水勢漸緩  
邳州淺房村之決呂梁洪平茶城流逆皆由于此

夫禹之治水掘地而注之海耳今不自下流通沙  
以就其深乃從上流築堤以防其高舛也宋熙寧  
有獻濬川耙法者其製與耒相似以圓木八尺橫  
于中以鐵爲齒齒列三行兩端有輪以舟駕之淺  
處舟行過則泥去深處縵不及則不必耙此古人  
已試之法也今訪而用之何有于淮口之沙耶此  
就五百里內言之耳若論全河之勢上溯潼關下  
迄淮安弘治以前四支分流一由孫家渡經壽州  
一由渦河經亳州俱出懷遠縣會淮入海一由趙  
皮寨經睢州出宿遷小河口一由梁靖口經碭山  
出徐州小浮橋俱入運河以後遷徙不常尚存一  
二支勢猶稍分未爲大患今則四支俱湮全河東  
下瀾漫洶湧望若滔天而以一淮受之欲疏其怒  
萬無是理茲建議于徐邳築達堤以約攔水勢使  
不至漫漲於近海去處通草灣魚溝新洋雙港諸  
口以廣入海之路使無壅滯淮河則開通濟天妃  
閘以杜黃流之內入高寶則增築石堤于東岍之  
外開支河以導淮水之外出無非多爲委以殺其

流使不梗運道不啻陵寢焉耳要之論五百里之淤塞當急去淮口之沙論全河之要害當開復四支之道築高堤以防潰乃一時權宜之計濬下流以就深爲萬計永賴之謀惟當事者胸中有全河然後能下手耳

荅王忠伯相公

仰惟純孝備篤旻蒼昭鑒靈輶言旋春暉融朗實天顯茲明佑以克襄大事也虞祀告竣聖室改黜而音容之想尚如慕如疑賢者行禮加尋常萬萬

宋遺集

卷之三十五

東木

矣縞車千里四方畢會辱愛如某獨不獲表孺子絮漿之敬又不克申林宗野送之忱徒哽衷私抱茲大歉合簪遙奠未罄微悰神像讚揚罔闕潛德懼爲瑕玷翻報瑤琤南金和寶雜以冰統張具擊鮮逮于銀鹿何以當也何以當也所竊忤躍者禪服有期徵輪在邇黼袞方隆西眷蒼生正矚東山某卽旦暮泉石賴庇匪淺矣伏惟節節有餘之哀茂近方來之寵爲國保重斯道增榮

又副啓

違顏滋久戀德滋深伏惟襄事屆期不得躬親謳紉代以廝役并爲同館致薄酌于几筵極知菲蕞上涸台嚴不意相公當哀毀勞頓之餘酬應雜還之際而復苦身下接不略賤微饗殮視具待之若賓賚予遣歸輔以尊价登知煩累至此何不附一言使者爲便哉小廝去則忘歸歸則思去銀鹿之稱寧當無忝但其所稱相公至行纖悉謂某有一于此形且爲敝此殆確論歎服歎服伏讀手教寵若面承某兩年來高堂有垂白之虞膝下絕嗣續之想展轉憂懷首丘是急歲杪春初欲候相公一別而後長往恐鬱鬱不能久待耳粗縑出吳機其色淺淡可備左右所需幸毋以寒酸見譴也

與張錦衣

公知以幣帛爲恭而不知士大夫操行之不可苟公知門生故吏交際之禮不容廢而不知公論難犯嫌疑當避稍不謹則喪身亡家之禍隨之矣公今日退處山林之間自保則哲矣士大夫尚以生與公師弟之故而妄疑生與令兄司禮往來生日

惴惴焉懼心迹之難白也尚可受此非常之饋而益使妄疑者得以藉口乎公若終不肯諒請得矢諸神明世有剖腹以藏珠者乎公欲免異日之患當自今日小心始

與林侍御

老公祖功深疏濬澤洽三吳遂令百年沮洳鬱爲沃壤雖當大侵之餘而田有圩可防有豬可蓄荏葦旣去生我稻梁天災地沴不能爲害何者非臺下力也又聞棘闥再司督察奸不漏法法不擾士士得畢三日之力舉欣欣鼓舞于道化涵育之中而感頌如出一口甚盛德也某臥病山扃傾蓋未及而問訊不遺水利粗得梗槩具如別楮亦老生常譚無秘見無捷法可以當明公之指奈何

又

浙西之地蘇州最低淞爲下流太湖汪洋數百里散注澱山三泖等湖由三江入海三江者湖海之咽喉也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自海塘南障而東江堙廢水勢始北折而爲黃浦趨于吳淞併于婁江

又溢于七浦白泖其道迂迴屈曲不能駛急又海潮日有二至夾帶泥沙淤塞江路則湖水泛溢爲患此三吳水利之大凡也向無專官每因時疏濬以救目前而無永久之計今幸屬之臺下專勅行事必且殫精畢慮爲吳民垂萬世之利某聞昔人于溧陽築五堰以節太湖西北之水於杭州築長河堰以節太湖西南之水宜興則有注水入江之潰常熟江陰則有導湖通江之浦遺蹟可尋皆所以殺其上流也其最急者莫如治委之法所當熟議今之吳淞江婁江七浦白泖四湖者襟帶湖海吐納衆流不可一日不通者也吳淞江撫臺海公開後復漸淤矣白茆七浦同受昆承陽城諸湖與婁江之溢水善漲易壅自崑山常熟之間築有斜堰而七浦之流益細旋開旋塞今宜疏白茆之淤開七浦之塞撤去斜堰或爲石礮或爲石閘而諸湖以漸開濬可也婁江雖無阻太倉以東多有漲沙北之腹內特高如內地開深一丈則此處倍而爲二丈其勢乃平此開江開湖以治委也昔人于

川原廣衍處所每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使相灌輸無屯滯枯涸之患卽今吳淞吳江之旁涇港錯綜堙者幾半宜以次疏之使溝瀆悉注于塘浦塘浦悉達于江河聯絡貫穿而後可此疏塘疏浦以治委也吳中之田高者畏旱低者畏潦高者惟開河蓄水而已低者非築圩不可是宜相地形度水勢畫而爲圩高築堤畔令內足以圍田外足以禦水圩畔既固不惟在圩之田無霖潦之患且潮水不得漫行而咸歸于塘浦則塘浦之水自

未遠樓集

卷之三

五

然滿盈迅疾雖高阜之地亦因水勢易達可引以資灌溉此築圩畔亦所以治委也古人于濱江通海之處悉設官置閘以時啓閉其小港不通舟楫則築爲壩堰穿爲斗門蓄洩啓閉亦如之閘外設撩淺之夫時常瞭望以爬疏積鐵掃帚等船隻隨潮上下以蕩滌浮淤至如栽桑柘插菱蘆護堤固畔纖悉備具此又治委之規制所當講也惟公祖採而行之庶不虛今日專任之意

與韓侍郎存良

邦溝明月分袂黯然長夏政治宿痾在芙蓉山中簡子魂遊奚止七日夢先聖授餐甘載沈痾一朝頓已始知帝所甚樂史不我欺也夢之始末甚長止面談不悉劉子威先生爲我紀之以詩一寤十劫矣吳中民力彫敝七月十四五兩日颶風漂民居湮沒生靈幾十萬其存者震撼驚怖之餘秋成難冀何以存乎予擬備寫其狀達諸政府讀王鳳雛解元時務策甚具賈生治安策蘇長公上神宗皇帝書數萬言不止鳳雛數百言而盡真奇才

未遠樓集

卷之三

五

哲匠一字一淚驚心振魄廟堂之上讀之若家至戶曉矣凡有仁心有不慘戚者耶今不肖無庸贅已蠲賑之議唯吾丈從吏力贊之弟擬初冬束裝從陸北上握晤不遠

與南大宗伯表抑之

聞之先輩云真學問文章必形諸威儀之際與日用之常真道德性命須見于治事之法與當官之政至其教人無論及門私艾顧人之自得何如耳先生夙以博學宏詁爲海內青衿程式而律已則

方重潔修力行古道又思一挽末俗之頽風其無  
似不及執經問業猶幸得侍雲江令姪朝夕談論  
竊聞義方之緒慨然有當于鄙心故人仕二十年  
有先人之敝廬與兄弟共之近始卜居荆谿買田  
陽羨僅穀一家饘粥小廉曲謹任意率真豈敢仰  
附及門之士夫亦私竊自淑以求不悖先正之典  
刑也屬者京邸相望念切瞻依自郊垌握別悵然  
神往而今耶忽致手教開函諷咏則知先生果亦  
照我于世情之外益自感奮簡末尤諄諄以純心

體道終永令譽爲最象山先生曰人生天地間自  
有爲人之道學者所以學爲人而已今先生教我  
爲人也而敢自外歟兢兢佩服矢無捐替

荅胡侍御

簡命特起一鳴驚世千仞覽輝何其偉哉顧處之  
若浼亟返陪京真足以振起頽頽扶翊名教來翰  
所云壬午以前可謂諱言之朝壬午以後可謂輕  
言之世誠哉確論近來遠方學究上書萬言市井  
傭奴相繼扣關諸不在言職者率稱言路阻塞而

托之忠憤激烈以侵言路其意專以一時之裁抑  
圖異日之超躋不但新進制老成之命且弟子唾  
其師不顧焉獨不思劉栖楚碎首玉階尚不能逃  
八關十六子之誚萬世之公論固在也

與李中丞

瑤華之音不遺菲劣厚之至也展玩再周竊見明  
公萬物一體之懷疾痛痾癢無不相關某嘗讀雲  
漢之詩當時君臣盡瘁大小戮力爲民捍災禦患  
不敢須臾少寧疚哉家宰鞠哉庶士凡在有位皆  
勤勞于職如此今明公率先首列痾瘵在身南北  
旱潦庸何患乎昔賢於關中告歉漕江淮之粟以  
濟之河內被火矯使者之節以賑之然議者猶謂  
澤不普徧計非久長籍第今有舉二公之事于今  
日者其德澤何如也耆俊滿朝碩鼠亡有而庸夫  
素餐冗員耗食則荒政與大計儻亦有互相發者  
乎

又

頃聞河渠建議欲開膠萊之道以通海轉漕爲國

家永利考之元史自至正十七年議開此河至三十一年竟以淺澀不可行奏罷勞費不貲終無成功已有往鑒安可復蹈之也我朝開會通河在中原之中爲國腹裏漕舟四月過洪入閘黃河水溢不爲運阻誠得申嚴舊制萬一河決或徙當不至數百里外自冬徂春隨決而治必不妨運往年海運且經高寶自淮達海今湖堤潰決自應併力治之乃欲兼事于必不可成之膠河力分財殫恐國家日益多事諺云兩不成則一不就未有舍中原

之漕渠而鑿山通海以稱便者也

與撫按兩臺

與朱秋崖請師典

鄉先達故都御史朱秋崖先生自其在襁褓值父有家難母居獄矢節保抱稍長每聞母教輒涕泣竟日以是益淬厲爲諸生卽挺立不羣操行凜凜衆已服其有冰蘖之守旣舉進士敷歷邊圉在威茂有平三溝之功百蠻震讐在閩粵有勦雙嶼之績兩省輯寧最後巡視江浙深懲通番姦黨所擒滅海上巨寇及內地姦商無慮以百數皆動中機

宜至于溫盤南鹿諸洋走馬谿大捷一時倭奴掃盪無遺而閩浙勢家坐虧番舶之利乃以飛語中先生竟憂憤卒後數年而倭難大作大江以南閩浙之間兵燹之慘近古未有東南坐是以虛耗假令先生不死得行其策豈有此哉先生死迄今已二十餘年昔之嗜利者今知其爲釀害昔之倡異論以搖先生者今知其爲助倭賊以成根本蓋自先生甫歿而公道大明士論之所共惜者亦旣二十餘年矣顧以時日遷流忠憤之氣尚爾抑鬱子孫單弱赴愬之舉用是遲回今幸 聖明在御褒顯忠良恩不遺于枯朽賢公卿在事追叙勲勞論畢達于幽隱此正天意藉是以酬先生不朽之功而雪其久沉之痛者也况某等生同梓里耳聞其冤目見其事又且不爲先生一暴白其心跡于盛明之世哉恭惟臺下總統藩牧有存亡繼絕之典維植風教有旌善表忠之權是敢敘述先生生平大節并其功烈之不可泯者上塵嚴聽伏乞俯垂矜察亟示褒揚不惟死者得以酬庸于旣往而生

者皆將奮志于方來甚有補于世道人心良非淺鮮

### 與俞太守

歲序更新台候萬福下情無任欣慰頃得兵尊王對老翰教知趙宮庶近日疏議雖不見納于宸聰而一時賢公祖軫念敝邦賦重民貧往往采而行之此豈獨一方之幸顧其中錢糧難于稽覈者不在正額而在雜派等項弊端不可究詰者不在士夫詭寄而在吏胥那移每縣佐貳中得精明強幹之才專任而久需之更訪鄉先生及耆老或區內

永通樓集

卷之三十五

五

大家素有正直名者令匡贊其間以防下民之欺蔽縣父母又于糧積書求一二年深作弊最深者召而密諭之許釋其舊惡令居中查究須于弊中求弊一一清理則不但可以抵補坍荒亦可量裁正額使小民實受其福此事承上使下總在臺下故竊効涓埃之助伏惟裁擇

### 與俞太守

不佞寒微賦性狷隘家兄顯臣入貲爲太醫冠帶醫士藉以榮身非敢忘分上交仲兄顯賢廩于長

庠頗知自守而家書屢至具道老公祖推愛及之

賜禮枉過且感且懼乃有同里搢紳率引以涵見臺下下按聞之非獨自慮嫻笑于鄉評亦恐上藝公祖之威重傳播遠近爲清論所不容也不佞雖人仕廿載先人故居則家兄守之薄田五十畝無所增益卽合宗黨之田附賤名輸稅者總之不滿四百畝此外更無別產亦未嘗留一家僮以候賓客自撫按及部邑諸公歲時不敢輒通一書言一事乃假冒者則紛紛也夫揚湯者不若去薪而止漏者莫如塞竇自今先絕家兄輩之往來或有匪人假偽札干非分一切以法處之是爲愛不佞以德而不佞亦尊公祖以分兩相成而不相悖也更借鼎言于本府佐貳兩縣父母各致此意使不肖不混于說事鄉宦之列慰浼何如

### 荅同鄉諸老奏荒書

連歲南苦澇北苦旱朝廷遣使分賑此所謂大官減膳宰相而下輸穀助貸時也三吳財賦所自出奈何有此異常大水災沴之地十室九空籲號之

聲萬民一口疏既上天子憂形於色同鄉三老篤  
念桑梓重以諸公之教無不欲究宣德意奉命唯  
謹不佞聞之救荒以財不若以政救荒以政不若  
以人先草當此責重靡不痼瘼切身便宜行事往  
往上章自劾朝廷原之使惠澤洽于窮民聲稱垂  
于來禩今云兩室憂懼猶已飢渴亦既得其人矣  
世之有饑饉天之行也人勝而天弗能災矣其尤  
有進是者平日捐粟以儲義倉臨時設糜以救餓  
莩諸公講此久矣更不必言昔公儀休拔一園葵

宋遠樓集

卷五十五

本

世共賢之臧武仲蓄織蒲之妾人謂不仁燕與蒲  
小物也又其家所自有然且不可况在民者乎英  
宗時會昌侯家人私起店房專利病商事聞命亟  
毀之且抵家人于法在戚畹不可况鄉士大夫佩  
服仁義率先邦族者乎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士風  
貪黷吾吳尤甚利無所弗趨如蟻慕羶如蠅赴腥  
勢無所不懾如虎噬人如鷹搏兔或受投獻或占  
田產目前供朝歌暮絃之娛久後爲子孫享用之  
計一家囊括萬室罄空致令啼飢號寒鬻妻賣子

傷天地之和召陰陽之沴旱潦相仍實由于此無  
論豪強兼併王法不宥儻良心未泯亦知福不可  
過民不可虐百年一瞬爲誰作馬牛也諸公奏荒  
意必先民後已決能損已益民愚不敢望益民得  
無侵民足矣所云人勝而天弗能災者其在斯乎  
其在斯乎死罪死罪

### 立嗣告族長

連枝同謝同氣感傷少者先亡長者危懼某年踰  
五十內無正位之妻下無承祀之子有如一且同

宋遠樓集

卷五十五

本

顯宰顯相暴疾長辭人口伶仃誰爲之主家業飄  
散誰爲之守豈不玷冠裳而貽宗黨之羞哉茲告  
叔父暨長兄尊前卿妾吳氏南濠舊族祖吳員山  
卽吳方山之弟俱廩生也其孫女事卿已二十年  
撫育二女俱已出嫁佐理中饋頗効勤勞今立爲  
繼妻使之正位乎內他日應得恩典封爲淑人爵  
從三品是一家主母遵照律例昭穆倫序卿無子  
當以長兄次橋次子爲後顯相無子當以三弟顯  
宰次子爲後確然不可易者也特命吳氏之弟迎

取長兄次子收養京邸儻卿後自有子或仍令歸宗或並育爲後臨期再議聞顯宰妻林氏不忍以次子爲顯相子顯相妻張氏亦不欲立之則請于瑞峰兄以其次子代之亦不失昭穆之序若瑞峰不出爲叔父之後則顯相之後必屬瑞峰次子蓋律例之必不可違者既居縉紳之列事關倫理豈可任從私便專此奉聞

### 與元渚姪

婦翁章師俱言元渚有志讀書要做好人以顯父母甚喜愚伯有心事隱忍不言久矣今汝心已明白始與汝言汝七歲携入京師教訓緣是時汝母痛汝父死于非命恐哀苦之中令汝失學故也不意入京我日日詣史館編纂汝師亦日日出門更無一人管汝轉恐荒廢汝學即請汝師附同年舟伴送汝還母親越八年我歸宜興又擇師召汝兄弟兩人從學且爲汝結姻吳門不料汝時頑鈍毒打幼弟滿面流血故令汝跪聽我教誨汝便怒目反唇厲聲求去一刻難留于是復還汝母吳門

聞之姻事遂解故爲汝更求姻于孫氏雖非父子較之尋常伯姪亦有間矣今汝讀書循理汝婦翁又割田爲業婚娶之後自成一家迎養寡母冉雪父冤幫扶兄弟興理家業汝一身關係不小汝係長子不可爲人後吾已奉律例順昭穆定伯兄之次子元渚爲嗣自此我稱伯汝稱姪名正言順汝婦翁章師各已備知矣

### 與郭學院

大江以南士習靡麗而務競進自楚侗師限字爲文又盡汰諸無行者而士稍稍檢束不敢恣肆于禮法之外而文亦日趨于簡實時不佞身在陶冶至今能誦其規條且日服膺之不少悖楊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不佞幸而得師以有今日竊伏念敝鄉之士所仰望文宗者不減弟曩日之望楚翁而明公持衡懸鑑先後一轍有若干將鎮耶一旦奮飛于鎔鑄之中爲國奇寶必不若不佞負楚翁之教而泯泯無聞已也使旋無以復明命謹爲諸生請教

與陳學憲晉卿

年來聞問闊疎居常竊念天生老丈之才與老丈平日匡時之志豈謂成就止此而已乎時清主聖卽賢哲無所展其略來諭有是言矣然語在位而無由表見非高尚不仕之謂也方今西北苦旱東南苦水饑莩載道亂萌可虞孰非老丈康濟之地顧仕途日壅兩司尤甚當事者靜養天下和平之偏凡破格改絃之事目爲紛更不肯爲而循資養望守官默默者歷數載不見調亦不思去安得添

未遠樓集

卷之三十五

書

設員缺以待異才乎在老丈曠然大觀恬然雅致優游泉石何所不可惟弟不勝快快之懷然觀在廷大老多海內所稱端亮正大之士秉衡當軸壓服一時考其生平中年見廢鬱抑不得伸者過半也蓋天欲授以鴻鉅而大用之必先處以拂逆而練習之是以古人身在畎畝心在巖廊亦自謂天意終不落莫耳惟老丈重圖之手教又云民窮盜起雖有愛民之官束手無策第謂官不愛民耳豈患無策哉卽如設糜一事若分保八箇每一二里

酌其中設以官粥卽令本里耆老監視之鄉間富家有以百千畝計者則本邑飢民中必有本家佃戶安肯令官出米救其佃戶乎且一二里飢民有數一一相識豈有假冒者濫食也推而廣之一二里之地設粥十處一二百里之地設粥百處而已以一二里之富民收一二里之饑莩不足則官助之殘喘可延安知不起而効力于我而況爲吾之佃戶乎今老丈捐三十石租以食何人乎強梁者不飢而食之矣吏胥者不粥而耗之矣何濟于

未遠樓集

卷之三十五

書

餓莩而况病不能起者誰爲攜而食之若一二里之內則可攜矣他如立義倉置役田以贍本區倡之一人而士大夫羣起而效之亦孰非老丈畎畝之事乎張子謂井田之法縱不能行之天下亦可驗之一鄉矧義倉役田區區一好義之夫能之士夫卽不爲一邑一村計獨不能爲子孫計乎身後一重役而家事替矣故義田義倉所以保子孫令永遠無差役之累也至如厚築圩岸不惜小費爲一勞永逸之圖尤有田者之責當無俟上官督趣

今吳下士夫亦漫不經心通江下海之處各有開  
壩以時畜洩故址猶存全無啓閉典守之人每遇  
天雨輒謂淹沒第自幼至今五十餘年天何嘗無  
夏雨獨近數年內歲歲災荒蓋有司各有專職廢  
而不講久矣所以然者亦由士大夫各以目前之  
身家爲重不爲子孫長遠慮也吳江周恭肅公買  
膏腴田數百畝助本區徭役至今百年來子孫各  
擁厚貲而本區徭役無毫厘及者恭肅公爲子孫  
長遠也弟雖無子蓋有志而未逮耳老大亦嘗留  
意否耶承惠梅花卷一再展閱于瀛洲亭石榴花  
下紅白相映恍見老丈顏色寧以千里隔哉

與曹開府

緬惟河西虜虜邊絕域虎踞武威彪飛張掖月氏  
旣剪天山永定我高皇斷自嘉峪連數州而作鎮  
于斯北束匈奴之肘腋西扼土蕃之咽喉至于今  
烽撤燉煌塞捐哈密獨孤懸一線以保障千里要  
害甚矣自節鉞往臨旌旂添耀羌胡起舞風動赤  
斤漠虜寒心塵消青海雖充國屯營班超定遠何

多讓焉聲騰破竹期屆及瓜天子茂嘉乃勲錫之  
寵命不佞忝附梓里逢被餘光曷勝歡藉不旣名  
言

答顧開府

臺下雄才碩望受知當宁撫臨重鎮偶以承應匪  
人蜚語見及廟堂之上公議昭宣蕙苙之誣曾何  
損於伏波葵藿之傾祇自結於當宸耳比讀臺下  
教言務持國體不汲汲自明且實匪人未減  
優容而曲全之益見忠厚長者之宅心真同海涵  
春毓施德澤于無情泯怨仇于不較前事云不  
辯而益彰矣先是政府密揭具陳臺下生平功業  
主上明燭萬里一意信任臺下當一方千城宜懷  
慨激昂以仰答眷倚是某所深望於臺下者也使  
回附答未一

與李兵道

敝郡連歲大侵民窮財盡老公祖念切痼瘼計周  
拊字他未遑述卽如來諭築圩軍應設康待享救  
荒有實惠及民不遺遐僻者孰逾此法但云圩已

竣而糜不繼生不勝桑梓之私請爲臺下圖之其在廣召募之令乎重勸濟之典乎聞溧陽潘令擇弃地之可田者二三千頃賜富民史氏不徵其價給帖令自執業惟勒限使之開墾一時饑民赴工者惟恐後不日而成膏腴之畝直可四五萬金史氏陸續輸其家之所有不論銀錢米布計工而酬賴以全活者無慮以千數總之費不過萬金又非盡用金也非頓出金也竊計史氏始亦豈樂從哉敝郡無史氏之家等而下之卽以千百之產量給

未遠樓集

卷之五

五

弃地今之開墾俱可得數倍之利傳之子孫如更寬其起科之期則樂從者尤比比也又聞毘陵譚太守定設糜之法東西南北各五里餓莩皆就近食之然許就食不許攜歸則坐斃于家者尚多竊謂分都分置就中殷實之家各令出米以供煮粥官遣義民耆老設處器物籍記其數都有總管置有分管東西南北更約之相去一二里老弱臥不能起者各許攜歸不至百十成羣以滋假冒卽一二里之間饑民或止數十口或數口官亦不廢其

法蓋地愈近則人愈少食粥者與施粥者素相識面彼旣感德此益樂于布德官視其出米之多寡或冠帶或扁額或危維差凡可激勵無不加厚豈惟殷實之民樂從乎等而上之或舉監生員或士夫各量其終歲有餘亦可供吾前後比鄰之飢民無不願輸于官其間富戶田連阡陌合一二里饑餓之民皆一戶豈容坐視他人出米以救其佃戶乎如此不獨游手之徒無所售其欺卽真正飢民亦將耻其就食之久可工者工可農者農

未遠樓集

卷之五

五

各思以力當食由是飢民漸少設糜益不多何患其難繼哉惟採擇行之

### 與李學憲

文章毋論奇正長短說理各出其心之所得文體各就其性之所近若有可觀卽亟取之此定論也套語雷同則必熟舊題目有見成文字者恐新題無有至如險僻怪誕之說發乎心術決非正人宜嚴禁之如臺下取舍黜陟已合至公而又著爲文防一切約束使不敢二中州青衿之子良有天幸

哉各省解來文卷命司官專事校閱咸云典雅清  
新當以中州文體爲第一此亦公論蓋京師搢紳  
翕然歸文衡于臺下非不佞私諛張明陽獨行一  
意不諧時俗上司皆知之亦皆哂之公其爲之曲  
全乎

與顧開府

我公秉鉞遼左巫閭作鎮溟渤不波卽如海西之  
捷實寒漠北之心雖皇靈遐振羣帥戮力然籌策  
獨運允惟首功國家令甲遼左斬級論功雲中朔

未遠樓集

卷之五

七

方諸邊之半蓋疆弱時有不同今毛憐諸落生齒  
日繁朵顏三衛羈縻黠鰲善計者擊西警東撻南  
警北正所以斷匈奴之左臂褫鞬之餘覓也由  
今較昔誠大不侔焉故當宁特加大賚非僅托以  
干城將將有心膺之寄不佞忝附梓里遙被餘光  
豈勝懼藉頃者謬貳儀曹協恭寡術陪趨旃廈啓  
迪慚謏祗懼爲門下玷何以辱橫施而當獎借耶  
對使控辭肅勒陳謝

又

暇時嘗一再閱全遼圖說知臺下折衝制勝具有  
成謀歲復大侵在在漂溺廣寧海州之間所稱潞  
河漸至湮塞居民得無恙乎吾鄉財賦所自出災  
沴頻仍歲額不能辦十一南北以荒聞者接踵而  
當宁惻然下蠲賑之詔至再至三大司農焦勞國  
計無所措置度臺下訓兵足餉用心良亦苦矣不  
肖所尤憐念者三軍之士月領一石粟折色六錢  
貢市以來旣扣其半以充市虜之費又扣其半以  
奉勢要而推之歌兒星卜之徒軍士衣縷食糲日  
疲力于修築運石轉木枵腹爲之有如虜敗盟誅  
當禦敵卽虜守和能無積久生怨如陝西殺將官  
事耶愚故知臺下今日苦心應什伯于平時也

與俞太守

昔富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每曰過于作中書二  
十四考矣三吳之民流離困踣日甚一日歲侵賦  
重未有甦息之期公以平易愷悌臨之民自稱便  
安居樂業式言鼓舞賦不加億時不爲災比青州  
所全活更衆此之爲德真可淺具區區瀛海矣

與南光祿余行之

屈指同籍之友隱見相半得列同朝者又僅十之一耳歲月荏苒老大興嗟而來翰叙及升沉之異數南北之殊岐且謂崇階重負孳孳報稱教我多矣建業龍蟠虎踞天朝定鼎之郊鄜高皇帝陵寢在焉蒸嘗之薦上之孝思攸係或謂署清政簡無以展天庖屠龍之手不知養腴畜沃正以儲燮調之寄內召伊邇睽不踰時此弟所爲日夕企望者敬因使便用謝同盟

與四川徐開府

辱示大疏及觀教錄凡再夕而得卒業焉深幸儒將功成乃益念良工心獨苦也夫蜀介在蠻服秦藉五丁之力富強漢通西南夷披犍爲越雋而郡之皆一勞永逸當是時尚羈徼外迺今固天府大都坤維重鎮也西抗吐蕃南控戎蒙勢若金甌玉鉉折足則蜀非蜀矣故撫禦之策在恩威並立頃者薄松諸蕃檻窮獸借渠扞屏釋而弗殲所謂懷之以恩卽今叩部賦乃保苗跋扈岷嶮長蛇封

象轡我疆場剪而弗赦所謂釐之以威兩舉良中穀的天子明聖國是昭章何異論之足虞昔司馬錯論攻蜀張儀詰之唐蒙開棘道長卿檄而讓焉自古蜀功難建良以遙度風聞耳今功立而天子已有嘉命有而不居足以驗撫謙盛德復避退而引以自咎不亦過乎願蚤膺天子寵光以永貽蜀人保綏之慶錦江峨嵋將底有賴焉幸甚

與總戎張邦奇

昌平北門鎖鑰處在統攝顯有勞績天子邇閱邊營六師駐蹕親臨軍容赫然有細柳之遺威故有新命良以薊門爲盧龍雄鎮非漁陽老將不足擁麾而鈴壓之也移內地而出總外關厥任彌隆重矣且近來蠢爾羈縻役焉不庭惟在恩威兼濟可征可撫諒不出籌幄之運區區驕恣赤子正如李光弼代郭子儀之軍旌旗戈甲無不精明儼然去慈母而立于嚴師之側又何慮哉策勲樹立固公勞內事而力更倍于往時以荅簡擢以協輿論望望至望

與錢侍御

東翰云別踰兩月馬蹄輪跡迴環數千里之間似  
以爲勞閒局散吏遠而望之身服霜威慨然有澄  
清四海之懷大丈夫宜如此矣又云天涯孤客兀  
坐窮愁左右顧盼至不得一吐吳音近聞郭還一  
按西蜀以時多暇夜益無聊至各屬所上諸賦稅  
額數稽其盈耗齊其重輕會有條理乃召所司詰  
之率茫然不能置對因出所擬規則示爲定例咸  
鑿鑿可行上下莫不踴服茲非兀坐窮愁之效乎

治貴識體可由此望臺下所謂爲之猶賢乎已  
惟公師其意焉

賀申相公

槐扉秋爽上台開壽域之祥桂闕光圓南極麗薇  
垣之曜應期桃熟名世雲蒸恭惟閣下帝者師模  
朝端柱石功被華夷悠久雙鬢猶玄計安社稷靈  
長寸心常赤弧懸初度歲屆良辰昨宵三五甫照  
金鏡氣繞千秋光嶽詰旦九重平分壽酒天生一  
志明良其跂足龍光馳神燕賀伏願大年平格景

福維祺袞繡秉樞歷郭令公之二十四考蘭芝嗣  
武介召太保之一百廿齡不勝欣躍之至

上殷老師

運逢五百昭名世之允孚眷渥九重佇鈞衡之再  
入風雲護其福履日月映其光華恭惟老師道高  
稷契化佐唐虞去聖人之居若此其近論北方之  
學未之或先爲帝者師任宰相位恩深予告寵渥  
方來其自惟蕪陋謬辱甄收抱弘德以慚心秋毫  
莫報適台輝師之

冬日是依伏望益保哲躬式

述新命金之嘉其地表愚衷師道與相道而並崇  
台壽同國壽而有永

天遠樓集卷之二十五

畢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二十六

尺牘

與楊太宰

荅王元美

又

荅李侍御

與楊太宰

荅趙汝邁

荅張南榮

又

與李元甫

又

復申相公

與王忠伯相公

天遠樓集目錄

荅沈肩吾

又

荅南少宰趙公書

與周開府李侍御

又

與長洲令收田免役書

辭兩臺建坊書

請兩臺移建坊周孝侯廟書

留周撫臺書

又

復凌司馬書

荅沈脩撰書

復舒給事書

與顧督府益卿

荅趙汝邁相公

荅張明成相公

荅劉侍御子威

與李開府

與王元馭相公

又

荅俞山人

荅湯尹

與劉侍御子威

又

與袁坤謨

與湯憲副國衡

與顧太常

荅陳元忠學士

又

荅趙司成

又

荅許閣老

天遠樓集目錄

申相公

韓少宗伯

與朱少欽

與韓兵部

與沈肩吾

又

荅陳元忠

與王選君

與詹侍御提學

與徐聲遠

與申相公書

與壻劉宜孫

復俞美長

與申員外

與趙司成

報楚個耿宗師

荅顧中丞益卿

賀吳太史子姪同鄉舉

與孫太守

與趙開府論定賦

與趙開府報災書附宜興縣興革事宜

天遠樓集卷之二十六

尺牘

吳郡徐顯卿公著

與楊太宰

某辱老先生深知極愛非僅若古人所謂吾嘗同  
僚敢不盡心者也吾忘形骸而公亦忘吾形骸兩  
襟披照竟略年行當不根沸騰曲賴保持天風峭  
帆東指滄海鷗鳥無不下之色是明鄙人當大賢  
乏知臭味有合也辱重使紀綱驛路三千呵護不  
未遠樓集

賢尤切銘感五月十三日遂抵錫山舊國無業借  
王氏園亭棲止東南風景觸目驚心亢旱異常川  
流盡竭枯槁綆汲無地可施序屆涼秋野無插蒔  
青苗槁枯老農束手詢諸九十翁未覩斯異即徼  
福大造驟然雨集已不及事租稅何出老先生熙  
載宅揆無所不統能不留神軫念乎此非特東南  
之憂也某用是日夜恐懼事在剝膚初非危言聳  
聽若某一身出爲小艸孰與遠志茲因使者報命  
附狀陳謝感激寸衷非言能罄伏惟賜鑒不復別

啓

與王元美

千旌駐梁谿，微軀臨之不佞方中暑抱病不能  
出御效芻林人高氣清擬候門屏遂極日大海息  
景名園儻承止始之音乎則又以上書之骸引疾  
杜門乃寸衷何能無天際真人想也我公聲烈蓋  
世其凌厲中原超軼千秋者不可名言顧自古文  
宋兩司馬相視失色此豈度刀之列當由大  
造獨鍾耳諸郎風氣日上長君遂爾先驅淮水不  
涸洞林不我欺也鳳皇高臺秋旦明湖芙蓉萬頃  
日遲衮繡伏願早駕蒼生幸甚

又

不佞五十無兒願角巾東山久矣不謂橫被汗巖  
寔賴荆石相公曲爲保持方待罪杜門時數見過  
存趣漆譚心所以左右者獨至不佞感載在心儻  
我公寓書及之非敢邀寵庶肝膈頓大賢見白知  
不佞非木石耳道路謬悠公所聞者殊茫然不根

也此外僕不復辨昔年或解馬不疑償金竟歸慕  
之政不須曉曉自明耳亮見識察不多及

荅李侍御

尊貺雖不敢當其或愛與受均矣捧讀來教謂旱  
災已極卽有雨何濟目下生變不待後日極感洞  
察隱悉此鄙人所日夜皇懼者也報災既有部例  
至七月更望抗疏十分剴切特發帑銀照十五年  
山陝河南事例極善是在臺下至誠激切感動廟  
堂耳周志老盛德重臣何直道之難容謗與之無

未遠樓集

三

端一至此乎儻仗回天之力生民幸甚亢旱川竭  
雖曰異常然在二十年之前則賑貸蠲恤足矣今  
民窮已久乃遭荒落荒落之後復罹大災當此之  
時議賑貸蠲恤譬若勞瘁發喘危在朝夕乃猶教  
以節飲食忍嗜慾也然而賑貸蠲恤最爲急務事  
有巨測尤當豫圖不知廟堂之上計將安出東南  
萬民恃臺下爲命得復借一年嗷嗷者萬一有生  
理乎顧大慮乃不在東南也奈何奈何臨楮汗背  
驚心不得盡

與楊太宰

頃露衷乞骸既未得請簡書有嚴伏承重使催發  
敢不趣戒奈不佞初抵荆谿尚未匝月宿痾轉劇  
政在調理安能依限前進方擬重披肝膽上控宸  
聰 聖慈寬假庶進退不至狼狽所望老先生亮  
察愚悃無假曲爲左右之曷勝感荷

荅趙汝邁

睽違許久縣縣之懷固同之也老丈甚悉不佞弟  
疎拙有之土木形骸故有檢飭故無城府近日之  
事直付一喙夫市之無虎而篋中之有馬何足辨  
哉賴國是保持長夏休沐青林白雲間念五十無  
子久倦塵機得顧神滌慮于計甚得拜教翰之辱  
深感垂念裁謝不能縷悉

荅張南榮

不佞與丈風期夙契非辭說所能間近日沸騰當  
不復解卽天下難使戶曉古人有云我乃無兄自  
省不佞終不自明也雖謗毀之興鑠金銷骨然自  
古有無端而竟蒙不韙者乎不佞遭此直付一大

喙乃賴國是保持榮施驛路長夏陰繁扶持燕逸  
竊自慰籍獨矯首故人咫尺河山悵焉神往金陵  
故佳麗難鳴諸山當睥睨占勝憑虛高閣極目明  
湖能無御風之思耶丈帷幄重臣久遠承明肅召  
在卽恐此勝不得久戀也拜大教厚貺之辱感激  
寸衷不盡所吐

又

來教云南北之疏同日同辭則不根所由起丈固  
了然在目中知青蠅成冤白璧無辜不佞夫復何  
言顧年迫遲暮轉危孤影得憇息長林豐草間甚  
得甚得信乎忌者之愛我若孟氏之藥石爰立宣  
麻何益人毛髮事耶人之相知貴相知心非文不  
及此感吐不盡

與李元甫

吾黨周旋故若一身丈之悉我久矣可不復解獨  
計何以自解于天下則古人有償同舍之金稅中  
途之駕蕙苾見疑斷非明珠禮義不讐何校毀譽  
重危孤影身世爲幻長夏休沐于計甚得來教所

云不在三旌萬戶之亞者極當鄙棄不審造物者  
肯以子文勸善否聞舍人趣裝當留侍承明相望  
阻遯何時握晤若心之精微非楮劄傳遞亦非關  
山所能間也諸惟丈亮焉

又

平日不問家人產舊國無業暫借錫山園亭棲止  
若夫市虎之疑丈至長安自知政不須不佞自明  
也大旱川竭青苗失時秋稅何出事有巨測丈所  
目擊幸備布于當路諸公豈特爲東甬計哉鄙人  
一身則唯有長往而已悉能照亮不盡

復申相公

不佞其所厚賴噓植獲奉趨鏘者斷非效掃門之  
役而辱相公之識察也顧惟錄錄爲跡爲拙不敢  
爲不檢乃橫被污蟻自古白璧無辜青蠅成冤故  
烈士慷慨耻一言之見疑而曠達之度或不恡于  
金償亡各行其意猥如不佞某周朴燕石具雪環  
類翻沐恩光皆相公秉正保持之力雖大恩不敢  
稱謝能不鳴感奉別後峭帆速下故國無業仲夏

十三日抵錫山借園亭棲止扶持燕逸何莫非相  
公賜也竊所爲恐懼者東南海荒蕭索已甚乃值  
異常酷旱川流盡竭枯槁涸竭汲都無所用之今序  
屆新秋野無插時稻秧盡枯千里赤地當此之時  
雖驟然雨集已無可救乃至石湖見底巨浸成陸  
九十老人未覩斯異今舟楫橋梁半爲棄物城居  
之民簷水卅文白日闌闌顯被搶劫如此風景某  
不南還聞之必不信知之必不真况秋間萬畝無  
一粒之望雖大開倉廩盡蠲秋稅亦無如之何矣

然猶望相公留神軫念多方籌畫幸甚某目擊心  
驚日夜憂懼事在剝膚初非危言飾詞以聳廟堂  
之聽若某一身願爲遠志羞稱小草敬因役回勒  
狀陳謝統祈相公賜鑒不宣

與王忠伯相公

賢相聲烈俄頃彪炳衮繡重來舉朝加額喜可知  
已當明旨趣發不佞已戒程南下遂阻握晤又未  
得走介馳賀風期相照固不講人世縛文哉不佞  
迂疎外形骸任性命政使婆娑意不在多他人不

悉此乃公之知我勝于我自知久矣不謂橫被汚  
蟻尋令彼大索市虎斷無阿閃一見乃然心機  
者爲乎公當大乎此無端也弟故不問家人產舊  
國無業仲夏間知山借園亭棲止值亢旱異常川  
流盡竭枯槁綆汲鄰無所用之序屆涼秋青苗未  
蒔卽驟然雨集萬無收穫之望東南之憂不在米  
價之貴賤租稅之蠲否弟日夜憂懼又不但東南  
梓里爲念也事在剝膚初非危言聳聽

與沈肩吾

老丈薄爰立之榮奉太公蒼嶠白雲間古人固有  
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者廼以講幄重臣栖遲六  
載忠感一人孝冠羣德真足彪炳日月甚盛甚盛  
鄙人遭汙蟻之餘不復與人世相聞忽拜翰教從  
空而墮苟存知己萬里比鄰昔人豈給我哉近已  
買田陽羨卜築粗成茶笋丘壑更多紅友足老矣  
惟是二三兄弟握手爲難徒有寤寐萬山深處卒  
無便羽久稽裁謝不一

又

人生交誼未有十年不定者况吾二三兄弟宛若  
一身二十年干茲矣衆口嗷嗷不知所自老丈遠  
札見存備綢繆之旨極惋憤之懷勝曾參之慈母  
多矣弟鷗鳥之忘機者也痛省平生如蘇長公所  
謂言出于口吐之逆人茹之逆已寧逆人也卒吐  
之以是或遭羣小之媒孽而乃橫誣于管鮑雷陳  
之間乎此侯生田光不難于仰天刎頸以自明者  
也弟之區區老丈尤悉之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南少宰趙公書

弟之庸虛寒劣老丈知之素真自睽違以來循資  
旅進不覺躡躋三品儀部銓曹叨塵華貫然皆追  
隨陪貳之末文物典章不煩稽考旌別綜叙僅附  
職銜可以藏拙可以累資然靜夜思之人之所得  
于天者有限冒此非分之榮而又兼有子嗣令得  
傳紫襲芳蔓衍于久長必不能矣居常禱告神明  
及祖先之靈有云造物以德配福隨人厚薄而損  
彼益此惟神轉移如某命數儻既貴則無子寧與  
之嗣而奪其官儻有子則無年寧促其齡而延厥

後庶幾君恩宗祀未能伸報于一時猶可責望于來世此至情也今讀知已誨督之詞自揣榮祿不可過叨而功名當知止足惟是二三同心素所傾服者未攄推轂之懷尚稽避賢之請旦夕圖之此衷少遂便當專心服食葺理庭階以待蘭玉森耳門下有奇方秘訣不靳指示此爲真愛

與周開府李侍御

不肖自蘇之長洲移籍于常之宜興止於一人之身乃總戶徐鳳名下九丁之一丁也今捐廿年所

積俸薪及每歲講筵賞賚者共千金遣小价尤奎

齋至臺下伏候憲牌行本府或本縣拘二十四都附二畝糧塘里老就中擇家資殷實者着令會同家兄生員徐顯賢舍姪生員徐元瀛徐本仁等置買良田約有六百畝以三百作役田貼助本畝糧役求免徐氏子孫差役之累以三百作義田貼助本族貧乏而役田領于糧塘之殷實者義田領于本宗徐元瀛各集衆議設久長之策傳之永遠仍令刻石垂久不肖積心有年而今日毅然行之者

侍有二位老公祖在也臨楮無任惓切

又

歸來乍見太湖已涸僵尸百千傷天地之和召民間之疫吳民始歎于饑今歎于病溝中之瘠以不得燔之煨燼爲恨土俗使然我高皇與學士陶安登樓聞焚屍之氣患之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上曰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骨必掩之而後去夫戎馬倥傯之際尚爾而况暇豫時耶乞下郡邑動支帑銀設法瘞埋使死者有歸生者免疫仁人之澤也

與長洲令收田免役書

不肖以出籍入籍于瀆臺下非汲汲欲離我老父母背宗黨棄墳墓而甘心遠去也誠以義役二田借重臺下立碑垂遠給帖免役所爲寒族子孫計者已有端緒而不肖乃始敢爲一身之子孫計第欲于長洲二十四都附二畝徐鳳戶下明註年月徙居宜興使異日長洲徵輸不混及宜興足矣如論目前伯叔昆弟皆其同祖同父之人何忍自外

平公賣田專爲睦族而反自外于族哉惟老父母  
俯察下情更于役田一加之意一項幫貼糧役一  
項幫貼里役總立戶名曰徐役田下註年月徐某專爲免本族糧  
里之役置以貼役着令本宗徐顯臣收管傳之子孫歲歲  
收租賠役此田常在則某之名亦常在寒族差徭  
且得永免自然不及宜興此不肖所望于老父母  
者也

### 辭兩臺建坊書

夫動望崇高乃克稱乎柱石聲名烜奕始可表厥  
宅廬如其凡庸曷勝褒異顧垂渥寵欲樹坊牌自  
思出無補于清時居無式于梓里縱施華額寧不  
赧顏且久棄姑蘇已乏授廬之址避仇陽美未諧  
卜築之圖國朝陳暮蔡之人也安望光前裕後之  
舉乎幾時逢歲歉目擊民瘼興役雖荒政之一端  
動衆乃傷財之大弊望乞收回成諭停止鳩工敢  
爾告辭毋勞再命

### 請兩臺移建坊周孝侯廟書

頃蒙臺下欲爲不佞建坊極知非薄劣敢當已再

啓懇辭未見賜允昨聞檄縣相址卜日業不容已  
應是寓賑濟于工作之中使飢民就食不爲厲民  
然大較非遠近所宜聞也白糧與金花銀兩計畝  
均派每縣田畝富室不過什之三四則二項錢糧  
小民當輸十之六七而臺下一意民瘼請蠲請賑  
當事者且謂偏厚富家尚可率饑民而趨鄉宦之  
工作乎且所費何從來也義興周孝侯斬蛟射虎  
勇于改過立功死事聲施燁赫亘古僅有土人嚴  
事伏臘歲久廟宇荒落故未有坊甚爲闕典廟門  
之外地極寬敞不佞徘徊顧瞻欲移盛舉初建于  
斯署坊曰周孝侯廟旁註尊銜于某年月因鄉宦  
徐某請建此乃臺下表揚忠節扶風化之大機勝  
于私一不佞萬萬且今不佞附名茲坊永無毀理  
受賜顧不鉅且遠哉以此聞于遠近誰曰不可敢  
請

### 畱周撫臺書

南還值溽暑抱病不能伏謁涉秋未痊杜門屏跡  
雖沐浴覃澤居然河山悵深矣率土大侵東南告

絕伏讀去疏剴切言言痛淚竊謂臺下赤心爲民  
卽忠靖文襄也第時勢大異夏周二公當其易而  
臺下任其極難其得旨蠲賑俾數千里赤地嚴冬  
無警饑寒是甘皆臺下所蒿目焦思而籌以致民  
不忍犯使不佞輩得與梓里父老偷安棠陰下耳  
不謂任事者大憤憤責瘠瘵垂絕者以百鈞之力  
遂致誣詆盛德令人扼腕憤懣伏聞引疾亮必不  
得請卽某豈敢以桑梓微福私我公祖寔爲東南  
生靈乞命望強留視政以慰衮衣之思不者民失

未遠樓集

卷之三

十四

所天其爲叵測在旦夕耳敢冀我公祖始終念之

又

宜興尹甚賢是助臺下養民者也無端遭此厚賴  
垂察彼感恩入骨矣聞諸道路過辱知愛將爲鄙  
人建坊此無論涼薄不敢當此奈歲饑力屈豈敢  
以鄙人故傷財勞民乎幸寢成命是懇荆南名勝  
可樂昔蘇長公自蜀來卜築不佞况避難已作宜  
興人久矣茲附入籍出籍狀乞統賜批下所司乃  
至懇者

復凌司馬書

伏讀翰教備領門下至意不獨下照鄙衷抑且上  
關國是但事有固然數有必至同舍償金中途認  
馬塵世幻踪往往皆然籍令毀譽必當其真是非  
必從其實恐不能必之唐虞三代之世孔子云斯  
民直道而行亦指人心本然之天而言門下以爲  
孔子之時果直道而行哉何轍環之不已也誰毀  
誰與惟孔子能之耳不佞五十無兒猶待煩詞促  
歸言者一似愛我敢復問所繇乎

未遠樓集

卷之三

十五

荅沈脩撰書

昔人有表共事之情者一時相追遂足千古况不  
佞辱深知極愛比棟而居聯珮而出從容退食動  
息相聞頃者橫被汙蟻中及貴邸一節公具知所  
從來果如彈者所言否推之他事尤所未識塵世  
償金幻踪夢鹿亦何不可某故園無業暫憇錫山  
方與父老寒暄未畢而太息隨之蓋值亢旱異常  
河流盡涸桔槔無施今百穀未蒔四野如焚待盡  
之民必有叵測之變日夜遑遑計不知所出門下

當此之時願使函貺跋涉數百里慰不佞于憂勞  
喘息之餘古人不顧三公萬鍾而重知己之感良  
以此耳

復舒給事書

往事不根直不疑所謂我乃無兄政不必自明況  
有相知以心如公者在天下得一人知己足不恨  
况多所見亮第來諭謂勘破世事付之無心以蚤  
生男見祝此鄙人願棄三公萬鍾者也非深知極  
契不及此盛夏川涸僑寓梁谿秋水既至初抵陽  
美碧雲紅樹掩映晝盡徜徉一葉無往不可彼忌  
者非愛我哉豈大造不欲子文之無後而見趣善  
歸耶一笑

與顧督府益卿

臺下節鉞重鎮威名輝赫甚盛不佞故頽然任實  
慢弛有之所幸因公子猥見照臨昔人有傾蓋論  
心者今則神交有加焉亦由大海如納不遺涓流  
耳其故意不在多坐稅駕不勇直生取疑于同舍  
第五被名于婦翁獨我公悉其無他潛爲洗雪此

豈布衣權能使大將軍爲言耶自古俠烈慷慨薄  
千金之賜感一言之知不難剖心摩踵以報深恩  
某獨何人能不感泣歲旱商霖育陰崖之枿夜半  
海日矚釣鼉之客德實倍常若不佞受臺下之知  
是也自歸陽羨杜門抱病在洞壑最深處仲蔚三  
徑蓬蒿不剪邸報除日久謝驛使遂于人間事一  
切廢闕迺至知己如公亦闕問聞又失致生芻于  
太夫人几筵登堂拜母古誼之誦何敬因便鴻敢  
布勞積公鉅勲鴻伐昭播中外以一身任社稷之

重萬惟加愛

荅趙汝邁相公

閣下當國以來軫東南之杼軸紆西北之籌謀順  
治威嚴內外底績一德之效近所罕覩韓宗伯南  
還得奉台劄媿汗交頤謂不佞反先之也夫某於  
閣下誼故不薄但山林廊廟各自有體不能以竿  
牘爲恭亦恃閣下紹其無他耳往事不根同舍償  
金中途認馬久而不白固亦任之獨閣下以夙心  
照我千里慰存恍若叅侍何啻山中之足音哉某

自徙家荆南買田築舍粗可爲安頃又于洞官山之東畚耒畚耒與東坡所居蜀山相對卜穴建宅無子而代子之職未終而營終之事止矣至之六復何求閣下霖雨蒼生山澤之靈亦歌太平而已

荅張明成相公

台階聲烈俄頃彪炳舉朝加額在野可知已吳詹簿伯季兩致教劄且道惓惓垂青之誼館長回又辱鼎翰下詢某當抒寫一二以報之白銅官構高閣數椽額曰天遠樓白雲萬里一馬電雷雖扶持

天遠樓集

卷之三

六

燕逸不出庭帷中而飄然有長嘯遐舉之思時時讀逍遙養生諸篇焚香掇茗興至一觴倦來一榻樓居之下雜時羣卉映帶修竹風日清嘉鳴禽上下欣然共適此室家所自有也銅官之東三十里有山雲氣常薰蒸其上故名甌山雄麗奇聳俯瞰畚耒與坡翁所居蜀山相對近卜一穴樹之枌櫨萬壑環流于內太湖停滯于外堪輿稱吉龜筮協從鳩工聚材躬自督作無子而代子之職未終而營終之事可謂至足侈焉自樂司空表聖避地

中條山預治生壙飲酌其中曰吾寧此中暫遊哉達人大觀僕今以陽羨爲中條甌山遊息之樂千秋如斯矣祁連山何足道哉

荅劉侍御子威

杜門久之不復堪事潛返吳門旅抵梁益朝夕所嚮往唯是先生竟不及候顧辱厚存顧維篇把讀生風宮商盈耳兼枉全集試一開快一炫神驚何幸見三代以上物俟歸陽羨山中靜坐卒業先此布感陳謝徐聲遠誼不肯投刺北海然于門下

天遠樓集

卷之三

九

寔切國士之感附告

與李開府

巖居數載人世聞問俱已廢閣邸報除日久不在阿堵中尤不敢作長安書以避瓜李之嫌每念館中二三舊游常以不獲再接顏色快悒于懷雖山川阻邈固無異日侍左右也臺下開府聲績價頃彪炳風裁所被盡是甘霖今江南杼軸已空瘡痍特甚歲稔菜色冬溫栗膚患在蕭牆豈堪海警儻移節鉞以鎮撫之文襄忠介之烈在明公一舉而

措之耳

與王元馭相公

書錦暫駐不佞抱病丘壑弗克趨謁台光矯首大海能無望洋之歎旋聞簡書催發舍人趣裝則計清路綿邈益謝攀躋而客有從海上來者傳道記存祗切感怍客冬讀蘇長公寓黃集得衰年喫緊調度冬至後杜門壁觀四十九日竊彷彿其旨雖不能精心爲之視逐逐役役則有間矣遠希尚平且無婚嫁乘此稍稍習靜將裹糧遠遊虔謁太和兼覽名勝鄙人身外斷無他公矣唯是嗣續爲重雖有定分不無癡心并山水作漁業已雀躍就道跂仰之私亮文潞公九十之餘當容闌入洛社則追隨有日政不必叩冗晤言耳

又

伏惟相公再出焦心蒿目竟以精誠感至尊定天下大計此萬世之功甚盛功成不居旋侍太夫人晝錦人間至榮亦當由幾務籌畫過勞六月之息簡在九重恐未易高臥也病中未能趨候起居顯

走一檄以布勞績不日儻許追隨屐齒于青山白雲間乎

荅俞山人

丈夫志在四方覬覬株守家園與老農等非所以見志如足下裹糧遠遊飄然不羣令人望之若鴻飛鵠舉摩青冥而扶搖萬里下視蜩與鷺鳩時決起榆枋之間常控于地而已顧來翰猶云左羈右繫又云厭食武昌魚者似未免窮途之歎則烏在適所願哉足下業已買田陽羨築室南嶽卽閉戶著述優游卒歲已非戀故鄉者比有如課農種秫陶然一卮于谿山之畔亦足以自老更能覃精玄尚浮湛二氏萬卷常開片心自閒孰與濡遲旅次日候貴游之顏色爲悲喜哉錦城雖云樂不如蚤還家人之至情也肯束裝速返否

荅湯尹

古人宦成之後有恨不得作親民官者不肖每三歎焉竊祿二十餘年史局講幄雖亦有所事事而揆之實用眇無毫末固不若專心百里膏澤下究

者有實功也。以英資遂養司民社之寄。講窮區畫。悉中肯綮。暮年之後。百爲就緒。強者歛迹。弱者帖席。上有鴻禧。下有謳歌。從此麗華塗登。臚仕如以輕車就熟路。坦乎其順矣。不肖不勝頌服。而內自媿祗以抱病山。尙無由通問記室。乃不意翰教先之。肅此略陳夙悃。

與劉侍御子咸

山居五稔。辱雄駕再投。風乎扶來。大卷振響。巖谷其敢貴土。和乎唯是三復。栖遲太古。大考虞夏。盛

東坡集

卷之五

三

鍾。孰與當其時。若夔若庶尹。取竹嶰谿。既定黃鐘之宮。孰與當其從。有邇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者。神而存之。恍惚之樂。聖代復古。薛穆造然。與賢先生是賴。矧卽瑯邪。新都在鞭弭中原。故辟公三舍。今兩君已矣。疇得奉清塵者。寥寥海內。先生歸然獨尊。凌厲千秋。某敢聊有所掄揚。萬一躑躅不敢出者久之。則又念大海茹內。其敢日報來雅秋中。抵吳門。更有請也。治牘付壻。託先之儻鑒野人之疏乎。

又

垂老生兒。翻復多虞。辱貽尊集。重以諸公佳什。運城重壁。系衆明。以見投中夜。爲朗感佩。何已。空齋靜坐。三復尊集。自穆宗改元迄今。皆我公五十以還。修豈嘉靖間。艸創不存。割愛無難。是大英雄手段。始信昌黎公。猶俟六十始爲之不誣哉。鄙人望六之年。庶幾未老。第千秋之業。未有所異。僅大馬齒。得如我公耆碩。未艾則遲。其生兒政不爲多慮也。

東坡集

卷之五

三

與袁坤儀

籌道十策。悉中機宜。賈晁曷加焉。承念子文無後。所示真詮。敬奉周旋。不敢失墜。尋卽附八行。周中翰布謝。則聞到日。干旌出都。得無作洪喬浮沈狀耶。公以命世雄才。高目紆籌。鉅細當事者。深忌而曲倚之。獨不爲社稷惜才耶。始知新建得以旗牌便宜策金石之勛。其功在賈。裕也。乃宰官度世之烈。弗究而垂世出世。諸何所不可。是無奈公何耳。不佞買田陽羨。耕鑿之餘。歸心淨土。未得躡

履問訊一聽師之願得公所著靜坐要訣功課  
錄勸農書三種各一二冊自此飽食清齋皆仗慈  
悲開示也

與湯憲副國所

春暮得翰貺會都士四府衣冠輻輳自度賤軀不  
堪酬應避入萬山深處每念尊體雖暫有所苦靜  
攝之餘霍然良已未暇致赫蹏問訊尋聞新命黃  
金橫帶固門下舊物然鄙情殊爲雀躍知高標遠  
韻自此乃進退裕如耳天下佳山水獨桂林與閩

天遠惟集

三

蜀爲最丹碧玲瓏以一杯提千騎迤邐臨眺太史  
雄奇得之禹穴况茲百倍禹穴者哉彦先兄古心  
軼才濡毫相對尤極勝事計旦晚崇陟台階則諸  
郎已翩翩接武弟乃奉杖屐浮白酣嘯于張公玉  
女間此期諒亦不遠已

與顧太常

容臺清貴老丈暫爾優游大善旦晚建牙開府雖  
求此一日之適其可得乎然此時亮已有新命矣  
奈鄙人于邸報除言久不在阿堵中昔人云一日

看除目三年損道心思謂此非有道心者如僕山  
居靜攝唯嗣息爲重人世芬華叨冒已過豈復有  
冀北憲涼風夢入羲皇卽日看除目何害但山野  
之人政不必看及此耳蔣中復至得接教翰老丈  
之記存惓惓至此會四郡畢赴都士病體不堪應  
接避入萬山深處有稽裁謝爲罪又恐簡書趣程  
在節揮汗治牘聊布積悃山城數椽粗已落成今  
且速營繕丘吾將老焉以知已所樂聞敢附及之

答陳元忠學士

天遠惟集

三

弟自歸田以來甘與世違除目邸報了不涉目卽  
石交如吾丈亦闕不奉訊龔金壇會都士至荆谿  
致隔歲所賜教翰厚儀深感至誼千里不遺鴻聲  
重望正位宮端九重崇世執之功一經振玄成之  
譽旦晚相業輝赫震宇鄙人履齒鮮翳枕流漱石  
元亮好酒倒載放歌縱浪大化豈復有蒼生之望  
哉但得有男兒雖不好紙筆可也吾丈擬之東山  
甚非其倫若夫歲寒同心固不以升沉論也布謝  
又

第寸心亮敬堂兄能悉山居極勝  
續爲重此外不復有冀張公玉女巖窟深窈披荆  
來往已與猛虎相狎百鳥飛翔呼之就掌回首畏  
途豈堪復出吾文所謂過此無暇以未亮也烈暑  
捉筆不得盡

荅趙司成

不肖馳神門下不啻飢渴計候者政充斥不敢重  
煩應接擬獻歲蠟屐從門下于穹巖森檜間則使  
臧儼然辱之門下大節彪炳日月茲暫返東山自

未遠樓集

卷之三

三

晉大聖故不免羣小矧通國無虞裘之謠彼讒者  
衆昇之莫受其何瑕于德音乃聞大度絕不芥蒂  
而公憤如一口則彼徒祗自勞抑何拙耶朝野微  
衮衣無私歲寒加愛乃鄙人甘老丘壑嗣續之外  
豈復有覬門下素知我何復

又

門下暫歸自得世所欲加傲然不受歲寒迪吉比  
聞夫人瀕危旋安尤深慰藉侍奉臻慶故舊過從  
當歌嘯間發斯寰中極穠寧減黃鵠摩天耶世路

醒醒縱其倚曲殊不知丈夫策勛巖廊藏書名嶽  
鵬息龍矯何所不得惟其受之故能摘之我其任  
之而靡靡是無奈門下雅道樹立已章章著見于  
世而大度茹吐更不可涯涘何也獻歲發春從公  
七檜間足稱九老亦能戒張公玉女搏白鹿以犒  
從者相過放歌倒載谿山間僕已甘老公稍俟東  
山興闌廼不免重爲蒼生計耳敬願一介走候并  
訂勝遊

荅許閣老

未遠樓集

卷之三

三

台駕枉重荆谿時學院都試四郡冠蓋畢集其避  
居胥井萬山深處離城百五十餘里聞吳詹簿昆  
仲追隨兩洞間甚驩而某不得一奉杖屨至今有  
餘歉焉垂老生兒翻復多慮何意上聞閣下華牘  
珍貺千里見存祗切感竦某每翹首齊雲日厯仰  
止之歎今國是大定建儲有期閣下屹然中流砥  
柱佇見簡書催發舍人趣裝則計清路綿邈益謝  
攀躋某得優游泉石歌詠太平於分願足矣

申相公

昨冬辱台駕不惟銜感枉重厚誼且得追隨山水間十日之驩尤卜居以來盛事未有也入春卽擬叩謝奈火症種種初患痔加以末疾旋即病目迄今杜門天氣漸熱益不能出須新秋方敢踵門一布勞積耳賢情獲備足慰海內知音并一洗悠悠之談令人喜劇并俟躬賀荆石先生處弔不及哀僅以一書先之儻相見道下惻感敬敬走一介訊起居不腆陽羨茶一掬附獻

韓少宗伯

天遠樓集 卷之三十六  
金陵道中得一握晤差慰渴懷入春卽擬造候于山水間爲十日之飲奈火症初患痔加以末疾旋即病目迄今不能出承兩貽佳貺知吾丈課兒弄孫甚樂令人深羨不免微妬一笑辱問寧馨酒興何如殊不減乃公吾丈聞之喜可知已敬走一介候起居不腆陽羨茶一掬試用石鼎沸水瀹之積雨初收玉女潭頂九曲泉聲散爲萬壑瓊樹綠陰中瀹茶佐以蠶豆筆筍晚乃進一卮陶然恨不與公共此樂耳

與朱少欽

京邸奉別而幸卜居陽羨栖跡空山萬念俱灰百禮盡廢伏聞太夫人卽世不能躬致末弔以明登堂拜母之誼昔公母喪阮生蓋踰年而哭之聊援此自解耳吾人其諒我之不敏也禪期且逼東山再起不容稍淹願及此時自適于三竺雲霞六橋花柳沿簪老之長堤叩參寥之蘭若矢心以告武陽南枝而徘徊明月可邀垂與不盡吾丈儻有意乎幸戒白雲遲我陽羨數畝便是蝸殼百年宅安卜有定在弟于俯仰之間無所不得一二近况貴里竹塢韓君可問也

與韓兵部

知罷除圻父登壇故自雄貴且當邊場多警乃豪傑得事之秋題柱盛名何必古人耶鄙人卜築粗成足以容膝自惟年在遲莫嗣息爲重尚茫然無耗自非滌慮凝神林中宴息敢以積痼之餘責効于不可知之數乎以是與張公善養益相視莫逆白首爲盟斷不復問人世簪紱亮門下其悉我種

種矣貴堂翁以直節清望典在兵樞不幸遭時多事籌策莫展奉公雖切而應變則疎守已雖明而用人則暗至今乳臭統袴之子昧心而談斬將奪旗之功星卜負販之徒哆口而議封侯拜將之烈是惟當事者類以蚊而負山是以雜進者多越庖以代俎卽今戎馬騷羽書旁午有如帷幄亡奇邊圉失事縱能鞠躬盡瘁而無益于國家孰若推讓才能退居丘壑之爲得也則不肖今日之自處三公豈易之哉

天遠樓集

卷之三

三

與沈肩吾

自古鮮就家大拜者獨清朝屢邁絕盛難繼圓月莫掩白雲無心旦晚霖雨天下何疑乎今南北擾攘尚未息肩閭閻如罄瘡痍未起國本初定聖主深居金匱石室兼總折衷種種大事仰成閣下此一出也內以慰百姓嗷嗷之望外以壯萬里長城之勢近之輝赫樹宗社靈長之勛遠之傳信爲名嶽洞天之業不佞弟且拭目以覩其成矣山野栖伏不能趨候道左欣忭之私筆楮不悉

又

極欲躬候台旌于吳門一展勞積奈嚴栖已久人世酬接多所怠弛邸報除日久不在阿堵中宴坐靜攝近得一子已彌月矣似造物者見憐而終惠之尚平婚嫁畢在何時從此名嶽信履所之老人于世斷無一毫有異夙荷垂念諒所欲聞也往歲無端召謗譴初甚不平旣而置不足辨閣下試揆平日相與之衷當亦信市中之無虎而曾參之不殺人明矣然弟竊伏自惟非山居習靜安得有子人生萬事以此而足今始知惡我者之爲藥石其功奚啻參苓芝朮耶此殊足助知己一笑也

答陳元忠

表家四葉五相荀氏六代九公閣下奕世台鼎當不令專美于前矣方今內寧外謐熙然太平之治非秉鉉佐機默運燮調何以有此友鹿狎鷗之夫得枕流漱石優游山林者伊誰之力哉退耕守分不敢抵書相公過承不替舊愛數賜慰存忘分之契誠鮮其儷甲午秋倖舉一男兩年以來頗似解

語嬉戲于前擁樹不釋辱以通家之雅遠垂芳詠能不感哉肅此稱謝不盡瞻慕之懷

### 與王選君

足下銓衡首司辨叙材品吏治民生關係不小矧今積習之弊難于芟除名實之間易于淆亂有耿介高潔而不諧時調者不持重老成而或涉遲鈍者有高譚闊論而亡當實用者有狂縱不檢而託之豪邁者有鑽刺通神而工爲藻飾者往往僥巧之徒爭致通顯而砥礪名行者多坐沈淪國家又

月通判集

卷之三

三

奚賴焉至于守令並重三途累朝詔諭固在今撫按待甲科長吏輒假之詞色首登薦剡科貢之士小有詿誤必獲重譴下民竟相欺侮謗議橫生彼亦消沮局促漸易初心自甘墮落夫人之才識不甚相遠豈一經鑪鑄科器頓殊耶鄧材荆璞何處無之故名實不容混資格不可拘惟足下尤加意焉幸甚

### 與詹侍御提學

竊惟文體士風與時高下今士子所業者久已離

去本根習爲怪誕其佶屈似深其空虛似雅其譎詭似奇勦襲似實不知精神心術悉逐于游淫汙漫而無所歸着他日形之事爲自然以凌踰爲廣大以矯亢爲廉潔以傾險變幻不可測識爲高明弊極矣世道人心惟明公轉移要在提本領尚真積不爲虛巧所惑耳種種色相彼既不能逃于妍媸輕重之外又何足以惑明公哉承諭限定書程隨時課業一二年間經書性鑑無一字不掩貫士子腹中矣取文必先校典實者尤對症之藥餌也

月通判集

卷之三

三

### 與徐聲遠

昔人評文有謂詞勝理者理勝詞者有謂和氣多者英氣多者雖名賢大家不無偏處今閱賢郎諸作度其將來成就理致詞華和平英發之氣並濟不偏直是先天虛白之體養其聰明千古博綜之學資其藻績今欲商確從師在經生中卽藉甚名雋未易爲賢郎師也吳無障會元清修高潔其人壁之萬仞不染一塵故其文清曠奇絕據所獨得凌厲當世遂以舉業方軌作者聞韓蘇臺乃孫君

理從之遊賢郎與之同往還殊不費買舟裏糧宜  
決計往拜之即託君理爲紹介可也僕與公別久  
矣銅官杜鵑花正盛今遣舟奉迎爲十日之飲賢  
郎回來尤出望外

與申相公書

將候不虔仰煩大教裁吝重以厚賚慚竦無地聖  
恩蠲賑皆相公大造用是拊慰黎庶潛消亂萌某  
雖棲止無所顆粒不入顧得安枕高臥亦莫非相  
公賜也第夫倫遭際至性感傷舊痼未痊凶事還

至必不至俟限前進已具別啟今齋疏人叩稟閣  
下茲因嘗憲副爲乃翁司空乞恩哀迷中未遑致  
詞某嗣男已聘司空孫息又且卜居其地習聞輿  
論以好古力行大朴不琢歸之萬文恭至所稱通  
才亮節負經濟之略爲鄉邦永賴者即文恭亦自  
謂不及雲山遠甚念憲副君欲闡揚先行圖所以  
易名而垂後者雖非某所敢聞私念憲副君出自  
門牆必不以妄干爲罪乃敢代爲之請

與壻劉宜孫

昔人謂經師易遇人師難逢甚矣擇師之貴得人  
師也嗣子元芳質近醇謹朝夕亦承順吾愛之等  
吾女也明歲欲擇師教之爲文第初學文字擇師  
甚難大都英銳少年藉甚者必不肯沾沾教初學  
其肯諄諄開示不惜勤勞者又多過時垂老之輩  
于中又欲求人師難之難矣足下交多名流爲我  
博詢務擇精當吾當躬造拜聘世人但急科第不  
知驕悍子弟得志雖祖宗積德百年元氣一朝索  
矣吾欲成就元芳之學尤以志行孝弟爲重故專  
託足下諒不泛泛薦貧士之覓館者并以此意轉  
致閩風商之

復俞美長

讀來書竟方軌太史遷九州壯遊哉彼向平五嶽  
其文采不著見何足云也尊集江湖滔滔蒼容不  
竭長律尤爲海內獨步樂府一序乃千古卓絕之  
見賦新麗絕勝盧次樞本朝山林之傑孫太初才  
短不足言謝茂秦亦僅能五律何能及足下萬一  
哉病中展閱甚快承貽珍品種種具見垂愛情深

不勝感切小兒已四歲可娛弄第婚嫁畢期尚遠  
耳拙集劄劄未竟公何日爲張季博同醉善卷王  
女之間乎

與中員外

不肖處銷金鑠骨之餘蒙尊公恩隱周渥早賜休  
息俚德屏絕言笑永安丘壑陽羨有漢川脩竹萬  
竿鳴泉絕壁時一杖策獨往仰登俯瞰于于然樂  
也一切世故交情茫然曠闕者二載于茲矣表裕  
春之奄逝楊震崖之榮歸弔慶俱廢其他可知已

三七

卽如門下通家至誼銘之心膺當此晝遊謂其爭  
承末照乃以草莽獨遺寧敢狂悖加于所親直是  
懶慢相成山崩自固日復一日不自知其不可耳  
詎圖長者無意督過有加禮焉二復爲語慰良  
深期許太過又似未能索我于形骸之外也獨所  
示翕訛同聲要爲國無定是二可爲今時發  
一浩歎紛紛籍籍何所自來何所底止惟仰賴尊  
公主持鎮壓于上益務飲之以和導之以正使徐  
而自定耳門下振玄城之譽當寧崇世執之功且

耽還朝益亢聲烈不肖偃伏長林寵藉多矣

與趙司成

春初論列具中時事肯綮公雄才直氣豈不與北  
地方軌哉不佞疏拙不敢爲不檢以遺不根沸騰  
假令由旬大索了無阿門一隙捧讀來教昔人所  
謂勝我自知者曠代有感復何喋喋至鼓煽之自  
公久當自知非不佞所得與聞也鷗鳥忘機能不  
下海客不能避驚繳若不佞自危孤影長夏休沐  
于計甚得孟氏惡我非藥石哉使還拜教翰重拜

大貺銜感不罄

報楚侗耿宗師

某自膠庠誤蒙提拔黽勉渠獲以底有今日陶鑄  
之恩與生成並京邸時炙儀刑一步一趨獲有矜  
式若將終身而我京不勝內顧皇皇乃假留臺之  
便衝寒南下裘馬乍遠瞻依靡自尋念至未嘗不  
泫然也奉讀教函知載陽已抵西陵季夏乃臨建  
業四窵經營千里跋涉勞苦可言然適養素裕天  
祐重申自當茂膺景貺式迓寵綸某且卜館拭几

以埃矣側聞具區逋寇悉竄江淮穀價頓平憲臺  
表率俄頃化成如此敬爲函丈頌之

荅顧中丞益卿

主臣不佞叨冒極矣非敢重希枯木朽株之功傷  
哉匪投璧而按劍也辱門下移書不一而足代布  
肝膈以成愷悌昔人謂石交之道固剖心以相益  
割骨肉以相明不佞何以得此于門下銘刻入骨  
管氏感知我之恩雷陳喻膠漆之堅千載一日矣  
弟不根橫興迄今未已安得昇彼豺虎食以馱馱

耶

賀吳太史子姪同鄉舉

門下碩德重望抗跡雲臥有確然之志卽天子不  
復煩以安車蒲輪之禮顧豈可當盛世而不終出  
乎廼德門多慶頃覩賢書封胡羯末翩翩並升一  
時之盛何必減謝庭哉某座師余同麓出自門牆  
譬若張籍李邕追尊吳郡而張李之門人又並祖  
昌黎不佞講此誼久矣祗稼在告杜門省愆未得  
一操几杖從長者遊茲且馳一楮奉賀

與孫太守

往因三學友數十人抵宜興求見鹿按公欲令挽  
留行轍不肖聞之卽造見焉按公惓惓于老公祖  
且托不肖致意竊度臺下旣以加惠子民與上司  
抵牾遂有歸志決不忍違子民之戀慕棄而遠去  
今聞復有浩然之志子產神明惠愛尚有衣冠田  
里之誼不聞子產之遽辭政也卓茂循良褒然千  
古乃有中途認其馬者有妄男子遮肆怨詈者不  
聞其求去也矧今之小民方切慈母之戴卽上司  
異同何損盛德何賴白璧而臺下乃爾前輩名臣  
德澤加于上下位望躋于公孤聲稱垂于來禩其  
間毀譽升沈靡不涉歷而主持鎮壓毫不爲動故  
其成就不小天下事當以去就爭者有幾惟老公  
祖圖之不肖欲躬致區區阻于暑雨顧此代候不  
盡

與趙開府論定賦

某往在仕途株守閑局未涉世務入山以來親朋  
聞問俱已廢絕矧臺下大政何敢與聞茲承明問

策以賦役一節冒昧言之宜與不編糧長而行甲  
遇從民便也但甲運止可徵糧不可編役區有貧  
富不同富區殷實差解繁重力能勝之貧區雖  
空其役且不能自給若差解每區槩派則富戶田  
以千計者役或未及而貧區難于自給者無從告  
脫于是有稱甲運不便者非甲運之罪也似宜添  
寄庄之役銀糧詭寄之明禁使田畝各歸本戶自  
萬而千而百無所隱匿凡有差解極重者以萬畝  
之家領之次重者輕者以幾千畝幾百畝之家領  
之百畝而下可無差矣吳下士大夫田多萬計欲  
行此法率以浮言阻格宜與士夫無三千畝之家  
卽使見任甲科限以三千免役三千而外役亦及  
之無尤也况甲科之下者乎秦父母精明果斷不  
畏強禦士民翕然帖服以此責成實可佐臺下均  
平之一政也某已占籍宜興熟聞此議于地方極  
便敢述以備採擇

復趙開府報災書附宜興縣興革事宜

齋書人回側聞臺下痼疾乃身憂形于色且承諭

各屬尚無申文奏荒已過七月似欲亟爲之所而  
不能一刻安者某傳示合邑士民俱欣欣有更生  
之望爭欲奔訴臺前而不克褰裳濡首以進自古  
史書所載天下水災獨揭常州宜興山水溢漂流  
廬舍而特書之可見宜興當萬山發洪之日與各  
邑受水原不同也本縣不敢先各邑而申請蓋其  
慎也今年有閏八月則前八月水患揆之節氣尚  
在七月中旬似未出報災之期敢以目擊災狀與  
往年大不同者條列有四惟老公祖垂察

天遠書集

卷之二十六

聖一

一宜興田大約高中下三等下者居四高者中者  
各居其三每遇霖潦低田四分卽使全淹尚有  
高者中者六分成熟以六分之熟抵補四分之  
荒是以上不輕稅而民猶不至大困今中田半  
淹近山高田一沾洪水立見腐爛儻自此晴明  
日久水勢速退尚可望中高之田半熟則合中  
高二田共有三分成熟以三分之熟抵補七分  
之荒得乎此水患與往年不同者一也

一常年大水在五六月間則置低田于不理而專

力于中者高者既省低田工本之費又尋中者  
收成之利然猶以大水在七月之前奏荒改折  
今歲四五兩亢旱民車水于田爲插時之地六  
七月霖雨及時民益盡力耕耘至七月將盡綿  
綿不已低田可虞則車水于河冀免淹沒之患  
及八月初旬典衣揭債勞瘁萬狀而大雨更日  
夜如注加以萬山出蛟洪流暴發平地頃刻以  
二三丈計湖田合而爲一不獨無稻且至無居  
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當時有主棄田不救欲留

天遠樓集

卷之三

工本度日者有主力救而罄其所有以赴之者  
相仇相怨投河自縊于是感觸輕生者沈溺相  
繼凡以計窮力竭自度必死故也今歲之費盡  
工本與往年不同者二也

一往年五六月大水八九月水退大小二麥及時  
播種明年成熟尚可接濟今已八月水尚滔天  
且下流壅滯消退無期必妨種麥之候夫田地  
雖荒而佃戶猶相依相保田主猶能守能賣者  
以麥存也無麥則佃戶去而田主求售不能矣

米麥俱無鄉村逃散賦稅何從出辦里甲何處  
催收在下既無賠比之民在上空懸征求之令  
是今年無麥無糧與往年不同者三也

一宜興受東壩金壇溧陽溧水南山諸大水全賴  
百瀆爲下流前歲歲流至百有二十之多以其  
缺一不可也今計濬引盜謂其通水而不通舟  
不知日久則有淤流萍蓼停滯于橋之下者深  
以尺計廣以丈計卽水亦不通矣今但見水浮  
橋上其流迅利而不思其下阻塞未必疏通宜

天遠樓集

卷之三

于各港無一椿不起無一淤不濬乘此大勢洶  
湧之際傾瀉而下或可洩七十七日夜之大潦與  
萬山之洪流或可仍望種麥且小民浮棲水面  
寒濕損傷明年疫癘必大早洩一日之水卽減  
民一日之患是今年計除水勢與往年不同者  
四也某等非但一人一家之故或爲四境窮民  
請命今淹沒之所十室九漂顛覆之聲萬民一  
口懇求臺下先下一令稍見上下相調惻然有  
哀憫救濟之意庶幾逃亡者可挽嘯聚者可消

太祖聖諭云即使不免亦無可徵其今日宜興之謂乎伏乞奏請暫時停免所以儲賦稅于他日也宜興縣興革事宜

一議設義倉以備凶荒本縣庫無餘銀倉無餘粟一遇饑荒縣官束手無措今議于各鄉舊遺社壇桑棗基址設立義倉募民入粟隨其多寡給冠帶牌扁士大夫各就田庄近處輸粟以助俟有百石以上里甲中選上富戶幾人輪管義倉收放出息年終報數交盤本縣申報撫按至于歲凶則發倉賑濟之外縣官不得擅用庶豐歲有三年九年之積而凶荒不得爲災矣

一舉行鄉約以善風俗本縣各鄉舊有社壇設立老人一名里長佐之凡一鄉盜賊賭博教唆及不孝不弟之事皆得擅處其有大不公不法者聞之于縣故鄉人皆畏法而易于爲善其後老人籍以虐害小民遂廢老人鄉民無所畏懼盜賊賭博教唆之人在在有之卽縣官時訪一二不及百分之一風俗之壞實由于此今議于社

壇立一鄉約所令鄉民共推一有德行者爲約長仍令約長開報一鄉中大小村落凡若干村各置長而本縣仍設鄉約數條至新歲開印時班之約長約長領至鄉約所班之村長鄉約所設聖諭牌令民往來傳誦約長仍每月朔望講勸以潛消其不善之心其村鄉有賭博盜賊教唆之人許約長卽時首縣其本鄉不報而他鄉發覺者罪坐本鄉約長其有約長因而詐害鄉民者許被害人首縣罪比常人加等仍三年考較有德行者給以扁牌冠帶有罪者究革則鄉民有所忌而不敢爲惡即老人亦有所制而悉去虐害小民之弊風俗漸可挽矣

一議預定兌規以靖軍民查得運軍兌糧每百石起運加耗米四十石此外別無加贈祖制也後來軍強民弱百姓不能抗不得已攬和水穀遂至額外加增或多或少歲久不察竟爲永例然少者止二三十石多者止于四五石未有如近年之甚者也儻後復爲例則少者八九石多者二

十石是一歲之中耗民間數千石米且東南米色冬則白淨春則發熱色多黃黑充軍多遷延不允過春開允則以米色爲辭肆其貪暴縣官一有違言遂恃衆無禮百姓任其凌虐莫敢置喙司民牧者奚忍坐視今議每歲十月間撫按知會漕運巡漕監允衙門設立允規班之各縣限以冬月允完十月十一月糧米不完則罪有司十一月十二月過期不允則罪運官其糧米有攬和水穀者則罪有司其起允分外加贈則罪運官其百姓逃躲包攬有壞允規者則重責有司其有允軍聚衆無禮生事壞亂允法者則重治允官之罪庶軍民俱便矣

一議通解充軍以安良善切照地方出一軍犯卽點襄解一名里甲中轉出盤費近者百十金遠者二百金及解至衛所收管長解取批回未歸而軍犯已先逃迴矣一二年後清軍本縣復點長解里甲復出盤費良民受害無甚于此而軍犯以其逃之易解之難益肆貪暴無所顧忌

當其解時視長解爲奴僕凌賤索詐無所不至故地方出一軍犯如出一猛虎而刁徒惡少類以充軍爲噬人之資夫充軍本減死罪一等今若此非以懲惡祇以害民耳今議凡有問軍人犯不必拘以一晷縣縣均派盤費銀逐驛通解每驛必取收管本縣另差民壯一名押解至衛所取批文回照其軍犯私自逃迴二次以上者照三犯竊盜律加等論死押解人中途與軍犯詐死買命逃回者事發押解人抵當軍犯軍犯論死如此則罪人伏辜而良民不至受累矣

一議嚴窩訪投獻之禁本縣有問革吏書民快及市井無籍棍徒合夥結爲弟兄編造春法或藉以設詐騙財或藉以挾讎報怨或賣放以市恩或賣訪以快志以致憲訪往往誣陷善良而人畏之如虎惟其恣肆暴虐而莫敢誰何縣官一欲治之輒文致是非聞之當道挾制官府虐害小民地方巨惡莫此爲甚又一種愚民投獻田

地非身勢豪甚至以非已產業一槩混投串通  
家人幫助害民以致忍恨吞冤無門控訴此雖  
無關士紳而借勢生事者間或有之漸不可長  
所當重懲釐正者也

一議清船戶耗糧之弊本縣解京白糧每石有水  
腳銀貼船戶裝運領船之時解戶得以自擇下  
船之後船戶不得包攬侵尅此舊規也近年積  
猾棍徒扛幫霸占或借本買船或借船影射點  
解之時百計鑽謀濫用酒禮後手牙用等銀糧

天龍集

卷之三

果

索害或有規解戶之嫌備竟以糧米偷賣而付  
之無可奈何者或有船戶與糧米偷賣而付  
之無可奈何者甚則船戶包攬解戶銀糧一  
錢解戶喪命傾家爲害尤甚今議解運之時從  
前起糧侵尅船戶悉禁斥不用聽憑解戶不拘  
何船隻但即于瓜州蘇州擇船戶殷實船隻  
堅固堪以重託遠載者雇請裝運下船之後即

令船戶查明收貯寫立收領一様二紙一通解  
官一存解戶其水腳銀照數入會計征收先以  
十分之四與解戶轉給船戶爲家火什物水手  
工食之費其十分之六與車脚銀一同入鞘交  
付解官至起撥之時將落船糧米照數交完然  
後給發如有欠缺即于水脚內扣除如此則船  
戶無妄費而水脚自足支持解戶無遺累而糧  
運自然完納矣

天龍集

卷之三

聖

一議嚴山賊之禁以救深山之小民夫深山小民  
全賴竹木柴筍等項猶城郭之民資藉於田禾  
也田一年二熟即有偷麥盜穀者容易發覺至  
於山中竹木柴筍等項三四年一收者有之五  
六年一收者有之老山瘦薄十年一收者有之  
或得各收實惠亦可上抵國稅下充衣食奈何  
鄉村無藉棍惡什伯成羣日則揭挺持竿豕突  
而來夜則執戈操刃烏合而集將地方花利望  
青採斫一望成空曠野之中見之者勢孤力寡  
誰敢與抗聞之者亦敢怒不敢言祇自傷心山

民別無生理實堪哀憫合無嚴行各屬官司及各該地方牙行人等凡遇前項貨物投賣各隨其地土根究從來或出自產或出租來訪一着實方爲發賣如來歷不明卽係偷盜之贓許牙行執送各巡司或各該地方總里等役據實呈寃如牙行匿而不舉者一同治罪仍遍示告各鄉村約長互相糾察傳報庶山賊知畏山利可保而曠野小民賴藉不淺矣

一議嚴督巡司以除虎患本縣山多竹木繁茂虎

天遠樓集

卷之二十六

華

患往時亦恒有之而邇年爲害滋大東自湖次西至張渚其中耕夫樵子及往來廣德長興負販之徒爲虎所食每月不下數十餘人山深地曠無由上聞良以獵戶不肯下手而獵戶之難於下手者賞罰不加之故也巡司比罰旣無定期獵戶捉虎到縣賞不過一二金司兵及縣捕人等且分其大半獵戶糾集人衆酒食之費已多縛一猛獸而人分其利彼豈甘心合無本縣嚴督張渚湖次兩巡司凡係管轄地方統率

兵責成獵戶於有虎去處多方擒獲每擒一虎解縣賞格須至五六金仍禁司兵縣捕不得分毫需索又設立比較簿將巡司吏書及獵戶人等逐月比較如遇虎害而虎無獲者許被害之家不時首縣治罪其獵戶私自捉獲者聽憑私賣官府不以漏報罪之其利旣多其力自倍如此則虎患可除而山民安堵矣

一議調停甲運貼役以垂永久本縣先年賦役之害莫甚於糧長莫苦于力差莫難於北運今以

天遠樓集

卷之二十六

華

糧長改爲甲運力差變爲條編而北運則有貼役誠萬世不易之利但甲運中有官運自運官運係公侯士大夫之家聽其自運亦無不可若百姓富戶卽當從衆編入甲運輪年點解不許以自運名色躲避如有百姓借自運爲名者當點解時先點自運後及田甲則富者不得避解至于北解中惟潞府最爲煩難而貼役尚少光祿寺涇府貼役差爲有餘少損涇荆二府貼役以補潞府實爲停妥外有硃漆茶蠟胖襖王

磚等解或二年一解或三年四年一解專點二  
名二名賠累不少乞先議貼役于臨解之年加  
入會計尤爲衆輕易舉至公至平之政也

一議設實徵推收二冊以防欺蔽本縣錢糧無實  
徵冊每至徵糧時區總開數分派甲運甲運造  
數送櫃頭照收其間區頭細戶多不相核縣總  
區頭時至異同或有田而無糧或有糧而無田  
或糧多而作少或糧少而作多飛詭那移其弊  
有不可勝言者今議設立實徵冊由細戶以核

天遠樓集

卷五十五

五

區頭由區頭以合縣總少有好弊可以立見又  
思邇年推收則實徵冊難以憑准仍限以五年  
始一推收推收之時作推收冊以爲實征之數  
則書吏不得夤緣爲奸而虛田實糧之弊革矣  
一議櫃庫收頭以杜侵欺本縣每年于甲運中另  
點櫃頭數人收銀以其完數比較未完而奸邪  
之徒多那移影射甚且有乾沒而不能償者櫃  
頭交于庫吏庫吏亦往往乾沒退比無措今議  
櫃頭不必另點卽令甲運輸收五日一換起櫃

之時卽以入銀之數爲比較之數則旣無影射  
之弊又無乾沒之虞至于庫吏擇農民中殷實  
有行者六房共舉其人爲之則人以身家爲重  
必不至于侵欺矣

一議裁無益之役以省虛費本縣哨兵之設因西  
沈盜劫也共編徭銀七百二十兩迄今十載兵  
非民戶義勇卽係衙門疊役兵爲人做工船雇  
人撐駕何嘗分有信地操一器械獲一盜賊乎  
及照捕盜舊制巡捕三十名四司弓兵六十名

天遠樓集

卷五十五

五

邇來寢閣不行以致盜賊滋蔓復設無益之兵  
靡費錢糧相應革除仍行捕快弓兵照舊協力  
巡邏會哨月終捕衙比併功蹟此務實事而革  
虛費也又本縣近設市民扮充義官專值答應  
上司原非納有前程也向來串通該房鑽謀差  
遣牌帖不知帖查之事當屬援例吏承監生勘  
無過碍掌印官親押保結申送事係匪輕相驗  
相埋尤涉人命重情估計督工動支錢糧干係  
不小豈得濫用此輩以致奸弊百種相應革去

義官照舊用兩考省祭答應上司至于相驗查勘委之僚屬督工則省祭送禮則吏農稍有前程能自保守不敢敗事則白役革而弊孔除矣  
一議脩溝塘圍岸以備旱潦本縣山連水結故萬一萬二清東清西永豐等鄉田多高阜稍旱卽災從善神安隔湖等鄉田多汗下稍水卽溢所以然者則以高田之無溝塘而圩田之少圍岸也今議于冬春之時令塘長圩甲各開業戶人名田最多者爲上戶次多者爲次上戶責以開溝築岸下戶出力佐之水利官專領其事其有圩大及高田四五里無水道者本縣量給錢糧以助其役至圩岸旣成及溝塘旣開則爲除去溝塘圩岸田糧庶高下有備而水旱不得爲災矣

一議禁冒籍之詞本縣每有無籍棍徒欲害鄉民輒借徽州應天等籍誑告南京察院批發府縣始言被告住在某處然後發關提人不發則申督發及發人至彼縣則原告又還本縣不得問

結被告人回而關提如故則不待問而數人家已破矣今後如有此等容請發本縣提問先治冒籍之罪後問理之曲直則刁頑不能爲姦而良善應得安業矣

一議重誣告之律民間詞訟多因事小難准逞刁裝捏大事聳動上聽及鞫問之時官府又以一實可據不論諸虛故刁民得志誣誑日多訟獄盈庭皆由于此以後凡有誑准狀詞其間有小小得實者卽爲隨事裁處至于裝借大事聳動虛詞必須依律究擬或枷號或重責或追究教唆訟主則民稍知警畏必不敢爲小利而冒大罪矣

一議設官防湖以消意外之變本縣與浙江長興縣山界相接同濱太湖故兩縣山連水接之鄉多相倚爲盜及至發覺亦相倚窩藏一時文移不能遽達旣無官府主張緝拿安所措手查得萬曆十七年吏部移咨浙直兩省于宜興長興分界濱湖地方照依烏鎮事例設立防湖通判

一員專管長興宜興兩縣濱湖巡司兵船之事  
文移竟達兩省兵道或隸常州或隸湖州遇有  
盜情隨地查獲儻憚于創設一官卽于常湖府  
佐量可裁省者奏移于此乃事之必不可已者  
也伏乞會知浙江撫按議請實爲恩便

一議釘諸港絕商販以杜盜賊之原本縣每于十  
月秋收之時湖盜竊據兩汎打劫爲害已非一  
年近雖設立兵船並無實用查得過湖有百瀆  
諸港有定跨烏谿蘭後三大港以通水利諸郡

未遑變集

五

商販避諸野鈔稅多取便往來而賊徒因雜商  
販行入兩汎打劫今議本縣沿湖諸港不論大  
小盡行密布椿柵止通流水不許行舟仍移文  
各縣自鈔關以下邊湖地方一體釘港則旣免  
商販漏稅之弊又杜賊徒混雜之原分隸下邳  
湖沒二巡司分派各港居民看管不許私自起  
椿放船堤防湖盜無踰于此

至東門西成仍舊開通

一議申明保甲團練鄉兵以防盜賊之警本縣保

甲之設其來舊矣但奉行者視爲虛文漫不加

意十家一甲十甲一保固已牽滯難行而縣中  
散之甲首甚至有十數里不相照應窮年卒歲  
不行查覈者緩急何賴焉嗣後除城中保甲照  
舊行十家法外其鄉村所在不必限以十數捕  
衙親自遍歷編定村落起數民居稠密處則一  
村數十家自爲一甲民居稀少處則合數村編  
爲一甲一甲立一甲長十甲立一保長甲長保  
長必擇家事殷實素有行誼者爲之若無富戶  
則擇彼善于此者爲之其器械犒勞等物責令

未遑變集

五

保甲長自備散與各家每夜輪流一家巡警儻  
有盜賊生發旋卽鳴鑼放銃集衆救護坐視不  
救者保甲長申明究治蓋富者出財以養貧民  
貧者出力以衛富民彼此不容廢者保長之外  
縣縣再立十隊長每月往來各鄉操練以稽勤  
惰報縣因寓鄉兵之意其中捕衙每四季仲月  
仍逐一查點修廢以警玩弛無事則消患于未  
萌遇警則禦患于有備此卽古寓兵于農守望  
相助之遺意

卷終

天遠樓集目錄

卷之二十七

族譜

譜序

特傳

高始公

詹事醉翁

通議南野公

外傳

湯碩人

章太淑人

林太淑人

坐域

磨盤山阡之圖

義田

後序

世系

居園公

處士南園公

胡碩人

湯氏

寶華山阡之圖

役田

天遠樓集卷之二十七

吳郡徐顯卿公望著

族譜

譜序

所謂舊族者何也天下生人皆自開闢之初厥有始祖以迄今日未有中古若近世突生一人初成一族者也如此則天下皆舊族也而有所謂舊族何也此士貴亢身亢宗者也我徐氏自伯翳以後自吾以前其間藉甚者安知非一派而今茫然不可徵已夫指他人誣為祖不孝也本吾一派而不知則又大不忍甚矣譜牒之所繫重也天下高狄青不附梁公而鄙崇韜拜子儀之墓韓襄毅公既貴人持魏公像譜求售襄毅麾之曰後世子孫自我作祖是故余不敢誣他人為祖世居長洲帶城橋據所知見作帶城徐氏譜徐顯卿序

世系

蘇氏大宗譜法世自為處別其父子而合其兄弟設為三世曰自三世而推之無不及也人設二子

而廣之無不載也蓋譜法莫良于此今準此敘世

系自今男子生既冠則登其名世系二十年一修

纂重梓後人其留意無忽

一世據所知以前不可考矣

諱玄世居長洲縣袁續坊帶城橋元末國初

配同邑湯氏生一子

二世

諱玄諱景春世居帶城橋年六十八卒葬莫考

三世

諱景春字子榮世居帶城橋

次子諱慶蘭字子華世居帶城橋生弘治丁酉七

年五十四卒葬磨盤山之陽贈詹事府

配章氏贈淑人生四子

四世

諱慶蘭字德遠號南園世居帶城橋生弘治甲

寅十二月廿九卒隆慶庚午二月廿八

日年七十七葬磨盤山

配湯氏高祖妣外家曾孫女生二子次

子出後仲弟驃

八日生葬磨盤山

諱驃字德遠號南園世居帶城橋生弘治甲

寅十二月廿九卒隆慶庚午二月廿八

日年七十七葬磨盤山

配湯氏高祖妣外家曾孫女生二子次

子出後仲弟驃

諱驃字德遠號南園世居帶城橋生弘治甲

寅十二月廿九卒隆慶庚午二月廿八

日年七十七葬磨盤山

配湯氏高祖妣外家曾孫女生二子次

子出後仲弟驃

諱驃字德遠號南園世居帶城橋生弘治甲

寅十二月廿九卒隆慶庚午二月廿八

日年七十七葬磨盤山

配湯氏高祖妣外家曾孫女生二子次

子出後仲弟驃

諱驃字德遠號南園世居帶城橋生弘治甲

寅十二月廿九卒隆慶庚午二月廿八

昭穆以長兄顯臣次子元芳為後  
第四子 **顯宰** 字公輔號龍橋居濂谿坊太學生生  
嘉靖辛丑六月十五日卒隆慶辛未  
三月十二日年三十一葬

第五子 **顯相** 字公璧號玉橋居濂谿坊太學生嘉靖丁  
未年四月初四日卒萬曆丁亥七月廿  
三日葬無子以顯宰次子元漢為後

第六子 **顯道** 字公坦號五橋徙居顏巷  
娶李氏生一子

顯長子 **顯節** 字公實號瑞南居顏巷  
娶伍氏生二子

顯第二子 **顯章** 字公宣號華南居顏巷  
娶陸氏生一子

顯第三子 **顯功** 字公庸號景南居顏巷  
娶陳氏生一子

顯第四子 **顯績** 字公勳號紹南居顏巷  
娶錢氏生一子

六世  
顯忠之 **元汀** 字士述號泰峰居玄妙觀前  
娶顏氏

顯良長 **元淳** 字士粹號德園居帶城橋  
娶陸氏生二子

顯良第二子 **元洲** 字士秋號貴園居帶城橋  
娶韓氏生一子

顯臣長 **元瀛** 字士登號震寰居濂谿坊長洲縣學  
娶王氏生一子繼娶張氏

顯賢第 **元濬** 字士裕號雲川徙居吳縣陽山之西  
娶朱氏生一子

顯卿嗣子 **元芳** 字士芬號 隨籍宜興  
聘宜興曹氏方伯女

顯宰長 **元漢** 字士純號振南居濂谿坊  
娶常川孫氏生二子

顯相嗣子 **元漢** 字士充號光宇居濂谿坊  
娶王氏

顯道長 **元濤** 字士用號濟寰居顏巷  
娶周氏生一子

顯節長 **元浚** 字士充號光宇居濂谿坊  
娶王氏

顯章之 **元澄** 字士澄號光宇居濂谿坊  
娶王氏

七世  
元淳長 **本偉**

元淳第二子 **本信**

元洲長 本位

元瀛之 本仁

字聚之號春野居濂谿坊吳縣庠生娶宋氏生子

元濤長 本儒

元濤第 本儁

元濤第 本儉

元濤第 本傑

元濤第 本倣

元漢長 本倬

元漢第 本修

元漢之 本侃

元漢之 本偲

特傳

特傳者族有賢人君子無論有位無位秉筆者雖于疎遠之族必特為之傳賢賢也且以示激勸史法也茲特詳吾所自出何也所謂譜吾作也後人有能任譜牒者不妨特詳所自出雖私亦公也雖

然吾祖先寔有隱德吾不敢蔽也亦不敢誣夫子孫而誣其祖先曰不孝慎之哉并戒不得為生人立傳

高始公 居園公

高始公諱玄其字號不可考我高祖也我高即我始是故稱高始公

居園公諱景春好棲息園中今追稱居園公是高始公之子也是為我曾祖顯卿嘗聞諸世父南園公曰我徐氏世居長洲之帶城橋南雄貨甲閭閻

天遠樓集 卷之三

七

爾高祖生當元季性好善不樂仕進時張氏僭據益務韜晦 大明兵破吳用重典刑亂國法綱甚密族有仕者高祖慮得罪連坐乃棄產別籍不與通卒能保姓延族至今高祖年七十六而終蓋永樂宣德間而其生卒之年月不可考也曾祖承高祖羸羨以組織羅綺縑紵為業不貳價遠方商賈畢至獲市利三倍然性超達厭世齷齪不較計鉅銖晚拓南園為別墅南園故吳越王錢尤璦之遺圃也在葑區二門之間從帶城橋而南一望徐曠

疏畹洎城迤邐數里蒼煙古木條然有林泉之趣  
曾祖樂而徜徉其中故人復稱南園徐家云高祖  
卒時曾祖年四十有三又二十五年而卒得年六  
十有八蓋統泰間也聞諸世父南園公所云如此  
顯卿曰君子謂高始公不仕何恬澹也別藉智也  
居園公服賈而好園林之樂是曾中有丘壑也其  
隱德可以長世哉

### 詹事醉翁

醉翁諱庭蘭字子華居園公次子也性孝友樸實  
無他腸好酒不事家人生產與伯兄同居伯兄無  
子贅里中孫氏子爲壻嫂愛所出女橐鑰悉屬之  
公不顧愈益縱酒先世居積畧不省問而厭薄塵  
囂于是四方商賈不知徐而爭趨孫氏孫氏據徐  
世貲而從役反以徐爲解公以空名當徐氏富戶  
役家遂中落公愈益痛飲醉則臥臥則復起而飲  
略無醒日所識欲與公莊語清晨造之公已大醉  
既而以當午或薄暮造之終不得其片時醒也以  
此自終年五十四卒以孫顯卿貤恩贈詹事府詹

### 事通議太夫

#### 處士南園公

南園公驥字德遠吳越王錢氏故園有迎春百花  
二臺沿波惹雲諸亭爲吳中游賞之冠後廢爲菜  
圃居園公所栖息在焉公因而拓之抱甕灌植自  
娛雖故跡荒涼宛然城郭村落故醉翁四子長南  
園公次南谿公次則我先君贈詹事南野公季南  
村公皆以城南之園野谿村爲號志不忘祖也醉  
翁中落諸季分析公獨守南園故廬提身清慤能  
道祖先故績云

#### 通議南野公

通議南野公諱騏字德純爲贈詹事醉翁第三子  
母曰章太淑人公生而不羣醉翁晚年家益落卒  
之曰公方年十二能自奮稍習舉業贅于林林與  
我徐氏皆世以織紉爲業公出心計經綸命巧匠  
造爲雲錦天章凡山龍華蟲火藻靡不炫耀奪目  
雖鮫絲米蠶莫匹 上貢內局反取式焉識者奇  
之謂貴徵也既拓中人產致千金會吾母林太淑

人先卒公愔然曰人貴知止安能錄錄督奴耕婦織乎日與諸昆弟以斗酒相樂生六子以家事屬長子而躬課諸子讀書督願卿最嚴每十日師館一試視批評點竄爲殿最較前試勝之卽驩飲呼卿同飲稍不逮前未久輒就寢卿皇恐跪請杖不答久之亦不令起以故卿淬勵文課日勝平日舉卿先生廉介忠直朱中丞統顧給事存仁兩公稱卿其善不休則又指橫侵小民專務請托徼賄者爲聲戒曰慎勿效某某二人爲也卿歲戊午下第

天運樓集

卷之三

十

歸公曰欲得功名不獨勤學問須積陰德因取累年責券擇其中爲人有善行者貧不能償者悉焚之歲辛酉病卒所稱有善行者多齎金索券無以應之總棄責七百餘金檢橐中僅餘金而已公之卒也卿方受知于郡太守陽曲王公貳守平陽徐公兩公臨弔于是一郡佐貳吳長兩邑令皆至公以編氓致邦君之下拜亦異數也公享年僅五十五益卒之又七年隆慶丁卯卿始鄉薦戊辰進士累官官公不及見也傷哉萬曆間累贈詹事府

詹事通議大夫

外傳

外傳亦特傳也閩德非賢明淑慎不傳

湯碩人

高始公配湯碩人當元季能勸高始公盡散家貲同德偕隱偕老卒能保姓延族

胡碩人

居園公配胡碩人居園公開錢氏故園以居公抱甕以嬉碩人挈榼以餉有箕缺相敬之遺風

天運樓集

卷之三

七

章太淑人

贈詹事醉翁配章太淑人醉翁不問生產語見本傳太淑人躬親紡績拮据勞瘁支持門戶獲守先世故廬皆太淑人力也心仁慈處長姒姪女無間言以孫顯卿爲詹事府詹事誥贈祖母淑人

湯氏

南園公配湯氏卽高祖妣外家之姪孫女也南園公爲醉翁長子早任家事湯內助多舅姑死請于父母以外家磨盤山善地爲窀穸子姓獲陰而蕃

其大有造于徐迄今徐氏墓祭必祭湯氏父母于  
塋間以報焉不敢忘也

林太淑人

贈通議大夫南野公元配林太淑人林族故居蘇  
城東衛營太淑人父某衛騎將之舍餘家素饒通  
議公爲館甥太淑人雖處外家朝夕遣使問省饋  
如章大淑人無異家居父母晚有嗣媳廼從通  
議公卜築瀟路坊迎章太淑人以養通議公重師  
傳喜賓客日無虛席太淑人躬親中饋暇則端坐

未遠樓集

卷之三

三

治緯卽病不肯少休夜則篝燈課諸子誦讀于旁  
通議公拓其家諸子皆有成太淑人功多以嘉靖  
戊申十月廿四日卒年三十七瞪目視顯卿曰爾  
兄且長爾諸弟有乳母吾所不瞑地下唯爾爾善  
事後母時顯卿年甫十二夜深侍通議公寢寤寐  
彷彿聞見音容時著靈響別有述以顯卿貽恩累  
贈淑人

塋域

嗚呼我高祖不知其葬處已前更不可考矣邇高

祖而上之一世必有一人乃吾父之所從出者而  
不知其墓嗚呼傷哉吾蘇陸氏不徒以太宰諸公  
重乃能知唐宋勝國時墓祭掃不廢以譜牒甚明  
家法甚嚴故也今圖塋域并詳位次此後合族新  
阡例載于譜孟子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今特嚴  
爲約三條

計開

一親喪未葬斷不許飲酒食肉雖魚鰕葱韭亦  
不許食如停喪踰年不葬旣葬惑于風水遷

未遠樓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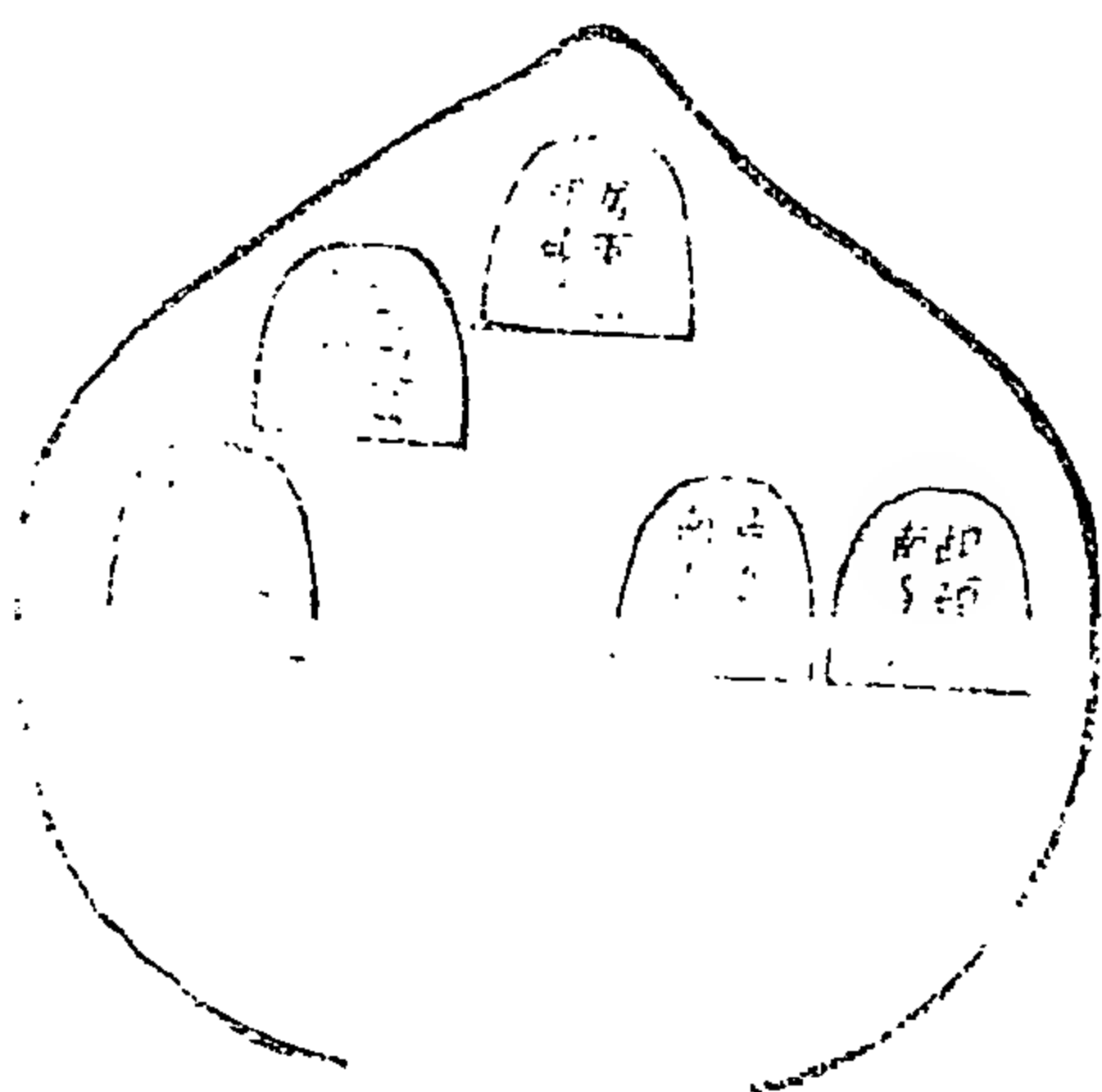
卷之三

三

葬者聽族長就其家執入祠堂杖責三十  
一清明七月十五十月朔天下郡邑祭厲  
皇制也鬼神敢不從竟氣所之必返其宅此三  
日必量力祭掃必於是日不得先後貧者一  
壺一味或葷或素焚化紙錢而已富貴者以  
祭餘厚勞墳丁所以必墓祭者此不惟恐先  
靈之餒且墳丁墳鄰見有墓無人祭掃肆其  
樵牧于心安乎若無故一年不祭掃者聽族  
長杖責十下

一墓木朽壞者任其顛仆腐爛于故處不得取  
以為薪達者取一木罰銀一兩其墓種樹其  
截賣墳樹者與合族生官懲治如有避怨不  
與者即係截賣墳樹併告官懲治不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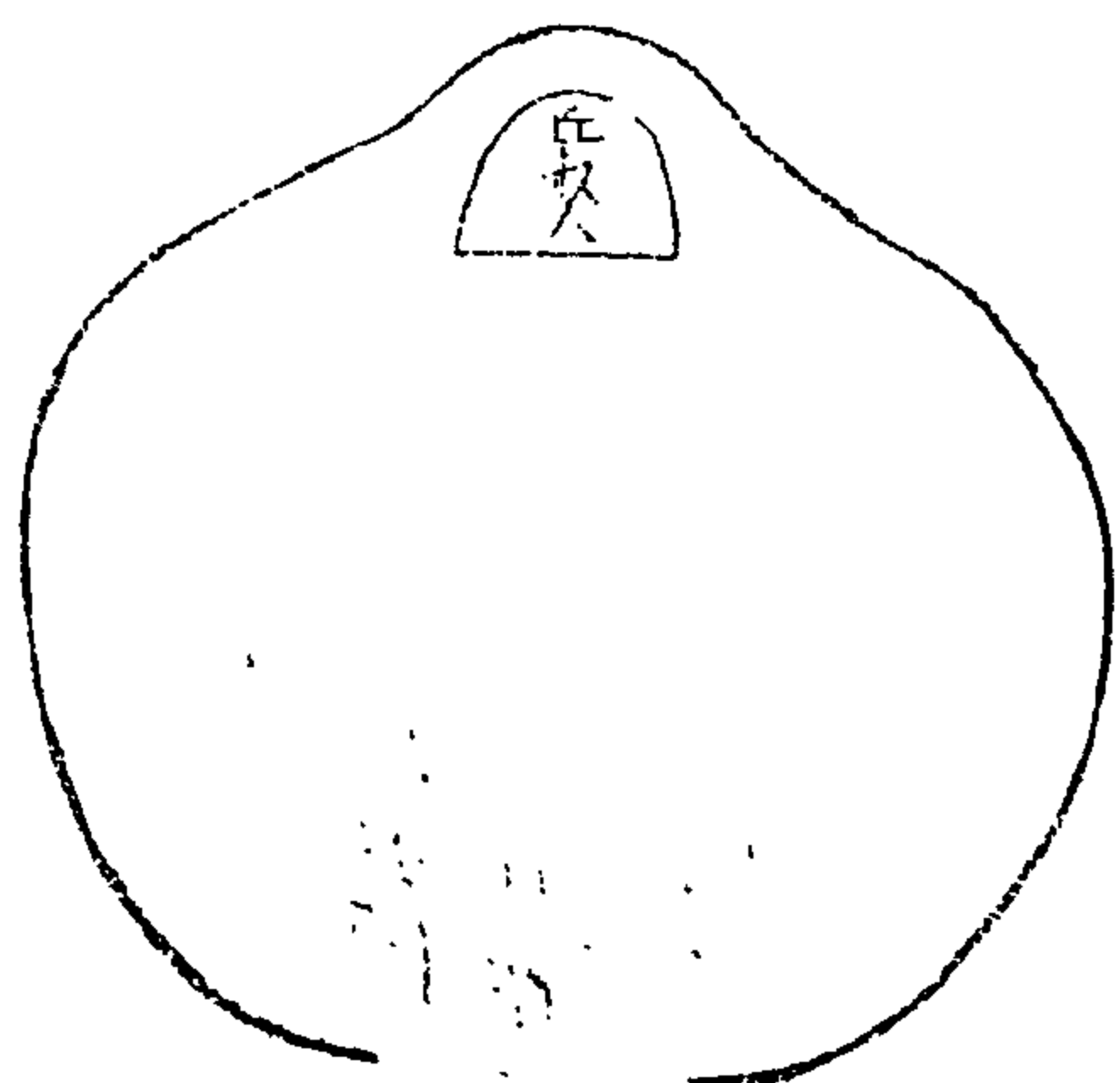
磨盤山之阡圖



西

祖墳在磨盤山坐落吳縣一都二崗之山辛向買  
錢兼山柒字圩山地一十八畝周福張環地一畝  
四分楊仲之全秋壽徐龍等田共十五畝價共五  
十六兩建奕世龍尤石柱坊用價四伯餘兩守墳  
人朱寔

寶華山之阡圖



東

丘淑人墳在寶華山坐落吳縣二都五圖朱狀元  
葬處之左旁買朱仁陳敬顧林陳繼虛沈春沂地  
十三畝零價共九十九兩

義田

顯卿仕二十餘年不置買田先買義田贍族義田  
三百畝後人富當益置貧不得鬻其所入周急不  
繼富大約有百畝之田中人之產則衣食之費不  
得取義田之入有千畝之田千金之產雖婚喪大  
事不得取義田之入其所入米不得易以銀歲散  
其八以給族之貧貧者不計其貧而甚老者有疾者  
及一切可給者之衣食時其二以治貧者之大事  
其出入雖族之貧者一人主之二人副之主者  
毋吝出不貧者毋妄觀歲置大簿記注入米總數  
出米細數播告合族咸知

計開

義田三百一十一畝六分坐落長洲縣千金鄉二十  
四都附二箇儀字圩價共五百七十兩

役田

顯卿仕宦例當免役而置役田者非爲身計也顯卿既買田陽羨占籍而置長洲役田者非爲吾身之子孫計也大都爲宗族計爲宗族之子孫計自今宗族之子孫不當免役者以此免役當免役者可念閭里受役嗚呼吾非敢自謂厚也欲使後人推廣此意益務忠厚瞻宗族以及閭里庶幾吾族可大可永也

計開

役田二百七十畝坐落長洲縣千金鄉二十四都十一等圖雅都等圩共價四百二十兩

後序

顯卿爲此譜以意匠經營久之而成所經營者不在文而在法以故近世譜法一切汰去不爲世系總圖以其法易窮也不爲小宗圖脫族既繁衍圖不勝其小宗圖也不著家訓以古聖賢格言甚具無庸贅也不備舉得姓之由亦以有與譜在凡徐姓者夫人而知之也生前有名公贈言身後有名事傳狀志銘不附錄者身必自樹立無藉他人言也此類不可枚舉大都欲觀而易曉簡要而無閒冗直隸亦可循可續計及千丁之外三十世之後莫如明允大宗譜法自今後人隨世增益循其端緒毋得以意變更其法

萬曆己亥孟夏日顯卿序

天遠樓集二十七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徐顯卿撰顯卿字高望號檢菴長洲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吏部侍郎是集爲其嗣子元滂所編前有王穉登序曰先生卜居陽羨士大夫莫名先生文先生亦不自名文也余與先生雖同枌櫚迹若風馬牛然第聞人言先生長者遂亦長者先生未幾先生來過余每談立言之業不東向讓三卽南向讓再余竟莫名先生而僅識先生長者云云是殆有微詞矣

靈護閣集八卷

〔明〕湯北京撰

臺灣漢學研究中心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靈護閣集八

卷》提要

也文章者又天下之大氣運  
也庸人溺富貴輒謂長孺不  
顯楊孔不終遂大笑之曰夫  
夫驕語氣節如是者爲我富  
貴戒豈不厚哉嗟嗟彼一時  
也君子之天未定也獨不問  
萬世耶義興湯質齋先生筮  
仕宰豐城剗剗有聲而行修  
潔徵爲御史白簡所抨非貴  
疆相卽貴疆相客按宣雲八

閩三輔大都以破柱聞而莫  
難于辛亥爭大計癸丑爭職  
掌玄黃之戰此何異東朝廷  
辯誰肯助主爵都尉是魏其  
乎楊孔如在無完理矣疏語

三

序

三

懸邸狀及載今集中不具述  
而先生直以此掛冠神武卧  
病金鵝山中未逾年而殁此  
一時也富貴之士聞之而不  
笑且賀者幾希余不佞辱知

已輒不勝人琴之慟拊膺浩  
歎曰天道是耶非耶乃獲讀  
遺稿若干卷三復卒業依然  
吾道之廣陵散也嗚呼秋隼  
擊而毛血灑空罽車明而天

重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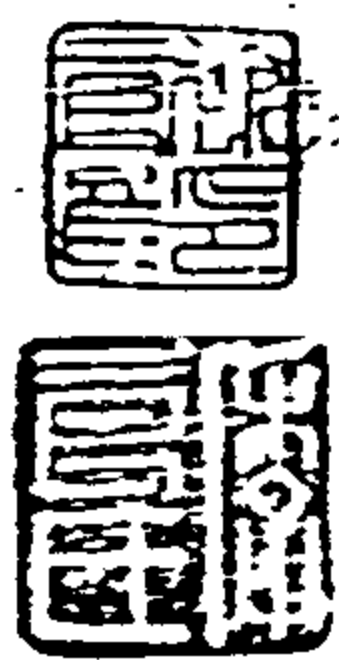
三

讒卷舌世但能名先生之疏  
耳孰知其詩歌之悲壯序記  
之曲折排耦之流麗尺牘之  
真簡志而晦約而該華而不  
刻盡而不汙無乎不發舒其

忠憤剴切之氣獨疏名乎  
先生之文傳先生之天定  
揖讓兩漢諸君子於一堂  
矣

萬曆丁巳仲冬

南州徐良彥題



望溪閣集目錄

卷一

奏

奏鄭宮內使路幸、臣疏

奏陝西稅使逼死縣官疏

具呈疏

奏江右稅使設傷爵宗并極惡五稅使疏

奏百戶王通往閩應隆等徵稅逼害疏

黃河源竭疏

具呈疏

奏書閣集

目錄

奏內使停審稅稅疏

奏科臣黨比內閣疏

諫止寶井海船疏

災異公疏

乞赦臨決臺臣疏

催補總河疏

請補南京鄉貢疏

以上百卷奏稿

侵請冊立疏

擬奏程守訓疏

固護陵寢事宜疏

乞歸併兩鎮稅務疏

奏陵監佔占原被不發疏

奏陵監詐財疏

催發查奏失事員役疏

請寬大同稅額疏

改差請告疏一



卷二

改差請告疏二  
以上三疏  
請郭侍郎邱典疏  
以上八疏

起補請告疏一  
起補請告疏二

乞復初政疏  
感時交儆疏

淮撫議論始末疏  
條陳內計事宜疏

衙門差用乏人疏  
參廠監李凌疏

送卓始末疏  
參部臣阻撓察典疏

請下察典疏  
題科臣議察疏一

分別大臣去留疏  
題臺臣議察疏

咨訪成規疏  
題科臣議察疏二

請下文武糾拾  
題南臣議察疏

參南察部臣奏辯疏

改差請告疏一  
改差請告疏二

請賑畿省災民疏  
題諸臣議察疏

總查各差缺滿疏  
以上三疏

為畿民請賑疏  
為畿民請貸以解疏

為畿民請賑疏

為畿民請賑疏

卷四

畿甸災荒疏  
參勲臣詐財捏奏疏

請增畿宣中式疏  
參內監擅殺平民疏

請罷衛疲叠稅疏  
請撤回稅監馬堂疏

酌議屯政疏  
請傳太常邱典疏

催點開臣疏  
以上三疏

參諸臣去志不決疏  
廷試開方疏

參備監世襲疏  
請分封日期疏

請裁革回疏  
再請分封日期疏

催用署院疏  
明按臣被逐始末疏

科臣鈐封冢臣擅柄疏  
明臺省舊章疏

明臺省舊章疏  
請告疏一

科臣恃勢橫詆疏  
請告疏二

再陳察典議處之詳疏

察典情事甚明疏  
爭都察院議章疏

學差年例青例甚明疏

錄青原據部報疏  
年例奉旨已回疏

錄青捷部報疏

錄青捷部報疏

錄青捷部報疏

卷五

文

自罷以存職掌疏 以上掌疏奏稿

翼城縣志序

巡道朱真石特恩賜贈序

孫虞湖年伯七十序 祝鳴集序

儼鄉試錄序 何江岑年伯雙壽序

史氏家譜序 涂鏡源九載考績序

吳泰軒六載考績序 王平齋先生集序

重刊集

總仙洞天詩稿序 許氏族譜序

王氏族譜序 邑侯喻養徵入觀序

福建鄉試齒錄序 班衣軒序

壽許豫菴八袞序 壽吳安節七袞序

壽路宛懷七袞序 吳巖所諫草序

趙俎草序 三輔兩試錄序

區子卿就正稿序 才難草序

伯顧鳴小引 閩生稿引

懷南伯祖名宦鄉賢公移刻引

觀省紀行 過溫泉記

毫村東嶽行宮碑記 渡濟橋記

豫讓論 喻義喻利說

歛硯銘 題真裕堂集

題淮上世襲卷

書懷南伯贈王士舍卷後

題萬體泉畫筵冊後

跋班衣軒草 跋林氏世像卷

父母改封御史求文行畧

重刊集

談苑舉要 示兩鎮諸生 王文端公鄉賢批詞

卷六

贈吏部員外毛環峰先生墓誌銘

王母楊孺人墓誌銘 烈婦郭氏墓碑

烈婦丘氏墓碑 度支郎璞菴吳公墓表

參知路漢畦先生行狀

度支郎笠澤蔣公暨配湯安人行狀

祖母旌節王太孺人行實 代家傳

亡姊像贊 余對堂世像贊

文學貫溪李公像贊 祭城隍文

恒山禱雨文 恒山謝雨文

節孝祠告成 祭李見羅先生

祭范涵虛宗伯 同年祭徐涵濱

鄉同年祭李同所 同年祭馮真白年伯

祭毛環峰年伯 祭路漢翁大參

祭沈慎菴年兄 祭毛肖環年兄

祭王文端公 祭蔣笠澤暨配湯安人

祭萬九臯 祭張行素年伯

祭陳澗雲進士太孺人

祭熊太和年伯母 同咨祭沈廣乘年伯母

卷七

古詩

超然亭 望雲亭

田家 宿袁家皂公館

喜雨有懷 過彌陀山

晚睇 壽楊母何孺人七奏

閱許靜菴遺卷 舟行見新月

田家 寒窗怨

樺門道中風雪晝晦

得勝撫夷次張助所中丞塞上篇韻

孝烏篇 怡怡堂歌

送熊神阿之任增城 題三仙真壽圖

雲起樓歌 渡河行

五言律詩

舟行還治 過彭澤

句曲道中呈路漢翁 丹陽道中遇雪

墓宿臨淮 望中都

追鮑蔣念山同運 景州道中

壬寅元旦早朝 送曹真予

夜坐

同沈孟威諸丈遊歸義寺雲松禪房

戲效清異錄體 憶故園

松間初月 鐵甕城追別仲氏

登濟陽署樓感 思親

雲州道中 登獨石戍樓

雪後懷來

葛塔署中孤松

和馬鳳麓靈真觀作

枝武亭別詩致書馬鳳麓

涂次哀吟

四首

晚泊劍浦

題心源小像因以為壽

元夕飯白雀寺

贈吳賓庭武馬鳳麓

戊申春夜夢故交沈慎菴覺而猶有淚痕

陸訪軒

林君漫興

句曲道中

送客

七言律詩

重刊集

卷八

游感山寺

春日與諸友登龍頭山

夜起遲王及嚴年丈都亭中

龍頭山新閣成

會勘遇雪

寄沈任菴比部之任

小孤

渡符離新決口有感

東征

白溝河

杜友白計部秋夜招飲蓮池

獨石撫虜

二首

滴水涯

獨石署盤松

并序二首

贈馬鳳麓中丞

寄題路秉卿衣簪樓

馬鳳麓席上觀烟火試

觀燈

題枕夷亭

仲春並塞西驚

一首

初夏同大中丞張勛所燕集曲池

二首

集雲中城乾樓

將赴得勝撫夷郊開別張勛所

得暑飛蓋塵中忽憶路氏園亭魚梁

自嘲

郊亭別馬鳳麓中丞

曉發龍門

贈吳秦州

有序

重刊集

卷八

壽吳安節侍御

代家君

送吳道源之任南康

壽曹斗岡鴻臚五袞

贈趙莘縣

有亭

送王斗溟給諫謫官鎮遠

和酬顏恬菴年丈見慰得雄

送龍斗仲觀還東萊

贈夏鶴田出使琉球

草堂賞花用韻

送蔣中復謫別淮陰

壽任丘郭大司馬鄭夫人七袞為伊子孝廉公

贈

壽沈石樓年伯八袞石樓待命有詔侯封御史

壽賀伯開太安人并送伯開賀先以六言詩六

而行時適遇慶典馳恩有加

壽南康王宜人七袞 寄懷吳體中

贈益國華山王

贈吳崑柱太史翁完憲給諫吳試八闕

贈董定所三節 百角樓燕集

宿茶洋驛有懷徐大中五

曉發茶洋 滄味道中

壽任母蔣孺人七袞 閨怨

登焦山

題蔡虛臺照恩卷

壽萬友溪九十 壽吳仰玄七袞

壽王母許太姑九袞 秋杪寫懷

壽伯母七袞 賦贈怡菴萬八丈

讀熊掌篇有述 閨怨

壽吳安翁七袞 早春石亭觀江白梅

題許漁吾晚翠軒卷

同堵園南訪荷中復山莊

贈劉堪輿聞計歸豫章

題龍溪卷

題符笠澤橋臺玉樹蘭徑梅花詩 二首

壽金面伯八袞

律

陳澤篇

玄宮詩

慶得遊子贈雲二韻五言八句時 三長孫

生肆放遂續成之

壽吳漢源中翰六袞 題王母遊仙詩卷三言

將赴雲中別康驥漢時驥漢有適主之命

贈益國華山殿下

陳岷麓老師監軍海上賦寄

五言絕句

愁 二首

自君之出矣 懷懷歌

鎮上人閉閣五載似乎頑空作偈問之

杜門 二首 宴坐

閨情

阻風

夢登泰山口占覺而續成 二首

七言絕句

伯遊曲 二首

劍水別仲氏

宿桃山

郊行

送蔣笠澤南還時余方有雲中之命不得歸

將赴雲中別史武麟

邊情

塞下曲

明妃曲

楊妃池

小憇永園寺

春日偶成

送李九崑司理遷判汝州

重刊集

卷一

三

贈攻醫鄧生出監武林稅課

折楊柳歌

子夜歌

寄題史武麟立嗣卷

有序二首

朔州道中

淦陽逢董銘認

過邯鄲

二首

贈別何崑柱太史典試還朝暨歸三楚

贈別翁完虛給諫典試還朝暨歸吳苑

村居

二首

贈李蓮津塾師

贈陳岷麓老師令嗣

送蔣笠澤終養還朝

題湯渡明秀閣

盡溪舟行

少年行

送杜友白計部赴莊浪

得家報

閒居

雜詩

秋至

題文

晴起

題文

擬寶酒妻再寄

題文

擬酒答妻

題文

五雜俎

兩頭纖纖

離思千秋歲引

重刊集

卷一

三

啟

上陳岷麓老師

與麗畢二同年

與周瑞州太守

謝江右舊上司

賀夏仁吾

上劉復齋老師

謝夏仁吾王太蒙

存

答小林制臺

存

回袁節吾計部

回稅監張蒼崖王節憲王

答張蒼崖中貴

存

荅白夢山中丞

荅張助所少丞

賀周懷魯中丞

賀蹇理菴制臺

荅蹇理菴

回霍南溟中丞

荅蹇理菴

賀楊小林

賀楊小林生辰

荅張助所來賀

荅督撫來賀

與督撫戶部

荅督撫

荅楊致吾

與督撫

與戶部

荅總督撫院戶部

荅楊致吾

與楊小林

與焦景山

荅顧襟宇

荅總督戶部

與總督戶部

荅督撫

與總督

荅王中翰

荅蹇理菴

荅黃絢石

荅代國殿下

上代殿下

信劉復翁老師

請馬鳳麓

上劉復齋老師

荅督撫戶部送禮

別督撫戶部

上劉衡翁座師公啟

郊饒劉復翁老師省覲假還

荅王齊宇送扇短箋

荅杜友白

賀葉臺山相公

荅馮景真

荅吳節推

卷八

書

東李齊王師

東李見羅

與傅穆所父母

與劉傳二進士門人

東來熙菴坐師

荅益藩鈞谿殿下

荅葉靖安

荅張雨若

荅徐匡岳

荅曹中崧

東雷孝廉瀛海

荅朱恕銘

東陳常鶚

東張覺自

荅王華岡

荅王縉山

荅嚴雲岑

荅華山殿下

與李修吾

荅曾見臺

荅秦湛若父母

荅蔣虹洲

荅楊景渚

荅楊戶部

荅沈太素

荅曾見臺

荅李霖寰

荅蹇理菴

荅歐陽宜渚

荅陳鑑塘

東宋方麓

荅楊見薇

荅曹中莊

送棋子與余少原

荅張姑望

荅黃鍾梅

荅王華岡

荅曾景默

荅曾景默

荅曾景默

荅曾景默

再荅曾景默

乞米潘完朴

荅韓萬里

荅劉綺石

與李見羅

荅郭青螺

報代通用

與沈龍江報代

荅張助所

與李少春

與楊鳳麓

荅馬鳳麓

荅陳志寰

與蕭岳岑

荅張助所

與吳夷璞

荅王霽宇

荅馬鳳麓

與山陰王中翰

荅張助所

與劉石岡

與馬鳳麓

與沈虞秀

與朱恕銘

與何玄谷

與朱石門

荅劉靜臺

與陳劍章父母

荅周浮梁

與戶部

荅杜友白

荅張助所

與馬鳳麓

與劉籟

與楊小林

與楊致吾

與胡慕東李中石

與鄒南阜

與盛楊濤

與龐堯封

與劉雲嶠

荅俞少源

求祀懷南伯祖鄉賢書

報代通用

與兩閩兩堂戶部

荅董定所邱部

與陳方伯

荅葉臺山相公

與丁台武

復葉臺山相公

復孫蓋石署院

與文無技銓部

上孫藍石署院

與朱上愚

稟孫藍石憲翁

與趙儕鵠二百

與傅星垣

京孫立亭太宰

與閻主理

與顧桐栢

與李泥卷

與張振海

與楊滄嶼

與涂鏡源

與岳石梁

與朱寔同

東陳劍華

與張東山

與沈若縉

與郭明龍

與寶淮南

與陳荆碧

答鄒南阜

與鄒上虞

與黃中冷

與劉本濡

與劉滋陽

靈謏閣集卷之一

陽羨陽兆京伯聞父著

另啟陸輯

疏

恭鄭宮內使路辱大臣疏

題為兇惡內使詬辱大臣

軒網極壞

國體重傷謹循職糾彈以尊

朝廷聖備員法從巡視西城凡有作奸犯科例得

露章奏劾況有壞法亂紀之尤在臣巡視之地

而敢無說處此本月二十三日下午有掌翰林

院教習庶吉士禮部侍郎敖文禎由

宣武門進入忽有內相三人跑馬直衝過轎怒扇

柄驚馬喝眾碎扇採打長班文禎見其醉狂不

較反出惡言罵詈不得已走避門傍內相郭成

家復擁逼叫噪喚成救護用棍鞭打比錦衣衛

聞知差人勸解亦被毆打當時萬目聚觀莫不

咨嗟嘆息謂為耳目所未覩記夫卿貳乃

天子股肱重臣城門乃

華轂咫尺

余之奏請諸璫乃敢於白晝大都之中瑄

羽廷重三日中寧復有

皇上乎宮中府中總是王臣原無彼此大臣小臣自

有階級難容僭亂若使內臣而可以僭居外臣

小臣而可以極詬大臣則紀綱壹敗萬事三

天下何由而知

天子之尊

皇上何待而操臂指之勢陸無級簾近地買誼所為

定書附集

卷之二十一

二

長太息也昔漢文帝中庸之主申屠嘉節俠之

臣尚能傲出鄧通廷辱流血豈以

盛明之世而容跋扈之璫

皇上頻笑不加於左右

威權不貸於贊御中外莫不聞知而三璫獨敢跳梁

政所謂極惡窮兇怙終罔悛者臣職在擊邪義

不與之同朝敢據實上

聞至於三人姓名則既打之後馳馬直入

內府外人不敢擊亦不敢問伏乞

皇上責令司禮監查實的名

勅下法司究擬

上請肅奉朝士氣得伸四方觀望願肅臣愚無任悚

息待

命之至

萬曆叁拾年叁月貳拾陸日奉

聖旨這奸兇內官着司禮監查實的名重加處治

說

靈叢閣集

卷之二十一

三

參陝西稅使逼死縣官疏

題爲多命立死可憐宵人虐焰甚熾懇乞

聖明亟賜究處以振紀綱以安重寢事三接紀綱已

陝西稅監梁永奏聞委官杭大賢致死渭南知

縣徐斗牛事情本內雖云合境人心公憤中聞

又爲大賢埋根留辯且將非元三命遽還不報

永亦自知事體重大故先發請

旨以爲刼制地方之計而不知重怒難任以不辜平

之愈激人情易感以平平之自安蓋臣既得陝

西巡撫賈待問疏讀之不覺髮上指冠涕下交

西巡撫賈待問疏讀之不覺髮上指冠涕下交

四

願也嗟哉斗牛夫何使至此極計自賊臣言利

以來腹削人膏髓仇離人肉骨强者盡楚立斃

弱者宛轉維經九州之內不知幾百千命然木

有戕及制科正官者卽往時南康知府吳寶秀

之妻亦因奉

旨逮夫恐懼自盡未有參隨人等徑致縣官至死者

有之自梁永杭大賢始蓋

朝廷紀綱倒置極矣天下人心悲憤極矣據永疏亦

稱斗牛來拜送程夫大賢何人斯等曷盡武舉

耳斗牛降而與之脩賓主之歡致盛饗之敬者

何也積威約之漸也夫大賢託騎馬上宜高坐焉

言參隨復夜半打門當堂呼喝斗牛亦男子也

寧不規死且也貪饕無慮殆壑難盈戶吏張天

祐吊打倉吏王與國踢死館夫趙應貴樂戶石

小成篋斃爲民父母寧不寒心憤志恐惶椎胸

跌足氣攻血嘔半日殞命宜矣若謂素有痰火

則當日來拜固無恙也將誰欺欺

西巡撫賈待問疏讀之不覺髮上指冠涕下交

西巡撫賈待問疏讀之不覺髮上指冠涕下交

五

天乎况大賢未經奏名

皇上所記憶者詐稱禁近披錦橫銀奉何別

勅賢卽一死未足服辜所恨者梁永屢奉安靜之

詔旨故縱搏噬之爪牙口含

天憲富儼王侯有虎方有假威之狐無器將無難投

之鼠誰爲戎首永實厲階抑臣又有憂焉三秦

臨虜界番昔稱重鎮年來赤地千里石米三金

餉缺慮有庚癸之呼民饑莫必旦夕之命今既

哀號徹路怨憤填胸設有提而走險其何能擇

異星疏

題爲異星屢告朝野同憂懇乞

聖明洞鑒安危以圖修改事臣聞變不虛生占無不應惟

明主遇災思懼故能轉禍爲祥但其修禳實政則必有獨觀時惡咸與維新者年來災祲頻仍惟星變爲最大當今批政非一惟礦稅爲至極洪範曰庶民惟星董仲舒曰衆星貢墜民失其所占書曰飛星如彗則謀事起白氣曲環者斬奪爵

彗彗用集

彗彗用集

位色赤照地者所往有兵故頃者大小衆星流移人謂兵舉民離之象臣已不勝寒心乃今福建撫臣朱運昌所奏八月長星之異頭尾紅白異色體勢彎環飛動九月紅星之異自一而五三合三離光如血巨如籬則又不止如彗而所謂白氣曲環色赤照地者不有合耶臣每讀史億有所謂長星者矣又有所謂天星散落如雨者矣其應皆非吉祥善事若迺紅星開合之變則寡聞淺見實所未經

皇上聰明天縱包羅古今曾聞有此乎其應將安歸乎且南京十月有流星燭地及光散爲七道者與天鼓之鳴同時並見

孝陵無故延燒十餘丈夫南京重地八閩選那數旬之內萬里之外何以各有咎徵又何不謀而合意者權政亟行四海毒痛根本無磐石之固故高廟神靈特來譴告而張巖諸奸機易山之奏詭謀尤叵測厥占爲獨異與礦稅之事自大臣以至小臣言之礦稅之害自縉紳以至童孺知之何

侯臣言但臣屈指

皇上仁愛停止之日因莊誦

皇上稍俟克盈之

旨而不能無疑且懼也竊思

皇上所謂克盈果有何界限待

皇上自謂克盈而礦稅恐無俟

皇上停止矣何者財用在國家猶血液在人身血必

中外融洽而後脉絡華暢若使竭四肢之血液盡取而注之心腹之間則四肢固將枯槁而痿

痺心腹亦能無憤悶而決裂古稱泉貨義取流通周滯亦號錢神勢無久聚不散善散之則爲鉅橋之粟不善散之則爲大盈之藏由我散則足收人心而固

國脉由彼散適以藉寇兵而資盜糧

皇上憂其難聚臣乃憂其難散也

皇上父母九州若使果有不給人卽裂腦握筋以獻誰不甘心願內帑之積且無論

先朝卽

案叢用集

卷之十

九

皇上三十年來亦幾鉅萬今度支竭矣將作水衡困矣甚則大庖不繼矣此財將安歸乎且寧獨外廷不資內帑而已自礦稅行而商竈交困則鹽法病商旅不行則關譏病大司農國課日虧之疏言言實事

皇上以爲天下有神輸之術耶九邊年例毫忽難虧今歲幸借馬價以支吾而馬價亦空矣明歲之計又在目前將無有說巾之虞耶凡此自在

皇上明見之內非臣下所能飾說者天地生財止有

此數人之好利誰不如我人窮則亂獸窮則攫  
有司籠絡有時而盡今者民窮至極矣異星之  
告臣實稟稟焉

皇上英姿負絕千古每經

獨斷必越衆思今日礦稅之事亦願

皇上之一斷而已非臣下所能贊一詞也臣等

太平輒敢過愛陳言伏冀

聖明畏

天以實

宗社幸甚四海幸甚臣愚無任悚惶屏營埃

命之至

叅江右稅使段傷爵宗并叅極惡五稅使段

題爲內使擅爵宗衆忿未息懇乞

聖明速賜究處以存

祖制以崇

國體事臣於本月貳拾伍日在衙門辦事得見江

西撫按題叅內使潘相揭帖知相因遷怒段折

輔國將軍謀犯肢體并將庶宗宗達同托拘禁

貳日始放致闔城

宗室憤激圍闕雖暫時諭解尚在號召各宗臣一

重慶開集

卷之十

十一

見之不勝駭愕不勝惶懼竊念

天潢雖衆源流總出

高皇龍種自殊

天子尚優恩禮是以

祖訓則載止明賞罰不加刑責

會典則載雖有大罪不得加刑其間亦有錮廢降

罰等事要須據實奏

聞請自

上裁未有臣下敢擅刑章是豈獨尊

宗室哉政以尊

朝廷耳相內臣也豈不問體統相臨之尤安通敢是  
雖罷居士之念爲玉石災同之慘竹木金石之  
刑交幸與類乎是通變發傳皆曰不知名註  
呼而念行若輩乃掩耳借欲言言發之而謂之  
在上者果是何人遺書其在自部不記及方  
洵彼故訖訖變出制同曰詩小事少知及少  
知尊

主者披猖悖逆必不至此辱

高皇之子孫茂

祖宗之謨訓尚有人臣禮乎彼目中已無  
天子族屬平日尙知地方有司乎何處無

宗室何處無中使一方激變九有放九臣願

皇上之速斷此也抑臣又有說焉財賄者恒情所共

趨賞罰者

人主之磨礪外臣未必皆賢然而

朝典具存人有剖腹藏珠之戒內臣未必皆不肖

若使勸懲不立誰無結室難醫之求意者

聖心仁愛旦夕且罷故假以不馭之權乎臣以爲此  
方一日有內使則

朝廷不可一日無紀綱如遼東高淮之驅民投勞  
在蕭牆陝西梁永之逼死縣官咎徵河竭廣東  
李鳳之勾引紅夷搜括澳夷山東陳增之雄據  
水陸倚大猾程守訓爲心腹商榷半不出空雲  
南楊崇之橫行南服藉巡撫陳用賓爲賢主地  
方屢至激變此數處者地則邊徼習候人並重  
凶極惡

皇上英明邁世自然洞燭纔一更易便解倒懸於

國計奚損而不爲此臣待罪江右垂及七載素知  
彼處民生瘠薄不堪朘削近時處置得宜各宗  
守法一旦無辜被毒實傷衆心伏乞

勅下禮部查議

上請迅發

乾斷以正典刑各藩瞻仰在此一舉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恭百戶王遇桂閭應隆等徵稅通番疏

題爲東南凋敝至極通番禍變可虞懇乞

聖明鑒止邪謀以固邦本以重海防事臣見邸報有  
大興左衛百戶王遇桂壹本欲徵南直隸田房  
稅契銀貳拾萬兩高淳等縣馬場變價銀拾萬  
兩又羽林左衛百戶閭應隆壹本徵於海外貿易  
獻金拾萬兩銀叁拾萬兩夫總計玖州惟正  
之供每歲不過肆百萬而么麼武弁乃欲幾府  
之內數萬之航一朝拱手而得百餘萬宜

皇上之見而駭駭而疑不給

勅不差官僅責地方內外官員以查勘也淵哉

聖謨洞燭萬里臣謹直陳事理

皇上賜裁擇焉臣竊惟

國朝

皇業肇基南服

祖宗軫念民勞屢

詔蠲租不獨湯沐斯在實爲徂賦至繁較之別省賦

額有多至貳拾倍不止者年來水旱頻仍閭里

蕭條大非昔比富者貧而貧者流移民至賣妻

鬻子供賦不前田地房屋減價難售賦額在身

還爲產累何從取盈而得貳拾萬田地買賣

祖制拾年壹過割始有稅契自東征西討

朝廷下搜括之令業許年年過割年年稅契矣即有

些微已登公帑安得另有買賣以克貳拾萬之

數且稅契之法每兩不過分釐欲銀萬兩須有

百萬交易欲銀貳拾萬兩須有貳千萬交易若

使民間殷富產業夫無多賣若使物力凋殘欲

賣亦無受主曾以彈丸黑子之地剝肉醫瘡之

時而謂田房每歲有貳千萬交易乎以貳拾萬

分派拾肆府州縣每處非幾及貳千不可淮泗

之間小縣常賦亦以千計而欲常賦之外加徵

一倍又有馬場地價每處千餘金民何以堪遇

桂蓋爲奸棍吳良輔方坤成鄭煥陽等所誘知

前日徵寧拾萬兩之奏必至招誣故借拾貳府

以均派而又廣開射利之塗故波及於馬場受

價不知各處事例亦至不齊江南除徽州之外

房契從來不稅江右卽田契亦多不稅矣欲實  
駕虛鑿空之說翻爲焚林竭澤之謀人窮則亂  
獸窮則攫吳閭之間屢見告矣臣謂東南河故  
至極者以此至於閭應隆海外貿易之奏明是  
通番查律通番之罪至與謀叛已行同科不特  
私賣硝磺軍器船隻者法至死卽段綰等項無  
不有禁海防武職受賄賣港罪乃永成蓋夷性  
至貪嚴禁猶難謝遣夷情巨測有隙便緣爲奸  
彼沿海惡少旣許交易規利豈不能勾引煽虐

東華集

卷之十一

六

旣可明取段帛豈不解暗透軍器今出洋雖有  
引船而去有定國來有定時官得稽查故私無  
夾帶若臨之以

皇上之威佐之以中使之勢則一遇盤驗便稱阻撓  
擇利誰取輕犯禁利始重自夫隄防必自茲始  
且以堂堂

天朝下同商賈豈所以尊中國而示外夷昔年間廣  
浙直中倭正緣土人通番起釁而汪五峰毛海  
峰諸黠賊至稱王海島拾年之間竭東南半壁

之財力僅乃驅之據稱機易山無主彼張幾諸  
奸安知計不出此卽近時朝鮮之役亦貴  
國家數百萬億遣圍稍有不戒鯨鯢定此生心  
不識太倉太僕尚能辦數百萬之費否卽教所  
升木開門延寇聞者無不寒心臣謂是等奸  
可虞者以此伏乞  
勅下戶兵二部從長酌議  
上請仍望重處奸弁棍徒以爲說說聞之或可不  
勝悚息待

東華集

卷之十一

七

命之至

黃河源竭疏

題爲黃河陡竭災異非常懇乞

聖明亟

賜改圖以回天變事臣聞四寶之尊江河爲大聖王之世山川以寧天人相感岳實示徵歷稽在等厥占不棄是以伊洛竭而夏室亡三川竭而商王走千載覆轍良足寒心竊意

盛朝必有變怪如陝西巡撫賈侍問所奏黃河竭已半月人畜盡皆渴死用權寶水古稱神河竭

澤幾竭區宇是以榮光素稱流清光聖善既先

太

知咎豈無徵考之史冊則晉成公五年晉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劉向以爲喪亡之象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崩壅龍門至底柱周室遂成東遷之前隋大業七年底柱山崩壅河逆流數十里未幾遼東役起四海悉叛後皆因崩成塞尚且禍敗立見未有無徵斷流源頭竭場如今日者惟紹興十二年陝西不雨涇渭竭淮皆竭然而源流較近未若茲河清派崑崙者也孝經授

神契載河者水伯上應天河伯陽甫稱國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徵不過十年劉向謂湯火在陰者火氣煎水故川竭占曰君德消政易則然京房易傳曰君臣相背厥異名水絕此皆端然圖策非臣臆見私說也

皇上試思今日

朝政亦有同符古說者乎竊以積弊一事言之司餘爲政羣臣奸權將無陽失在陰與仁愛雖有德音拊克實多新政將無德消政易與小人同上

重慶閣集

卷之十

元

行私諸臣忤言輒斥將無君臣相背與且九州並遊湯火之鑊三秦更多織造之艱諸璫總逞磨牙之毒梁永尤稱擇食之雄竭澤不遺涓滴絕流遠顯咎徵謫見秦分調從秦始火其諸首狡焉往逞賴有天塹爲之限蔽彼既不葦可抗我又何險足據戎敵生心疆場多事兼之地震山崩歲饑民莩日光示異甚字入垣災祲頻仍危形燭著卽從今日改弦猶虞退舍無期若復仍前肆志巨憂稅駕無所伏願

皇上遇災思懼畏天以實撤回礦稅諸指虐之使年  
罷織造諸不急之務庶天心一日可回即去  
年永回巨無任受恩竭誠額天侍  
命之至

恭內臣王朝停審稅疏

題爲內臣違

旨激變用上害民懇乞

聖明亟賜處分以固根本重地事臣竊觀

皇上深惟

社稷之計卽行採權猶存

仁愛之心諸奸止識身家之圖一借

威靈便肆虎狼之毒緩則利歸於私室急則受播於

至尊凡此賊臣遠近切齒卽如煤稅一事

皇上意在開採官窑

王朝輒敢封禁

且乘機詐

騙土民百般淫暴及見事機變動又不肯自爲

調停反爾捏情誣竇輕藐

天威致煩緹騎下逮禽虫舉朝錯愕行路咨嗟臣曾

巡視西城頗諳西山情境用敢泣血披誠哀號

君父之前大抵產煤去處多是荒厓複嶺鑿井頂燈

僮行隧道宵黑數里真同地獄京師呼爲煤黑

鬼怪非復人形若遇架傾石塌水衝火發全計

之人盡成活葬自非饑寒困苦亡命無賴之尤

孰肯持生走此惡道卽肯持生亦無多錢每日  
約趨數文尚不殺了身口之事王朝乃欲每歲  
每袋盡拘入官抽分錢鈔彼數萬貧民計其窮  
完朝稅自己更無過活既已持生又無活計以  
此一呼羣聚執持器械分把路口不容稅人  
城且王朝纔到地方便以進  
上爲名赫詐平民縱容羣小奸淫婦女計其  
所不爲以是激變山愚人人思食王朝之肉如  
黃大京等皆是詐騙不遂之人豈真敢抗

重刊集

卷十

三

詔旨臣見聲冤之徒泣訴

闕下哀呼長衢此等情景原非作亂若及今不反王  
朝所爲轉恐激成禍變山氓憤骨自其常性進  
不得明冤

陛下退無以再見王朝千萬成羣揭竿甚易

輦轂之下

九廟聲聞百里之內

山陵咫尺臣竊慮原不勝杞憂

皇上原遣王朝止是抽稅並非征發何爲帶領京營

選鋒便輒射打明挾兵威公行劫奪自先倡亂  
何以禁人逃生且京軍以備不虞豈中使所得  
擅用美兵

幾旬意欲何爲遂令

朝廷之富共山氓爭利

天子之尊與匹夫爭權遐邇人心具恨王朝所爲今

日之計惟願

皇上自爲主持封禁民窟原非

皇上明旨沮撓

重刊集

卷十

三

國課原非小民實事操縱盡由

一人威福總歸不測由此千萬之徒共祝

聖明之壽其爲迎和斂福豈有旣哉伏乞

皇上念數千煤利至微京都根本至重亟降

德音撤回王朝盡停密稅仍嚴治激變棍徒開釋無

辜愚民邦畿幸甚

宗社幸甚臣無任跼蹐徬徨激切頓呼之至

叅科臣黨比內閣疏

題爲總憲頃挫已極輔臣心事未明懇乞

聖斷放歸以全紀綱事臣竊見工科給事中鍾兆斗  
叅論左都御史溫純夫純於今日孤雛腐鼠耳  
拉朽摧枯何煩白簡而其事乃於元輔沈一貫  
有涉言官冒嫌爲之排擊臣竊爲兆斗不解也  
夫昔之叅純豈非以黨哉臣亦初心疑之謂清  
白如純不結近侍如純而尚立此門戶耶至於  
今而純之杜門九閱月矣明彈暗刺不一而足

東漢書

卷之十一

七

曾未有爲純致片語者臣乃今而後知純之無  
朋也臣安得終默默而使盛明之世有道路以  
目之風蓋去冬溫純之叅論于永清姚文蔚構  
隙元輔也朝議疑之者衆卽有知之者亦不敢  
頌言朝紳間也蓋朝士相聚無不喜談時事而  
獨此時人情洶洶未有敢以此事發端者已而  
原之者半久而知之者衆矣當是非未定之際  
交口總屬無心之議今日清議已自兆斗何復  
有此蓋臣讀其疏至終風起而白日無光尚矣

歟而斗樞欲動等語乃知兆斗亦知識論之攸  
歸及岌乎若手足之捍頭目者豈謂

皇上雖曾再留而降諭之際未聞

溫旨遂妄意元輔雖有留揭而語意之間未化戾心  
耶何元輔以大計爲言而兆斗見亦及此何元  
輔恐不知者謂爲妨賢而兆斗亦有月旦雌黃  
之語耶臣以爲元輔均四海平邦國素稱周慎  
豈畫限於一廷之上按劍於白首之交故示羈  
縻令其委頓無聊銷簡以去而今天下謂

東漢書

卷之十一

七

皇上實棄之必不其然斗亦過計矣雖然純之未劾  
二臣時元輔已忽焉引疾不出則幕中豈無交  
搆之蜚語先入其中而謂純言之杜撰哉元輔  
誠不能無疑於昔而未必不公聽竝觀于今故  
純今日萬無不去之理而去之不早則紀綱益  
就凌遲議論何由止息非元輔保全老成晚節  
本意也大抵

朝有賢相則言路不妨異意人思結舌則相權且  
見炙手故小臣敢附他山之石而尚存一種之

論伏乞

皇上速賜

宸斷立允放歸庶

國體全而元輔之心事亦白矣臣無任席蓐待命之至

東坡全集

卷之十一

三六

諫止寶井海船疏

代憲翁稿

題爲外夷聞伺甚狡中朝設慶自開懇乞

聖明遠鑒安危亟屏奸邪事臣接雲南巡撫陳用賓

揭帖知緬酋以寶井之故提兵十萬聞邊部臣

言官執奏至斷臣意

皇上赫然震怒亟應楊榮不謂寶井之章未下百戶

閻應隆航海貿易之奏旋行臣爲現搖搖寢食

靡皇竊惟

中國之勢所以常尊於夷狄者非直威能制之力

東坡全集

卷之十一

三七

能劫之彼以貪我以廉彼以詐我以誠禮義紀

綱赫濯聲靈有以服其心也是以古有貢球獻

琛而無求金索寶有傳來厚往而無瘠夷肥夏

若使寶井海船之說一成而無髮計臣恐邊隅

從此多事異時費

皇上之財不知幾百萬也彼緬夷者昔年納我通逃

擾我疆場未嘗一日忘狡焉之計今茲蹂躪蠻

莫迫逐三宣騰永業已剥床及膚而今滇亦且

震於其隣矣校酋執言明說寶井其爲擅開邊

繫固不待巨辭之畢也至於閩應隆之奏尤爲悖繆不道巨聞海澄市舶抽稅高案已每歲得銀三萬決不遺餘力而讓利巨科機易山雖在海外決無金銀成斛遍地任人淘取之理巨料稅皆惡弁叅隨諸奸之惑能行於中國決不能行於外夷矣所得售金十萬較銀三十萬以報

皇上其意不過假借

皇上之明旨大弛通番之厲禁硝黃生鐵軍器船隻

重慶府志

卷之十

七

諸如此類犯禁愈重取利愈饒者滿載揚帆任其所往海濱無賴引類呼朋龍旗大纛遠涉招搖口稱

欽命行商成何體面從此漏泄軍機從此勾引諸國其患寧止禁詐公私騷擾海澄一邑已哉昔年倭變正緣奸民下海私通大姓設計動價以致倭奴恣憤稱兵焚劫今以

陛下之命行之交構劫動禍當更患及至兵起倭寇彼張嶷諸奸者不爲徐福之童男童女入海不

還則爲注直之負島列寨稱王犯順近可以規重利後不失爲尉佗於諸亡命之計得矣如

陛下之事何大抵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舉國言利不奪不憂六七年來鑿山掘地故令後

中國之內已無餘利然後思乘傳望之德是走中郎之檄居奇貨於緬國索象用於滄溟不知夷性貪婪更甚於我若使夷狄之財可以徒手而得彼何以稱禽獸稱犬羊我何以稱

天朝稱

重慶府志

卷之十

七

聖人且四夷朝貢無不倍價賞賚九邊開市每至費貲百萬必欲圖未獲之他幣不如斬見成之已財然而勢有不能者金帛之與

宗社輕重較然也今日奈何輕用邪臣之曲說至忘軍

國之大計乎巨身居憲地誼共安危每見宵人獻利不能人摘事計若此夷夏大防豈敢隱忍滅默伏望

皇上留神至計亟寢邪謀將高案奸弁土棍諸奸治

月過放學之罪族

中國體尊遠夷際杜

宗社幸甚巨不勝憂危悚慄埃

命之至

靈議閣集

卷之一

三

災異公疏代九卿稿

題為災異頻仍

天戒顯著懇乞

聖明亟賜改圖以回

天變以維

國脉事巨等竊惟

皇上與

皇天一體

天子宗子之說是也諸臣又與

靈議閣集

卷之一

三

皇上一體腹心手足之說是也

皇上體

天故一呼一吸無不相通休徵咎徵無非仁愛諸臣

體

皇上故遇災自不能無懼恐懼自不能無言況臣等

備員九列受

恩深重休戚相關安危無二既如手足之捍頭目亦

適中情各為身家近見災異疊出不勝悚骨痛

心謹用彙陳伏祈

聖鑒巨等謹按日爲

君象離照四方紫微

帝垣居中拱外春間既有異星入垣入夏又見日之

如諸兼之風霾塞天黃雲蓋海東南雲雨三季

西北亢陽連歲似此災變已足寒心黃河源竭

更爲極怪巨等聞河水靈異休咎具候絕非徒

水可立考之史冊惟魯成公五年晉無水而涸

河三日不流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崩壅龍門

至於底柱紹興十二年陝西不雨涇渭濁流皆

東華集

卷之一

三

竭彼或因崩成塞或源流較近未有濬源星宿

無故斷流如今日者孝經援神契載河者水伯

上應天河伯陽甫稱國依山川山崩川竭厥應

甚促此皆昭昭在紀籍者

皇上神明天授

睿智遍觀古今事蹟了然睹記曾聞有此事乎其驗

將安歸乎巨等穎愚不知其詳竊念河有潤澤

之象竭乃亢膏之應卽以磻稅一事言之饑饉

冠虎擇人而食叢畧密網竭澤以漁中飽且茫

外涸已枯處處哀號人人驚慄精華盡涸地靈

譴告解澤不流

天心降歎說者謂秦監梁永人妖之極故秦塞河枯

水旱先應巨等以爲諸雖見於秦分變實開於

九有比巨等奉職無狀不能奉揚

德意所致晝夜屏營寢食坐廢願巨等自竭不足

感

蒼穹惟有哀鳴願

主

聖鑒閣集

卷之一

三

皇上一轉念便可霽

天威要在設誠力行成湯禱旱剪爪侵膚尚不顧况

身外之物乎伊洛曾竭於夏三川曾竭於周况

乃兼茲數異耶一言而妖星退舍一夜而祥桑

枯死古之人有行之矣伏望

皇上克謹天戒亟撤磻稅庶天變可回廟社永賴

等無任憂惶竭跡願

天待

命之至

乞赦臨決臺臣疏

題爲敬循職掌乞

恩寬宥瀕死罪臣以廣

聖德事本日決囚翰該臣監斬數內有原任屯田

史曹學程但見行道奔狂失色率親聚衆

況臣身當其事寧獨何心查得風憲事立內

在法場猶有

駕帖留人之事謹泣血剖心爲

皇上陳之學程本以愚戇無知驚悸失貽致

天譴臣亦何能曲爲之解但經黑獄八年苦楚萬狀

白髮高堂零仃閭里生妻稚子飄泊天涯日惟

悔痛前迷祝延

聖壽臣聞父母於子不辜教則威督之改過則鞠育

之無終棄絕

皇上父母也豈忍見數年悔過之子一旦爲抱恨之

鬼且其母年九十有餘矣向爲痛子致病一聞

就戮必至傷生

皇上三十一年孝治天下何忍且暮之人不畢其天

年今歲

大婚

就邸兼行

朝家吉祥善事非一臣民望澤更倍平時尤宜

網以霽

鴻恩臣猶記二十七年慶

旨下天日爲昏旋奉

赦還風靈頓朗是豈可謂匹夫微命不上動

蒼穹臣今日寧甘斧鉞之誅不忍見

聖世有無辜之戮且書之史冊謂臣京實監臨此舉

也臣無任顙號哀懇待

命之至

催補總河疏

疏具

言已點月未公二

題爲河臣三致憂死重任再難緩圖懇乞

聖明點用責成以計安

社稷事臣惟河道爲

祖陵血脉

京師咽喉其爲

宗社安危所係

聖鑒已同觀火竊意漕河總督之推朝上夕下矣

肯數日未見

靈輿閣集

卷之一

三

批發豈

皇上以其部院重銜恡惜之耶抑會推三臣猶未當

聖意耶臣請言近年總河太臣之狀潘季馴舒應龍

鐫秩奪

詰雖稱僇辱猶未有性命之憂嗣後則劉東星拮据

數年而愁死李顧臨流發往而怖死曾如春暴

疾五日而卒死盡瘁捐軀良可嘆悼追思往事

能不寒心今日爲諸臣計誰肯以功成名就之

身爲亡秦之續爲

皇上計何當以成敗須臾之局存舉棋之心且以今

日河上之勢言之舊河未見挽回新河傳聞互

異清口僅通徐州尚阻卽有地方諸臣而彼此

各官分疆漕河更不相攝既乏提綱挈領之人

決無臂運指使之勢目今東南糧艘已歸集淮

揚之間矣河不成則運不通肆百萬漕糧安須

何所數千萬旗軍嗾呼甚易念之真食不下咽

者兼以疾疫盛行死骸枕藉列邑曠官離次而

董夫澤畔聞左行賁居送而竭盡蓋藏桃花之

靈輿閣集

卷之一

三

水旣迫瓠子之績尚遙

皇上速點一日則地方早息肩一日

皇上遲點一時則地方多愁嘆一時去冬運回諸軍

凍餓清口幾至揭竿春來陳穎之間大苦饑饉

已聞嘯聚皆賴李三才爲之相機撫定可不謂

有人之明効哉臣竊觀

皇上通年以來視爵祿太重視朝臣太輕南北大僚

十不得五中外推陞十不俞二甚至臺憲爲紀

綱之地半載無一足之至而不決度支已憂苦

之極寺人有請讓之加而不問

皇上豈以一手一足能理天下耶古人以身負名者

砥礪世風今以爵秩沉滯銷磨士氣士風果於  
於

國家奚賴焉臣恐今日惟權政剝落之不至耳時

恨慄慄擔任之無人耳伏願

皇上盡捐成心無爲列印將總理漕河六三三

賜點用嚴限赴任卽有不當亦望下部另推度

陵運有裨人情不至惶惑

靈叢閣集

卷之一

三六

宗社幸甚臣無任憂危籲禱之至

請補兩京卿貳疏

題爲兩京卿貳懸缺數多懇乞

聖明簡用以全器使以濟時艱事臣惟

國家設立百司庶府而又立卿貳大僚爲之長政

如表之有領綱之有綱設若百官布立而無卿

貳爲之統率何以提綱而率貳卽使衆僚猶缺

而有卿貳爲之調劑猶可補偏而救弊今南北

大僚缺至十餘人甚有一署俱空者有數年不

補者

靈叢閣集

卷之一

三九

皇上豈以此爲華選故進如不得已乎不知位高者

身危祿厚者責重衆官各有專職而卿貳獨爲

總成則任勞衆官先爲擬議而卿貳主其裁決

則任怨曾是而爲優游之地耶卿貳雖享

朝廷之祿實任

朝廷之事

皇上何不就事責成則黜陟惟

皇上命諸臣能奉

皇上之命舉人不能必

皇上之黜用

皇上何不精加選擇有不當則另推惟

皇上命以

皇上之聰明視人固不足佐下風而當隆位以用人

之竭慮起事亦庶幾人有恒而可若是

擊時艱心期共濟以爲用人乃當今要務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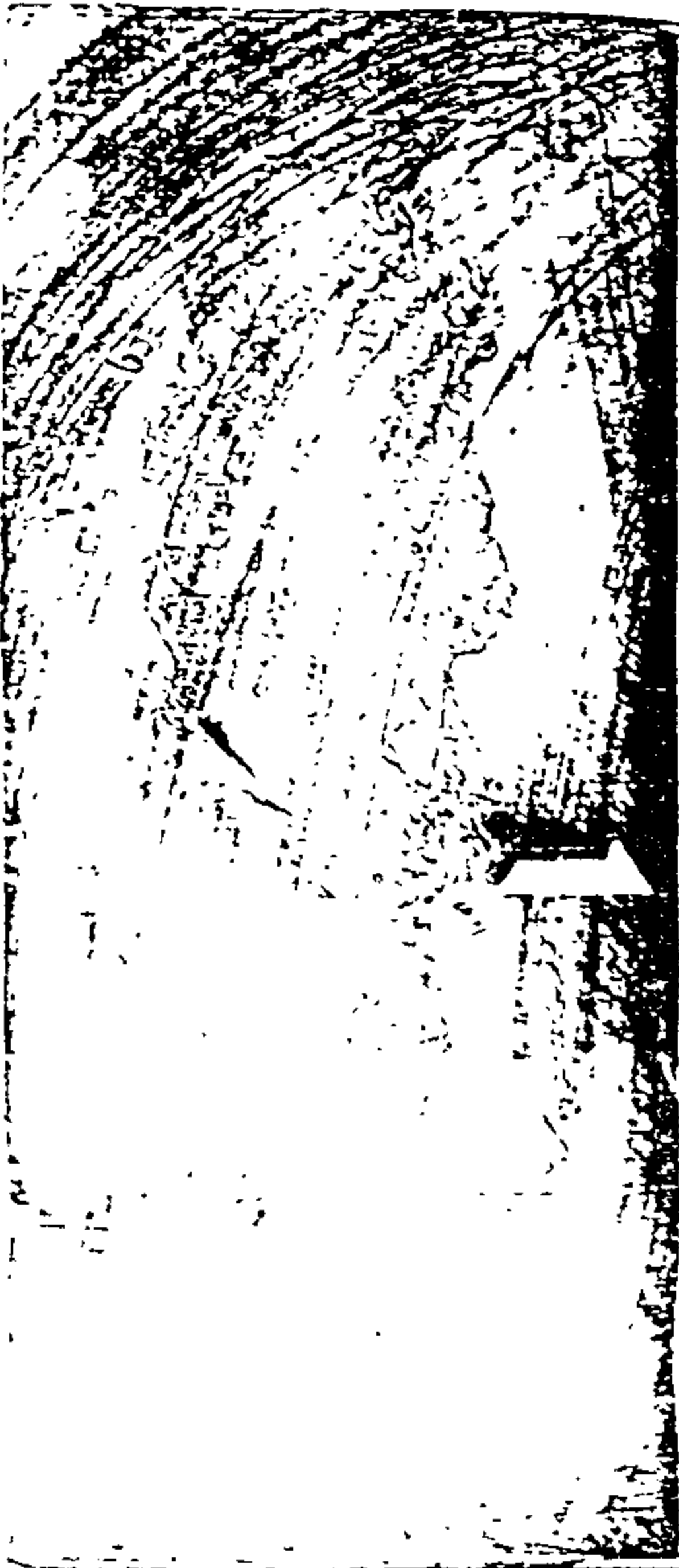
陳其款款之愚伏惟

聖明留神采擇臣等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感荷

之至

靈義閣集

卷之一



擬請冊立疏 待命時稿

題爲嘉禮聖志久定過期羣處請深懇乞

乾斷以安人心事臣聞儲貳本計開乎

宗社父子天注發於至情矧以

皇上之神明而深惟

國本以

皇上之慈仁而鍾清靈器尤迫出尋常萬萬者乎

屢青森嚴式臨天日在廷詩臣更何所慮顧慮之

衆豈能家至戶說形跡之間每多見影生情彼

靈義閣集

卷之一

聖二

愚民何知知膚齡之日長與淑女之久選而已

傳聞清和輟講能無展轉猜疑且以十年餘矣

難辦之錢糧而於靜俟後得督催之

諭旨又將謂

皇上諉其責於外廷爲之辭於天下矣夫

聖王舉事要使其下望而易知奈何以必不容緩

事原無舉棋之心而直以遲回受此卜度

皇上英姿雄斷素迅

雷霆而獨此一事留連雷忍即臣等亦有不

愚民解者當今雨澤久斷土膏將絕幾度客雲  
空成翹首說者咸謂膏屯有象揆之人情既如  
此驗之

天意又如被金貝已足成禮景運正屬朱明伏冀  
皇上道渙德音並襄嘉典將見人情欣暢何難  
天意頤回臣等不勝犬馬拳拳爲此齋沐具陳



擬參程守訓疏 待命時稿

題爲部民橫抗憲臣大千法紀伏乞

聖明英斷以全

國體以銷亂萌事

國家所以久安長治惟是紀綱法度耳而臣憲者

則

朝廷所爲紀綱之官法度之司也故臣憲者

邪繇永名爲直指若使指車不仁或有不仁

御史爲溺職而

皇上且執三尺繩其後若使御史爲

皇上守三尺之法而么麼部民得以錢神銅臭恣其

含沙跋扈之謀則紀綱倒置法度凌遲草澤之

中必有聞其漸而妄生幾倖者此甚非

朝廷之福

主上之利也則御史劉曰梧與程守訓是已守訓本

以市井無賴游手輦轂走空都市若奇貨於賤

倡稱贊於稅堅因而漁獵小民輸貲

內府此守訓所由得爲中書也本以

皇上小民之脂膏傳

皇上之威權而即以

皇上之威權制

皇上之小民始猶狐假虎威後遂易張彪怒大開青

訐之門密布吉羅之網吳守禮破資百萬

內帑所入幾何盡歸守訓之囊橐矣此特守禮一

家曾經奏

聞者借進獻以恐嚇追東南而擇食欲飲淮揚天下

之富居厚積雄商巨賈在焉守訓指詐動以千

重慶開集

卷之一

四

萬計人皆比之郭況金穴彼亦自謂天子門生

彼目中寧復有一人乎咸有一德但欲比肩於

皇上私門建坊敢標

聖旨之懸題夫

禁造牌坊昔年曾經題准

皇上未有

特旨爲守訓造坊

皇上所記憶也

旨而可以假傳他復有忌憚耶按臣行部目擊不得

不問問而知非奉

旨不得不拆守訓題取公行劫制捏詞汗酸夫語未

差微寧已露章彈劾守訓守訓繼之久矣而

持斧監臨之際索部下所仇之賄此事雖至愚

不爲此言即告之三尺童子不信而直致以

國視

皇上爲何如主耶其欺

君面諛又有如此者此而不問則天下聞之將謂直

指可以部民抗

重慶開集

卷之一

四

天子可以貨賄結壞法亂紀自今日始陳志士之心

示奸雄之隙臣竊爲此廩廩也伏乞

皇上大發乾斷遠繫正法沒守訓一家之財可以當

東南數省之稅

皇上又何惜而不爲此

國體所係不避煩聒爲此激切具題

固護陵寢事宜疏

題為東巡將竣敬陳固護

陵寢事宜懇乞

聖明采擇以裨治安萬一事巨以賽薄儀

命宜大開塞素稱重地款處近又逼近心之憂也

臨湘谷抵鎮未久首事東巡北至獨石東

垣並係極邊目擊旃裘雜沓遶南山而南

居庸咫尺

皇陵恭望鬱蔥

王氣益

陵後數十里即係南山一帶邊牆出墻即稱口外口

外去大虜東北遠不過二百里有在百里之內

者名曰藩籬實迫卧榻勢如肩背最近腹心所

當寸為之守尺為之防者除諸憲綱得徑行者

勉循職掌不敢

瀆陳所有一二關係

陵寢事宜謹開款具

題乞

戶兵二部再加查議覆

請施行

計開

一曰南山披場之牆宜脩蓋南山一帶邊

牆原為屏蔽

陵京而設年深歲久不無陵夷况今歲寧邊具第一

切墩臺牆垛倒塌數多雖已督撫臣等

衙門嚴併修理而延袤既廣就緒實難

且今日擊離枝直是心寒膽慄縱不能

荷領以先奈錢糧之難措何顧勢既燃

眉則事須革故萬一五路之章不怠狡

謀我將何恃不恐况近因起歷徵聞有

捕獲扒牆奸細供稱虜果謀在明年七

月共犯以琉璃瓦為號者雖未遠確何

可不備伏乞

勅下兵部轉行督撫衙門容其破格計處或動支軍

價值或動歲撫節剩務令內外俱用石

包管工將官畫地分工立限明罰庶幾

堅可恃而

後寢有裨矣恭候

聖裁

一日南山內外之禁宜及蓋南山一帶

分邊腹間入則有昨午失火

禁山之事闕出則有近口老人小甲口等生事之

事臣因懲戒生教一至即發行通曉

禁地方軍民不許販入

禁地採砂一時將吏實用劫掠乃有一等無籍棍

徒串同巡山老人小甲等役尋風生事

越告詐財甚則州縣將領並入網羅至

聖

今則老人小甲等時時私出口外還捉人

畜計數索錢或攀及殷實之家或禦人

城堡之內遂令口外東山一帶裹足不

敢涉山蹊千萬軍民樵蘇待斃洵洵教

嗽實可憫慮伏乞

聖諭申嚴遏牆之禁有擅入

禁地斫伐及私出口外生事者許三等果實重法

聖裁

聖裁

處治則關防益密而

後寢人心尊矣恭候

聖裁

一日山後城堡之餉宜備蓋宜鑄錢護

陵京比之九邊獨重故有急則督撫總兵移駐京

臣衙門移駐延慶師行糧定考所必至

查弘治中本鎮積蓄至六七年少亦

不下三四年今萬全都司萬億等府尚

不足支放一月而東北各城堡糧草所

在僅了目前且兩鎮今歲頗收而永延

一帶獨為向隅之泣雖經臣等撫按衙

聖

門從宜處置而塞外荒涼之景觸目可

悲平時既有提傑露肘之病當事難免

臨渴掘井之憂伏乞

勅下戶部補發年例行本鎮將各城堡多儲糧草

務俾足用庶軍儲不乏而捍衛有資矣

恭候

聖裁

聖裁

聖裁

乞歸併兩鎮稅務疏

題爲重鎮屢警三使開立恭請

聖裁照額歸併事臣按屬宣府大同名雖兩鎮實係一彈丸東西僅七百餘里南北有不及二百里者地俱砂磧昔號戰場設立州縣總止一十四處額派稅糧通計十萬有零較之腹裏不比一大州縣止緣一牆之內卽係

陵寢重地一牆之外卽係虜王強部故寧邊

國家之力以固藩籬臣去秋入境正值五路犯後

重慶閣集

卷之一

七

日與同事寢食靡寧每聞傳鼓吐哺披衣懼有警報仰厯

主憂重鎮情形如此計必難逃

膚鑒緣未有警息之先陸續

欽差內臣三人管稅既有張燁管礦復有王虎王忠而虎之貪蠹特甚已激廣昌之變申明包納復肆誅求沙場疲困夕不謀朝

特恩捐免固所大願若猶未也包納已有定數豈地方諸臣不能了此或徑令兩鎮起解或歸併稅

使一人

聖明自有英斷臣愚不敢坐視無損

內帑有裨重鎮伏候

皇上財擇臣不勝齋心呼籲之至

重慶閣集

卷之一

七

叅內監恡占原被不發願

題爲

陵禁近奉

明旨事犯正在嚴查乞

勅法司嚴究以正法杜奸事臣於十四日接得部報

見

天壽山守備管文書房內官監太監李浚一本爲勢

惡土豪削伐

皇陵樹木乞

聖旨

卷之二

五

賜究治以重根本事奉

聖旨是本內有名人犯着錦衣衛牽送法司問欽此

臣竊觀

皇陵一牆之隔卽係口外近因失火重慶之後陵監

各役居爲奇貨守邊各官視爲罪罟臣去冬巡

歷告者紛紛地方武弁恣激監怒冀巨意必

以爲無知頑民干犯

禁樹查有實跡法固難宥若巡山積役借名糾

出口起釁事係邊防法亦難容且

聖明在上何得蔽詒邊患故敢疏陳經部題覆奉

聖旨是南山內護陵寢外圍邊防牆垣被塌的上

修築仍着申嚴禁約不許擅入禁地盜砍樹木及

私出口外捉人詐財如違依律究治欽此邊外軍民

民無不舉手加額誦

聖天子明燭幽微隨於十二月二十日該奉太監行

移手本到臣內稱革軍張剛因告侵伊糧石并

王大義等販買枋板數塊等情且云原供供詞

互異此中難以遙度欲臣行查而人犯又云羈

實錄附集

卷之一

五

候臣以事干

陵禁卽日嚴行該道拘齊原被鞠究而該道以二月

病故新調者以四月十一日方疾趨赴任且因

人犯不發以致行催未報不意該監遽有此奏

臣今出巡百鎮極邊撫虜雖未見其全疏所云

而據其原來手本則旣云供詞互異又云難以

遙度又云人犯在監羈候不發矣豈巡山諸役

憤

明旨禁其出口生事而故譸張爲幻以圖後逞耶狀

若招來一日亦可百紙事若無據何妨不是亦  
成怪占原被不發巨等何由懸斷事干

陵寢法須覈實宜

皇上拏付法司不違實之於理巨謹直述類末恭備  
聖覽伏乞

勅下法司詳加究覈擬議上

請庶頑民知警奸宄難肆而日後有違禁生事者  
亦得執三尺隨其後矣

恭內監詐財疏

題為

明旨原是分明內臣圖混肆雪謹將詐財實跡恭進  
聖覽乞

清還原以重

安本事宜

明主可以理告

威君不以法假故臣下得盡其愚而宵小難行其巧

今

天壽山守備太監李浚以

陵木之故為名

皇上至仁至孝安得不聽凡為臣子身從何來亦安  
得不為

皇陵共圖賊賊但其間情節有假借

皇上之法以遂其挾詐貪黷之圖者各役得利內臣

受名內臣得利

皇上受怒巨若隱忍不言是畏內監不畏

皇上也是緩則為

皇上開其端惡則爲一身匿其實也

皇上至明至威臣何敢噤於

雷霆之震而不布

日月之照臣嘗伏讀律例見盜斫

禁地樹株者首從斬戍又云賣故作契及託託

拿平民騙害者一體治罪及查

會典內開載嘉靖十二年令

絕德山巡視官校不許濫理詞訟囑託公事及賣放

犯人生事擾害故違者聽撫按官究實照例處

行蓋

行蓋

祖宗立法嚴而應害周若此臣入境之日以

陵後南山一帶爲重卽先巡歷因鑒往年盜伐之弊

及見各役詐騙之慘故條議竝禁奉

聖旨是南山內護陵寢外固邊防牆垣披塌的上緊

修築仍着申嚴禁約不許擅入禁地盜砍樹木

及私出口外捉人詐財如違依律究治欽此是

明旨所禁者原在出口生事若

禁地尚隔在邊牆之內自是各役應緝之地宜府

尚不能禁其出邊擾害誰人敢入

禁地而禁其巡緝乎

上陵之後爲昌鎮舊牆舊牆之後爲宣府南山新牆

新牆至隆慶元年始築完去虜止有二十里

而新舊兩牆相去六七十里有至百五六十里

者今勘俱在舊牆之外新牆之內卽新牆外東

山一帶以夷帳爲止該監雖不禁亦無人敢撫

採以各役拿人故也該監廻謂

皇上禁後致有盜伐此明係不便於

臺榭開集

明旨故爲混淆以希大逞夫環

陵之內所設軍役以數萬計若能動緝當場擒獲立

置重典人誰肯以分文之利自取喪身亡家惟

是巡山諸役借禁爲利受賄者上下互相容隱

欲詐者無風立起波濤蓋自二十九年道將斥

黜之後各役飛而擇食老人李鐸李相尤號渠

魁每數日輒出口一次或索將官犒賞或飲居

民財物稍有不遂不將各家舊木拿稟則唆無

賴捉徒網告小則各役得錢完事大則該監受

賄釋放沿邊一帶軍民士庶稍有衣食者盡之  
荼毒大小武弁爲

皇上乾戈守邊者無不聞風喪膽至於守官六者  
過年節及李浚生辰賀禮不下二百金所謂治  
施奇珍銀金竹節鞭之類皆扣城迎山軍人  
糧以免禍也又每月包送軍糧一百五十名  
名一兩每年一千八百兩立爲定例此皆

皇上所以養軍禦虜之資也萬一邊疆有事軍人  
枵腹以戰守乎其他不敢縷指以煩

東華閣集

卷之一

五

皇上之聽卽如李浚疏內張剛所告壹起老人李相  
等鎖拿六人到廠該監升堂止分付三人該  
三人該軍卽退堂帶出令掌家與說事過錢人  
焦玉講封銀二百七十兩因中有首飾短少復  
令退換見今獲有焦玉親筆帖因其紙襲字體  
謹另錄一揭并原紙俱呈

御覽中間所謂門下者蓋邊外居民慮禍故不詣主  
員監生武職爭投克門下口時貢獻則免苛  
其中有云就在刑部鞫下我拿書竟行討延是

皇上法司尚且揚言在其指揮何况邊愚有不落靡  
初時移臣等手本止稱事有可疑難以進奏後  
因李逢時周大庾策起索詐不遂遂將已經移  
會之事旋頭激

奏准去已得財數人名字而其族姓兄弟仍不免  
甚則二十九年已經問遣之人尚正元中此皆  
李浚聽信老人李鐸等羅織致

皇上惻然動孝思也卽今奉

旨之後日逐邊外拿人隨貪富取贖卽

東華閣集

卷之一

五

欽遣貳臣臨勘而狂悖之態難以形容咸化嘉靖年  
所立

禁牌與李相等拆毀營房張剛所誣望

陵樓不欲人言及其情可知已夫邊軍妄告詐財習

本成風若該監日受民詞時開羅網則自後乃

徒惡軍有不得志於軍衛有司者便罵盜行越

告該管不敢問

天門不得訴侵外官之職寧讓邊鄙之禍貽軍士日

就困窮夷狄不無自悔皆此作俑矣且臣等

痛不敢不盡其愚若有一言粉飾

九廟在天之靈亦必奪臣之魄而陰加誅戮矣伏乞  
勅下法司詳加究覈如獲有真贓立有服狀者查照  
律例重處并提有行文卷巡山諸役面質定擬  
庶法紀明而

禁地邊方俱有攸賴至於守脩內臣自有  
皇上英斷非臣所敢知也

催總督查叅失事員役疏

題爲邊警陡聞戒心巨測懇乞

聖明亟發查叅失事員役以重邊防事

十一日受代廣昌卽聞初八日五路台言拆牆

入口之事及見各處牆垣因雨衝塌數多當經

牌行該道嚴查失事員役傷搶的數及申飭兩

鎮重加堤備大修創塌墩臺指呈去後隨於十

八日馳至宣府鎮城則督臣楊待寧查叅失事

員役之疏發矣旬餘以來路首潛代邊防情形

奏稿

卷之一

奏

未定而擺腰一首微聞亦懷反心夫

朝廷泰養北虜三十餘年

恩德甚厚乃去年全部既臨邊要索今歲一技復拆

牆進搶雖虜王三娘子傳說勸阻而大半之性

陽順陰逆或借五路爲嘗試亦未可知此其害

不可長上下宜何如爲備者乃督臣之拜乞已

及旬日而

明旨之度分尚未有聞豈前此

禁封未及上耶抑數日已上復

留中耶雖一時在事諸臣聞警倍加訪諮而

聖意所在猶人心藉以徵湯兄督臣疏中有應提問

者有應議處者非奉

明旨該部及臣衙門何敢徑行不特一路折衝無藉

而各邊聞之亦將解體況去秋之

欽賞未到則今秋之互市難開宣鎮山西之撫臣虛

懇則督臣以一身撫行撫事而同舟乏共濟之

佐雲鎮庫藏空虛已經餉臣揭報題

請而宣鎮僅支月餘臣亦面詢之餉臣者百孔千瘡

奏稿

卷之一

奏

何恃不恐當此共球維還稱觴燕喜之時

皇上但見珍奇之極目耳而孰知額賦以旁溢而日

縮故雖內外拮据重鎮猶若懸磬

皇上進賢轉石若謂一處有一官亦可不至廢事而

孰知纔缺撫臣虜患卽從此起若此數端亦可

深長思矣伏乞

皇上俯念邊防亟將宣大總督楊待寧查叅失事

疏

勅下兵部覆議上

請庶人心知警邊事有賴至於五路台吉須重治其  
拆口一事而後可論其市賞又須責成三邊予  
以約束爲忠順明諭諸酋以順送分賞謂臣不  
得輕率故察亦不得苟且了事此在督撫諸臣  
久事邊疆自有弛張妙用臣之職分能不敢安  
朝廷而已

請寬大同稅額疏

題爲

軍恩六合同春稅額一方偏累推廣

德意得請

聖裁事恭遇

聖心仁愛罷礦分稅

諭旨初聞臣於宣府署中親聽衙市歡聲若雷

恩詔到日目擊軍民老幼頂盆焚香祝延

賜壽臣心不勝懽忭乃有稅額不均如大同銀額

數額

卷之十一

五

爲清室向隅敢不爲

皇上陳之蓋大同東則宣鎮西則代州繁峙事同一

體乃子粒銀兩宣鎮則五千八百有零繁峙則

四千一百有零大同則九千兩數獨懸殊雖宜

鎮亦係加派搜括苦累不堪而大同加倍掣肘

尤甚除加派搜括外每年有四千餘兩無着落

那借宗祿軍餉奏解數年以來宗祿有違給數

季者軍餉亦多不能及時伏覲

恩詔首重宗祿而軍人亦蒙

赦免椿膳等銀仰見

皇上展親重軍之意况其應得祿餉而可借以解稅  
乎大同人情易動難安擬而走險不分宗庶往  
事可知已臣差滿復

命例得以地方事入告况此關係甚大安敢減默不  
言伏乞

勅下戶部轉行稅使張燾會同撫按查議於解部  
進數內通融酌處須重鎮不至偏累

皇恩無地不霑矣

卷之十一

李

改差請告疏

題為奉差赴任中途患病事臣以拙劣同鄉任  
宣大事竣荷蒙

皇上不即褫斥改差福建臣亦感激請

旨思効馳驅不謂行至河南開封府儀封縣地方忽  
得嘔血重疾人事不省飲食不進數日少延異

疾前行存亡未卜蓋緣臣以庸服書生覽來關  
外寒風遒務俱所未經冬行絕塞雪深五尺嚴

寒慘烈既中賸理殫精拮据復損心神致釀奇

痼疾

卷之十一

五

疾殆瀕危伏念閩省政當大比大計之期臣  
病決非一朝一夕可愈貪戀

寵榮身

國竝誤查得萬曆三十三年御史方大美河南差

滿改差湖廣免代赴任聞蒙

恩予告臣今事體正與相同伏乞

勅下都察院查例覆

請容臣在籍調理庶徇馬可望起色照差亦無耽誤

臣不任悚息籲禱之至

改差請告疏

奏爲患病危篤不能赴任事

臣奉命改差巡按福建兼程趨赴不意行至河南歲時二  
地方忽得嘔血重症已經具

奏間與疾前行累日一舍素與卧舟便道歸省生

歲臣得暫歸時臣父必倚廬而埃今且望虛矣

不見臣父臣魂飛膽墮四肢如脫扶曳至寢臣

父乃奄奄床褥間向臣泣曰去冬已不意得見

兒從此吾目瞑矣抱頭一慟暈絕周時始蘇而

續纂

卷之十一

七

右臂右足已成癱瘓語言蹇澁心氣昏迷延醫

數輩皆謂難痊臣父既爲驚風之燭臣身復爲

半槁之株連床呻吟哀聲滿室遑慮日逼崦嵫

實恐身先溝壑即欲忍心再事絕裾沉廢何能

就道即徵

曠蕩幸歸子舍湯藥不能躬親

君恩未報親恩亦孤臣真天地間羣人也若復奪臣

父半死之兒頓令父子頃刻併命臣即死目且

不瞑伏乞

勅下都察院查照御史方某改差告病事例容臣在

籍調理庶微生不至遽殞終天不至遺憾矣

續纂

卷之十一

七

稅銀類解內監疏

題爲稅全解監已奉

明旨無端圖擾有司懇乞

聖鑒事去歲荷蒙

聖恩停礦分稅海內無不驩呼祝頌該福建撫臣  
學聚牌行司道酌議分解事宜隨該布政司會  
同各道議詳稅銀徵解布政司類解內監高案  
轉解

御前及戶部并議方物折價類解緣由撫臣備詳具

奏

卷之一

辛

題奉

聖旨是稅課着遵諭旨俱解稅監分解應用以便稽  
查其折辦土產方物及措處加平支費銀兩准依  
擬如數給監照舊辦用內外官員各要協恭任事  
毋得彼此推避延虧國課責有攸歸該部院知道  
欽此又經內官高案具

題奉

聖旨屢有諭旨各處稅課俱照常征解稅監分解進  
庫該部應用以便稽查其土產方物稅監照舊

進如何內外官員彼此推調執奏致耽國課還都  
行文着遵前諭旨行如有推延一體必罪不宥內  
官高案不准辭該部院知道欽此夫

皇上既是撫臣之疏而兩

旨內並無有司字樣在解稅監之上且給之一字亦  
非有司所以加於內監者則

聖意之責成昭昭已臣一人境即遵奉

明旨行令布政司速催有司徵解布政司總解該監  
誠不敢推調致有耽悞而該監忽移臣手本欲

奏

卷之一

壬

有司徑解到監不由布政司臣不知來奉何

明旨夫取之於伍拾捌州縣之有司不勝其勞取之

於一布政司不勝其逸有司遠在千餘里豈能

一一如期布政司近在同城不難刻期而至而

該監顧好勞而惡逸舍近而求遠者羣小憤

皇上之歸稅有司而尚欲留此一路以爲詐騙之計

耳批文一人勒索百端給監之欲有何底止該

監既多取之有司有司不得不多取百姓是

皇上下寬恩之

詔而該監爲重征之舉也閩中今日之間閭該監不  
知其情狀耶民窮財盡所在思亂得竿稱戈屢  
屢見告更兼久旱鎔金米價騰涌三自蒞省行  
香後卽與撫臣素服待罪齋戒祈求而甘露未  
霈民情洶洶倘

皇上欲寬之而該監欲擾之海濱頑民急何能擇該  
監一激變於會城再激變於海澄尙賴地方官  
司解紛今可復激耶閩之市井奸詭非一或假  
徒假託委官攪擾稅地或宦僕私立抽分把持  
行市賴

國共成

聖政維新之美而爭此已奉

旨之事耶倘該監如謂有司徑解則有司文移當云  
給與該監豈不自棄耶臣等義切急公情深共  
濟既已不失

皇上之額曲處該監之費矣不能再爲羣小計也除

欽遵

聖旨行司催解外理合

題明伏乞

勅下部院查照

德音行令責成臣等臣等責成該司立限起解庶日  
後可免推調耽延之罪如該監不遵

明旨求多有司亦望

天語切責庶事體歸一

國課無悞海邦幸甚臣愚幸甚

請侍郎郭惟賢邱典疏

題爲名臣奄逝士論咸歸懇乞給與應得

邱典并

請易名以昭公道事據福建布政使司經歷司呈奉  
本司劄付蒙臣批據泉州府經歷司呈詳晉江  
縣儒學廩增附生員黃繩卿等連僉呈稱原任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起陞戶部左侍郎郭惟賢  
應

請邱

臺臺閣集

卷之一

三

請謚等情據此隨行據晉江縣申稱行准本府儒學  
開稱行據本學廩增附生員莊嗣奕等勘結到  
學又准本縣儒學牒呈據本學廩增附生員王  
膺錄等勘結到學各結報到縣復行該圖坊鄰  
郭文林迂著等勘結相同該本縣知縣王繼賢  
叅看得故宦郭惟賢清和而任直大以方立砥  
柱於擎霄挽狂瀾而障海發剛花縣爭傳剛維  
之風簪筆栢臺咸起遘驄之頌抗疏論諫方可  
回天賜珖而環忠字

明聖秉衡南省天地爾我共知執法內臺涇渭是非  
莫溷他如歷清階撫全楚以一身爲衆正之宗  
至若範民俗居里閭視此心無含影之愧懿行  
難以枚悉輿情允愜公評所當具

題以請

邱典申報到府該本府署印通判汪鉅泰看得故宦  
郭惟賢直亮具誠端嚴博大稷躬佩衡帶矩

立朝憂國奉公西江鳴琴閭閻共歌郭文南床飛簾

權貴競避栢驄力請謚暨視厚稱其若允屬

臺臺閣集

卷之一

七

批領甘再謫以如飴卽此義利枉直之關已徵  
光明俊偉之槩至司六計則伐穢崇良撫三湘  
則布威施惠入總綱紀之地益殫獻替之忠凡  
有關於邦本民生諫不憚夫危言激論居家無  
一時忘國易簣無一語及私蹇蹇匪躬之王臣  
恂恂篤行之君子博稽輿論允合易名等緣由  
蒙批布政司查報又爲懇乞代題

邱典并

請易名以光泉壤以廣

覃恩事蒙 臣批據該府經歷司呈據本府儒學生員  
郭夢熊呈稱故父郭惟賢由萬曆二年進士除  
授江西臨江府清江縣知縣八年六月行取實  
授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十年九月建言為乞

天恩矜宥言事諸臣以培

國體以全臣節事奉

旨降二級調外任用本月降調浙江衢州府江山人  
縣丞本年十二月奉

重刊集

卷之一

集

旨着復原職十二年六月建言為懇乞

聖明慎舉動以消隱憂以保治安事奉

旨調別衙門用本年七月調南京大理寺左評事十

三年三月陞南京戶部陝西司主事本年八月

陞南京吏部稽勲司郎中十四年正月調本部

考功司郎中十五年三月改尚寶司司丞十七

年四月陞南京通政司右叅議十八年二月陞

應天府府丞本年十二月改順天府府丞二十

年六月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提督

軍務二十三年十一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協理院事至二十六年二月內六年給由訖本  
年六月陞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二十八年七  
月丁母憂回籍守制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奉

旨起陞戶部左侍郎不幸染病於三十四年正月十  
五身故母累封夫人包氏先於三十三年十  
二月初一日病故代祀

國家舊典并節年題請

重刊集

卷之一

集

恩卹事例凡大臣病故果有行業超卓公論共推者

撫按衙門據實開列聽禮部議覆俱准祭葬

贈諡又一欵凡二品三品文臣曾經

賜葬者妻故俱許附葬遵此痛思故父筮仕三十餘

年歷官十有六任瑩瑩自矢肅肅在公再續再

伸勁節真脩靡改任勞任怨疆場朝著同心冥

昭凜辦介之嚴尤懷虛受

聖明荷擔荷之用全鑒朴忠雖易責歎

新恩未竭滿腔丹赤而蓋棺著定論何玷一路桑榆

夢詹烏鳥私情不敢泯父生前砥礪當官之無  
致稽

朝廷優卹大臣之恩謹將履歷開具呈乞早賜  
詳得以

贈諡祭葬并疏題

請母包氏係三品京堂之妻並乞查照明例開墳合  
葬又查得萬曆二十九年南京太常寺卿程奎  
未任身故伊男程明偉遇

恩補廕今父奉

聖恩

卷之一

未

詔起用適逢

單恩之日身故在後比例相符呈乞具

題以憑部覆生死沾恩等情蒙批本官

一代拂臣千秋砥柱完節風霜並烈崇勲宇宙爲昭

既扶人世之頽綱宜備

庶朝之

卹典據呈祭葬贈廕易名諸款布政司查例速詳蒙  
此又奉巡撫徐都御史批據泉州府申詳生員  
黃繩卿等結勘前由奉批仰布政司覆查議詳

又奉本都院批據該府申據本府儒學生員郭  
夢詹呈同前事奉批仰布政司覆查議詳奉此  
行准提學道手本回稱該本道看得郭公惟賢  
清品矯節直道正辭花封早譽投簪

極望諒傳諫草龍麟乍調誠心頗霽乎

天顏亮節旋持峻采肅澄乎遠紀總內臺之憲之  
泰山卧獨樂之園清並涑水天下方名賢之  
出星垣遽嗟執法之沉公論咸歸輿情允懷  
應

聖恩

卷之一

三

請諡以顯忠赤回覆到司該本司左布政使范涑覆  
看得本官聞望泰山北斗心事白日青天謬  
立朝抱百折不回之節端貞維俗礪一塵不染之操  
自爲邑宰轉憲臺以至協院到處獎絕風清歷  
居宗族與鄉黨以至省城隨在聲宏實大豈獨  
報功

卹典具彰公好之情更宜旌德易名雅樹芳猷之準  
既經該府縣查勘前來又經提學道覆勘相同  
相應題

請用表名賢等因呈詳到臣該臣會同提督軍務

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學聚等

得本官正氣峻峭淵默磅礴請創祀建寧府

人必往賜環補遺義舉百行不日也

毛等三進于直土建司

憲蘭臺屹若中流砥柱

下僚雅意功名已樹千秋之偉烈

歲真成百世楷模遠有聲近不

見

靈叢閣集

卷之一

中

帝方

眷用天不憖遺酬德報功自懸髮與易名表懿更切

同懷既經該司查議前來三等謹遵例傳將履

歷具陳伏乞

勅下禮部從公覆議上

請優卹贈蔭錫與謚典匪特禮制藉以有光名德

而不朽其於維植世風關係亦非淺鮮

靈叢閣集卷之二

陽羨湯兆

疏

起補請告疏一

奏為瘡疾難痊乞

恩在籍調理事臣於萬曆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在差間計丁憂扣該本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七

箇月服滿又該餘哀三月於本年九月接得部

報蒙

靈叢閣集

卷之三

一

恩起補臣河南道小臣也又

皇上馳驅之臣也獲奉

簡書以畢澄清之志心甚亟誼無逃况荷

特恩寧忍言私緣向有消渴之疾宜大改差時曾

累疏請告於時父責大義而病尚未深

猶得勉事趨程圖終

王事不謂在差未竣竟抱終天之恨至今念之神

飛越三年苦塊疾轉沉篤精血都銷骨骸似見

朝夕惟依母許氏膝下煦煦濡沫強為歡笑

而臣母年已七十二歲矣老母病子勢如狼狽  
忽聞

朝命不任傍徨老人愛惜生命既不願持重之身  
遠涉長途同臣北上老人顧戀骨肉又不忍  
詆憤之愛生離死別捨臣獨行惟願

天祝

聖恩從

皇上乞臣終養此生叩關無路晝夜悲啼臣當此  
境心如刺疾益增床褥支離無復人理竊念

聖恩開集

卷之二

三

身雖親生命實

恩造卽復慕親敢忘報

主惟是疾既沉弱勢難匍匐卽欲絕裾亦不自由伏

乞

敕下部院容臣在籍調理庶全母子餘生實戴

聖明隆造無任感刻禱額之至

起補請告疏二

奏爲痼疾轉增乞

恩在籍調理事臣以疾病纏綿服闋久未赴部不意  
蒙

恩起補河南道感極涕零心飛勢阻上章請急候  
命六月而臣衙門督催之檄又至矣竊念仕則致身

名不埃駕幼服父師之訓敢忘臣子之恭況承

恩遇正值

清時知春寧後草木之智戀

聖恩開集

卷之二

三

主能無犬馬之懷惟是積漸之疾中於膏肓性命之  
憂迫於旦夕有別久見臣於床褥之間者無不

驚歎形骸之瘦削非復昔時夫形骸豈能掩飾

乎況臣母年與日俱增以七旬三歲之老人撫

萬灰一生之病子日夜悲啼懼填溝壑見臣請

告喜極加餐老人不識

朝廷事體見久無

命下謂已感動

聖主忽聞臺檄仍復悲啼子病因母受而益增母受

因子病而益切三 卽欲貪戀

明時捐軀道路而困頓已極與疾無能惟有歸命

皇上額情

君父之前而已伏乞

勅下部院容三 在籍調理一 母子時時更生之望

無任齋沐祈禱憂惶待

命之至

聖訓集

卷之二

四

乞復初政疏

題爲

庶治難終景運可惜懇乞

聖明復初政以收人心以維

國祚事三 惟古今之治亂相尋承平之遭際不易

我

國家重熙累洽二百四十餘年於茲我

皇上萬曆無疆三十九年於茲考之紀載直是罕見

廷

聖訓集

卷之二

五

朝野同聲不無過計謂極盛本易得衰

朝政實多否剝天時人事適爾湊合臣里居五載

備聞愁嘆今來數千里目擊流離鄉村父老淚

從言出共道二三十年前常稅之外一毫無擾

家家戶戶安寧人說

朝廷有道愛惜小民自從姦人進積稅各處添設內

官錢糧頓增幾倍賣兒拆屋沒處逃躲天又不

做主張常年水旱虫蝗人說

朝廷一事不理只要銀錢臣爲反覆譬曉具道

皇上英明仁愛事若一經

聖斷超出恒情萬倍只是萬幾繁重一時

檢發不周至于廢棄諸臣曾經事

皇上者亦多寤寐

睿猷誦揚

聖度謂何事不可爲實是有

君無臣是

皇上本可希堯舜坐享萬年有道之長今反使間

聞百姓變謳歌爲怨咨怕見亂離如左旦夕而

不知救民水火維持氣運只在

皇上一轉念間耳方今庶務委煩萬方受病卽欲改

絃從何下手臣愚以爲自有至簡至捷一勞永

逸之法在曰通章奏而已蓋今時機政上自

宮庭下至邊方所宜行者所宜急行者閣部臺諫亦

既奏

請亦既揭催稍遲

聖慮便見興除

皇上得無有疑于下乎不知

大廷廣衆誰敢明白行私貪祿承

恩亦願涓埃補報況且一下部院衆共參詳卽有奏

回亦難容隱

皇上得無重憚其煩乎不知

朝廷事體只有許多一日完一日之事自見其少一

日完幾日之事自見其多况一事不了更生多

事一言不決更起多言愈積愈壅愈壅愈難天

下事豈堪終歲耽誤歷年廢閣伏願我

皇上於今日逐章奏盡行降一總目發閣票授候票

進後獨出

聖裁批下部院如初年故事如此行之數月而章奏

有不減省如此行之數年而怨咨有不謳歌臣

請伏罔

上之罪二十年來十九

留中人遂因結驕痞壅以掩

聰明睿智臣竊爲

皇上惜此盛名也否泰何常

大君造命今猶不反噬臍無及臣竊願

皇上保此景運也至於

朝常廢官詢與大不法小不廉致

皇上輕百官而因以輕萬幾則臣下之罪萬萬難解

真所謂有

君無臣負

皇上至極上請得另本臚列焉臣自註家言察心妄

禱伏興

聖明少垂鑒察臣無任悚息埃

命之至

重讀開集

卷之二

八

感時交倣共挽頽綱疏

題為感時交倣共挽頽綱事臣惟

國家氣運圭張雖在

朝廷贊襄亦藉百司猥云人臣耳所司實號天工猥

云一人耳弁力即能屈載故有位之培衰勤惰

所關

國運最鉅目今

朝綱紛紜混情成風庶事叢脞矣敢云股肱不舉

臣即伏處草萊不勝焚灼乃懷杜門息交猶是

重讀開集

卷之二

九

局外之人也故敢為由衷之獻七年去

國初望

闕廷翰馮肝膈竊附勿欺之義敢云聞見都真庶幾

與衆質之謹列四款仰塵

乙覽伏乞

敕下部院裁酌施行臣無任悚息埃

命之至

計開

一曰大臣去就之當裁蓋大臣為

國家心膂股肱所關士風非淺昔之大臣聞言卽  
引咎引身故一去不妨再出今則累積  
連章經時涉歲豈止簞簞之不飭真是  
綿花之耐彈顏面何施

國體亦損漫云勢不自由政恐意實不決沿至今  
日遂令

皇上有輕大臣心奪趙世卿印而爲示羈縻其厭薄  
之乎故在今日不但李廷機之輩宜去  
卽李三才亦宜去何者彼其才猷力量

卷之二

卷之二

實有足述必超然免於牢籠乃所謂自  
分涇渭不然而共題之以頑鈍又奚擇  
焉伏祈

聖鑒

一曰言官門戶之宜民人臣論事觸邪原  
是忠

君愛

國豈爲身名何嫌同異彙征以來發奸剔蠹  
公車十年聚澗一旦分涂爲臺諫者斯

卷之二

卷之二

品則總年來數番議論舉

朝言官無一免于議者此政不可以人廢言以言  
定人而尚論者當稽其素也若乃章疏  
之非體則尤有可得而言者或爲隱語  
或造歌謠或發往來之柬或傳口語之  
私蹟同窺探術類縱橫彼倡此和南中  
爲甚願居言路者各自靖獻毋分珍  
域庶

國是有賴而臣品亦端矣伏祈

聖鑒

一曰庶官風尚之日非人臣營職才該各有短長至於廉靖寔爲根本年來奔競成習貪墨不耻卽如吏部司官一缺如兎在野衆共逐之羔雁望門風波百計得之旣由躁競富官寧後美恬華官雖多名卽往事實爲覆轍以至津梁久困於稅虐戶差之寬政未聞京商方浚於供內起部之陋規未息慨積弊之相沿

卷之二

三

盼廓清其何日臣愚以爲大僚宜正已率屬作表率守差滿考核毋爲文具時加摘發不惜面顏至於臺諫亦宜糾正而吏部司官推舉一節尤宜議改者伏祈

聖鑒

一曰憲臣之風紀宜肅衙門諸御史人皆議論之司出擅澄清之寄古云山岳動搖良爲鄭重必使墨吏望風解綬豪強

束手銷寇弊清窟穴謀寢淮南方爲稱

職若止巡行格套荏苒瓜期則各處不

盡乏官何取獨秉六傳必欲剝杭垢蠹

决先蕩滌肺腸脫或同眠猶鼠自然只

問狐狸臣愚以爲吃緊在察吏本原在

省供應清交際而總憲之回道考核甄

別年例尤爲要機年來省直民窮財盡

佐貳首領多係它選利徒競爲剝虐乃

司道公然受守令之餽遺守令公然受

卷之二

三

下條之餽遺法於何行民於何救巡方

者宜何如淬精澄汰務訖法於大吏貪

吏猾吏矯飾聲名倚靠牆壁之吏而於

佐貳首領則不時驅逐庶有瘳乎直指

在地方以簡靜肅清爲第一義故

憲綱開載單騎巡行用廩米易蔬肉御士夫止送廩

米數升今之濫觴極矣有當巡歷之際

而收買物件因供應不華而與怒惡官

者何常無門牌禁革必須有真意掃除

至賍贖一節不肖者則假借名色私克  
 囊橐如祝大舟沈如梁之輩無復人理  
 次則在濫行交際篋筐絡繹竿牘紛紜  
 此何可令閭閻見也若真有志澄清者  
 於此決宜自為分別矣年來巡方亦有  
 真能節省且積賍贖以抵蜀稅者臣私  
 心竊嚮往之至於三臺號稱獨坐政如  
 秦領綢緞自詹沂府穢到處屬託而臺  
 規壞盡矣風紀凌夷又何怪乎然則總  
 憲復臺規以課巡方御史肅憲體以清  
 仕路洵為今日要務耳伏祈

聖鑒

淮撫議論始末疏

題為人心不古世風可虞謹陳淮撫議論始末以

付公評事臣家居閬邸報見

朝論紛囂心甚歎之頃入長安國門戶言立陰謀

取勝心甚痛之方欲處於不倚不爭之地以佐

主計者平明之治而口語假借漸及於臣則為

淮撫李三才也夫淮撫今日惟一去可以討文

者救者耳奈何總總朝華而令人訥言不休乎

臣未入

都門即有流言謂臣尼其行夫臣之素非為人舉

使為人留行者也臣不足其行而為此流言則

其左右婦寺之忠也乃御史喬應甲再攻三才

則又以臣言為証夫臣信言三才當去對應甲

亦止言三才稱病厭厭耳所謂側媚乞憐大不

容於

堯舜之世者臣無是語也無是語而應甲筆勢鼓舞

作此波瀾則觸邪之念深也夫人臣對

君當以實對友當以誠若前後語絕不倫臣為箇中

人臣不能已於言請得而詳言之稅使初時咆哮

中國四方人如在水火淮揚充財賦之地南北之衝陳增程守訓尤虎狼之雄三才奪其說而收其權竊重之以爲緩急足用迨後家居久而聞其駐劄太重酷嗜古玩則以爲湖海之氣未除溝渚之量易盈由今言之則權變權術人也初致彈章救者亦衆給事中馬從龍一疏褒貶並存臣竊謂爲持平之論初時貽書三才卽歎服

東坡集

卷之二

七

從龍之言三才爾時甚不慊於中及臣臨行曾詒書南光祿少卿顧憲成問以三才自處之道舟過毘陵晤原任御史錢一本深言三才之當去卽過淮後途中縉紳言及亦未嘗不言其當去也惟徑去一說臣愚素不以爲可然求去豈遂無道乎在鳳陽前事別有李誌一不合於稅璫卽開門絕事故中外皆知其必去而去矣卽叢議如蕭大亨亦能去事窮勢極其計決也若此志不決則臣見有巡撫被論移駐境上者矣

一面上疏一面打點豈得去乎三才若真辦事

息意一切不理決策必歸則其情境自然不同

人亦自能亮之奈何而有流言奈何而有罵言

也此等風尚年來特甚臣竊爲世道憂之伏願

皇上速允三才之去以免頑鈍之譏應甲與臣友誼

素深能以道義相親者易發不容忍爲僞人所

構方將共濟時艱故敢一言相正臣先立

朝極耻與人爭辯從此則任所加遣不復置一語

以敦古人不失和氣之義士大夫雖毀譽隨難

東坡集

卷之二

七

過到此只合付之公評臣無任懷息埃

命之至

條陳內計事宜疏

題爲敬陳考察事宜以襄大典事 查往規京察  
屆期臺省例有陳言今之所少者非議論也顧  
官方與世變遷權衡隨時輕重 不欲以議論  
滋議論而不無概于中 謹稽故實參以時宜  
條爲四款以

聞伏乞

敕下部院議覆施行 無任悚惶頓埃之至

計開

事書附集

卷之三

六

一專責成在京各衙門俱有堂官爲之統  
率耳目覲記匪朝伊夕卽有去任而事  
體在衙門難逃後來之鑒竊故從前條  
議首重堂評中間亦有同堂共事者而  
掌篆例應司考務宜各秉虛公共求澄  
汰藉令堂屬情深同袍誼切通國之口  
其能掩乎還以評人轉評主者戮力謂  
何矣但應議員數往時亦有參差若必  
以上次爲例則人數因時消長議論隨

時煩問恐多漏網亦患取盈自在部院  
臨時斟酌以求無遺姦者也

一廣咨詢察典一事官盡百司時經六載  
原非一耳一日能周凡在班行之內共  
以監察爲名貴在同心以清仕版勿避  
怨勿辭勞勿抄人之見卑勿護己之聞  
好在差者不得以道遠勢高爲口實終  
播糠粒待

命者已經有外計與聞之往例難容推避至於私揭

事書附集

卷之三

九

一事向多陽禁而陰用之各宜斷所從  
來庶幾讒說不行然咨詢既廣口語必  
繁銓憲總成尚多裁覈各官自宜靜聽  
公評倘有闕探營求卽此便成顯過何  
辭議處至於事後沮撓更有嚴科吏部  
例當申明者也

一破藩籬年來嚴論旣欲收人於一事之  
中復欲畫人於一地之外遂令徇聲者  
轉相依附懷奸者巧尋中傷甚非

國家之福也夫王道蕩平無偏無黨君子樂用顯其  
渙羣豈宜於此肩事

主之中復爲區分類聚之別今日所評者四海之  
之人所言者

公庭主上之事必出天下之公心方成天下之六  
就人論人毋見影而生疑就事論事毋  
抹連而蔓引庶本來之面目不混淆觀  
之肝膽可掬而愛惜人才之意亦寓於  
其中矣

東坡集

卷之二

十

一重實修世之月旦動輒稱品不知品固  
可爲耳而不必真必內行純備心術公  
平乃爲真品而久之無改於其品若逢  
人慷慨以爲氣節望門奔走以借游揚  
徵色豆簞遺衛衾影聲實相非名利兼  
得<sub>上</sub>常以爲僞君子曾不殊真小人此  
之不可不辨也至於朝有朝論鄉有鄉  
評尤須參訂方無造形蓋一時之風謨  
猶易平生之檢點實難與其龍耳以爲

人之口不若敦恬以服人之心此尤當  
今仕路之膏肓而持衡者宜以核實二  
留爲之針砭也

東坡集

卷之二

十一

衙門差用乏人現

題爲衙門差用乏人至極謹行疏陳

請以祈

聖鑒事

臣等奉 命掌理河南道印務衙門事務竊得與聞然 能任

主者守畫一之臺規而不能爲無米之炊也

得中外各差缺至一十六人而山西貴州巡撫

則竟無人在差其餘一十三人司庫亦一隅

不出巡地方事體多所停閣中間特取久勞

聖鑒開集

卷之二

七

急者無如遼東一差關係最重大者無如償還

一差今歲償還差遲至凍漕糧六十三萬石

通灣以下一帶若復如是則年則守東不止此

數漕事不可爲矣遼東之勢

皇上所訓察豈有使兩年無人巡歷稽查夷情

之理

皇上或者以各地方尚多有御史在不知言不

與無官同內者不出則外者不來

在一處則不得其出巡之司在各處則不得其

更差之用再遲數月則天下諸差俱清而盡化

有用之人爲無用矣政體乾盤莫此爲甚

卽千愁萬苦不能得一士之力考選諸臣

可用之力不能效之曰方

皇上但一舉筆聞而中外無不解之膠漆矣

不得不以事理陳之

皇上伏乞敕下部院議覆施行

聖鑒開集

卷之二

七

參版監李浚疏

題爲版監惡貫已盈中外怨恨至極乞

聖明亟賜剪除以安

王畿以廷

景福事臣惟東版之設原非古制昔年汪直劉瑾之

徒多借權勢以張虐焰雖究竟自取滅亡而生

民之糜爛者不可枚舉矣

皇上御曆三十九年此輩多擯

威明稍知欽戰未有擅作威福結怨遐邇如提督東

臺

卷之二十一

七

版司禮監大監李浚其人者浚既奸貪老悖如

猥其掌家陳惟忠尤桀黠克殘似虎向在

天壽山剝削内外員役冤苦無訴幾欲焚燒二惡以

解倒懸又多差巡山老人出口詐害官軍承寧

一帶十室五逃外夷聞之生心窺伺臣巡按宣

大時捉獲奸細審有拿取

陵上黃瓦爲號等語臣恐激變邊方係陳取

旨勒禁老人不許出口二惡束手半載遂捏奏永寧

官軍人等偷盜

陵木賴

皇上不卽誅夷

欽遣科道劄用誣枉刑司審擬校贖至今尚禁司園

半填溝壑浚之克惡如此

皇上不念舊惡

援置東版浚宜何如特遣圖報顧乃教祭升木如虎

加異旗校四出妄生事端詐財害民雷轟鼎沸

富商巨室人人自危前門各鋪罷市累日不獨

假贖奪金一事也此猶

臺

卷之二十一

七

都城耳遍遭緹騎詐騙房山一帶富民有一家害

至幾千萬兩者遠至河間雄縣抄沒王一第家

財威逼人命如直隸巡按喬允升所奏者

革轂之下

幾旬之內被害者魂驚聞風者膽裂呼天搶地鳴

神額冤莫不欲食浚之肉而寢惟忠之皮無知

小民不曉

英斷妄相猜度浚忠貨積如山冤深似海利歸私室

怨歸

朝廷

皇上何愛焉昔馮保事

上青官猶然事發服辜二惡何功何德而

皇上爲欽怨若茲耶且永寧被逮官民禁獄七載矣

報故一十餘人奄奄待盡者尚繁有徒

皇上知其誣枉刑部獻其非辜而浚忠必欲一人無

生還者刑部司官屢易不知來歷不爲煩

請發落坐視今日餓死一人明日病死一人是真紀

死罪者尚有審恤處決年分而此輩無辜俱爲

聖德集

卷之二

三

決不待時是得罪

皇上者臣下猶得執法

請宥而得罪浚忠者法司不敢不嚴法撻完也卽此

一事浚之威福彰矣完業積矣其他虐害更僕

難數方春時和

聖躬新泰萬彙昭蘇羣方在宥而得

京畿有擇食之苦園扉有向陽之位亦是于天而

而便

聖慮伏乞

大奮乾斷臣將李浚陳惟忠等正法其王太義等一

起照刑部原擬發落行見千里之內塗歌巷舞

祝

聖壽於無疆之日矣 臣無任激切禱頌之至

聖德集

卷之二

三

送单始末疏

題爲奉

旨佐察循職圖報敬陳送单始末以

聖鑒事

召命掌管河南道務與問察典一切咨訪收單會進

具職掌裁定處分則部院事也

月到京十月卽行發單咨訪於時已聞御史金

明時之口語藉藉矣及至收單會單則明時之

事款徇多當十二月時考察期迫武原已久

聖鑒開集

卷之十

三

時忽有考察關係

大典一疏上言德政多於彈刺既申霜電之情更結

連鵠之勢拊官拊吏意態張皇明時之心路人

所知也若使糾叅疏出於平時則自是言官職

掌誰得議之斯時斯疏難曰不要向來議論具

在處列臨期忽有異聞是以有送单之事蓋

自十月後未得一語家察考察有日約同科

臣曹于沐同事喬允升往候仍舊單以便請教

因冢卿見辭遂以數单與考功司郎中王宗賢

轉送并以送堂上官所謂要挾疏卽指前疏也蓋爲

朝廷之紀綱慮後來之人心慮豈止一人一事哉若

言無病則有彼之手足步履在若言不通則則

有等原收之单在

反顧原非有仇于明時也伏乞

教下部院從公議覆以肅察典

命之至

聖鑒開集

卷之十

三



參部臣阻撓察典疏

題爲邪臣阻撓京察乞

賜乾斷以重

六典以肅

國紀事

大計有無無咎有愆無德自非

君父責成誰肯自招譴忌故在部臣則隨時取

旨在河南道則先期題定以防推委蓋事關國體

各有心口實難調維有邪正之大明不乘虛發

羣衆開集

卷之二

三

朝廷之委任不虛人孰甘放廢人孰無交游榮令狂

恣誰任將來故萬曆二十二年有考察後內外

官員有代辨者照御史傳需重處之例

國典具在不意今日乃有廣西恤刑主事秦聚奎

者明知察疏已在

御前不候

處分代人奸辯且獨于金明時則反覆論救不遺餘

力聚奎曾爲縣令外計被劾調南既痛心察典

復見中諭此遂欲倒翻清議另立乾坤算命該

豈豈處士人之語既肯謂明時忠賢復何說

明時人品不必問之朝報雖與謀市人口語具

在久病故不顧體面不顧體面故思逃察典十

二月既明自有考察字樣在內不但使太宰有

同鄉顧忌之嫌抑使與議者有反處言官之慮

共要挾之情共知共見二月二十五日會單與

科臣考功已共註處二十八日次會復有訂不

移隨經告之堂上官矣因令家宰主計何待

始終不一是故于二十九月三日臣同往而不意

羣衆開集

卷之二

三

家宰見辭考功出會忽謂明時議欲寬處臣恐

無以服間巷心故出此卑肆呈家宰所傳單

原止貪險有病私通賄賂八字因變更出于詔

特明知被挾故當在

朝房借筆考功復增數語蓋有畏察者有畏批者

無畏也若照顧一邊自當調停兩解一任

轉移絃口而退今日豈遭嫌恨然

明命在上註法在臣愚不能也至于明時

後取字樣觸犯非人意想所能逆料聚奎其來

乃明時乎傳之天下謂何如人計亦左矣  
因是有慨焉乙巳之察院一貫主張於上此文  
薪錢夢舉輩鳴張於下李思誠亦思過察其理  
欲上尚復中止至于今日則事稍有更事後有  
既矣明惡榜樣以示後來當事者豈有言焉  
指一味調停而已在若輩不過浪一時之念士  
君子宜何如爲世道慮也伏乞

聖明亟

賜處分庶

重慶府志

卷之二

三

朝綱肅而

國事有賴矣

臣無任悚息

命之至

請下察典疏

題爲察院尚稽中外候

旨懇乞

聖明鑒察以重

阻制事

國家令甲六年内計百司其出照所題則付之言

官外勅戒否止一時評量在千載垂典續行

非尋常可比故在

祖宗朝皆朝上夕報未有濡遲頃刻者即

重慶府志

卷之二

三

皇上御宇六舉此典於茲亦未有遲至兩月者今歲

之事臣愚得與聞未議明知其難敢不其慎業

經部院主裁具疏

上請其處分未盡者公疏糾拾各在

御前矣

皇上神明天縱

洞見萬里矧在廷諸臣豈能逃

睿照頃奉

德音已

俞檢發願埃數日又復杳然竊意

皇上亦視此典爲重故發之不輕願惟發之大重

此典轉經內之舉

朝素服跼蹐屏埃未免撻延公務外之撫臣被旨

閉門謝事何以彈壓地方愆舊章而啓叢生其

尤爲甚伏乞

皇上檢發考察全疏并將<sub>臣</sub>等拾遺諸疏

乾斷施行庶百工惟時庶績其凝<sub>臣</sub>無任恭頌祈懇

之至

聖鑒開集

卷之二

三

題科臣議察疏

題爲計典久稽邪謀轉熾因言剖折以祈

聖斷事<sub>臣</sub>接邸報見兵科給事中朱一桂破局一疏

中間牽合煅煉多臣里居待事<sub>臣</sub>多所未解而

大指歸於考察則<sub>臣</sub>所與聞事也其言凌越衆

資指<sub>臣</sub>也<sub>臣</sub>衙門中憲規甚嚴憲務疏中所載

河南道關係尤重一款甚明衙門之題<sub>臣</sub>掌道

管察在去年五月於時<sub>臣</sub>在數千里外不知也

宿時署院及河南道見在京一桂試一問之是

聖鑒開集

卷之二

三

否凌越立見矣其察之中所欲爭執者不具姓

名察之外所<sub>臣</sub>擊者更懼波及其心一似重有

憂者非止爲被察諸人也而其辭曰察其套辭

以籠罩佐察諸臣曰佐命王圖此卽金明時十

二月疏中本謀而一桂照應之耳夫六年考察

萬耳萬目所攢今番考察尤萬鋒萬鎗所伺倘

單開有提咨訪相同卽部院不敢枉縱人况<sub>臣</sub>

等乎<sub>臣</sub>等生平卽善擁戴亦決不敢冒怨府借

鉅典而戴一無生平有口舌之王圖此事理甚

明者況臣等所據科道之訪單耳欲坐臣等以  
佐命先坐科道以始謀合部院科道佐察諸臣  
共戴一國亦大難事夫九列之內何時無臣官  
何人無恩怨若遇考察必欲一一照頭以避嫌  
為秉公則必茹弱吐剛而後可恐

國家舊世磨鈍之法不如是也人自有素履人自  
有真心天下是非政未可定耳嗟乎靜正不能  
堪風易扇湯賓尹何物逗臣等時局不能  
論迥易憶臣初入都時論訛之輩欣慕臣輕臣

東坡集

卷之二

三

恐不出大賢門下者非大宰耶今何不容之甚  
耶臣等直不幸而當茲事耳豈偏皆安忍而煩  
一桂以年誼相規乎至于顧李兩人罪案久定  
亦借察事微文為解則更奇矣總之則察既未  
下人思翻局蜚語構閣即察外者疑畏且作怨  
前慮後之謀耳彼韓敬者居鄉在都作何行徑  
得微

皇上

恩榮回嚴父之顏足矣何至哆口挑激幾幸臣等

快福心

皇上何負於敬而喜談漢唐宋末季之禍錢神國可  
入排

朝廷尚有紀綱慎無然也臣等矢公矢信心可自信  
而訪單秘密難以家諭戶曉一桂言及矣伏乞

皇上

敕下九卿會議指名出單公平勘實是非既辯亦望  
皇上明賜裁斷臣等不敢避

斧鉞之誅而使

東坡集

卷之二

三

朝有空言聚訟之臣僚臣無任悚息俟  
命之至

乞分別大臣去留疏

題爲

國是關係甚重大臣不宜忘

君懇乞

聖明分別去留以破邪謀事惟大臣去就爲國之安危而議論難極止一身之利害故大臣之潔身之義而尤有從令之恭

祖宗朝大臣未有徑情直行者願曰

明旨尤爲炳灼不意吏部尚書孫玉璽臣衙門堂上

奏集

卷之二

三

官許弘綱忽有叩頭東裝之舉夫今春計事不過尋常止緣年來長安局面已成明張陷阱科臣亦知有逃察之心

令甲則苦無避嫌之款實犯耽耽多方鼓煽以致

結局無期訟端遽起二臣力謝回

天計出拂衣良非得已願今

朝宁九列幾人若相携持而去一

國幾空矣

國無其人何慮蔑有階之爲禍恐未有涯以之全

身則金肩重擔何當私卸以之悟

主則轉恐激憤亦豈忠諫太宰受

國恩深副院蒙

主特眷義則

君臣情猶父子報答未稱初開榮華義固不出心亦何安徒令謀者暗地揶揄况是役也大臣原無異同苦心總求濟事值此艱虞政當併力掛冠神武僅是身圖二臣何遽反此議論爲之激耳議論之來以王圖爲兵端然朱一桂疏中不慮

奏集

卷之二

三

暗抵吏部侍郎蕭雲舉乎兩人地位相近金堪大拜適當考察之際構成水火之形生平無知交者尚名推戴則語言爲出脫者亦可交加今日頗言此兩人爲之因耳去其因則議息議息則二臣安矣伏乞

皇上亟允蕭雲舉王圖請告

論孫丕揚許弘綱安心供職庶

國體不傷

朝事尚有賴焉至于小臣毀譽真同鴻毛不足論

矣臣無任悚息埃

命之至

題臺臣議察疏

題爲煩言更端沴禍彌毒懇乞

聖明鑒察以伐邪謀事臣惟今歲京察吏部尚書孫

丕揚主之於上秦人也臣以河南道得與聞本

議于下吳人也故邇日煩言具攻王圖以詩訖

太宰而并以籠罩臣等王圖出

國門矣徐兆魁忽移師東林以詩訖臣而介籠罩管

察諸臣夫秦人東林風馬牛不相及兆魁太宰

知己豈不知之胡以混爲一塗怨之一字兆魁

不能忘情于東林耳夫人臣事

朝廷事德怨豈所宜言彼史記事者當臣去國尚未

入都豈有生平爲臣用力臣非記事所能用也

臣何德于記事以察事爲報臣非私記事者也

以臣由記事而管察以記事由臣而免察士大

夫間必有明其不然者卽兆魁之心亦不謂然

也臣豈能禦人以口給乎人各有鄉人各有交

所信者心所守者法耳旣謂太宰私其鄉又謂

當事諸臣不以私書處吳正志爲徇私交則今

歲在事無一人公者安得生人於空桑借於  
異域乃免口舌哉縣令微蠶之怨尚可借察以  
脩則官察者安所逃罪假書之事彼等發之若  
曰曖昧之事不可以加人也私書之事此是  
之似乎曖昧之事可以加人矣二者宜何所折  
衷且臣能受計於東林不能盡得之部院欲定  
則處欲免則免談何容易三其疑處矣治則七  
人既而三四始猶營辯今惟莫志部置汝及  
心局外嗟乎諸臣之廢棄久矣二十年封事以  
賜環為首規今其人乃至是耶必慰有怨於東林不  
為海內諸賢地乎且諸臣既已發矣法於何加  
吁可畏矣臣愚奉職無狀致激人言察死已下  
臣事畢矣伏乞  
皇上亟斥愚臣以謝言者餘非所急也  
無任悚息  
涕

命之至

直陳容訪成規疏

題為容訪原有成規節辭愈月用此謹陳事理

祈

聖鑒事臣以愚懇典察頃言之與先科應有等尋  
目苑宗文復有私單之說與前林根味亦一  
也願單何能禁臣未自家居無元整臣同受  
取實所夙夜發訪在京在差同臺固遵成憲  
昔在差亦曾與此發訪候  
命新容亦係邇來故事見在臺省亦曾與此  
臣

思其居豈料人欲籍多口宗文述臣面語委有  
之蓋為論容訪事而發當時尚病臣求言太廣  
今更謂薄視言官訪單非情也臣憶去冬臺省  
即在京者亦有三十餘人人各有單臺省互會  
那得云少宗文即繁有徒能必同已者皆無單  
異已者皆有單乎陳言  
明廷尚有彼此江陵之勢猶不能使臺省同辭宗文  
欲令凡在言路不得為異苟有異者即係於墨  
聰明顛倒墨白恐無此法也喫緊尤在太宰所

進之單彼單難謂<sub>臣</sub>等所送彼此俱有何得言  
私所欲庇則謂單為私為不足據所欲去則謂  
單為公為足據亦大以臆斷矣會單之時甚可  
參伍儘多商確外人安知公論正人未易定  
勢有眾寡強弱理不為移請聽之矣伏乞  
敕下部院查議<sub>臣</sub>等應否廣咨傳訪科道應否各  
開單庶公私定而是非亦定矣<sub>臣</sub>無任<sub>臣</sub>志<sub>臣</sub>  
命之至

題科臣議察疏

題為煩言愈無根底懇乞

聖鑒以正人心事頃緣計事囂譁疊與亦多塗矣今  
者科臣姚宗文再疏乃忽取計事全局盡歸於  
<sub>臣</sub>之一身若今歲之事獨<sub>臣</sub>為政者<sub>臣</sub>實與聞  
茲與可曰非<sub>臣</sub>惟是疏中事理有刺謬者請得  
而言之宗文謂<sub>臣</sub>以科道訪單誤之同臺差上  
并新咨候

命諸臣<sub>臣</sub>疏語意原不爾爾<sub>臣</sub>疏言去冬即見在京

臺省尚有三十餘人人各有單臺省互會那得  
云少則單所從來尚未言及於在差也至於新  
咨則<sub>臣</sub>初入

都門實循例發訪其相率而不交則劄國縉等禁  
之非<sub>臣</sub>聽之<sub>臣</sub>又安所從得單然必言及咨訪  
在差新咨者為宗文前疏述<sub>臣</sub>語原係論咨訪  
發耳<sub>臣</sub>疏具在可以覆按其每疏必言吳正志  
者正志係<sub>臣</sub>同縣非正志不足以坐<sub>臣</sub>也正志  
廢棄二十餘年纔入

都門卽被陳治則叅處此中察冊所載禮部光祿  
下俱已註降調矣必欲削籍乃爲快乎卽院會  
議太宰曾言此人向請宜君與史我知之難  
議及部院同事諸臣亦豈有私于查正志訪事  
臣衙門先後所投各一中間字款一字不差不  
獨一處藏斯單也至於始終批激之說尤爲  
不情宗文謂太宰發單咨訪王元翰之黨與注  
撫東林諸事是非了然人不能眩而又謂聖  
緒係攻元翰准撫之人則劉國縉者太宰之所

聖

卷之二

聖

知也臣欲處之則忤太宰意何得言挑挑之喜  
乎挑之怒乎且國縉回保准撫撫遼者單中所  
載人命賍私多有案卷印票兵刑大理同臺口  
語可証豈一依門傍戶可掩生平至於東林貽  
書太宰屢遭口語矣乃於考察戒嚴之際復  
爲宛轉達書以覈准之輩此豈人情事理若  
實達書太宰而今日不認太宰謂何如人宗  
文言臣借人爲挑激無是事也若屆期欲覈  
明時則實以攻秦之故當事不無顧慮臣以兩

翻議定一旦忽移明言執許授單考功豈望其  
爲臣諱而云隱中哉若夫與緊進單之語則國  
宗文謂單爲私故言七人之單卽院皆有非  
出臣私耳而亦謂挑激則更非臣語意且所  
謂挑激者巡檢實實混迹昭昭令人莫可揣控  
臣性慙率鮮諛諛忌九死不回致來多口善批  
激者不若是拙挑激二字日來私談頗取見  
臣不敢受稱寃不及於他曹負屈獨多於言路  
言路之籲號更在結盟之朋好豈考察

聖

卷之二

聖

大典應獨避言官偏問交情乎劉國縉金明時伏機  
于前宗文等今發毒于後何苦爲人作用查得  
已亥京察御史許聞造亦于察前疏叅張養蒙  
李禎以爲逃察之計節奉

聖旨許聞造率違反覆排陷臣察今值京察之期顯  
是保全祿位本當重治念係言官結以降一級  
調極還方用不許朦朧推陞欽此當時曾不避  
嫌日後亦罕橫議今事體相類倘不依世道  
人心又一變矣蓋緣去歲局面國縉等已因王

紹徽竊附太宰門牆而太宰不盡知也一旦遽  
分作此怪事遂以爲臣實被其局耳人各有志  
訪人各有聞見臣卽不敢推諉要之事勢臣  
一手一足所能握定若必欲加考察不啻之臣  
則臣實與事無所逃罪伏乞  
敕下廷議參詳臣疏臣事是否如臣所言庶幾  
清而是非可定矣臣無任悚息埃  
命之至

請下文武糾拾疏

題爲懇乞

聖明檢察文武糾拾全疏以完計典事臣以去歲奉

管河南道務文武大計偶集一時各具有糾拾

公疏亦准是

祖宗之成倒是憲是守不謂

留中竟至今日雖中間曾經南於及自請旨并部請

覆者多已奉有

明旨而未及

處分者尚有人也遺奸未殄固無以昭磨鈍之權卽

使輕重區分亦自有使過之義奈何以一人賜

寬之故而輕廢

祖宗二百年來之大典蓋中外之側目休心惟總帥

王之損耳豈以

皇上之明而不及燭之損之交通豈以

皇上之威而不能制之損之跋扈且令朝士之懷不

肖而驕行險與之交驩而借力也雖

皇上之威靈莫測終有必伸之法而一時之濡忍未

斷已撓不易之規臣雖改差而未完之局臣實

尸之臣安所逃萬世之責伏乞

聖明留神檢察臣等原疏其式并元已註兵部臣等

謹

請仰祈

宸斷臣無任悚息

乞之三

東坡先生集

卷之二

七

題南臣議察疏

題為

大典已結器競未杜謹發隱謀以廣南中間見兼懇  
敷廷議以定

國是事臣接邸報見南京給事中高節御史曾蒙

易王萬祚各疏論察事而萬祚一疏則俱全司

時事也中間或多寬臣等而專責備太宰孫丕

揚然其所論事則臣與聞之事察事若不當則

臣豈應獨逃其罪三臣局外之人也其論人或

東坡先生集

卷之二

五

以大槩其論事或以風聞故妍媸易定雖黃易

分而臣等局內之人也責任在身評議在後實

有多方咨訪極力推敲而不敢漫隨人之口召

止避已之怨嫌以一事槩人之生平以分門掩

人之瑕類者三臣豈得而盡知也若乃王圖之

當去則臣等已言之不待三臣也王淑朴之不

該留則非內計事也金明時不叅於外計巡關

察吏之時而叅於內計戒嚴聽察之候明乎其

有挾而逃科道諸臣不指實劾奏于去年外察

之後而劾奏於今歲內察之時又爲明時所三  
籠矣雖然三臣之論自明也曰明時共持一敗  
曰謂明時非察典宜處之人不可曰明時自爲  
明時明時卽甚不肖亦旣殪列矣知宜處又  
欲謂停則必聽其要挾而後可耳明時等不  
聽其同門爲之調停致生意外之事則臣之愚  
耳慙耳前疏謂有畏察有畏捨若照顧一邊  
自當調停兩解是也許開造之後更有明時此  
徑已熟恨年來紀綱法度不如前耳狂瀾不退

臣懼後次京察尤而效之者又不止一輩也代  
辯之例載在

令甲若必謂秦聚奎不宜處則須題改前例方可  
善哉乎老成人不可不惜二三大臣各殫乃心  
維顛救覆翻然入部堂另是一場景象之語也  
庸知旋中脉路政有不然者太宰孫丕揚不去  
則少宰蕭雲舉不得署篆雲舉不署篆則議論  
不得息雲舉之事且未暇具論卽察院已在

御前尚以未拆封再四迫考功抽換以營救一投

監害閭里被訪之貴郎鄧士昌考功見有揭辭  
止可辯千金事而已等語茲事能爲何事不能  
爲况日久論明其他邪積更多鑒鑒難謂莫須  
有沈一貫誤

國待疑誠不能飛身而至今廷議不經不實獨不  
可覘顏而出耶南中所提者鄧某耳此等後語  
亦有以聞之者乎沈黨餘人一糾打盡整門搜  
捕尚猶未已大禍難解天下疑懼萬昨之語一  
何有戒心與流言批激自宜爲所懲冠而之

臣去年入

都門時卽聞浙宦有今歲考察盡處浙人之語矣

臣是以有局人于一地收人于一事之條議也  
國典至重輿論難掩豈有不論人本等職業生平  
行實而徒採聲聞黨之理乎可謂明時之議處  
爲浙人之故乎譏人罔極交亂四國亦可以深  
長思矣臣疏成將上復見刑科給事中彭惟成  
一疏又因三人而推類以及七人謂此七人之  
卑吏部臺省有無參差部科不論以臣衙門論

之七人之單則或得于公送或得于另送或即此七人之中面言某人應處某事是實七單見在各處其言猶在臣耳可以質也王國已經出都門被參自無復入之理即雲舉之告亦屢矣伏乞

皇上速允二臣之去仍

敕九卿科道將七人之單從公評議中間事蹟有主

名者一一勘實另

賜處分庶

重慶府志

卷之二

五

國是可定羣器可息臣無任悚息埃

命之至

參南察部臣奏辨疏

題為南察部臣違例奏辨謹循職糾參恭摺具奏

事臣惟

國所與立惟是紀綱法度而

國家法紀則

列朝所定諸司所守者是查得

大明會典開載弘治八年奏准被黜官員有不照考

察撫拾妄奏者發遣為民嘉靖二十四年奏准

各衙門黜退降調官員不許在京潛住造言生

重慶府志

卷之二

五

事據拾妄奏違者不分有無冠帶俱發日外為

民欽此

憲典照垂星日並麗兩都遵守莫或敢違乃有原任

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俞价者身經考察已奉

明旨忽行據奏自稱枉誣漫云事干錢糧已經部覆

行動明言借計籍口實敢弁髦

與章據茲奏辯已合禡革若有侵欺更當從重臣法

官也知有三尺而已既經投揭到道相應糾劾

伏乞

敕下部院查例議處或俟撫按查勘到日從重處分

庶法紀彰而

國體亦重矣

臣無任悚息埃

命之至

靈巖閣集

卷之二

五

改差請告疏一

題為積病沉痾痊可無期乞

恩回籍以與生全事

臣以積病積勞杜門

請告候

旨兩旬有餘轉高

天聽亦復更醫幾幸有瘳而病在膏肓藥徒瞶眩刀

圭轉加七筋轉減皮骨僅存精神全耗向猶量

眩時作今則率以為常床第之間忽不知天地

四方之易位也人臣事

靈巖閣集

卷之二

五

主所致者身今支離困頓已至此極豈復能堪奔走

之勞而肩

畿甸之任哉性命之憂在身公家之誤在

國伏乞

敕下部院覆准回籍調理倘得更生即

恩何極

臣

無任激切恭禱埃

命之至

改差請告疏二

題爲病勢危懇

恩亟放事 臣病緣勞感勞積病深再叩

天候

旨六旬餘矣亦既方書屢檢藥裏轉親而沉疴未  
起色無期始猶眩暈今更寔迷度長日以似度  
恩賴質之先秋困踣顛隣於斯焉極伏思請告  
之例

本朝典

聖聖相沿萃散共貫原非

卷之三

五

恩澤莫或靳艱不惟疾病人所時有

明主不竭 臣力亦以天工實惟人代臥病未免瘵官

既恤爾私亦急我公人臣誰甚輕爵祿而自爲

身計

列聖亦豈縱朝紳而不自爲萬幾計也行之二百餘年  
今竟視同殊渥政體人情並爲妨礙夫人臣疾  
病困窮舍

皇天

大父母不呼更有何門可以籲號伏望

教下部院議覆施行 臣無任恭頌懇祈之至

聖聖相沿萃散共貫原非

卷之三

五

請賑蠲畿省灾民疏

題爲四方水旱洊臻

京師墊溺最苦懇乞

聖恩亟賜賑蠲以救殘黎勸修實政以回

天意事

京師四方之極

崇甸尤

帝王所憑三輔無年數載於茲矣今春元旱二麥失

收盼盼子遺惟茲秋種不意大雨連旬如傾

聖恩

卷之三

本

灌九衢忽變江湖萬戶幾無烟火列署墻垣衆

多歎塌民間間舍大半傾頽倒屋摧棟之聲晝

夜不絕于耳即臣衙門水深五六尺至今猶斷

往來壓覆深沉兒啼母哭流離轉徙塗炭巷墮

販負稀少物價湧騰蕭條昏墊其災何減於三

十五年

京師如此三輔可知一之已甚何況連年通濟

西一帶舟覆陸沉徐州以北浩浩洪流其害

晉則更旱乾異常古云方千里之水旱猶或

支今且數千里赤地白波則是數千里泥移

皇上卽在

深宮必且聞之惻惻三十五年之災賴有

聖母

皇上爲之發金賑救故尚存百粒以至今日亦豈

人力能支惟有歸命

皇上耳伏願

亟發帑金平糶倉米先革四郊橫稅以紓

聖恩

卷之三

李

京師仍通行蠲賑以普大賚於四方庶子遺可存

邦本可固雖然猶非其本也

皇上英主也

御曆日久不無輕天下而蔑萬幾之心

皇天不忘仁愛故時降災異變以相警告

皇上試考

祖宗定鼎燕都以來有九年三大水若江南者乎

見近畿水陸植產頗似南方又聞

京都父老言數十年來風氣頗殊往昔先儒云天

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此可不謂寒心

皇上豈肯以重熙累洽之身而爲基業啟孽之

主今日必真見天變不虛天心可畏從前徑自自

改圖天所眷之

元子何可止愛以姑息僅守之婦寺天所生之賢

才何止使遺軸于空林索米于金馬天所與共

位之臣工何可使揆地卑賈卿署寂寥千里共

一監司兩都十餘臺給強項之吏歷載幽圖元

此皆日見之章奏非有甚高難行之事

東坡全集

卷之三

五

皇上斷然行之而

朝政有不改觀天心有不效願者臣請伏妄言之

罪臣無任激切禱額待

命之至

題諸臣議察疏

題爲察事尚繁指摘謹陳事理以祈

聖斷事連日接邸報見省臣各疏攻丁元荐而意則

爲察事也總其大指則尚墮七人之說耳其推

廣于七人之外者則顧天垓其精粹于七人之

內而約之以三者則以徐大化張嘉言之處亦

間有當於言事諸臣之心而涉實尹任和顯等

非出於其門迫于萬不得已者不爲援手也其

言非真欲易局啟偉者意在折衷以平人情耳

東坡全集

卷之三

奎

夫賢否在人意見人心不同如面然而臣等身

有專司事多咨訪今日在廉藺冠賈之義可以

相責而欲脇以衆勢令其雷同附和則不能也

若必欲翻局則六年一舉之

大典屢勤

詔旨各有責成採輿論於通國集衆思於

廷臣踰半載始告成事今欲翻改難憑口語須集

九卿科道於

廷容臣等與部院各出收單各質以平日所訪問

先時所擬議極言評論有須勘實者仍行勘實  
然後各人之行事心術顯而議論可定此于  
等亦甚便也若云私單則等先已慮之矣  
與協理喬允升衙門收單後即往城隍廟拈封  
同閱每封緡一字號齊喬應甲所送徐紹已  
一封亦緡有字號曾總送副院處看過七人之  
單實出衙門公堂所次及應甲所送原主私已  
去冬劉國縉等所以必欲禁新客之單而不肯  
廣其塗者由今可想其意而今必以為私已

重校集

卷之三

七

惑人何也且察事以來加人者附秦題目而不  
知此三人者政皆附秦者也各誇太宰知己傳  
述意指用以誘勝人臣實得於面聞仇直不羣  
得非有所恃而無恐乎劉國縉之當處喬應甲  
亦向言之而實以田元德之事其揭中所謂  
若言田元德事則漏網尚多是也湯賓尹自知  
外議沸騰晝夜奔狂廷攬結約諸凡議論後  
此和創建七支庵與其徒黨刻期聚會而劉國  
縉王紹徽尤其糾獎之獨深聲勢之眾倚者故

臣等曾向考功言留作大僚糾拾之用而臨  
徑處之耳此實混之續邪之因流毒無已者非  
其徒焉能為之辯乎當此不諱之

朝得居可言之位衆勢可憑群唱易和諸臣何不  
一達觀於昭曠之原乎總之則彼此之口俱難  
以移當人之生平而各人之肺腑亦必有所  
盡見者惟應付公評於天下後世而已伏乞  
聖明俯賜裁斷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重校集

卷之三

七

題各差缺滿疏

題爲巡行天下三十二差實缺四差已滿二十一

差將滿四差未任三差待勞至極職掌攸關謹

詳查年月開呈

御覽懇乞

乾斷處分以濟困乏以圖治安事 臣惟四海九州之

廣億兆人民之衆其間情態屢難盡舉微駁

祖宗朝既設有守土之官矣又令柱下諸臣冠惠文

持繡斧歲一巡察且俾遍歷幽遐不常厥旨政

重纂綱集

卷之三

六

以人情習則玩創則震輶軒臨問則民隱得聞

所以尊

主權而起吏治法莫良於茲也今除在京或一人數

差或無可差或差期已滿姑不具陳外巡行郡

國若提學巡按巡鹽巡關巡倉茶馬共計三十

二人耳以三十二人周行天下亦不爲多而今

則何如耶南北提學山西巡按則雖差未任巡

漕茶馬廣東陝西則雖有人而報滿在即其餘

省直巡按鹽倉等二十一差則滿至一年二年

者有之並未有不滿者若遼東貴州兩關兩淮

之差則竟虛無人矣無人則誰與稽查奸弊有

人而滿則亦徒抹守一隅變巡歷爲常住之官

使暫遣同守土之職人情易玩瑕弊難防

皇上神明天縱揆之事理可乎否耶十四五年來臺

班寥落動多掣肘然亦未有事體異常若今日

者向猶有養疾服除諸臣可以起補今則止有

張五典荆養喬二臣已赴補而未

俞余懋衡孫居相已起補而未

重纂綱集

卷之三

奎

俞其餘則資無可差矣取諸

輦轂而布滿埃垤無如考選諸臣之便即使朝彈

豸冠而夕馳驄轡亦止可濟各差之窮而不能

使臺班常濟濟也是以掌院及衙門諸臣各以

職掌職事再四籲號豈爲諸臣乞

恩爲

皇上

國事計耳 臣叨掌道事幾一年矣 甚愧其職矣

故敢總查各差出缺入境報滿日期列款呈

覽以明<sub>臣</sub>等不欺之心而請

皇上特賜處分<sub>臣</sub>無任迫切祈禱之至

靈謨閣集卷之三

靈謨閣集

卷之三

六

請發倉米以賑饑民疏

題爲

畿輔流離至極目擊最真乞

恩發倉米救燃眉以固根本事三惟具者

國之本

京師者四方之極無年則難乎爲民憂無年則難

於無民此在四方且不可見於三輔之北平三

按屬地方連年災侵民已十室九空今歲復遭

大水窮民豈能堪命蓋九河朝宗於

靈謨閣集

卷之三

六

帝里故三輔獨受其懷襄夏秋之間舟行樹杪一望

無際城邑衝圯廬舍漂頽固無論已卽今水未

全消未耜絕舉秋成旣已無望春麥又未佈種

百姓旣無半菽克腹又無一堵棲身以故老弱

轉乎溝壑壯者散而四方扶携羸負絡繹道塗

其東行出關者則永無還鄉之望矣卽有忍死

未逃而突無烟體無襦或兒女旣賣於乞婦或

妻室已隨乎陌路咸願早從地下免受折磨臣

視事一月聞見最真卽修理城垣衙宇之批評

日不停批况閭閻屋舍其餘能幾無食無居民  
焉不逃逝之不止成何

幾輔除庫倉之積巨得徑行

曠蕩之恩另行題

請外切念斗升之水未獲沃濡枯涸以駐駭計

之衆亦難忍死須臾以沐

鴻慈查得萬曆三十五年

京師大水荷蒙

發倉賑濟民得苟全性命以至今日皆

東華集

卷之三

三

皇上之賜也今日豈忍以

特恩保全之民而令其盡爲溝中之瘠翻作無家之

鬼乎臣謹奉揚

上德再達下情懇

請太倉米四萬石爲

皇上活數萬人性命亦知

京儲原不克盈漕事復多艱阻顧

國家不惜民力輓漕灌輸原爲

京師耳今三輔流離旣已極矣及今不恤逃且立

盡誰與共守此邦在各省直固亦難援此耳昨

日北風乍起寒威遠凜臣已挾纊尚欲加綿忍

念道路流離之子窮簷餓殍之夫單衣不給何

暇啼號一夕沍寒殞命多少臣不覺潸然淚下

而輟轉達旦矣矧

皇上頒四十年之玉曆屆五十歲之茂齡日升方景

川至無涯竊計

宮中燕喜應稱

萬載之觴忍令

東華集

卷之三

三

輦下逃亡不

需一簣之惠民間有喜尚多施捨以迎祥

聖主延禧願借光明而爲燭望

闕齋心呼

天請命伏乞

勅下該部覆

請施行臣無任激切祈懇息待

命之至

請貸畿民徵解疏

題爲分

帑已賑貧民奉

旨又復徵解萬姓莫保旦夕三輔日見流離仰祈

聖明俯從原貸事臣謹會同巡撫保定兵部右侍郎

王國以

帑銀留賑始末備陳於

皇上之前卷查三十七年

畿南災旱閭閻死徙景象蕭條荷蒙我

重華閣集

卷之三

七

皇上允戶部之請本年十二月內節奉

聖旨北直隸當年徵在官聽解內帑稅銀准留以二

分解部以克軍餉一分賑濟饑民移文彼處撫

按官務要分散得宜窮民獲霑實惠方稱朝廷

軫念優恤至意欽此該部欽遵備劄前來維時

歲已將終料當年

內帑一半稅銀張燁必已解

進解行二道查議尚有工部一半稅銀未經全解

臣等以

皇仁不可壅遏饑民望賑然眉可先借以賑濟卽於  
次年

進帑銀內照數扣抵蓋

皇上明旨炳若日星臣等奉行急於風火恭設香案

率貧民北向叩首以謝

皇恩蓋賑銀數雖不多然

皇上一念發帑仁心百姓已家喻戶曉願緩須臾無

死以永沐

聖澤固二郡有同心也賑事畢矣已經會同

重華閣集

卷之三

三

奏繳矣戶部又據揭題覆矣不謂張燁止奏留二

季屢疏

瀆陳頃奉

聖旨這奏內保定等五府三十八年秋冬二季額稅

銀兩如何經久不解顯是該管官員阻撓推諉

姑不查究况今帑藏匱乏所費不貲爾還會同

撫按官上緊嚴限催徵解進應用該部院知道

欽此臣等回顧憂惶莫知爲計夫燁內臣也不

恤民艱不顧大體一稅之外百不關心何足與

較獨上致

明旨有始無終下令貪民以德爲怨

皇上四十年太平事業可令

詔旨不信乎近搜各道府呈詳戶等皆云所扣一分之銀已賑數萬之命時逾兩載復欲追還竊恐予而復奪非

聖心所忍小民既吞復吐又情難委堪乞卽具

題以安反側等因臣等反覆思之卽使屢催徵之

法敲扑赤子追奪賑銀安乎不安乎今歲水災

重慶府志

卷之三

三

幾徧

畿輔窮民半菽不飽片瓦無棲啼餓號寒實難存

活離鄉背井舉目堪憐諒

聖心必有惻然者臣等再查張燁所爭二季銀兩其

應送

皇上者已年年無欠不過欲抵工部額數耳夫攸之理

大工固爲亟需保全民命豈是緩圖

皇上試問該部捐此稅銀以懷集數萬生靈事體可

行否該部必能仰體

聖心計安無告不俟臣等之喋喋矣伏乞

勅下戶部覆議上

請賑過一分稅銀准令開銷如謂銀已恭

進卽於應解工部銀內照數除豁庶

詔旨信而萬戶忻傳

皇仁布而三輔永戴矣

重慶府志

卷之三

三

畿甸災荒疏

題爲天災滋甚民命沾危懇乞

聖慈亟

賜賑恤以保孑遺以安近地事奉都察院勘司准戶

部咨該巡撫順天右僉都御史王邦俊先後揭

報順永武府所屬各被水災緣由相應照例行

勘合咨轉行順天按察使御史還委廉能三官等

各被災州縣衛所地方逐一查勘照依本部原

題則例要見某處被災幾分某處災輕某處災

重分別分數錢糧作何處置應免存留銀兩查

卷之三

三

有某項積餘者堪抵如無抵補作何措處俱要

查勘明實具

奏以憑覆

請定奪等因移咨備劄前來依奉俱經案行密雲等

道選委隔別庶能正官親詣各被災地方沿道

履勘逐一踏勘明白議報因各申詳到道轉呈

到臣據此爲照除被災稍輕及不成災者不敢

槩論外看得順天所屬環拱

神京爲根本重地邇來水潦頻仍蝗蝻接踵黎民

幾無孑遺闕闕空存皮骨具天不弔今歲復遇

涿洞之災不惟滄沒土地抑且衝損城垣不但

坍塌廬舍抑且漂流男婦累牘連章向猶得于

耳聞停車問俗今實得之目擊或尙定在水冲

或行數里無烟火頽垣斷壁十室而九漏戶無

人十村而八詢之皆謂流移死尸卽有亦多異

形菜色周爰咨諏淚與俱下蕭條豈成

畿輔根本不固

卷之三

三

皇上卽有金過北斗亦非完策臣接差之始先經備

行各道查勘被災極重果有幾處真正饑民酌

有若干節據報稱勘審明確臣卽美除今冬應

解部銀二千五百外特捐巨衙門積貯贖銀贖

緩酌派分賑順保河三府重災州縣矣第升斗

之粟勺合之水能濟幾何就一府之中不過釋

其甚者就重災之處不過先其貧弱耳所望于

皇上軫念根本

大施浩蕩庶幾涸轍不至遽枯所被各被災地方

蠲應免應停緩應帶徵折徵分徵及先徵若干  
作何措處抵補等項與動支銀穀酌量賑濟  
免官馬商稅正耗或亭或罷事宜既經各道  
官查勘明實逐一議安呈詳前來似應准從  
照保河二府所屬災傷例應各該未經奉  
創難以另

題惟是今歲水災河間不減于順天保定次之  
蓋受水之患下流爲甚如保定一府則安州新  
安高陽雄縣新城慶都爲甚而其餘難以並論

重刊集

卷之三

七

如順保河三府則順河爲甚而保定難以並論  
卽河間一府之災臣亦累經駁勘惟擇其至苦  
至極者附于順天之後至于永平則雖有勘創  
臣亦置之矣蓋不敢不爲民生計亦不敢不爲  
國儲計也爲此具

題伏乞

勅下戶部將被災重輕州縣所謂順天如霸州保定  
文安通州三河寶坻平谷大城固安武清香河  
灤縣東安良鄉薊州涿州永清豐潤玉田房山

宛平大興密雲等州縣武清衛營州前通州左  
通州右定邊衛梁城所遵化衛忠義中涿鹿三  
衛興州中興州後營州中營州後神武中薊州  
衛鎮朔營州右興州前開平中密雲中東勝右  
寬河所興州左等衛所河間如青縣靜海真定  
慶雲滄州鹽山任丘等州縣天津三衛滄州守  
禦等衛所及坐落各屬境內屯地并各項地土  
與各告人所被災傷蠲免徵折停緩分帶等項  
事宜俱應照議施行災民幸甚

重刊集

卷之三

七

叅勲臣詐財捏 奏疏

題爲勲臣挾勢行詐捏奏欺

君謹據疏糾叅以安

叅輔小民事巨惟

輦轂之下奸宄雜還往往假借名色倚托勲

戚勢要或倏忽擒人於州縣或冒詐財於

僻弱者吞聲忍受強則復治以官法實出

之氓一入網羅身家以魚爛矣巨痛恨此弊故

堅持三尺不敢少假頃已

臺叅閣集

卷之三

二

陸辭東巡忽接豐城候李永祚揭帖疏叅學霸扛討

蓋不能得之於臣而妄瀆

宸聰以希行險僥倖者本年正月十六日臣衙門告

期面審准通州告人甘祿一詞批行客雲道內

稱董文學因貧投井結案趙登科指命嚇詐主

使董官構李繼林十餘人假克服校越境飛拏

錫拷衙鈴寺得財不滿復扭上京毀陷等情先

是亦有以豐城侯家人出名告人者巨面審未

准然不知甘祿所告李繼林等卽其人也十七

十八二日承祚連登臣門袖出一詞求准臣拒

不行而承祚之疏遂上矣據疏所稱張應書之

揭臣未之見卽承祚曰臣時亦未說及此受情

事但就承祚疏詞叅詳而假東廠訪詐與代董

官告詞亦自難掩疏稱對於佃戶呈稟不敢違

信有無令人持票訪問虛實甘祿部衆擒捉牢

禁則出票差人越境擒拏祚已自認承祚身未

管事卽管事亦無地方之責何敢擅受民呈何

得擅出牌票事發捏稱佃戶卽果係佃戶地方

臺叅閣集

卷之三

七

人命事情豈世爵所得審問虛實

都城勲爵戚曉不下百數若俱受詞行票干與民

事於各州縣則

畿輔之民靡有孑遺矣佃戶爲第雪冤不能止其

告則又承祚代告之左驗也臣衙門從未見有

生員投揭則所謂詭稟當事把持官府者承祚

又不知何所指矣祚實不法輒敢捏奏又將借

皇上以恐嚇鄉民從此則聲勢逾熾詐騙公行奸究

尙爲城社

畿民任其擇食矣此中連年災祲流移

皇上尚軫念根本特行巨災傷蠲免之詔災民共記

萬壽祚獨何人敢思魚肉漸不可長尤且是効亦三

催行該道提結前詞并查明張應書事情外代

乞

勅下兵部將李永祚紀過自後不准推舉管事庶蒙

勞知警而

畿民亦得安枕矣臣在塗具疏至昌平州拜發聞

據署通州印務河間府通判陳諫申稱向奉臣

聖鑒事

卷之三

主

約嚴禁棍徒指稱內外各衙門員役越境打詐

據甘祿告詞已將李繼林獲監并將所執豐城

候牌票及持兇器鐵尺鎖鑰貯庫等情具申到

臣則是臣未准詞而承祚打詐已發覺求臣進

狀以壓州縣不得則妄奏以圖抗情事已衆

可見矣故不改前疏而陳之

皇上之前如此

請增畿宣中式疏

題爲重鎮不宜異視

王畿更號多才乞

恩廣額以隆

聖化事臣以巡方兼攝校士額後專

帝自其職掌頃見議廣

制額之牘幾徧寰區矣總緣

皇上

壽考作人

聖鑒事

卷之三

主

久道成化戶嚮龍虎之文家躡風雲之會中林亦足

千城邊塞盡成弦誦而況思皇多士生此

王國其爲濟濟更於今爲盛故抱憐才之念者咸

嗟結網之疎自遼秦之解額既增而中外之想

望共切要諸事理則宣鎮之于遼左實係同功

一體而

王畿之與各省尤難同類共觀頃聞宣府撫臣之

疏欲援遼東之例乞廣北

畿解額五名以其三坐予宣土以其二波及

畿士此真善爲宣士也願臣以爲

畿士亦非二名僅足示廣者蓋臣常振鐸於宣士

茲復代庖於三輔真是宣士之多類而宣士

之能空羣百名之額何足道羅

畿士而以宣士與之並焉齊題宣

畿士之絕摩而奔宣士之雖乎戰後矣進士而

文采異于宣也則不宜司武

畿聞而同嗟寂寞進士而果之采司于宣也

宜同一重鎮而獨新新想况左臂非如於右臂

靈藏閣集

卷之三

十四

而肩背獨擁乎

陵京宣款以後之生齒獨繁遼戰年來之彫耗殊甚

揆文教以奮武威

皇上非有私于遼而宣不增則法不一恐終無以塞

宣人之口若徒取諸彼以予此則又于

畿士之網羅益狹矣甚矣廣額之

請撫臣之有造於中外而臣在

畿言

畿則更見三輔之不勝收五名之尚爲宣

命時迫常損眠食以佐日力何暇競爲雷同真凡事

體不得不然耳伏乞

勅下禮部從長議覆遼士幸甚

畿士幸甚臣無任恭頤頂祝之至

靈藏閣集

卷之三

十五

參內監擅殺平民疏

題爲惡璫擅殺平民同黨欺罔瀆

奏懇乞

聖明亟

賜正法以保疲邑生靈事臣聞邸報見

御用監把總張潤澤等一本爲徵比用刑非違丁

徒誣賴難容懇乞

聖明究處以正法紀以重

國課事奉

聖旨

卷之三

六

聖旨這事情着法司提來從公究問欽此因報內無

全文臣於刑科抄得之并得科叅乃知卽臣批

駁惡璫李朝用酷刑冤死寶坻民楊現珠事也

卷查現珠父楊大寬原以土地之故與李仲金

吳允思有隙於該監籽粒何與而朝用擅受民

詞已將現珠父子墩鎖監禁月餘矣後將現珠

一次共責三十板既後一役復責六十抽號令

衆以逞咆哮其刑名爲重誓誓而現珠此時氣已

垂絕見其狼狽方始踈放而現珠不十日死矣

當是時喝令主使者朝用張威奮擊者其班頭

魏奉按克莊頭平日借勢截害而茲復始謂者

仲金允思乃大寬告發於前按臣而初詳上以

林景芳擬徒此前按臣所爲駁也東安再檢重

傷逼體則又不特責櫻柳號之故擬招有朝用

與怒現珠分辯喝令擒柳之語則怒時羣惡復

行叢殺亦勢所必至現珠身非金石能不速殞

若云有疾則兩月之內非監卽柳後卽死果

何時可容其病師婆打寒相去七月賈氏證之

聖旨

卷之三

三

已明東安一審情詞極顯讀之令人髮指再詳

而首惡之魏奉且稱病死臣所以復駁也該臣

批云楊現珠之死至於十指櫻落腰爛見頭骨

額具傷明係非刑酷死貂璫爲暴羣小鳴張後

來問官又以病爲解且聽魏奉之詐死脫罪不

知何故該道嚴究詳奪蓋不敢以三尺之法輕

徇貂璫而深憫寶坻自高淮播虐木植遺害內

官土猾交通詐騙以來十室九空不堪魚肉耳

且臣所轄四府地方多與

勲戚閭寺交關一不得志於外則長安一紙立致  
全家小民呼天搶地競想

都門如陷阱若俱謂河南南陽不可阻勢不三三  
為實抵之流離不止也政侯詳至

題恭而張潤澤等乃急請

奏且請緹騎逮捕蓋不特與提一時之法且欲  
它日之威借徵課之名肆剝奪之惡遂近格  
必從茲始幸

皇上洞矚其奸付之法司提究而不知貪民一經提

靈藏閣集

卷之三

六

問便懼拖累至死法司持天下之平固應為無  
告伸理不待臣詞之畢而臣係地方之官豈忍  
見狐鼠縱橫故敢以其事願未聞之

皇上張潤澤自以時常奏辦錢糧妄謂得

皇上之歡而不知借

皇上今日之

旨所得於朝用多矣乞

乾斷將張潤澤等治以明比欺誑之罪仍

勅下法司將李朝用等提問正法庶奸黨不致積行

畿民得保殘喘地方幸甚臣無任恭頌祈禱之至

靈藏閣集

卷之三

六

請罷衝疲疊稅疏

題爲衝疲疊稅因民乞罷可罷之稅以少救民生事臣看得通州爲

畿東首衝最稱重地年來十室九空凋疲已極一隅之土稅幾一十餘處蓋曾來額長者亦多不但新增諸稅也新增諸稅業經臣差屢題

聖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額設諸稅原屬各處巡警國用有恒難從蠲免之科惟是所謂稅課局者設官設吏該巡攔不翅多矣究其額稅不過二三百

宣統開集

卷之三

左

一十餘金耳既有額金則此官吏巡攔者豈能徒手而得此數又豈肯洗心而止此數奈各項又俱稅過幾番勢不過延門而索耳索之而不得則員役苦索之而僅足則員役亦苦索之而多得則民間苦矣公家所得者二百餘金而衆人所攫者倍之不止則是以公家有限之額而遺民間無窮之害也蓋

國初之設此局也此外原無他稅而日後逐事乃徵則稅各有歸而此局反爲贅疣矣額以此二

百餘金者原屬經費而不得不聽此多人爲

熱益深之計也今據該州所申已經包納夏秋

冬三季而履行該道議詳則設法抵補額銀已

有着落銀有着而局無用矣業經臣等批行如

議抵補先行停止局務則所謂官吏巡攔者固

皆爲無用之人而後來還示此者亦苦矣不

若一併裁之免結俸糧猶令凋疲之民少受毫

毛也於不能盡罷遠罷中而罷其可罷者所謂

寬一分且受一分之惠而少一人則免一人之

宣統開集

卷之三

左

撥也近接邸報見湖廣撫臣亦以稅少有人收納議裁黃岡稅課司則撥之事體固在可行者伏乞

敕下吏部將局官另行改選前項俸糧行州免編其於地方不無小補矣

請撤回稅監馬堂疏

題爲稅監奔逃無路乞

賜賜撤以蘇民困以安重地事近接部報見准等因  
按參計稅監馬堂散放鹽司稽誤解細糧等因  
船種種患態且有天津守備送家丁百名之說  
隨經臣等再三行查得稅監馬堂曾於去年  
清幾至殺身宣伏河干數年曾不致回津門一  
步地該道極力彈壓真如檻虎終勝未嘗一日  
忘飛揚搏噬也一旦借名帶署垂延鹽稅敢令

重慶閣集

卷之三

七

召旅鼓棹而前人人自謂腰纏十萬貫鶴揚州  
矣先聲震動商民怖駭滿城閉戶解網愆期道  
院拒阻屢疏參題乃始回舟此時米合橈停不  
識逍遙何地其勢又將復回天津堂既不得志  
於淮揚又何顏再入津門進退維谷去住兩難  
臣等竊爲堂苦之天津商民聞其復來莫不閉  
門胥譏思與爲難萬一堂不悔禍少有志難臨  
消之事跂足可待臣等又竊爲堂慮之也與其  
事後補救不如按本塞源臣等爲

朝廷大體計爲地方利害計始終惟有撤稅一策蓋

天津道屬土瘠民貧差繁賦重所恃以通血氣  
濟緩急者僅僅此衣帶水自稅監設立以來數  
百里內封壘而權敲骨吸髓扼吭奪精小民僅  
存皮骨比年稅歸有司商民雖稍稍息肩然而  
派額過多耗費甚濫一屬之內幅輳幾何改  
縣二賢祠有稅獻縣單家橋有稅天津又有稅  
底載梁頭土產方物立名繁夥比之臨清加徵  
四倍稅監執例取盈遑恤小民重徵疊困之

重慶閣集

卷之三

七

十五年間賈客土人誰不望津門而掩泣思撤  
中使解倒懸於旦夕之爲愉快且不特此也過  
天津而北則楊柳青銀魚廠丁字沽楊村河西  
務苑家口鴉鴻橋大小紅門弘仁橋蘆溝橋廣  
和店等處星羅密布二百餘里之內稅不下  
十餘處嗟乎四方卽有稅未有無十里不設稅  
此中者四方卽苦稅未有兼之旱乾水涸如  
中者昔之民幸生

王國謂爲和露倚雲之桃李今之民不幸生

王國反成既筮又招之放豚哀此羣人亦可小惠

惠此

邦畿以綏四方臣等竊爲

皇上今日望之也不然乘此羣羊觸藩之時擬請

堂姑令有司照額解

進無損

皇上之毫毛而可以省該監供應員役夫馬器用

名諸費以予民亦是西江升斗少令潤劑活活

忍死須臾以需盡撤者此權宜之中計非根本

重慶府志

卷之三

吉

之通論也臣等或初撫地方或久事巡歷感額

方新疚心已久故不憚合辭再爲補牘

皇心仁愛豈忘愁苦

聖明旁燭自照逃亡當不俟臣詞之畢矣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臣等無任齎心虔額之至

酌議屯政疏

題爲屯政散壞日甚額課逋負難支酌議請併司

司就近徵收以祛夙蠹以濟軍需事臣惟天下

事不過利與害兩端避其害而就其利則今日

處屯糧之勝算也保定七衛所錢糧苦累軍除

極矣其弊在頭緒多端有老糧有加添有新增

有積增有米豆本色不一則收項亦判追呼之

役相錯於道而武弁又視爲奇貨竄穴其中如

以吏書之影射包納之賠累解支之虧訖蓋今

重慶府志

卷之三

奎

不勝其繁而人不勝其擾矣於是逃亡日衆屯

地日荒正供既缺額餉大虧而士飽馬騰之風

邇矣雖叅罰之例甚嚴然屯官終不舍數石之

糈而易其需潤之厚也卽歲歲費彈射奚益焉

夫子孫守先人之廬至於棟折榱崩而不可一

朝居則必撤而新之何者謂其將壓也今亦棟

折榱崩之時矣拘舊制而忘變通其勢必至於

無屯無屯則無軍而捍衛奚賴焉其害且中之

國家矣此有識者所以蒿目而憂故乘杜燁等之

告標騎等營之全辭以請而發憤於條鞭之  
也查得

國初民糧以里甲徵收屯糧歸軍衛徵收從來未  
制久之里甲濫餉而民受病也

皇上初年更爲條鞭之法海內翕然稱便今軍屯  
懲什百里甲哀人瘼我泣可少息徵而收之  
在此時乎獨計夫里甲可更於民未有軍衛  
可更於屯者民糧行條鞭法頃不擾民而軍屯  
行條鞭法反滋擾者故爲

重刊集

卷之三

七

國家計久遠爲軍屯籌利病則莫若照民糧例行  
條鞭法之爲策矣惟是就屯地坐落之鄉責令  
附近有司將老糧加添新增續增數款及今米  
豆議折之數歸併於一計每屯該銀若干每  
該銀若干清算明晰總撤相投撥造赤曆簿籍  
以便查對收銷大書曉諭與之衛所屯軍更始  
自今以後屯地錢糧赴所在州縣納納仍照舊  
官近議以催徵之責任之本府以出納之任運  
之該司投完解銀到司不拆原封以避以李之

嫌徑送都司以聽解送之便則法歸畫一而多

岐之路塞矣心榮撫字而無藝之歎熟矣風節

遠邁武弁衙役何敢作奸權力足憚軍餘刁頑

何敢延負更法善治夙靈盡釐感仁慕義灌輸

悉矣矣夫有司均鑒以國爲

國而忘其勛卒之碩鼠不必致懷黃鳥不必興歌

而且收足食足兵之効衛官聲色不動持節而

受其成卒之上不背乎

祖訓下不失乎職掌而且免降職降俸之慮額餉克

重刊集

卷之三

七

盈軍士宿飽無首山庚癸之呼而有投石超距  
之氣上谷之地巍然一雄鎮也而

國家威靈益盛於無外矣此通其變不失其初其

利害亦十百於衛官之自爲政也往者聞臣目

擊茹荼受罄議行條鞭之法於報

命條陳之款業蒙

聖旨下部查議而未及行也其有待於今日哉但事

屬更制慮難與創始仰藉

天語渙頒可觀樂成之効伏乞

勅下戶部再加查酌覆議上  
請行臣等遵奉施行

請傳太常卹典疏

題爲公舉建言名臣懇乞

俯賜卹典以勵臣節事竊惟臣之事君猶子事父孝  
子不獨以順承歡亦或因諫致忤迨其悲慕抑  
薄以死而爲父者必且惻然哀憐憐其誠之不  
見諒也今病故原任太常寺少卿

欽降廣昌縣典史傳好禮平生梗槩所至澄清爲太  
常寺官登九列當建言時年近七旬牙齦在望  
兒孫滿前苟未免有富貴功名之念豈肯違出

曳裾折檻之圖乃朔風凜冽櫟七尺以報  
君親霧氣晦冥辦一誠而動

天地

閔廷日暮爭憐長跪孤臣

閭閻靡聞共羨抗鱗義士蓋不特爲州邑桑梓毒

痛之痛實乃深懷

幾輔動搖之虞當是時白髮上指清淚橫流卽今

凍死

丹墀杖屨

青蒲計不旋踵誼在甘心者幸

聖恩之曠蕩

予薄罰以歸田布衣蔬食不留長物以負

朝廷樂道躬耕惟拜佳辰而祝

聖壽且捐梁建閣購籍貯書勤勤進生司承積穀施

種儲器資耕懇懇賑貧司之活民已百千元

邦遂有風俗出負三綱淑教萬石真磨鏡之鑑

砥醫俗之針砭也臣觀風采俗脩悉居平感激

鴻慈焚香進祝負辜引慝不殊號泣旻天定諒蓋棺

重葭閣集

卷之三

下

真是烈蟲男子品望既殊褒崇宜稱况吳定以  
疏救爲民既得

贈謚祭墓申仲因建言落職亦

贈光祿少卿好禮雖爵秩少遜廷尉在京卿則已積

資六年

廷諍非尋常建白視申仲亦宜超贈數官在

贈祭前例所已有而謚號原不論官階况當集公論

以闡幽之時宜在首易名而褒忠之列伏乞

勅下該部查覆施行庶

聖恩光被泉臺忠魂思經墓草矣

重葭閣集

卷之三

車

催點開巨疏

題爲閱視屆期開巨久缺夷情巨測時事可虞懇  
乞

聖明亟差開臣以飭邊備以裨安攘事准總督事關  
會稽到三該臣會同總督劉遵保定等處軍營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象乾巡撫  
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宗憲議  
照勘昌平鎮東枕山海西接居庸延袤二千餘  
里分營列寨設將置兵內衛

東華集

卷之三

三

陵京外控夷虜較之列鎮最爲緊要是以特設巡關  
御史一員給以坐名專

勅遠歷邊關省方問俗歲一周巡三年閱視覈將士  
之臧否稽邊備之廢脩查工程之堅毅驗士馬  
之強弱計撫賞之盈誦察夷情之叛服脩舉八  
事整飭兩關上係

社稷之安危下關生民之休戚其責甚重其事最繁  
誠不可一日缺者今查巡關一差缺官者業逾  
二年矣况今歲正值閱視之期自三十七年春

防起至三十九年秋防止舊工業已告竣尚未  
開查四十年春防起至四十二年秋防止新工見  
在派脩又當區畫

陵京萬年之保障微塞一時之網繆一廢一脩盡在  
今日即使任事有人猶懼動勦不給倘再延稽  
誰與綜核兼之何尹聚兵於邊喜邪元寇伺於  
界義鎮那要挾於古曹膏肓春春警報頻仍巨  
等待罪封疆目擊時事關巨一差大爲安危利  
害所係量時度勢萬難泄泄不得不披瀝陳

東華集

卷之三

三

請仰讀

宸聽伏望我

皇上特垂軫念將巡關御史亟

勅都察院速爲

題差刻期巡閱庶邊備整肅虜患可消而重鎮有  
賴矣

東華集卷之三

靈蔭閣集卷之四

陽羨湯先生集卷之四

疏

河南道掌道事監察御史王鴻光等謹

題為

聖明睿禮恩深邪補闕探計得惡乞

亟決頑鈍以礪臣節事臣等竊見大學士李廷機始

進不正萬事瓦裂五載以來雖似杜門實無去

靈蔭閣集

卷之四

志每上辭疏輒點綴人言意存挑激猥云犬馬

報主實是驚駭戀棧倏而古廟倏而邸第倏散

前扉倏實後戶舉動乖張踪跡詭秘不知從來

大臣有此行徑否何怪道路揣摩

朝紳警詫而廷機方自誇堅忍之得力幾幸局面

之屢更

皇上亦遂置之若棄麾之不問矣邇來不知撥何關

捩國恩得手忽爾上章領言決去外論喧傳謂

廷機假此間探與得

治綸以為遲局面

卷四

札諭示晝日三接廷機逐喜不自禁語不能擇昨

疏云醫藥自扶今日疏云幸無難症援較獲無

以示可用日忌日患總是大人臣等觀之然一

生剛愎好畧刻暗少骨逢迎僥用於前輩中謂

狠矣獨施於士流善類數米量薪之伎倆豈謂

美隆棟之經綸纔一舉動便受侮小夷而傷

國體又寧有未展之猷耶不過以前日

靈蔭閣集

卷之四

二

廷評之事未結無以報

代藩耳若此臆果遂廷機方將為萬世舉人即使

得去何面目上先人丘隴通國人心已可槩見

廷機即欲塗面喪心寧能得之天下耶始猶不

過鄙夫終將至於患失原未有騎虎難下何苦

與緹帥合謀連章乞憐肺肝如見

皇上以廷機實不欲去而姑示羈縻廷機以

皇上眷不能釋而愈為頑鈍

聖世有虛拘之典大臣無庶耻之節所關

國體士風良非渺小伏乞

皇上宸斷亟允放歸庶廷機尚有辭於天下而

皇上之全廷機亦甚大矣巨等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重慶開集

卷之四

三

河南道等道監察御史臣湯

等謹

題爲

廷試重典禮法宜肅敬因職掌申明功令以嚴始進

事本月十五日恭遇

皇上策士之期巨等職司監察敢不訪悉承以共

襄鉅典竊維

祖宗舊制

臨軒清問必於

皇極殿前巨等通籍稽及親逢其盛終日拱立對揚

重慶開集

卷之四

四

明命於時紀法尚未盡備後因

殿門址燬不便關防於是有散處混坐間有交床私

餽飲食之事往來雜遝弊實叢生遂有傳遞代

書之醜由前則不敬由後則不忠均非法也三

十二年經禮臣條議始移試於

文華門外內列卓外施擋諸士始不得散坐而庚

戌猶有傳遞被獲如田吉者悉緣

文華門外左右俱有門內外員役往來難於盡斷

故人得因而混入查得試日原設有錦衣衛員

役以司巡緝合令錦衣衛堂上官選擇該員  
役派定東西兩門及

文華門外務要分定信地時刻巡緝不許諸士  
出牆水之外不許內外員役徇情私送飲食於  
諸士如有關入東西兩門與關入牆水內者  
在該地員役各員役不舉而巨等得於覺察者  
輕則量行處治其提調受卷彌封堂卷及巨等  
各官原題在東西直房供事者各自禁所隨行  
人役不許交通作弊廢紀法嚴而風氣可杜抑

臣等又有說焉先儒稱

廷對爲士人第一步自靖自獻此日始基之而忍爲  
欺獎他年建樹安望光明俊偉臣等謂今日中  
式之諸士皆所謂四方之俊萬人之傑宜無此  
也且業已釋騎行登仕版便令居後果何言不  
可自致而行僥一敗喪已成而遺語無窮善擇  
利者宜不出此惟是職掌所在不得不爲未必  
然之防耳除行移錦衣衛聽其以選委員役外  
名開送外合行題知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湯謹

題爲脩監借

旨肆虐驚擾地方懇乞

聖明正職掌肅法紀以拯溺以安

陵寢事臣准湖廣承天府乃

世宗肅皇帝龍飛之地

顯靈在焉湯沐舊邸比之豐沛

肅皇帝終身蓋未嘗一日忘此也不意今日乃有驕

縱恃逆壞法亂紀魚肉軍民凌轢官司褻瀆

神靈震驚

陵寢若守備內官杜茂其人者臣接邸報及揭帖見

本處撫按各本叅論杜茂不法事聞茂自徵

旨之後愈加暴橫擒捉劉文藻一家數十人猶云事

有干涉乃追搜鄉市無辜居民而滿城罷市擅

拏府縣佐領人役而各官寒心鳴張爲何如耶

夫脩監之設司存香火至於地方刑名等事自

有撫按道府官員舊守脩孫政曾叅側民奉

旨止行撫按究問劉文藻卽有罪何不移所司乃竟

墓誣

朝廷假借逞毒一時人情洶洶幾至激變震驚

陵寢罪可勝誅且茂之惡不止此也酷刑地牢非死

多命強占抄沒財積如山司房府總旗校如司

大滿楊彬張吉等皆其爪牙之輩平民王岳王

冕斬得縉妣得禮袁清張友春等皆共殺死之

人聽斷

宮城以內則

獻皇帝神靈之所捨地呼冤種誣

靈叢閣集

卷之四

七

天地壇中則

肅皇帝藏胎之地掘挖傷殘暴骸

達孝樓前拽屍

重明門下

宮中而鳴金放砲

陵內而坐與開棍此其不法不道無人言惡王極目

中寧復有

皇上耶履霜之漸蓋緣一陷知縣李來命再陷守道

萬振孫知府王禹聲復陷生員沈希孟等陷進

氣橫遂爾至極卽今日之奏其意亦不止此也

奏內誣告莊甲等語皆含機阱無窮從此遂謂

皇上可欺益無忌憚虐焰愈張結怨同甚楚人輕割

激變何難陳奉之事茂不見耶今日羣小凌美

老悖異時羣小爲江中之魚鼈杜茂爲亡奉之

續

皇上英斷到底有法原奉昔年之賞財寶貨安在茂

亦可以狂省矣伏願

皇上亟下巡按之疏將劉文藻李春元周大滿等盡

靈叢閣集

卷之四

行撫按勘問正法仍選小心謹慎之人替回杜

茂庶

湯沐小民得免水火

重地幸甚臣無任悚息俟

命之至

河南道等道監察御史臣湯

等謹

題爲

親王之國

成命久稽懇乞

亟渙綸音以慰與望事竊惟

帝王長治衆建維箴

聖祖貽謀早封

藩國況在

英明不世出之

重慶府志

卷之四

九

主宜建

子孫千萬年之基繞膝承歡豈無餘德

創業垂統乃稱

止慈臣等恭覲

皇上分封

冊立竝舉一朝

獨斷淵謨度越千古惟是

福王之國之期傳之有日而猶未即舉行等語以

爲

皇上之愛

福王未至也何則洛陽礪山帶河號稱萬國之中

府第輦飛門建彷彿

九重之麗從此十年十世永敷宜

帝宜

王此亦天下之最雄鉅也日奉朝請於長安何以

得孤南曰殊守

宮牆於私邸何如聘望中原青雀黃龍臨驛區地

驚音馬首歌舞載涂此又出仕游衍之至樂也

重慶府志

卷之四

十

且

福王地土有疏在

王既自願之國鄭國恭維請有疏在

皇親亦願

王之國錢糧有

旨舟楫盡封天下亦盡知

皇上之欲

王之國矣而優游不斷是僅同姑息於細人悖情

茅土之大奉故曰

皇上之愛

福王未至也更封船一事恐在剝膚擗夫水手無非游食之氓三老長年亦乏德旬之積欲坐給以民間之值則所在督憲徒騷索以官府之法恐久則變生小則草竊河干大則揭竿澤畔此不可不為意外之慮也且食盡則必賣機身之具安所取此虛舟勢窮則必為擄臂之逃又誰為之長駕因事勢所心至也今春元雖已無多而清和正堪理棹伏乞

靈樞閣集

卷之四

三

皇上亟定日期速行吉典庶

親王獲開國承家之樂

朝廷有維城磐石之休臣等無任翹首跂踵懇切所禱之至

河南道等道監察御史臣湯 等謹

題為

祖制確宜遵守莊田數難取盈懇乞聖明早定之國之期以信

明古事臣等竊惟

列聖章程千古為烈況於開

國承家之鉅典尤為創業垂統之鴻基豈可不

法祖攸行以規萬世

福王之國久已愆期忽奉

靈樞閣集

卷之四

三

綸音明春舉行而後薄海內外歡呼祝頌可知也止

緣日期未定人情方朝夕延頸而莊田四裔頃

復屢勤

詔旨敢迫則閭巷之口始不無私憂過計謂

皇上且借此勢難就緒之事為遲回宛轉之圖臣等

以為

天子無戲言剪桐尚決分封

英主有

睿斷舉棋豈煩疑慮彼閭巷之口直以小人之心度

本聖人之腹耳臣等不之信也惟是耕田四萬頃  
明旨以爲

景王

洛王二府有例而不知此近事非

祖制也且自行徵收卽近例亦所未聞者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時萬國初入版圖曰民尚未占額且當

日

諸王多共構風沐雨之勞卽列上以封誰曰不可

然而

卷之四

三

親王歲祿初定五萬石後減至萬石止係食租永

稅不聞有數千萬頃之地與之者

帝王天下爲家不以子孫之受訪大計耳厥後卽有

蠲賜田地而子粒止令關領於州縣不許自行收受

也與則昭垂炯如星日若數至四萬頃而又自

行營業則是跨邑連州盡作

藩郡之食邑割圖錫壤重行封建之新章矣於

列聖之制合乎否耶查得弘治十一年令今後領辦

錢糧田地不許

王府奏討令

洛府之地原係

景府遺業於時各處田地尚有官民二則自

皇上御宇盡行清丈田地悉爲民產錢糧共登

天府今將奪之民乎民窮何以固本抑欲買之官乎

時詔何以舉茲今將減

天府定額乎

國用正當告匱抑復令

王府幹稅乎事體亦屬未安况以搜索遺產爲名

卷之四

三

古

刁民必開指騙之局若令

王府人員四出羣小將爲搏噬之謀於

國於民於

王無一便矣更有難行者

聖子

神孫繩繩未艾分茅開邸與天同極

皇上之鍾愛

諸王咸知如鴟鳩一視則

諸王之援例異日誰不以

福府爲辭千萬斯年而後勢必不能人四其萬頃  
皇家舉事必圖久遠君子愛人不以姑息

福府固是

賢王惜左右未肯以奏章告之

皇上動稱

法祖豈茲事而獨不能一

決斷耶伏乞

俯從戶部之請無拘四萬之數盡令有司徵解

亟從禮部之請確定明春日期早慰臣民延頸萬望

呼

嵩萬代瞻仰在此時矣臣等無任恭願合禱之至

河南等道監察御史臣湯 一等謹

題爲秋光將盡急景易過懇乞

聖明亟定

分封吉日以慰臣民懸望事臣等竊惟

祖宗之制莫重

分封未有

親王既壯而久居

京邸者亦未有

藩府既成而緩議之

國者不特別嫌明徵貽之以安亦令養尊處優享

有其樂云爾臣等伏讀

太祖高皇帝

祖訓有曰凡自古

親王居

國其樂甚於

天子何以見之冠服宮室車馬儀仗亞於

天子而自奉豐厚政務亦簡若能謹守

藩輔之禮不作非爲樂莫大焉至

天子總攬萬幾晚眠早起勞心焦思惟憂天下之難

治此

親王所以樂於

天子也由斯以觀是

親王之樂

天子且莫及然必居

國而後能樂此耳今

福藩已開建於天中而

王躬尚需留於日下是

福王本有南面王樂而

陛下不俾之爰方啟行何

陛下之愛

福王異於

高皇帝之愛其孫子也

高皇帝創業艱難人情曲體所云苦樂決不倒置謂

福王而不以居

國爲樂謂

陛下而不欲

高皇帝之樂樂

福王早享

親王之樂決不其然無乃戀戀膝下難於遽舍乎

等以爲此家人父子之私情非

天地

祖宗之大法也

陛下所續者

天地神明之統所傳者

二祖

列宗之法

福王本有南面王樂而

陛下不立二法奈何至於

分封大典而不奉

天法

祖哉

天地

祖宗臨之在上家人父子豈曰無情願

陛下以

高皇帝之樂樂

補 98 - 553

福王以

高皇帝之愛愛

福王而已愛之欲其富則戶部所定之租銀已過

曰萬頃之所入矣一千七百頃

潞王可以之

國一萬二千頃

福王不可以之

國即親之欲其貴則日奉朝請何似稱孤常而

福王諒不欲鬱鬱久居長安中

聖賢集

卷之四

九

陛下奈何不令其堂堂爲千乘萬騎主耶父母之心

人皆有之男女之生願有家耳食洛公

卜世此

福王之家也千里

邦畿萬國朝宗此非

福王之家也明春決不再遲臣等信

陛下之有

成言吉日猶未傳定臣等望

陛下之發

軋斷三秋如駛冬日如馳凡事豫立况茲肇稱殷禮

不戒視成將恐百執有辭處有同懷祝無異口

伏乞

勅下禮部早取吉日以襄

鉅典臣等無任恭頌合禱之至

聖賢集

卷之四

十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湯 謹

題爲堂印虛懸臺務廢弛懇乞

聖明早定署掌事臣惟

國家設立都察院卽古之御史臺也凡有大事

下部院責禁重矣此何可一日無人自主部

史孫瑋七月初六日出城而堂印已封貯經

司矣然猶曰其人尚在

國門之外也自八月二十五日遷次以來而

國離

東漢書

卷之四

主一

都蓋已遠矣堂印不開已三閱月各差文書到院

者不知委積若干中外事務下部院者不知廢

閣若干甚至十三道印信亦多無人掌管此巨

衙門從前未有之事也目下最緊要者則會試

武舉例有御史二員監場已經兵部題催下院

而印信無屬誰爲題差今去頭場僅五日耳不

用御史監場與不得已而改期俱非

今典經歷司再既不報臣一人尚在掌道何敢不

以上

題伏乞

欽命大臣一員暫行署掌仍

勅吏部會推早

賜點用庶風紀有裨

朝綱亦肅矣臣無任悚息俟

命之至

東漢書

卷之四

主一

河南道監察御史湯 謹

題爲按臣擅去非法科臣黨同驕異謹陳始末以  
聽公評以祈

聖鑒事臣於本月二十一日接得浙江巡按呂圖南  
揭帖緣改推學差被禮科都給事中周永春糾  
駁經繳

勅印浩然長往律以職守難從輕縱夫使圖南果不  
肖而加以嚴譴法行而心亦安又使圖南即未  
必不肖而永春原無阿私縱被逐而人心亦無

臺後閣集

卷之四

三

不平乃其實有大謬不然者臣待罪河南道與  
聞茲事安得坐視臺員之被逐而不一陳其本  
情舊例學差雖吏禮會推而大指以臣衙門爲  
主前江南之缺臣衙門既有所擬以商之太宰  
而太宰意欲用其鄉人曾向臣言而臣未應故  
復擬呂圖南圖南文行素有聞行徑亦無門戶  
且資俸俱爲本資第一故擬及之而臣且以衙  
門舊例爲言不意會同之疏朝上而糾彈之文  
夕至永春方駁圖南太宰即欲改推駕言職掌

恣行胸臆重爲一人善後輕抹一人生平所同  
則鑽毛出羽所異則索垢洗瘢使圖南尚戀戀  
一官真爲憤憤者流進退維谷奉身而行寧顧  
觸禁哉乃臺省執爭永春始借口在籍有人以  
飾其意不在在差者耳目難掩肺肝如見止自  
欺耳至信不黨同鄉之語以救見在聽司之同  
鄉機鋒更捷轉換益神矣使永春而果真爲學  
政耶則近日貴州提學戴燦之改推大駭觀聽  
永春何不循職一言兩川猥夷爲難該道萬分

臺後閣集

卷之四

三

勅辭

緊急燎一面領

朝一面鑽謀改調如此品行豈堪範士維風且永  
春自掌禮垣各省學差之推亦屢矣並未一言  
及之而獨求多於圖南果爲差耶抑爲人耶此  
亦足明其本懷矣人各一功名有力者尚圖假  
借以移一定之序乃今日逐一人焉曰彼自病  
而免歸明日逐一人焉又將曰彼自急不能忍  
强者進弱者退衆者進寡者退臣不但爲臺員

借深爲世道慮矣除呂圖南巨衙門另行恭奏  
外學差懸曠已經數月乞

勅部院作速會推或會同該科以免日後紛紜  
習臺綱胥有賴矣臣不勝悚息俟  
命之至

河南道監察御史湯 謹

題爲科臣飾辯漸離本指蒙臣擅柄漸亂成規謹  
據疏剖析以仰祈

聖斷事日者浙江巡按呂圖南以改差被糾緣  
勅徑行衙門應且議恭矣臣實與聞其事而今其抱  
屈以去臣心實不安故直發本情以告

皇上非有一語粉飾然非得已也科臣周永春不勝  
憤疾至名之爲狂噬至咒咀以神明情亦迫矣  
宜其詞之遁也永春本懷實爲熊廷弼善後故

極詆士風以揚前政之微而覈續貂之任其意  
原不在改差也今忽遁其辭而坐臣以專擅之  
罪夫學差可改自有往規太宰舊係臺員語當  
不謬加臣專擅不知何指其謂臣衙門欲用鄧  
漢顏思忠太宰欲用韓浚是也差等差之議非  
一日矣其初卽有言鄧漢相應者太宰之言及  
漢初商度時語也自漢有風聞而太宰復自總  
憲謂其不能來矣卽以顏思忠與漢並聞而太  
宰意不在思忠矣用舍之間太宰不能自主夫

有所受之也其言不用思忠以避鄉曲殆不然也猶憶巨與都給事中翁憲祥共太宰語時太宰顧憲祥曰聞老掌科說韓浚好憲祥唯唯是太宰胸中先有浚而借憲祥發端非曰憲祥而知浚也思忠與浚並稱賢者司賢不得立司巨心苦矣乃總憲復以

請告置諸事必欲巨查議而巨行窮矣焉得而復聞忽有言及呂圖南者巨不覺爽然自失而還以報總憲固以資俸莫出其上亦其文行風有聞

重刊集

卷之四

七

耳乃太宰既已具題永春之疏突出太宰欲用浚而永春擊其非浚卽其呼吸照應難云香火無情永春言圖南匪宜太宰亦遂議改借云安頃圖南終是葫蘆依樣造士既以匪宜巡方又云非據圖南持此將安歸乎窮之於其所往奈何不挺而走險哉豈不逐圖南圖南由我而逐矣乃取逐之名反而加諸臣之身且遽謂巨逐太宰耶一何手足之捍頭目此亦亦足以明其阿矣謂巨逐浚耶此激浚以續圖南而衛巨也

重刊集

卷之四

七

也浚遠在數千里永春太宰自欲用耳永春謂愛人者誤人逐人恐非巨之謂也憶浚候代在敝邑時念其尊人決策徑行已有日矣巨力爲之以止而不久卽聞有叅處吳亮徑行之報巨與浚誼自不薄巨囁嚅久矣巨非逐浚者也謂巨逐其鄉詞林耶巨於趙秉忠之事實不知其詳巨疏特就此一段以明永春之言而利便能於不爲人之中爲人耳語意不在秉忠也謂巨將浙差私與一人耶巨衙門差有定序一人挨一人非可以勢奪者永春何不指巨欲私何人而指某人者何以不應某差耶至於戴燦補官改官亦槩推爲不知尤所未解官員見朝辭

朝有邸報推補發票

命下有晚帖而邸報亦載

命下此兩衙門所同也燦之補官在數月之內改推發票在數日之內是他官之經於目者今邸報晚帖一人有六次而燦於臣上疏時則有八次

矣改推發票晚帖明寫貴州提學凡有目者皆  
可與知何必其門如市永春果不知耶以建差  
補以學差改旋補旋改不問其可知爲安縣  
人而何堪夫師範謂臣而不言耶引發其事者  
誰耶其誰爲之居間則臣上說後始知其爲同  
鄉之餘司閤臣耳此之不堪範上者尚置不言  
而獨言國南臣故借此以明永春之意不在學  
政駕言職掌也非謂有一事則科道必言之也  
王圖之云媚以金明時叅國而亦不免於京察

耳永春原疏已言明時有逃察之心臣於時尚  
謂公論不泯而引以入疏何至欲割刃其腹夫  
臣豈不欲藏拙而肯戀戀於河南道是非之場  
哉特不幸而糠粃在前且不幸而適當咨訪留  
部之時耳願臣自察被差已釋篆二年矣今  
春三月復以資及何名久占再三掌篆前人多  
有之何獨臣也臣性雖慙臣心甚平非故以用  
舍衛太宰且不敢以衙門舊規由臣頃聽耳以  
衙門之官守衙門之例尚爲專擅爲門戶乃武

壞臺規之所有以增銓部之所無反謂非阿私  
非門戶耶永春乘機發矢不及爲人深計既已  
致國南之去矣則橫語相加尙無足怪乃太宰  
大臣語亦多機耶其中議定職掌一段深致恨  
於齟齬牽制而曰吏部不敢專謀之總憲總憲  
不欲專謀之掌道此臣專擅之所自來也乃其  
喫緊尤在御史陞除因在銓部之語夫謂吏部  
不敢專而必謀總憲則必總憲不與聞而後吏  
部之權專耳總憲不欲專而謀之掌道則必掌

道不與聞而後總憲之權專耳通而下之而推  
極於掌道之掣其肘轉而上之而歸重於吏部  
之統於尊永春安得不謂臣久占道篆哉吏部  
之推官不會同九卿乎亦可使都察院分其柄  
乎學差之推不會同禮部乎何禮部不爭其柄  
耶事有歸重官有叅佐其來舊矣以各有司存  
之事至於再三奉教而猶發憤於歸併芥蒂於  
掌道太宰豈忘爲御史時事耶不肖待臣耳願  
執招尤特臣耳豈可因噎廢食輕變舊章且今

日論差事則差事耳何故插入御史陞除一語  
蓋爲年例言也伏案以收其權懸的而示之準  
也舊規御史年例之陞俱由巨衙門裁定以關  
之吏部而再加酌量卽去歲之事尚可考也  
今春蘇維霖曾升之轉巨衙門不與焉  
變矣昔楊廷筠外轉特河南道不聞耳今太僕  
少卿陳禹謨尚抗章爭辯此豈異時事哉吏部  
之權已重更併法司事權以增其重吏部之勢  
正尊更藉言官張勢以益其尊恐非

國家之福也太宰老成計當不出此豈有人以愆  
愆之乎蓋自毛遂自薦以來時掛封事而患失  
之心重故人得以中之知有管晏藉爲羽翼不  
難破成例以植私門卽如六科一內一外之序  
轉原除吏科在外今周曰庠俸在第一周永春  
俸在第二自應曰庠內而永春外矣乃故扯言  
計閭陞之翁憲祥爲第一而以永春陪京堂  
曰庠有言則尋遠年曾官之減工而與之過忝  
雖曰庠醇厚不掛齒頰而通國有口何能盡防

交情如此尚謂不相逼舉動如此果誰爲專擅  
伏乞

皇上諭令捐成心守定例兼聽並觀以昭平明之理  
至於大學士葉 亦望

嚴加詰責何以輕啟倖端若巨之不肯尤首甘罷示  
以耐永春者巨無任悚息俟

命之至

河南道監察御史巨湯 謹

題爲支解易聘成法難移謹據理析以守舊章  
事臣先後接邸報見吏部尚書趙煥題科部給  
事中周永春各辯臣疏永春之辭支矣乃太宰  
之言臺省成規亦未確耶永春前疏重在差上  
無改差之例以坐臣專擅而今知其有例矣  
死謂臣欲將新差私一人而今果有其事則  
皆臣可無言者惟是永春謂臣死爲無益而善  
後一語爲遁辭不知臣前疏原有重爲一人善

後輕抹一人生平之語果遁耶乃至謂行勘廷

弼亦係臣從憑呂圖南之行亦係臣促去無是

事也藉令徒取口給禦人彼總憲圖南不謂臣

能作昧心語乎任怨非臣所難令人謂臣昧心  
則生平盡矣不然也王淑抃開單事在己丑冬  
庚戌春臣以庚戌九月終到都下未與其事而  
單出廷弼臣未聞其語金明時上疏正係客前  
戒嚴之時既云巡察可謂非妄惟屢會共註不  
及而臨時考功謂舊太宰已調停免處故臣出

此單舊太宰畏扯明時畏處臣惟無所顧忌故  
孤行一意謂爲媚王圖以爲彼樹敵挑釁媚之  
耶乃又借以挑臣與曹于汴此又與挑浚一樣  
軸耳銓司去

國之人寧足媚哉戴燝

命下雖在二十四日而推陞在十九發票在二十各  
有疏帖臣上疏在二十三圖南之糾原係朝政  
夕糾若果爲學政此數日不堪糾耶當議差之  
時浚爲其鄉人所欲用長安士紳多知之即今

日而謂其鄉人之曾欲用浚者猶不改也臣所

知者太宰之語永春之疏相符而已至永春陪

推之說太宰再疏言吏科會計之不宜開而以

楊時喬疏爲証時喬蓋有二疏有爲而言非通  
論也太宰疏謂每春推陞二員一內一外揆咨  
輪轉無所軒輊者即時喬前疏中一內一外間  
補皆依次輪推非有甄別揀擇於其中常有之  
說也又謂有邊功工功海外差或會計典不計  
咨俸間一陞之乃名閏陞者即時喬邊功工功

游外差以言請以省舊徵用乃名聞間有之  
說也果若斯言則必除吏科在外而後無礙耳  
夫不徒曰一內一外而又曰挨次輪轉則中間  
豈容跳越一人若吏科俸偏居二居曰將外  
之乎抑越之耶既越之何名挨次時喬後既科  
三十日年春夏福科邵庶係第一吏科陳治則  
第二刑科梁有年第三工科夏子陽第三兵科  
宋一韓第五若必挨轉邵應內治則應外有年  
應內子陽應外矣惟治則係吏科與子陽係海

外差均應除外故不礙挨次之說今子陽除而  
治則不除臆而爲之辭曰治則留管三十五年  
大計夫舊例內外乃一時同陞者治則俸已及  
矣果應外矣安能留之以待內此以替除吏科  
三字而語實難解也既不除治則則有年應內  
而竟推外故時喬有越次外補之說而又曰有  
年越次補外日後各科俸深者未必安何其自  
相矛盾耶今必踵其說而行之後之爲留管者  
越次者時時有之是射的也是競府也本無實

事而有虛名果可行乎有年君子也其請外而  
幾旬之政至今傳頌臣向巡歷其地深用歎服然  
而非越次也三十五年治則尚在而宋一韓係  
次之蕭近高又次之使除治則則一韓向而近  
高外矣惟必欲總算故欲外一韓而治則與一  
韓俱不平故時喬有前疏因治則與一韓俱有  
既故時喬復有後疏豈言出於治則皆無當乎  
治則一韓近高皆係職同客近高考選名次在  
一韓前一韓陞轉俸次在近高前時喬心不平  
於一韓故欲不除吏科而其說終有碍也即該  
部言之而未嘗行之一韓終內推也其後曹子  
汴咨俸亦第一管計以閏陞無陪也前此則項  
應祥侯慶遠皆計陞無陪何言非閏也桂有根  
正陞未嘗計耳凡管計則皆閏無陪不嘗則正  
陞有陪臣衙門亦然也今年亦爾也城工之陞  
得無有所委曲其間乎六垣何爲此臺例求多  
內轉可并閏陞無之耶六垣甘之耶此科臣陞  
轉舊例也至於臣衙門往規太宰所言爲御史

時事臣不知臣所知者則臣自入臺以來而該  
差年例河南道未嘗不與聞也此不待臣衡司  
所共知即兩衙門無不知之也即士紳無不知  
之也會同經歷司議差先年有經歷司之批呈  
近年有堂上官之劄付楊廷弼之推陞不與  
有陳禹謨之執事以臺自居如之而自居  
耶蓋有總成者有分猷者勢所必至理有固然  
用人轉見其尊自用豈名爲重即吏部諸務不  
並由四司擬呈乎亦可謂尚書承行曰司乎河

南道即可以不聞陞差之事而都察院必不可  
以不聞年例之事也何獨至于今春而廢之昔  
日不言必不言也今太宰言之而臣不爭新規  
從此定矣是臣壞衙門成憲也古人以死守官  
臣何惜一官謂家宰統百官平四海是也必親  
百官爲一體視四海如一家乃謂之統平太宰  
之心果空空洞洞之心乎抑有桑梓之言先入  
而界限甚明藩籬甚設乎此難以自欺其獨者  
徒以莫予違爲尊重一權柄爲紀綱耶大臣政

不患無權政不患無人附和言官乎職掌孰憤  
憤不平謂輕忽慢易則今日臺諫於

朝廷尚且批鱗何言不盡乃領下之逆鱗反在太宰  
耶太宰昔爲言官當亦慷慨論事今乃不悅人  
言耶天下之事既非是一家之議一鄉之口亦  
必通天下之情願太宰平氣虛心詳察之當不  
謂臣言非他山之石耳呂園甫一案臣謹聽之  
公評矣舊章一言臣終願爲三衙門守之代所  
聖斷臣無任悚息埃

命之至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湯

謹

題爲積勞未甦舊疾轉劇懇

恩予告以免疎曠事臣素有羣臣之疾是勞碌發其

戍奉

命佐計拮据九月有餘而心血耗損矣屢經請告未

蒙

俞允畏此

簡書勉巡三輔垂及周疆承置攝學十旬耳說未

繼駐已復有武闡之役更大計復

靈叢閣集

卷之四

三

命并在一時鎖院兩月迫除告竣而神精益銷以矣

二月奉

命回道政圖休沐復有咨訪之役扶病竣事旋即杜

門尋醫四旬暈眩日甚頭目岑岑不覺天地四

方之易位矣膏肓既中藥餌難療將有生之

憂難免曠涼之舉伏乞

勅下部院准臣回籍調理倘得生全

恩何極臣無任恭頌祈懇之至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湯

謹

題爲科臣侍勢激發尚口橫詆謹據疏剖析以終

聽公評仰祈

聖斷事臣因浙江巡按呂國南徑行疏糾禮科都給

事中周永春以發其阿逐之情屢疏辭託清事

已悉永春乃忿恨填胸直取惡語相加托名糾

舉肆行羅織比如尋常人爭言不勝輒揮之

耳臣請以理折據疏稱左都御史孫緯謂行勘

熊廷弼迫于外議爲迫於臣即前疏由三從還

靈叢閣集

卷之四

平

之說也勘之一字實不出於臣口也若謂發抄

書詞亦由臣擅增臣預知其發抄而言之總憲

乎抑從報房取而增之耶此其牽合謬戾猶爲

易見此等語捏何不可捏謂臣陷害堂官臣不

受也廷弼自有生平舉

朝自有公論固非臣之所能譽亦非臣之所能毀

何至比於天合之倫而引滅親之說謂臣傾害

公祖臣不受也年來道揆法守交爲士風所在

逾檢不獨臣鄉然也臣不肖無能爲因民表能

不爲子弟居間以撓督學之權以塞寒士之路  
而巳至於勞來匡直起敝維風自在上之理而  
人歸耳若欲風之以言則臣等拜言之焉多  
矣謂臣敗壞士風臣不受也至於韓汝弼其不  
知情謂其賢耳無羅織之詞也臣以張夷爲硬  
地方需人甚急臺省交章非一日數譴軍時地  
之艱險徑謀改學使以去其其人臣以國南句  
如燥無辜而國南獨有辜耶其人卽國南臺乎  
永春前經回調臣知而不言爲款

臺省集

卷之四

聖

君矣今又謂臣言之爲害人耶臣將安居謂臣殘害  
無辜臣不受也卽如徐兆魁之說臺中去留輕  
重皆堂上任之矣又云臺中應處人數與學院  
面商不開一字不知所謂面商者一味模稜之  
語耶抑有去留輕重於其間耶已實與議其人  
其數而又減其迹將令怨則歸上耶此甚易事  
惜乎臣之懸計不出此請自今以後爲例河南  
道雖奉

命管計身處是非之外可也且單有有說舊太宰重

臺省集

卷之四

聖

聽故以筆代舌者向多有之本曰臺省所出單  
不止金明時也俱商度之詞也臺省所謂佐部  
院管計者與之共事而終不與之一面議於事  
安乎顧人自處何如耳若一一家宰之意是阿  
卽不見可免呈身之議耶此總由明時處後此  
魁照前事而設爲語以駁臣耳聽言當以理聖  
當求之事實耳援比爲臣變亂舊章臣不受也  
得時喬言賢人君子其說之矛盾則說見在  
可覆陳治則宋一韓卽不肯而所言則省中且  
行事例也且時喬未常不終用其言也治則一  
韓與姚文蔚于永清一派相傳臣非與之同臭  
味者正恐今日言此輩人而傷心者不在臣也  
謂臣顛倒是非臣不受也巡按無

勅有特

勅有一差至數

勅有綴者有不綴者不止鹽政學校二事也臣三差

二有兼

勅偶未詳閱原揭故謂圖南之繳批印爲繳批  
勅耳此臣一字之誤也恐非不諳

典制原非借

勅有所施行謂之欺

君罔

上臣不受也總爲爭圖南一事永春支離其說文致  
諸條臣恐羅網之網還爲自註之供須臾感害  
等語不在臣耳勢有時而盛衰理無時而輕重  
游言可以支吾實事難以變易既已逐人使去

重慶集

卷之四

四

又欲籠罩人上以雄詬爲勝以火攻爲策言路  
同官多所凌脇牆壁旣堅舉止遂高得無借尊  
重之威立難犯之桀耶太宰并差之說臣以爲  
憤辭而太宰以爲讓也今則直任之曰推舉提  
學原是吏部職掌欲用則用之矣他不具論即  
如熊廷弼之改差議始於總憲之擢策將開送  
於副院之蒞任後舊太宰亦曾爲臺員使果係  
吏部專職肯遽聽臣衙門之開送耶猶謂臣欲  
兼銓柄而振新規耶吏部管計閭閻無陪其語

則習聞之其人則項應祥侯慶遠陳治則曹于  
汴輩臣非能創爲例也太宰之推而果衆皆唯  
唯耶當時情景臣不欲盡言以傷雅道也太宰  
之心而果蕩蕩平平耶藩籬界限甚設臣非徒  
爲改差一事言也臣聞太宰之在吏部也以無  
忤中貴爲第一義猶之在刑部也謂司官以辛  
苦得官無太執而已太宰信不欲與人爭者然  
自矜位尊權重一何露鋒距以堅時情耶倘以  
忿憤之心而固藩籬之見天下必有不得其平

重慶集

卷之四

四

者臣終願太宰之虛心平氣而以百官爲一體  
四海爲一家也臣素憇孤行一意然於長林豐  
草中實覺有安頓處臣於嚙巖之下觀永春之  
乘泰山而升青雲耳臣與永春各疏具在人各  
有不言而同然之心臣謹付之公論更乞

勅下九卿科道會議上

請罷斥非臣所避也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湯 謹

題爲久病轉劇痊可無期懇乞

聖慈

特矜予告事臣以羣臣疾深具疏請急休施行

恩未蒙

批發臣非不時親藥裹與免寮官而神精久已銷亡

膏肓遂成沉痾茲緣勞以得傷原非一日一夕

之疴遂令病逐時深大似三年七年之齡醫人

楊堽輩望而亡走持刀圭而不敢前轉覺支離

聖鑒

奏卷之四

聖

彌警尸素必逃諸廣漠之野或克希稟賦之功

乘鴈雙鳬

盛世安能爲無有補黔息剿微軀實藉以生全伏乞

勅下部院覆令回籍調理庶官守不至久曠而臣心

亦獲稍安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湯 謹

題爲再陳察典議處之詳并及循職糾紛之政以

祈

聖斷事頃見兵科給事中趙興邦詳量時事一疏內

有評臣一語歸重於察處全同時一事臣自與

察以來爲時所忌非一日矣豈待與邦今日始

言之蓋言路紛紜察前爲甚方在咨訪之時已

成必爭之勢身既不能立於是非之外理自不

當嫌怨是憂故臣初入都門論時事疏內卽有

聖鑒

奏卷之四

吳

士大夫惟毀譽一關難過到此只合付之公評

之語金明時應處單訪相同臣實執議於時同

事愛臣者亦慮其拖人以去臣實對云願以身

陪迨率甫起臣又謂有成言在先則臣此時已

置毀譽功名於度外矣何者衙門劣品此爲顯

著也六年

大典後來觀望昔年許開造先事參人已經另覓全

日尚有引時明時於而得免後來誰不效尤作

俑自今遺議無已臣爲紀綱計故不復爲憚然

計也明時有巡察之心周永春當時亦言之謂  
叅王圖不可爲要挾豈果無巡察之心耶三次  
會單各註不及何常不以察處曰會考功傳言  
免處故臣不得不爭臣之事乃欲必受明時非  
欲另處明時也舊太宰爲桑梓而謂不無不  
開情臣爲紀綱而執事不能當同氣法計不  
顧慈誠有之且於時圖已爲言路所共指矣  
衆怒而媚人善媚者不若是夫人不許時局而  
已耳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處明時爲按圖也

臺叢閣集

卷之四

四

可言媚不處明時以安圖也獨不可言媚乎總  
是戈矛臣惟有孤行一意任人精粗求之而已  
與邦謂但當駁改呂圖南者之用舍獨操臣知  
罪矣臣爲衙門職掌故不難與太宰異耳然非  
獨臣也卽與邦不常以卜履吉之事糾駁銓政  
乎申飭吏部無偏無黨卽臣期望太宰蕩蕩平  
平之說也若謂昔則另有衡鑒今則不落蹊徑  
是太宰因與邦一疏已開廓心胸矣然而來也  
辨臣疏而自矜尊重謂人輕慢卽向者評與

疏而謂銓衡日標

朝廷亦輕之意也與邦前謂其氣虛理寔故三亦願  
其虛心平氣也豈太宰落難之見既已張而塵  
岸之心獨未化乎豈昔非明作而今頗能自堅  
乎太宰用情過厚言官待論太宰與邦昔日之  
言與臣今日之言無以異也乃今日復見太宰  
辭免謂臣言爲停誤不知室中之語袖中之書  
大選急選之坐缺中貴豈能盡塗長安乎日而  
樂謂烏有耶臣疏與與邦之疏具在伏乞一併  
勅下部院以脩是非之叅考仍先罷臣以謝明時臣  
無任悚息待

臺叢閣集

卷之四

四

命之至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湯 謹

題爲察典情事甚明謹據疏詞析以所

聖鑒事項者兵科給事中趙興邦詳論一疏原爲特局而發乃借徑察典必謂金明時之非要挾大特局之是非固自有在而要挾之是非其情事亦自昭昭者明時之爲人與邦旣已知之矣果有心世道不畏強禦者耶臣初入都時見當日特賢所爲稱功誦德競誇知己惟恐不出大賢之門下者舊太宰也明時而豈欲與秦爲難耶

臺榭閣集

卷之四

三

單已收矣行且過堂矣挺而走險直孤注以擧當事諸人之肘耳疏雖叅王圖而稱謂者尚在王國與舊太宰也其情易見也不然明時與圖同

朝三年於茲矣果欲叅圖何不叅於三年之內而叅於咨訪既定之後耶且明時固爲巡關矣且常遇計糾劾矣果欲叅王淑亦耶何不叅於身當外察之時而叅於身在內察之際耶此而必謂之非要何不取當日明時之疏上疏之時一

評量之也臣初備與太宰商度之單止有二語其要挾一段則當日在吏部

朝房借筆視於考功足成者蓋三次合單考功曾無一語爲同門致辯而突至行事特傳太宰之意以免臣所爲叅其要挾之語以爭之蓋各人設措之處全在此合肯察不言而徒以空言與爭明時豈得慶耶不言之事也而言之事後亦絕乎其中委曲尙有情事考功今日不在臣不宜盡言也言路水火自戊申始史記事亦言

臺榭閣集

卷之四

三

路中能作異同人也若與明時同類而共譏之則不至此單非一手有單非一人衆口稱劣無如明時耳明時爲應察之入長安共知明時有近察之心長安共知察及如是之人猶欲羅織當事要之信不容已矣外計三年一舉內計六年一舉相率效尤阻撓成風紀綱安在大典光乎人臣作事寧當爲一身計一時計也紀綱言路所共職掌當事所獨臣卽遭一蹶不敢長一智也今日之太宰與邦果爲其無蹊徑乎真

明作平臺中學差直任爲銓部之事臺臣爭創  
竟不令衙門與聞此其蹊徑之一端而明作則  
太過矣臣官可罷臣口不可易也臣今而知與  
邦前疏之指矣讀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  
可也卽天下萬世必有謂太宰爲不忠之語亦  
謂爲寓言可也與邦應無所謂者其形迹云云  
所似耶臣不幸而職掌相關頃風之呼臣聽之  
矣伏祈

聖斷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重校開集

卷之四

五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湯

謹

題爲蒙臣飭辦叢過用權盼衆懇乞

聖斷以存臺綱事臣以職掌攸關與吏部尚書趙煥  
爭執學差年例二事已屢疏矣其初疏於學差  
猶未遠任也明知學差未有不自由衙門定也  
其屢疏於今春年例事俱不置否也亦知年例  
之不令臣衙門得聞爲不妥也乃因臣與給事  
中趙興邦爭辯及此復特疏申明則直謂學差  
不應都察院開送年例不應令都察院與聞矣

重校開集

卷之四

五

此政臣前疏所謂露鋒距以堅時情也其論學  
差也止以主稿二字爲憑耳夫

朝審主筆亦以官序不知別衙門可奪刑部之柄  
否耶謂學差係吏部事

朝臣耳目所未覩記也至於年例一事曾經奉有  
部院科道從公擬議協贊之

旨楊時喬署部時會推疏中亦有查舊例內外所轉  
凡道臣都察院會同河南道行之科臣吏科會  
同年資俱深者行之議定發銓司公同核實之

語時喬之云舊制亦就本衙門查出豈今之太宰另有一例耶且於時科臣疏亦稱吏部可無會河南道而不可不令同都察院都察院既會同吏部不可不知會河南道亦豈杜撰耶太宰固嘗由臺員佐院矣舊太宰不嘗由臺員掌院乎何熊廷弼之學差前歲之年例俱憑副院開送不謂往年舊制所無耶各衙門之官本衙門之官必其體面不應獨專理亦有難自信耶臣差回堂官俱得考覈而獨都察院不得與聞御史之

年例乎內計之時合京堂上官俱得以應處屬官開送部院而獨禁都察院之與聞御史年例乎京官考滿內外二察行取考選凡事于重大者都察院俱得預頤吏部行事此太宰所謂彈壓百僚也而獨一春一秋都察院不得預黃御史此必無之理也河南道關係尤重載在臺規臺規所載其職掌亦異諸掌道猶吏部之有文選六科之有吏科也故京官考滿由河南道選堂定考考察考選諸事無不具文選吏科人

奈何本衙門事獨此二端不得與聞耶所引馬文煒一事可爲河南道亦可年例之証不可爲都御史不問年例之証夫誰謂河南道不可年例但不可因人廢其職掌耳何至取腐鼠相嚇凡臣所稱非憑口說果臣欲振新規耶既已過矣焉用文之不得於理求之於氣惟臺員之有異同爭權柄以相劫制取快目前耳寧爲國家大體遠計哉咨訪留部一事關係天下人材寧容有一毫畛域之念橫於胸中與邪之謂太

宰無蹊徑全在於此耶同於已則賢異於已則否是太宰先後人品止定於與邪一時好惡耳太宰乃四海之太宰非一人一方之太宰也且太宰之所畏者衆耳豈在與邪一人之疏臣之不掌道篆已幾二年場後余慈銜之命始下論資承乏直不幸耳以素所側目之人爲衆所屬目之事即不能無去留要與衆共核多年不任受然亦不任受德奈何以穢語相加耶公私邪正羣臣亦難自定任天下平之可耳謹啟

若金明時猶謂臣不容於公論則明時當爲公  
論所容矣不參王圖於三年之內而參於客  
久定後不參王淑并於身主外察之時而參於  
身在內察之際即明時亦無以自辱而必謂之  
非要扶真理之所不載也有過察之心矣有過  
察之迹矣雖曰不要吾不信也以臣爲過則  
謂國有權以明時爲非要則謂國無權二者何  
居耶謂明時非要扶謂史記事直與明時同  
決非過論不求人心折而徒曰辭窮則有臣  
後之疏在矣伏乞  
聖明裁斷臣不辭罷斥以存臺綱也臣無任悚息  
命之至

重刊集

卷之四

五

河南道監察御史巨湯

謹

題爲學差年例

昔何甚明謹據疏剖所以祈

聖鑒事臣聞吏部尚書趙煥奏臣論改差既中取然  
插入御史陞除之語故發其代案收據之書以  
証以今春年例不令臣衙門與聞之事蓋太宰  
之言先及而臣以衙門職掌不得不應也部院  
擬議科道協贊

明給一布四海爲昭守府在吏部而曰未聞未知乎

重刊集

卷之中

五

臣所藏邸報中載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  
日吏部一本爲年例舉行恭候

聖裁忽聞議論等事奉

聖旨年例係

祖宗舊制所宜遵行以後部院科道從公擬議協贊  
其斟酌主持自是你部職掌不得侵越欽此蓋  
御史乃都察院之官年例亦激揚彈壓之一端  
舊例從來會同

皇上固不得以吏部之請而盡奪臣衙門之職掌也

使無此

旨而臣敢捏造臣之罪豈容這乎既有此旨而臣不遵依臣之職不又溺即太宰託言之矣臣安得不言太宰實行之矣臣安得不爭臣為衙門爭會議是守官非侵職也

王言淡若

絲絲可謂若無若奇

明旨信如金石豈容夕改朝更本部場時會推中之例與當時科臣疏語昭合此三者俱無異

聖後閣集

卷之四

七

憑而獨取証於願憲成之斷簡耶即如太宰所引節文一段而兩衙門之與聞年例固已久矣非臣創之且所謂兩衙門科與道也非都察院也可遂以為都察院不得與聞之証耶無上事而伏案收權尚不謂之用權賜衆不得已而提職執爭乃反謂之挽奪庇私耶目今人情果屬誰氏衆寡強弱之勢豈能逃天下人耳目且三聽耳非能脅太宰者也至於提學改差專屬吏部益駭人聽聞斷章取義摘風憲事宜內本部

推舉四字為証而更不論全文平心詳其語氣須以會禮部本部推舉學行政事御史一員

上請為句方為貫串蓋即會同推舉之說也但上文既言吏部且缺則本部二字殊為難解若以會禮部三字自為句則不成文義矣况禮部既不

集後閣集

卷之四

七

可不會而臣衙門反可不會乎假令提學缺出上係吏禮二部會舉而臣衙門絕不與聞不為怪事乎查萬曆二十一年舊總憲孫丕揚所刊會題憲務冊中一款所載云提學御史吏部具缺會禮部本院推舉學行政事俱優御史一員請用須曾經巡按資深歷俸三四年以上者定擬即此款也以本院為本部當係誤刊有如太宰揭中之言也如云不誤則當以會字對咨字看會咨俱屬臣衙門方於下文本部二字可通也咨實臣衙門行也太宰揭中尚不敢乾定今乃援以為証乎兩書具在文義昭然人人可玩而會也在文義固難割裂見行事例猶人所共知熊廷弼之改正臣在河南道時固見副院開

送舊太宰卽太宰前日何不提起禮部一字而止向臣衙門會議耶可止摘取四字以爲非臣院職掌耶當議差時臣實有一向皆係臣院定議之語今由太宰之言觀之則太宰之惑臣事擅久矣科臣周永春初疏止以職掌爲言使非臣衙門事何不糾正於先直至今日乃謂部察院之侵吏部職掌耶諸差須復命學差徑可改改不必清久者復

命近則否此衙門相傳舊例太宰業有成言矣永春

臺叢閣集

卷之四

五

復謂不滿而改爲破例則韓浚之交代在舊年七月二十日至今年二月提學缺出時果一年已滿耶何議改在太宰則爲成例而議改在臣衙門則爲破例耶永春之意實不在此初疏亦未及改差之非後乃苦執此條卽前疏所謂在差改用之事臣原夢想所不到矣爾驚駭矣爾上疏之意也以飾其心不在浚也紛紛計議豈得盡掩乎呂圖南之爭日月其矣月三之三果無定耶前此言其無建明臣見其初入臺時

先諫時相繼陳時政矣今復營其政事乎此中之言且無論楊鶴汪有功皆共事南中親見其設苑者何極口稱其賢耶河南道之應與聞者臺規開載固明各差之應會議有經歷司之批呈有堂上官之劄付豈一朝一夕之故而有未明耶潘珙之年例乃副院開送舊太宰者臣於時不在河南道臣無從置對也臣所奉者皇上之

旨臣所守者衙門之職掌太宰卽欲習臣以威臣不

臺叢閣集

卷之四

六

敢狗也伏祈

聖鑒臣無任悚息俟

命之至

河南道監察御史巨湯 謹

題爲臣疏錄

旨原據外傳邸報謹將原報揭送吏科以備公司查覈懇乞

聖明一禮

裁斷事臣於昨日補時接邸報見禮科部治事司

永春糾臣擅改

旨意臣讀之不勝駭愕夫增減

制書凡人皆知其犯法况臣僚員法從敢爲此干紀

聖覽閣集

卷之四

三

之事臣實有所據也臣前錄呈

聖覽之

旨原在萬曆三十六年於時臣正家居臣原籍宜興

去本府常州府一百二十里臣縣緝紳所看之

報俱係府城住人周德發抄所送者臣三十八

年奉

旨佐察臣以八月趨

命恐前事遺忘難佐末議故將家藏邸報自三十五年  
起至三十八年七月止俱携之行囊雖中間

亦有缺遺而此

旨則見在頃吏部尚書趙煥苦謂臣衙門不應與聞

御史年例事故臣先疏畧陳奉

旨之槩因太宰謂未聞知命臣錄呈

聖覽故臣據原報錄入後疏中臣實不知邸報與原

奉

旨意異同四字也臣在數千里外非有神術烏知字

有異同而預爲之訂正乎臣批太宰逆鱗逆永

春顏行方共起而攻臣且露章責臣呈

聖覽閣集

卷之四

三

旨而敢明加增減自入不赦之罪以快兩臣之意乎

此

旨原下吏部臣疏原謂守府在吏部臣與誰執爭而

與該部不一查明自造敗局耶且臣所爭者臣

衙門之得與聞耳

明旨正許臣衙門先行擬議吏部之斟酌主持尚在

後正與近年開送事例相合臣又何必增減

明旨謂院科官從公議擬協贊其言官者承院科言

也科中之官則給事院中之官則都御史與御

史也若謂院官止言堂上則宜謂都察院該科也且科官得與聞而河南道非平時一遵行事者乎為贊二字為科道言也銓司公同吏科河南道覈實楊時喬自言之矣科臣吏部可無會同河南道而不可不會同都察院都察院既會同吏部不可不知會河南道此俱當時之言也皇上即因吏部之請不得盡奪臣衙門之職掌也明旨固明而臣又何必增減也官之一字甚緊關永春謂為泛常字臣亦不知其意何居臣即自文

懷慶閣集

卷之四

六

成行取迄今事

皇上十六年矣未嘗不就兢守

朝廷之法而敢無禮乎臣遵

皇上之

旨故不敢畏太宰之勢也

明旨許臣院官議擬協贊而永春前疏謂都察院集

吏部職掌亦可謂永春

旨說謊乎臣所携報共四十九本中開字跡非出一

手然有一人之字則前後必有相同者一之

中國有可查數本之中亦有可查也且紙張相同印格相同非臣一時所能插入者臣見報之時當令河南道火房吏封固印鈐即時送至吏科於時長安門已閉科臣不敢收之私寓而字跡紙格分明可以衆目叅數非臣口舌所能掩也年例職掌甚明不能奪臣以理茲事情理甚著不能坐以法臣與永春年品圖南改差事臣前有屢疏人所共見臣未嘗理屈詞窮但不知永春今日不辯部院職掌謂何耳永春前疏獨

懷慶閣集

卷之四

七

微

旨下部院臣屢疏具在

御前伏乞

皇上一併同臣今疏

勅下部院詳覈覆

請施行至於臣前疏誤以批印為批

勅此實臣一字之誤與永春以兩浙為兩淮同者不

乞

宸斷治臣之罪臣無任悚息俟

命之至

河南道監察御史巨湯

謹

題爲年例奉

旨已與家臣要求無已懇乞

聖明信

詔令以存臺綱事臣惟人臣比肩事

主所共守者

朝廷之法所共遵者

朝廷之

旨而人臣之法守即

臺綱閣集

卷之四

五

朝廷之

詔令是也不能自舉於職之內謂溺必欲禁人於職

謂侵

詔令已定而復求二三其說謂專此係非人臣靖共

之義也臣衙門之得聞年例也舊例可尋楊時

喬載之會推疏中所謂查舊例內外所轉毛道

臣都察院會同河南道行之科三吏升會同年

資俱深者行之議定發銓司公用以實是也臣

至今春而吏部尚書趙煥不令臣衙門與聞矣

然當左都御史孫瑋初入臺會察時太宰未嘗

不與議也議之平日而不明言之臨時就中豈

無別勝而與臣爭學差疏中突入御史法除目

由銓部一語前之行事既出於有意則後之點

綴難謂之無心也此臣執以爲爭不知太宰

故屢疏不置辯一語月餘始具疏硬稱臣衙門

不應與聞始則迫臣錄

旨耳今有

旨矣復作別解

臺綱閣集

卷之四

六

旨內固無道字所謂院科官者道不在內乎安見科

官應議而道臣不應議乎

明旨所稱院科官即用時喬疏中院科語時喬未嘗

分別河南道在外也且當時所與爭者河南道

陳禹謨也禹謨疏中已引時喬會推疏語在內

矣時喬不云都察院會同河南道乎科臣明嘉

棟同時上疏亦謂都察院河南道俱應與聞矣

一特三疏俱到

御前故

明旨有院科官之語也未嘗分別河南道在外也  
明旨先言院科官議擬而後言吏部主持非即時奏  
院科會同議定發銓司核實之說乎上是吏部  
咨訪何得謂議使非都察院先定將何以發銓  
司時喬亦部臣言部例太宰謂其不可行乎  
明旨既許院科官議擬則議擬是科官職掌經議擬  
可不經議則不可也止是吏部咨訪不可行乎  
可以無訪此何可比而同也且太宰記兩議擬  
即咨訪之謂矣便可任意行之何必又求

東坡全集

卷之四

三

皇上另裁一

言此必有不妥於中亦覺議擬之非咨訪者會推甄  
中之言時喬平日無心之言也聞議擬中之言  
一時有爲之言也主持侵職之言以答時喬也  
院科議擬傍贊不能舍舊例也豈此不信而斷  
以顧憲成之數語乎憲成書中有兩衙門字集  
都察院字也臣之錄

旨四字不同臣據報抄謄見送在科可查六年以前  
字有差豈臣意料所能及而太宰微曰造謠

增減乃太宰以有

旨爲無

旨牽合

旨意以就已意不遵已奉之

旨復求一

旨太宰尊重乃宜如是耶不識人謂之何至於學差  
之事憲務疏語已明而硬謂風憲事宜由本部  
部字非差則既云吏部具缺矣又言會禮部本  
部則是以吏部會吏部矣有二部耶吏部反在

東坡全集

卷之四

李

禮部之下耶且部字非院字則是止會禮部不  
會臣院矣提學是臣衙門官此書是臣衙門刊  
反不欲與聞衙門之差直至吏禮二部會定題  
差

命下而後行咨耶寧有是理前揭尚日有誤而今疏  
反之曰不差成心也勝心也猶之年例未嘗不  
令人與聞而一執則謂人不應聞且不難并

明旨弁髦之矣即學差始亦未嘗不通商量而既有  
所主則覺臣爲牽制題語矣此無心有必之別

也大抵天下事以平心易氣察之則雖百官之  
情狀四海之幽遐可以坐照之凡情之近以遠  
氣執心當之則雖明白易見之文義無不至理  
爲之解力爲之辯即自言之而自反之不止也  
事之是非猶曰彼此各一

詔旨刻書具在疏中天下同文應無二理太宰能禁  
人不平心觀之亦作如是解乎官無崇卑不能  
含理以善服人猶爲不可况徒取盛氣相加威  
嚴相勝以爲統百官乎曰游在是且不願太宰

臺叢閣集

卷之四

五

有此也始終望太宰虛心平氣而徐察之也憶  
昔壬寅癸卯之際巨衙門題差無一下而趙世  
卿以戶部題都察院之差每奉

俞旨今太宰以吏部欲盡廢都察院之職較有理矣  
洪流倒海泰山壓卵今何時乎而臣以一葦  
百川螳臂當車輒多見其不知量耳然臣  
門如綫之職掌役從今日盡奪則臣今日  
官在何道天下後世必有議臣後者直  
德無官一身輕耳伏懇

聖明信

詔今存臺綱百無任悚息俟  
命之至

臺叢閣集

卷之四

七

河南道監察御史湯

謹揭小疏

周掌科揭抄新紱之罪既獲未減矣仍欲坐以

傳寫失錯之杖查律解蓋爲當時奉行傳寫之

人而言若傳寫已布則遐邇依樣焉得人人三

罪之職鄉去京三千里不知經幾番傳寫取於

數年後抄寫入疏不知其失錯也若責職不查

核的確則緝紳看報日以爲常備文理無礙則

決不疑其有錯不疑而安所用核詞在班行奈

何輕易言新紱杖刑此事何堪銀鍊耶掌科謂

重慶閣集

卷之四

三

都給事必與院堂相對則可無河南道乎見行

事例每遇大事吏科與河南道並行也陳太僕

當時所引楊止老會推疏中語并胡掌科說語

詳已具疏中科官恐不指衆給事也今日都察

院爭吏部職掌掌科實有是言矣但侵與爭稍

異耳謂都察院學差是爭吏部職掌年例不侵

吏部職掌也嘉惠敝衙門多矣學差職掌既獲

太宰還之年例一綫復獲掌科還之數何幸

甚謹揭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湯

謹

題爲冢卿悖

旨專權謹循職糾正并因病自罷以存臺綱以承

謫事臣惟我

朝設立六卿以分理庶務而又設都察院以糾察

百官振揚風紀所以分大臣之權而防專擅之

樊也故

朝廷有大事則必下部院而御史之年例都御史未

有不與聞者乃吏部尚書趙煥於本年春卒年

重慶閣集

卷之四

七

例徑不通知臣衙門其機鋒已盡露於蔣人御

史陞遷由吏部之語矣及臣引

旨執爭而太宰硬謂無有且云有則遵承及臣錄

旨爲證而要求

皇上改正人已議其反覆無忌憚

皇上奪臣俸以謝太宰而不奪臣衙門之職掌謂前

旨已明則院科官之得從公議提揭贊而吏部之不

可不會同明矣乃於總憲纔去

國之後署印未下之先突舉此與天年例之舉舊

在二八月近始有至三九月甚至出三九月而  
舉者以爲宜急則八月何以不舉此時聽憲尚  
在

國門之外其人不可與言即言則知其言此所  
有憾欲假手有庇欲求免也以爲不及待則太  
宰自去年署印以至即真時不爲不久矣何事  
例不舉如日人少則今春所轉之人非即去秋  
班行之人耶昔何世而今何勇也以爲若則有  
人不知何時則

臺榭閣集

卷之四

七

皇上從未嘗靳各部之印豈獨靳都察院之印且太  
宰獨何以知其難下耶前有人而不與議後有  
人而不肯待不先不後乘隙搗虛如對敵如報  
仇誰爲太宰畫此策者一何弁髦

明言至此耶

明言院科並言未知曾商及吏科否既與吏科言而  
不必與都御史言耶臣衙門真不肯於

朝班矣并吏科不與言耶豈該科亦無人耶人其  
得罪公論不妨與衆共棄心不難除異已何須

掩耳盜鈴前人不類或者有意於此後人難量  
豈皆假手求免堂堂御史大夫夷之至此天  
官真尊重哉以人之故度衙門以衙門之故墓  
明言故作威福約束人心將令大臣官扶同爲一  
豈人臣之禮豈

國家之福哉當會推吏部時惟孫一德舉人拔之  
列卿未有應科道未云是而自公既稱部臣公  
舉臣當首推臣宜聽公論歟

臺榭閣集

卷之四

七

天同人爲何如耶光景委曲又可無口矣自言不好  
與人爭已得復爭權可云不患人忽則忽柔由  
人提掇無衡無鑒惟惡多言仕途謂張居正奪  
情時其親兄燿曾具疏欲泰而太宰焚之此猶  
得於傳聞也若去年新御史謁兄時教之云科  
臣一年尚須一二疏御史則一疏便可出差此  
則人能言之者太宰真不好爭宜居正當  
國時六年不出

都門至廷尉申時行時不數年由操江而回院而  
左右少宰耳臣以爭執衙門職掌之故而反令

明旨不尊不但不得其言且并堂上不得其職

大矣巨病深矣

皇上不罷臣臣自罷矣河南道何罪臣不肖實有罪  
臣一日不去則河南道有異物焉將令後之都  
御史懼開吏部之彙并本衙門堂上官亦不令  
河南道與開年例臣罪滋大矣臣去而衙門之  
職掌存巨官爲小也方今海內殆且混一臣去  
而更無掣太宰之肘者可以獨行尊重而脩司  
趙世卿之政重元沈一貫之烈若謂臣言爲籠

東坡全集

卷之四

七

畢則諸事皆可抹撥楚事妖書要難盡諱當時  
主議出畢發蹤搏擊非太宰鄉人居多耶先臣  
郭正域所著妖書始末長安士大夫家多有之  
太宰何不取而一觀之乎當舊太宰時有上書  
言四明已死之灰何須復溺江夏且晚大拜不  
必逢迎者此其本情何如耶若今日更無人不  
諱言則又臣之所未解矣太宰嘗願爲趙世卿  
代藩之議獨立少不似昔之議楚事耶亦尚  
是聞見未廣今則肺腑全移矣衆人謀而太宰

怒太宰怒而衆人喜安得有所信一人焉平心

而與之言天下之情耶臣心實不服故願職職  
巡虛以抱孤憤以存臺綱若更因臣言而怒念  
激鉤黨之禍旦夕可待矣嗚呼中涓以美缺而談  
之爲非瑾非保不竊美或謂果可求不得哉亦  
言如寄或徑從中出近事歷歷可指數此果非竊美  
耶鉤黨之禍固饒爲之矣如萬世公論何伏乞  
皇上卽行褫臣之職以爲言官素職之戒至於太宰  
之事始終付之清議而已臣無任惶懼待

東坡全集

卷之四

七

命之至

靈壽縣志卷之五

陽義

文

靈壽縣志序

蓋嘗論之有天下之書有一國之書有一家之書三  
下之書列代之史是也一國之書郡縣之志是也一  
家之書庶族之譜是也濶狹殊軌其于以稽往詔來  
均矣是以金匱石室鄭重如椽之筆下迫閭庶亦聚  
靈壽閣集

卷之五

族而謀不朽矧以四封之遼廓上下數千百載而不  
勒成一家懸書國門者哉三晉古稱神臯翼城尤爲  
與壤斯亦賢聖之窟宅而英異之林藪也歷山留象  
耕之遺金鈞明餐璧之義河上僊翁漢帝致順風之  
請山中子推晉文勤烈澤之求好古嗜奇之士必有  
弔遺墟而徘徊披圖籍而嘆息者矣舊故有志受時  
非所幾爲聚溷嗚呼此一邑之權書也而雜之市人  
之手信今傳後之謂何邑侯某公以政通人和之暇  
慨然謀與更始徵見聞於五更寄筆削於杯酒蒐羅

靈壽閣集

卷之五

彌廣卷帙斯侈義例之凡亦曰指掌焉自故明肇祚  
于丹陵周室分桐于弱弟晉淪之稱所從來矣實沈  
之次厥惟麗焉於是志本紀天象四履之訖實繁靈  
勝華實之毛古稱上腴今區置雖存昔締而里甲已  
多告羊於是志疆域建置租庸既竭乎時膏奢窳復  
闕於未俗新整唐風之咏何堪飾是之嗟哀此澤人  
之可小息於是志賦役典履晉職仕國庶幾遺愛於  
桐鄉才比鄧林亦尚蜚聲於苑苑若迺祝聖登于剎  
院禁樵采於陵丘災禳機祥亦有國者所謹書也於  
是志秩官名宦人物鄉賢而藝文雜集終焉區分類  
萃函大苞小曾無掛一漏萬之譏靡有無徵不信之  
懼文獻之傳自足千古昔在太冲十年作賦聲名未  
出于里巷得玄晏先生一序而洛陽爲之紙貴今斯  
文現麗入室三都而鄙人學殖千里玄晏敢托國乘  
以垂註氏斯爲厚幸云爾

巡道朱貞石持恩賜贈序

武以繼簪禪世文以甲乙起家而者藝重乃味涂矣  
故事武臣後卽起家文史無得徵文臣時題恩先世  
者而創得之自今觀察公尊人諱山志公嘗以故以  
千夫長世其家稱淮右名族當世應時會官已絕是  
師備倭海上時有買艘千欲從海口獨入淮會公年  
法戎旅弗許買則上千金爲公書會公與公三十二  
乃中淮陽守其者淮陽守時其重會恩恩則有公  
他鎮海觀竟入而翁竟以淮陽守時其重會恩恩則有公

靈叢閣集

卷之五

三

益課觀察公爲明經業而觀察公遂以高第爲制而  
劇令尋以治行高等并留都給諫一時建白聲動  
朝宁有諫垣稿行于世當觀察公爲令時 天子以  
政最進階先世額格於例僅受武職告身而已會江  
右重地守臣以缺監司請 天子借觀察公憲節不  
鎮茲土無何入賀 萬壽閣下觀察公則泣血抗疏  
陳乞積勞恩 天子感其意下所司議而主者遂  
持未決無何觀察公奏宸復陳前請中意遂得改授  
文臣稱今官矣乃嚮之嚮訖翁者先是以賦賦前

隸戎行卽其子亦貴竟以名在丹書不得題恩謹然  
戎籍資得百夫長空銜而已屬吏某習然有懷曰天  
道還應如此可不懼哉可不懼哉當申憲爲武臣時  
何意復膺文誥顧以執法拒賄按創育人幾不免而  
卒用債發其詞取文臣金紫于地下彼詩訖者故交  
臣也受球量法編爲武人名尋來裔天道無親常與  
善人斯非昭明較著者哉乃觀察公以句宣茂異聖  
在日月之際行且秉節鉞建牙巨鎮斯又出則方叔  
召虎入則周公畢公之業也吳特 天子所以褒進

靈叢閣集

卷之五

四

中憲翁者固甚鉅且遠而海內繼簪之家以文起家  
者且得援中憲翁例而僥得之詩曰孝子不置永錫  
爾類觀察公有焉下吏辱在邪翼亦且得徵一命之  
錫于二尊人感均錫類爰矢謳吟

壽孫虞淵年伯七表

兩漢重經明行脩之士卽有顯門一家者位得取卿  
相封侯橫席金華爲天子師傳儒教于古一官後繼  
也今有士於此腹號經筵步成儀節者亦表特立  
克宗之明也然而身不登甲乙之牒者不計其良之  
籍則有寂寞丘樊白首于梓里已儒教于今一官落  
落也顧余所見閭閻博雅之儒坎壈終身者生能  
得于子孫而共身亦多長年壽考坐致金紫無美昔  
儒卿相師傳之榮此又造化所以妙用儒之用而儒

聖叢閣集

卷之五

五

效于今古一揆矣蓋吾鄉有孫虞淵先生者昔儒宗  
工也先生方以衿躬和斯洽衆建齋萬石叔度千頃  
風美所扇月旦咸歸太原瑯琊鑒實人倫而于先生  
題之以俊及之目也先生雖業束穎經而兼總流略  
揆藻揚葩麗於雲日卽所操挾白虎橫門諸儒何多  
讓焉試輒爲諸生祭酒而顙以數奇已一第已丑春  
用明經高等對揚王庭浸浸稱用矣先生竟倦游以  
歸蓋是時長公已第南宮出宰百里先生將弓冶遺  
經付兒輩發抒憤懣而自治三經日延二仲長公自

是爲河南吳公勉思先生庠初命矣而先生神顧日  
益王床頭卷帙兩夜不釋問佐以浮白手談少年不  
能用也於是先生春秋七表高矣長君方乘五馬歸  
襁賜膝下豈非孝顯之極思人世之奇遭哉語曰厚  
積徐發不於其身於子孫先生遺學宏行不遺餘力  
瘁矣迺不得一科名承天君少年鋒銳坐馳榮名非  
有積日累月斷髮嘔肝之勞也然而爲吏苦無底不  
下吾伊先生勞於治經迨于食報承天君迨於致身  
勞於爲吏乘除之際若或尸之要之先生以一勞詒  
兩逸矣當先生困頓諸生時人恨先生不遭漢主耳  
由斯以觀不以彼易此余與承天君同舉秋闈情歡  
猶子知先生抱一煬和岡陵始基次君墮地千里行  
且翔翥國恩家慶寧有涯涘作客長安末由躬祝敬  
述生平遙持北海之觴以獻

聖叢閣集

卷之五

六

祝鵠集序

余生到江韓萬里氏以治行為首諸侯長矣余因以萬里爲吏師更時從問奇字別去幾十年所一日來長安市中把握旁若如平生聞其案中與則其隱于霄私怪長卿倦游利有目望安所從其作是負氣無何出示祝鵠集雪然西京之浩橫大晉之詠唱也無疑夜光矣萬里爲吏好奇節爲文好奇氣甲主之役以文譽推擇臨校齊魯所爲式劍海內所授士空海上人人知有萬里氏家言者文刻記較灼如此

東漢書

卷之五

七

獨奈何爲吏弗効遽遲墨綬出佐方州爲蓋嘗憶萬里在鍾陵時務潔白脩束大要孤行一意而以不能陰陽浮沉歲久不得遷稍遷郎戶曹一再司度權則日取三尺効治倉鼠市儈共索束猶鍾陵去之日撲被青氊故諸生時上公車物也以故吏所益出權所溢入以百千計咸登諸公朝而鼠之黠儉之狙皆類不能無望爭構蜚語卒得左降今由梗槩臆斷萬里將無繳繳難近耶以余觀萬里乃虛志坦中絕不伏城府險阻於胸懷直不能自潤耳何憂終不効哉志

芳行獨知希固貴厚實不居顯名抑將附焉波公不晉轉徒齊安固頌僖耳乎萬里異時賜環塞波正猶是集必騰爲夜光也萬里行矣

東漢書

卷之五

八

儼鄉試錄序

歲其巨得從某後校士得某錄以例得有言于末  
簡竊惟原本山川徵引謹俗上下英詰擅揚風雅前  
人之述備矣麗矣臣不佞無能為多士揚波增潤願  
臣有黜士之責安得無說而處此請以身所受病為  
諸生効藥石古稱家脩廷壞通顯變素是知古人處  
處大抵好脩至於涉世惟艱即好脩者猶有遠志小  
草之虞自世不能不波而士脩日寢當其至其門至  
賓之中誰能壯天子之猷而以天下為任茲其重其

重其

卷之五

九

身而圭璋自享者渺矣一旦結綬升涂而登薦之牘  
月旦之林何多絮矩溫良之士也豈古人工於求志  
者尚拙於逢世迺以中人涉世之末流而事半功倍  
哉意者中無定操隨世易向故當官之譽遠飛于生  
昔而窺影之漸獨抱於來茲與若是者臣之所大懼  
也蓋臣昔倪首經術不知措意世務也一行作吏實  
貿如鶩諸士其尚以臣為前車而定志往哉諸士將  
蕭條高寄以品見乎將慷慨扼腕以才騁乎將還續  
埋鹿以苦節貞乎將曳裾折檻以致諫諍乎將凍餒

重其

卷之五

十

性令揖讓規矩為理學宗乎將哆口顧鈴研術待變  
為干城士乎此數者鴻業美號世所嚮也即使頑固  
抗縷由求展采道無越此而臣以為行仁義也非由  
仁義行也何者心有真廣耳真則有意經修無意仁  
官縱數者不得一當不失為尚絅君子實為其仁  
修為其仕官縱數者兼諸登峰終為已非小人之道  
交喪道德仁義總為市進之具識者至等之方藝伎  
術以此為志是朝之走墟也去古人愈遠矣諸士其  
尚實心以貞志哉或者進而稱曰世路險巇星播泥  
瀕抱朴志以遊長涂不幾昧目而涉羊腸乎臣謂不  
然仕路自九折斯民固三代臣嘗見數士焉捷鈍殊  
機辨訥異口不特甲之捷辯翹然自喜即乙之鈍  
亦自愧弗如也乃同仕也而乙起甲仆則又何見且  
世涂平險俱由心造故直如君子而稱君易如小  
人而曰行險豈在道遇乎哉諸士患無定志真心耳  
無憂世之發歟矣臣拙吏也故不能為諸士揚其  
鏢而以藥石之言告諸士危時勉事聖主毋讓古不  
一心之臣矣

何江峰年伯暨年伯母愛壽記詞

今天下稱潏潏澎湃浩瀚淵渟淵澤區宇衍迤今古者豈非江漢哉江漢之流洵實德矣其源決矣受其源惟岷與嶓方江漢之出山下涓涓二而匯焉而滔天列瀆宗海總無加於涓涓者之微涓涓者之長本大者未茂山川誠有之人物亦宜然自詩若禮也象爲母主壽考水動者機也象爲子主克澤故華陽於昔多特達奇偉鮑背難老之士蓋山川之蘊蓄者深矣若吾同年何涇潭兩尊人北嶽七表北非其

寶叢閣集

卷之五

七

較著者哉竊聞江峰年伯少負岐嶷之譽長爲伊洛之學載籍博極而尤好玩易先天加一倍數與曆理若數一二別黑白也門內孝友門外肅歷家號萬石里名通德日與三丈夫子徵文彈史自相師友可謂眉山結而富順世其家風矣蓋翁及趙文肅之門而證印于劉西峰故學爲儒宗步爲世儀迺若大有人固筭而珥者一何多丈夫桑也彼直以從從承夫子慈和睦妯娌慈僕御哉愛子知勞乾夜宵盡而涇潭既貴聖善彌厲三事君恩稟稟德壽卽其替於大哉

古文伯陶士行韓康伯之母之流語有之不知其世

視其子吾觀本江昆季而知世德復門取有淵源亦猶江之岷我漢之嶓冢與翁旣已相羊金紫之飾結約不得見澤當世而伯子明經霄次仲子以治平徵起闕下季子孝廉異等行且澤之區如中涓涓者不出一涇江漢利發無方孰謂江漢之澤非岷之烈哉夫陽施者陰報耆位者豐年德壽仁壽必有必然由是則頤大耋純嘏申錫某等方將爲北海之鰥鰥南山之祀又寧止今日府初命陟古稱江漢淵澤耶本江旦晚爲天子侍從親臣猶稱涇潭者君治湘有異政如古渡虎擊蛇者卽世所稱殺狐何今君也

寶叢閣集

卷之五

七

史武麟年丈家譜序

大道之行也無所不公曰海一家也道隱而無所不  
私骨肉成陌路矣夫安知聚族而別處者其初之爲  
一人乎仁人孝子於是有收族之法焉則譜是已蓋  
余讀史氏譜而嘆其爲三代之遺也其志得共坊族  
矣翼城之史不甚夥哉封君義軒翁制而譜之既自  
可知之鼻祖始以逮雲仍來耳即異時公族子姓  
不知爲誰何之人咸若登之一堂而指諸掌上則此  
譜此志也可不謂博與若乃遙遙華胄曾無二三

靈叢閣集

卷之五

三

其慎也封翁仁以展親惟良孝而述事史氏因有家  
史矣歲已亥余與惟良新從郡國來待詔金馬得寓  
目焉於時兩家各有箕裘之慮歲辛丑而惟良以端  
靚好孺子見名之曰某則所擇爲門子者夫惟良僅  
壯耳方未艾夫蚤斯而遠求之課業不幾未而而求  
時夜哉則惟良之道公之也世人一漢自封有堂室  
而諱言同事耳惟良視鼻祖而下若同室高曾而下  
若一肢又烏有隔而濡需爲善乎風人之言物化也  
課業取與吟閉之空穴中七晝夜視其似我似我而

頃刻化爲蜉蝣矣志一動氣異類速肖而况原自屬  
毛離裏者乎孩孺而濡沫之卵翼之息相屬氣相轉  
矣爲箕爲裘惟其似之即異時百爾蚤斯矣異焉則  
惟良氏神化之道也亦猶行古之道也斯爲義軒翁  
語族之志之坊而已矣

靈叢閣集

卷之五

古

賀涂鏡源待御九載考績序

今上御極之三十年御史臺曰御史用九載考績司功氏條上殊最曰臣載主臣臣稽掌故侍御六七載遷矣九載三考臣部渺無見聞若徒循例以京師遷也惟

皇上命

上方春惜名器寢未報於是江右涂公在臺逾十載閉門不視事一載餘矣風人之咏媚竝一人涂公何不媚之甚也何宜遷而久不遷宜報而久不報也

卷之五

主

主

昔之媚君者二將美共令都俞一堂此以順媚者逆心忤耳畜君好君此以拂媚者要於自靖自獻尊主庇國故曰媚也况御史以臺諫爲名以拾遺補闕爲職其是非可否至與宰相並權寧惟以順爲正哉涂公生無媚骨忠自性成歷著循良簡登法從議論取持大體惟不能陰陽人主而已言按可尋進貴進員固參莫相攻公片微諭解賢十萬之師固上方畧制交南之命厥功偉矣繼乃撓擗周晉理諭部亭下待天王求金寺人銜憲宿衛巨奸媚與賊集公詞劍束

縛備極苦心遂令銀璫左貂望風束手雄狐短域避影銷魂不能使普天無稅而能使黔首有官則公之大有造于三方者也其他澄清之烈要非更僕可數蓋公同學深醇道養凝固故立朝按部聲績炳然斯乃大儒經世之效純臣媚主之說耳不然而待仰取容又不然而矜弔爲譽卽一歲九遷生平豈矣焉貴哉曷貴哉

卷之五

主

主

賀吳恭軒六載考績序

直指使循行郡國則方伯連帥以下咸受其最焉而  
比及三載六載九載則以其殿最上聽 宸斷司功  
氏受聞而已蓋其重哉重故御史臺考課之法與他  
察異他察計月會歲課功程能而已臺考六載歸於  
識會風節不獨以功能見也然而提會臣寓理諭節  
亭所澄清者若而事所激揚者若而人所建勳民紀  
者若而便益圻壘痛隼安在彈射路豺安在問罪則  
又昭昭耳目未始不可以功能見者昔人至以臺諫  
能言埒權宰相而臺臣代符實見施行又非能空言  
匿短者職蓋其艱哉艱且重故吾見真御史之難也  
况夫始進則意氣方張揣摩未密即未必肯朝陽之  
鳳亦豈遽爲抱葉之蟬積漸以往聲價已成自非忠  
由天植鮮不化爲繞指矣故臺諫之難非始進難而  
晚節難也吾臺恭軒吳公出按西河竣事還朝以六  
載績奏公時在臺逾八載矣當公之往西河也政位  
五載大閱之期而又以其間攝行全秦按事公先暨  
所攝旌旗變色至則核軍實蒐辛乘差次文武將吏

功罪上之朝蓋文自道臣武自大帥而下咸有所鈞  
剔易致不獨苟取文具毛舉細瑣者一時軍政大肅  
邊塞虛誇之習丕變虜中有一范之誣而全秦有長  
城之倚矣是時柄臣張權逐銓諫諸臣而并謀錮在  
籍言事者公不以身在還而忘骨鯁抗死於柄臣隱  
而爲上分別人材甚晉國是藉以大定至于今而八  
載之臺臣視曩時無不遷去卽少濡忍何至遽損名  
實乃公之還朝正色侃論於世所競趨無少侵信其  
識會風節豈不去尋常萬萬哉而西河偉烈又無事  
更僕數矣於是 天子遣公巡視全楚楚固大國而  
又在彫剝之際公所爲負豪右以秋霜而煦單赤以  
冬曦者當不殊于兩河也不旬月且以九載績奏  
天子必且有以大褒進公而公之晚節允爲蘭臺藉  
矣以諗于同臺者無不首肯遂書之爲賀且以爲別

王孚齋先生集序

家大人之師曰孚齋先生今之古人古之君子也先生于學無所不闢而裊躬以善養浩然之氣為主其生平一介不取三公不易有鳳翔壁立之氣在昔胡司馬捕倭海上時先生應聘往校左編而江南大洪邵樗朽者運司馬輦中之籌者也司馬欲樗朽居間而上先生千金爲先生壽邵故口辯士而一時陳說尤傳以道義如所云子與傳食宋薛歷受兼金者皆皆也先生不能婉致辭直曰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

書集

卷之五

五

之可而已新鄭爰立自田間邵用奇計居多而先生適官六館當是時邵僦憲都門外卽朝士至有不得時報謁而先生若爲不聞也新鄭固知先生而邵又憇憇新鄭收羅先生爲門下光寵於是邵間行諸館下望塵呼曰不見數年問學何似向可與立今與龐矣先生知其言曰汲也憇猶昔耳於是邵致新鄭注意而欲先生一往見之也先生不可曰六文爲官覲升斗已乎必欲大用行道而以廢士望目落西山林廊廟不一揆也先生不應而言也事邵語則

不能休及補遷延辭去蓋先生大節凜凜如此後倖

威茂稍還壁司提舉世謂善地脂膏處也先生謝不往而投檄返初服閉閣却掃一室五事不出戶闔者幾念載殆益屢空廩著僦居三徑就荒難延二仲數椽無地安種五粒郡邑之長巡宣之使表宅式處重門脩黃先生鑿坏謝病光塵竟遠晚年觀風者特疏于朝而先生已夢奠兩楹矣蓋先生宗師昆陵而以萬文恭爲平生執友故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而治法適得吾常嘗記從家大人後晉謁先生時家大人臨坐而某立侍久之出矮胡床坐之楹間而曰父坐子立固然然語長姑坐也坐間語娓娓侃侃聽之真足廉頑立懦每徵一事必盡屏書卽持日地里弗遺近時文章家名能涉獵者固有至於精覈如先生恐不多見某也正不能開先生文章之微而知其爲道德仁義之言也二沙竝傳行遠何疑文純吳安翁爲先生忘年交刻先生集成而不失序其六足於編末亦及門羨培之意云爾

書集

卷之五

五

總仙洞天詩稿序

國家文治開乎開創

高皇帝雖拮据馬上而聖學渾然恒遠長篇往往出  
嗟立就大風相梁曾何足喻煌煌乎敷天文命始基  
之矣

列聖紹天皇猷益豈莫不觀乎人文化成天下當時  
山陬海涯亦既戶誦家弦矣矧迺宗子國維城之詩  
天孫抒雲漢之章者哉華山殿下者益風諸王之生  
擅岐嶷夙耽風雅書宗大令韻法中唐意之東望西

聖後開集

卷之五

三

書既饒矣西園羣從不減鄒枚下迨丹青猶追吳  
顧以故海內之士聞風嚮臻觀景鵠赴斯已冠冕詞  
壇寧獨領袖屬籍已焉總仙一集斐然大雅王方青  
齡始之末邱甫開乃白雪陽春寡和國中矣又况假  
我數年何但今之于建蓋益藩自剖舒以來世敦禮  
樂王尤濬發慶源溫文猗齊所謂天上七裏不出人  
巧者也嘗怪東平樂善不能質樸其文章河間書音  
僅振大雅於絲竹而淮南鴻烈取賡其公老詩父子  
差足吐氣迥香分臺土豆煑釜中千載而下有衛德

焉孰與王家世敦素業人綜百行課藝則屈宋聯鑣  
考德則魯閔陪乘者哉有二三不朽王居二焉既已不  
朽矣又何慕陳思之求自試嘆功今之四宗豪郭詩  
日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斯迺嚮者

高皇 列聖右文之化也敬九頌首賦長發之首章  
以增

聖後開集

卷之五

三

白茫潭許氏族譜序

王道之行始於周黨王政衰而宗法廢宗法廢而譜牒輕矣昔者先王因生賜姓或以官或以地或以氏樊然殊涂而源流可溯春秋之法卽國與而宗同同敢奸也降及晉魏隋唐循沿世罔祖級輝聯品流區別雖強起者自詭於無方而代與者猶傳乎華胄宋元以來北道浸遠蓋余宣江右見其里俗家珍譜牒大宗有長小宗有領辭次連維可以助長令補宣風教說者謂其地罕歷兵燹故多故族三吳卽言古嚴

靈叢閣集

卷之五

三

爭之地乎而高門遙胃所在有之萃漢合離一何寥落也吾邑山長水遠代有閭人百來漾流滙於茫潭世居此地者有許氏土膏與衍子姓雲屯數里之間阡陌繩貫棟宇繡錯池園水竹具足幽致禽魚花石亦來親人列屋環居之輩老者矜莊少者英穎或隱於農或逸於釣或曳綈策肥而敦詩說禮或披裘帶索以扣角行歌冠綏子衿蔚蔚彬彬恒山張山肇稱祠典崇畔蓮塘式廓棟畎靜菴先生臚列家規如其譜牒以示後賢豫菴先生以與傳名流繼志善述既

與先侍御共襄邑乘歸哉吾黨纂緝譜牒法總歐蘇意熟懲勸義例嚴詳撰製淹雅披圖展卷文獻斯徵於以萃宗祖之精神而新子姓之耳目文物之垂若星禮書之容極目孔子曰吾觀於鄉三知王道之易易也魯之許氏宜其然乎余高其義叙其言謹述述紉族可以觀矣

靈叢閣集

卷之五

三

車塘王氏族譜序

余祖母慶士林塘公女也余不及見公而見公之子  
近塘舅翁翁之里曰車塘環車塘之上王兵燹後而  
居地既僻左戶習耕稼翁指語百訟衣食能足其  
不遷純白不墜論其世翁可謂義皇以上而翁之子  
亦不作晉太康中桃花源外人也即今余中表侄也  
尚有祖父之遺蓋其土風敦樸人性頽直余祖等  
他之節遂烈千古王之先世來自淮泗初渡江者曰  
祥七公可知者兩子曰汝三汝四其來也丁居莊上

靈叢閣集

卷之五

五

而汝四復自莊上徙車塘汝三之後有字齋先生者  
爲世聞人另具家乘離裏僅二百年餘相望在數里  
內而判若兩族古所稱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殆此此  
可想見敦龐端固之概矣其八世孫曰徵者祖其世  
系而九世孫曰簪曰篴者余之中表也屬予其端  
而余爲之誦說土風先範俾王氏之子孫知所  
以守箕裘母見紛華而悅母見異物而還太計或  
機械作機械作則浸尋至於作奸犯科雖欲安於田  
里樹畜爲太平之民不可得矣余在田如故老之人

故爲故老之言如此

靈叢閣集

卷之五

五

送邑父母養微喻公入覲叙

三吳之俗侈以譌在昔號稱難治吾陽羨山水高深誌傳吉直漸及今茲淳濃樸雕矣蓋余讀周子意風土記中事若戒若沒故世所傳說事若存若亡即余少時所及見事亦若隔世今無已夫其難治幾不惑三吳雖然猶有質也是升降之會也上之人若曰陽羨之難治猶三吳一切籠之以賦芋則民未肯爲朝三暮四之狙旋且收之以析楊則民且能爲詭術竊竊之馬老子曰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其智多而求

靈寶閣集

卷之五

辛

勝以多民轉難治是舉吾邑餽羊之質而盡斷之俗遂降而江河終不可挽矣邑父母養微喻侯學道愛人篤行君子也侯實抱秦鏡於胸懷瑩太阿於掌握而不忍察魚於淵怒虎以乳馭衙內與僮胥史惟訪惟慈田畯村姬事至者响煦受之如抱啼兒遇士大夫秩秩靡靡偃室晤譚已携致青雲上令人不能飽有所及兩造嘈選公庭侯輒諭解遣去之即不去付其曹伍諭解遣之訟日衰息鈞金之入至不能登儲時額邑故僻左無孔道而以僻左無孔道于旌往往

駐節曰尹賢事可倚辦也侯不忍煩民供億創俸入佐之千旄相望而民不驚也江南稅戶轉輸京師最稱繁苦侯手自停削出不意憑之通衢若坐諸其室而發覆焉吏不得因緣爲奸下不得干請爲豪索兩稅之征惟正是問無所耗於額外時教濶於月二級一覩內史之課殿陽道州之考下無所病矣樞密司入往多破產自侯下車不稱厲已戊申大浸稽天吳民共魚侯病瘵由已疾呼額上單騎循行發廩賑給歲額得減民得免於溝壑曰天實降勅喻父生我區

靈寶閣集

卷之五

辛

左利病不遺毛髮殫力興除具爲永策侯固豫章名流余在劍江時獲交一臂知其學有原本侯果不鄙夷吾民升諸大猷四載至誠惻怛之懷真可孚豚魚而信童稚吾宜今日即不敢望古陽羨庶幾知上新焉不敢爲三吳哉歲當覲侯且戒行文學博士及諸子矜儼然造予曰喻父膏澤浸灌四民諸子矜尤坐春風納諸大方之圃提耳若家塾嚴師勤軫其私而教以禮讓諸生無有躍冶者巽塔承雲賢書恭盛棘闌借鑑麟鳳盡入網羅是喻父尤大有造於士類也

諸子矜在贊言贊耳若其太全于國民知侯者知侯  
宜莫如余而閉門却掃亦且爲衆聞故窺之民路述  
風謠以當曰子講德之精談侯行無端重得余言將  
令其棄裝並輕耳奚以塞諸公之意諸子矜唯唯而  
去

福建鄉試齒錄序

歲而午多方將額俊於鄉主者實爲勸駕余既弗克  
辭大邦之役則重商而走無諸境上未遑辭辭從事  
棘聞功令告成事從司衡者授簡紛葩乎九十其康  
無不得子虎穴探珠龍領者一何競也何言之不讓  
享禮既陳曹耦列極目快士有來萬邑斯已濟濟  
矣無何諸士私覲燕於閭黨易其曹耦以齒差次有  
來青邑復逾衆觀一何讓也諸士進而稱曰昔日之  
燕羔雉爲政旣在鑪鑄敢不品題是爲今茲之燕地

則其社脩則其昆業辱推擇名爲孝廉亦猶是舉鄉  
選里也燕毛行古諸士恬焉余爲輟然洵哉觀於鄉  
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雖然此其貌也而知而之氣乎  
長者嘗事欲然不欲先人少者壯決不難勃蹊事上  
而知而之衷乎走所欣惟恐弗及卽少不日我實居  
後避所苦惟恐反之卽長不日我實居先雖然利害  
猶未出於間也諸士擔簦上國必且影纓抱組集於  
壇之場矣得無以腹競乎浸假而誹譽失得不移隄  
決矣能不以身競乎雖然猶利害之凡也榮名在私

實類不詒於君父能以名讓乎籌策在躬休美可移  
於爵列能以善讓乎親讓讓也衷讓具也讓鄉小也  
讓朝大也讓名讓善則至矣雖然亦有不吝讓者縣  
官養士緩急是賴既已委贄而不委身云讓讓未  
遑母乃中情實性當仁之謂何何名國幹也諸士行  
矣始進則讓當官則不讓何讓古不二心之臣雖然  
不競榮者乃不讓事則異日之不讓又今日之讓  
始余何幸得逢其相讓述紀其事為之詞

班承軒叙

吾宜華胄厥祖九侯爰自山亭以遠經國環海之奇  
復著望於荆濱累世軒冕詩書奕葉篤生三公子雪  
漁先生其人先生余父執也振鐸湖湘之間莢棠燕  
齊之境所至留犢瘞鹿破柱拔薤古之威廉吏乎然  
而衷實慈遺教匪科條寬然長養篤行君子許市則  
門牆上單父無不祗而席之尸而祀之而先生許祖  
惡流垂綸遠浦松菊雖荒烟波無恙祖帳東門無驚  
金埜以召客卜居南郭有琴書聊且謀孫矣以兒室  
人之謫相將齊庶紫之眉操作而前阨窮非病若儲  
宜人者真古鴻光之儔也以茲連範宜挺國英則有  
若令嗣國子先生諸孫孝廉二妙親老家貧暨捧松  
陵之檄母單子獨竟陳璧水之情壽觴舉慈顏和不  
知老至喜報劉忘報主若將終身是父是子可傳可  
述講德歌風致緣情而橫溢懷人送遠文相質以綺  
腴峴首殘碑尚墮路人之淚枳楚遺澤宜牽孝子之  
懷是用表章存諸家塾紹聞承德彰往詔來庶幾清  
白吏子孫無忝陽羨人士風云爾

詩許豫卷八聚序

世有大重曰文與獻兩者即使孤行猶爲擅美辭屬  
兼長寧非國寶宜尼至聖言出爲經猶不憑空空所  
學而歎杞宋之無徵是以墳典能誦靈光尚存昔人  
至寶之逾白珩而曰天之慙遺蓋所開世道非淺矣  
吾宜文獻以余耳即所勝記則萬文恭王手書兩先  
生其人兩先生沒而微言緒論流風遺範不至湮  
則幸有許豫菴翁翁與先侍御爲中表兄弟而余少  
時曾從受典謨翁之學綜緝羣籍網羅百代而於吾

宜典故尤極研貫山川名勝風謠纖悉往往見之詠

歌以章皇幽紉字齋秉筆脩邑乘先侍御與翁並推

三

擇爲副而翁之力爲多蓋翁爲王先生館甥卒傳其  
學而於王先生丰範尤爲叔敖之優孟左乾規右執  
矩躬無畔脩與人居顧詡詡穆穆無莠言無諾責令  
人滌蕩于醇和中學士大夫題之曰君子兒童婦人  
稱之曰長者翁族甚夥宗法甚具蓋翁大人靜軒公  
上之而翁更光顯之作家乘比於董狐焉翁今耆年  
已在東西必見之辰傳脩期諱言六十九之時矣

宜典故尤極研貫山川名勝風謠纖悉往往見之詠

歌以章皇幽紉字齋秉筆脩邑乘先侍御與翁並推

三

危髮秀道光行尊所謂邦之文獻非耶雖終困子登  
不得林於朝月致膳以與天子揖讓而邦人之憲老  
乞言登堂以祝噫噉者肩相摩也翁顧善飯若流日  
光炯炯兩夜握鉛丹甲乙不休昔向巨達潛心典籍  
年八十猶手自校刊誘納後進沈士麟藏書遺費年  
八十猶手自錄補約數十篋翁今耆政似之過此則  
爲伏生之九十授經羅侯之百七歲而精爽不衰寶  
公之百八十歲而恒逸樂以益性命使邦之人得永  
永觀型文獻以拜君子長者之賜美哉壽也從茲始  
矣請以復翁宗人之請宗人曰雅雅

壽吳安翁七袞序

嘉靖辛丑嶽降於吳春王正月是生今同鄉吳翁萬曆庚戌翁春秋七十矣族之衆蕃履交錯謀所以爲翁壽某曰此一族之情未足爲翁祝也須臾言益之徒衿佩紛獵謀所以爲翁壽某曰此猶及門之情未足爲翁祝也閭閻縉紳居於里者官於兩都郡縣者書疏相訂謀所以爲翁壽某曰此四方之士也今日方以爲祝請得而授簡蓋聞之君子之壽以天下小人之壽以一身君子之壽以永譽小人之壽以永年

卷之五

卷之五

五

孔貴朝聞孟稱不貳豈艷遐莫哉彼所謂仁之壽德之必非耄耄期頤長生久視云爾也萬物爲體千古爲量躋一世于壽域而名與天壤敵如是而已矣故古之善頌者曰壽國曰壽民不至如世俗所稱獻安期之棗偷度索之桃也翁稱道早歲師承有自司都峰先生詔獄歸來翁偕先侍御委贄南岳山中午夜蒲團開發平生萬文恭先生道在里黨終身服膺而先生學總歸誠而仕宦並以氣節顯翁立身立朝之然家法作令劍江吳門柄國有爲翁道地者曰鈺司

可得也翁謝不應而以久次循良入爲臺官視謹河內會選言官翁疏言臺諫須用宰相不識面人大忤當路意令太宰總憲勒之請急翁歸山中十年餘用薦召還朝而蘭谿四明當國翁並有規切乙巳內察翁實爲政相門私人並從芟刈四明營中旨致留留之翁遂爲輦上耽耽矣會曰司敗翁得還貳司寺雅意無競屢疏投閒留滯周南遂至今日而翁七十矣甫獻歲卽上乞骸之章當事尼不行夫七十致仕何誠有之然從古賢聖直以得時行道爲大期若道果

卷之五

卷之五

五

時違則蓬蒿而行耳未聞以年解仕也韓范富歐皆以道德爲經濟者夷考當年並依棲人主終其身而後已寧以宰相出鎮或乞祠祿以埃時不聞以年解仕也且翁自釋褐至今三十四年所矣登朝爲侍從卿貳直十餘年耳中間大半遵養丘園翁仍得收攝法聰明逾於年少然徒以壽一身若山林呼吸之輩爾耶將萬物千古爲壽域耶方今言路之中復生歧路同舟之人幾爲敵國國是不可謂一耄耋者乙巳清議翁實始之無意終之耶一道同風社稷靈長

是願其爲壽孰大乎翁之子符聖君既以立道三時  
甘三黜以歸而翁又圖以善息歸平生所學何事請  
以得善之觴觴翁而後以南山之壽爲翁之可乎諸  
編終成日唯唯致書之以告託詩此詩者

詩路宛翁七家序

兩漢重經明行脩之士卽有顧門名家案：此句在宋本中相封侯橫席金華爲天子師傳儒效如此其駿鑠也  
故經術之盛千古爲隻自科目之涂重而明經之選  
輕顧門名家者代遂寥寥國朝初制亦重明經十有  
朝起積分暮登臺諫郎署而下指不勝屈成弘後復  
失祖制然而耆儒碩士往往出於磨礱之久而成於  
積試之深若金沙學傳吾邑路宛翁先生者真經術  
人師兩漢金華之彦也先生余父執父贈君坦菴翁  
而兄叅知漢哇翁贈翁素風古道楷模一世說詩解  
頌爲時大師叅知翁傳其學以光顯歟世先生經術  
淵源叅半於父兄而尤好深沉之思覃精無垠劉然  
理解以出雖源流有自而自得多矣故吾宜詩有路  
氏學一祖十孫並以毛詩頤頤膠庠間至其天性敦  
慎門風孝友所居俎豆之倚望間知爲萬石坦裏路  
翁曾無城府方頭直躬動引繩率久次諸生歸然先  
輩之靈光後來之正鵠也兩漢詩有齊魯韓毛四家  
傳其業者世紹休頤韋平兩家至父子爲丞相封侯

今贈翁既揚于王庭矣謝弗上公車叅知翁雖致位  
通顯未竟厥施績服父兄而光大之意在先生乎意  
在先生乎匡稚圭三百五篇爲天子師亦惟是平原  
文學起家今代明主聖安知尊重經術不漢世若且  
祖制云何耶歲已酉先生春秋七十矣神明矍鑠第  
骸彌壯頃差便過里中余從祝嘏之後見其欽歎迨  
年少夜深浮白道故不休先侍御以道義交先生甚  
驩兩家並戶日夕過從先侍御不可作矣見先生猶  
見古人風度也昔申公以魯詩教授于第王臧趙綰

東坡全集

卷之五

三

歸尊寵曰臣師申公也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蒲  
輪迎至闕年已八十餘今先生去申公入朝之日尚  
十載餘去伏生授經之日尚念載也史不言兩公壽  
歷所極應去百歲不遠耳善壽莫如授善領莫如詩  
詩曰文王壽考遐不作人又曰如岡如陵如松柏之  
茂請爲先生歌之而先生觴焉耄期乎權輿茲矣

吳嚴所諫草序

宰相秉軍國之重言官埒宰相之權非言官之爲重  
而軍國之爲重也故他曹猶可以才請顯而言官獨  
以識力稱昔韓魏公未嘗輕以謬許人范文正公爲  
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彼皆有天授有實學故登  
朝便爲名諫當國終成賢相豈取辦臨時隨人口吻  
者哉往時聞有拜官臺諫始從人問人材咨時事聊  
且綴拾建白甚且以我喉舌代人戈矛者不知其居  
平時所學何事卽自通籍至司言亦既有年日閱邸

東坡全集

卷之五

四

報陳奏作何溜渾日接海內士大夫與所傳說作何  
月旦乃竟貿貿至爲青鎖烏臺而後若瞽索涂也言  
官自輕言路而宰相重言官交驩宰相而言官亦重  
言路相權交相爲重而軍國之事輕矣國家豈有賴  
焉嚴所吳公天稟勁骨生無斌媚三世通籍承明伯  
季遞代綸綍國憲朝章稔若連聞公在少時便留意  
綜緝生長長安出入禁近卽纔逾壯乎已目聞兩朝  
人物耳熟列代典故矣伏首諸生識者咸期之公輔  
釋褐侍從歷載待詔參馬門益練習國家機政暇日

取先朝章奏手自哀輯論世取材多所彈政意向在  
輦下時時過從抵掌心服其與達後在塞上貽書勸  
勉明以世以才宜勒成一家言以紹聞詔來後聞爲  
臺官私心爲世道加額未幾卽得清言路一疏讀之  
而嘆其真爲朝陽之鳳矣時事多岐公輒玩弄筆墨  
翰塞垣不以遠道自解塞垣欺蔽之敝所從來公產  
力剔抉忘其爲怨旁之任蓋余曾厠公之柱下而先  
公在塞上者讀公諫草不覺汗欲下而膽欲風生以  
公英英之氣能令人讀之有生氣而轉慙昔日在柱

靈巖閣集

卷之五

四

下塞上時危言危行猶未公若也公所謂有天授有  
夙學非取辦臨時隨人口吻者也昔公之先學士橫  
批成相之逆鱗幸還一生於杖下而惴惴不能逃九  
死於閭左一朝賜環旋復請劍卒擯斥以死而廢悔  
公今其以茲草自足哉我國家重於九閩矣

越俎草序

越俎草者余友吳之矩諫草也昔人有言言無諫官  
言之涂廣今有諫官言之余隘廣則公卿大夫士苟  
莠工瞽無不得言隘則公卿大夫中得言者僅處一  
焉夫安知得言者之皆敢言者同爲王臣何獨無國  
恤大丈夫感時政主天懷發中不難盡言如故楚等  
身若石火彼引裾折檻竟是何官俱云博俎生致華  
聯年來輦上籍人動束以高官功令被以出位深文  
蒙莊寓言宣尼莊語遂爲今日志士辜案矣之矩道  
籍十年不離白雲冷署政不自惜尊俎犯耽耽耳之  
矩初筮以至賜環竝牢執私人雄據九閩之數何怪  
宦席不煖其再出也於幾事多所救正而處心更苦  
矣卒犯九閩之怒以去國頃來量移周南纔見念年  
前青氈又復不識三緘輒爾一鳴之矩真越俎矣雖  
然尊甫光祿先生立朝蹇諤強半家食彼其箕裘正  
在尊俎之矩能不負家學者卽不負所學者也思不  
出位趨庭應是有解余不佞曾聞教於尊甫先生矣  
誦因是贊之

靈巖閣集

卷之五

五

三輔兩試錄序

壬子春北畿督學陳公再以懇請天子不予告而令  
巡方者攝行校事需其至當是時予按部輦下且埃  
矣顧時且涉夏急何能避乃再驅易水校保河士還  
轅潞河校順永士十旬而還曰履我閭閻幸甚其至  
乾乃逾於身作諸生時也竊念陳公以文行檢閱大  
師也亦常師也予何能爲之小又何能爲之豈非  
師有小學校事大師有彗朝廷法常余不敢曲借一  
意孤行三尺法先自束而後束人此風所秉持亦司

重刊集

卷之五

序

存爾爾惟是棄去此偶業已逾念年更仔肩兩差日  
夕所懷萬端當其據梧忽有圖廻遂不覺看朱成碧  
矣以迂執古頭巾榜樣印證時髦以左右畫方圓胸  
懷綜枿繭絲安與銖程寸度至衡丈不爽即今賢書  
出都人士見謂不甚繆盤顧余意殊不自安吾甚慙  
吾鑒矣惟因是而歎國家文教翔洽于今待士極  
沐浴菁莪畿輔特深也余今者乃持斧而過鄧林之  
野竹不勝收問奇而登波斯之船珍不勝擗矣諸士  
一朝被褐而謁聖明者既六十有一人其懷超異

侯時以駕者猶難更僕數也蓋嘗論之文章之貴莫  
過於真彼蹈籍理窟自繁變化經營意匠何限波瀾  
乃鉅釘綺語雕飾詭章非其質矣諸士才行不同要  
各就厥研味摩寫獨懷斯文之真也能爲真文者嘉  
士能抱素心者真才異時爲而道緇途應不忘其素  
而失其赤斯國家獲爾真才之用思皇多士紀綱曰  
方寧獨文章云爾文莫吾猶人也其人真能爲國家  
有無乎吾甚慙吾力矣諸士勉旃若謂墮就及門何  
私所好則有按學兩試之業在請以愚之國門

重刊集

卷之五

序

區子淵就正稿叙

粵僑古稱荒服入漢始通中國唐開元中乃有中進士舉者而文章之士頗獨盛於我朝嘉隆之際歐陽伯黎惟敬輩起嶺表鹿逐中原之子之傳其先成之先也豈非皇風盛滿文教耀遐裔而山海盡乎幻為英特者乎南海為粵都會科名尤甲嶺表子淵區先生以春秋第一人舉於鄉所著有定香樓稿既已雄視騷壇之場稱作者再取南宮振鐸吳會吳興生一朝而得而師經則優孟左蔡人則李度曲江矣

重刊集

卷之五

五

廣屬科條首嚴風化蘇湖南齋斷斷如也甲乙之課月旦為異彈射雖黃家有嚴師每當諸生袖手處公輒為抽思觀者莫不歎服久之成法應書五父之德夫公固攻為古文辭者又何有詹詹小言顧時耗雖為小言而不鑄古則不能挾經傳之奧而傳神聖賢彼六經語孟不稱文也而文章家有如其古與者耶故余嘗謂文章雅俗之辨在今古之差而世之征於俗者生涯尚在坊刻比偶偷取易就夫聖賢之辭豈超千里公既深於古文又何有詹詹小言哉公行哉

公車借計吏北首燕路木天石渠政需燕許筆企羣虎觀且稱通國大師陽羨諸生即欲復坐春風微朱墨之彈射何可得哉弁之數語聊為諸生識其領引領之懷云爾

重刊集

卷之五

五

才難草引

歲丁酉江右賢書出豐士居十之一且冠冕焉無慮  
皆余平日所目成者余於是繆獲知人之譽也夫知  
人則吾豈敢論文信而有微嘗論文由心造韻以代  
遷由心造者靈無窮而日法以代遷者時不居而日  
新是以古之詞場人擅奇聲家標逸響若使文不貴  
新作者何爲代起要以才情異調理境同源範圍斯  
立型范焉存哲匠巧於矩矱良駟騁乎環中使必馳  
梁定檢以爲變鍾釘前語以爲麗譬彼貧兒乞食亦

靈叢閣集

卷之五

序

猶野狐譚禪吾所謂文起必宗虛虛緣質悟言須寓  
遠遠以近生既識虛遠之塗尤遵道雅之韻夫惟大  
雅卓爾不羣要以自我杆軸豈可寄人廊廡或者廻  
謂作固惟艱知大匪易海上若無逐臭劉應何以時  
嘉斯又逢年之偏見殆非研宗之通論夫理有極至  
心有同然知希固貴德隣亦多古人所以千載比肩  
今人由之四海同室請觀吾黨亦自匪誣諸君或過  
於磊砢之中或登諸淪落之後當其意氣所發上若  
月旦同欣徒以片言輟谷孤興相賞一旦或起雲合

俱爲虎變龍驤迺知天壤之間自有正觀然則臭味  
所由非真射覆左籍具在國門試懸賞鑒尚繁有徒  
繼起尚斯異歲何但今日敢曰知人

靈叢閣集

卷之五

序

伯顧鳴小引

甘生侃余下車時首選士迄今余爲更且老而眉目之齒亦壯矣生於是有積薪之歎而余猶昔以行雲之價嗟乎窮達命也遲速時也士計不能無於時是具足齊終而終不遭時哉生試擢三寸在吾庠頭長短揣摩成否生於是出篋中英示余而余爲之行文人題題之以伯顧之目大都主文體於詞一六雅不爲英雄人語而至其苦心處生皆可會益之家之王鵠秋林之韶品也原庶德讓生之謂哉

重刊集

卷之五

五

有其文生文之謂異時得時以駕軼此先資往矣卽

終身蓬蒿人也何尤老驥伏櫪再別自珍

懷南伯祖名宦鄉賢公移刻引

一薪火也古今一精神也世無不盡之薪而有必傳之火人無久閱之世而有必貸之神精神貫斯世數綿矣用心真斯精神敏矣若吾伯祖懷南翁者生於孝廟之朝沒於世廟之季去今已四十餘年而新撤之名宦如新吾邑之鄉賢復記斯非風流已遠神理常存者與翁之吟詠扶騷闢選翁之譚論倒映懸河翁之氣魄壁立千仞翁之局量波注千頃跡其梗概豈非落落奇偉真男子而家處純樸反若婦人孺

重刊集

卷之五

五

子翁豈大以聲色者哉當流寇猝起士民鳥散時戒家人勿汙賊手而自衣冠坐堂上計以死殉賊乃恫疑舍去卒能整脩設險屢殲強鋒所全肝城生靈何止數萬至今肝城曰湯父生我真生之矣翁子撫孤姪光啟厥緒先節祖母卽茹荼自天性翁實護持之蓋翁天報高烈義懷英耿每及風節事敬津津齒頰勃勃眉宇聞而要其至性篤行有以貫金石而泣鬼神故感動同時傳說來茲所謂善養浩然之氣不隨生存死亡者也文恭萬公孚齋王師吾鄉篤論君子

誌以不朽傳之正直齊肩嚮往實有心辭豈不佞乎  
日敢阿所私哉

聞生稿引

在昔竹林二阮並以標格道上談致蕭遠風舉一時  
爲奕千載余家聞生早慧里中私謂可成慈余虛薄  
有規籍耳生平自怪堅匏學不通方位不趨時鴻涼  
之效作鑒來者聞生固不予怪默而好澹真之思其  
則神理或肖澹則鉛粉都捐因頌諸生中十載政復  
何尤一朝筵羽嬰鳴上林當由賞鑒家自求人驥在  
之外非吾家能挾必售之技也註夫無游言言則其  
先資旦日服官岐途惟所適矣仍然而好澹真之思  
乎將與時頡頏曲學以破觚耶晉室高流余何能望  
借曰無愧曹何裨於板蕩乃阮氏能辭曹爽之召却  
晉武之婚稜稜勁骨執鞭所欣慕焉梓人行其譚蓀  
而余爲之引其端將以異日服官課其先資之言云

觀省紀行

歲丁酉十月余將以辜功受計 閣下于時王程已  
棘鄉思孔殷念欲清車遵塗計當淹涉時湖有以輕  
舸飛渡告余者或曰一之日齋發得侯馬怒水可至  
堂也余惟白雲之念轉篤遂決策買舸往而以念六  
日癸未解綬時則離亭之踵趾相錯矣方慈南國昔  
棠遂有西人卧轍留連幾曙始獲解維則甲申也  
首既南微颺自北涉時停桡得程二百里有奇乙酉  
晨發舟子告余曰飄風自南矣揚帆泛彭蠡樟櫓齊

重刊集

卷之五

五

發鳬驚狎流一抹青厓萬頃碧波余思夫聖祖龍戰  
偽漢賜張誠意倉卒附耳普郎慷慨捐軀實惟此地  
與一眺青鞋康郎諸山以弔古探奇而風利舟駛僅  
得之指點中晚泊湖口石鍾之勝又以昏黑不得到  
其上頭然已得程二百四十里矣丙戌過彭澤見邑  
在江濱雄堞因山高下小孤維卓水面如待驚濤絕  
壁蓋不待下堂可掌因念淵明不遑擇折腰而來爲  
茲令良慕佳山水不獨爲百畝公田也未抵皖三十  
里而宿計得程二百七十里丁亥過皖則高塘之然

海保障哉逆濠之失先着當由聖祖在天之靈奪其  
魄耳俄而風雨霏微跳波逆舸無起時將入余寢窓  
中則數浮大白勞長年復驅一二蒼頭櫓而佐荆長  
午卽齒擊濡踵而日子大夫實勞我我何敢以勞解  
薄暮在曉迤屬白波山立舂碇從波低昂蓋出入魚  
龍之窟宅者久之而舟中之人且五色無主卽長年  
亦坐晦冥無繇得彼岸隱隱見若漁鑾者似側近之  
而荒渚孤烟碎碇終宵蓋是日既竭舟中之力而得  
程亦百六十里有奇戊子風大作弗克渡維舟大通

重刊集

卷之五

五

已丑行二百十里而抵蕪湖則江行訖矣庚寅行五  
十里而泊辛卯行百十里而至東壩宣歙諸流建甌  
茲惟三吳之宣房瓠子其千禹功二十之一也壬辰  
逾壩復買小舸入潁陽江潁陽故伍子胥遇浣沙女  
處過此則鼓腹吹簫吳市矣癸巳抵余舍距甲申凡  
十閱月而周旋膝下焉是役也泛江湖越吳楚歷地  
千四百餘里且嚴冬北涉遑遑枚旬兼月以爲期而  
余以一簣邁過都歷塊之逆殆若鯨師助順焉夷震  
威然者倘有懷二人一念感之耶願余馬首又且北

矣青冢險難因懼得懼今念此離日懼得懼悠悠三  
心曷維其已短知過門不入當在羽山既歷之後而  
絕裾赴召真千載名教之罪人也聊紀歲月以俟他  
日南山之南承菽水而覽焉

過溫泉記

歲甲辰往下史某奉

天子命來巡兩鎮閏九月既望首事於東方未三  
城五里則溫泉在焉爰停征牡覽滌塵襟蓋登降巖  
谷者久之忽得石梁瀑布聲隱隱從崖窺度余與矣  
拾級而上爲堂三楹浴室次其後左出循崖盡爲碧  
霞元君祠前敞以軒湯池出焉池大小二各周以石  
欄大者如薪烈開沸濺激跳躍而差短小者跪矣直  
上如一冰柱高可尺餘旁甃石爲渠作亭其上潛行

入浴室半雜寒泉始成浴前灑數渠入庫室露池以  
供輿僮騎馬及遠近就浴者漚爲稠道則前所度石  
梁跨之於時冬也煥氣蓬勃出池中煖然似春而山  
形復廻合芙蓉四疊雲霞盡涵其頂而琤璜鏤錯其  
足斯塞上奇絕處碑稱都督楊洪感黑磷吳經始表  
章以泉能已疾侈談麟靈余謂溫泉下多有硫磺性  
殺重瘳瘡瘡或有之靈何稱焉獨怪斯泉之勝亦  
必遠減華清彼以去天五尺清輝遠播六宮臨元流  
脂墮焉照映泉石詞客騷人淋漓翰墨千載而下猶

若登臨斯泉遯居荒服翠華既絕經過品題亦復寧  
及石晉而後且入趙表之窟而流隰竭之氣者四百  
餘年

聖朝混一始入版圖楊君既出之榛莽之中而境寧  
觀風者時得濯纓其上斯泉可謂適矣抑余固是有  
漁室之懷焉

先朝中涓亦既出而魚然中國如茲碑所紀鎮守八  
守監鎗諸姓名實繁有徒

肅皇帝一朝去之如頃失墜而附骨失遺也奈何

靈臺閣集

卷之五

三

今上神聖而今左貂四出兩鎮彈丸三使恭布陰類  
相從吾懼斯泉且爲飲馬長城窟矣雖然塞事實重  
天子實惠顧有背旦夕且法

肅皇帝故事聊紀歲月以爲左券後之觀覽者知泉  
之幸不幸繫惟人謀地靈曷與哉

### 毫村東嶽行宮碑記

凡家之興必有碩大柔嘉之老積功累行以長發慶  
源貽穀來裔凡家之將興必有休顯淑詒之觀潛應  
民舉以昭錫禎符徵提聳非神之有可度而和之  
必致祥正理之常無足怪者陽羨之西偏有毫村者  
地則與區居多著姓封侍御懷古陳翁仁若騶虞和  
同閭閻寬然長者鄉閭比之太丘少時夢舍傍田間  
有王居焉出入旌旛旛蓋祗衛侍從儼然王者有稱  
尚主者寤而其貌可肖也晝則臥泠夜則殿廷少夢

靈臺閣集

卷之五

六

如是壯夢復然若猶曰魂交惚恍則宵燈燐然在暗  
矣或聚或離或徑度或規行頃刻千百若燐若練若  
燐若螢心竊怪之是何祥也未敢語人惟力是謀翁  
既以耆儒淪落而發于翁之子侍御公祿入之養歲  
時伏臘稱觴上壽之供頗翁不以身爲耗而儲之廩  
橐者若而金錢若而粟帛一朝謁永買而問材焉買  
若驚故高其估翁曰予豈鳩居惟廟貌之以賈遠起  
而與父謀出則頌歲其估以售日翁長者吾儕小人  
豈不走死刀鎗將宵夢是踐翁歸而謀度址宵登行

列如壙如爲之物土方者諷吉經始爾忘相洛之興  
翁姑命童子往植株焉相洛者至而株吉食墨不羣  
池咫尺乃向者宵燈列壙處也輪奐始立燈集其  
狎夕的燦遐遙咸矚星旒雲從隱隱赫赫其他不  
之異感應之徵浩穰紛錯未可指屈今聖廟待  
驚神煩歷寒暑始克落成門庶殿寢庖廡私宇羣如  
秩如而後宵燈始聞神若即安念之予亦遂致選入  
臺稱名御史向者之夢無乃吉祥善事神先告之  
者曰嶽爲泰岱曰岳宗焉惟帝乃聖受命而告金尼

重刊集

卷之五

美

玉檢猶近于誇下邑編區歆之不幾衰乎余曰嶽位  
乎震厥德生生之氣隨地孳殖不擇壤焉陽羨雖  
編小亦猶東方也譬諸王者端居則太內出狩則行  
藥祿餼君恩周淫於私享儲胥丹雘以脩千乘萬騎  
之時巡神其吐諸翁愷中易變德昭好生道導滋培  
和風翔洽神若陰陽而陽告之其繫于夢寐徵于聽  
睹若擊建鼓而振薄俗於鄉則可觀於世則可作求  
豈云怪乎是宜爲記

渡濟橋記

余家荆水上潁江是其上流少時讀伍相國傳見浣  
沙女子事咤嘆相國丈夫宜爾俠烈女子一異趨何  
知世間有名教事豈料千載後有人憑三品之威  
身野水殉所不識面之人是男兒是女子凜凜猶有  
生氣意其渡處必有表章作志千古者聞這潁水有  
聞如也深厲淺揭日知幾何人丙午冬奉諱東奔揚  
舸斯地有梁紅垂有宮翬飛寒裳不涉輿誦載涂曰  
惟我徐父利涉我土而孰知斯誦之淺於知徐父也

重刊集

卷之五

立

徐侯風規澄邁義槩肅上趨賢急仁耻同俗吏好古  
教化計先風俗作新梁於斯地若曰彼都人士亦浣  
者後浸假而漫有慙昔浣躋梁瞻宇言此其穎懸旌  
往哲作軌四民彼梁之躋徒杠與梁耳回風易俗則  
吾道津梁當今國是靡適舉世滔滔且暮登徐侯於  
津要且爲濟川之楫廻瀾之柱弘濟時艱一邑云乎  
哉千載後觀斯梁者知徐侯高誼相國比烈潁江餘  
潤波及郊壤矣樂爲之記

豫讓論

豫讓之死壯其節者至引而進之大學之道乃次之者數其失攻之至謂行若狗彘余謂尚論者當於其世而取人者當先其大節也彼戰國時激意氣重然諾一語投契不難絕脰而後從來矣知珪後讓乘人之中讓心則已死珪一旦附足接於車上珪首為漆讓故以漆身報也義槩感憤豈由正心誠意而然乎凜凜生氣瑯瑯數語可錫可決如然如許至今讀之猶若聽漸離擊筑於易水之傍而聞季氏誦仰天

重慶閣集

卷之五

五

維唐哭於韓市者也吾生之不有謂為大言欺人乎因其死事責以不諫跡讓志節殆非甘為牢秦勃懾於威重噤口不言事者彼巧慧辯疆毅果敢如珪意且自智其計而謀之弗庸耳再起再蹶何取空殘襄子之衣讓誠疎而拙於事頗傳浪副車圖窮七首英雄舉事往往遺恨何可以成敗論也若云襄子以國士待讓讓不能謀國何名為士則今古圖襄宗人而以身為殉者何臣得為完人有士如此尚復等華衰於九原歟奈絀於千秋則孰肯捐妻子棄

去白日之昭昭向黃墟而齒劍身之不但以死買詒也讓欲以二心媿天下而此乃以一心難後世矣反面事仇庶為近之顧其言曰既已委質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則若未嘗委質於中行氏者夷考其時晉君尚在范智與讓皆公家臣也嘗試事中行而無所長短遂轉而之智氏乎智珪中行之事非必在中行既滅之後也即以兩主論而士為知己死彼朝糾夕白管仲以仁就湯就桀伊尹以聖而獨讓不得為國士乎故讓之死謂為戰國之奇士可謂為千古之義士

重慶閣集

卷之五

五

可而必謂大人之學則非其世也此矯之者所以并奪其國士之目也又所謂見其小忘其大者也

論義喻利說

論語一部書多分別君子小人如驕泰和同周比德刑惠土上達下達成善成惡蕩蕩威威之屬不一而足總是爲後學指點岐路要他人頭不差這一章書又是描寫君子小人心神所謂人鬼關也說道君子只曉得一個義小人只曉得一個利夫義利之間同形異情君子也有時得利小人也有時取義如何君子便說喻義小人便說喻利這個只在心體隱微上分別無所爲而爲便是義有所爲而爲便是利差之

臺義閣集

卷之五

三

毫釐相去千里譬如湯武征誅至於有天下這如何不是利只緣湯武之心不爲天下所以名爲義好名之人能讓千乘這如何不是義只緣讓之心在名所以名爲利上達下達如何是根義利來君子之心既無所爲心體自然清淨越清淨越高明振衣千仞同濯足萬里流這便是君子地位如何不是上達就如神龍翔於霄漢決不受人間參養惟其不受人間參養所以能翔霄漢那小人只知有利利令智昏始而枉尺終必枉尋幾何愈巧人品愈污譬如青蓮蓮與

以厠口如何不是下達所以說上達下達也由

義利如何說懷德德原只是人心本體君子之心無所爲自然清淨高明便是明德便是懷德此等工夫煞精微又說個懷刑反是粗了不知君子學問因是精微心境時時惴惴有規有矩一毫走作不得這便是心上大明律了且刑有人刑有天刑人若是暗中取利不有人非亦有鬼責人刑易惡天刑難逃這句刑便是天明威這個懷刑便是畏天命也不是粗即小人只要討人便宜感人私恩小惠求田問舍何時

臺義閣集

卷之五

七

是了這便是懷惠懷土所以說懷德一節也是義利上來如何說泰而不驕驕而不泰凡人心事不光明便要百般脩補君子之心光明正大生死禍福毀譽得失任他風波只不回首何等心廣體胖這個心廣體胖都從戰兢惕厲得來原與他恣睢自利的不同這便是坦蕩蕩這便是泰而不驕那小人得手時驕人白日失手時無地自容患得患失憧憧往來消阻閉藏情兒甚惡這是常戚戚這便是驕而不泰君子心逸日休小人心勞日拙假于只在義利上來如何

說成人美成人惡和同周比章亦從義利上來君子  
心無所爲至公至正只爲人好好人便同志無偏無  
黨泛愛親仁這便是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和而不  
同周而不比那小人一味營私惡者自然氣合善者  
自然齟齬利盡則交踈勢均則力敵縱有朋比不過  
數人不遇一時這便是成人之惡

歛硯銘

歲已酉春得巨硯厥材孔良推墨若新然於硯  
也余素怪鈍硯喜而銘之  
爾足連爾腹蟠知白守黑其光如罔不人說人說  
不日堅乎試且磨禿盡霜毫奈爾何

題貞裕堂集

吳中饒水而吾邑獨饒山山於地與猶骨也故吾邑  
人生多骨鯁而欣附強立其節者至於尚氣整俗無  
斌媚而得當者於綱常名義不無裨補考之邑乘及  
所親記卽并而題者往往以節自見而表其志里相  
望間并其最著者一時有吳母屠太恭人陳守節太  
孺人暨余先節祖母王太孺人並以靡他導節放信  
後昆而屠太恭人之子若孫尤奇壁風節擅海內月  
旦一特賢士大夫望之若四朝八璫而夷考焉人矣

聖賢集

卷之五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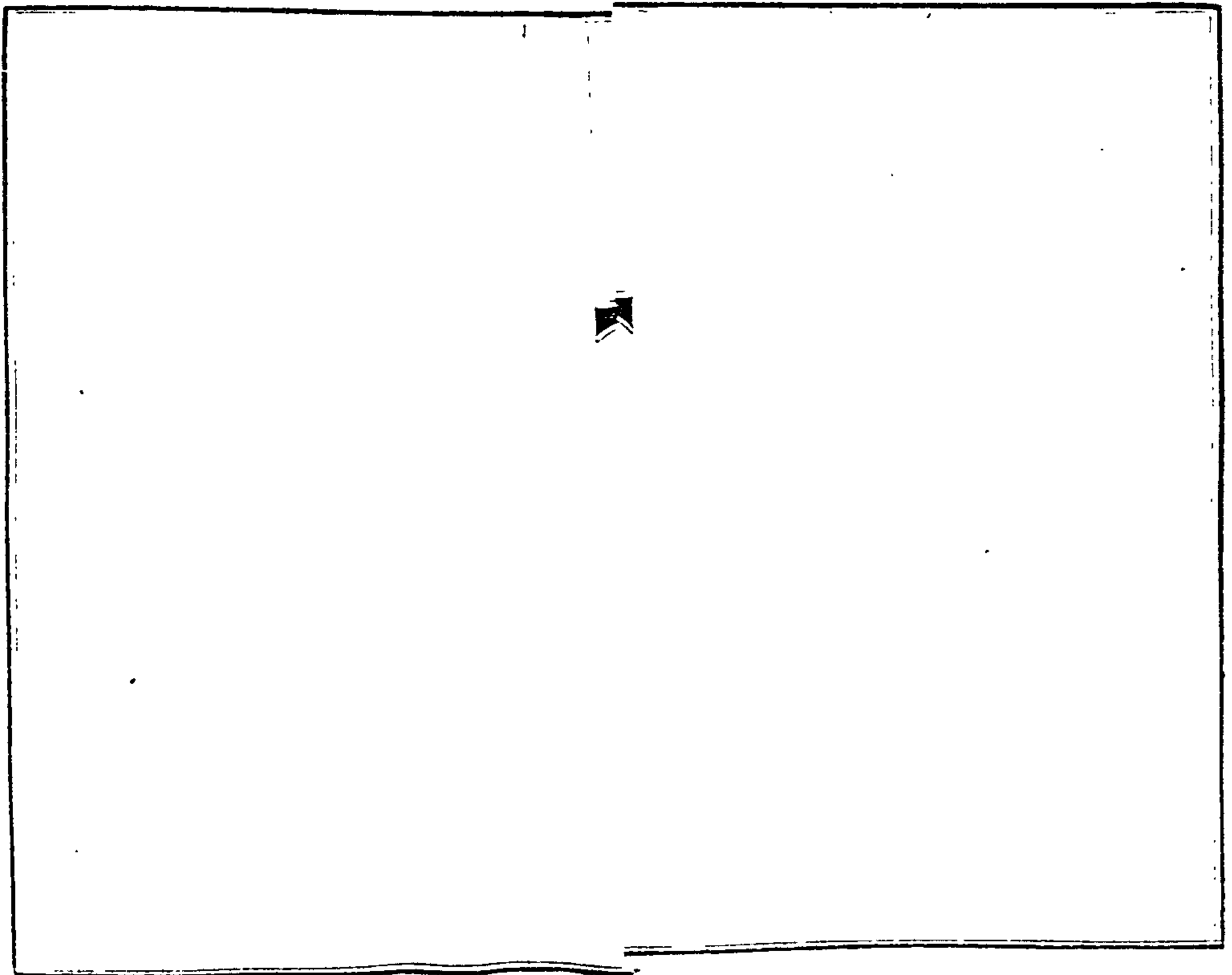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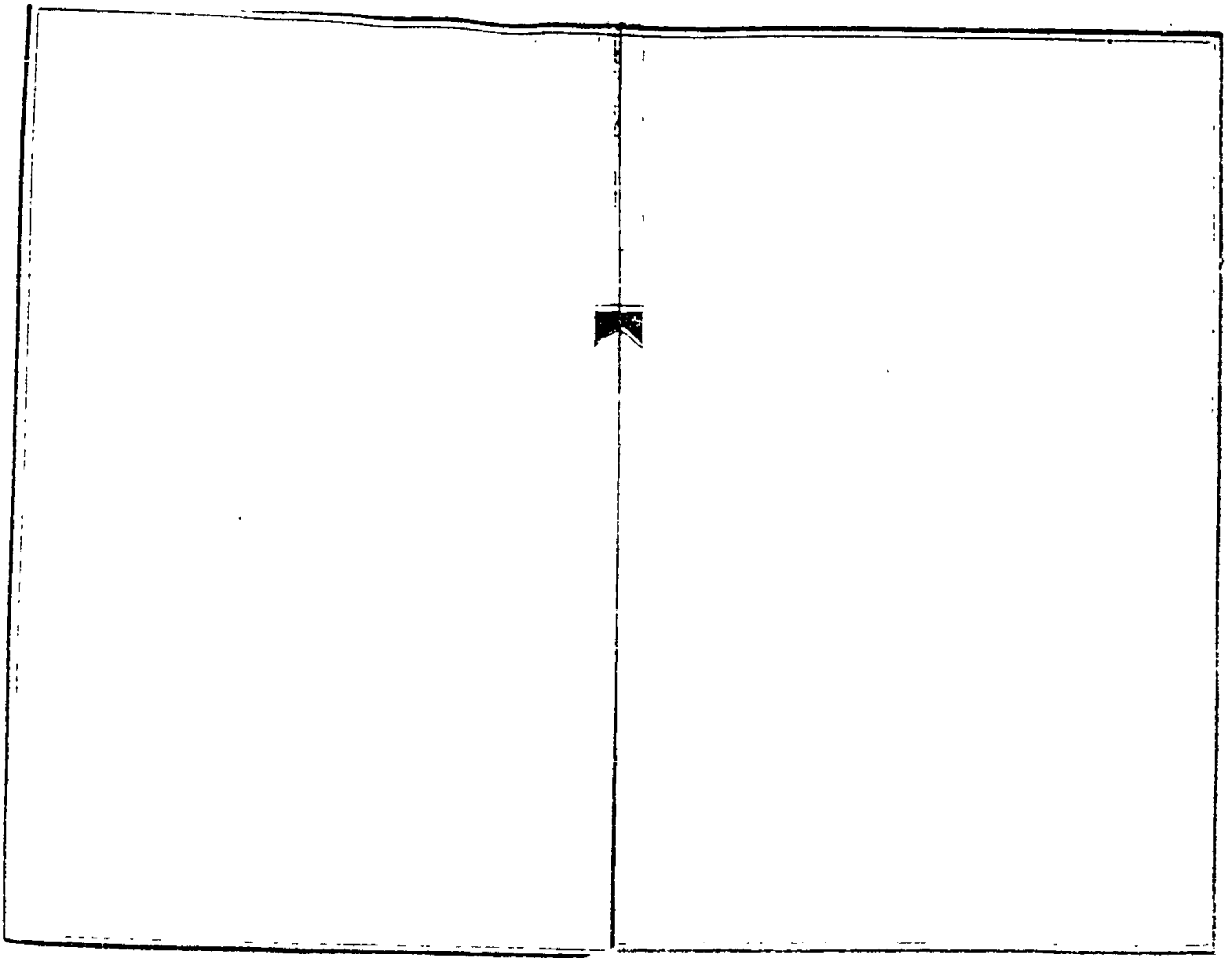
志之年則固未有子也夫婦人依倚惟子與夫今藁  
砧旣殞中道而委裘復鮮七尺則太恭人果何所爲  
恃無與爲恃而難與爲斂此太恭人所爲貞也天之  
道猶張弓乎恒與意時規圖卜度以爲然者天且謬  
以爲不然規圖卜度以爲不然者天且謬以爲然方  
太恭人之泣血椎心而繼以截髮也直殉泉下人耳  
寧規十載後有少卿翁生而爲之嗣又寧規數十載  
後有寺丞公生而爲之孫而爲之子若孫者又皆賢  
而始忍死以待耶非所意而及天也天與子則于天

與賢則賢也昔屠杭兩太恭人共美少卿翁於闔中  
而善謹以奪之也此日我兒役日我兒余旣以臆曰  
屠太恭人之兒不然何太恭人以節自見而爲之子  
若孫者率以節見耶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也天獨太  
恭人之泣血椎心而繼以截髮故主于若孫以爲太  
恭人而太恭人能以節義儉勤爲故信故子若孫能  
賢而並以節見此太恭人所爲裕也非天能裕之太  
恭人自裕之也西門之獨有土壤如有不亮如有不  
疑如有祠翼如非太恭人昔年機杼與書聲札札處  
耶歲時蘋藻百世不遷貽厥孫謀以燕翼無盡是日  
貞貞曰長裕先祖妣獲陪俎豆於太恭人先侍御獲  
交臭味於少卿翁薄劣如余慙負多矣卽吾邑亦藉  
吳陳培風耳草土中得讀斯集敬題簡末

聖賢集

卷之五

六



題萬體靜字畫箋冊後

余性寒畯於賞鑒家事都無所解豈惟無解哉且等之玩物喪志之列齋閑間卷籍紛披几器錯亂居然潦倒書生昔殷仲文勸宋武畜伎帝醉弗解仲文告以但畜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余實眇畜敢云畏解吾吳中多雅士如余當在俗日所幸筆札之事稍稍目成然不敢附於賞鑒家也體靜兄出字畫箋冊索題神采飛動種種有致薄暑中兩腋風生展卷忘倦乃知諸賞鑒家或自有裨何必遂至玩物喪志余亦寒儉故不解耳書此歸之異時有題余以俗之目者出此卷爲余解嘲

跋斑衣軒草

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唐人之作直刺千古膏肓余父執雪漁蓴翁以吏事顯名當世當其佩金紫負薪河上時上倚之如左右手下就之如冬日也治既異等而資又最深二千石且莫耳翁不少需遠返初服逍遙五湖之草堂雖三徑荒蕪閑未伴於綠野而雙桂娑娑琳瑯不讓乎燕山季子孝廉日披萊絲執鉛槧以志養其間茲軒所爲名也蓋三家風師表人倫今茲行稿無慮皆趨庭所聞翁墓已宿草而孝廉君尚取以弁其端亦猶手澤存焉耳哀哀而廢蓼莪戀戀而志斑衣千古孝子之懷將無同乎余猶偃蹇風塵以求祿養兩世三白頭人徒以一斑衣付之家仲吾過矣吾過矣聊書之以志吾媿

跋林氏世像卷

蓋余曷聞閩中有百四歲林翁云少年遇異人受秘方名幾漏營宗之籍去之日超然世法若世列仙傳所云委貌然者余以萬曆丙午秋之曉三山翁慕大拱矣而得見翁孫方伯公古心公孫不當於今人中求者也翁之曾孫兆旂則余武園所舉士赴都試取道倚廬出示行卷則翁及嗣少司徒公孫諸生公像

在焉翁骨月並古如天日老松法曰壽者何也司徒

公雖服在大僚乎而儵然道貌若山澤之隱

卷之五

八十九伏獵諸生公骨骼甚秀神采稍乏逾壯而從翁地下以年齒論則公慙卿卿慙長三世如鳬雁鶴勝要之世德之求則曾玄咸繩其祖武矣曰翁所居址後先世忽起丘垤漸成岡阜翁少時猶及見如嵒嶠也宜世有異人名流以應茲休禎即今羣季翩翩方伯公品位正未艾崇颺行矣乘長風破萬里浪是在危旂是在世澤矣

父母改封御史求文行畧

字用道號簡菴配家慈許孺人八歲孤露寡

旌節王太孺人閨教甚肅志學後即延年齊王先生於家塾先生故博雅剛方古人不當門經師家族於是閭閻規矩知聖賢爲必可師矣長及萬文恭周節峰王龍溪三先生門問學益淵源大指歸於主敬主靜生平孝友慈誠慷慨重然諾好惡人之難與人者無貌言象恭意所不可即達官長者無所避必盡其

卷之五

卷之五

指

侃侃之說顧最不喜談人過失鄉間比之太丘先生未艾謝去青衿結亭小園優游觴咏不問戶外事迨膺初命得稱封君而戶以内亦不問也家慈以柔貞勤慧任之不獨女工中饋窮極婦職乃大誼炯然有如古彤管所紀述先祖妣鐵石心人卽甚烈而吾母事之委曲懇至白頭猶若新婦者獨不以含憤之愛愛不肖兄弟庭中終歲不聞夏楚聲食指蕭然雍然語心中竅事每當機燭黨戚屬中有不可解之糾結得聞閨中一語立解矣族有女奴倍笄始嫁猶慶女

曰吾遵許孺人戒也蓋居平親吾聖善而信古真有  
以德化者家嚴之教曰不願汝登科第願汝爲聖賢

家慈之教曰禮義廉耻規之矣丙申

天子以不肖爲令無害業已勉

恩二人故事七品無重封用今

東朝

恩詔許實授後改封父爲陝西道監察御史母仍授

孺人蓋曠蕩之特恩不世之殊遇也敬陳梗槩仰干

典記伏惟閣下口代王綸箴藏華宸倚覆一言如微

九開寧惟京也端承之其自雲仍來耳以下成嘉大

君子之賜不朽惟閣下財擇

東朝

三

### 談執舉要

文章大業未易輕言研摩旨趣是爲要訣平時看書  
不專記誦要在精思肯綮令血脉宛然心日理會之  
久自然一旦豁然貫通若止繙閱講章句摘字解題  
恐對卷分明回頭失却默而識之使自得之聖賢主  
人何必在這道乎拈筆作文尤須盡括題中真正二  
脉想像光景描寫幾微意欲鑽之使入詞欲披之使  
出心下相應始稱妙技若遮一膜便是千里言如口  
竅政不在多意若賞心何須求異一味修詞終成下

策隔靴搔癢那得點頭善乎言詩者沉着痛快一語

也認題既真運用須歸清雅前輩名家奇正濃淡長

短緩急曾非一塗然未有神骨不清者場中射雕斯

爲首義至於雅俗之分則文品係之夫惟大雅卓爾

不羣所謂具隻眼者惟在箇中分別而已大抵學人

要用心功據案尋伊草草相若成敗利鈍判若天淵

者明則熟鐵成金迷則點金成鐵也然識認題事半

功倍生平於此數端頗曾研意故爲諸生拈出神而

明之是在能肯

王文端公鄉賢批詞

本宮帝賚商英獄生周幹磊落在寄貴功名之外時  
情在圭衡國本之間登朝僅念數端終終終終月對  
高風嘉猷鴻伐已作明時之火燕而與未休之頑頑  
昔日結以一出扶漢在我公以一去定東都今東  
朝藉羽翼以至泰山而回維朝士知金奮而流清議  
之一脉新功與社稷靈長而道與流風之遠矣皆光  
組豆作式於紳該道轉行製主洞吉人而崇禮敬

東坡全集卷之六

陽羨湯池志卷之六

文

贈吏部員外毛環峰先生墓志銘

同居稱義代不數閏其在國朝則鄭王二族見表  
高廟子孫皆自布衣官禁近彼皆世積忠厚代擅溫  
良故能磅礴和氣蔚為人瑞遂安毛氏五世同居於  
是環峰翁出焉徵爵不貲參軍考德無慙萬石太丘

東坡全集

卷之六

一

沒而九原可作則翁也某幸獲稱臭味交於今嗣銓  
部君視翁則伯叔丈人行也已亥春徵書下貴輶軒  
爭薦而銓部君獨步歸里周旋膝下數月餘始赴都  
於時翁固強飯也而竟以數月後病不起銓部君悲  
淚深墨若不有其生者而某亦重有猶子之悲牽挽  
臨岐不能為別銓部君廼以墓下石見委嗟乎此豈  
卑而不文者任哉顧平生好稱說古人行事若翁其  
美又夙昔所服膺敢以陋固辭而剪為路人不托其  
名於長者乎

翁諱某字某別號環峰居士監類詔歲貢最弱年  
至於寢重蓋其天性翁父奇愛之愛得聖光上國  
既鼓篋成均友盡天下歸而築室巖阿放情典墳  
尤獨好網目設身處地射覆奇中曰此紫陽氏之權  
書而古人善敗是非得失之林也磁石生於此生  
矣謁選銓人得同守化州化故經籍之典居而民用  
輝翁輕身詣深菁披誠曉說利害徑始信改闕既延  
羅男女拜曰使君肯我欽乎翁爲盡數時僅則寒之  
起舞爲使君懼曰使君且無歸也歸而談公義爲事

重慶園集

卷之六

二

翁并卻大錢而徑益喜終翁任無反側當是時東粵  
州邑無慮皆中倭浙卒備電白者以未至城破還趨  
化守不聽納翁曰匪他人是急亦聊以固吾圉也卒  
懲慝納之而守又不禮其帥翁至傾囊倒篋交將卒  
僅而身與乘城倭凡困化三日夜而卒以其死力與  
所出奇城得完自是而身上下咸知有毛使君矣故  
信宜缺守則移信宜石城缺守則移石城而翁亦時  
至有霍霍聲信宜故附庸而翁又名爲無行令事試  
試士時請令得次第請益士而使者獨於翁有難色

翁進而稱曰官殊士等耳以官衛士思傷薪想且職  
所請無主名寧有何私哉使者異其對立益三人益  
翁遇事和悅而靜每每如此當事屬殊禁且將禁  
翁爲白曰石城鹵硝民視魚蝦爲恒產若以二三奸  
利而禁民恒產卽有饑寒挺而走險職請不任其咎  
夫明月之胎必結深淵彼餘腥涉洋誠宜禁於海濱  
非艇奚有焉於是禁得弛而鄰有疫死石城民且以  
恤占所部聞上者上頗督過翁翁條上本末至署曰  
縱賊殃民職所不爲殺人媚人職所不忍上不能難

重慶園集

卷之六

三

而民得不爲怨家所中見羅李先生者今世所謂有  
道仁人也于時爲備兵使者以軍興法檄翁儲粟翁  
念帑無餘鏹而餘糧棲畝罄所之以益美非便計又  
令吏得緣爲奸遂儲時獨後諸邑李先生廷詰翁得  
所爲計大善之并罷諸邑未儲時者一日忽下令曰  
石城爾具爾糗糧三百越三日毋敢不共三之日誤  
糧畢具李先生益知翁可任爲署上考而禮之異於  
常等蓋李先生或時踞見他屬而獨于翁不冠不見  
心知翁儒而吏如古伯子茂叔爲丞簿者而高守吳

川樸先生亦以大賢居下僚爲翁惋惜適翁獨心念  
母氏春秋高移文乞骸骨歸所司數慰留而益司亦  
且移公叅本省都司軍事然軍秩崇於同守而又  
煩於載贄出疆若可居也翁卒脫蹀去而李先生與  
之共出處大計蓋翁歸未幾而李先生亦歸惟我與  
爾有是矣翁當官侃侃直遂而居鄉無復厯異望閭  
閻成戶趾相錯翁但微示曲直訟競融然永釋不爲  
陳君所短無使王彥方知高韻邈然於今復甦豈非  
生平眞實心有以取信哉族指故繁高曾雲仍奕然

靈麓閣集

卷之六

四

里巷翁恩禮曲至人謂親已有闕墻焉其共產食翁  
質其墓木者翁弗乘人收便卻以教義故族黨興於  
仁讓祖免曾無訟乎性好施予往往焚香宴人葉者  
將剖室償衆責翁更給二緡而室家得無此離翁生  
處右族長服纓紳晚增爵秩迺謙退一節白首憂翁  
銓部君弱冠薦鄉書翁戒之曰爾子蓋訪志母爲朝  
華新祖澤銓部君既舉春宮翁進之日吾以清白詒  
爾爾當無慙庶吏子比銓部君奏景 閣下翁得施  
恩進秩矣迺更爲戒日中原德讓卽僅僕無敢犯

尺寸者尼父循墻之思武公童殺之箴曾足位不期  
屬未聞年至則衰蓋翁以自心卽是天理惟求心安  
合天乃其學有原本銓部君嚮道最早云節最苦於  
厥淵源遠矣余惟世人自承倖而下取妄自菲薄猥  
云薄秩無所益長不聞卓犖孤行如毛使言者或懷  
柔異類全閭境於鋒鏑旁及二載式歌且舞景綵若  
此而跡其居平惇然長者信迺天懷發中至誠感人  
矣當其在國戚時閭閻積薪直幸而不爲懷悅死難  
之臣耳耿耿落落寧與鷄鶩爭食乎哉昔于公治獄

靈麓閣集

卷之六

五

高門以待翁所全活比於于公多矣德門餘慶詎有  
量哉銘曰  
高賢卑居古有其壽周程鉅儒承傳優游翁授義宗  
來佐邊州撫撫卻寇民瘁用瘳人曰賢隱翁不隱賢  
屢抗竝議聞者竦焉結念嶢嶢壯年歸田留餘清操  
名理開先末俗老成歸然明光典刑實墜士類  
有崇者丘岳壤孔良千秋萬歲永安斯歲

王母楊孺人墓誌銘

歲己酉吾邑獲雋賢書者七人大抵名下士也王君道美以文行爲里中所推王君一食指大耳多不月旦里中人曰是子也賢維母之故母楊姓岐黃家仁慈公女也楊故世業儒而孺人生而端以慧奇媚女紅兼通內則諸篇於時孝廉君父太初爲童子時晉王立讀書塾中壓其曹楊翁見而愛之以爲人子焉比于歸而王氏家已落令少澤結陳立垂老而陳尤善病慨慨寄生刀圭間孺人自三日入后洗手作羹而二老人已色喜旋脫簪珥佐醫藥供饔飧二老人忘其業之落也無何姑陳病且亟曰吾從枕席上日夜望新婦至今令我甘食安寢者一年所吾目瞑矣卽有五尺晚兒在有新婦吾不死也目遂瞑而孺人慟幾毀撫叔氏如母太初爲舉子業則有名顧艱一青衿攻苦益不休家益貧侯窺幾盡賴孺人躬操井臼太初得餬其口於四方以無乏少澤公甘旨而竟有聲賢序間門人益進少澤公既歸處意不能無快快孺人念曰堂上尊慈一以飄忽獨居鮮歡懼傷

雲麓閣集

卷之六

六

雲麓閣集

卷之六

七

老人懷慈通太初承翁意繼其室孺人故久秉家政有人焉新從外來翁且假然室之孺人亦假然姑之彼姑者益岸然臨之有時言錯非人情孺人受之無復言久之少澤公亦捐館孺人之當於異之喪姑陳也孺人既先後勸其翁姑而所舉子女又數不舉則益毀瘠支床惟有雞骨計孺人之伏臘十五時吟十五操作抱哺計太初之伏臘十七賓師十三定國孝廉蓋生長孺人之手云而孺人乃帶犢于稚穉之性結緝吾伊與兒共一檠燈陰識畫首尾卒分夏漏以盡其課卽嬰孺時母敢以褻侮聲聞於孺人前長則誨以擇交試卽有利鈍孺人弗爲動也蓋太初嘗苦貧余私心謂寧有長身如匏而長貧賤者一日遇其父子於貴官曰嘻太初之不長貧賤以此子寧知斷機之誨乃半於過庭耶平生無疾言佞色卽僮僕則絕甘分少有過輒掩覆之相夫子母逢其盛氣徐出言婉解故自首相莊好惡人卽有控者不以壘止辭斗粟只布與人共之叔氏託賴以有室有子矣復資其子入里塾營助其姻事姑陳所謂五尺晚兒

者今且兩世授室於孺人也。有新婦姑。德不孤而  
處妯娌姊妹終身如一日。渭陽中表。諸子弟無不自  
謂孺人親已。孺人之病。濱于危者數日。執持夢解。所  
見。若世所云大士者。至是孝廉君。舉於鄉。而過焉。  
劇呼孝廉而語之曰。爾祖父白首諸生。而孺子危。得  
之天也。祖父勤穡稼。爾是以有豐年。孺子其毋浸而  
劇於華務。自暨吾之不共。爾於奉命也。朝廷之坊  
。爾有金百。庸曰。稽古力其爲吾推惠於父母黨。孝廉  
君謹受教。而孺人逝矣。嗟乎。爰下牛衣。哀而泣。古

重刊集

卷之六

八

來所嘆。况與之同患而不與之同樂。宜無解於其父  
子之懷也。雖然。結束如孝廉。必能立身揚名。休顯無  
涖。孺人在黃壤。猶將生色。懿哉。遺令可歌。影管矣。銘  
曰

婉婉中冓。非儀何稱。有子閭閻。聖善則名。野鳥入室。  
孺子騰聲。慶者在門。弔者已及。痛精練之去。唯德負  
米。今增悲將。脩短之有定。豈恆綱之或差。善有因。而  
必先往。何之而不復。夜臺行。照分恩光。千秋萬歲。今  
大麓

烈婦郭氏墓碑

烈婦郭氏。山陰所副千戶陳上策妻也。上策以起死  
客死。自登烈婦。不食三日。殮畢。自縊。各院。記表。所。里  
而余復銘其墓。

銘曰。妾死。蒙。將死。疆場。天懷。激。衷。臣。結。林。追。泣。豈  
雄。經。我。銘。寔。空。若。弁。偷。生。請。遺。巾。幅。

重刊集

卷之六

九

烈婦丘氏墓碑

丘氏雲川衛指揮王耀武妻萬曆二十九年耀武以  
墮馬死氏即日繼靈側行部傷之表其隧道

銘曰塞風疾兮寒草離披死娥眉兮脆如柔莫能  
挺之孤標兮不隨颺而東西痛良人之官賞兮  
決於深閨埋骨空原兮結爲連理之枝烈烈烈烈  
我無幼婦之辭彼我冠危弁而偷生兮過數  
惺惺

度支郎璞菴吳公墓表

士有負卓犖之奇姿紹休宏之令緒規模已翔寥廓  
而不幸中道實落乃其志行爲然霞舉斷然不與光  
塵並逝者有先立乎其大者也作司徒吳公墓表公  
生於綺族長自豐歲而能朝心大業見未稔齒垂髫  
膠庠間先生大人前備巨宿咸以推讓題之咸鳳之  
日庚子秋余於長安邸中見吾鄉賢書其第十五人  
則公也自余宦游公去孩哺未久初未諳公姓名詢  
之鄉人始知爲封戶部際陽先生門子際陽博涉名

士在行輩中先余鳴且十載顧偃蹇不遂售而公以  
弱齡倜儻拾地芥又四載爲甲辰公學在大就計偕來  
京師余得發篋讀公著撰於玄都中驚謂吾鄉無兩  
者是春果以壁經慰其房名復在第十五入對軒擢  
大摠天人治安之韞擢居高等冬謁選得地曹頤治  
度詹余在塞上貽書不以賀而有獻知公爲公諱  
也度詹故聚溷處其以貨媚則孤也其以機弄則異  
也其依憑城社而跋扈通都白晝則猴而冠虎而翼  
也公甫逾弱冠捧檄而來坐堂皇諸宿宿相與聚而

闕諱曰孺子烏能爲公穆然陽無驚焉然素乃北  
其窟穴草雜禽獨之狐鼠之輩既先後伏辜而後  
豎而冠猴翼虎之徒猶相與盡技校捷一日公取大  
豪某納秩司城而日游公卿間者符其諸垣是請市  
食頃而居間者戶屢已滿公爲好辭謝而必託於法  
於是羣豪膽落而積羞若持三吏之義矣其主者  
視爲外帑一切禮祭賓筵若取諸司而三則爲憲要  
以歸勢不得不假涂諸僧主藏之名類好之思或曰  
訓奸日滋公稟庭訓斤斤三事日章陽羨宮中之舊

東萊閣集

卷之六

五

以佐公家禮祭賓筵一切之費諸僧固已大畏厥志  
終歲積羨萬八千有奇總督少司農以聞於朝大司  
農服公幹敏將肩倚焉公念祖母成捐養遠請急歸  
年少貴人畫繡間里賓朋親煙邀從甚都而公竟取  
舊時青氈斷簡入南岳山中寂如枯禪此其意度如  
鴻鵠屬翮青浮下視塵埃矣七日不汗竟若朝華公  
時亦在里親見涂悲巷惜謂折玉樹埋着土中夫  
公信可憐涂巷之人奚與焉真實之修有以信於行  
道之人矣涕洟豈可聲音笑貌爲哉公高祖文肅公

立朝如朱紱壽岳至不難以其身紀道種之重  
史家乘於今照耀公雅意作求居然乎台天不欲  
鄉世有偉儒即說者謂文肅而後有代德封翁之  
道方知天之速奪公道若無知余日唯唯否否人之  
修齡豈繫年歲不道而謂耆尼父曰戰而後之子  
稱夭折封公績學不逢年不於其身取晉級而取諸  
通籍一二載之門子以食其報公即逝矣遺孤環  
氣可食牛爲留其餘於家光敬於鄉涕洟於君而  
葬世而後公在公豈長逝哉是可以太公於  
而立於不朽之林矣

東萊閣集

卷之六

五

參知路漢睦先生行狀

萬曆癸卯秋九月參知政事漢睦路翁卒于江右之督儲邸第某既爲位哭之都門復爲文哭之凡筵而翁之諸嗣更欲余狀翁以介諸仁人巨公丐言焉某習翁獨行獨寢者遂爲翁狀

謹按翁世云自漢伏波傳德而翁以爲曹廷秀考之斷自陽羨之祖亮始再傳而有曰中憲公坦菴先生者吾邑稱經師人師焉凡三舉得翁中憲公既以經推擇貢之廷顧謝公車帝往封曰孔光張禹各以

重慶閣集

卷之六

南

明經耆耄爲天子師傅取封侯終爲授之政不達吾老矣愛吾鼎卽異時有稱詩虎觀而曰臣師卽先臣某也必吾叔子者於是盡取鼎頤之藏授之翁遂世其學翁既宗源有本天施藻拔往必摧鋒卽在弱冠屈其尊宿矣嘉隆之際文體墮頽如瀾創翁爲約之古則一時名爲宗匠則斯文之一變也邇翁雅意不獨願爲文士是時萬文恭先生倡道東南而鄒峰周先生以廷論分宜從獄中歸亦來喬寓邑山中翁三家嚴與今柱史氏吳安節翁各委贊焉兩先生曰忠

沉潜則吾伯際也庚辰擢上第拜守新州伯方里

役與海內暨然翁裹糧阡陌中畢役民不驚有部故令馬與豪訟翁直之度其色不知故人也將肆觀遺其卒歸翁預爲戒卒如指斥其昌邑之德則替耳之飾爛然者逾五載稍還陪都郎戶曹出守建昌蓋石之宗在焉俗靡善許稱難治翁曰二千石師帥列邑軍在獨手簿書中笑效且吾終不謂好古教化焉近余族祖懷南翁者故令新我號強項有宗廷功翁取而俎豆之嚴事鄧徵君潛谷力白其誣其敦大體且

重慶閣集

卷之六

手

勵謹俗如此卽建昌旣已治矣滿三載奏課司勲適與計典會掾史弗戒誤署學使者別號於冊司勲駭而絀其考移之永州嗟乎大體安可持簿書足以調乃大雅終不以彼易此翁至永廉知豪弁張指揮使者善以餌持先後道府索莫可誰何翁曰此鍾而絀者發其奸抵之大辟帝有餉數萬金貧楚不以時焉則輸十一二進諸賢豪間者其墨者則自爲謁者也自好者則恣其謁者也久之諸楚且以得十八九爲額翁曰循之漢軍也按期定給之如額是時貴有堵

役稱嚴鎮擢翁臬臺駐劄仁先是翁已嘗覓矣聞今  
奮曰縣官方急敢避其難携數蒼頭去至則軍府初  
立幾處卒耳又不宿飽敘苗信起楊苗大兵行區  
境翁以忠義激勵將士登降授兵急時奉其策竟不  
諱首與賊俱碎矣當是時數蒼頭亦從翁焉里  
投荒作蠻府游魂也翁不爲動板角之役翁與先登  
且多設方略開自新全活者數千即託去降賊焉異  
焉事甫平大水爲災雄據復置田墾蕩祈會云云生  
其疎而後產其畦我實不造重以貽沙百計焉徒手

豐稷閣集

卷之六

七

炊民不告病頭鬚爲白以資移江藩朝廷方用拓境  
功叙資諸勞臣而翁以積勞不可起矣死之日豫章  
幾爲罷市哀誄有加莫不痛翁爲仁人長者夫翁則  
誠仁人長者行道之人奚知焉翁誠實心信於士大  
夫也施及閭巷矣跡翁平生實願爲真士夫與人言  
不設營壘吏治方撮勝會翁以漢陰丈人自署著節  
拙堂說以見志乃鄉里篤論卽仕涂善操會者心口  
相語亦莫不曰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寔又怪豐隆耳  
碣尾瑣戶視相望于三楚深簣之間者何異愚而察

香也翁孝友自其性事母憲公與太恭人范翁得其  
意能令中憲公吃屹一經棄置公車間不必身收其  
效施病扁邑醫告技殫重萬金少獲可樂夫翁所  
之翁日事親若曾子者吾師也卽曾元吾敢少之自  
行束脩以上泮廩之餘少卽不入私室比有議人  
伯之孤低有起色切有傳長有室矣仲卽善治家  
產所分祿額孰與仲拮据獲多季吾先人所受也誰  
爲繼且屬而日不瞑則吾有成言在相之卒自立以  
明經教授金沙寢寢嚮用無間讓產系艾大校長枕

豐稷閣集

卷之六

七

矣唯是九原者不可作歲時五鼎渠渠猶慕呱呱飲  
絕也翁旣獨擅中興之業所至程士莫不叱而黃驢  
而壯曰而早達而晚成而鰲奪而鴈行而木天而甲  
利而乙科如東方射覆周鼎奇中卽今詞林諫垣州  
郡與對公車續若諸鄧諸張黎趙袁王梅鄭諸公十  
餘輩莫不名啓氏學讀袁陸川袁志識諸公而用之  
情矣卽某亦時從翁問業者翁終不知某之不堪欲  
狀公而不能寫翁神裏也翁儕輩論立文言玉潤進  
容條左間常掩映數人於鄉黨不復違異飲和薰良

而已至於胸有涇渭口無雌黃積遠不校喜怒不形  
恒乾也每憶翁與杜史父執及家大人交也忘形不  
忘規相與久要卒能有成家六人託骨結寄望杜史  
翁亦死成生約翁卽不幸客死而得死於杜史翁之  
手宦跡萍蓬千里來訣後事會無遺憾此豈可謂無  
素車白馬當無類是謂之生死交不更其言乎景仁  
莫遠是懼翁爲行沃根不故撰述自雄至於至如  
孫語復高時閑窓哦咏赫曉奏記情致斐然其語  
如尤可廉賞神姿朗散寄尚恬遠時一雅歌手談

靈表開集

卷之六

六

爾蹤遺簪紱辛丑出自虎穴拜表 閣下決意尋覓

與會 東朝初建翁貪金紫及先勉抑道思便道一

赴江藩領運東歸無復出理一疾不迫知翁齎此志

長往然翁再出而奉訓公得禍中憲則翁亦何憾於

地下某實資翁此出不遂謂丹旌搖搖以歸也痛哉

翁內行醇脩耻自標樹凜凜大節有不可以告金諸子

者况肯告其間之人某少曾翁間講得相從因方知

懷綏指蓋翁家傳然猶自規掛漏翁於地下得無

我淺薄嘵嘵者乎翁實欲留餘以去曾爲翁位不

三事年不登大耋借耶名節忠義孝友醇謹翁之  
訓其身範耳旣諒子有一經復謗任無常父絕絕  
濟中憲之澤未忘乎取以慰翁而貳翁之無如之  
言先生豈其求不佞以嫺辭謂不佞竊聞翁風汗不  
至阿其好而已

靈表開集

卷之六

六

度支郎笠澤蔣公暨配湯安人行狀

士苟實有志於砥礪名行則不能無麗澤之明要之  
求必氣應必聲附離非膠漆而鳴和左世清之表  
性寡諧然立朝居鄉亦莫不有同方志之傳若  
人度支郎笠澤蔣公則其一也先侍御已獲交於今  
先同運公而公之室又余族姊也顧其相親莫逆  
不但非世情更不緣世戚公既直亮多聞爲余三  
而余以直腸冷面爲公強金攻玉之善憶自草莽  
三十餘年或並席同車或彼居此出交臂匪濃殊方

重葭閣集

卷之六

三

匪淡如壘斯箴寧俟白水以旌去夏公視權且還都  
相距數舍竟從余姊客死潞河嗟乎痛哉顧余猶得  
以觀風茲土馮棺一慟生死交情從茲千古余知公  
何忍不狀公以乞言宗工余知公何忍復飾公以還  
公九原惟立言君子鑒其質公姓蔣氏諱弘憲字成  
甫號監臺別號笠澤遠祖漢山亭侯澄始爲義興人  
其十居邑之游洲里而聚族至今則起自宋東平  
曹益祖吾鄉所傳蔣三舍是也三舍十六傳爲近  
公以子同運念山公貴贈奉直大夫則公祖也近山

重葭閣集

卷之六

三

公氣誼傾向一時間左望廬質成而同運公恂恂稱  
長者其居官則稱能吏廉吏母宜人備治家嗃嗃公  
末生更頴發髻亂同運公絕憐愛之所之取與俱公  
志意道上矩度矜重弱冠從宦鄉歸館余伯貳室至  
人憚其莊時避去游府贊已如鶴在鷄羣吾邑諸生  
久不利游府贊自公結同志爲社氣日以振公既可  
游楚北游燕東游齊魯所交天下士無經尤得  
所先生三昧爲文古則峭潔語不瑣訛比出而示  
不驚其社乙百慰南省出東阿相公特賞更以品  
稱兩先生高足同運公居官尚檢押公更佐以察肅  
署中蒼頭無敢闌出入一語而身與儲宜人日啖鮓  
菜間登腊肉一俎一日同運公行部還携二瓜公曰  
奚自曰此鄉三老二卵酬之倍值矣蓋公生平與余  
言官中事縷縷指率類此故同運公以清白著歸出  
之日所折伯仲季箸僅足糊食指口公所授市宅兩  
尊人以爲菟裘比同運公捐館舍僅有故篋遺經在  
公大治墓事新作大夫阡築廬龍眠隧旁公朝登樓  
望白雲起處如見儲宜人而暮宿空山中與同運公

魂氣往來廢箸三之二而伯仲曰吾季病矣郭無季  
子田二頃而富人子日微子母錢公不謂病奈儲宜  
人甘危何乃就謁選人得與松陵學政宜人復戀戀  
伯仲不欲他出公留余坊共爲子職而獨身之官所  
得升斗僅足朝夕養盤仍苜蓿青毡仍舊打對藥時  
症作松陵學規條上行之及門者目擊道存實心愛  
慕重公知非說鈴輩競一時遵範至今稱師模者曰  
蔣先生蔣先生云分校東省所授多名士名公能  
人居四年餘召爲四門博士經義治事仍蘇湖舊法

卷之六

三

士之愛慕重蔣先生者如松陵於時同舍有薛又相  
范太蒙劉練江稱國子四先生公尤沉深超然評於  
之表居無何委手板慨然日家貧謀生爲養耳不違  
將母不如其色再疏陳情卒得請郡人士作爲歌詩  
祖道都門有言楚開三徑者公謂之頻頻曰吾終身  
焉耳已何謂報劉日短於時余在塞上亦日念之  
尊人望居庸如玉關一夕夢得與而讓公先行旦接  
公得請報詒書勞之日君行如班生蓋余兩人心神  
相合如此公既歸三徑則承頭金盡是公累年以

爲常公更歡然菽水之晨夕踉蹌以進也期年儲宜  
人棄養而公雞骨幾不支牀脇其廬日一日之養有  
餘憾五十而慕媿未能孝思真不置矣服闋強起補  
原官明年擢主戶部政攝篆陝西司司百官祿公勾  
稽惟恐吏不能爲奸卻世爵之贊不貲會 天子念  
山右饑大發帑金度粟以賑有 詔擇廉慎者往大  
司農以公應公聞命不宿於家七日而四萬金悉其  
會城瘠菜隨車以起當是時 天子所予山右粟遠  
在清源倉而清源粟價亦踴貴千里轉輸一鍾得半

卷之六

三

公借魏中丞前箸籌之而上便宜於大司農卒得折  
色以往饑民獲濟倍 天子所予數事竣還部攝西  
庾舊例庾官以糧戶居停爲外庫居停以度糧爲內  
庫公革例如洗所入皆精糈大司農知公廉治辦欲  
得公筦庫滌風垢公先已題餉遠且改題公竟領餉  
行以避脂處居里中半載還朝而余先在都下河西  
權事次及公公又不願往大司農以義責公以避事  
闕公不得已領權而余與公自此不復見矣恨當時  
忽忽別去河西職權兼職剝運於時權增四出三朝

內數里一議征商戒不敢行貨水旱住虐閭里蕭條  
地稅亦無從括更厥政壞剝舟不以時易漕政弛糧  
艘迫冬始集剝削不及更督糧運事茲際時穀公下  
車減稅額十之三頌聲一日載塗如雷舊例有罰料  
有沒入而沒尤苛不問十百千萬矣公曰律設大法  
治去太甚卒事竟捐此條還者舊號冠虎公時置諸  
理公既熟營運事窺察則條爲八議取允以行至是  
舟值始真爲舟子有且代償攤耗酌量道里禁載丁  
頑蚤夜調劑如理亂絲如扶危疾舟戶更生糧範若

靈臺閣集

卷之六

音

飛願猶舉之局內耳所居櫓城嚙於水不葺且盡圯  
百姓流移於天災不收卹城且空公捐數百金具版  
築糗糧百堵皆作令強者以力易食老羸病者計口  
日受粟於官至麥登場乃已給北方學事淵源公集  
諸生課勸之日有餽仍制產以貽來茲胥無怠公行  
部親見父老謂蔣公生我生我諸生譚之至泣下此  
豈可聲音笑貌爲哉守土者不亦媿而先是按者苛  
政猛於虎報部反不登歲額公除泰苛法前歌後舞  
所報副及頌人之賢不肖何翅星泥可者南去數舍

死舟中公北來數舍亦死旅中廉吏可爲而不可爲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豈不謬哉豈不謬哉而獨不問  
之口碑乎苛者厥口咀咒至今永歎公去之日居人  
什伍焚香置主以送苛者滿載留語不可知之人公  
有清白吏子孫在待時以爲造化無復不平苛子不  
以彼易此公素周慎卽一絲毫去手不數日校警不  
止既司存錢穀更值漕務紛紜公則躬親督使事三  
損眠食以佐日方代後簿書已正猶憂夕提美不尔  
甫釋事而神恍恍若有亡比疾革而語刺刺仍漕事  
也不一及私心死勤事非耶嗟乎天哉原公生平雖  
百行無或不至佳耿耿在在忠孝大節三十年把臂  
公之神情余之肺腑真見公視無形聽無聲一言出  
不忘父母廢箸營營至甘蹈肥窮之水火碌爲親干綬  
緣紀解此懷難余爲公飽子公自視宇內男子來變  
讀書好慕忠臣義士過稽政局一書遺十餘載爲鄉  
未及考輒所結摺表登已足佐縣官後急一日之用  
而造地方百千萬口之福師道尊嚴特低鄉國辭尊  
居卑無慙事道矣造孝子徐進德之虛抑內使湯得

靈臺閣集

卷之六

音

王之橫豈權局哉氣烈意皎所從來矣未嘗伺人顏色一語陰陽間事便可對人意所獨往達官長者無顧顧已而獨謝請謁余後公三載成孝廉約了以一字通有司公今知免夫事不輕然語語如想聖門不通雜實交必白首執友萬敬存喪在淺上則寧緩償子錢家而捐替月俸爲之營兆白天奇貴女賓官通則立出俸三金贖歸之而更給三金令其資生不終轉溝壑居平局局廉隅人謂笠澤立學萬年耳遂能當一面耶乃處大輒游兩局外豈異人任哉

人余姊即少失恃而伯聞範嚴姊生所始厚育於家公既館貳室則布衣操作而前六年中舉可一而女而女豈伴俱自乳曰吾兩家清白吏子孫奈何不習勞至是始克從夫子拜翁姑於單父官舍既歸子文復蠲縻中饋翁姑乃始相慶得歸而主事也公官歸同運公拂衣從之儲宜人亦喪明姊遂棄家政於是既得無天子賜金而三徑有求羊故客若余先侍御輩者姊彌儉彌勤相夫子嫗老人堂上而以共閒讀書山房溪墅中八九年間使同運公歡然享餘年於洛社而儲宜人忘其目無見者非余姊耶笠澤既奉同運公諱則廬居紫雲山中家頃落於卜築營兆適之齒日以盈而產之齒日以縮卽曩時菜羹麥飯亦復不能寬然坐辦堂有姑壻有師膝前有子文一腹入欲數簋以出支吾補綴終不令儲宜人甘脆且知其絕口腹也古人謂終日行炙不知炙吾茹有焉笠澤不能一日離宜人而恃有孝婦在故可以捧檄得精易一日養夫笠澤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樂哉向平之累集在中年笠澤旣十七在外纖悉取

辦吾姊婦炊無米止同捉襟百孔千瘡則千勞百瘁  
若使憂能傷人吾姊應不永年兩年之中一哭姑耳  
哭季子而淚爲竭膚枯澤萎殊異曩觀家太孺人一  
日見之不免泣然出涕而特察之則未嘗一日舒顏  
也季故早慧最愛二鵲青雲一鵲黃壤吾姊爲之  
盡繼之以血耳季聘於吳光景數故余節季嘗云六  
未于歸聞計來奔誓不貳姊益感痛欲絕比仲子娶  
仲孫而姊育以爲其嗣晚飯舍船若少時之頃仲子  
者而復以愛季子者愛仲孫吾腹可割不難日懷之

腹中已松陵之役緊有母在四門祿薄携家爲難爲  
郎且視權矣終不令吾姊來河西日吾不願入口之  
糊于權也權且告竣而始招其伯子曰爾隨爾母來  
來則六日而嗣孫殤吾姊號曰天乎復亡吾季子矣  
不數日得代來都至潞河而姊疾大作遂不起嗟乎  
痛哉自吾姊爲孀家婦三十餘年三澤仕宦亦且十  
四載未嘗一日從夫子於官署驅數千里未嘗於  
客舍中當是時笠澤精力已銷復遭此欲不速死焉  
可得傷哉仲子之言日以成父孝而祖母未悉其苦

以佐父廉而父未悉其勞教子有成而未及一日享  
其奉行道聞之心惻況余休戚相關者乎當笠澤居  
廬時一日紫雲山中雪深數尺且不免凍餒而吾姊  
盡漿忽從烏飛絕時至至則餉者僵凍餒者與此何  
異廢廖之伏雌燕羹之麥飯哉丙午 軍忌傳士  
例止一身而有 詔許還官後以新銜馳思笠澤既  
爲曹郎則吾姊宜爲安人者正以二尊人官高於已  
無可贈遂不獨疏請滿考且反而吾姊竟以訃布於  
傷哉姊治家肅尤以禮自閑姻婭過從俗流漸失束

諸女諸婦斬斬勿令人時睹翟車見女叔頗相勞問  
於塗也諸女諸婦奉約束惟謹長女家園亭去宮牆  
數武終不一過家太孺人在族屬中稱臭味亦終歲  
一來訊而已姑姊妯娌終其身無間言雖婦人女子  
乎囁於大義臨財分明一錢尺帛不妄取予笠澤朗  
朗烈烈非此誼曷稱鴻光當仲子省笠澤於河而  
姊成之日母酌食泉率祖攸行此豈厄窮而獨者哉  
四維之訓漸於庭趨宜伯仲之爲孝廉一似笠澤之  
爲孝廉也傷哉扶柩南奔伯也繼殯三世爲廉四喪

歸里閭巷之人相與咨嗟嘆息行共無天公何謂亦知無天天道一何昭灼吾姑特生前不獲冠耳也憂身後哉同運公爲令爲少府皆得公之公何謂生公按宣雲道出新樂通其墮淚碑下低低謂之不能去至其守節迄今且四十年矣爲人業已家戶戶知之而諸生猶欲祀之澤宮生澤去行澤去公已之置主祀之而諸生更欲登之澤宮公移後先入學堂者署余以巡方承乏代庖學政後先之行蔡中郎所謂郭有道碑真無媿者也父子一時組豆二百五中

又誰謂無天道笠澤季女字余子匪締世姻相俟有道云爾仲初十以癸丑十月二十五日定司尊人于細河橋千子墩之新許余旦夕將解綬去不知信及白衣冠執紼而助挽歌否也吁嗟乎傷哉

祖母旌節王太孺人行實

代刻

嗚呼吾母而果長逝耶不孝幼孤以母爲父母起至今日則孤之以孤得至今日則母之以母亡則母情雙亡不見吾母則益痛吾父行蓋天乎孤何忍言吾母吾母茹荼含荼之節朝廷知之鄉閭傳之無矣孤言若國國徵徵生平隱弱非孤不及言而孤不能言也念欲援拾梗槩決逐思淫華垂極廢矣則敢以塗飾浮游之辭點綴青天白日乎吾母姓王氏處士林塘公女也十八而歸吾父北橋公蓋事吾祖之日

淺而事吾祖母惠太孺人甚久祖母性嚴峻或待端居終日不語笑而吾母事之無少忤卽焉其怒踴躍屏息至晨食飲以代露吾父好鮮潔賣交遊吾母括掘家政位之縫紉澣滌滌滌中饋必以雙吾父曰得自教於鴈家未十稔而吾父天折此不孝孤生方八齡二姐一未離抱一甫寢地也吾母哭哭哭心死矣復以藐諸孤故勉起稱未亡人奈何刻黨可以乞議進者吾祖母爲中若日苦節思難久矣吾代而母矣母泣日行婦寧終作老婦事吾姑耳豈使君不

項目地下故旁更者舌顧日蓋等吾母之病也  
錫環曉牽衣泣以請旁更者公為部署于時以錫  
乃大雪盈尺吾母臥臥雪中中夜諸婦以衣索  
侍終始覺而母已僵死獨方寸溫耳和目之  
以湯至且始起旁更者乃微怒曰向來吾母之  
專婦不吾母之無可泣語者故有公之哀而  
好奇節間以告吾母父手裁歸母之室  
日新婦失節其為王氏耶肉未寒而色遽  
地乎舅氏菊送翁叔雙松翁復從容委官  
母始不主旁更議矣先是吾父已與叔氏行產居外  
舍吾母深念日葵而外將何別嫌請得居內而任勞  
吾祖母未許懷南伯怨慙之始得移居祖母寢室之  
內而出入必繇寢矣顧不敢時時揮頭以驚老姑且  
取舍中瑣屑繁劇之務手口並作夜則誦經且泣  
且讀或冥諸懷或加諸膝或坐諸側而母之疾  
得就枕而吾母涕泣至曙之久之悲苦更覺  
宵曉得心痛疾每發則寢寢下下  
不孝孤延醫診視則戒曰未卜人之臂果可使人待

近故終身不輕事藥餌當心病劇時忽有道人叩門  
曰吾能已之顧吾所欲灸甚楚須束縛守持之吾曰  
無庸不孝孤具如道人指畫處布艾灸甚久吾母  
不損色不變疾遂大愈不復舉蓋生平堅忍強力如  
此抑以神瘳之病也豈其積歲沉痾一旦若失之祖  
母卧病久吾母抑搔拊摩不同宵晝既而以獲事承  
命往別墅祖母疾漸篤數問大婦安在吾母亦夜夜  
夢見姑亟奔歸已大漸握吾母手勞苦曰當汝時汝  
逝矣吾母泣血如喪吾父時也未幾叔氏因役廢者  
自市徙鄉吾母見謂澹曠足適又有田園町疇足當  
吾勞者凌晨起督僮僕搨搨迄夕不休餘楚禾菽鷄  
豚果必以時盥洗膳蒸之屬莫不手割而饗識客  
夜半至具治矣平生甘勞誨孤若婦若孫子習勞曰  
吾苦痛纏綿時非噴噴力作當日死矣勞能生善亦  
可少疾若輩慎毋甘逸豫故吾母壯歲多疾老而耳  
目聰明頭顱不純白至於寢食之務沒齒未嘗去  
手嗚呼劬矣歲戊子觀風使者以吾母苦節列諸  
朝已丑天子有詔下郡國表厥宅里蓋旌至而吾

家始知也豈非精誠格天哉是時吾母孀居三十五  
載春秋七十有二矣而孫京亦以戊子舉于鄉紳曰  
王飯日益徙往來鄉市撫哺孫曾每宴安坊表之下  
曰聖主所恤老嫠者日涉園亭周望晴日不登  
塲果盈筐歲時伏臘時濃蒞茹吾將老是鄉吾不自  
知耄耄之忽至而孤等亦竊意百歲之不足爲事也  
今竟至於大故哉彌留之際絕無呻吟諄意不亂雖  
在中伏侯遠大喪使吾母得安枕而逝可嗟哉僕  
孫京之令豐也欲奉三白以行言母憚江湖遠涉故

孤與媳亦依膝下不就潘輿之養戊戌之別京獨於  
吾母歎歎不置諄先告之矣屈指吾父見背垂六十  
年而聆響時時相及沒之日若相攜持而去豈亡者  
之精靈未盡未亡人結念獨深乎吁嗟痛哉吾母性  
剛決遇事無污忍與人言面目清冷無漫罵言語  
平謗孤輩一依大誼比知敬業擇師受教不事私  
有識後卽斤斤矩矱而吾母之臨孤及媳也雖老  
老不少寬假至其天性慈厚則若勝處之必不笑若  
墨氏之摩頂踵孤自有育以後而吾母無憾矣

吾育凡十餘男女吾母則通爲母也顧復二姊老猶  
若在室者吾渭陽中表諸甥往來必盡其之等之飲  
食爲恆白首歸計家猶莫不嚴事曰吾姑吾祖母且  
督過我也御僮僕新新甚厲飲食則絕甘分少卽有  
黃口未食爲之吐哺矣故人雖憫樂爲之用雅意忌  
人獨不佞浮屠紀綱不特御甘還不喜飲非獨志孤  
鸞之感亦其天性然耳嗚呼吾母之大節素風醇良  
隱德燕翼貽謀多矣杯棬徒存音徽莫聞吾有愧乎  
後也吞聲茹苦勉稱未亡人之謂何能不悲哉嗟乎

吾母所爲勉至今日者以此竊觀古圖畫形管所載  
節烈亦皆有幸附青雲以傳世吾母從容就慷慨之  
烈不知於古何如所幸當世有仁人長者不朽之業  
在儻哀憐其志而厚之一言則鴻撰與國恩並耀  
白日泉臺爲不夜矣謹披淚九頌首以請不自知其  
言之迷罔失次也

亡姊像贊

余同胞有四人而吾姊居長歸任氏昔則最長也當  
婉婉所居室終歲不同其聲言父母兄弟姊妹全  
之絕爲所憐愛乃其于歸也不獨宜室且克家德餘  
十載隕於產而骨日之哀慟可知已其宗族上下敬  
千指莫不涕泣於室間黨莫不嗟於陌也夫必有感之  
者况以同氣連枝之戚念年夢寐之懷而式瞻遺像  
能不氣咽心摧而痛欲絕者哉敬贊之以示後之爲  
之子孫者贊曰

靈巖閣集

卷之六

三

黝然而媚靚者吾姊之色澤凝然而端小者吾姊之  
標格淵然肅然而幽貞柔懿者吾姊之度德曰人之  
性惟姊最慧四人之質惟姊最脆生世僅三十一年  
去世已二十一年猶若彼髻此卅合節分某伊嚶嚶  
獨於父母之前今余髮且種姊墓木已拱而異親已  
棄捐豈將代余操几杖執壺桂而從嚴親於之泉臺  
呼悲哉

榮省堂畫像贊

余門下有甘生侃者余始知之以羔雉之業已矣久  
而與生居而生若不任受知也余始心識而目成焉  
語曰浮爲英華湛爲道德摘藻春華何益嚴最生殆  
用志於沉而耻事浮華者與何陽矯趨前效明趨後  
耶蓋生暇日出所爲榮省堂圖示余而適始知生之  
爲清白吏子孫也夫生之先凡三典大郡宜令子孫  
世世素封者而翁之子孫顧獨守儒素卽生且因若  
相如之在臨邛矣生不以相如之因而求爲令君貴  
靈巖閣集

卷之六

三

客此所以爲公之子孫余不以羔雉之知知之而以  
不任受知之知知之此所以爲余之知人是宜贊贊  
曰  
以爾三爲二千石今胡爲子孫長有四壁今以爾  
詒以一經今宜爾子孫繩繩萬石今異日者離荒  
釋蹻而爲清廟圭璋日視此榮省之堂

邑庠生貫溪李公像贊

望之頽然而豐麗者有淑其儀即之寬然而溫者飲人以和生爲貴介之曹長於聖表之鄉休息乎慈儉之園揖讓乎孝友之場或曰高陽或曰五都篇而論之三代之遺埃一宗之祭酒此公之所爲也留餘而世皆若翁也可以折衝而割斗

祭告城隍文

竊見本縣當夏恒陽早禾失刈方飲而兵已饑舊沒而不繼愁聞萬口之時號忍見匹夫之自縊此皆戰非災之氣上干天和以致一水一旱頻仍災異但民命至重就死是憐願移災我躬無爲民傷今前年牛一於荒咄咄幾桑榆之可冀爲此齋戒旬日神充三日內爲衆猶才遺之少者若是五日驛馬向覽司職國典祐禧之衆司顯寄而神亦何心重此一方之血祀

恒山詩雨文

惟靈作鎮遐天極靈北極莫九州之上尊靈五嶽之  
領袖華夷以進血氣奔走時靈如朝凡在靈宮者  
昭格職實不貳始於點首三春膏也之靈夏六决  
空獨勾萌開結時時發繁屯其元矣華朝之靈  
靈祐豈其欽止矣陽而難學其靈言靈言靈言  
問定時其降聖焉此靈言尚靈

靈言集

卷之六

早

恒山謝雨文

誠無不感事有適然誰謂無靈如職而能昭格重玄  
惡人齋戒可以祀帝則子與氏有言雲中恒陽逾春  
但夏野無青草潤壑秋難暮守中云下津即中今  
省月省日惟靈惟靈職不觀風敢不後先靈靈二句  
指獲靈靈職信賴行部至應恒靈入聖言時靈無  
以鎮靈彼云苦新神必皆靈再靈再靈言靈言  
前屈屈角滴漣遠揭谷響扶靈靈而此看云是如靈  
沐以離披澤洞奔追徒駁競前靈若星月石如靈  
靈言集

靈言集

卷之六

五

用看雨映修成洪川越宿抵蔚霖雨再日而汗塗既  
轉者始有冀於秋田乃知山川陵谷能與雲出雨者  
皆神况若堯玄嶽莫今古鎮華夷者尤天門神都靈  
氣曉誕故巨之億兆痛痾微之驗淺額號若謁孔於  
慈蒼不踴旋彼曲陽飛石疑若附會首靈豈司之行  
還一合景星慶雲一念祇使屬冠傳記靈言靈言  
中白豆孰與黑多而石和音未若召沙之合靈言  
而感諸漠一人馳而遇諸適念不致貪天功而思用  
明神祀弗克顯世遂寫之靈言可合長庚公靈言

節孝祠告成

惟我湯氏世居北門廢箸隨望迺後知原大母呂孀  
茶蓼朝昏所寒暑雨督促耕耘婆娑叮嚀手足萬端  
思斯勤斯撫我后昆愛敬承歡我父則幸超然榮觀  
翠瀉丘園短亭脩竹靜月哦雲是母長子維孝相真  
有詔表宅恩光若燦爰爰坊校大節德昭還卜我居  
於彼城闕故園花鳥入我夢頻我與特御清秋和泰  
神情春陽聆響如聞改堂為祠輪奐以新亭曰孝堂  
松菊信存惟我祖考陟降用歆千百其年之萬子孫

祭李見羅先生

嗚呼劍水凝祥湖茫生甫誕起先生斯文鼻祖開華  
賸於來茲紹絕學於千古道本止脩行宗鄒魯玉質  
金相經文緯武爲國金城爲時化雨憶昔襄敘許謨  
遠猷有虔秉鉞是殛是糾指顧而振武平樽俎而南  
蠻柔問誰入幕則先生侍膝方孝廉而運籌至若先  
生秉憲兩詰兵戎控倭酋於東粵夷甸難於漠中式  
遇寇虐載績膚功計謂不世之奇伐而何意鏖金之  
口能投杆乎宸極是使士庶含冤陳情赴闕揮涕成

靈寶閣集

卷之六

四

泥搏膺山兀幸猶獲遣投荒戍卒先生斲命就道怡  
然蠻煙瘴雨荷戟躬先然猶臯比不輟到處英賢揮  
談塵於刁斗植桃李於管綰計弗賜環寧辭殞死精  
貫渚虹思圓涖奉檄參藩言歸我里薤露晝晞首  
丘桑梓遂使彭蠡含愁招雲寡色卯翼者福星隱而  
歛嗟仰止者泰山頽而悽惻庸思賢愚共盡達人相  
羊矧先生者事功節義理學文章譽髦多士綱紀四  
方更有令子如珪如璋伯也象賢世祿廟昌卓哉仲  
氏白雪玄霜謬叨識拔千里騰驤則先生之衣鉢箕

表直將終古不朽又胡區區多算之爲長憶予筮仕  
劍江釋褐景仰先生匪餒匪渴先主逝矣渺不可攀  
遙薦一觴用陳契濶神對影幽我心勿但尚餐

靈寶閣集

卷之六

五

祭范涵虛宗伯

國有老成典刑是司君子道長廟謨式資天不憖遺  
徬徨衆思以莫不弔匪痛其私惟公神情淵默體性  
冲虛瓊階玉樹早擢賢書洛陽年少邂逅公車經時  
大業潛心以居聿來上林聲動國門萬言討罷廷日  
未燠木天妙選博雅是甄絲綸輝冊金石垂文與聖  
方歸莞楯將及而公不阿以來媚嫉目中冠華魯國  
宗師斷斷沫泗復覩於茲公本龍德驤護惟時屢遷  
藩臬績譽用滋權奸距脫衆正相將賜環成均秉秩

靈穀閣集

卷之六

哭

蒸嘗髦士裁裁壁水湯湯咨爾國師訓我庶常特簡  
春宮朝嬰夕側旋典邦禮爲大宗伯國本豫計屢疏  
中格鬱鬱不怡以至易簣嗚呼公身雖殞公道則光  
勲肅藩輔桃李門牆磊砢節槩麟炳詞章斯文喬岳  
吾道津梁云胡夢奠曳杖而哦黼黻輟朝塗市罷歌  
司空視隧大行護呵易名鉅典匪公則那公在辟雍  
某方釋褐承乏名方誇我真惻入公之里人推萬石  
登公之堂應門五尺再來闕下公賦玉樓生芻一束  
涕泗難收搖搖丹旌西指首丘魄歸神在萬世千秋

嗚呼哀哉尚饗

靈穀閣集

卷之六

哭

同年祭徐涵溟

何玄化之錯揉兮紛糾迭以難謀彼饔飩以休顯兮  
此英詰而崎嶇奚脩短之遼絕兮奚昂慶之相尋天  
可問乎不得悲莫悲兮齋志以沈荷與涵溟兮抱璞  
懷璫穎乍處囊而立出玉屢獻廷而爲琬馴魯恭之  
春雉携清獻之夜琴尸祝兮晉陽之社謳吟兮涂水  
之潯積漢吏兮前薪驚辟召兮貢臨名高執法之選  
蹟同羈旅之林索盡長安之米聽殘輦轂之碁西郊  
兮客雲何時兮爲霖曾二豎之無知兮復助虐以來

卷之六

卷之六

宋

夜上言乞骸骨臣狗馬疾深野鳥入室兮竟未及抽  
簪旦荒荒而驟暮日晃晃以遽陰十年兮通籍一命  
兮迄今爲王臣兮曾無祿欲報國兮空有心膝下兮  
黃口呱呼堂上兮白髮蕭森念未灰兮萬緒目不瞑  
兮一衾嘻吁嗟哉兮行路猶側凡我同籍兮妻斷腸  
禁素車白馬兮國門執紼歸正首丘兮嵩少之岑慰  
我涵溟兮觸目瑯琳椿庭鏤鏤兮門戶堪任莫此極  
漿兮涕泗沾襟神無不之兮彷彿來歆嗚呼尚饗

鄉同年祭李同所

嗚呼同所兄而止斯耶天道福謙善人常親其誣也  
耶同所兄而止斯耶兄賢則玉兄具則蘭溫然可就  
果然難犯數年把臂與化其室而竟蘭摧玉碎也耶  
齒危髮秀頽然老親牽衣含乳孱然弱息囊無贏金  
家無負郭既實門子復藏厥躬天道有知無何使我  
同所至此極耶憶兄奮身白屋通籍冷曹再馳再驅  
歷覽原隰允出九入拮据邦計胸蟠瑰瑋志騰霜雪  
竟厥雅懷殆將不爲有爲廼令脩圖局於短晷壯歲  
資此長根同所之目將不瞑于地下而某等二三兄  
弟亦將何以爲懷所可信者異時已定之天心所可  
慰者觸目歲寒之玉樹子文必將有後康吏終酬寢  
丘嗟乎同所可以瞑乎妻日酸風一棺千里歸返首  
丘交情長已嗚呼尚饗

卷之六

卷之六

宋

同年祭馮貞白年伯

東海之上慈湖之濱鉅儒起焉曰貞白先生其人先生懿潔白首晚被榮命而至貴屏爵不以纓組始珍先生學閥二酉辨窮三足而平生精力燦然全書具陳天下屑吻爭歸姚江先生求是一編亦各言志不肯歆其粗而步其塵古今儼易惟有太玄先生極通之旨前人未發庶幾挾其奧而涉其津凡此皆古人不朽之志豪傑勁挺之圖而其大者尤在孝友耿介曳東郭之屐而倬萬石之倫青青子衿旣已遭廻于

靈藏閣集

卷之六

三

壯歲賢良應詔猶將特達乎蒲輪奈何文憎命達詩益人窮聘襄藩而錫號騰王國以稱臣嗟乎賈誼長沙之傳枚叟梁園之賓竟賞志以長物僅揚聲于辭林而先生訓典一書作鑒維城遂爾琳瑯炳煥千古常新光廻鳳毛拓其鴻緒雅志酬于溫綸徜徉湖邊之精舍勒成一家之雄文然後乘化歸盡而不忘者如火之傳薪某等于令嗣共舉偕宦遺形遊真傷一老之不憊遺痛典刑之將實湮灸鷄絮酒遙酌窅窅神之來兮彷彿雲爲車兮風駟鳴呼尚饗

祭毛環峰年伯

同籍號稱昆季而昔人尤有聲氣應求之重哀死固屬恒情而昔人尤有典刑實墜之痛然則余小子于老年伯之亡也烏容以不悲而又烏容以無慟憶昔壬辰之役同登者三百人之衆而官同方業同志七年之內朝夕漸靡膠漆綢繆者惟令嗣與某三兩人而昆季之中又若胞絡之與共蓋余小子不類固以令嗣爲型範而令嗣亦若以他山之石畜余而幾庶乎千慮之一中平居披情懷道淵源未嘗不嘆息於

靈藏閣集

卷之六

七

義門之毛氏而於老年伯之仁人長者尤夢思而景從蓋翁篤行若萬石義方若太丘仕宦歷廉平之舉鄉閭稟德讓之風故覩其範者九族敦睦而聞其聲者千里義誦常訂念何時得登義門拜翁堂下而今已爲覆隍之一夢嗚呼哲人萎矣典刑殆盡悵余生之不復得覩先哲而翁之誠心直道實不待蓋棺始稱古人也猶子之情不自知其摧傷而但伺異時赴召者義不反顧而令嗣獨爲之心動歸而翁適卧疴周全膝下者數月迨迨遙几杖敦逼脂車而詎意二

臣之終爲備宜乎今嗣之皇皇焉若窮人之無所控  
頌其之所以慰今嗣者翁已享壽考垂不朽而所以  
慰翁者子孫作求世德而異日將爲國家之大用所  
恨素車白馬不得執紼於衰楊宿草之原而奪吾同  
心之友以去又烏容以不悲而又烏容以無勵嗚呼  
尚饗

祭路漢畦翁大叅

江以南山川多清樸而盤礴莽互聳重靚深者必歸  
吾宜故其風誼人物敦厚吉直而以吾所及事父執  
漢畦先生真不媿土風而庶幾先輩之遺先生夙稟  
庭聞標奇弱冠高文典論爲世宗師而困頓青衿遭  
廻公車迫登強仕始振羽儀釋褐方州垂棠江湄入  
領度支於周鑄出稱師帥於楚陞八年雙五馬兩地  
二千石乃始一麾秉憲貴筑寥帷於時播氛方惡銅  
境垂危先生觸暑于役張拳撐持蠻烟瘴雨深菁重

嵐膏育二豎竟中驅馳迫夫朝論咸惜移叅江藩而  
先生旋已疾作藥餌難差先生居鄉不爲奇行居官  
不矯近名而溫良絜矩委蛇中規故與居如入芝蘭  
之室而去後輒騰道路之碑慨自人朴日靡士習離  
奇安得孝友敦篤光明洞達如先生者而天不憖遺  
令人有世道之悲往歲乞歸聞計未便先馳楚些乃  
自春徂夏始得臨喪一慟而寫吾哀辭嗚呼吾雖哀  
而先生者已不可知西川之駕從此廻憑棺之奠從  
此絕先生固嘗以猶子畜某者尚鑒余悃款而盡此

一卮嗚呼尚饗

東漢書

卷之六

三

祭沈慎菴年兄

余與兄雖同舉南宮不相識面比來同令江右踪跡亦復落落迨乎赴召都門三載待詔而後相習底裏莫逆於心蓋兄坦中直腸會無掩覆意氣訥渠務成人美跡其平生殆似墨子摩頂放踵而一念懇切云是視人由已非徒聲音笑貌之爲煦煦者第貌若嚙齧心無城府平生用意不爲豁刻惟是賦性寒慙時有相整獨兄深鑒隱衷必余有後故雖行事若殊乾而相得頗甚歡也去冬妖書之獄公卿廷鞫淡旬中靈叢閣集 卷之六 聖間引繩批根詞色俱厲者惟兄獨也一日突從中道馳而上頌言御史臣裕願以身斷是獄衆咸錯愕大色於是廼始有奮而懲慝之者而獄始定蔓延之禍始得息余謂兄何不謀於知己兄謂禍習利害所關恐有予尼者嗚呼勇矣原兄之意非必欲磔殺賊而恩流禍縉紳也賴兄保首領于牖下者幾何人而兄顧死哉痛哉傷余心哉憶同陞辭攜手國門蒼黃別去遂至雪涕登輿行念亦名丈夫態何兒女由今觀之此廼長別死別神警之矣痛哉傷余心哉兄舟過

毘陵猶復手書報余不數日而姑蘇客死之計至矣  
痛哉是時余已僦裝就道遂不及素車白馬託故人  
之紼亦不及炙鷄絮酒遺孺子之便也嗚呼哉  
及歎涕零事少閒始得遣人弔兄孤而時之  
之詞若此蓋無皇於文致而此心不  
起已于九原而生者不媿也嗚呼痛哉尚饗

祭毛肖環年兄

人生五倫朋友居一况臭味郁於芝蘭切劘深於金  
礪者交雖淡水誼可貫日盖余同年之友三百十三  
其人而若兄者特爲道同而意密西江六載各得百  
里余礪大輒兄烹小鮮共得肯綮族理以解相視躊  
躕善刀而全同赴召命相依蘭若兄竟郵亡星奔余  
乃久次金馬隔三載以重來語連床而達夜元遂  
登銓司余方捫彈柱下居載餘而兄請急余亦有事  
於巡方離羣索居夢寐相將比予奉先君之諱苦  
塊俯徨兄方赴選郎之召華省翱翔惠而唁我執手  
涕零兄神頗瘁余心匪寧程量一世居方履經直  
窒隙鼠穴以清讒人交煽爲鑿匪精盡歸乎來還我  
泌衡山晤毘陵兄曰無悶書疏相聞相勉學問有使  
及門忽傳凶信對客大叫一慟幾隕嗚呼兄之砥操  
寒氷凜潔兄之育德良玉潤栗兄之純誠豚魚可孚  
兄之衡鑒銖兩不失盖兄自弱冠登賢書卽潛心於  
聖賢之學故出自世閥游登華要而氣下形和曾不  
殊於寒約平生所受享者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而晨

昏一卷則忘食忘年而有以自樂嗚呼若斯人而位  
不躋于三事壽僅及乎六旬奪吾良友吾賢已感于  
期既死人琴俱亡道未信友兄將不瞑目於送行之  
章雖然人情固似翻雲世事亦同反掌兄試觀去國  
已後成敗毀譽之局而亦可以無怏怏感幽明之永  
隔擬憑棺以寫哀忽詔命之三及風星駕於金臺走  
僕夫以告度惟多難與絮語思之謾以何時金之  
而山摧

祭王文端公

天眷聖明良弼用錫顯允異人挺生沙磧恒岳之陰  
神降有赫幼負奇情長耽丘索三十登朝丰神朗徹  
木天妙選金閨通籍爰掌絲綸高文典冊國元領蜀  
羣彥辟易葩藻竊龍溫恭珪璧與望攸歸金隄斯迫  
九有阿衡百揆使宅吐握黃扉勤施赤舄風木可悲  
霖楫寔寂蒼生延頸彤廬虛席鑒坡再登纓紳如額  
正色立朝險夷周擇儲議傾洞公爲柱石抗章接辭  
綬牘批鬲爭以去就行不終夕自公云邁帝意始格  
東朝迄建寧公定策帝念公功加恩表勛行將召公  
以儀百辟胡云兩楹遽踐夢厄靈光摧頽泰山坼割  
如欲平治誰爲且夷死可贖者士身有百其伏菽蒲  
私淑自昔攬轡塞垣公已易簣斯文既喪小子何適  
仰問旻天曷其不弔公有令名千載烏奕公有令嗣  
三槐絡繹願言慰公求仁則獲願言望公冥扶國脉  
魂無不之魄返窀穸酒陳詞哀衷標櫛

祭蔣笠澤暨配湯安人

嗚呼天道福善禍淫我觀於兄天亦難逃庶吏可爲  
而不可爲宛其死矣雙旌逶遲惟兄尊人典刑州郡  
同運歸來散袍有緼兄之耿介漸于庭趨竊謂而殺  
兄乃可汗心無城府行有坊表孝友以慈恭肅而  
拾魁公毅辟易曹偶困于公車楚璞不剖拉雜如  
嶽嶽古儒陳情歸養舞絲以娛廢箸營壘漫浪  
雙桂如槐三兒似璧伯仲天衢季歸冥途榮不色喜  
萍則神剝重來辟雍爰涉度支領權河回視利若  
靈叢閣集 卷之六 六  
拮据漕輓殫慮捐貲及瓜而代塗歌路碑入口南來  
攜次通津索無新裝敝有舊貧嗣孫遽歿但悼重傷  
室人先殞兄亦卒亡兄之室人實余族姑素風好遠  
各清吏子巖巖翁姑惟夔齋慄冰集祇若蘋蘩罔  
皎皎夫子克恭敬止廉儉順成閨門賓只十年仕宦  
獨守故廬代君溫清母廩祿虛膏脂既謝及爾寂  
不幸偕亡猶幸承訣吁嗟乎誰無死生好脩速實爲  
善將懼天不可問吁嗟乎誰無親知惟道義獨兄與  
我號身不可贖兄子余甥瑋行現才兄所未竟大樹

將來兒女余媳舊姪新姪余將玄親兄無流連雲山  
恍恍煙水茫茫魂返故鄉遵彼舟航一字一泣幅短  
緒長痛哉笠澤人琴俱亡

祭萬九臯

吾宜文獻萬惟剛族蓋自古齊公以古道開先吏部  
文恭兩公以篤行繼嗣而開西遂稱萬石世孝友以  
貽穀九臯公者古齊公之猶子吏部文恭兩公之從  
弟也生長乎詩禮之庭漸漬乎仁讓之俗遂乃劇心  
砥性佩聞衣德羣從競秀齒遇方幅言無聲悅動惟  
緣督與人居而易直坦推心以置腹方其少時三冬  
既足方將步武羣龍漸達驤陸而困頓子衿彩筆坐  
禿斗室吟哦知希賞獨尊酒不空門無剝啄潛逍遙

靈巖閣集

卷之六

奎

以容與美空谷之寥寞味無取於珍齊服不窮乎綺  
縠恍長松兮清風颯韻致之穆穆世故物情計數照  
燭輟光挫銳如玉在璞吁嗟世喪機穽相逐風度如  
翁庶幾太僕有子循循庭訓紹服有孫振振辭鋒英  
蹕歲乃在於龍蛇舍屢集乎鳴鵬翁捐館舍曾未卒  
哭而媳及孫相繼殞覆天乎有知善胡不福想像音  
儀宛其可掬拜翁妻施有淚盈握卮酒慰翁翁其瞑  
目庭樹孫枝尚其如玉

祭張行素年伯

士有尚論於數十年之後而灼然玉映於數十年之  
前志有掩卮於無年之感而繩然焉突於克類之賢  
此其風流醞藉必不隨形共盡者而若予若靳可以  
明報施而徵已定之天蓋吾邑君子曰張行素先生  
者有焉惟年伯族本處有智養以恬菴紉蘭而結佩  
日行獨而志荃居岩之阿樂泌之溪笑傲雲山之萬  
戶吟哦陶柳之殘篇閒情玄尚世味都捐振窮急難  
義槩高騫兒無常父衣無常懸孝乎惟友門內雍然

靈巖閣集

卷之六

奎

獎拔後進寤寐丹鉛既遭迴於中道遂授兒以遺編  
岐嶷嗣君穎發半千桂枝猗那其欲挺靈椿未老而  
先顛痛音容之綿邈戀舊日之杯棬長傍靈輅而展  
卷忍令丹旄以歸原聿來上國有筆如椽遭時釋褐  
有道如弦旣標譽於蘭省佇馳贈之駢填體義方之  
遠訓竟抗疏而右遷養高林壑適軸雲煙撫几筵其  
如昨忽三十載以逝川龜筮襲吉今鶴飛之舊壤  
電窅將歸今馬鬣之新阡嗟予在疚今無諸重甫而  
初旋猶子情深兮血淚轉竭而悲纏埋玉樹着中土

今人恨恨 而堪憐嘆人琴不雙亡今無涯之智結  
大年酬桂椒以慰九原今千秋萬歲其火傳

祭陳淵雲進士太孺人

漢有嶠兮河有崙鳳凰之來兮丹穴尊彼顓率之殊  
詭兮咸崇厥根豈奇英之挺生兮聖善無聞吁嗟  
人兮誕此高門翳姆訓之風閑兮內則自落絳崇  
以爲佩兮折瓊枝以爲簪美嬋娟以靚深兮詰芳烈  
之氤氲爰好述于快士兮洵婉婉而靜溫洗鉛洵以  
捺作兮指鴻光以爲羣采蘋藻之蠲潔兮素清澗于  
朝昏相鳴鷄以昧旦兮日弋鴈以相啟誓山澤之生  
龍蛇兮爛五色之文鵠挾二百之奧秘兮獵丘索與  
典墳奮蘭筋之權奇兮交青萍而孤騫方長楊兮獻  
賦俄蜺旻兮夕暉祿不遘兮壽絕遊于歸兮聲吞上  
高堂兮音塵滅痛杯棬兮手澤存愴行道之悵惻矧  
懿親兮銷魂望丹旌兮歌些表明信兮絮尊靈之來  
兮幾千里渺不見兮涕泗紛紜亂日珠沉兮蘭焚留  
此長離兮日之方暉光貴泉臺兮寧詎此日溫綸  
呼尚餐

祭熊太和年伯母

竊聞閭德仁鞠義方仁徵麟趾義表九嘗彼美淑婦  
彤管留芳孺人兼之長發其祥系惟名宗作續高門  
相我夫子鼓篴成均蘋藻蠲縈滌髓躬親鳴鶴弋鴈  
儼戒夕殷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蜚彼姁姁有歸者  
五桂三槐萃于一家訓勞簪績慈誨孔嘉願嗣仲子  
獻策明光百里應宿三邑垂棠天子有命錫我循良  
何以寵母龍章煌煌仲子通籍垂及念年弓旌雖降  
旅食猶淹衆謂積薪孺人不然勉旃事主母我戀

靈護閣集

卷之六

宋

焉燕山劍水遙睇白雲方圓抗疏歸侍丘園詎期鵬  
集竟爾邁屯千里跼哀動路人某承乏名區式瞻  
通德婉婉音徽服膺自昔斷金湫隘論心撫臆若母  
猶母凄然太息嗚呼易去者年難養者祿古稀七袞  
今總五福天于孺人亦云不薄留餘而還以詒嗣續  
季子孝廉崢嶸雙壁諸孫玉樹扶疎階側異時鵲起  
溫綸重錫光賁夜臺曷其有極嗚呼尚饗

同谷祭沈廣乘年伯母

古稱剝鼻截耳亦日晝荻和之彼泣流輝影管而各  
擅聲淑婉迺有義報藁砧慈啟象賢庶幾慷慨從容  
而兼閭範之全嗚呼年伯母所稱能爲婦能爲母而  
死者可作生者不愧于九原某等欲臨篤斷金之誼  
窮愁敦世締之緣往夏稱詩賦南山而欣祝今茲歌  
些輓北邙而悲纏憶年伯母自蘭摧玉碎已稱未亡  
人而僅以草土餘息戀戀藐諸孤而思報所天今記  
對賢良之萊母卻西陵之鮐有兒能吏有吏能廉床

靈護閣集

卷之六

宋

頭遺卷地下恩綸捐兒雖痛從夫實懼年伯母且含  
笑入地而還報夫君于重泉且也白門高表宅之閨  
青史垂匪石之篇帝嘉賢嗣青瑣虛席琳瑯觸目蘭  
桂紛紛行見綸誥申錫而顯揚未艾于曾玄然則笑  
笑鷄骨雖若窮人無歸而年伯母者固已薪盡火傳  
某等二三子情鍾猶子何能已於摧畫而涕漣嗚呼  
尚饗

靈護閣集卷之六

靈謏閣集卷之七

陽羨湯兆京伯園

古詩

超然亭日對南山雲氣作變見所未曾

白雲作山帶亂峰浮空中庭樹忽夕調莽蕩來天風  
疎雨打牕硬剝膈如飛玉兩脚逗日光半望掛長  
模糊復蒼翠因知山數重

望雲亭

愁多不得暮一寐捐萬端夢斷不得曉憂端轉以繁

靈謏閣集

卷之七

日月有遞代客愁如走丸彼美丘中亭遨遊以盤桓  
矯首東南望白雲浩湯湯一上一回老金石非肺腑  
端居復無聊望望無羽翰

田家

高樹留晚照殘鴉赴遠村東臯荷鋤歸筋力疲耕耘  
襤褸未及着提携乳下孫亦知隣釀貴奈逢漁樵羣  
狂叫亂髮豎惟餘憤鼻禪忽憶陰晴事相看日與雲  
宿袁家皂公館

已遍投枝鳥猶聞馬蹄愁

庚子

宜車未生耳指指無

停轍幽人杳深林寤言取自悅坐看嶺月上照見寒  
泉列疲客解逆旅夢境紛相誤隣鷄一再驚塵埃還  
楚楚

喜雨有懷

不雨既四月黃塵坐千里仲夏草木未醒農事訖且已  
額禱焦心頻詆薄願有泚沉雲忽奔互零雨被隴坻  
徒馭遠泥淖淋漓通行行李看土膏動望望青蒼起  
田畯踴躍至問爾一何喜爲言新法密肉盡桂及髓  
昔天關譏征何處堪流徙生抱百憂煎死則長已矣

靈謏閣集

卷之七

二

雲漢何爲者驕蹇助中使甘澍幸蘇枯鹵莽聊于耜  
薄糝輸公家一飽寧所企語罷滄澗浪媿余食肉鄙  
公車豈無曠臣言自知但天門遙有階君門近無咫  
天王洵聖明未信難爲理謝爾流離子余將羣鹿豕  
過彌陀山

豈無塞上山茲山何崔嵬空青混高冥白雲如羽衣  
星埃與野馬紛紛隔翠微憑賦一勝盼延望心恣然  
越程阻勝陟徑轉日不遑因思南山下青林白版扉  
主人在遠道春花幾芳扉春今復歸去遊子胡不歸

晚吟

虛庭倚寥寂搔首向西風  
鴈天寒逾爭霜花老更紅  
客腸能幾許砧聲四面攻  
惟有故鄉月殷勤顧簾櫳  
露下歸空床咫尺復淒蛩

壽楊母何孺人七袞

清秋天氣晶菜子綠衣輕  
高堂將進酒琴瑟雜笙簫  
瑤池降綺實青鳥聞闐鳴  
榮光清華軒綠色點珠璣  
賓從紛綏綬歌頌聲嘈吟  
賤子如精衛願馳絲粟城  
古稀筋華稱滄海壽縱橫

靈謠閣集

卷之七

三

靜菴先生吾邑之聞人也  
端居林莽窅然遺其世矣  
余少時受經厥嗣豫菴先生  
而知世德可求也  
展卷興懷短詠嚮往

舉世盡趨市熙攘日沉淪  
至人鎮其躁獨與無始親  
朝觀槿花落夕聽鳴蜩吟  
坐擁一萬卷塵事何足論  
馬牛亦徒耳詩書自可耘  
一關三嘆息安得息機人

舟行見新月

沿河向故園推蓬見新月  
光滢借衆星初弦似既缺  
缺月不久虧遊子迺久別  
未見念復離西風吹短髮

田家

田家無遠望禾黍恰登場  
社鼓村村急鳴鶯相與鳴  
各言兒女長因驚容鬢蒼  
所願來年豐豚肩復操觴  
寒蛩怨

上既在位久總攬機政風憲一涂不欲備員直指使  
於是無瓜期而金馬門有靈次七八年與東方  
履托托行市中者

邊城七月繁寒蛩促促戚戚啼我床深閨病婦在何  
方金風乍入驚微涼兩雛呱呱泣孃傍問爺何時還  
靈謠閣集 卷之七 四

故鄉不日不月摧肝腸千山萬山道阻長夢裏關河  
屬渺茫北來鴻鴈空徊翔啼兒思婦未云傷雙雙白  
髮垂高堂有兒經歲在沙場有婦兩目眊四方提携  
乳孫翻作孀晨昏服食誰扶將念茲轉側悶欲狂孤  
燈悄悄幾昏黃攬衣離次行徬徨砧聲到處擣衣裳  
東方明星漸熒煌依然斗牛遙相望河漢雖高尚有  
梁玉關難入滯夷荒寄語金門待詔者人生何必繡  
衣郎

樺門道中遇雪

江南二月春政妍朔風如刀朔雪顛我今傷寒來空  
山鳥道屈曲迷雲日並立岸陡疑無地峰岬迴  
有天俯視前旌注凌波回看後騎隨管絃聲  
紛斥埃毳幕依約彌新連沙場行役亦云苦以中  
懷悲昔年今上有道四夷守微役桑土需才賢  
敢戀江南好身願乘障護北邊嗚呼身願乘障護北  
邊

得勝撫夷次張助所中丞塞上篇韻

登臺望大荒白草何茫茫列塞數千里何處非戰場

東坡全集

卷之七

五

燕雲賣去疆域促獻納爭來國勢辱遂令噪禍通中  
原空耻除克恨莫贖亦有燕然高勒銘琵琶自怨單  
于庭唐宗歎血渭橋上脉兵十萬歸娉婷于思戎王  
生長穿山大嶺中羊羣如蟻馬蹄如雲自號三皇五  
帝不能臣一朝日月飛青漢聖主龍顏自有真聖庭  
掃穴不知處區區空無人俺首遊覓忽跳蕩肉  
生掠賊無春草孫亡命扣玉關老酋垂泣問氏  
雲臺決高筴都護遣臨邊嚙指屈膝天可汗牽羣  
駝左右賢漢幣豈不妍胡馬亦可憐昔悲烽火原

歡歌鼓筵三皇五帝豈異代九夷八蠻歸一天金城  
方略老克國鈴閣經營心轉棘窮荒歎呼肉白骨債  
帥懼倖失狡窟從此邊庭絕戰塵薄餌何須惜漢緡  
道傍白骨誰代子閨中冤夢曾酸辛

孝鳥篇贈終養同年赴選

庭中樹有兩鳥兩鳥哺雛終日畢遺黃口欲張每接  
食老鳥忍饑力日劬吁嗟鳥雛翻未就雄鳥哀鳴雌  
鳥孤雌鳥孤單子哺雛勞更殊母瘠雛肥毛羽齊一  
朝奮翼翔天衢雛曰噫嘻哀哉我母爲我癯不願爲

東坡全集

卷之七

六

斯達之鴻儀廷之鳳且與燕雀飛捨蓬藿一飲一啄  
與母俱遺穗剝粒恣所取飛虫盤蚓供朝餽鳥反哺  
亦辛苦縱苦未足明區區但願千秋百歲相鳴和豈  
料庭樹風摧遭毒痛枝頭啞啞一何苦猿腸已斷腸  
眼枯寧慕昭陽鵲背日寧羨道路鳥光都憐然乘風  
來上林願借君恩報捋茶嗚呼東陽有傷鳥彭澤有  
檣鳥鳥雖微義天性孝哉此鳥尤所無

怡怡堂歌爲史武麟作

君不見謝庭玉樹紛葳蕤雙雙秀出連理枝又不見

河東諸鳳起聯翩三晉風流自昔傳君家雙璧相輝  
曜一一堪儔十五城龍劍自應延水躍掌珠還向合  
浦并憶昨高堂棄兩雛愁看弱弟泣呱呱孝乎惟友  
嫂作母中宵抱哺心顏劬一朝長離羽毛就五彩雪  
煙聲價殊怡怡共守先人廬同爨寧渠九世俱花萼  
樓前春正午鵲鵲原上鳴相呼笑殺田家紫劉耆不  
分那得有榮枯

送熊神阿之任增城有序

神阿奇士筮仕得增城真如發而耳千里之

靈夢閣集

卷之七

十

行始于足下萬里之別烏能無言情見乎詞

神阿勉矣

君今飛鳥五羊城古來廉宦幾知名前有隱之後璟  
奐沉香浦畔影雙清丈夫磊落振天地寧肯阿堵甘  
頭營縱今日飲食泉水沁我心肺翻峰嶸雲母溪羅  
浮月仙人粉在供臭粿玉壺光映轉清虛珊瑚翡翠  
無顏色大貝靈珠等磴磴只今海上神明字名在千  
秋百粵書

題三仙真壽圖壽沈石樓尊人年伯

君不聞東海頭羣仙窟宅有瀛洲又不聞南極星煌  
開壽域中宵青東南佳氣日夕饒雲間一老能逍遙  
方瞳大耳儼神仙經顏強飯驕童髻子治先朝翰墨  
除生來有癖在烟霞殘紅留與兒曹讀十年四牡馳  
皇華四牡行行化作驄有詔馳恩視厥躬八十老臣  
新侍從繡衣冠豸白頭翁正逢陽月弘矢張稱觴獻  
頌滿高堂鶴從北海携來遠頌指西山到日長瑤島  
真人白鹿車屈指籌添未有涯大椿八千還幾葉  
桃三千還幾花請翁浮白爲翁歌老人之星滄海波

靈夢閣集

卷之七

八

長春九轉永婆娑

雲起樓歌

銅官山前雨欲來玉女峰頭風乍舞氤氲氤氲絮萬  
團嬌嬌媚媚烟千縷主人本是風雲客歸臥一丘龍  
百尺青湘白墮放兩頭手把一甌挾一冊閒觀世事  
衣能幻靜悟人情秋更薄何如縹緲在深山乍可盤  
桓向空谷無心出岫飛還倦共望爲霖卷復舒崇朝  
觸石懸千界一日從龍滿六虛臚聲五色驚輪囷世  
業層霄羨羽翰天際不如山裏色君但釣簾日日看

守豐六載驅車入計者再矣勞人自初作渡河  
行

無渡河寒風瑟瑟山峩峩且渡河堅冰豈遣車馬多  
宜拙六年不得調網兜兩度來經過途艱掌筋力  
竭風塵沐宿鬚髮臨薄遊况味已如此令人願越白  
山阿

古詩終

東坡集

卷之七

九

五言律詩

舟行還治

春水滿四望舟行頗性便坐銷長日引龍門出山川  
絕浦漁簪集疎林酒旆懸明朝又無領五斗自堪憐  
過彭澤

邑在江濱小孤突江中

陶令來彭澤應非爲秫田小孤當案起大澤到齊前  
落日飛雙屐春風動五絃斯遊堪吏隱何必督郵賢  
句曲道中呈路漢翁太守

客久貂垂敝霜清髣髴易斑雲隨五馬遠月照兩鳬還

東坡集

卷之七

道路烟霏外交游肺腑間旅懷翻不惡落日滿寒山  
丹陽道中遇雪

萬里江山迥渾濛雪色奇人從石橋渡鳥向煙林低  
虛閣光偏映孤征影自迷十年江畔路久客自知疲

暮宿臨淮

萬國朝宗日千山蕭瑟時主恩寒自淺客意暮還宜  
野燒臨風起歸鴉落照隨馬頭燈火處村店且栖遲  
望中都

極目山河壯低回望帝鄉鹿亡三戶逐龍起大風決

王氣餘高寢雄圖見八荒維桑何處是思共白雲長

余家本中都從 龍守義與今  
宗子襲中 子六長 家焉

追輓蔣念山同通

故園松菊在三徑失藏舟月旦推諸石

流逝太丘情深兩溪水思到五更頭莫向西園道

蕭暮雨愁

景州道中

帝里行將近周原勝自偏風塵餘海岱氣象入幽燕

車馬衰楊裏人家落照邊主恩雙鳥在此日更朝天

雲集閣集

卷之七

上

壬寅元旦早朝

時雖以歲選與命  
恩詔以許及親

栢葉尊中滿流光客裏新生涯滯金馬什舞逢王春

望斷漁樵長街稱市井臣願吹寒谷律迴照觸藩人

其二

白髮高堂遠斑衣燕市過股肱曾辟召歲月轉蹉跎

薪積憐鷄肋冠彈羨參戎榮親新有詔魏闕且鳴珂

送曹貞子 予告歸河東

別去何容易寧親覽拂衣葵傾原爲國尊美不思歸

孤書河東鳳饑餐嶺上薇白雲母久慈南嶽是耶非

夜坐

京邑苦塵濁暮色起清涼簾思先秋冷荷香裊露長

鄰燈驚宿鳥螢照上虛堂斜月沉鳴鵲應知問未央

同沈孟威諸丈遊歸義寺雲松禪房

共待金門詔言從實地游拂衣芳樹合當日碧雲留

小竹江南翠層陰亭午秋禪心斷來去方外任夷猶

陶穀清吳錄載屢戴調假細君方敢出飲稽以

水痕香印爲度同坐各爲俳語嘲之戲效其體

以當談笑

雲集閣集

卷之七

三

綠窻人似帝紅粉令如雷水滴孫臏漏香飛商鞅灰

幸無秋日暴怕有博山煨歸馬頻加策相看檄又來

憶故園

小齋荒圃裏蕭散自相宜欹枕看花落披衣聽鳥啼

雲山牆外好風棹竹間移時有烟霞伴來爭隔宿棋

其二

青門三畝宅白業一溪煙每到春深處時來樹綠邊

無言簪芳草有意濯流泉不惜繁華歇中情自澹然

松間初月

纖纖玉一鈞新照入松揪壁彩光繞逗規弦指未講  
萬川澄片影千戶肅初秋獨有征夫淚無端欲橫流

鐵甕城邊別仲氏

送送還須別行行不忍看自將心底淚偷向袖中揮  
歸到高堂上莫言遊子單瓜期明歲是消息王秋殘

登濟陽署樓有感

層樓出樹杪眺睇九愁并落日荒荒白發霞片片橫  
播河湮禹蹟艱食泣堯珉四牡周原裏爰咨感物情

思親

集

卷之七

三

來驅九折坂更上幾重山親舍三千里吳雲咫尺間  
沙場難駐淚客髣易生斑遙望憑欄處雙雙盼玉關

雲州道中

最有山川勝何言行路難自天飛瀑布拔地起峰巒  
九月霜如雪重裘午尚寒荷戈看赤旂爲爾一長歎

登獨石戍樓

北去更無地南來另有天日中飛凍雨寒風欲吹烟  
部落分韋幘羊駝滿谷川玉關真不關戍士只高眠

雪後懷來

靡及勞王事霜天帶月明峰高遲日上寒重覺來輕  
積雪山禽出悲風獵騎鳴玉門關咫尺不共爲南征

葛峪署中孤松

塞草高秋盡孤松望轉新歲寒吾與爾署冷相爲隣  
竿瑟吟風籟北龍舞月輪盤桓空有意四牡已駢駢

奉和馬鳳麓靈真觀作

高牙臨紫塞小隊入青山望氣曾千斗知君已度關  
揮毫春共麗仗鉞意逾閒攬轡神空往風塵抗俗顏

集

卷之七

四

校武亭別楊致吾餉部

把苦未云久離筵復戰場萍蓬日月轉肝膽夢魂長  
驛路依屯壘風烟接大荒所嗟羈物役是處感河梁

涂次哀吟

攬轡起南服卸哀返北朝白雲愁白晝清淚滴清宵  
昔一山陰道何來轉寂寥山川原勝麗人事轉蕭條

其二

泉響何悲咽流從孤淚來黃墟如可見白刃不難裁  
雄露晞還墜松丘掩不開形骸如朽木半已絕根荄

其三

猿聲一啞切客意轉酸辛爾尚悲牽子余新感背親  
九迴腸已斷萬滴血猶新縱是乾坤大難容絕福人  
其四

出境晝忽晦山川助慘昏居諸不臨照風雨蕩清  
已不如烏鳥何須有犬豚孤生無足戀母族未歸原

晚泊劍浦

曾治豐城獄靈心矩昔人斗牛迭紫氣風雨復延津  
佩得吳鉤在蛟龍不敢與空江長嘯合獨夜轉疑神

靈叢閣集

卷之七

三

吳心源出小像索題時方稱七袞之觴因以爲

壽

君今幾甲子華髮貌仍肥風度時無比年齡古亦稀  
楸枰工覆局塵尾解談圍試去羣鷗鳥應知不覓飛

元夕飯白雀寺

再過溪邊寺山僧話昔年還家逐燕後出塞憶鴻前  
勝事今宵盡清光明日圓驚心尚夢寐久客自堪憐

贈吳寅廷武雋會試落第

本是青雲翮翮從鐵補襦壯懷投筆起俠骨請纓長

說劍干星緯論交解鵲鷄但存猿臂在七札自穿楊

戊申春夜夢故交沈慎菴覺而翁有遺哀

與君別五載夢裏忽相親世道孤鳴重交情一歎真

抱衾人未老祇憶意何深曾灑臨歧淚徐君劍不塵

萬初明郭外有唐院披山川勝會而堤上一軒

尤爲迥絕兩地無地疑若漾舟茲蒲田也須以

唯幼子曾成韻

空翠鼓衣襟山川兩岸清波光蕩題詩處魚子亂軒楹

虛陸疑非屋憑欄勢欲行夕陽忘返棹宛在可餘詩

靈叢閣集

卷之七

六

林居湯輿

主組辭朝籍林泉結隱盟媚茲非巧宦貽厥足留耕

黃卷容吾老青山看鹿行開門珠網盡鎮日葵蓬迎

句曲道中

騁望極川原東風蕩客軒野塘新荇苗深徑小桃繁

荒隴維維麥孤村人倚門明朝又膝下相見一如餐

送客

失路馮知已春風復解携紅亭一杯酒清夜數行舟

馬與人俱北年同日共西獨歸江郭外寂寞花殘綠

七言律詩

游感山寺

爲愛招提深積翠自公幾屐恰清歡  
開心獨與風搖會野性翻從麋鹿看  
鐘向夕陽然唱合香于竹里梵音寒  
浮生半日歡轉過踏月歸來意未闌

春日與諸友登龍頭山

一從失足漁磯後白水蒼烟在夢中  
天與江山供傲更地開樓閣起雄風  
南窮瘴海五羊出北眺盧九派通  
最是扶輿靈秀處與君今日是登龍

夜起遲王及嚴年丈郵亭中

蓬迎自懊津頭吏青眼還欣對友生  
百尺臥君今夕意幾年懷刺故人情  
空江落月涵波靜永夜疎鐘隔岸清  
行矣室還心自適相思紅樹白雲平

龍頭山新閣成

一片芙蓉開急峽竭來樓閣敞江天  
阮梅面而求帶雲物重重入几筵  
夜月千家金作鑑春風萬樹錦爲旣  
平生無限登臨興此日憑高自爽然  
會勘遇雪

屏屏入春還劇雪纔看飄瞥已鮮妍  
千林汎濫平銀海一徑蕭瑟漏碧烟  
處士尚餘如足履田家猶記滿年  
年自當填水無迴駕龍得山陰有戴船

寄沈仁菴新建之任比部

明光特召下江濱孤鶴淒清韻不群  
月旦三今幾下榻風沉列邑獨鳴琴  
衡門茂苑餘殘菊仙棹長淮起暮雲  
苦向西曹稀案牘開闕時復草玄文

小孤

楚甸遙遙欲盡頭忽驚飛柱起中流  
千峰掛海臨涯

東征

卷之七

返萬頃朝宗畫地收解佩漢濱情共遠  
泣珠海畔室同幽孤羈已是難爲抱  
况復江山政暮秋

渡梓潼新决口有感

聖主金錢今不問行河新拜大司空  
千橋車馬經過處萬井魚龍宮宅中  
落日寒烟孤客渡春風細雨急流中  
何時無恙桃花水沉壁由來瓠子宮

東征

玄菟烽火甘泉近司馬軍書並道飛  
十萬樓船凌島與三千文武動駉騑  
風高海氣驕銅柱月上寒光照

鐵衣緩帶只今猶將在君看麟閣有恩輝

其二

度遼飛將下明光十萬雄旗列道傍  
海市樓臺高障色扶桑風日耀顏行  
敢將醜虜遺君父會取鯨鯢紀節  
跳梁樂浪已聞圖策上看君歌舞入長  
楊

白溝河

元昊與張叔夜相見處

陸沈回首家何在咫尺中原尚漢臣  
不作青衣來漢漢寧留白骨急邊塵  
寒鴉落照飛殘壘獨客凌驛渡  
故津混一只今犁老上玉關無復授繻人

靈康閣集

卷之七

下

杜友白計部秋夜招飲蓮花池

何來池館亦滄州塞上相逢宛舊遊  
荷芰蕭疎清露兼葭浙歷冷涵秋  
中流簫鼓逆船發隔岸招提擁樹  
幽華月玉壺相掩映夜深如水坐淹留

獨石撫甯

山川到此亦雄哉遂有屠耆接踵來  
左衽頻年裁漢綺闕氏紛舞進胡杯  
塞垣自說和我利絳灌何求表  
節才珍重至尊桑上意轅門新見壯猷開

其二

胡越虛聞是一家華夷今見寂無譁  
休倚盡入中原

諸童雅能吹異域茄冒頓已辭驕子  
號那顏額使款

南陽

唐中書令長安鄭氏

書生未有安邊策願得干城起兇

置

濟水涯

千尺丹崖插碧天八窓虛敞雜雲烟  
循牆度索人如鳥鑿石爲樓戶倒懸空  
有尚餘功德水非無自現妙莊禪

獨石署盤松

辛子

靈康閣集

卷之七

下

東巡至獨石則絕塞矣署有盤松生意  
婆娑雖高不盈丈而陰可半畝柱支四  
垂如輪如亭視葛峪之屈曲聳特又一  
奇也適集雜霞遂構茲味聊紀窮荒景色  
殊規詩人盡物云爾

葛城已覩雄奇重此地還看輪囷材  
忽有驚濤倚夢寐幾多寒影護華台  
遐荒恨不來秦魏而露欣宿作漢  
菱無限杉松生大漠那能物色到龍堆

其二

密葉重重露帳開  
虬枝偃蹇若平臺  
一輪翠蓋中庭  
北半部清商萬壑哀  
炎景想能銷暑氣  
風塵猶是絕  
幾埃何緣綠樹生  
花白六出俄看集  
散來

贈馬鳳篋中丞

郎節西歸已六年  
黜名常在未央前  
文昭三晉黃  
髮忽報陰山遁  
左賢幕府健兒多  
幾度驚鴻老將盡  
幽燕鏖敵政是軍  
中樂願報皇明朱  
晉篇

其二

方略金城刻版年  
公曾與  
風雲上谷建牙前  
伏波真  
靈叢閣集  
卷之七  
二二

已傳家世緩帶何嘗讓昔賢  
一日旌旗生氣色萬重  
屏障壯幽燕賀蘭亦有銘功石  
白日高懸出塞篇

寄題路乘卿象賢樓

宗少文結宇衡岳室  
圖名山撫琴動操欲令  
衆山皆響君茲樓居山作  
畫圖顏以衆賢永  
言企羨

君本高門閭閻裏爲樓常掩  
遠郊扉更願獨把青  
酒取次還忘對局機紅蓼碧  
烟渙艇出短莎殘雨牧  
童歸予家政在金楊下絕塞  
衝寒未拂衣

馬鳳篋席上觀烟火有賦

家在青雲欲上頭  
獨驅驄馬向邊州  
關河壯麗是赤  
事幕府生花散客愁  
天矯火龍銀甲動  
陸離環玦碧  
烟浮忽思簫鼓  
鼓橋上斗轉參橫  
與未道

其二

塞垣燈火寫昇平  
萬炬焚煌不夜城  
漢士貪爲渾脫  
隊相驚清入管絃  
聲高高碧落流華  
月隱隱鰲山望  
玉京歸到相臺成  
獨坐短檠寒焰暗  
還明

題施夷亭

靈叢閣集

卷之七

二二

乙巳春登張家口市城撫夷城介兩山中河  
流澌澌絕辟下墜之梁以東抵壁穴壁貯  
卒縻縵而登西敞以亭外瞰則保塞諸夷列  
帳其下內瞰則膏野沃壤畝可五六金甍此  
三十年前戰場也令人有安危倚伏之慮焉  
亭故無名顏以枕夷而題詩亭中

天畔孤亭枕大荒  
笑談尊俎自金湯  
河流宋漢依城  
轉山勢吞胡入塞  
長吊古當年餘戰  
骨登臺此日一  
傳觴夷歌翻作安  
邊曲春暖牛羊臥  
夕陽

仲春竝塞西驚

五十日春忽已過庭樹還看雪作花  
出關節亭無詔景白日曛城有暮笳  
漢淚閣來雙關迥吳雲飛處一天  
遐欲將心事憑鴻鴈陣陣相將出塞斜

其二

黑頭行役年剛壯鏡裏繁霜忽亂浮  
夜半羽書聽徹曉春來前箸忽深秋  
桑乾漫慣尋常水感策聽殘咫尺首  
鳳集嘆息殊方空杆軸虎冠有使政詠求

初夏同大中丞張助所燕集曲池

靈叢閣集

卷之七

二三

元戎小隊閒中出旬色山光分外明  
楊柳辭春陰始合桑乾過雨水猶清  
堤邊簫鼓三雲勝座上金湯萬里城  
來日行滕又西去對君玉笋且深傾

其二

柳汀莎岸灣環轉短纜輕橈蹀躞牽  
落照塞巒凝紫氣冷風榆絮墮青錢  
鼙聲乍起疑江國鳥韻時流似輞川  
興到不知身似客嚴城燈火夜深還

集雲中城乾樓

乾坤莽盪此登樓身到浮雲又上頭  
王氣北來瞻帝

子雄風東去擁皇州并門歌舞千秋麗  
晉國河山一望收信美憑闌澆塊壘誰云非土易生愁

將赴得勝撫夷郊關別張助所

尊前垂柳復垂楊古道征人易斷腸  
何處浮雲能駐影愁時明月墮空梁  
山花緩騎貪春望野戍啼烏吊夕陽  
此去折筭笥解辦憑君靈龜懾名王

溽暑飛蓋臺中忽憶路氏園亭魚樂

策策能忘步履聲堂堂猶憶跳波清  
非魚雅識池中意得馬翻爲塞上行  
萍葉浪花閒

靈叢閣集

卷之七

三

偶合柳風竹月遠關情五湖更有烟波濶  
雪裏蘆花一艇橫

自朝

絳帳青鸞自壯游那能景物入邊愁  
沙塲是水名爲海絕塞無春煖亦秋  
五日四風飛屋瓦十人九弁狎袍裘  
居然振鐸稱夫子數輩衿裾帶縹緲

郊亭別馬鳳麓中丞

玉門關外短長亭小隊離歌駐馬聽  
少婦樓頭柳堪折王孫陌上草將青  
愁無賜鴟來南國遂有黃鴻度

北庭不是心知如骨日異鄉誰惜久漂零

曉發龍門

豚隴山色馬頭前殘夢携來續錦韉萬里霜風清漢月數聲笳吹斷胡天雄心報國時看劍志士離家不記年應有饒歌喧入塞築成京觀似新連

贈吳秦州

荆楚吳丈以名家子蜚聲贊表去而父貴節非其好也意欲得一當以憤發所爲異時如

卜太傅輸財助邊耳銓人奇其對拔實第一

東坡集

卷之七

十五

得同守秦州邊庭塞垣胡笳羌管良足發舒

憤懣平生不足便道里門猶得見故苑鸞

花尚以爲別

青袍白馬下明光請得長纓事朔方亭障尚餘秦隄

塞威儀今見漢循良到來天水琴爲伴歸去銅官錦

似雲莫漫渭城傷折柳壯遊人已奏長楊

壽吳安節侍郎

聖輪丰采舊知名攬轡重看煮海行三輔瘡痍紛起色中原豺虎坐澄清功成同學麒麟閣駐穩迂疎鷗

鵠浜邑名南極一星連執法野人遙對舉兒饒

送吳道源之任南康丞

寒梅萬樹嶺雲重亞尹新提百里封章貢東來門似水斗牛西望氣疑龍地饒梁稻花名縣政有循良吏是龔橫浦騷騷豈無使一枝應得隴頭逢

壽曹斗岡鴻臚五袞

才子名家自出羣湯同方朔隱金門百年上壽今纔半一株靈椿老未言池有鳳毛紛異采枕留鴻寶秘玄文陸沈燕市情空遠三祝遙持北海尊

東坡集

卷之七

廿六

贈趙莘縣趙名國壁燕人

小字

趙丈秉圭璋特達之姿負燕趙慷慨之氣空

羣興北屬翻圖南屠龍技成而無用函牛鼎

大以難和遂爾鸞栖馬頰鷄割尹墟信乃照

乘之遺珠連城之則璞也余以待詔締此碩

交遺緒有懷賦寄如左

壁水當年狎主盟君才磊砢信多英扶遙楚困屈

翼珍重終償十五城握有隋珠光自遠臺荒燕市恨

難平憐余領蓋論交晚回首春明思獨索

送王十漢給練謫官鎮遠

鴻鵠初孚翮未成  
驪龍有領逆誰提  
炎荒瘴氣孤臣  
遠高竊逢時一語  
敢華白衣稱侍從  
且隨黃綺以  
逢衛同心無限臨  
歧淚欲灑愁傷聖  
主名

和酬熙怡菴年丈見慰得雄

寧論玉樹長蕤縈  
繩祖今看連理枝  
題鳥人言毛足  
鳳得雄曾有夢爲  
羅清朝麟定歸公  
廷明月珠胎心  
漠池詠猿慙余原  
潦倒啼聲墜地只  
凡兒

送龍斗冲競還東萊

靈護閣集

卷之七

廿七

千石乘招入建章  
四門容牧首東方  
璽書新受轍弓  
覲竹馬重瞻賜履  
光鹿引雙旌春問  
俗鶴隨孤影夜  
焚香公卿亦是循  
良賞名姓應知到  
帝傍

贈夏鶴田出賜琉球

樓船高接海天浮  
萬里乘風是壯遊  
蜃市朝懸迎使  
節龍宮夜靜壓吳  
鉤南薰直解蠻王  
溫北極遙瞻  
聖主旋爲語中朝  
無異尚粉航何限  
只共球

草堂賞花用韻

蕭疎生計在茅簷  
春到繁華日日添  
新綠未遮鶯語

流塵紅時有燕泥  
黏幽札代發看如  
歸飛絮低回  
必上林苑富貴鴻  
謬詩卷一秋每

送許中復謫川淮館

東南民力近如何  
竈減長淮稅轉多  
去國思行前箸  
借謫居欣傍故園  
過梅花盛館傷春  
頌更對休占發  
舊柯此別腸環應  
不遠情深無那易  
悲歌

贈

八座會府六國長  
春今喜北堂逢  
瑶桃灑海壽宮

靈護閣集

卷之七

二十八

種瑤草滄溟咫尺  
峰膝有曾玄衣舞  
綵髯纔斑白玉  
爲容扶搖本是君  
家翼難老相將綸  
綍重

壽沈石樓年伯八表石樓待命有詔候封御史

金門待詔幾經春  
贏得駑駘獻老人  
舞袖漸看衣似  
繡綢繆原傍海爲  
尊大外閣八方成  
歲華祝多  
此長南極一星同  
有矧台光相映照  
新綸

壽賀伯闇太安人并送伯闇賀先以大方行贈父

而行時適週慶典地恩有加

將母還將綸綍歸  
皇華舊傳有光輝  
陳情泉壤先持

節進秩高堂慰斷機孝似古人能錫類賜從今日已  
稱稀潘與莫總都司好詞美于今半是非

壽南康王宜人七袞

蕭蕭霜髮舊紅顏信是塵寰有大還獨引八桂雪漢  
上憶陪朱戟金城間夢會九日問家慶  
老葡萄初綠舞衣斑

寄家吳體中

河梁折後復經春羨爾荷衣穩趁身小園新添幾倚

靈藥閣集

卷之七

七

竹浮山斲看一閒人清朝簪笏能無意客部才名久  
愈真我亦東湖一漁長期君他日共垂綸

贈益國華山王

益國由來傳聖業華邱此日更多才解衣登禱江山  
止醉墨淋漓風雨來錦靴天孫飛鳳彩馬從雲旋旋  
龍媒懸知梁苑饒辭客丁里難從後乘陪

贈何崑柱太史翁完虛給諫典式入司

侍臣旌節帶天香三伏驅車暑氣涼  
氣文星深借玉堂芒幾題月旦垂秋實

夜光此去至尊開霽色盈車國寶薦長楊

贈董定所恤部

使者揚旌海峤行陽春偏照覆盆明  
鳴鳥語空令公冶驚貫索精融牛女度  
光接泰階平懸知馬首還相憶愁聽前溪黯淡聲

百角樓燕集

樓下二水合

曉巖飛閣壓城頭巒翠清聲睥睨前鷗鷺自開柔櫓  
過松杉不礙薄雲還地形原合雄雉水神物應騰風

靈藥閣集

卷之七

七

雨天山亦豐城操一割恐驚波浪起長川

宿茶洋驛有懷徐大中丞

十月西風度漢關江花岬草尚斑斑人家點綴巖巖  
裏瀑布潄潄幾几席間鈴閣聲靈銷翹翹玉壺光彩映  
心顏因思把臂前期遠轉覺離居此日艱

曉發茶洋

明發驂駢山外山客涂高下復灣環雲屯馬首烟初  
雷峽東灘聲雨乍還轉轂未能淹白日提轡空自老  
朱顏年凶刈獲人僮候慙媿爰谷穢已荒

滄峽道中

閩山何處不噴峴回首空歌行路難  
鏡吹山中成別倚林終宿後作  
翠觀招時層素懸屋下江國名  
是雅樹寒日暮郵亭人吏散殊  
方獨客坐更闌

壽任母蔣孺人七袞

五枝丹桂影相望常與靈護護  
晚芳第進古希欽正渥時逢  
夏至日偏長千峰遠宅岡堪  
祝衆水環流澤未央慈訓昔  
惟文母似鸞封應且佩鳴璫

其二

靈護閣集

卷之七

七

綠蔭垂垂覆四隣高門喬木氣  
鮮新索山朱實同懸斗瑤島  
青芝若巨輪最是薰風來永  
晝偏宜彩袖舞長春滿堂賓  
從多珠履善頌如雷酒似津

閨怨

疎烟斜日織林丘樓上離人送  
遠眸眉黛曲橫闌塞恨刀環  
空結夢魂愁拈來針線渾無  
賴欲減啼痕不自由明月灣  
灣又穿牖憑誰寄語到邊頭

登焦山

江雲浩蕩江風高落日魚龍  
閭客舫萬里征鴻垂到

海一九孤往忽封濤帆檣影落僧寮  
鍾磬聲隨天鎖號千載伊人耽一壑  
入門何處有塵囂

題蔡虛臺先生卷

夔龍覽輟紫宸斑湖海蒼生盡解顏  
圖畫百城春現桑麻萬井晝閒閒於  
都天語覃恩渥照耀金章代舞爛  
北極星辰行曳履已留棠樹滿吳山

壽萬友溪九十

丹楓黃菊映清秋南極祥光午夜浮  
萬石諸宗高祭酒一經雙壁遠貽謀  
武公詎許人稱耄伏氏猶嫌骨

靈護閣集

卷之七

七

未道溪外青山相對老笑拈盃盤拉  
羣鷗

壽吳仰玄七袞

土風誰是真陽羨德度今稱古太丘  
累世承冠高閭閻滿園花木傲菟裘  
荀龍下食堪孫輩海鳥忘機任拍浮  
春酒春條相對綠春光偏照老人頭

壽王母許太姑九袞

七十猶稱古所稀九旬今喜到慈闈  
河東昆季俱黃耇膝下孫曾盡綵衣  
少日紅顏誰及見老年華髮貌仍肥  
流光屈指重周甲婺彩遙空朗夕暉

秋杪寫懷

一夜清霜萬木凋蕭條涼景入林樾惟餘籬落幾叢菊相對江楓點寂寥鴻鴈爭投梁稻處思厚寧爲福羅招脩然歲晚蒲團上靜看穠穠夢鹿蕉

壽伯母七袞

青鳥朝飛冬日暎朱顏白髮映柴門廿年臨鏡孤鸞影再世牽衣舞象孫晚節不殊霜後增韶華壽萱中護眠前羣從俱萃髮卅載還持一日康寧

怡菴萬入丈非遺世者而不役役於世涉世既

靈叢閣集

卷之七

七

久轉欲息機改號所如永言以贈

君懷落落一虛舟卅載交君意氣投世事坐忘同面壁人情間勘等浮漚戶從蛛網塵侵席徑任苔荒客有裘我亦乘流隨坎止敢將機事問沙鷗

讀熊掌篇有述

白蛤青瓊一腐儒竭來丘壑共題愚并吞六合地難盡歸去一杯誰與俱肯爲兒孫竣馬走顧將名姓附羊屠萬鍾簞食分明語彈雀空山袖裏珠

閒居

隙裏居諸能幾何鏡中容髣忽雙瞤雲霄事業墮焦短老大情懷水竹多燕坐雕梁堪侶伴鳥來庭樹木笙歌盈虛消息原如此忝竊頻年我更多

壽安翁七袞

春風高蓋動除亭日光華道路生曰十稔翁壽翁三十一翁醒太守七旬爲壽醉堂即文章節義俱千載宣蹟勲名偶一城元老政需持國是無人想首望台星

早春石亭觀紅白梅

靈叢閣集

卷之七

七

素穎紅英相間開春風猶未過條枚壽陽淡額唇朱映和靖幽棲酒暈來雪放彩霞偏照羅月籠清影共徘徊暗香遞送渾無別騷客評章莫謾裁

題許鎮吾晚翠軒卷

清泉紅槿響魚車一徑逶迤處士家三畝半宮黃葉滿五旬餘事白雲除吟澗池草供春興社散隣翁送日斜歲晚何妨篇瑟甚庭前叢桂幾枝花

同者園南訪蔣中復山莊

有客初懸及艾車芒鞋同踏白雲居半溪鷗鷺參分

主三徑表年一屬予天淨星河搖曲檻杯深風露濕  
輕裾條然一榻松筠裏朝日團圞上綺疏

贈劉受初堪輿聞訃歸豫章

是處青山入壯遊片帆五兩向南州青鳥欲哺悲風  
木白雀歸飛泣露欽豈望至尊臨英地偶憑玄鑑得  
眠牛期君春日携幾展澤國煙巒望裏秋

題龍溪卷

千頃澄泓一鑑開潛夫卜築傍溪隈波光河漢藏靈  
變雲氣豐隆護棟椽百畝躬耕供伏臘一經貽穀惠

龍溪集

卷之七

三十五

風雷曾携小艇村邊過花艷書聲動草萊

題蔣笠澤椿臺玉樹蘭徑梅花冊

謝階貽厥長孫枝青玉扶疎春日遲  
葉花同雙桂發歲寒一株老幹成千古清眼瑤華照  
直達共道瓊花能卜相請看庭樹色如琪

其二

九畹春生動早梅疎枝繁蕊照琉璃上林紫帶垂長

綬三京雜記二靈苑奇英占百魁長安志

清韻共君相掩映孤標傲歲獨崔嵬公家多卜

調羹手為有青青一斛梅范汪能調

壽企南伯八袞

八日風光百穀妍八旬耆耇一宗賢會隨遠宦趁江  
旬獨守遺編度歲年抱瓮漢陰新雨後開樽洛社好  
花前丈人筋力今如此應向紅塵得大還

七言律詩

龍溪集

卷之七

三十六

排律

凍瀑篇

古未有賦凍瀑者閭塞高寒始得見之天橋  
玉龍從天而下亦一奇也得排律十六韻

從來飛瀑勝凍瀑愈爭奇玉筋蜿蜒下水筍詰屈垂

楊貴妃見第留胡天看倚劍漢月是愛時紫翠分

照蒼黃界路岐質堅如可渡光瑩若堪窺洞戶虛生

白風塵杳不縈瓊龍踏空曲銀漢結高危迢迢霜夜

徑沿徊壁旋規扶桑初旭射合浦萬古隨姑射差能

竝瑤池已在茲迎秋先履薄涉夏始流漸媿乏壺芬

映猶餘丘壑姿清稜聰轉借岑寂韻相宜問俗驚寒

早寒帷入望遲天台空有賦身已到峨嵋

玄宮鼎楡

雲左高寒艱植惟楡生之鐵鉉之上厥產惟

喬杳不知其根莢之所託也霜寒弗萎焰烈

弗焦咄咄怪事歌以永言

絕磧楡名塞孤生鐵作根晴煙深翠葆高足隔塵喧

粉社情猶戀雲霄影自落

五銖紛點綴百和借

細縷秋葉霜難實春行火獨停于隅答鐘磬頂禮慣

胡昏社標形空大塗樗質僅存鼎彝堅自託鼎

鉉迫為援森肅傳金氣扶疎浸月痕東隱雖信寒餘

景轉驚軒草色悲胡塚風光望玉門自傷終遠道婁

結不堪論

夢得遊子瞻雲二韻尋得旨入塞時

皇長孫生肆赦遂續成之

遊子瞻雲日金鷄放赦年春來幾白髮歸去一青氍

不易三公貴將蕪百畝田厠踰躬浣滌几扶日周旋

扣角晨歌短拋書畫腹便駢駢臣力憊魚鳥主恩偏

慙擊中流揖空吟出塞篇乾坤寧板蕩康濟有時賢

壽吳漢源中翰六袞

每憶承明客焚魚臥國山丹成閒歲月紅駐舊容顏

甲子須臾過期願次第間碧筒持作壽青鳥未應還

花萼宵衾合琳瑯舞袖斑東方避金馬南極躋塵寰

鶴恨離尊易因懷會面艱清秋放征鴻消息到朝班

遊王甥游泮湖寄勉志喜

爾母吾同氣別來情轉殷爾名欣在泮吾意慰離羣

三少伊始三冬膏可焚道惟謙受益性以靜爲君  
山象懸甥舅詒謀自典墳願言端幼範慎勿負庭聞  
將赴雲中別康驤漢時驤漢有遼左之命

蘭署廷三益同心得友生行邊分廟畧回首戀交情  
遼左烽尤急雲中寇翹平君謀深表餌吾意親編懸  
目虜須臾洞胸兵十萬勦東人驚小范西塞借先聲  
旆吹秋吟苦旌旗暮色橫河山神自往冰雪晚逾清  
共道爰飛劍中宵一樣明願言各努力莫負初盟  
益國華山殿下工詩善畫八法既精其貴也

靈華閣集

卷之七

三九

來索總仙集叙率爾賦贈

聖代多麟趾賢王自鳳毛昔年鴻烈解今日赫疏毫  
傳國餘黃卷承家是赤刀有言皆漢魏無賞不應曹  
白雪工玄冕朱門奪錦袍塵揮無勁敵鷲換有精豪  
下士開梁苑親賢設楚膠江山供點染花月極風騷  
愧我非工瑟因君得報桃何當曳長裾清賞米家船

陳岷麓老師監軍海上賦寄

聖主垂衣久殊方叩闕同震隣聞小醜薄伐示兼容  
魏絳謀翻誤中行技亦窮三旬猶逆命六月始車攻

靈華閣集

卷之七

甲

將聞華夷寄軍儲水陸供北來飛破浪東去倏乘風  
帝重行邊選人推喻蜀工請綬恒躍馬持節蹙臨戎  
番漢旌幢下鯨鯢指顧中霜威果短域劍氣飲長虹  
海若先驅肅陽侯自避驄祈連雲外迤京觀日南空  
出塞銑歌麗還朝露布雄古來文武業不數伏波功

五言絕句

愁

漏長孤枕畔臥覺百憂煎強起探書寒燈更惘然

其二

從來依骨肉今日始知愁但是南翔鳥端然望不來

懷懷歌

不食復不語徘徊復徘徊日日登泰山行見汶字碑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妾病日纏綿相思蠶意懶三起復三眠

續集

卷之七

四

鎮上人閉關五載似乎頑空作偈問之

并門歌舞麗閉目不曾看何是西來意空房見藥欄

杜門

歷落風前菊蕭疎霜後花自貪秋色澹恐亦自繁華

其二

卻掃晝無事耽書晚作朋月窺疑有約一榻冷如僧

其三

槐國官方罷梁炊客已醒靜看朝市閑轉覺世緣輕

其四

獨夜聞征鴈西風憶釣磯便歸秋已過辜負餘初肥

宴坐

獨坐心如洗平生檢點真昔賢惡記消種種是名根

閨情

五更寒不禁霜月弔啼烏剩有征夫淚都從此夕枯

阻風

頻作鄉關夢神歸已棹前如何尚留滯空教北來船

夢登泰山口占竟而續成

躡磴超雲霞捫蘿歷星斗天風吹衣輕轉覺精神壯

續集

卷之七

四

其二

一望入蒼莽川原若畎澮渺然與三山雄心與海會

七言絕句

台遊曲

青絲緩控紫駟繮白面誰家馬上郎若此歡容未爲  
麗歎今買笑在何方

其二

花明錦爛台遊場賭勝揮金年少郎人美懷歡應似  
此歡知儂有鐵心腸

劍水別仲氏

綠水斜涵紅葉秋青山遠映白雲暮江干濟別獨歸

來鴻鴈在天

宿桃山

來鴻鴈在天

來鴻鴈在天

宿桃山

敗柳疎林逗碧烟馬頭山店小橋前逢迎自說新  
好倦客長途且醉眠

郊行

澤畔行吟向日斜可憐紅葉映黃花蕭條已是傷心  
地莫話荆南天一涯

送蔣笠澤南還時余方有雲中之命不待歸

送君斗酒載春明無限王孫草又生何事子規相喚

急那宵夢裏不南征

其二

七年楚水復燕山愁望吳門是玉關往事於今渾忘  
却舞衣偏記舊爛斑

將赴雲中別史武麟

君去三秦我北門驪歌黯淡不堪聞到來迄寒淮孤  
鴈欲寄相思恨失群

其二

羨君聲價美琳瑯問俗西來十萬羣看取漢家麟閣

上功名今日起河湟

陸驛

上功名今日起河湟

上功名今日起河湟

陸驛

獨持繡斧下明光四牡駸駸出塞長慚負君恩真似  
海敢因行役罷封章

其二

纖塵不動六街傍共識青驄白簡郎漫道霜威飛暑  
路眼看當道有豺狼

邊情

黃雲漠漠漢長城戍客吹笳傍古營秋至一般聞鴈

處說鄉今夜擣衣情

塞下曲

黃榆白草湯悠悠砂磧猶餘漢舊轍不上居延城上  
望那知羌管易生愁

其二

胡兒入市舞跟跄半買胭脂半繡裳歸到穹廬煎酪  
酒練椎紅粉開新粧胡婦椎髻請之練椎俗貴婦市多脂

其三

蹕跼胡女列成行箇箇能吹鐵口簧不脫姑姑胡兒受賜脫胡解其胡姑

雲集

卷之七

四

姑聊點額千秋萬歲祝君王胡兒受賜脫胡解其胡姑

其四

胡粧亦自學輕狂不怨燕支入漢疆怪底陰山多浪  
子畫圖莫更有王嬙

明妃曲

春色那隨出漢關胡霜日夜點雲鬢縱令主恩如  
海不及君王慘別顏

其二

金屋猶疑風日妬驚沙馬上若爲生并將舊日長門  
淚寫作琵琶曲裏情

其三

翠華咫尺無緣見萬里來傾冒須城自是紅顏應出  
塞肯將圖畫怨今生

其四

一從恩遣回胡塵南鴈飛來始識春怪底子卿非奉  
詔空誰孤負漢朝人

其五

雲集

卷之七

四

肯將漢骨葬胡原恐悞和戎負主恩自歎那如秦結  
了怕隨西去作番寬秦結一語言其使秦三

楊妃池

妃父玄琬爲蜀司戶妃

玉環宛轉水淅淅髣髴凌波仙子還自有馬嵬埋艷  
質肯教魚腹葬紅顏

小愁水園寺

桑乾發源於金龍寺

菰蒲深處綠成陰水榭周遭灌木森不信滄洲移紫  
塞何妨攬轡便抽簪

其二

水園孤寺一僧多  
鏡裏紅顏過不過  
唯有白雲常自  
畫閒持貝葉坐青莎

其三

觸暑馳驅亦可憐  
披襟蘭若水中天  
何人浪渡桑乾  
去此日臨流自爽然

其四

日肝騷騷又撲塵  
波光迴首意逾親  
林香冉冉花無  
主谷響嗷嗷鳥送人

春日偶成

東坡全集

卷之七

七

雨餘山色深於黛  
林外斜陽卻半樓  
乍暖初晴春亦  
急猶寒花意艷還愁

送李九巖司理遷判汝州

君去柴桑三及秋  
至今人憶李江州  
琵琶亭畔銷魂  
處峴首登臨未是愁

其二

墨綬威遲豈厭貧  
青衫司馬自文人  
汝墳亦是司南  
地蔽芾今移江漢春

贈攻醫鄧生出監武林稅課

春明卻掃集方書  
羨爾神經肘後儲  
携得杏林是  
虎六橋花柳競爭如

其二

年來醫國是何人  
百萬瘡痍額轉顛  
莫道監門司計  
少一分寬處萬家春

折楊柳歌

歡如飛絮安如楊  
去住無憑枉所賜  
縱有轉還心不  
定明年依舊復飄揚

子夜歌

東坡全集

卷之七

七

曉逐西征暮向東  
月光往往與郎逢  
願郎心似東西  
月日有分離夜復同

寄題史武麟立嗣卷

有序

武麟年兄逾壯未舉子立從子可畏為嗣諸  
父母以為可於是告之家朝見之廟士矣余  
每觀之邸中眉目穎秀可念武麟撫摩提命  
之逾於屬毛離裏威鳳一毛慶門三秀長發  
厥祥瑞在斯乎尚其勤學砥行以繼書香絕  
麟武紹休前人之光烈爰賦二章以當左券

異時吾兩家子姓鞭弭相遇於四方出斯卷  
爲贊敦世講焉

紫荆庭下美婆婆萬葉千條總一柯移取西枝接東  
幹春風依舊好花多

其二

家是河東系有鳳掌還明月舊來珍言今三八寧廢  
子便是千秋啓佑人

朔州道中

欲解征裘忽憶花慚看風土似中華依微樹色孤烟

靈藏閣集

卷之七

四

直矮屋荒垣三兩家

澄陽逢董銘認

折柳那堪秋復春班荆俱是客中人吳音初得平安  
信轉寄平安報爾親

其二

佩得吳鉤向朔方壯年驄馬意何長君看今日還歸  
鬢點點猶雪塞上霜

過邯鄲

日晏驅車古道行依然枕上一廬生自從次燕黃梁

域英風千古照扶桑

送蔣笠澤終養還朝

陽羨山中春欲暮離亭柳暗正堪攀送君情似天涯路迢迢千山又萬山

其二

再覩東情戀夕暉紫雲山下白雲飛幾年溪盡松間土豈憶京塵復上衣

其三

聖主憐臣鳥鳥心承歡數載主恩深劉今已報主未  
重泉用集 卷之七 五  
報敢向青山戀舊林

其四

國子先生屋數椽竹間三徑許誰前古今且向長安去獨掩荆扉學草玄

題湯波明秀閣

閣下溪聲六月寒清灣曲水抱石營盤占北山登舟意曾向名人畫裏看

豐溪舟行

十里青山十里水一篙流水一篙風

路記取人間桑柘邊

少年行

窄袖深鞋古樣鞋春風難入少年場君王好少臣信  
老肯借履曾尚作郎

送杜友白計部赴莊浪

東海西涼萬里餘送君秋晚惜離居玉門關外三將  
盡鸚鵡空傳數寄書

其二

野鳥慙羊草具腓祁連山下雪初飛功名今日渥中

靈藥開集

卷之七

五

起斬取樓蘭渡漠歸

得家報

母樂高堂兒嗜讀眼前萬事都已足只少掛冠神武

門金鷄山下歸茅屋

間居

獨上層樓豁兩眸乾坤納納此中收天邊孤鶴橫空  
遠江際羣鷗逐隊遊

七言絕句

雜詩

秋至

久客悲秋早庭梧忽影疎酒盃浸浸清夜秋未虛  
睡起

碧窓驚久睡亂風颭高松隻影對寒衣

侵賓酒妻再寄

驚鏡塵封重風釵髻單歡情失短夢轉側思辛酸

促酒答妻

參差度鴻鴈綿邈隔河山簪裙誤容髻照鏡悲殘斑

靈藥開集

卷之七

五

五雜俎

五雜俎繁花塢往復來相思縷不獲已文成施

兩頭纖纖

兩頭纖纖月生魄半白半墨日政燭腦腦膊膊倉鼠

食磊磊落落丈夫隱

離思千秋歲引

花作紅泥春殘綠樹柔情此際渾無語如何歡又天  
涯去柳條肯結絲韁住馬猶嘶人不見天將暮獨到  
畫堂誰可訴雙雙紫燕真堪妬縱是秋期能不誤朱

明九十還難度繞愁腸驚夢眼長亭落

卷之七

卷之七

靈謨閣集卷之七

陽羨湯兆京伯問父著

三言啟

啟

上陳以麓老師

某賦性骯髒抱才歷落雖局向若鄉知自好而司  
章吏事殊愧過方類惡不謂兼豐在蠱敢謂任勞任  
怨實則多慙多怨自甘彈斥豈望增崇恭遇師臺緣  
承殊跡本以衝疲之故稍寬假乎下吏乃以寬假之  
靈謨閣集 卷之七  
故覺有當於衝疲投杼不加白眼露章携置青雲誼  
切同心永矢在三之戴遇叨國士懼貽拔十之差素  
節過馳丹誠遙繫臨岐密諭雖骨肉親而難並當路  
垂情如陽春去後猶溫謹獻蘋蘩用伸芹曝

與麗昇二同年

文星迴斗北分來紫極之光銀綬入江東信是蒼生  
之福芳流百里榮及同盟恭惟年丈簪組名家文  
世胄早膺宏抱胸藏萬卷之書日吐雄才筆掃千軍  
之陣躍延平之龍劍初吐奇氛試三郤之牛刀遠聞

吳績想吳中佳士爭得家傳知江左遺民盡蘇子  
如第者朽樗陋質襍線短才杏園之賦分題惡將棘  
手花縣之封各試竊欲甘心顧冗難於終養尚稽遲  
乎尺五父母之依隣其天只兄弟之誼君謂我何功  
貢短函恭賀新祉

與周瑞州太守

春暉從次榮騰熊首之輶星彩移精光燭兩頭之宇  
祥鸞舊洽風驥新馳肱郡增雄屬臺載肅恭惟臺下

名聞鉅公清朝碩彥文章冠冕連榮手二陸清華照

靈護閣集

卷之七

七

鉉箕裘叠彩振八荀雅烈譽隆紫閣照委丹圻節使  
星靡攬鳳山而甫集壤童覓厓豈鳳棘以云依議矢  
台端頌孚輿衆咫尺天北極九開之鴻牘雲飛大斗南  
分千里之鶯喬午轉堂皇載色禕部傳譁伴枯潤於  
江花移陰翠改寄思嗟於畦麥動地岐分某聞葦微  
才風塵下吏明霞在望幾嗟元禮堂高芳躅遲瞻重  
觀陳蕃榻近雖薪芻云薄寧堪艾柱之斤需營而不  
辭負托薦麻之席敢緣蕪鄙用布於言

謝江右舊上司

伏惟台座以鼎鉉深資握江藩重寄寔通黼黻總維  
屏之託爰俾股肱流分陝之仁獎剔風清匡廬生色  
悵懷士頌彭蠡流恩凡在遐觀巡聽之徒莫不嚮風  
慕義矧茲日照月臨之吏曷勝加額鏤衷屬以深培  
得從優叙雖恩命尚懸諸未定而品題已藉於先榮  
是非捐糜遂能稱塞惟有砥節所以酬知芹曝之私  
未敢遽將於下屬汗黃之水徒懷微款於朝宗敬上  
空函聊鳴謝悃懸旌慈宇望切鈞陶超首台光氣連  
牛斗

靈護閣集

卷之七

三

賀夏仁吾

恭惟臺下保釐澤渥三暮寵錫榮膺九命纓簪世及  
金紫追崇此真孝慈之極思而光裕之巨業也門墻  
舊吏頂踵知恩遙望三台恭馳九頌某徒步長安履  
穿東郭待詔金馬飽美侏儒大典肇稱普天同慶獨  
淮陽股肱之吏抱滿堂向隅之嗟所謹夢入維熊遂  
爾珠生老蚌且 覃恩一詔猶嘉惠雙親異時儻得  
入承明之廬高堂或終有牙纈之望甘投奇蹇消受  
光榮惟希南國飛旌早曳中朝賜履波臣有幸鴻業

無疆

上劉復齋老師

寅惟師臺五百應期三千樂育兩朝文苑欣天功高  
一代鉅儒楷模望切經德不回屹立清時之砥柱老  
恩維則低徊白髮之親聞綠野堂中南極星臺台光  
並耀青門園裏北海尊傍與影相將名並三蘇里稱  
萬石樂極天倫之盛際蹤遺塵世之芬華某等識故  
吳蒙價同燕石荷哲匠之兼收致小才而大用三載  
陸沉金馬鷄肋依栖一朝蹟混臺烏豸冠泰窮簪登  
靈臺閣集 卷之七 四

謝夏仁吾 王太蒙

下走辱台臺一盼之過國士十年於懷君子之交淡  
雖若水知己之感古實云深是以落魄都門不忘清  
壑之志濫竽法從翻增尸素之憂頃來短蹤亦知難  
拔要以舒感憤於平生付公論於天下而已至於肩  
堂大體國家吃緊實未測其津涯竟有同乎盲瞽司  
南若企於羹墻呼寤冀勤於提命敬緣籌便馳謝涕

慈懸知大雅必存包荒故敢獻一片於至尊走千里  
以驚毛者也臨風九頓曷任瞻馳

答李還素

門下秀發崑崙靈鍾鵬嶺搏扶提而直上早存出納  
之司度金殿而若緇久著公清之譽爰從典臺出憲  
大藩百粵澄清水壺映徹五羊葭帶棠蔭婆娑秋轉  
旬宣花對紫薇之暑氣凌牛斗光生龍劍之墟海上  
論之咸歸知內樞之伊邇生才如短線學匪過方簪  
筆承明澄竿法從勉自奮於封事間亦見諸花行而  
靈臺閣集 卷之七 五

答楊小林制臺

西北重關實厯聖神特簡華夷一統繫惟元老宣猷  
拖紳共仰勲名攬轡欣依幕府恭惟臺下爲國寶臣  
作時砥柱禮樂三千共道清朝黼黻河山百二今看  
絕塞聲靈鐵騎屯雲荒龍堆之細柳金戈耀日鳴鴈  
塞之青萍鹽澤肅溝幾無毳幕玉關金闕實有呼韓

某慚無俠骨徒有雄心紫電清霜風仰禁中之類牧  
清風涼月來瞻塞上之范韓虛懷而埃下風實動  
欽同心以宣廟畧敢冀提衡

荅黃綺石計部

足兵先足食主計良艱理財在用人出納在會計  
不富強奚可責之梁每一寸必行百義程可可使之  
宜威萬里寅惟年丈康濟真才經給巨擘六年  
安仁花滿金沙百里畫竿子幾瑟命德靈從平  
僅晉度支上谷風烟清更歲月幾開鎖鑰重借丰猷

囊叢閣集

卷之七

七

籌畫永存尚有馬勝士飽之度聲靈漸遠已起東窺  
西突之虞弟將出塞兄適還朝把臂片時恨別離之  
易臨風浩歎知合并之難方在佐您未皇馳問遠動  
垂注遠荷篚篚明德在懷涉高秋而挾纘清揚苦親  
把華札以廻環

回袁節吾計部

晉國河山青徧天府鴈門陀塞今號衝過自來特達  
之英曷任轉輸之寄恭惟老年丈臺下作時砥柱爲  
國寶臣一片冰心長與玉壺瑩數年幾也

影翻颺翬輟朝班來司塞餉蓋緣藉甚度支之窘故  
爾屈居金穀之衙倉鼠帑亟驅除殆盡民脂國計籌  
笑無遺用使士皆超距馬不相鑣以致烽火宵聞胡  
兒秋遁自昔標名麟閣無先轉餉聞中有如今日之  
賢勞孰與當年之休烈瞻此宣雲二鎮實稱唇齒相  
依值茲詔虜跳梁實藉威靈變化恭祝下走仰問台  
安秋氣漸深眠食自玉

回稅監張蒼崖王岐山王節菴

門下珥貂殊寵深禁高流一朶紅雲捧玉皇於天上

囊叢閣集

卷之七

七

九重丹詔求民瘼於邊陲當此遐邇並困之秋咸知  
進退維谷之意生殿中法從柱下懇臣被命而求同  
是急公之佐聞警以後兼懷退虜之憂敢不戮力以  
同心不至瘠君而剝下敬獻汗潢之明信用酬瓊玖  
之先施

荅張蒼崖中貴

門下職司宰近識度端詳雖奉 命出疆上苑種人  
之務乃求民隱瘼寧爲竭澤之漁進秩如恩已荷  
一人渥眷仁心義問不來百姓胥慶生昔在都門已

知賢者茲來上谷愈仰高風擊節中流竊抱澄清之志埋輪邊徼將空豺虎之羣幸有老成相爲表裏其同心共濟體九重仁愛之心今春永終貽之塞莫安之慶

回劉健菴中丞

神京肩背咫尺漁陽帝室股肱頌頌老尤惟經文緯武之杰始壯安內攘外之猷身若台臺借茲巖鑿光弼軍中終受旌旗於一日營平塞上坐銷烽鏑於三秋幕府射生時看雲中鵬落村官超距每驚驛裏

靈臺閣集

卷之七

八

肉生仰紆西顧之深憂佇倚中樞之重寄惟茲上谷實在下風末照餘威潛奪左賢之魄奉令承教幸埋絕塞之輪敬用起居聊陳筐篚台光伊邇夢縈環

荅白夢山中丞

鴈門開塞直引諸邊上谷風烟遙連晉鄙是望馬亡如錯犬牙幸爾長城居然右輔詎期初服遽返壯猷恍失南車情深西望班定遠玉門生入應知父老榮韓趙管平金城久旋猶使羌胡獻誠盟國焉終盡麒麟行矣風霜漸驚寒序勉旃餐飯珍重長途

荅張助所中丞

益隔古人賞不踰時使知嚮善之利速至主功績惟重其爲礪世之權徵况迺崇勳揭日月而行何意六賁歷歲時之久加祿賜金僅沐尋常之典焦頭爛額反叨殊異之恩已是功高不賞何國寵至若驚信忠臣之爲國言其先而君子之論功居其後者之行惜咨借旂常未展於當年皇鑒揆留閣茲應虛於異日須爲加額野切同心

賀周懷魯中丞

靈臺閣集

卷之七

九

南國旌旌帝厘撫綏重寄西臺節鉞人推經濟名流欣來望外之雲霓覽輟禁中之頗牧恭惟老公祖臺下作時砥柱爲國寶臣傳世文章藉甚而朝清譽驚人丰采允惟獨坐高風握藻鏡於士林共道人倫永鑒樹風猷於柏署猶懷先進典刑用礪作舟久繫蒼生之望建牙分陝暫塞白下之帷士論咸歸頌爲吳儂加額宸衷簡在應憐澤國疲氓其識不過方才非適用偶承臺匱于役塞垣既不得從縉紳之後孰贊長安復弗克隨父老之班前驅梓里惟百寸心

長依區練聊將一縷馳獻美芹伏冀憲節過臨早慰東人之願征涂珍衛不勝向往之私

賀塞理菴制臺

朕舌崇階曳履切星辰之上筦樞重寄行邊尋綏綏之司華夏籌款紳弁動色恭惟臺下之猷元老分陝股肱兩度臨戎共道汾陽免胄三年護塞已看克固降羌帝日休哉釋子東顧屬其往矣晉仕中樞北門尚滯萊公致訝契丹之使中朝已相司馬戎生邊境之塵威靈赫濯允惟萬里長城聲教旁皇遙作諸

聖鑒

卷之七

十

遙壯氣聞風踴躍慕義激昂聊申獻曝之懷并上還朝之祝伏祈珍攝用迓崇嘏

荅塞理菴

國家若重馭輕肩背即懸於絕塞都護臨邊拱問股肱暨事於登壇漁陽樂浪傍天山而臨瀚海者數千餘里名王酋長受漢索以懷戎心昔實繁有徒爰咨國老之番番來鎮巖關之翼翼秋風節管曾無驕子鸞孤春雨犁鋤惟有牧人驅犢不獨劉門咫尺聲靈盡消反側遂使遼左數年殘破頤爾昇平麟閣勳名

此日自堪千古玉門歲月倏來又是三年乃詔司勳俾旌殊績折父班雄九列旄頭光迫三台總戎新擢侍中貂箕裘襲寵持節今爲大司馬奕葉承恩即申加額之懷忽拜報理之錫跼看劍履依稀日月之傍翹首旌幢旦夕雲霄之上

四霍南滇中丞

榆塞龍門獲共紀綱而稱侯氏聖鑒籌備廣漠以均勞政竭蹶以循墻荷芬芳之墮貳恭惟臺下蒙日家禎騰雲國瑞目虜三川西破羌胡之膽曾兵十萬

聖鑒

卷之七

三

北犁可汗之庭築京觀於鳳林勢逼祈連而並聳儼圍形於麟閣名隨冀關以同高久馳分陝之威靈暨借膺戎於鎖鑰秦關晉鄙真成萬里長城代郡雲中盡入專征回轍已見休備毳幕遊魂假息於窮荒致令白面書生拱手受成於幕府方欣流潦之得朝宗偶爾海濫之承晉綽馳驅旣倦尚懷息駕之無期寵脫遙臨忽拜盈庭之有爛瑤華瓊現應知報稱之難與保美芹聊藉殷勤之獻

荅塞理菴

恭惟台臺以豪杰不世之姿運文武兼資之略懿望  
已齊日月威名尚借股肱雖云鎖鑰開門竟以萊公  
懾虜使何似河衛朝寧坐令司馬走夷王屈指人才  
雅有靈光殿在肝衛世故那堪野渡舟橫自緣異論  
似歸敢獨汗阿所好其馳驅榆塞忽遂赤年在丹  
期量移海國頗意已神棲南嶽望眼云雲客回如重  
荷榮頌仰勤珍注肅拜手以登嘉結匪風之采送

賀楊小林

恭惟臺下匡時叔虎命世雙龍學術文章共載漢紳

卷之七

卷之七

三

之山斗勲名威望久爲社稷之干城人從阿衡帝

勞分陝鎖鑰開門者雖五載起居兵革者已念年千

里封疆莫安磐石萬羣醜虜喘息遊魂功在生靈有

永凌烟之日月賞惟彝典猶論出塞之歲時再陟青

宮久滯鴻漸於玄朔揆留皇鑒行看鳳下於黃麻

在旣陶實深賜躍弁舞楚歌將共與清而作頌詩

曝志聊同野獻以爲歡延望旌旄轉深側注

賀楊小林 生辰原月十二日

爲高神降五百年豪杰以與天壽格千八千歲春秋

始遍祥凝祭戟頌滿華夷恭惟台臺式敬長我王國  
純佑惟命質商朱芾琇珩暨借禁中之額牧天山定  
箭其欣塞上之蕤龍來享來王有幹有年寶夷漢仁  
壽之域如同如阜不騰不震綿國家有道之長值茲  
丕極泰來之際政足珠呈璋美之時對氣凌霜松栢  
偕堅晚節暗香爭雪臨梅已足調羹五十登壇其道  
紅顏元老三千結實相眉綠鬢神仙矚持北溟之尊  
敬致南山之祝多福多男多壽白登近作華封宜祿  
宜民宜人青海遙同川至

卷之七

卷之七

三

答張助所來賀

伏念某江微孤生荆南孱子募募叢施雖亦陰陽之  
託質蚩蚩長楚曾何歲月之有知望秋先凋已點清  
霜兩鬢見月而喘每思赤脚層冰幸來絕索謂快高  
寒何意左貂之扇虐遂當三伏以馳驅對景如焚無  
生可樂台慈結念羈人流輝彩筆向烏朝陽似降西  
方之駕瓊華曄曄疑分東海之桃四十無聞翻嘆若  
諸之不埃半生虛擲徒懷面目之可憎補劄息懸恐  
是長生之要訣剖昧學部敢希金鑑之明規庸使以

謝匪言可宣

荅督撫來賀

竊念其骨骼離奇神情蹇薄少慕古人曾羨千秋之  
業長服官政始知寸豎之艱在昔無聞臨海東隅之  
失策蹉跎壯志難揮百逝之類又茫茫可憐實之懷  
梁之用寂寂笑人政爲墮落之悲夢遠是望信如一  
日萍流沙磧忽遂經年相將狗馬之辰適值龍蛇之  
歲捫心有恩何意爲歡迺大雅情深於少齒故隆施  
光貴於賤辰政懷生我之勗勞益感知予之管鮑愿

集

卷之七

七

孤奎旦長景將終轉眼斗中商聲已動夫惟松栢奇  
質經霜彌茂自知蒲柳凡姿涉秋先凋何以仰承瓊  
瑰止有轉祝岡陵濶沍薄將海山崇鑒

與督撫戶部

年節

歲統履端授四時而資始王正啓序布百度以維新  
適際亨嘉茂膺多福恭惟台臺才雄八面氣備五行  
勲業標麟信是商家霖雨文章繡虎共傳郵客陽春  
維是兩間開泰之期正值繁祉凝祥之會九天春色  
隨麗日以頒來五夜陰氛逐條風而盡飲暖管寓於

喬木婉若揚麻輕燕燕於雕梁依然効順其叨承其  
事瞻北斗其非遙仰荷深仁與東皇而靡極敢效陳  
匪之敬聊踵薦辛之遺

荅督撫

年節

招府祥開式觀履端之慶冀昔瑞應欣逢開泰之期  
風猷與景運以俱亨福祉偕青陽而益茂恭惟臺下  
千城寵寄爲憲寶臣道協洪鈞仰湛清猷氣之氣仁  
司玄造驅馮回熙皞之春茲者吉甫亭臨黃鐘律轉  
槐烟柳色一年美景重來燕彩雉絲四亭生詩藪起

集

卷之七

七

三軍同萬姓熙熙共上春臺庶長並諸司清濟同登  
壽域誠天時之嘉會人事之可逢也其瑞事一方羣  
身兩地遙聯台祖未申獻栢之慶詎辱賜函先拜賜  
椒之寵燭然珠炫益矣春溫謹稽首以賀副繁寔銘  
心而感高厚

荅楊致吾

年節

辭筆紀元玉宇轉洪鈞之象龜筮畫泰景星旋黃道  
之交慶溢遐方春生粉署恭惟老年丈受天間氣命  
世偉人泰宇比于光風澄襟藹乎春盎最時序絕

假用康給餉而獎剔風清三 輔 沛隨車之澤  
屯而廢興舉六軍懷挾纘之恩開壽域于遐邇  
其時于計府某身羈上谷心切台垣未暇與之  
遽拜賜椒之寵捧琳琅覺陽春可掬三匝光景  
無邊三蕭登嘉九頌鳴謝

與督撫 瑞陽

彩簇晴雲榴火紀盛陽之候祥開覽日份陰轉新  
之輝銀鬚垂而日影方長龍火甲而天心已正  
嘉景允屬昌辰恭惟台臺絕塞千城北門鎮  
雲後閣集 卷之七 六

髮皆爲編戶割藩籬盡屬大家稽角歸琛不用辟兵  
之綰野杯上壽何須增歲之符嘉節屈於中天幸偃  
兵於清晝五葉開瑞英瞳矚璇蓋麗雕雲百草開香  
茗簇簇綠旂呈果日某欣逢令旦歡騰高風圖扇鮫  
綉畫屏文而紀勝赤符神印穿金縷以撓誠屬草  
于舜風擬葵傾于堯日愧茲不稟虔致微悃

與戶部 瑞陽

榴蹙紅巾璀璨朱明開麗景荷紫蓋鬱蔥佳氣紀  
芳辰綠樹陰濃仰叨餘光紅芳香遠寓其下風未惟

年丈作時砥柱爲國寶臣執牛耳於詞壇衛官屈朱  
握鴻籌於邊鎖以隸蕭曹九府克盈蔚經邦之至計  
六軍宿飽壯散懷之先聲屬大火之方中正薰風之  
入幕槐階晝靜名花綽約待時開寶鼎香浮好鳥踰  
颺當座舞庭懸艾虎家樂太平之年酒泛萸華人醉  
天中之節某自惟謏劣願覲光華懷屈子之精忠式  
陳楚粽陋田文之豪舉敬進堯樽扇縷撓誠印符紀  
節伏惟鑒納無任寵榮

答總督撫院戶部 瑞陽

雲後閣集 卷之七 七

青園列嶂槐榆蔚蔚映堯天綠遍芳洲杜若依依披  
舜日萸華泛酒千家齊醉昇平楚粽傳香萬竈咸歌  
景福竊念某徒負激揚之任慚無振肅之能綠樹陰  
濃仰叨玄庇紅芳香遠竊慕下風龍鑑無私合照乾  
坤俱作鏡鸞陂已廢放生江海盡爲池賜竝玉壺水  
豈靈符神印之可擬德茂金莖露何長綵綰葛之能  
酬捧寶軸之雲來荷珍遺於日下采絲續命艾虎分  
咸九頌登嘉一言申謝

答楊致吾 中秋

運屬商中秋殷虛宿望舒澄映一輪圓塞同明桂影  
婆娑四序寒光獨皎恭惟台臺氣通沈壑宇湛冰  
道韻猶夷圓落萬川之影德威凜赫若生九塞之寒  
處金穀而不經門如市心如大羽清和以雲行月新  
霽風新光景值清華神備蕭爽亮知清賞無限好懷  
其絕塞羈人懶對樓頭之月悲秋客思愁聽夢裏之  
笳屏念孤棲不定棟枝之越鳥遠分刻照猶驚易喘  
之吳牛拜德難酬臨風轉結

與楊小林

中秋

重陽集

卷之七

八

緬惟秋半邊城愁深羈旅商飈蕭颯掃氛埃而推上  
水輪馬翮聯翩引客懷而飛揚炎張顛送天柱廣寒  
空望於璇霄日斫桂根三窟有慚於緇斧惟有同心  
之侶時深對景之思澄映入荒期鑒與寒蟾共潔注  
洋千頃靈襟將秋水同明佐史從容故不減更公之  
興烽烟淨息何須吹超石之笳鈴聞宵月掃景一庭  
來犬吠玉門秋散榆關千里絕狼馳水色天光風景  
何當共散蕙葳白露伊人死在一方頓彼秋英聊佐  
圓圓之宴報非瓊玖徒分朗映之輝

與焦景山

中秋

恭惟九十秋光半度三五月色倍明虎帳風清龍沙  
塵靜弼增福履曷任懽忻敬獻清尊遙將共賞殊常  
戔戔不盡區區

答顧際宇

中秋

際駒日馳轍鱗轉迴拊心解肉彈指若詣惟存維系  
之好時驚空谷之音千里輝光照臨旅席萬家砧杵  
夢遶轅門敬謝瑤投聊申李報

答總督戶部

重陽

重陽集

卷之七

九

離菊爲誰開又換一年好景囊萸空自把忽驚九日  
流光節物遠遺春私特被某羈棲遊子憔悴餘生飲  
玉露而餐金莖哺烏有味裂荷衣而焚艾製夢鹿無  
心柰世網糾纏未容彭澤之趣雖客懷蕭瑟敢希孟  
氏之豪神同白鴈借飛形與黃花並瘦何意愁邊之  
酒孰憐客裏之身雅愛惟殷高情曷福某敢不祇承  
渥典仰體懇懃摘霜葩以泛觴強酬佳節對燈花而  
修報恭謝隆情

與總督戶部

重陽

天開紫蓋秋華浮晚節之香星下碧泉春酒浥高軒  
之潤龍山九九之節陳迹徒存鶴林七七之花風流  
堪續恭惟臺下擎天巨柱拔地哀聲王尺水壺灑落  
絕塵之韻瑤琴錦瑟和平瑞世之音發揚白鹿黃錢  
之精靈掃却枉矢機槍之芒角時逢九月序屬重陽  
銀箭無情忽訝授衣之候金殿有景誰爲落帽之賓  
竹葉無緣白衣空負輝幸親于降屬舊久藉于節雲  
顧方啜菽之甘何意題糕之適且往臨始息而燕喜  
是承敢具芹將肅裁蕪狀改芙蓉之頌想千乘而登

卷之七

卷之七

三

高折茱萸之房爲三公而持壽

荅督撫 重陽

鈴閣秋深黃菊香飄於綺席靈臺節屆紫萸芳散於  
清樽坐閱流光神馳勝賞恭惟台臺康濟真才經綸  
妙手真窮荒於在席歡若授衣轉寒谷於陽春煥如  
挾纘時逢金肅旄頭指老上之庭序屬商飭草薶絕  
旃裘之種集冠裳於几席落帽風流切劍佩於星辰  
登高樂事共倚塞垣遙瞻幕府戲馬登龍未獲陪  
言於聚宿蘭芳菊秀空懷悵望於歌風遠有白衣惠

然紫塞酌酬佳節用拜深情仔細看茱萸真成獨  
坐敬馳九頤仰謝先施

與總督 冬三

大昴星中日在牽牛之度旁羅測短泰來懸炭之輕  
共慶陽生尚欣道長恭惟臺下心通玄造氣應黃鍾  
走冒頓於冰天陰霾垂盡揚皇威於朔漠陽德方亨  
值茲子月之半政維壯景之長項取六而加三否當  
卦極日照三而漏九復見天心與室辰飛方開玉罔  
而應令扇輪氣動靜頤鈴閣以葆和某才同日垣能  
乏線長襪獻迎禧豈有陳思之賦履呈踐長卿同崔  
浩之儀順時長養漸回寒谷之春聽樂鈞調彌總四  
台之福

荅王中翰

生自束髮之辰以至登朝之日每思砥礪名號以圖  
趨步賢豪况如少保公之名世真爲末學輩之元龜  
近觀簪紳習氣幾同風浪萍蓬蓋由門下之同託調  
和爲大器以致模稜之極目勁挺爲公大夫得起公  
於九原而作當今之一柱所恨式虛已恭慕水步接

鳳毛之奇質欣聞麟定之多英固知仁者之後常爲  
造物所私國慶家聲相將未已書香道脉絡繹無窮  
聊抒掛劍之忱反荷遺書之錫珍如拱璧佩作與荆  
肅使以謝提案不宜

荅寔理社

竊惟趙營平奏凱還朝猶使餘差新試郭令公貽環  
使鉞遂看單騎降番政以深謀詒後規足藉先聲奎  
彼氣豪杰之生不偶蘭綈之蹟重新恭惟臺下夙勒  
穹銘於重塞覽歸初服於深林前事不忘餘休作庄

重慶府志

卷之七

三

身卧海棠谿上名在麒麟閣中東山蠟屐人卜安危  
南國衮衣 帝勞夢寐再持虎節逾寒月氏之心重  
鑄銅標永作天山之鎮發縱指視成謀坐授諸邊卧  
鼓索戈餘慶猶馳九塞循例恩輝未是酬勲之帶礪  
揆留皇鑒行看借箸於筦樞束帛芟芟真效野人之  
獻瓊瑤爛爛反勤長者之施何以酬知惟有鐫骨

荅黃詩石

度支重地實操軍國之衡關塞功高久荷韓幹之寄  
主計政當束手而醜虜又值磨牙自非鴻碩曷著

安撫恭惟老年文祥發九曜靈鍾七澤娑娑棠蔭尚  
垂吳會之恩藉甚葉聲翬借雲中之箸龍錯能開一  
時之利貴果實過鄒侯克承萬世之功計口給餉爰  
釋 九重百顧居然一路長城士類歸心朝紳引領  
況於弱弟昔在隣封七載分飛常結同心之思扁舟  
南下猶懷促邇之歡幸輟班行來依塞域冀得受成  
於提籌寧渠慰藉乎潤踈拜命之辱臨風有懷

荅代國殿下

帝子桐分衆輩維城之勢天潢基布永貽宗社之安

重慶府志

卷之七

七

況在邊陲尤爲鎖鑰恭惟殿下膺質夙成謙光彌耀  
由支藩而繼統千乘開國承家率子姓以朝宗一人  
藩皇敦族好賢禮士無慙赤舄之風樂善怡情藉甚  
朱邱之譽據上游以臨絕塞允稱磐石巨宗抗雲外  
而倚日邊信乃天孫與處其柱下慙臣吳中蒙士每  
懷耿潔空聞鳴劍伊吾溫戰澄清遂得埋輪沙漠如  
查斯負微谷以臨先鬼苑趨瞻忽荷龍文璀璨感  
下交之盛節九頓香嘉肅投報之潔恍一片另展  
上代殿下

神孫聖子共維有道之長大國雄藩獨聳具瞻之望  
心同就日幸獲觀風寅惟殿下尊居千乘道邁諸王  
作鎮華夷屹擁帝城之肩背永綏帶礪遙瞻雲裏之  
河山左圖史而右詩書矯修肅穆曳前裾而陪後乘  
良從續紛苑苑鴈池不數當年盛事東平河間欣聞  
此日賢聲某偶承臺乏于役塞垣雖軍旅未之嘗寧  
而澄清竊有素心攬轡坦輪因得仰瞻乎龍藻設臨  
授簡何當自後於郇牧敬遣陪官先陳薄悃藉手以  
獻譬諸潢潦朝宗精意斯存伏冀滄溟翁約

靈巖閣集

卷之七

七

唁劉復翁老師

睽離函席踈澗起居每懷瀛海優游謂極天倫盛際  
何期師母遽返夜臺青鬢蘋蘩永撤高堂而埋玉黑  
頭琴瑟乍分清鏡以悲鸞老師誼篤鳳求望深麟定  
宜其淚滴空帷哀興永夕者矣門生等欣戚關情悲  
涼全臆隔憑棺之一慟聊歌些以太息顧惟修短有  
數兼之嚴慈在堂伏斷節哀不禁凄斷

請馬鳳麓

榆塞龍門獲共紀綱而稱僕瓜期馬首幸弛擔負以

寧親相依泉謂登仙悵別情深御李恭惟臺下整頓  
乾坤之手吐納雲夢之胃十二載中丞尚借重閣之  
鎖鑰千萬羣左社咸驚大范之威名屈指人才惟有  
靈光殿在行衛世故終上凌烟閣中某幸趨玄幕式  
慰縉衣肝膽爲傾不自知其前郇範模斯在永有得  
乎南車願作汗漬已得朝宗於淇湧力疲驚寒行圖  
息駕於郊垌生入玉門 聖主假之羽翰歸來銅雀  
故人繫我夢思賢借几延流連顏色踰聽陽關之渥  
誨仰新霜戰以儼臨

靈巖閣集

卷之七

七

上劉復齋老師

伏自徂夏仰叩倚廬馳驅南北荏苒景光忽遂經年  
淹留絕塞懸知孝履已卽吉祥四海蒼生側聽曳履  
九重皇鑒拭目宜庶瀛海松雲難容伴鶴農廓霖  
雨行見爲龍某本以迂愚忝茲綱紀荒弁積衰從來  
疾首犬羊習詭實切疾心而誠薄術踈難回沉痾縱  
灼腸蒿目未覩澄清有負箴銘每懷惶懼憑短冊  
砥侯丈函敢告舍人以治裝更冀師言之提耳獎聯

荅督撫戶部送驢

人世遭逢在高賢尤爲罕遇相知到去惟我輩同生  
鍾情思結寒雲望遠春草恭惟臺下靈仁仁同隆山  
管樂半生兵革風雲常護旌旄念我羈囚日月與明  
聲烈嚮風馳義願假旌旄盈尺之地者同家選選擇  
衣促膝得入春風數月之座者獨快平生深交客重  
之歡得返還頭之駕人歸馬後低回難舍龍門思發  
花前行色先輝彩筆未離日復夢魂先通於三吏德  
共一天笑語新聯乎兩地何以報德唯存赤心

雲臺閣集

卷之七

五

別督撫戶部

羌管胡笳客子聽殘涼月投膠領蓋故人空持光風  
情雖踴躍玉關意轉躊躇鈴閣恭惟臺下才峯翠律  
道韻澄泓器使瘖聾函納垢亭而表重何春雲夢括  
包流俗以弘規遂令湖海畸人亦作之蘭小友希驥  
驚駘竊附青雲而鵲足知予鮑管敢期白首以銘心  
脂吾車分秣吾馬將同倦鳥投林結余佩今贈余鞭  
不盡歌騷載祖表揚堪挽困草將蘇路入飛狐三疊  
陽關在目行逢歸鴈八行沙塞傳書東甬戈戈寧盡

臨岐之意寸心炯炯常縈遶塞之魂敬告司惡聿來  
授需思猶不禁書豈盡言

上劉衡翁座師公啟

衡獄生申名著玉璫之藉楚巖隱相夢應徵極之求  
義切在三情深倍萬恭惟師臺正清肅肅道味希夷  
通籍三十年確養不殊白星執珪九列神懷常繫青  
山秉離羣拔俗之姿厲難進易退之氣君子因而授  
分宵人未危異心謂夷齊食兮空頭應兵錦成文令  
薰蕕混兮不肖合羣飛刺天駟衡宇以歸不貢芝

雲臺閣集

卷之七

五

荷之願濯湘流而舒瀟寧存芥蒂之衷望有蒼生堂  
無綠野物情各惜碩膚不久居東皇鑒揆留曳履何  
當在北某等幸處藥籠終慙伯顧踟躕京京僅守師  
門之一脉庸庸碌碌同裨世道之多艱杳渺雙魚問  
稀尺素迷離九畹目斷崇蘭頃暗謝庭之鳳毛信翅  
周家之麟趾附陳野曝薄薦江蘇代冀枕流漱石無  
忘魏問之思後樂先憂貯看金甌之下

郊錢劉復翁老師省親假還

情深涉古無戲彩之伊周孝篤瞻雲今有迂衡之

曾因去國猶懷戀闕及門重惜臨岐恭惟師臺生從  
嶽降學爲帝師忠厚箕裘入里真成萬石琳琅自什  
齊名何翅二方訪道逾三十年言仁義必稱堯舜樹  
人計百款克染棟不棄樽檀所學惟誠意正心平生  
常難進易退念次公分映楊枝誰能想垂白高堂烏  
私獨慈柔傳髮歸舊學抗章幾叩恩司直張都門因  
填冠蓋攀轅函席躑躅生徒願望不殊蒼生免懷異  
同亦于一尊聊作離亭之別片羽年廷清路之塵荷  
艾風微馥譚芬於麈尾蒲葵扇暖搭仁韻於驪筵陽  
書

重刊集

卷之七

夫

荅王霽宇送扇短箋

臺下三陽在握四氣備眉扇仁風於遠道播芳馨於  
中朝濫竽交戟班中翹首裁眉天際伏承佳笈祗服  
龍將令人頌知寒暑古今以爲塵尾雅談當代有無  
炎蒸想像不煩層冰赤脚如登涼冷之境敢忘浩蕩  
之仁聊附三肅仰謝再施

荅賀改差八閩

伏念某誠若鷗鷺量如巽盜切奉父祖之訓頗有志  
於組脩長無經濟之能使自好於鄉曲頭蒼華積  
空言於柱後檻邊鴈塞乘驄謝往列於長城段續及  
瓜而代便思偃息於青門假節以行復得量移於烏  
石沙場海國總稱巖地要區疲瘁短款不耐長驅再  
駕卽圖請急以遂私懷臺下念切孤羈喜形眉宇玉  
藻瓊敷忽自九天而下迴環把酒恍如對膝之談夢  
寐九峰空羨無諸之風物膏肓二洞終爲三澤之漁  
樵仰謝隆施未知稱塞

重刊集

卷之七

夫

荅杜友白

江東日暮初迴倦客之車塞北春天遙憶故人之色  
忽承簡使言慰相思恭惟台丈道風玄素德器端凝  
玉樹瓊枝直是亭亭物表晏文開賢猶存渾渾古初  
臨邊粉署支持軍國之衝動地歡聲鎖鑰應千城  
之望生性惟疎拙交暴恟誠領蓋初筮未接盡替於  
空谷斷金久約那堪歌闕於長亭身返荒廬神依上  
谷五湖雙鯉浮沉尺素之書絕塞片鴻驚墮上林之

何以報德惟有銘心謹三肅於使乎矢勿誤於承  
者

迎封使

文命回敷冠冕遙通於日出使旌旗指紀越通於  
天涯喜致揚眉情深翹首素維臺下道足濟川文  
論蜀系孤蓬矢生而志在四方虎節旌出則威行萬  
里剖符帝閭所褒要荒樓船高駕扶桑不數代波  
之柱文告昭回星漢直同傳望之槎島長夷王等  
幡而恐後陽候海若迎書錫以爭先乘長風破巨浪

重刊集

卷之七

三

宗生空有壯心用吏士收屬國定遠今成偉烈望望  
嶺鳥久戒封疆之吏行行馳馬先清道路之塵忽報  
仙舟不遐海嶠拍手將迎履及寢皇之外繫龍連塞  
神馳輶轍之前敬迓千旌先承動定

賀葉臺山相公

政本久虛衆注救時之相制麻初下偏驚名世之豪  
帝倚金旆人看玉扇恭惟台臺格天一德儀世九道  
嶽嶽巖巖辰部平津之尚學休休穆穆無恙泰誓之  
好賢屬當荅宰阿私不令蘭芳常路接連南國人傳

白下之溫公薦瑟東山泉謂當今之安石帝心忽  
放廷論咸歸疏附後先爰立恩蔭曰翽翼爲羽建爲  
霖數合五臣繫人情之是賢乃相公之所獨馬首風  
雲猶帶鍾山氣色鑒坡旋轉俄看闔海甘霖某景行  
素風於境警獲瞻休範於登龍私謂社稷有靈不使  
端人久抑喜聞新詔如去夙疴惟願虛懷以納五刑  
適若和羹深中而衡九州重如綢繆接茅連茹弘開  
衆正之涂夫莫銷陰蟄見平明之理

與楊權部

重刊集

卷之七

三

權政係國儲之盈縮而燕關號南服之咽喉自言利  
之中使交馳而在塗之商賈咸嘆自非愷悌孰軫艱  
難恭惟台丈以紫白慈和之操老成練達之才詩  
不花封到處有甘棠之蔭揚芬於署至今留苦藥之  
聲驚輟朝班來司關務臣心似水坐對玉壺政決如  
流庭餘鶴影蓋當此新法亟行寬一分便受一分之  
福但今吾黨在事卽言利莫非言義之規專在同心  
不勝加額願以沉疴糾縛未遑遣使起居乃荷高情  
仰動渥注瑤華瓊玖應知報稱之難煥曝美芹聊作

房勤之廢

答馮景貞

微垣宣政之樞參知位冠章門舊游之地尸祝名器  
况慕落泉以作崇崇宜合士民而為之惟年文  
靈鍾演游詳發司司文冠代表學者經天而一  
文先民瘼地方奉以慈母神君入其三也出其二  
只緣命坐文昌昔今百里今總諸司乃是身依斗野  
昔日兒童長大相携竹馬又 其冠舊時舊履還行  
凡綰銅章即其屬滕王閣上落霞孤鶩共誰看童子  
靈接開集 卷之二 三  
榻前撫臆論心惟弟在總總故人逢驛使魚書尚寄  
半城匆匆行色度度關象緯已干龍劍敬謝殷勤難  
忘鄭重何年把臂轉覺傷神

荅湯耶陸

計先軍國轉輸行盡於東南託重河防血脈直開乎  
西北自非名世苟奏膚功恭惟年丈靈鍾雲夢秀擢  
豫章刻符都會蔚為循吏之宗待詔長安共作金門  
之客自雲仙署驛驛先登蒼水劇司揚發再請負薪  
沉璧也年張子之勞靜影安瀾此日宜芳之思矣

獨浮於水部姓名行卜於金甌燕邸別來九秋澤國  
松逢一夕情殷道故交續論心紀荷授客兼供佳話  
之乏何來亟飽真覺感愧之深匪報一絲惟餘九劫

荅吳節推

寅惟臺下以迺章之品提日郡之德重則亦位重司  
自壁神明之頃無經而還河潤之施並屏俱讓長安  
得表龍光數載竟得魚肥腹飽之罪寧敢言文詞是  
之懷惟餘中結頃緣迂謬遂失道思既為當世時人  
甘作空山獨客杜門下鍵校冊散懷別吟心為石  
靈接開集 卷之七 三  
驚破厚雅真同淵岳高誼直薄雲天敬九頌以答  
肅三薰而布悃

靈巖閣集卷之八

陽羨湯池

京師國文堂

書

東亭齋王師

自遠師席師入紛境雖晝夜指彈不遑寢食而可謂  
固耿耿在懷也創江壘壞異常千言百孔政寬將往  
刑亂用重監司以此望之下而某固不敢不善承獎  
之門以內則諸猶教焉母致情於焉二六千五百歲

靈巖閣集

卷之八

甚真可養廉自分不家於官以忝所託更念為吏者  
即留積惡魚亦本分內事情久弛後至簿書期會猶  
難整齊未遑鳴鑾清泰好古教化可頌付却報知師  
幽潛之德竟微 當宁東帛蒲輪貴相望於冀中矣  
寧獨為吾師慶為世道慶也春來佳社無量強飯善  
步遠懷端而耳家祖母苦節得吾師表章之遂可不  
朽更新樣筆揮灑便可流芳奕葉家父求歸教訓  
於以問台安諸惟崇仰

東亭見羅

先生檢還瘴海倡道一方聞東南人士戶無不慕效  
之文成龍場僅胡服蠻語數人設諸凡席間所得之

不費矣鄆中時有司使徵詢動定知先生無不自得

也武夷九里種種靈勝春和夏喧可眺可憩先生行

止豈不洋洋然彼已之子不得忘我我矣今平康

才異等更闡明一脉家訓可為先生慶矣鄆人守邑

無狀惟一念耿耿之懷不虐其獨不長高明以無貽

吾儒根質耳敢云作用乎素勤短狀春寒不常服食

自珍

靈巖閣集

卷之八

與傅積所父母

不見我杜父三年遠矣於鄆之報得起居狀於量移  
之刻得治平狀私心雖然喜其於口不覺津津樂談  
手足不覺舞蹈也方臺下之撫治故邑也但故邑災  
後凋瘵之後非吾杜父嗷育而為翼之民當無孑遺  
矣及臺下舍我去而奔馳時貴如矢其帖而願以死  
白者人億其口而士百其身維立人亦可謂知懷德  
矣公道謂之何哉雖然臺下今且哀然粵之龔黃矣  
豈異人任燁黃之口果未足憑也寧舍去後思而希

何上肯爲吹索理哉某於臺下無私歡而心折且待  
罪劍墟而信今之爲吏者誠不易廉更安可爲負薪  
之子仰天歌矣寧獨臺下哉臺下今已位其定幸自  
珍愛以需寵渥

### 與劉傳二進士門人

恭諗鵬翼搏溟鴻羽漸達生平事業於茲終焉主  
同心匪以獲離與漂爲門下幸幸三人彙進足爲朝  
家用耳長安馬上試顧執御與平仲自念深語云  
東西易面不知所嚮漸也從今境界漸入積華堂矣  
重慶閣集

卷之八

三

有易面之思乎門下平日學識已定不待此時姑問  
然鄙人所患不敢不以告也無端浮費年增一年總  
入仕途卽爲所困生計釋褐時頗甘爲俗京債之累  
用是稍免想支撐之艱後先同患耳大廷召對偶未  
舊江都之策然不日下詔遴選博雅則木天金馬端  
於門下有厚望也早秋休沐促觀顏色目所願也不  
敢請耳敬附北翔少抒南企

### 東來熙慈座師

自老師之西征而音問遂寥寂於左右每一念及中

懷恨結當今舉事兵餉俱艱真所謂驢不教以戰而  
責巧婦以無米之炊也非師雄斷鈔克有濟知師苦  
心獨與誰語竊觀古來成大事者未有不資用人而  
行兵尤貴收羅豪傑聞豐城李襄敘起征後時脫一  
罪人於逆旅授以腹心淮上之役此人冒死陷陳衆  
遂乘之回營襄敘親爲迎勞卒以成功開誠布公以  
結人心延攬敢舞以盡人力望師留意焉國朝名將  
自開創外無過戚東牟今觀其紀實紀效諸書大指  
不出明號令彼其言以爲兵之成敗分於心之離合

重慶閣集

卷之八

四

聽令者所以一衆心而使萬人知左右手也故東牟  
號令一出赴淵登險百萬衆無敢差池卽淮陰所謂  
多多益善亦不外此而其平時則專以真練爲主比  
來武備久弛恐教練尤爲吃緊彼其說以爲教場套  
數不可上陣而花鎗花刀亦難殺人須招徠高手招  
出精藝令其分隊教習仍身親校驗以爲賞罰則技  
精而臨陣自不荒亂藝高膽壯良非虛語偶有所見  
輕塵師聽老師自有九天九地之莫無煩弟子萬里  
懸念也至於都門待命年復一年則天實爲之亦何

邑也惟米珠薪桂未免關心耳尊价行附候起居鈴閣之暇伏願珍衛

荅益藩筠谿殿下

建武名藩久爲宗子領袖海內冠冕至如朱邸猶號白眉下走待臯劍城雖未得陪鄒枚而祗侍從然沐浴多風積有時日去江鄉而遊京國室漸遠而心轉邇雙魚歲杳寸心日縈問書帙存然對三僕今者羈人也謂官而無曹署謂氓而有章服積累行或身半朝市進退等之祗藩官趣悲乎興廢王德德此壽

人哉望望梁園臨風悵悵

卷之八

五

荅葉靖安

靖安之爲縣也南不得比於一大村北不得比於一閭集而強欲取而附之百里提封之列豈不寬哉顧其俗之囂凌詬訐頑鈍無耻又出於雄州鉅邑之上故自有此縣以來而以善去者指不多屈乃老丈之蒞茲土也又數遭侵是謂三難也丈常爲博士先生矣其操心慮患攻苦茹淡有如是耶而上之人顧不盡知豈非皎皎者易爲効而悶悶者難爲名乎雖然

老丈今以辰奏矣靖安之民且尸而祝之矣獨之所

謂百年無善去者丈且需次待選矣遵何衍哉文無

意家於官故不以土之瘠穠爲病而直以歲之災稔

爲吾自盡之地故民不難易其澆器以應也此真所

謂循良之治月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也豐城之在江

右其澆器未肯出靖安之下而繁劇不啻十倍過之

第綰符七年直接竣七年馬走耳天子不以爲皇

臣而召之闕下又不以爲勞臣而放置之郊垌之外

顧弟以爲旅食苦不及爲吏苦也今若復命我吏豐

我寧老作長安布衣耳丈固同病者其以弟言然耶

卷之八

六

否耶肌問遠及恍然章江把臂勞苦時敬謝并以爲賀

荅張兩若

門下兩地甘棠不離楚服生得以其間親炙典刑轉移轉逼政佚羨趨遠走風塵舉棄之人方以一函未奏自討而瓊華溫問忽墜雲端故人念我慇懃甚厚門下治行異等不埃報最朝士拭目天球大玉居然東序祕寶貴鄉銓人瓜期六月故事之選餘曰門下

生輩作長安徒步永無了期銓人者必欲索之於  
魚之肆而委云留之也或曰放焉不然寧留三廣設  
官分職至衆豈無地足容若輩而直爲此羈縻之計  
方今六合爲所刑餘爲政冠紳孽所荼毒不止令士  
之氓士君子除此心殊苦矣足下勉詩西向延頸

答徐匡岳

當今礦稅所在騷擾獨聞中土安者如梓潼非門下  
苦心妙用所貽哉自古安危不在國勢而在人心今  
者鞠人謀人各艱其生而不能安其土食其力忍非

重校閣集

卷之八

七

磐石之徵若夫厚風俗以安人心正學道君子事也  
期月而可已見一方霖雨寰區拭目且晚生六載名  
邦造行實多俯慚生平慷慨百里之懷仰負知己叩  
竭兩端之誨中宵清夜汗背浹踵臺下阿私所好而  
掩護其短殊抱同心之感使旋九頓增其眷悃

答曹中崧

放居閒地屢辱德音自非厚愛曷克臻此美場優畧  
髮居清品不足酬賢勞五載僅見公道一莊耳發見  
驥馱之才瞬息千里始足騁其捷傳雅潤鉅之士心

獨當一面始足展其長親丈行矣世必有物色奇杰  
者白門即稱佳麗安能久有賢豪哉頃者貴幕于邁  
僅附空函少致加額一縷聊申報卒非敢稱賀也承  
錦里門爲報諸父老待 詔金馬倦遊甚矣旦夕圖  
休沐東歸相與歌南山之南耳使者當爲馬草復不悉

東雷孝廉惠海

八年游處情逾日骨離析草江晏處歲紀九數西來  
曠若復面故人念我懸懸甚厚第欲言正而義三長  
佳惟有交知顏色時見落日星斗老矣三言極地

重校閣集

卷之八

八

塵騷苑信乃東序之秘寶寧獨西江之翹楚已哉萬  
里覽息乎六月一鳴終奮於三年觀槐花已黃知舉  
子之忙計長君蘭筋勁翻凌厲青萍門下且將從佳  
兒借計吏泛大江亂淮泗朝邁齊魯夕別幽冀爾時  
密雲不雨生猶得留滯春明作燕市主人當與君家  
橋梓把臂促都呼盧浮白叙疇昔之歡陽天涯之聚  
與言後會良用快然風便裁心神情俱往

答朱恕銘

彭司城行聊附八行以當談笑不謂溪毛未薦百朋

坐享逆旅中得此曠若復面豁若擊節豈然足音  
笑彌日白門著述想益盈帙牛首燕幾雨花天界步  
履時過奚囊增藻自古馬曹多屬文人挂笏行散况  
當不惡弟雖得從考叙而密雲不雨淵默轉枯况去  
取予奪聽之化工名之曰曆御史其德欽拒西江耳  
目斷吳門兩悲藩觸及巖年文遠化異物二三兄弟  
同籍同官倍增酸楚年文得無今猶得者予使還  
倩作書郵則貴寮李元冲

東陳常鶴

東陳常鶴

卷之八

七

夏杪一介恭陳下悃夜望陸離徒增勞結儲館至自  
轉輸忽焉拜命之辱忘下吏凋疎之愆閑羈人牢落  
之苦恩哀之隆溢於抽翰荷戴之溫郁於挾纊邇者  
西首告殫東師議撤出無敵國外患人有長夜理臺  
益信天下神器可以一人左提右挈大海雙鳬何  
足比數而令黃口列在交戟吁嗟時矣我生遭此矣  
唯當息心旅食俟彼河清計典伊邇敢以不肖之軀  
仰干鴻造秋氣漸深行望前旌飛指國門伏候道左  
遲觀台光九頭奏記不勝懷注

東張覺自

長鎗大劍貽諸毛錐文士浮華無益毀最久矣年文  
辱然書生也於播之役直擣先登幾與楚璧之士三  
雄真夫也哉中州四戰之地而唐鄧宛葉之間又古  
椎埋鼓鑄奸雄所自起也當今刑餘爲政草澤  
生心當事者置年文於此得無意乎勉旃大業麒麟  
凌烟豈二首曰目者哉蕭寺論心再見秋光室遇人  
遐每懷促膝三年待詔解肉漸生已矣河清徒深漆  
室之歎貴屬方教諭行附此起居方與弟同門舉於  
鄉負壯心而脩獨行者幸年文進而教之

荅王華岡

古稱真君子必曰光明世稱奇男子亦曰磊落然則  
磊落光明之與齷齪曖昧豈不蘇合與蜣蜋之轉哉  
臺下瑰積琦抱似多魂壘而襟期政如青天白日不  
必世無含沙之射工按劍之相知而其爲男子爲君  
子則鄙人嘗游于青天白日之宇而知之者名借後  
生官滯州郡猶坐蜚語竟鐫半秩能不令人短氣耶  
都門東道殊媿故吏之分反辱周澤良深汗塵河梁

判析日夕翹首忽剖雙魚爛馬數牘廻環循捧若觀  
龍光如長涂霧露園宅抱病逆旅婁停故園還望良  
用心側計此時行李已抵石頭江上小堂幾廻抱膝  
時局所衝豈志士入林之日耶尺一附將有懷如棘

荅王緱山

十六年附驥所嚮往年丈者雖龍之業而已都下周  
旋時承提耳而乃知年丈不獨以文進也豈時時有  
合并之思矣賁疏人至辱札教知低回親舍不能去  
元老山中蒼生霖仰仙郎膝下綠野星輝真乃人倫

重刊集

卷之八

七

感際曠世奇遭惟雲間陸氏差足鴈行而名位勲庸  
遂且過之傳之千載爲吳中一段佳話異時接武興  
鉉無足爲年丈期望竊觀熙朝禮樂大備正史缺然  
吾師玉壘氏有志未逮令人太息昔遷固良史非成  
一手是以君子論其世也年丈有史才稱史官而又  
爲世業趨庭之暇得無意乎使旋附致區區并私問  
年伯元老起居末學雖切景行未敢造次通訊惟年  
兄鑒在

荅嚴雲岑

親丈澹然物外三仕三已豈必秋風然後思鱸門子  
五尺裨龍山半畝宮如就見之矣來誨敦切知出  
衷昨衙門議當遂冥鴻遶廓之圖謝爰居鍾鼓之聲  
矣如生輩試職雖纔一載待 詔已及四年差事未  
涯歸期益渺終夜念之惟有咏嘆使者即索報書先  
此附荅不具

荅華山殿下

偶聞剝啄驚剖雙魚建武加餐殷勤燕市三復迴環  
忽不知日之夕也兼以雄章麗藻炳兩夜光清賞仁

重刊集

卷之八

七

風蕭然斗室賢王之於故人何優渥至此生浮沉金  
馬旣已三年試職豈林又復逾歲亦嘗自奮于筆札  
而識短不足匡時誠薄無由動主終夜撫膺惟有永  
嘆殿下念切同根寄同磐石遇巷之道何施而可幸  
惜著教之飲醴未期游梁何日臨風九頰不任瞻馳  
與李修吾

頃承華衮寵及先節祖母翁臺激揚風化故施諸九  
原爲人孫者感勵何地時事日奇公車之讀以多爲  
貴岐路之中復生岐路鄙人即在深山未始不捲卷

太息而乃竟及於翁臺哉獨不聞翁臺之有功淮上  
乎曩者新政之行中外束手徐淮逆璫尤爾孔虎翁  
臺顛倒其精神率伏其手足使之欲笑欲哭而難形  
見勢屈憤頓皇憊以死卒能暴其害夏陽嘉 人主  
至今八方四武上下徐淮俱得脫虎口而維繫是言  
非翁臺之賜耶今言者亦未之思耳為兄素平居時  
咄語不出口向年同待詔金馬門人亦罕知之而鄙  
人心服其靜默知其胸中有見地在廷見其言人  
駁疏可謂持平之論乃知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

卷之八

卷之八

主

翁臺幸無悻悻於中可也入山之人書郵樂絕便附  
一函無任耿耿

答曾見臺

古今抗人物之衡必曰正直忠厚而豪傑之能為世  
道幹旋者莫不自留意人才殆斯三者某平生所為  
服膺臺下者也釋褐名邦即得振翅壽州七年待罪  
每獲親承惟是薄劣不能步趨而臺下仰不亮之門  
屏收之齒牙之間用是私心竭蹶不敢妄自墮落金  
馬待詔幾同放客一函未展殊切恐皇南銓楚借起

家朝士實均引領寧獨鄙懷旦夕注瞻已哉吳安節  
舍親處曾致勸駕之私恭承華棧實親先施當今言  
責不得其職者十九官守不得其職者十五為世道  
之計者惟有收羅人物為異時反正之用而弘濟時  
艱必資不吐不茹之全人然則當今之世合臺下其  
誰哉翹首還朝為人倫宗主竊耿耿焉某嘗奉教於  
大君子矣既在諫諍之司敢不摩厲以需顧識術短  
淺不能當機有中伏斬金玉不吝指南

答秦湛若父母

卷之八

卷之八

主

老父母之有功於不腆敝邑也至今人尸祝之老父  
書言人來祠下者輒低回不能去而老父亦以得奔  
走此役為執鞭幸大丈夫作事如此自可不朽今人  
不及見古人遂謂龔黃殊絕以今論之豈有異哉即  
老父母今所理處又國家安邊大計也其綜畫剔剔  
計必有大裨益於軍國者當今司農金錢用浮於入  
者十之二今歲借周寺開老庫以了九邊額耳聞各  
邊亦有脫巾甚而失及填撫轅門者明歲決無可借  
可開不識何以了此忝在交戟不任漆室之憂昨因

三變疏中一及之而來謫政痛心疾首於此老父母  
霹靂手也不識有何幹旋可爲終歲之計幸告前寄  
教之

荅蔣紅洲

門下周旋郡縣歷著績良左遷王國遠事過三仕宦  
如此不可謂達顯生上下不交之日中外失職之非  
而得以其間侍從賢王優游祿秩入有設醴虛左之  
歡出無長沙卑濕之苦古人以吏爲隱以金馬門爲  
遁世今者得無似之生辱在桑梓兼荷葭莩雖在末  
葉叢剛集 卷之八

荅楊景潛

年丈所治則古稱天之涯海之角也而賢聲乃在臺  
榭下卽今司功氏業以東粵良二千石治狀上之制  
奏之前 天子行且用漢法下黜書賜黃金入拜光  
列以示崇異卽不然而秉憲一方且暮過之不復第  
辱在諸誼光彼寧有旣哉異時上計承明雅意久未

展謝乃復重之爲餉以損月俸乎幸戒舍人治裝升  
詔行從日過下矣

荅楊戶部

度支聲價藉甚陪都雖復借重專城實乃投荒萬里  
親丈顧不鄙夷其民而事畫人劑三復圖說較如列  
眉指掌矣嘗嘆國家以稅文網羅麟鳳而藻麗如親  
丈乃出孫山之外真令人有我輩登科之惡漢法良  
二千石得入拜九列以示崇異而墨書黃金貴相望  
於郡國故漢世循良罕優于古今卽不能純用漢法

荅沈太素

何可不師其意親丈茂異司功氏業已上之黼黻金  
紫之榮上及所親握憲之舉行應不違辱在親知可  
勝加額生金馬待 詔旣已三年烏臺試我及逾一  
載頃差宣大尚未報可以丈之卓犖得信邊道乃爲  
處囊倘得鞭弭相從欣浣寧有量哉

荅沈太素

不佞某爲諸生吾伊時則服膺大業私欲止羔鴈之  
具而已及釋褐爲吏而又當月旦之鄉乃始嚮往海  
內賢豪欣當吾世而得大雅且獲敬共之矣通籍承

明與聞末議而益稔專丈之慘脩風尚蓋激揚揚清  
既身其任而亨屯極溺復饒其才即今事勢不亂不  
止及亂而思以撥之非文誰望哉潛生文有心人其  
於高致不超若自口出因緣知從者人所藉中有一  
傷其矣顧不佞實何能為役幸造物與以一窺而又  
不克深況若時故嘗分別太過有規世法耳尊丈何  
以教之俾為司南也河上之役亦既竭況望負薪之  
力萬一河伯不能委蛇則南來糧餉運軍作何安頓  
輯寧太倉年餘之蓄豈待盡而後呼庚癸杞人之懷  
憂獲聞集

卷之八  
答曾見臺

前附吳使恭致嚮往不謂長者復垂注問時事多艱  
隱憂非一歸然靈光實大厦藉以支持周南豈容留  
滯比聞神來日固私衷不勝瞻慰側耳車音匪朝伊  
夕溫憲翁處已致台臺期望雅意但近又有鍾乾所  
一疏係無復留之理愛人以德生年亦不敢言矣感  
激於中輒布一疏離奇弔詭平生所耻以為非真心  
為國之衷且今日既分

此政緣孤憤所觸不能自止使朝廷之上知長安中  
尚有此一段議論足矣先祖母近喪殯尚在堂下以  
以勞事獨當家父母急欲一歸未知得徑出春門門  
否耳

答李霖宸

臺下一代偉人百年名世國有緩急無不倚重而  
旄所指輒爾底定蓋古汾陽魏國之巨也日今塞口  
雖同氛子而秋漲不減桃花東盡西寒以得衛日直  
一勞永逸以無煩南顧諒臺下胸中肯有全河今有

卷之八

成美矣

光

成美矣光弼一入軍中旌旗變色台詞一臨河上朝  
野歸心應無有持觀場之見而量當局之謀者蓋河  
南之患與國家幾相終始而就中機勢亦頗相類其  
難逆度惟河亦然竊嘗謂坐屋宇下談兵與按圖畫  
議河者非愚則妄也臺下久在行間親在太常一  
之役猶投之也鄙人且拭目以觀成矣

答楚理菴

劉門天問後屏遊陽帝畿左臂可曾供何要害而制  
府一身肩之艱且鉅矣老公祖以壯猷元老待荷帝

起自隆中來居塞上信乃北門鎖鑰重鎮范韓遂  
今呼韓歸落於窮廬烽燧宵聞於亭障不但利國  
於是捷足馬不入即遼陽鼓戰審邊今又遼陽  
此之爲伐真乃不戰而屈人國風以謂者矣况  
出金城原爲圖上方畧騎戎既已底定邊境應如  
還禁以舊房獲氣威名誰敢豈後於遼陽建武  
乎柱史恭承芳訊深感溫衷九頌明德永知聖  
寒方重鈴閣珍調

荅歐陽宜者

聖賢集

卷之八

五

竊念不腆敝郡之在今宇內也機務執掌風誼謫  
號艱茲土非一日矣自老公祖在事餘三年而神間  
意定吏畏民懷上若處於無事而下且幾於無訟  
五陵風俗若一愛之而海內謂敝郡固易治從茲始  
於精神矜弁父老子弟實光被焉而縉紳矜弁父老  
子弟朝夕翹首顧老公祖秉憲茲土浸假填撫吳楚  
以終此大惠也敬大之幸庶幾無失望焉即年春大  
有恩眚曠蕩而公祖照臨於上其無思乎某老父  
弟株守下邑沐浴高厚惟有謳歌六載曠省乞得宣

假行將入五陵維新之里親溫恭而聆芳潤也坤元  
往矣

荅陳道培

憶昔戊子之役門下執牛耳於文壇而生得通說  
諸士之後重見龍光嚮往之懷十年於茲竭水盡  
獲接居停妙論高言特闢把臂燒燭談棋頌忘酒  
景光易逝良會難留自君行邁南北天涯永壽山之  
冠絕海內自公之暇吟咏墨池北望玉臺雅興同  
天雄真在塵寰矣顧乃不忘窮巷之交遠遺惠問令  
人追念昔遊無已珍重起居五載二千石想不久升  
之海上也

東宋方麓

鄙人之嚮往臺下不待接翼鳥臺望塵聽響也縮銅  
墨爲外吏時得臺下一疏則與手讀之忻然輟焉而  
今乃慰十年慕用之誠也貴竹翳代深箐六詔遠在  
天末屬當楊氏跳梁緬夷闕伺東南與緊無逾兩地  
臺下繡斧三持歷年荒微非忠貞慷慨誰堪此哉某  
吳蒙耳然平生竊鄙肉食既已居澄清之署矣即甚

慚乎敢不摩厲以須敬拜大教并以起居

荅楊見微

恭惟馳馬初臨豺狼遠避軍民瞻仰喜見或儀止以  
其間憑軾塞垣縱覽形勝真稱壯遊不佞東南鄙人  
也目不覩旌旗之色耳不聞鈺節之聲平生志願窮  
欲匹馬長城窮阨塞望君胥求秦漢之舊蹟探華夷  
之竅竅於臺下之遊有神往焉

荅曹中桂

臺下力行古道而又擅長才白雲仙署覽管優遊出

重校閣集

卷之八

三

綰專城行應不遠顧乃亟圖休沐以承色養此真孝  
子之懷而他日求忠臣者必於此也主雖不敏宿懷  
耿耿既居言責敢不摩厲以須竊以糾繩之職莫大  
於辨賢奸而當今之急莫大於竝請而言利故首論  
百足之權奸次擊鄭宮之膳使礦稅諸璫遇事數攻  
斯亦職分宜爾未敢謂言言盡當也臺下誤以爲然  
豈私所好而忘其迂乎敬聞命矣敢不努力

送棋手與余少原

昨來對局後兵不繼我有農卒敢以補缺是時戰

相從母以卒予故也

荅張岵望

同門兄弟十年來乃作一面不識之人竭來燕市把  
握爲歡轉眼西風鴈行南翥日計北遷重來聚首乃  
竟復作金陵客耶豈牛首燕磯與兄得有殊緣而二  
三兄弟中兄與寧宇想盟二華又更有緣耶弟三年  
金馬始入承明頃有建白乃政府私人詣璫與援舉  
朝知其不可愚人乃將虎類耳寧敢以三載流落而  
自欺感憤之心乎所歡長祿已能語笑次祿已在腹  
中遂今天涯兄弟爲我鼓掌年兄雖偃蹇青氍毹而曠  
蕩之恩不久便得亦可少慰孝思但損首屑之俸見  
餉殊爲不安耳使旋附此不盡

荅黃鍾梅

古今人物之衡咸歸正直忠厚而稱大受者則曰動  
心忍性不佞謬劣何敢言天下士然間從俗吏之後  
仰窺台範私心竊念古人所稱說有合也臺下竝仕  
帝鄉備極厚屬嗣是則勲庸徧南服功名表東海無  
難事矣當世聞且見者皆以爲詳辟瑞鳳而此中有

重校閣集

卷之八

三

介乎不可奪者則泰山喬岳不翅焉不佞張盾大謬  
十年於茲每一觀除目未嘗不慶正人嚮用翅首彈  
冠以瑞景光亦復三年於茲獲入承明未諳大體臺  
下何以終教之俾不負拔茅之會耶

荅王華岡

離亭三疊銷魂迄今石頭雙鯉經年遠涉每懷侍建  
之知不慙益堅之志頃者輪臺幾等予步 將摩厲  
以須新振積衰之氣三曾靈章而景後則對宮之雅  
監也幸賴 聖明獨斷竟致之理雖犯耽耽之怒已

重慶閣集

卷之八

三

伸朝士之氣卽後有不測寧復計乎臺下經綸滿腹  
時愛肝衡便中拈出以當司南屈指沐垂及瓜則  
願言脂車慰我餒渴

荅曾景然

不佞承天鍾瑞獲覩光範竊自念當吾世而有賢  
鉅公且得身親御之也幸哉卽異時國家有非  
潤之舉舍臺下誰與屬蓋橫之胸懷久矣此臺下  
撫大邦政稅監出權之日臺下天之手股肱其  
四海咸受剥膚之災中州獨享安枕之樂妙手苦心

題題頌義卽今河流溢漑中外束手舉朝推轂帝心  
特薦蓋神禹八年之功責臺下一軌立就而又以無  
米之炊付之巧婦不佞心口相語億而中矣非常希  
瀝之功行且身親親之也計此時臺下胃中已有全  
河施爲次第已有石畫創耳好音慰我餒渴

再荅曾景然

治河古無全策今有全難臺下真才適當大難固知  
迎刃而解未免回顧躊躇矣河身既高舊河可有復  
挽之理加河已通小舟加濬自可深廣但恐源流不

重慶閣集

卷之八

三

大終於運艘難客若量舟水終可相當濬治亦獨便  
策至於膠河乃海運之策卽膠可開而出海收河必  
用數番盤剝卽見竊謂決難舍此數端有何長策以  
臺下主之於上而又有注靜峰住之於下翹首以晚  
圖上方畧矣總之則凡事皆可理斷治河行其難以  
遠度故非常事非土著而言河者愚竊謂其妄也竊  
抱杞憂因風請政不悉

乞米潘完朴

昔淵明稱瓶粟既竭朝之者謂此老平生未識有度

原倉箱長安之米如珠遂今我有瓶罄壺耻之羞乃  
知公田百畝古人所以折腰也所許足食不復從公  
乞食曰計以壯鼠雀之誌

答韓萬里

足下官久轉拙歷甚博會十七年已無所公一  
功曹我輩益科能無奇人之記云云之語大以公  
別來顏色時足思忽聞雙魚來人二足之語  
固不足信蓋笑又受一切之書  
計惟有水頭數卷自雄耳遷人未便賜  
重校閣集 卷之八 圭

州庶幾遠略第近頗自奮於封事謂有兩害  
不難遣戍鄭宮三膳瑞而獨言及稅瑞則如授水金  
藏玉窟有以濁其神矣後先之疏想已得之即報中  
使旋附致九頌以拜雅祀  
答劉無名  
國家要害惟是北門鎮鎮時乃與糧三軍司分今者  
中飽外枯轉輸不繼枵腹待戍日矣庚子年足  
心計伴無飽巾巧婦乃有無米之嘆古人可量量  
之智他日司農備屬真年丈於農桑得無意乎農切

景切弟待詔金馬門最久既以鷄肋視之 聖主  
而收弟而弟不自憐也近頗自奮於封事以新不負  
知己生平期待齊宣之好日僻交戰之下不禁漆室  
之憂年丈所居天下勁兵處師不宿飽以卒予敬高  
日微系不能不於年兄借前箸矣

與李兄羅

某從美里中獲承光範已十年於茲矣漳海之形容  
或非舊日紳弁之願贖人盡百身而况親於諸石之  
里得稱通家者乎數年望眼惟是曠典一如當事者  
重校閣集 卷之八 圭

亦既有意而抹殺特從內降遂令海山倒懸空欲盡  
餅之惠頃者輪臺之 詔逾時反汗應是蒼生業障  
未除天意發遲難料古人感時慨事報幾幸於天而  
當眾情靡定之際亦援天為解所謂天未欲平治天  
下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也今茲之事意在斯乎意在  
斯乎雖然靈光淨海居夷神精政屬凋敝一日鷹揚  
非晚次公實乃道器愛重殊深予秋幾遇復職久用  
扼腕德星在鄰良不寂寞九頌台居增其翹注

答郭青螺

古人常恨終無文隨何無武本訂三文或人謂其  
爲兩論之文成儒者之文也必欲與古同其之客  
今其終與終兩一堂與臺下一篇其意與文無  
異定之爲直其爲在立而長有二三其意與文無  
異其手或爲馬令古人見之當無所異其之各理  
其言其意其文成豈這多讓其人也其意與文無  
異其手或爲馬令古人見之當無所異其之各理  
其言其意其文成豈這多讓其人也其意與文無

報代通用

重刊集

卷之八

三

京邸周旋渥承教愛際隔已來獨思所憶之行也獨  
暑宵征不皇寢處以八旬周涉七千餘里親席未涼  
足齒已重此月之十一日已抵廣昌受事矣絕邊遠  
尚與吳中土重鎮紀綱實切閭閻所賴臺下主持於  
上時得謠提則所爲藉手以畢斯役者特遣下走恭  
報代期初事不皇綴請臨絃無任引領

興沈龍江報代

某最劣薄無所比數徒以三年過公來一日之知  
其意誠思其居以吐平生所蓄遂忘忌憚報至其行

屢煩深禁保持彌感虛懷獎汲惟有俯竭駘駘所以  
他謂高厚頒行上謁奉教動容竊竊竊采之念晨因  
知社稷之有靈出入形虛厥罔甘口徘徊索園遙憶  
苦心某五月陛辭八旬夙駕親履履親足齒已重受  
事廣昌以茲月十一日緬惟重鎮之紀綱倚吉其行  
於際谷伏冀台臺倍垂肅美無幾下吏有戶某承

又

當今國家之事幹旋既艱俗尚之於漸寧更甚局計  
者既委之自有職掌事內者復付之無可奈何世道

重刊集

卷之八

三

交喪逝波何極台臺以清貞之素毅然砥柱其間真  
所謂實心實事當今對症之良劑也某觀台臺於平  
居而難其爲古人也君子也觀於立朝而知爲社稷  
臣也不忍沒沒於尸素於台臺有服膺矣惟終始誨  
之

答張助所

生之次蒔蘿也月幾望矣思欲一效芹心而積忱未  
展故尚甘疎節乃台臺惠問復狎至矣真所謂光彩  
平分也遙塵掃爭玉魄爭輝乃使雲中不得忘之虞

避而之他台臺警服之威綢繆之器具觀之矣書生  
臨塞竊願憑賦一觀鉅鹿之戰以生胸中文章之志  
遠播終歸耳無由一封狼居耳幕府行將萬分  
時時指示翹翹企企

又

蓋不佞某之度門而西也既極目遠望百三  
就仰止想見德度又竊望霄漢之志相逼管仲非  
非靈光華不可倚過者其真人之氣在雲中司  
忽翔雙魚再剖饋牽載涂令我加餐惟是長者之  
敢祇承之望塵九頓倚馬弗虔

臺榭閣集

卷之八

五

答張助所

承示塘報知擺腰亦爾闕何果何爲者豈亦示之形  
而爲要挾地耶讀來論赫斯劍及於寢皇矣不佞雖  
儒書生乎願執索轡以從有味哉武弁之論也令人  
髮上指冠然有臺下在即儒可使勇也生何能佐下  
風惟樂觀厥成而已日夕引領馬尾老初六日之  
似尚未定盡此月生且東行矣

與李少春

東垣開塞直引諸邊上谷風烟遙連趙國蓋郭自曲

陽度飛狐而後知宣大於治疆實爲唇齒崇明開塞

莫逆數年一日分飛猶是開河咫尺若第與年元兵

有殊緣惟是塞上事體絕與腹裏星洲常元同考而

下皆朽質異涂以是耳目向來無寄子六一子年耳

聾瞽回視年兄英賢滿屬指顧生風真不翅呼以與

蘇合之轉矣政事問人大爲悉絕不旬以未定事

緒遂稽報謝近將東巡肅此馳候昔年元日已見

二郡餘矣出其緒餘以贈我南車是所爲九頓首

臺榭閣集

卷之八

五

者臨風延頸稍短思長

與楊鳳麓

役回知親丈南行此月初矣十年久客一旦征涂遙  
望國門祖帳真是班生登仙歸到家園殘菊猶存今  
我來思慨喜并集絕塞征人能不腸斷要約紀上希  
想疎節

答馬鳳麓

十七日抵獨石先集維霞白帝方阻際六遠作此  
倘可謂粒點窮荒景色矣地勢雖擬出大漠而山形

之合大是氣象正如翼張後仰前俯一脈起伏便  
凌寢寧獨拱衛 神京已哉三而受故故有重  
於此信哉安危存分間矣辱念經人遠計惠  
長者勉浮一白以消榮耳旦夕西征并斷珍荷

荅陳志繁

高賢久借雲中諸事洞如指掌道務煩瑣承  
近東應已將訖事初出地方止循格套費難開見  
淺絕無與餘為地方益也前教數款係係至言已銘  
之與華章戒飭重在見任文官武職耳今多謫畧於

荅陳志繁

卷之八

三

此詩東於空閑衛所諸官依前樣而加新刑渠得有  
詞我亦何顏惟望早為留神一洗此窠臼地方事宜  
開廣不逮則生惜光多矣

與蕭岳峰

某秋深入塞政值消息張舉廢犯在宜故首有事於  
東北今已轉入東南目擊虜巢去夫咫尺而城壁  
草俱無足恃最不堪者一隅軍民日受凌役之害  
同剝膚隨車控泣謹用人告伏冀主持前者  
台臺悉心指示實感長者注念時音雅意謹草

之矣書生臨塞不敢用妄幸有老成在事今秋似可  
安枕矣

荅張助所

三雲虜衙廟堂實厯百顧年來仰藉安撫乎韓琦  
款塞夜郎既扶不賞之勲且晚政需後至之命何  
歸沐非所願固豈在原之痛偶激於中故北堂之奉  
轉覺為迫耶讀大疏為之凄然知李今伯之文生於  
情耳古人有言王事靡盬不皇將母台慈今日之謂  
矣伏冀抑情仰慰慈抱時臨公閣翹首日風

荅張助所

卷之八

三

與吳衷璞

頃聞謁選已得度支出遊粉署入舞綵衣年少登朝  
顧豈易得繩組曳履萬里自茲跬步親丈老成大雅  
知必能於筮仕立基耳司儲亦既勞止更承前人積  
羨之後何以表樹竊為傾耳以竢書生居塞上何有  
樽俎之籌為親丈道者久濶起居薄將一縷塞芹如  
此矣遙望玉關不禁歧望

荅王霽宇

不法其之於臺下也嚮往在通籍之待矣代置上公

屈駕而入過化之都端委而聞經緯之槩蓋自衿紳  
就弁楚登以至羶衣講居之類無一非臺下所仰冀  
懷輯而曰王公生我生我者信斌斌焉輝煌焉實有  
其文聲揚其實矣然後乃知平生嚮往非為恭者而  
望陸離真氣隱隱在峨嵋天際忽拜明兩驚從天下  
長者乃有意於嚶嚶也則奮而求所為經緯過化者  
厥幾是則是倣即亦用無忝攬轡之司存萬一千  
是臺下大有造於不佞某者進使者而拜焉之報所  
為嚮迎若此矣

重校閣集

卷之八

三

荅馬鳳麓

日來坐光風霽月中殊不覺過地苦寒一出郊關雲  
物頓殊日薄虞淵馬首始抵葛城則臺下使者已僂  
臨之矣小隊衝寒已光行色何當辱念在人無已  
肅此九頓增其眷悃

與山陰王中翰

不佞平生嚮往今先文端公如讀書見古人猶幸生  
同時也客歲倭役重地心實怛怛不任然私念爾已  
邇在可以不迷祈嚮且慰二十年饑渴之懷不謂命

下而北岳已摧抵鎮即欲修絮酒之敬緣初事匆卒  
不皇抽思一歌楚步茲將巡歷特致辭香亦猶干生  
掛劍之懷云爾幸為宣之凡筵臨風無任頌結

荅張助所

適遣一介為全鎮紳弁軍民代懇而台札候臨請詞  
逾苦以愚論之殆不其然土司羅猷司山尾反何敢  
不宜杜門引却墮彼術中若為尊慈尤當選出三仁  
臺求去不得勢不能無抑鬱於懷倘幾微見於顏色  
而膝下周旋將無憂亦憂乎若早朝於寢而長生皇

重校閣集

卷之八

三

堂午醺於創而夕臨鈴閣太夫人必且為衮衣繡裳  
增七筵矣封疆事重非勞臣弛担之時聖主恩深豈  
賢者謀躬之日來論不敢聞且暮百望貢臨牙帳為  
華夷重某且與有榮觀矣臨文顯切

與劉石岡

不佞弟讀古人書私慕奇節然而學問幽莽意見未  
適中行主角遂屬淺露每念同年中勁骨潛心如年  
丈任重道遠是吾司南也七載月旦之邦道議謝植  
何敢一日去懷從者至都情宜入行上訴而計事伊

通念復引嫌且止有美翰音忽墜絕塞是日春事最  
端冷署孤室中煥氣從故人雙魚蓬勃矣取虛尊委  
情具副策

與馬鳳麓

頃因東出見 陵寢去邊甚近東北不過百里而南  
山一帶墳塋傾塌須一題 知至 陵上之山老人  
小甲之害則因往年失火之事而有校以遷葬遺將  
不肯言及但軍民剝床以膚不得不為一記哀天  
單題難下故為條陳并及災傷事逐日隨車哀訴具

雲叢閣集

卷之八

事

有動念者向來三月不意至此故失早題耳查得延  
慶州每年徵米莛不滿五千銀不滿三千而倉中所  
積莛有一萬三千下多沍爛每月派搭給軍頌以為  
苦內中免莛千餘以當蠲免極為兩便其他行查未  
到或亦易處所謂奸細聞乃灰嶺所獲也未敢造次  
特用請政擬以初十日午後拜發伏冀台臺即割塗  
次不一

與沈廣乘

第一出玉門便馳驅絕域車無停時忽忽迄今即

尺之間缺然親契年兄待 詔金馬又逾歲矣未  
薪桂眼見侏儒之飽欲死東郭之履將穿日復一日  
何以為懷勿論年兄即弟輩亦為喪家之鬼三年  
事於我心有感感焉雖然彼一時也骨肉一堂猶自  
解遣今坐黃榆白草之中形影相憐耳誰為告語者  
痛婦幾廢別來轉劇秋冬之間木石以美而疑也今  
乃奄奄餘息呻吟床褥而孺子呱呱抱誰為顧撫  
者弟即鐵石腸能無一日九迴耶塞上事體大異中  
土弟輩桂之性苦不能懲辜功積矣惟年兄教之

雲叢閣集

卷之八

事

與朱起銘

維揚於東南一都會也輪蹄輻輳帆檣集稱大輒  
焉年丈以雄才鬻借而今乃足以奏管刀而騁驥足  
矣浸俊而東憲建牙於大江南此往事之明效而  
弟所為行且庶幾翹企以俟者第老父腐儒守株舍  
弟書生下捷不但東僭之問不出境乃家人生涯不  
事坦墉垂壞不理矣以弟忝年兄之愛倘有 弟以  
掃舍人之門者乎年丈必驅之門牆之外豈江南  
續每每有之敢以告也適有貴鄉魯丈之便附此為

侯第此差滿必圖休沐矣倘年兄猶未卸離五馬於  
瓊花梅嶺之間也請約爲一日平章主人

與何玄谷

憶昔壬辰之役雖得登懸天衢以報世誥而僻陋之  
性罕出應接遂不及時特把握以續卻玄緒自先公  
祖高議蘭臺始私淑丰采埋輪吳會乃身被澄清茲  
者復得接翼烏臺續紹雲谷前修景蔭亦步亦趨三  
邯鄲蹇跼踣乎後矣喜聞旌節歸朝即欲修謁尺書  
候而馳驅原隰卒至今塞事雖高而塞猶如勇遂

重刊集

卷之八

三

至因矣年丈心矩有不盡案牘之遺者不斷特示以  
爲後事師乎弟且藉手以畢茲役矣

與朱石門

憶昔追隨高步出入司馬署中私竊自歎謬託綢衣  
迨後浮沉江徽落魄金馬而竟藉品題之目以平  
今日即亦何嘗一日忘知己之感哉惟謂相逢  
觀止鶴首不停條忽南北欲高入塞復事之  
數軍實敢偷宵晝之閒以負年兄期待語想是公  
畢一問之役拙者之效古人有云年丈於太常無異

長員此復何所事事老年伯榮陟崇階不敢僭通菲  
薄乞爲改名以志加額

答劉靜臺

自登隆準公所爲愛因處也猥狎匪茹於茲來矣三  
十年和好賴門下而固周詢矣勞苦功高氣成榮陟  
使鉞匪遠閱報取在欣慰來札具張告讀草此爲復  
臨文加額

與陳劍華父母

不腆敝邑僻在江介得召社爲之臨長幾念年矣至

重刊集

卷之八

三

今父老子弟猶相與嘆息吟泐於甘棠之下不獨環  
橋及門講德問業辱伯樂之一顧坐春風以三月者  
故阿私所好也通籍以來奔走風塵踈節自討然每  
逢蜀使輒問起居未嘗不快考槃之適而祝嘏斯之  
祥矣內江何敬所以餉事至塞上知老師有維熊之  
喜爲之百句加額者久之林下諸賢結約至久否極  
必泰時則可矣惟老師彈冠以埃

答周浮溪

今師本如生道義骨肉之友也從閭閻中還都得以得

人自咤因得門下羔鴈業讀之私心謂不待文章選  
大雅之遺若文章可以觀人必君子其人者既而得  
治狀既而觀德容焉知曩者之境界不謬矣未言懷  
緇衣轉切別來奔走南北馳驅塞垣遠不及清洪爲  
之書郵覓修鱗於宮亭而本如從都門致翰記三進  
慇懃厚意不佞則何以得此於君子哉惟有中心感  
之耳寒北江干相去幾千里此意則至重告一水也  
遂託本如爲謝而百向九頌報之如之矣

兵戶部

重刊集

卷之八

三

宣大兩鎮共有三內使張燁管兩鎮千粒名馬諸稅  
王忠宣府管礦王虎大同管礦王虎貪愚恭隨土棍  
爲害至極近年經前差王御史處置又因激變廣昌  
包納少知欽哉終難化誨王忠亦無知嚴張燁彼善  
於此近見山東礦稅歸併知鈞臺謂停苦心反正有  
機矣特具小疏題請歸併倘得下部伏冀主持將兩  
鎮礦務歸張燁一人地方亦得少息矣臨指不勝懇  
切

荅杜友白

臺下篤行君子一自把臂遂爾傾心與茲前後五月  
佩金玉之誨而微肝鬲之誼者真所謂欲若平生天  
涯知己也郊垌別去側焉在懷忽拜惠問欣如親面  
生少小恭承庭訓四十媿未有聞慶得良朋可以適  
地息黥補劓惟望明誨不遐時賜提指則所感同心  
之愛不淺耳懷隆德化異於今人嘆不已想臺下  
有同情也

荅張助所

七月於役側身望斗一朝入境紫氣盈關光弼之旌

重刊集

卷之八

三

旗細柳之紀律想見故人風度矣亟問亟覩飽德彌  
飫庶幾就兄狎承光霽

與馬鳳麓

生居白登已數日矣城頭高山乃在異域夷張夜燈  
闌闕可觀誠如台駟行部時語也與虜共一牆而提  
衡三鎮者非重閭也耶小林翁歸田矣雖快其志  
我同事能無老成卷懷之感非壯猷孰堪此者跋足  
埃之屈指前旌行抵懷來不勝之獻以供下執事靡  
廢之乏行塞平安好敬以爲問

與馬鳳麓

昨接邸報知各處節鉞 溫旨已下此在臺雖無  
所待而思春則又一番新矣敬遣舊官代候起居  
道既已入鎮城榮巡之期想不在遠矣行過數處  
見茲爲地方之福但非用壯不能保款五路事  
台臺固執此真遠謀非止計目前者近日在陽和  
處若何聞其尚以舊賞爲言而不以新賞爲事此  
犬羊無知當痛絕者在去秋不遇五路一言作孽  
今日則爲兩鎮諸夷觀望名雖代我講事實乃孤  
臺義閣集 卷之八

與劉領吾

弟雖與年丈同奉春宮而弟素寡於接應兄不  
護持以是未得習治侍 詔金馬時相通從兄  
落穆穆信爲君子敢謂臭味之同實切霜衣之好

朝未幾各歸門戶而吾兩三人者獨抱迂愚各行其  
志第幸在奎真予亦病去而兄竟作逐客矣收束功  
名不足爲吾輩論獨恨兄壯年林泉不得躬前廷奔  
走禦侮耳且海內正人之勢轉孤羣上耽耽之見轉  
盛能不爲之邑邑雖然士人止有語默去就耳今既  
不得其職又求去不得弟所謂維谷之歎也視年兄  
固冥鴻矣無便得通一信在差上第意不欲差人出  
境特因張誠宇之出使附此起居未知其何待得達  
臨書以清和望後二日也把臂何期惟有悵惻

與楊致吾

與楊致吾

頃見尊東深以爲託未敢仰啗今乃知有友于之感  
以臺下天倫篤摯兼之馬行再斷妻初之懷自可想  
見顧數之所固賢者不能逃而情之所鍾賢者每易  
過疆事在躬惟望以義自裁少節悲痛薄具寸縷辨  
香以申通家之誼不及歌笑恐更傷臺下之心也  
次不宣

與楊致吾

蒲節忽屆榴火欲然惟是南冠孤客艾虎誰分真有

擲黍銷魂於楚澤龍舟空憶於江南者矣年文擬請  
經玩掌珠曰額頭角有高田文之戶而堆鎮惡之風  
者不亦愉快耶敬以不臆爲焉聊以年文一浮白耳  
方提筆比試諸士草動不一

與胡慕永  
李中石

頃會勘 陵木事聞已借重臺下之事自中道而  
以累玉趾冒暑出寒殊爲踴躍敬先原事之類未以  
條采擇蓋南山一帶邊牆西接居事東接...  
逼近廟穴設此護 陵牆以內 陵也牆以外遠也

重慶園集

卷之八

七

一出居庸卽謂口外永寧在牆北二十里延慶在北  
四十里俱所謂編發口外爲民地方也陵監與巡山  
諸役通同斫伐從來已久借勢害人亦非一朝惟是  
二十八年失火該監駕禍外官以逃已罪致懷隆道  
削籍叅將已下論罪多人問斬有差而陵役之勢益  
不可嚮邇矣始猶以牆外還人捕頭照計口索贖或  
以所欲許之人通扳於被還之口而曰某房陵木吾  
所賣也某器陵木吾所賣也一入網羅身家罄蕩其  
後則人皆遠避而惡役且禦人於城壁之中矣數百

里之內稍有衣食者不論生員監生文武職員皆重  
足而立朝不保暮去年來巡從永寧至四海火焰山  
一帶山中柴草蒙塞不可以行詢之則以陵役還人  
之故城外俱不敢樵採舍東山之便遠而取給於北  
山數百里之外哀號赴訴日擁行車惟武弁深知其  
伎倆不欲生出一言而生以爲觀風之使目擊遠悞  
曰苦禁不一言職字謂何故於條陳之內入此一款  
然又恐南山軍人亦有交通彼役而閔不畏死者故  
兩行題禁旋蒙 聖鑒允俞數月稍見安戢而各役  
遂招挾棍徒構成此事提監疏以生禁彼諸役不敢  
禁緝致有所伐不知 明旨所禁者出口生事也若  
在牆內自是禁地豈他人之所能禁賊入禁地彼肯  
不卽時拏獲而必欲假讐家棍口乎卽云昏夜不能  
捉獲豈設立該監止爲日而不爲夜耶且又安能以  
昏夜所不能獲者而知爲某某所伐耶牆內椿杙有  
無新舊非生所及知卽有之 陵以內不知幾千萬  
人豈皆所樹不啻根者乎何獨南山軍少者能斫且  
何以定其爲數月內所斫耶在內者不能禁而駕焉

重慶園集

卷之八

八

於外受賄者不欲禁而借此以張勢爲後日詐財張  
本債稅之害人多分受其苦凌虐之害地狹獨無其  
突有據有證之獄尚須三覆奏豈單辭飛語可以殺  
多人該監惟羣小之聽而明旨必欲秉公查勘明  
實測哉 聖謨矣生以地方之故論地方之害可及  
隱忍首鼠以自欺豈獨得藉長林豐正垂三言矣

與鄒南阜

竊惟臺下以壁立萬仞之槩特起乾坤傾河之特等

之傳浪之推實始擬祖龍之魄而開炎帝之運蓋隆

臺

萬之初士氣結約極矣自有臺下而海內始知清議  
卒令剛惡柔惡相繼銷滅至於今求金之使咆哮於  
中國朋黨之禁漸熾於廟堂而中外士人不無怒瑩  
臂而存公議於十一者皆臺下風教之所留也其以  
書生筮仕劍江直欲孤行一意高山咫尺豈不景行  
而終不敢一通姓名於門牆者懸無受教之地願竊  
聞之臺下頗不列之俗吏之林而猶若謂孺子可教  
者今乃悔昔日之冥行卽幸而少行其意亦去古教  
化遠矣真不免俗吏者哉故嘗以自慙自且自遠門

繼之意質於父執吳安老而後知臺下之循循獎借  
後學者因材而篤也遂因舍親掃舍人之門而致念  
年寄往之懷如此惟臺下恰共意而惠教之素即甚  
頑頑乎請事斯語何敢以意氣終冥行矣不勝之將  
用當修脯九頓暴誠臨風翹注

又

故故家君八歲孤露賴先祖母斷機之教以三戌立  
蓋嘗與吳安翁老叔同及周郡峰萬文恭王龍巖三  
先生之門而斤斤迄於今者先祖母之節實受而告

臺

臺

臺

五十年餘而得受朝廷之旌別蓋敝邑一時三節焉  
而上人爲樹之風聲獨恨其碌碌有媿於祖父之教  
也得名世一言而祖母死且不朽吳舍親爲言臺下  
有意賜三姓以華衮者蓋西向百頓焉其豈能徵名  
世之言哉則臺下以爲風教之所不廢寵嘉之以教  
其後人蓋自家嚴以下逮雲耳世世拜臺下之賜敬  
因舍親以懇惟臺下命之

與龐堯封

弟雖與年丈同門而通籍時長安踪跡頗疎未敢謂

心相知也。薤城強項日酌金山一泓而後乃心折。口  
亥春炙鷄絮酒過年丈於苦次飯蔬草堂居然古人  
風度自是以後心有展師都門別來馳驅絕塞又誰  
送香拙者之效可觀矣。即報中忽得大元哥回讀之  
嘆朝廷尚有人吾門尚有人。景朝動色聖人文章一  
二日間政事似此當然。曾幾復有景朝動色聖人文章一  
又復不可知。雖然負嵎耽耽實由年兄以去。雖不可  
謂聖明不用賢者之言也。歸休乎草廬吾鄉雖無二  
頃床頭尚有五車異時天下多事還須公等時平則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與盛楊灣

弟最薄劣辱尊翁老師一顧以登皇涂爲今七年待  
詔三載卽今局局轅下仰負師誨是恩緬懷高厚何  
日去懷梁木早摧盡心莫贖惟是鳳毛家寶還作國  
珍步武跼鉉輝映館閣昔有玄成今惟西蜀及門私  
懷用爲慰藉耳 主上卽甚鄭重宮人獨文學侍從  
向未有客何至仁兄之身而金馬樓是長安再識矣

得無如珠乎。特侯起居以飾積相臨風轉覺怒如

答俞少源

承乏臺置豐臺垣則爲諸文同出耳。亦惟是年久  
居中議北軍今第得展回體餽牽之供速動下地  
事既已命之敢不拜賜

與劉少奇

某於人才不及下中而獨於當世賢豪不忘夢寐示  
仕月旦之鄉師友若兩人而私淑之者惟臺下也  
竊嘗論之文繁先生而後自是臺下繼統名世事業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於文繁不無無年之感在臺下取償宏矣每嘆當空  
滯文旌於周南何意然成就人才爲社稷他日地則  
功更偉矣年來風議取衷陪都不佞竊心知所自耳  
西望石頭不勝瞻企

求祀懷南伯祖鄉賢書

生以請告居山未及趨叩階堪以謝隆厚賜跡自計  
不遑寧處茲有事兼公義私情者謹薰沐九頭而言  
之台臺之前伏興財擇先伯祖新城令名建衛者生  
平孝友正直人不問於昆弟而浩然之氣尤有百折

不翅之梟白首公車晚就百里到官但聞廣流賊狂  
入境左右盡逃先伯祖朝服坐堂上戒女子環坐池  
邊勿汙賊手洞開城門賊疑有伏不敢入而自後起  
卧兵盡三年屢立戰功以勲直爲本府所忌討討直  
中竟歸歸家尚無種秫之田一年後爲府行部見其  
樓櫓方略知全城之功甚大遂從去思移檄其中來  
獎新城至今烈豆甚嚴蓋其禦禦六節其著於邑鄉  
居官下逮詩歌而翰墨今猶足式之元正少公先祖  
母以不得於姑威奪其志烈先伯祖主持得免於自

重刊集

卷之八

男

經見志先祖與伯祖乃五服將盡之兄弟先伯祖以  
先祖母守節奇窮之故撫家君猶同己子每一入城  
携之同卧故家君自少卽有志於理學後在新城見  
家父書云爲門戶所累不得專功靜坐讀向家值勤  
哭故先祖母得以守節六十載受朝廷旌表而家君  
至言及往事未嘗不感極涕零也蓋其苦平僕義意  
人如此去世已三十餘年不必舊游無不嚮慕其馬  
行高風故王孚齋脩志最嚴人物一款而首推之孝  
友之列萬文恭贊其有千萬人往不亡者有鄉黨以

爲篤論屢舉鄉賢道府覈實而子孫微弱踈跼迄今  
生向來拘於咫尺之曲詎不敢自鳴於當道長特出  
宵自恨見義必爲有慚往烈今遇台臺公明在上三  
載一時輒敢盡其積臆雖懷感德之私衷實採蓋棺  
之定論卽斯傳詢士論持湯表揚於式谷不無小  
補昨學院老公祖行部有閑忽於三賢祠緝緝成集  
時發問人人謂爲烈豆之遲此可以見人心之公矣  
臨書九頓不任瞻企

報代通用

重刊集

卷之八

平

塞上兩載風霜銷骨歸而得見六旬有九之雙白實  
有生入玉關之幸病臣病子情難絕裾支離偃蹇於  
林谷者四月有餘四疏請告三不得報一得報矣而  
部院持之不覆不得已獨暑驅車以茲月某日受事  
矣白雲漸遠回頭是淚出處之際良自憐苦曩者寒  
上之後卽未澄清萬一乎猶賴台臺左提右挈以荷  
畢職司今紀綱不減於昔而幅員較濶於前念之循  
堵不知稅駕惟望台臺竭誨兩端以俾循繩而趨則  
所謂庶幾藉手補黠者敬報入境之期北向不勝延

頸

與兩閣兩堂戶部

職往於閩稅高閣不知其惡也近口入流以後見司道無不言其狠猾難處適有爭有司之弊稅銀之事勸之不從司道謂彼且圖上疏不得不允蓋有司徑解視若無甚異而中貴之事主亦在尋小疵逼一入勢不至倍勒不止即以加二三論而五六萬金不幾有二萬之加耶關係匪小不敢以輕至為等亦知此等疏多不下但此疏先經 御覽或彼疏至時

臺臺閣集

卷之八

至

聖意尚不深信耳更同之好究後託內官告書其眾忝司綱紀冀一澄清再四付量調停終非長策不然恐以執法之官而為執法之首也職則何敢伏冀台臺主持

答董定所邱部

向在都門獲窺鴻撰并淑高誼雖未能至心竊向往之矣茲來閩嶠始得把臂入芝蘭之室於言笑間之誠每聞罄款不自知其際之前耳平生固欲如歸岑可弔而性韻樵魯面目遂無媚骨古丈傳之雖往

之外真為借拂拭於無鹽矣下邳遂可竣事何神速乃爾使者道至倚馬草復

與陳方伯

塞上一別倏忽三春鮮人即與世相違而遠矣之理不能去諸懷抱蓋晨夕翹首焉屏屏山樊無綠竟便鯉問訊而使兒儼然辱之翁丈之注存何溫也聞之偷甚矣稅璫之橫地方人實成之宦斯地者同於掣肘而藩司尤獨當其難吾丈雅志不遂行將斯苦力抗拒淵如當大啟讀大疏及事宜知已禁其手足

臺臺閣集

卷之八

至

明旨不能違而虎狼亦不至血牙翁丈之力也不孝性非喜事而前在彼中實痛心綱紀之隳生平不欲自欺心之所明以忝茲職守故勉試筆尚未終半局於古埋輪破柱之烈豈有當焉而翁丈猶懸之齒頰知愛而忘其勞也不孝老母在堂於世長已矣惟願知已終惠此海邦以劑予遺世道之幸也臨風不盡瞻注

答葉臺山相公

恭惟閣下望係四海之心身任天下之重故下以衆

見朝廷行一善輒取而歸之閣下所謂兒童走卒皆  
知有司馬君實也顧黃扉紫禁之血脉貫通操縱尚  
有所在補闕固天決乾心碎雖廓清有俟而接近之  
地生竅淮南惟願堅忍深沉以收全局由今而論徐  
文貞洵一救時之相也然以未首時論豈惟作  
食幾至染指卒成反正之功不失文貞之謚者勢有  
所難強機有所必需也不孝母氏已七十有一老矣  
聖絕長安何心世事而獨於緇衣一念不能忘情故  
敢借陳惻款區區寒溫之語不敢以道也

聖後閣集

卷之六

五

與丁右武

臺下振古豪傑斯文主盟憶昔柯臣當國士氣芽歷  
臺下首建旗鼓犯輦上耽耽之怒去國一身比之相  
江九閔嗣後朝士始知吐氣國是賴以復明即至於  
今世道汶汶清議猶存皆臺下之爲也生碌碌劍江  
不敢以俗吏面目唐突龍門而私心嚮風慕義惟恐  
掛豫章月旦獲在班行不敢螳臂自解抑亦私淑  
誼耳去春自塞歸四疏乞休爲老親耳部院真既不  
覆絕裾而行竟抱終天之恨臺下收之晚行儼然賜

莫西州絮酒古云明德存逝泳被果何旣哉西向  
類臨緘贈佩

復葉臺山相公

恭惟台臺以人望位台司曰濤注其耳目年來朝政  
十九疏通漸斷盈廷每轉巨石乃知向時閣中伎倆  
止用行私是以中外交疑今開誠布公閣部無間雖  
事強主亦可納約自茲以後望致太平可育仕道之  
慮者能無欣囑某自奉諱以來入山遂深客每自北  
來輒道台臺拳拳之雅某雖共先人對感於黃壚其

聖後閣集

卷之六

五

相知竊講乎德化而奏記不聞於左右者不敢以問  
人筆札增萬幾之冗也低回慈膝赴部不時仰承殷  
注起補田間更荷潤翰敦促就道固識平章不私一  
士政緣延攬異綢寸長雖復虛庸亦思効鉛刀之一  
割舍此不出更待何時止緣老母今年七十有三矣  
四年膝下片晷不離嬉戲撫摩有如孩抱總有十里  
之行亦須回顧數番絕裾而出固所不能卽欲潘與  
共載言適京國而老母慎靜出自天性行年至此風  
燭之慮自所不免強之而出何名養志凡此情景天

日在上若爲謾語耻同世俗有不爲也伏望  
題准告病收回成命俾獲終其烏鳥之私則戴結  
施倍萬恒常矣

復孫藍石署院

閏月末李脩老書至致台臺獎進督促之旨清和行  
捧到公檄并憲札極知台臺爲國爲衙門至意不徒  
私一職也台臺既急公職豈敢言私况六年計雖  
係鉅兵而一意秉公亦非難事且在今日亦無甚  
肘之處一出而受成主持稍雪平生瘼癘之耻固巨

東坡全集

卷之八

七

子之大義至於功名又所不論矣但老母賢慈實非  
尋常之比平時真喘息言動不忍稍違者年來相守  
膝下直是三公不易萬萬無舍之而出之理即云可  
以同行而老母顧慮風燭實不願出人子至情只宜  
聽於無聲豈宜有言而復強之當時閩差亦三四時  
告比時勅印在身無可展轉故勉強絕裾既已抱  
終天之恨矣寧可復事嘗試乎凡此情景可討天日  
非有規避何苦謊說台臺昔在青瑣不俟命而急起  
至今相傳以爲美談豈至今日不爲職地題管計事

又與泛常起補不伴職萬不能就道則必須臨時易  
人侵奪之罪職自甘心其如誤國誤衙門何該恐後  
期無及故一奉台札卽以情懇願台臺以昔日不俟  
命之心俯體今日卽情則職幸甚計事幸甚語不能  
擇死罪死罪

與文無技銓部

于役八閩日緣御李高風遲留惟能忘任入林既  
深一切都成頗廢鈞衡之地借問上賢雖爲世道加  
額而未以咫尺奏記陳節幾成世外人矣臺下其以

東坡全集

卷之八

七

爲非情乎茲放生自塞上歸來已圖侍養三疏不遂  
勅印在身難以委諸草莽期逼成行竟抱終天之  
恨於時已誓不出山故服闋久不赴部乃荷翁丈不  
忌故人接手田間而家母七十三矣朝夕膝下真如  
嬰兒舍之而出僕所不忍奉之同行母又不願故去  
年小疏請告不意 雷中衙門督催之檄又至故再  
疏復申前請事屬貴司 僻居久不見報竊意此時翁  
丈尚畧貴司之印小疏若下乞爲主持速覆卽臺下  
已出司亦望轉達俾得安田里以奉老母如天之賜

也沒齒之感也烏鳥私情他無能顧匹夫有志誓在不奪從前情事翁丈所知非至今日乃爲謾語萬惟台鑒憑楮神懸

上孫藍石署院

職因母老身病久違 朝命近接到付復家題允管計 王命至三小臣何敢僣憲謹擇七月十七日奉母同行約至九月後或可抵京但老母明年已七十四歲決不能久住京華查得南京副卷差目下將滿明春竣事此時在京御史咨俸並深者惟有金忠士應得刷差而北刷差缺在先應屬之則南刷一差職似可得特爲預懇庶免臨時進退維谷伏惟台鑒

與朱上愚

冬來卽執掌計事未敢掃舍人之門每見故事義正詞工輒爲心折頃許老先生道尊旨欲且見推生之自處久有定議敢以聞之台丈生起補在已百坐題察事在庚戌屢辭弗獲衙門責以畏難故先以察後論俸推陞之說告之署篆孫藍老及見允而後就道初猶以自處之道宜爾也今則佐計繆鑿側目存徒

矣若復見推則是昔日之語借情以蓋跡小人無行誼之尤者朝上夕謫生更何辭卽云往時有例而參已之察劉華石以次作題掌春季亦讓首俸仍差副卷此科抄存本可查也何獨于生疑之蓋敝衙門春秋正陞不論年資以首俸爲主閏陞則隨時行之不必拘拘也生非能恬直不敢爲驟耳亦非敢怯直欲自處正耳此意在去冬已告之王省老非自今日也惟台丈默賜主張俯鑒苦情卽此書望勿示人以滋口舌倘有言生當推者幸以劉華石例告之人之相

靈臺閣集

卷之八

表

知以道君子之愛人以德惟台丈實重首之

上孫藍石憲翁

許老先生昨竟出城想激於南臺再疏耳先後疏詞俱有京察在內當時共事者四人後來被舉朝之攻者三人而職尤爲甚今二老貞予俱去而獨職一人尚晉人以爲罪我以爲功與人共始不與人共終無論洵洵之衆惡思刺刃卽反之此中亦有所不安卽南刷之請在職未出家之日台臺方署篆之年三年以來對友論心逢人荅柬未嘗一日不及斯語今忽

忘之人將謂何不幸京堂在前似乎戀戀不舍自虐  
有道人言不足恤也此職之義也伏冀早爲題差庶  
猶得以候 旨之日爲奉教之時惟台臺鑒察

與趙儕鶴

平生慕臺下風義如讀書慕古人言人生矣空自羨  
墻臺下幸當吾世而尚未獲登元禮之門正恐拔茅  
終有彙征之日而小草將爲蓬蒿之行耳當今宇宙  
剥蠱極矣必藉大豪傑從新鑄一甞若止東塗西  
禦異時終歸大壤今之真正豪傑非臺下何誰延頸  
賜環遐邇同心而真有世道之憂者中懷更棘耳生  
去秋原擬事竣圖刷差南歸衙門之人至極款見牽  
羈再疏不報遂且及於巡事官牆在望未遑一奉光  
範我勞如何惟臺下進而教之

又

生發伏金鵝已數載矣已酉被 召未出庚戌坐題  
計事仍復逡巡而當事責以避難蓋去歲長安議論  
混淆已衆口一辭當此之際任事誠難生不揣螻臂  
奮而當之妄希臺下當年故事謂庶幾萬分一以無

貽羞有道卽歸泉石光榮萬倍乃稍稍廓清羣鋒遂  
撥於渺躬蓋自渡江以來知有此矣卽今事久底露  
長安復有衆口而要之流俗毀譽無足顧者臺下玄  
覽空谷應笑其廓清之未盡耶

與傅星垣

三輔之間對秉文軸台文自分天潢之裔而不佞實  
代大三之衝矣汗顏血指夫復何益進退言而計起  
居知己品題恒山士矣衙加一雀而軒輊分焉入九  
方而權奇見此日爲庶子春華他年卽家丞秋實今  
人色艷不佞今且病支離中視數幅之牘幾同九仞  
捐捐愚公移書維艱視台文道爾運斤墮乎承風之  
削矣感茲訊脫願言珍重

東孫立亭太宰

某自入小學受庭訓聞古忠臣義士之桀輒慨然慕  
之既而聞海內有台臺則今之忠臣義士也私竊竊  
往三十年於茲庚戌秋幸得借階前咫尺之地慰平  
生慕用之誠蓋五載深山實甘長往而台臺推轂及  
於不識面之人故不敢自棄而因以識少小時所景

爲忠臣義士者遭時則涕泣如蠅而某竊自念一  
國非之而不顧者古何人哉迨在瀾而東之今有台  
臺矣堅塞兩耳半站兩脚而以俟論定台臺然掛  
神武之冠度函關而西矣不可則止所謂大目完名  
全節於古亦稀惟與早苗蘭茅庶海內知額爾發時  
校士易州瞻望弗及馳候仰惟台鑒不盡法祝

與閻生姪

調事不果信乎有命安之若命造於終不庸人登第  
後常有寒窓時不足光景此是好消息有餘念恐是

靈藏閣集

卷之八

李

無餘福我平生看得盈虛消息盛衰倚伏之理甚親  
切有味譬如春夏之後必有秋冬秋冬之後復有春  
夏花開花謝旋相爲根人生不能常盛到滿自然招  
損常有少少不足正是常常有餘此理日在胸中生  
平不敢爲無故之獲家無積貨猶可不至撲滿私心  
自幸在此也吾姪以爲何如

與顧桐栢

江右生舊游之地也其俗朴膏而持風議生嘗謂士  
人釋褐初筮宜官其地庶幾可以廣聞見而動心忍

性臺下巡行茲主吏治民風益有所觀型矣能不爲  
舊游加額乎

與李愧菴

金華儒近之臣爲天子持節剖荆乃遠歌行路叱馭  
蠶叢亦既勞止便歸里門北堂後草正依依永日低  
回不能遠去慈膝宜也居恒念歷代有史而史以代  
降司與二百日十餘年矣而茲與兵如後將何觀  
當今之世管如椽者舍台丈其誰幸無多讓顧茲事  
大即有作者非旦夕可竣幸留意大業早歸石渠討  
論光典以創全書生他年得附姓名於簡末微惠不  
朽使旋聊申鄙悃臨風趨訂

與張振海

官方之艱莫甚於邊撫九邊之困莫甚於三韓蓋其  
民兵共少塞垣破敗不但難戰兼亦難守今日與爲  
國家計正須大寬文網不但當使之有勇更須自休  
養生息始此豈易言哉此豈易言哉台臺受命正在  
茲時亦命也側聞旌旗一變士卒用命英雄作用同  
自不同然賢豪所能鼓舞者人心軍氣至於變無爲

聞此台臺以實心計邊事也知兵者從此賀戰勝於  
廟堂之上矣顧邊不但人少兵亦少欲撫則時少即  
有豪傑亦難責效旦夕決在戰利用守所以款爲餌  
以爲戰守地乎大抵李牧爲萬古守邊良法而和戎  
則漢祖唐宗所不諱也鄙人何敢言邊事而台臺之  
下教者非尋常套語故以書生一隙之見請之高明  
幸有以開蓬心而廣域外之觀庶幾慰平日嚮生之  
私矣

興涂鏡源

寶慶閣集

卷之八

七

白登綰殺三鎮彈壓虜巢節錢之寄廟堂鄭重台臺  
安撫之烈久著西陲簡在專征中外欣矚况當廟封  
未就五路伺隙之時其措手尤難恭謂來諭卽有跳  
梁知不出繚籠耳款貢之事人多以宋之和邊視之  
此殆不然四十年來保全夷夏生靈不知幾千萬卽  
其費減於戰時亦不知幾千萬古來英主卽漢祖唐  
宗未嘗諱言和而今之體統則正矣但保款之道在  
有以自強若畏其壞款而任其要挾則壞款之尤也  
台臺在事知旗旗一變而百年長策可定矣竊爲封

劉加額

與岳石梁

弟向回臨京丙午奉諱以來入山益深於世事茲復  
踈濶去秋入都實抱獨心而往世局人情都不詳三  
惟是胸中所明者則行平生以獨生為孤言不敢以  
吾斯之未信者隨人道妍媸也年兄之垂語非復一  
涂中間委曲今亦不復向年兄續陳當此恩怨之任  
而欲身處恩怨之外平生竊以為耻耳年兄行矣勉  
事還方掃此積垢令百年不見天日之方一旦撥障  
霧而靚青天亦他年一佳話也今行矣賜環應不遠  
耳

與朱寰同

向在山中每觀封事未嘗不擊節稱快後入都門獲  
聞高誼於同心而後嚮往可知已今歲計事久知其  
難但生平鄙懷不敢避難故冒昧而出辭陸乞南言  
於未入都之先者明夙懷耳至於紛紜之口寧求避  
之若求避之則亦不為此矣吾輩在衙門必歷久始  
出世間寧有石屋坐我不經一毫風雷霜霰而享太

平之富貴者哉只要不壞我心術不錯人邪正而已  
違辱同心之愛敢布個誠如此

東陳創華

長安一別忽遂念載知遇榮懷川原間阻月落屋梁  
愁心轉結某自丙午奉先君之誼入山遂與世隔矣  
雖復夢魂時達錦川而魚書未達石城懷快之衷匪  
朝伊夕老師通籍念六載而林居者幾念年蓬蒿滿  
徑藜藿佐餐雖復種樹抄書有以自適而碩人適軸  
及門者何能為懷近即推轂 俞言久稽令人望眼  
欲穿某家食五載已甘長往而奉 命至三遂同小  
輩陳人新局勞怨仔有紛囂之口彌長是非之公轉  
眩惟是辭陸弗獲辭差弗免進退維谷耳九頃高情  
尚容嵒候

與張東山

吉州借重朝上夕報竊為年兄加額顧我輩通籍念  
餘年始博得腰有黃金而又不免折腰令人不無感  
慨惟是吉州士氓久望年兄如祥鸞而今得為之臨  
長令各縣俱若昔之泰和則吉州士氓不知欣慰宜

何若年兄貪與桐鄉父老相周旋亦當不以折腰爲恨但恨第方以就見爲幸而年兄今且爲第卽三姑竹無與把臂道故是則不無介介耳屈年兄之一郡何足爲年兄喜故不敢以賀而以誌當初離合正自不能不鍾情也

與沈銘鎮

別來幾二載吳興雲樹時時翹首曠疎音問良耿耿也回思通籍纔念二年今以覲來聚京師者尚計僅二十一人而掛議者亦十餘人世路風多人生會少

重刊集

卷之八

七

今人瞻焉興懷至於館閣諸兄尤爲昆季冠冕彫殘殊甚歲寒碩果惟年兄在日望至止何戀戀若并佳山水耶但恐年兄還朝弟爾時作金鵝尤農矣把臂何期臨風悵結

與郭明龍

論相先神識而論救時之相尤先膽力今之時屯難極矣天欲平治天下舍台臺之識力何之憶昔壬戌之際四明燭虐海內從風而靡於時奮起而持虎鬚者僅有一台臺繼月謀成羅鉗布網而台臺得山萬

死於一生則天之留以爲今日地也昔年是人鬼之關今日是葛藤之世惟茲葛藤能使東西易而皂白不分而真正人才亦無以自見非得旋轉之人曷冀廓清之效昔宣尼謙誨常出庸衆人下而吃緊言命則常以天自解曰天生曰天未喪不一是也海內有志之士延頸治平惟願東山一出天豈難運時則可矣生之此出徒任怨勞周裨涖汰惟有辭臣求差可以明素志耳悠悠之口台臺必有朗鑒何以教之

與寶淮南

重刊集

卷之八

七

前附林弁附候台居于里某潮聊藉以解其勞結忽厚遠使蜚然空谷慰浣何如讀政紀知八閩如游春臺此二百五十年未有之左伯也方內吃緊在守令藩司守令以百里爲職事得自由猶易於快藩司尊重易於匿瑕全省精神難於流貫年兄起積弊如掃穽挈網維如反掌正緣正已二字爲之根耳稅使和關多在藩司高案雖桀驁受年兄之繫伏多矣其謫於九重宜也聞之先府州縣解銀徑入稅府費幾一倍弟先行改解藩司而一面題知彼疏爭無益矣又

下今稅使差人在外者許各處徑縛解院而檢其有力之羽翼故第行後宋明上疏誣第今日之事昔日之故智也使同事盡如吾輩心腸彼亦孤耳林君無營色益澤而七節有加感輦上貴人玉成不淺也九頓高情書不盡言

與陳荆碧

生在貴鄉未及終事深懷療贖之思而貴鄉諸公時時賞之齒頰此之厚道海內無兩矣陪都風議得臺下而從繩每閱邸報加額久之生平生意願專於日

重校明集

卷之八

充

守故在朝在野爲令爲臺俱信心獨步極知昧鑒敢辭臨涼三命而出一疏歸來以志不得其職之愧附不能者止之義非曩時五載家居深諳杜門之趣者未敢爲此決計也以是門無雜賓并謝二仲書郵不往并絕見詒人以爲居官樂居山苦鄙人以爲居山樂居官苦性如麋鹿自適其適而已辱念甚渥感與媿并惟有中結

荅鄒南皋

久失起居恭承翰貺感愧私衷莫可云喻台臺身係

安危猶然舟橫野渡況某以堅瓠無用之人歸老山林固其所耳承諭居鄉聯絡回挽人心是不欲某之委棄也敢不祗承敬鄉先哲有萬文恭王年齋兩先生所謂篤行之君子獨行之真脩也先君廷王先生於家塾而及萬先生之門某猶得及王先生之門而私淑萬先生夙承庭訓今日惟恐不真不篤以規先進之典刑惟是大道無聞圭角未化不敢自失其本心而已敢望挽回人心乎幸先生進而教之某何敢自委棄也九頓遽使而口占爲謝不盡請益之懷

重校明集

卷之八

五

與鄒上虞

往歲都門喜得合并道義深情彌久不能緩也放廢之人與世都絕無所得間除目適合親寄至翰教而後乃知門下得上虞耳當官之理誠恐者久久轉達門下學有本原何患不遭時肆覲且迫而力不足具資斧乃可爲上虞耳不佞與世長已矣譬如山麋澤雉各適其適無復可開世也居行興趣旣已在官且居諫諍之司危言危行勢不得復顧私圖若岩穴之下則惟有杜門息交何得復用縉紳態度嶽嶽市中

而籠其利也靜檢乃平生徵長故歸而靡有累焉  
把臂何緣臨風悵結

與賀中令

都門數載時荷誨提道義之誼寧復世情不肖此出  
豈不知時局難犯不敢自棄生平故寧時時枕戈耳  
掛冠而南付公論於天下後世而親文舉抒憤懣竟  
甘一斥此又寧復世情耶解維之日卽復加餐云舍  
以來神情更爽唯門無雜賓則猶舊日士君子在世  
只爭世味淺深耳於世不戀戀便覺進退綽綽當時  
路險巇時非真放得下便隨人走動當若居寂莫時  
非真坐得穩便鎮日書空生五載家居非常晝掩全  
日深居簡出都無增損覺胸中蕩蕩寧復與郭索橫  
行者較耶附此起居不盡願請

與劉本儒

世道人心賴有清議一涂爲之維持故終古不至於  
長夜孟夫子所謂一治一亂者大半議論之力也年  
來混濁之宇宙薪老丈輩二三兄弟爲之支撐而第  
之出適當其輟轡孤行一意自守所明披甲圖載授

靈護閣集八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湯兆京撰兆京字伯閔宜興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監察御史事迹具明史本傳兆京廉正鯁直佐孫丕楊掌察典尤力持公議爲羣小所嫉然律身嚴正雖屢遭排擊卒不能以一言污之其制行甚高詩文非所屬意亦皆不入格